

遇罗锦文集

(2013.3—2017.12)

目录

自序

1. 伟大的影片《林肯》
2. 寄书记——德国邮局的变化
3. 悼士非
4. 大水
5. 也读《绿山墙的安妮》
6. 读钟道然:《我不原谅》——我理解了那位“五侠小说迷”
7. 德国芝麻——大烟籽
8. 德国医疗保险的节约措施
9. 分居热与爱因斯坦
10. 欧盟的利弊
11. 好吗, 老友?
12. 寄包裹记
13. 德国的大选
14. 勇敢纯正的自由人刘水
15. 寄快件记 (上, 下)
16. 给你, 我的朋友——悼科力
17. 世界上最穷的作家

18. 读野夫
19. 由“从世界看中国”所想到的
20. 喜欢她的性格——读毛栗子
21. 影片《赎罪》(Abbitte)给人的启示
22. 戚本禹应向遇罗克道歉
23. 遇罗克是个能对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的人吗?
24. 全世界在装傻充楞
25. 日本一山农
26. 德国的社会房
27. 为万哥流泪
28. 怀念姚文田先生
29. 中国版《基督山恩仇记》
30. 读李劫《中国文化冷风景》第四章
31. 这个国家叫“官穷民富国”
32. 遇罗克照片上的污斑二三事
33. 每月有十万战争难民涌进西欧
34. “希望列车”——一部影片给人的启示
35. 给友人的一封信
36. 人格的力量——读《大案》有感
37. 雾霾不是锅盖，它随风旅行
38. 这正是童话
39. 花喝红茶

40. 伊斯兰暴怒文化应先从食物上改变
41. 这里整个乱了套
42. 为何西欧青年去加入 IS?
43. 辛勤的耕耘者
44. 读白志强的小说《祝福》
45. 战士们已进入心脏
46. 胡杰——道德与力量的先行者
47. 追求心灵之爱的卡佳
48. 三读柳栋
49. 这本身就是电影剧本
50. 60 种派别的伊拉克
51. 血浴, 巴黎的黑色星期五
52. IS 为何如此壮大?
53. 以理性面对历史
54. 雾霾、鸟屋、服装
55. 小鸟的房子
56. 意大利人为何愿意改信伊斯兰教
57. 偷窃的艺术
58. 2016.1.1 德国新年事件
59. 新年事件的连锁反应
60. 西欧难民现状所见
61. 俄国移民“丽莎事件”

62. 庆幸德国有四百万俄国移民
63. 如果遇罗克的名字在电影界是禁区
64. 世界上的教派越少越好
65. 布鲁塞尔爆炸：不一样的复活节
66. 温暖人心的生日卡
67. 报考过三次大学的遇罗克
68. 一次关于文革 50 周年的访谈
69. 我的幻想（1，2.）
70. 哥哥不是孤独的英雄
71. 情义，那心里的痛
72. 欧洲来鸿一二
73. 巴西，充满了活力
74. 微信时代的纪念
75. 德国现象
76. 痛悼黄嘴黑八哥
77. 遇罗锦与读者冬成的通信
78. 为何喜欢蔡英文
79. 高兴的是川普赢了！
80. 一部感人至深的鸿篇巨著 ——与《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对话
81. 我只想写下一生的想法 ——遇罗锦与彭小明文学通信
82. 我们在「绿野」找到了家 ——与《松园旧事》作者汪晶晶对话
83. 遇罗克的预言——《全世界在装傻充楞》之二

- 84. 天降大任 任不寐
- 85. 金钟和女儿 (题照)
- 86. 黑风骤雹夜 与一位朋友的通信
- 87. 你在我心里是位巨人——给章立凡 (增补稿)
- 88. 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
- 89. 新年, 给你写一封另类的信

自序

我这“一本书主义者”，在七十岁之前，能与自己的四个“书孩子”合影留念，已经很知足了。而这部几年来所写的小文汇成的文集，是否能再变为第五个“书孩子”顺利地诞生呢？

从文学水平及内容是否吸引人的角度来说，唯有自传体的《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一书。而在德国的生活经历《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完全是另一种社会制度，没有了那些中国的艰辛曲折，所以文字都是平白直叙，无非是写出了生活里所见所闻的直感而已；然而，此文集，却是继《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之后，德国数年来的变化。

但，很少见谁写这类内容的文章。每一篇都在网站或报刊发表过。

除了个别的文章之外，在各网站或报刊上所发表过的文章链接，都没有在文末注明该文的链接，绝大多数文章都不只在一个网站发表和转载过。

可以说：此文集，恰是《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的另一种文体的续集。

2017.12.21 德国 Passau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伟大的影片《林肯》

在美国时，参观过林肯博物馆，却没有这部长达二个半小时的影片《Lincoln》（林肯）给我的教育大和感受深。

影片一开始，表现的是 1865 年，南北战争进入尾声，两军肉搏杀戮的残酷场面。

转瞬，是在一个破败的大厅里，随便走动即将出发的士兵们。两位抗枪的战士，正在向谁述说着自己为何参战的想法——战士是白人也有黑人。他们即将走出这大厅，不知自己是否能活着回来，但他们义无反顾，因为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平等和自由而战。镜头渐渐移动，原来那坐在桌子上的模糊背影、那位倾听并给予鼓励的人，是一位慈祥温和、再朴素不过的、有些未老先衰的人——总统林肯。他那朴素的平民形象和平民灵魂，正是影片从头到尾贯穿着和体现着的。

画面很快变换，影片带我们走进了那个时代，让我们与银幕里的人同呼吸、共生活。

1862年9月，总统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影片表现的，是1864年初，林肯被选为连任。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个月里，他致力于一场比内战还艰苦的战役：推动宪法第13修正案在国会上通过；彻底废除奴隶制。此片让我们看到：为国家的民主与自由，林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家庭的——他的大儿子在战场上牺牲了，二儿子不愿重蹈覆辙，与父亲的观点发生分歧。不太容易相处的太太，时常发出埋怨和焦虑。

他个人的健康——繁重的无休止的工作；对政治观点的阐明、说服与辩解；还必须时常去亲身体察民情，常常忘记了吃饭和睡觉，浑身的骨头都痛。以至一位老友见到他时，惊讶地道：“怎么才一年不见，你竟象老了十年？！”

他预感自己的命运——又做了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梦：似乎是去度假，他立在一条大船的尽头，迎着呼呼的海风，突然自己被撕化在无情的冷风里，消逝了自己。

他惊醒后，对太太述说这个奇怪的梦，太太又一次地安慰他，说他因一向废寝忘食所至，并着实为他的健康担忧。其实，林肯已预感到了有一天，自己会被暗杀。

因为他承担的太多了——无数惨死与伤亡战士的生命；因为他深知，他动摇的是多么难于动摇的基石。是妥协还是坚守道德？为了建立他心目中民主与自由的法制，他必须坚持原则、不能后退；为了每一条法律与政策的通过，他心力憔悴，付出了何其多的努力和心血！

国会为保守势力所把持。连支持废奴的激进派，也不满林肯的作风。

艰难、艰难、艰难，因为，那是每位国会议员的内心挣扎啊！反对

党的议员们，可以和年轻的黑人嫖娼天天睡觉，甚至有的如夫妻感情之爱，但若让他承认这一条法律，却比登天还难。

“你同不同意黑人与白人平等？”这一条，总算十分十分艰难地通过了……

“你同不同意黑人有选举权？”这可就太难了。难道，今后发展成为黑人当总统和当部长的国家？还有没有我们白人的生存之地了？

然而，如果没有平等，何来每个人能施展自己才能的机遇？如果没有选举权，又何来平等呢？

当反对党的议员们，有的终于战胜了自己的私心时，在国会上响响地，长长地大呼一声：“呀——！！！”（yes!），那一声痛快的大吼，不知是经过了多么天的自我苦斗之结果！不知需要何等的反思与勇气，才终于呼出解放了自己灵魂的这口气！我被感动得几次欲哭无泪，几次地泪水汪汪。

生灵活现的生活场景，是“林肯博物馆”无法给予人们的，这就是影片的力量。

当那位反对党的要人，他把那一纸通过了的决定，借回家一天，说第二天一定奉还国会，其实是带去给他那位黑奴情人看时；当那位黑女人，爱不释手地总也看不够、眼睛根本离不开那张纸时，她没有泪水，可我却又一次泪水涌上了眼底。我们，中国居民，在中国人人平等过吗？有过选举权吗？什么时候会有？？

对南北战争的战败一方，林肯决定不给予任何惩罚。当“南方联邦军”战败的三位首领骑马前来请罪时，得到的是也骑在马上来的北军代表，

全体无言的脱帽致意，直至目送那三位远去……多么高尚的画面！多么高尚的情操！中国人能做到吗？

他们没有几十年的以“出身”和混淆“成份”为借口的阶级压迫；他们没有文革中的“二十一种人”和“黑几类”；他们没有一定要赶尽杀绝；他们没有无休无尽、吃人肉、吃人肝、男女老少几十口人用高压电电死还不解气的疯狂！

最令人刻骨铭心的，便是开国元勋林肯的平民形象、他的平民灵魂，和他那伟大的抱负。大陆中国何时能出现这类领袖呢？

政治家们若都是私心重重，国家是永远也不能民主自由的。

为了健康，林肯不得不外出度假。他从来不想有保卫人员，他说：“如果我总是心怀恐惧，我就无法做任何事情。”

在剧院的包厢里，他被怀恨他的一位演员枪杀。

举国痛哀！全世界痛哀！！

但林肯的正直无私、仁慈与坚强、他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不死的！他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影片结尾时，导演独出心裁地使林肯复生。他正站在千万人前讲演：“要使我们这个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永生，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制度永世长存！”

长长的片尾字幕，无数的人参加了演出。动人的音乐中，观众们不想从座椅上站起来……

有人认为： 美国目前的经济萧条、失业人数不减、外国人太多， 黑人太懒， 都是林肯的错。其实， 这些弊病在其他的民主国家也存在。

林肯给世界做出了榜样，建立了自由民主的治国大纲。 后来的各届总统， 仍在继续完善法律、根据具体国情制订出合理政策、启发国民的积极性与应尽的社会责任。

如果社会的弊病不能消除，好的建议总通不过， 应改变的问题难于清除， 那是后人的自私与无能， 怎能怪罪一百几十年前的开国元勋林肯呢？

男主角、获得过二次影帝的 Daniel Dey-Lewis 是我特别喜爱的演员。看过他的几部影片， 无论是什么角色，部部都令人难忘，他是位了不起的天才演员。从他身上， 我体会出杰出演员那令人敬仰的本质：他（她）们绝对不接烂剧本， 他（她）们深入角色到这种程度： 影片结束后两三个月，心情仍缓不过来，仍沉浸在角色中不能自拔。 他们热爱自己的职业，首先是为了作为演员的事业心与良心。

Steven Spielberg， 是位了不起的大导演， 多次获得过奥斯卡奖。此片的配角、化妆、音乐……样样都好。此片已获得了今年的两项奥斯卡奖，男主角 Daniel Dey-Lewis 是第三次登上了影帝的宝座。

2013. 3. 10

寄书记——德国邮局的变化

要给一位住在加拿大的朋友，赠寄三本自己的书：《一个大童话》、《童话中的一地书》和《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以前都是按最贵的信件邮寄，以为不会丢书；但自从寄往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书丢过两次之后，觉得还是省点邮资吧。头天就查了新近出版的邮资小册子，选了最便宜的一种邮资，哪怕也许一个月才能到达。

一路步行，抬头看看天——老天就象与失业大潮有缘似的，半年了，太阳就是不露面；不是阴就是雨雪，就算不阴不雨雪，天空也是死气沉沉，说不清如今的老天怎么总是不高兴？

随着亚洲货物无休止地进入西欧，随着大企业大财团去亚洲各国开办工厂，以及对进出口行业把持的大财团，德国的无数大中小企业相继关闭，失业人数只增不减。

在德国生活了 27 年，眼见的是：各行各业，只是往下踉跄。为了节省国家开支，先是把街道设立的电话亭和信箱拆掉了 98%，然后又全部撤掉了每个小邮局——将那些工作兢兢业业的邮局职员，都解雇了；因为他们满工时、工资按小时算，又得有节假日的福利，“太贵”了。市中心只留了一个总邮局，保留了几个“太贵”的满工时的“邮宝”，似乎以此证明：德国还没坏到哪里去。

为了方便顾客，便在各食品超市的一角，设立了几几乎是开敞柜台的“邮政点”。无论是骑自行车送信的邮递员，或是小邮点的工作人员，都是只挣不超过四百欧元的临时工。在小邮点工作的，有的又兼清洁工，或是没顾客时就填食品货架。她（他）们既没受过邮政训练、又无工作积极性。报纸上时有披露：某位职工的家里，堆积了一屋子邮件——足有一万多件未邮寄出去；或是贪污窃取了顾客的邮件……

今天我是特意要走远路，去另一个食品超市。在我家周围有三个超市；因已在离我最近的那个小邮点，丢了两次书，今天不想再去冒险了。

到达那里，见有四五个顾客站等在柜台前。又换了一位新职员，反正经常换新的；各行各业都一样，因为工作不超过半年，老板就不用付圣诞节双工资，也没有度假一个月的工资。

这是位甜蜜蜜、笑脸相迎的年轻姑娘，比上一位的半老胖徐娘好看多了。等了好一会儿，轮到我了。

“我要邮寄的是书，”我打开纸邮袋让她检查了。

“邮资二十一欧元，得按小包裹邮寄，”她说就把小包裹单贴在了书袋上；而我在书袋上，明明已经用较大的字体，清晰地写明了是书件。

“我查过了，”我说：“我这邮件没超过二公斤，按最便宜的，不要航空，邮资是十一欧元。”

“这我得查查看，”她那一脸的甜蜜笑容顿然消失，便翻看邮资小册子。虽然明明有这项目，却又于心不甘，似乎不能显得比顾客还无知。她很不愿意地又打手机，说要请示上级；等了好一会儿，上边才有回答，一定是说确实有此项目，她便冷冷地说道：“付十一欧元。”

我交了钱，她却将邮件放在一边，也不把邮票贴上，何况那比书件贵一倍的小包裹单也不撕掉——这书件岂非不伦不类？若真这么邮寄，非让总邮局打回来不可，我那十一欧元也将全部作废！她忙着招呼下一位顾客，我站在一边静等着。

“您还等什么？”她不满又怀疑地问我。

“您为什么不把邮票贴上，立即盖戳呢？您对别的顾客不是都这么做的吗？再说，那包裹单也应该撕掉啊。”

“包裹单不用撕，”她说：“这么邮寄没问题。邮票我会贴的。”

顾客没有了，她竟扭头走了，去她的休息室去休息了。而我那不伦不类的邮件就躺在柜台上，那十一欧元的邮票就放在书袋上。我若走了，那十一欧元就归她了，那三本书都可以在网上出售……我当机立断，见没人

看见，抄起书袋和邮票就赶快离开了那里——唯有那一刻，我才庆幸柜台是敞开式的。当然，我不能再来这里邮寄什么了，除非又换了个新的临时工。

于是我步行去第二家，又走了半小时——那个“邮点儿”我还从未去过。但结果，竟然做法与第一个完全一样！

我又步行返回，去那个离我家最近、我曾丢过两次书的老邮点。一路上琢磨着：看来，是我自己的毛病，我得找出自己的失败所在——我得让那德国老女人米勒太太知道，我不是那么好骗的，起码得让她感觉到我已经不信任她。我偏要再试试这次是否还丢书。

米勒太太见了我，又象以往那样热情地打招呼（是呵，你又来现钱啦）。正好没有其他顾客，我把十一欧元的邮票，用自带的凝固胶，结结实实地贴在了书袋上，又把包裹单已经撕掉的书袋打开让她检查了，她说我写的都对，全无问题。于是，她也象那两位一样，把书袋放在柜台的里边，并不去盖邮戳。此时仍是一个顾客也没有。我站在柜台前，看着她的眼睛，清清楚楚、不失温和地说道：“米勒太太，请您把邮票盖上邮戳。”

她隔着柜台，站立在我的对面，诧异地看看我，却不去做，只是随口说道：“我当然要盖戳。”

“请您在邮票上盖戳，”我直视着她，第二次说道。

她仍是不做，动也不动，依旧搪塞道：“我当然要盖戳。”

“请您在邮票上盖戳，”我第三次说，仍直视着她的眼睛。

她脸一红，有些不乐意，却又无法说什么，转过身去，砰砰地盖了两戳，不满地道：“不就这样吗？”

她把盖完戳的邮件，放进了那一大箱已经盖了戳的邮件里。

“非常感谢。”说罢我转身走了。

其实，也可以贴足邮票后，直接扔进大邮筒。然而，报纸上曾经写过：负责开邮筒的，以及总邮局的人也有贪污邮件的……多年前，德国哪有这样的啊！

大概是老天有眼：这包书一个星期就到了加拿大！当那位朋友告诉我时，我竟然不敢相信，直到今天还都不信。我得考考他：我在书里的题辞上写的是什麼，他说对了我才能信——以免他怕我生气而好心地骗我。

后来才知：邮局不鼓励邮寄邮资太便宜的邮件，虽然小册子上写明为时约一个月，其实照样是用航空邮寄的——因为航空比陆海运的成本还便宜。

2013. 4. 3.

悼士非

——怀念原《花城》主编李士非先生去世五周年

士非， 到今年 5 月 26 日， 你去世 5 周年了。

就在四年前， 我刚买电脑， 国内一友人曾提到云南《个旧文艺》的副主编蓝芒， 说他问到我， 谈起以前的旧事—— 在二十几年前全国的“反精神污染”运动时，《个旧文艺》编辑部为了我那篇小文章《求索》，顶着多大的压力（自传《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里有写）。我回信说：冉占彩、蓝芒、李士非、苏晨、舒大沅、陈肖人，他们都是我的恩人， 我没有一天能忘记他们。要是你知道他们的地址， 就告诉我， 我想给他们每人邮寄一本《一个大童话》……

我还以为你们个个都活得生龙活虎。

那友人还没回信， 我想他反正是太忙， 何不自己上网去找找你们的

名字呢？突然见到你 2008 年 5 月去世的消息和哀悼会的照片，我欲哭无泪。

出国二十三年所以一直未买电脑，除了总觉得自己学不好打中文字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心情不振——我没想到台湾和日本的两家出版社，都会在中共的压力下不再出版我的书。何况就在某个出版社宣布不再出版《爱的呼唤》（即《一个大童话》）时，他们却又印了一版，另一种封面的设计。

我出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但如此的现实，使我看不到今后还有什么出路。我把自己的书和“一本书主义”，看成我的“孩子”与信仰。而他们的做法，让我很难在短时间内，再去找别的出版社联系出版。

青少年时，我视日记为自己的灵魂。为了不烧那灵魂，我坐牢三年，然后是十年农村的“二劳改”。至今，我那二十本日记、哥哥最后的一本日记、母亲积攒的上千张照片，仍被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扣住至今不还。走出监狱与农村之后，我把出版一本书看成灵魂再生。万没想到，身在自由世界的海外，得到的却是个别出版社与中共合伙的压制。

于是我“消失”了——只是生活着，没有真魂地活着：上班、游玩、做家务、种花、看鸟、弹吉他……。好象过得愉快也宁静，更不觉得电脑有什么重要。相反，我最羡慕的是那没有电没有机器，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中部的“阿密续”农村。

忘了哪一年，士非，在我长期订阅的《欧华导报》上，突然见到你来到了德国，还有你和该报主编钱跃君博士的合影。（照片2. 李士非与钱跃君在德国）

这一月一期的报纸到了我手里时，其实你已经离开德国好多天了。我的心悲伤地沉到了海底。我知道你一定退休了，一定多么想见到我，一定多次打听过我！可没人知道我在哪儿，也没人知道我的消息；就连订阅《欧华导报》的名字，也只是“Chi-Chi”；以及那已搬了家的地址，钱主编也绝对想不到那订阅者会是我。

而你，会多么失望又多么担心啊——她活得好吗？为什么谁也不知道她？她在做什么？

士非，我的恩人，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你啊！我怎样才能报答得了你的恩情呢？1981年，中篇报告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在大型文学季刊《花城》发表了。当时你任《花城出版社》总编和《花城》季刊主编，苏晨任副主编，舒大沅先生是文学部的编辑。1982年，中篇小说《春天的童话》接着发表了。这之前，你力排众议，坚持发表。你不认为它是“揭露隐私”，不认为它是“低级趣味”；相反，你发现的是文学中，还从未有人刻画过的角色何净，发现的是作者的新鲜视角和细腻、大胆、诚实的文笔。每当你发现了“真”时，就忘了一切，全然没想过自己。你提携过多少初出茅庐的作者，你思贤若渴；你只去一心地提携别人，却从来不炫耀和拔高自己。

但谁也抵不过中宣部，那一期的杂志被立即禁销。听说你故意“晚了”几天执行命令，尽量让杂志不要全部死灭。流传在黑市上的那期《花城》，五十元一本，相当于一位编辑的一个月工资。作者和《花城》都受到大报小报的批判和诬蔑。《花城》编辑部全体人员必须做三个月的检查。你、苏晨和编辑舒大沅被撤职和调动工作，这《春天的童话》，造成了《花城出版社》和《花城编辑部》的地覆天翻。

在电脑和私人电话尚未出现和普及的时代，从此我再也没听到过你们的消息——无名英雄们的消息。但我时时地回忆起，在广州为了校对和修改这稿件时，你们对我和女作家张洁细心周到的安排，安排我们住在过去江青的美丽清雅的私人别墅里。（照片3）

你和苏晨请我们吃饭，那丰盛可口的饭菜和点心；苏晨对绘画和金石篆刻的收藏；你和太太何纤女士家里的朴素和融洽的景象，你那永远孩子般的率真性情……所有的旧谊，一颦一笑、一举一行、一点一滴、历历在目，终生难忘啊！

我出国的前两年，在我北京的家里，见过来京办事的舒大沅先生，我问起你和苏晨，他皆以让我放心的话回答了我。然而，无论他说的怎样轻松，我知道《春天的童话》带给你们的是多大的不幸和转折！

接着，在“反精神污染”难以生存的处境中，我只好离开了中国。我和你无法告别。但中共很快就在报刊上说：我在德国是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以当妓女为生。

我知道你是不会相信的。我知道你是惦记我的。可是严密的新闻封锁和邮件检查，直到今天，当我给国内人写信时仍有顾虑，生怕因我的信件会给谁带来麻烦。

多年之后，就在那一次，你唯一的来到德国的那次，我们竟没有见成。可我悲伤中却又暗中庆幸：万一见了面，我拿什么向你汇报呢？你期待我的，定是我能出版了大胆深刻的好书，能亲笔题字送给你，除了这个，你还会有什么其他的期望呢？

有人最恨的，就是这本《一个大童话》；可你最盼望得到的，也是它。你知道什么才是我的精神灵魂，你知道什么是我的生命。你对所有你提携过的作者，都含着同样的期望。

而今，我终能将这本书双手呈献给你：《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她，是我唯一的难产的女儿；她，是我唯一承认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你最期望见到的作品。我还要告诉你的是：这些年，我反复思考和回忆，在《春》和《冬》里还不敢大胆挖掘的真实的東西，它们与原来写的很多地方都不一样，你一比较就知道了。我深信不疑：你最爱的，就是《一个大童话》——我敬爱的士非，我的老师和兄长，它，不仅是献给哥哥罗克的，也是献给你的，献给你和苏晨、舒大沅和所有爱它的读者的！

我没想到在 2009—2010 年，不仅出版了《一个大童话》，又写了八万多字的电影剧本《遇罗克》，搜集了二万多字的集体献辞《献给遇罗克

的花》（占《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里的一半内容），还出版了写德国生活的自传小说《童话中的一地书》，并打字和编辑出版《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本对哥哥尤其重要的书。士非，你一定感到高兴吧？你一定在天上都读过了吧？你一定觉得远胜过以前写的吧？

再告诉你一件事：2001年我去美国时，在“自由亚洲电台”见到一位原《花城》的编辑，我并不认识她。她主动对我说：她在出国前，去美国办理签证时，大使问她对《春天的童话》怎么看？她回答：“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写作自由。”大使立即高兴地给了她出国签证。你听了高兴吗？

在见到你与钱跃君博士见面的《欧华导报》之前，我竟不知道你是个充满激情的诗人，而且是那么多产；仿佛你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涌动着倾诉不完的写诗的冲动。现在我买了电脑，一一读着、仔细地品味着它们……有人不喜欢你的“大白话”诗，我却看成是你特有的孩子式的语言——孩子不说大白话还能说什么呢？我的书不也是吗？这正是你那长不大的性格啊。你的诗歌，给了我们真实的历史知识，那是我们所未曾见过的；你的激情，除了你诗人的天性之外，我总感到，还有你一直无法道出的苦衷——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苦恼积在你的心底太深太久了，它随着你的诗歌象火山一般喷发，象岩浆一般滚烫地流淌！或许没人这么说过，或许没人如此评价过——这只是我个人读你诗时的感觉。

士非，你临终前，躺在医院里，用颤抖的手仍顽强地写着诗——你

幻想着飞出大地， 去那美好自由的天上遨游——

有一天亲友们来到树下

如果树叶沙沙作响

那是我在朗诵诗篇

我一生没学会朦胧

那时便尽情朦胧一番

你们听不懂我说什么

只觉得颇有美感

我便会含笑九泉

.....

士非， 你沙沙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都领悟了、都理解了， 都感动了， 你快乐充实地在天地间、在宇宙中， 自由自在地飞翔吧！

2013. 4. 25 于德国

作者后记：

初稿写于 2009 年 12 月 19 日夜，原发表在被黑了的老博克上。写完

后发给海外的几位朋友看过， 有两位海外的朋友立即回信写道：

罗锦大姐：

看到你这篇文章，略微吃惊。1988 年春节，当我在广州《作品》杂志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男大学生宿舍》后，曾随该刊责任编辑陶萌萌小姐前往拜会李士非先生（时任《花城》主编）。六十左右的年纪，十分随和、亲切，思想开明，说了许多勉励的话，记忆犹新。不意岁月无情，二十一年后，老先生竟已故去！不胜伤感！

同悼士非！先生千古！

（陈）破空

罗锦：

李士非是很多人的恩人，也是我的；可是，我们再没有机会答谢他了，八十年代，我跟《花城》和士非，交往很多，那个时候，我不懂得，一分手，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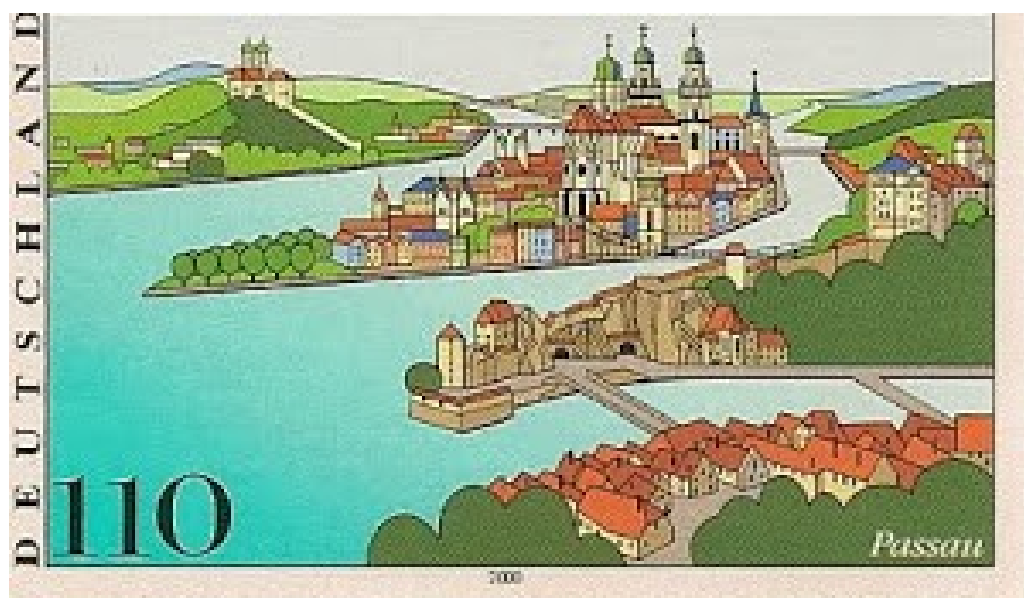
“六四”开枪后，北京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南走广州，寻找去香港避一避的可能性，据说都是士非和《花城》接待的，那是患难时刻的两肋插刀呀；刘再复、徐刚、老鬼都是士非送出来的。

我逃走后，傅莉牵挂不下，还去广州士非那里找过我呢，可我没在那

里，但士非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照料一个绝望的弟妹，傅莉还想去深圳一趟试试，被士非劝住了，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士非。

（苏）晓康

大水



Passau 邮票很能说明本市的三条河现状。

它被德国旅游书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

1993 年春,当我和海曼第一次来到 Passau 这五万人口、起起伏伏的丘陵田野和森林面积积极大、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三条河大学城”时,立即被它那童话般的美景震惊了。由于念念不忘它的魅力,又由于北边工业大城的失业人数多得让我们头疼, 1994 年 8 月,我们决定搬家,说什么也得住在西南端的边境城市 Passau。

当第一次见到 Passau 市政厅墙外,每次发大水的高度标记时,就和那些旅游者个个好奇瞻望的脸一样,是把它当作特色故事来欣赏的。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从未见过发大水是什么样;海曼出生在德国威省,也没见过。似乎,凡是人未身受其害时,就算在电视及电影里见过,也象是遥不可及、不会真地被触动的。尤其见到商店门前、售卖风景明信片的架子上,竟然有发大水作为本市一景的明信片出售,更觉得十分新奇。

起初,我们一心一意地想住在离多瑙河很近的老城。因为在北边住惯了老城区,觉得生活和办事都方便,又热闹。无奈找不到空房,才明白绝大多数没汽车的大学生,最爱住在离大学最近的老城。

花了不少钱、费了好大力把家搬来了,虽然新房子很不错,但始终觉得离老城太远,不够热闹,还事事得开汽车,觉得不方便而遗憾呢。

第二年夏天,见报纸说多瑙河又发了水,老城里沿河的那条长长的店铺街的一层,全被淹了。我们奇怪为何本市的电视台连半句也不报道(后来才知怕影响外地人来旅游),就开车好奇地去老城观看。方知每次多瑙河发大水时,很多住在远处的人特意来看大水,你只要看到那些喜笑颜开的脸和停在那里的几辆远程大客车,就知道了,真是自己没受害就不心

疼。比起市政厅墙外的标记，那一次的水不是很大，救护队员们穿着黄色红杠的工作服，戴着防护帽，已在受灾地段搭起了窄窄的有扶手的铁架桥，供人们行走。我们也和那些好奇的人一样，走在铁架桥上四处乱串，象小孩子觉得很好玩的那种心理，看着脚下浑浊的黄水汤汤涌涌。那时海曼说：“如果真住在老城，很多房屋没有汽车停车位。就算能找到一处停车，也会被水淹了。水发的急，一觉醒来，你连大门都出不去。”

那时才感到住在老城并不怎么样。才明白为何这条长街和店铺里总有股霉味儿。没两天，没再下雨，水就退下去了。

隔了一二年，第二次又发水时，就没心情去看了——想到受灾人的损失，也不会再好奇了。庆幸我们的住处比老城高出百多米。如果这里也淹了，则全世界都是汪洋大海了。

又一年，那次西欧的大水发得特别凶。电视里河水涛涛，汹汹滚滚不可一世，无数房屋被激流冲垮。很多人家虽然住得离河很远，但因地势不高，混水从卫生间的马桶里往外冒，连厨房的水池、凡是有眼的水管道都往外咕嘟嘟冒水。一位老太太半夜被水声惊醒，她一见，水已及腰深了。如果电插销的位置不够高，为此而死的会有人在。

保险公司对于天灾是不赔款的。

报纸上说：都应该怪爱住在河边的人——谁让你非要在那里开店、买房或租房呢？开店是因为沿河的游人多，为了有生意；买房是因为喜爱热闹办事方便，可你就得付代价。大水过去，房子干了又装修之后，房主卖

房，没经验的照样来买，却不想为何房价不太贵，也不好好打听或调查一下。至于店铺也一样，房主说：“那老店主发了大财，嫌这儿小，去了柏林（或慕尼黑）开更大的店去了。”或是：“老店主在这里开了二十八年，现在老了，退休了。”这些谎话无奈就是有人信。要是写篇《开店心理学》，把这些实例都写进去，让人少受些骗就好了。所以，本市的老板，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他们见到这美丽的大学城，再也不想做任何调查，就象男人轻易地被美女迷上了一样。

玛雅人说 2012 年 12 月底是世界末日，末日景象倒还没见，但唯一感觉到的是：从去年秋天就开始阴雨雪不断，没了太阳。不仅德国，西欧各国几乎都是。下下下，下下下，阴阴阴，阴阴阴，太阳哪儿去了？就算刚一露脸，转眼就没了。整整下了半年的雨雪雨！

只见窗前树林里的树木喝足了、淋够了，枝叶都窜得老高老茂。其实对果树并不利，天冷雨多，很多果蕾纷纷落地，也长不大，太缺阳光。

2013 年六月初，多瑙河开始上涨，与之交汇的茵河与伊尔滋河也上涨，各处的河水都涨起来了。

本市临河的那条著名的商店长街，只有一位女店主在早做了准备工作，在水刚一涨时，就赶紧把所有的电器和用品拆卸，请人帮忙搬走了。而整条街的老板，就算有一多半是外地来的受了谎话的骗，但起码有一多半是在这条街开店十几年的，不仅不早做准备工作，反而还笑那女老板太神经。因为他们每次等水下去之后，把电器擦擦洗洗照样用。却不想想：西欧已经下了半年的雨雪，若发起水来怎么会小？这事后来登在本市的报纸上：

这条街，只有一位女老板未受损失，其他的皆受了大害，想拆卸电器时已经来不及了。就连天气预报明明报道过，说水深会达到十二米多，很多人也不知道，还怪罪天气预报没讲。今年的大水是本市五百年来未曾见过的，达十二米半深——比 1504 年的那次大水水位还高些！

连以前从未有过大水、离河较远的老城区，也处处能划船了。

六月上旬，半个月里，整天电视里不播别的了，全是西欧各国发大水的画面——德国，奥地利，捷克，瑞士，英国，匈牙利……一句话，凡是河流地区，处处汪洋一片，无一幸免。本市是三条河的交界处，在这里汇集为多瑙河，宽展地向匈牙利流去。无数农田被淹，无数房屋被毁。受灾的人们，都被安置在高远处安全的大厅或学校里，但去时不准带任何多余物件，每人只有一个单人床位，以及有饭食供应。大学和许多中小学校停课。很多大学生去做义务支援工作。电冰箱等电器极缺，号召人们把不用的电器捐献。我和海曼单身生活时，每人都有洗衣机，都未坏，后来又买了好的，那两台一直放在地下室，也趁机捐献了。

但，无论河流怎样发“脾气”，西欧的水利专家们都要顺着它们，不象中国人偏不听水利专家的意见，到处拦河造坝、乱造小水库。造不造水库和发电站，一定要听水利专家的，一定要经过多次的讨论并向大众公开，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若是老百姓不同意，抗议示威，就算通过了什么，也会停下来，再次听取意见。水利专家认为，人类不该破坏生态自然，认为河的流向是天然合理地形成的，河流是根据环境和地理，自己找出的水路，自有它的道理，

绝对不该人为地改变和破坏。它发水就发，随它去，发了反正会退的。而人类倒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应是属于大自然的河流。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于每一位的居民思想中，从人们一上小学起就灌输的。

比如，这次淹得最惨的一个奥地利旅游小城 Schärding，紧挨宽长的茵河，全城被淹得惨不忍睹。六月底，当大水退下之后，报纸上就热议：过去人们都爱住在河边丘陵地区的山上，为何现在不能？高处有得是空地可以盖居民楼，应该把沿河的居民楼都拆掉，让居民住到山上去。而那些非要在河边开店铺的呢？难道他们就不能也搬到高处去吗？就不能把最热闹的步行区变成在山坡上吗？就不能一劳永逸吗？

而有的好例子是应该广为宣传的：我和海曼曾在旅游小城 Altena 开过“亚洲杂货店”（详见《童话中的一地书》），那位市长真是为市民做了件大好事——那小城紧挨 Lenne 河，过去，每次发水都淹一大片，于是，市长决定沿河建坝。先是把沿河的道路垫高，再建造半人高的坚固的水泥石墙；既不影响瞻观和视野，又变为让人们沿河散步的长长的步行区。石墙造得很漂亮，人们可以倚着靠着并坐在那上面。你挨着石墙往下看，Lenne 河变得低低的；而你抬眼往远看，蓝天白云森林游人，美景一样不少。步行路的另一边，成为免费的长长的停车道。人们因这里太方便，即使不买东西也愿意来散步闲逛，由此给许多商店带来了生意。无论发多大的水，这小城一直安然无恙。永远永远，没有人不念那位市长的好！

然而，德国也有更多的城市，却不想着如何往好里做。如大拆大建地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只顾好大喜功地胡乱建造，却与老百姓的生活、与

长远利益完全无关；并非每位市长都爱听取绝大多数市民的意见，总觉得自己比谁都聪明的市长有得是。

我也认识一位国内的水利专家，他明明知道乱造水库是不应当的，但他和他的同事们却照样乱出主意乱接活，在一条不长的河上可以建造几十个小水库和拦水坝！原来，他的独生子在美国大学毕业，没有正当工作，只好在家里看孩子兼做家务，仗着太太不高的工资生活。儿子想买房子，四十万美元哪里出？老爸爸一心腻爱地供养他，本来与老伴共七千元退休费，完全可以生活得蛮好，无奈有这儿子的美国无底洞，老爸爸就四处接活、乱造水库地挣钱。他的理由是：我管它什么破坏祖国河山，过去当了几十年的“黑五类”，这国家亏欠我的太多！我不接活，别人照做不误，我又干嘛不做？！

写于 2013.6.30, Passau

也读《绿山墙的安妮》

无意中，我见到了这句话：“这本书，被愈来愈多的国家译为外文，已达到五十多种语言的译本。”

——既然这么好，非得看它不可。

于是找到了“在线阅读”的全文链接，一口气读完这篇描写儿童的小说，并高兴地在自己的博客上做了“照片点击”的全书链接，还特此注明：

一本可爱的好书：《绿山墙的安妮》

<http://book.yunduan.cn/reader/1967041>

网上是这样介绍它的：

露西·蒙哥玛莉（1874—1942），加拿大著名女作家，一生著作超过 500 部。《绿山墙的安妮》是她最成功的一部书，问世后被翻译成 50 多种文字，持续发行 5000 多万册，并相继在加、美、英、法、德等国被搬上银幕或拍成电视剧，至今仍以书籍、电视剧、电影和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前往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探访安妮的足迹。

作者善于用细腻的笔触来描写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用幽默的语言临摹童趣盎然的生活，巧妙、缜密的构思使得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马修和马瑞拉兄妹对安妮发自肺腑的疼爱和无私的付出，感人至深，而安妮纯真善良、热爱生活、坚强乐观的形象更让人掩卷难忘。一部畅销不衰的经典佳作就这样深深地扎根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

到底，是什么使人们这样喜爱它呢？我以为，感动人的，正是书里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安妮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的博爱胸怀。

它不是那种幻想型的童话，而是纪实型的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首先，它给人的感觉，是书里的人物都来自于生活，描写都来自于人物的切身感受。

所以，它才能给人以真实有力的感觉，而不是看过之后转眼就忘、无足轻重。

全书没有正面与反面人物，没有善与恶的对抗和冲击。

它写的是安妮从儿时到刚步入青年时的过程。由一个被一对无儿女的兄妹领养的孤儿，怎样以她丰富多彩的幻想给马修兄妹带来了欢乐，如何以她纯真善良乐观的性格，主动地放弃了难得的大学奖学金，而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故事的具体情节，还是请读者自己去看吧。

使我久久回味的，是为什么全世界都喜欢这本书？是什么情感促使人们喜欢它？无论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多么巨大，甚至彼此敌视，却为何偏偏在这本书之下，全世界能破例地“团结一致”、一边倒地被感化？如此说来，它的力量，岂不是胜过任何一本圣经吗？

我想去寻找原因，但自己并不擅于写评论，于是，不由得去对比一下今昔两个时代：

1. 安妮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由此她产生了奇妙连翩的幻想，她给所有自己喜欢的景物都起了独特动听的名字……

请问，今天的大自然对人类来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还能象安妮那个时代一切保持原样、一直被人类善待吗？今天的时代，森林的年年大火，人类无休止地大肆砍伐；洪水年年泛滥成灾，河流严重污染；乱造水库和拦水坝，致使河流变样并断流；淡水没了，有的地区只能用减少盐份的海水代替；为了石油，不惜发动国家战争；但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石油的需要问题，谁也不肯改变一丁点生活方式，于是，不惜用玉米制造石油，但还是成本太高、供不应求，于是用开采地下深层的水层岩造石油，向地下大量灌射化学含剂的水以取出岩石，哪怕全世界的地下水全部被污染也在所不惜……

至于那魅力无穷的星空，到底它上面飞翔着多少人造监视器呢？你监视我，我监视你，高级垃圾满天飞，安妮时代澄澈的夜空哪里去了？就连白日的蓝天也少见了。空气污染、沙尘暴、雾霾、飓风、地震、洪水、

龙卷风、海啸、三个月的阴天不见太阳、国国都在造或想造原子弹用来防御……这一切可都未在安妮的生活里出现过！

2. 如今的人，还会道歉吗？安妮在马瑞拉的教育下，会给她应该道歉的人去道歉；而作为安妮的长辈们，也能认识自己的不对，主动与安妮和好或认错。仅仅在道歉这一点上，如今的时代，就似乎绝迹了。胡耀邦是第一个懂得向人民道歉的人，结果是他反而被罢官被气死。无数国家在儿童教育上，缺乏道歉这一课，长大以后，就更不懂道歉为何物，甚至以自己不懂道歉和反思，为骄傲、为本事、为能耐。一个不懂道歉的国家，会怎样啊？也就难怪人们在这本书面前有感想。人们被它感动了，但不等于人人会立即改变自己。懂不懂道歉，是社会的教育、环境制度的影响、生活的品质与自身修养的结果。

3. 如今的人，还肯为他人的利益做自我牺牲吗？无论是家人的爱，朋友的爱，书里感动人的，就是书里不止一位为了他人，甘愿做自我牺牲的情操。这种情操与博爱的胸怀，不是天生的，而是文化与教育的结晶，是没有弱肉强食和不平等的生活对心灵的熏陶。而今，我都懒得再举人人尽知的反例了——一句话，当人们穷得只剩下钱时，当人们普遍笑贫不笑娼时，当人们的戾气与火气愈来愈大时，如何还会以自我牺牲作为高尚的道德呢？

4. 这本书里没有战争，没有敌人，在这属于安妮的第一部书里还都没发生。而我们的今天，敌人可是太多了。革命，武斗，杀戮，阴谋、渗透、抓捕，破坏、暴动；新型的再新型的、先进的再先进的武器，监狱和各

种各样的折磨，都是为了消灭当权者的敌人。但奇怪的是：无论人类发明了多少新而又新的武器和狠恶的高招，怎么敌人总也消灭不完？无论人类革命多少次，怎么还是不能彻底地改变和解决问题？

于是，面对着这本小书，全世界的人都在对着自己的心灵叹息了：怎么竟会有如此美好的心、美好的景、美好的事？竟会有如此安宁的环境、安宁的人际关系、安宁的生活？凡读过的人，都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与其说它感动了自己，不如说怀念着对已逝去的过去的哀伤……

2013. 7. 11, 德国 Passau

我理解了那位“五侠小说迷”

——读钟道然的《我不原谅》

乍一看书名《我不原谅》，还以为是对文革中那些杀人的红卫兵的不原谅。

当我真地想去读这书时，才知“这是一个 90 后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反思。”

因读过陈子明的文章《中国教育需要来一场革命》，所以，倒真想读读这本为何不想原谅的书。

我一口气从头到尾仔细认真地读完了它，似乎还不过瘾，总觉得这书好象是没有写完似的，就那么嘎然而止地结束了。一方面，它真地给我上了一大课，方知这些年来，中国的学校及家长，对独生子女们是如何教育的，方知学生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真希望那些从不读书不看报的党官们，也能好好看看这本书，听听年轻人发自肺腑的心声；二是一边读，一边想起我认识的一位 80 后，直到我把全书读完，才理解了他为何泡在德国学个没完，一直在欺骗他爸爸。

我认识这位 80 后，是因为三年前，他爸爸 A 给我的一封来信。

我并不是喜欢与所有的陌生人通信。只因 A 的信写得很诚恳，他先说自己是过去的《冬天的童话》的“粉丝”，继而又告诉我他的儿子 B 就在德国上学，是那种自费的从字母学起的学校，是 B 高三毕业时非要去德国学习不可；A 和他太太都认为儿子是要上进，于是说什么也得供他，那时

儿子已 28 岁了。

A 比我小三岁，我们都在农村“上山下乡”插过队（他是真插队，我是假插队，详见《一个大童话》），后来 A 在插队时被招考，考上了某大学，因努力和成就而留校教书，后来成为该大学的讲师，又成为文学系的教授。

A 和太太 65 岁时就退休了，夫妇俩每月退休金七千多元，没买房，住的是老旧的房租不高的公家房，没买汽车，也不旅游。A 的身体健康并不好，血压高、心脏病、关节炎，退休后一直带病兼职地干着老行当，他还有一位九十岁的老母需要供养和照顾。夫妇俩省吃俭用，才能每年给儿子汇去五万美元的学习及生活费。

在 A 的希望之下，我也就与 B 联系上了。他的学校离我住的小城有几百公里远。上网一查，才知那里是个自费留学生的集中地。B 说他最爱好的是文学，我们很快就成了书友，因为凡是我想看的好书，他都能下载发过来，简直是神了。至于他为何在德国已学了十一年还没毕业？语言关过了没有？他说学的是语言和经济学科，文学只作为业余爱好。我虽然没问过他，他也都没有明确告之过。不久他发来自己的摄影作品。这些，只不过是个人业余爱好的东西，若真想集结出版，恐怕还不够水平。但由此可见他的生活内容——看小说，闲了就四处摄影。

不久，他发来他的纪实之作：如何与一位也是来学习中国女同学同居又分手，写得很是细致入微，男主角也很淡定，那女伴想离开他，他并未自私得爆燥和怒气冲天，倒象是很想得开。他也写了两小篇儿童童话，

把这些作品也发给他父母看过，老爸深为儿子的才华骄傲，在他眼里，这些摄影及小说，都足够出版的水平了。

而我却不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们，以免扫他们的兴——若真够出版的水平，又为什么不去联系出版呢？B身在海外，完全可以自己去出版社问问呀。

或许他早已联系过？或许他纯粹只是作为业余爱好，以此来消磨时间？

总而言之，从他的自传性的小说里，我深感到作者没写出来的那位女青年的心理：作为男青年，你的长相再好，再温和再体贴人，但你只靠着老爸的拼命苦干而悠哉闲哉地过一年算一年，十一年来心安理得地混日子，谁愿意与你一起这样混呢？若你老爸真象那些“被双规”又逃往海外的政客，多少个亿存在了海外，利息都吃不完，那女方肯定也不会走了。那么B的小说和摄影作品肯定也会出版了——在香港有种没有销售书号的出版社，你只要肯付款，就可以出版，出版一本到几千本，一切全按你的要求愿望，钱付得越多，出版得越精致，国内有不止一位名人在那里出过书。所以那女青年，再也不想自己去饭店天天辛苦干活，与这没长久居留的、花瓶一般的小白脸呕气了，却宁肯去与一位离过婚还带个儿子的德国人去结婚了。一是为了居留；二是有了居留她或许再离婚。至于申请政治庇护，80后90后们都不想，一是没那胆量，又无个人受过政治迫害的理由；二是觉得“难民”二字不好听，他们觉得自己生来就是福民，只幻想一步到位地入了德国国籍才好回国炫耀。但若没有居留，就没有工作

许可；不上足税六年，语言不过基本关，又拿什么入德国国籍呢？

我也曾动过念头：是否应当主动帮助 B 去申请政治庇护？以免他留不住任何一位中国女友？但后来我觉得没法帮忙：那样我就得帮他瞎编政治理由，这在德国是犯法的。这样一个不上进只知混日子的青年，就算有了居留，他也不肯上进的。无非只会学习那些不上进的人：生他五至七个孩子，光靠生育福利费，他就可以不工作而够吃够喝还有零花钱；每个孩子对于父母算三年的工龄（若不离婚，各人分一半），若生七个就是二十一年的工龄，简直比那些累死累活真工作的劳动者还划算。难道我喜欢这样的人吗？再说，既然你喜欢德国，又为什么不主动地去找德国姑娘做为生活伴侣呢？那样对你了解德国和西方不是更好更深吗？干嘛你那脑子偏就得是中国式的一成不变，老得吃中国那道菜呢？

我却没想到，A 得知了我曾经有过想帮 B 忙的想法，他反而诚心地感谢，觉得是为他儿子好。但我无论如何无法帮 B 做假。更不愿意他到死都是没给德国上过一文钱税、只知吃喝玩乐混日子的人。

后来我发现与 B 作为书友也很难。原来，他最喜欢的是五侠小说。我喜欢的是有高品位的、以真实感为首的世界文学名著。所以我们无法交流读书体会。他甚至希望我能改变口味，发来了他最喜欢的五侠小说，我只看了两眼就再也看不下去，如实地告诉了他。

他告诉我：他从小就只爱看五侠小说。母亲是个凡事都视而不见的极好相处的人，对于他的所做所为，母亲一概不管不问；她退休后，天天

就是去基督教教堂消磨全部时间。父亲却严格管教，多次为这五侠小说发脾气，搜查他的藏书秘密角落并全部销毁，多次责骂他不止。好不容易高中毕业了，父亲希望他上大学深造，将来象自己一样留校教书，慢慢升为教授。而 B 的心思，与钟道然写的定是一样——从小就觉得自己没有自由，苦不堪言，一心希望摆脱父母的管束，终于有了能自费留学的机会，他坚决要出国上学，甜言蜜语地哄父母说自己出国是为了一心上进，回国好大有作为，父母全信了。

如今的“啃老族”都搬到了国外。

他每年回国探亲，年年带回德国自己爱吃的特产食品一袋袋一包包，足够吃一年的，下次回国照旧……其实，凡是住在海外又年年回国的人，无论年纪大小，几乎都这么做。

我总奇怪：他父母怎么就能相信，B 已在德国学了十一年却总也学不完？就连 B 给我邮寄过一本书，怎么都会写错格式呢？连“An”（寄往）和“Ab”（寄出）都搞错呢？上学十一年，连这一年纪小学生应该知道的事情都搞错？

有好一阵子，我们没再通信。我也不想再打扰他给我发书了，买电子书也不贵。

后来 A 又来信，说儿子现在正搞四个论文，忙得很。

我只听说在大学作论文是一个一个地搞，还没听说过一搞就是四个的。难道是用此法骗老爸？再说，他的语言学校够得上大学水平吗？

既然 B 从小就爱五侠小说，那就应加强文学和历史功底，试着去写，把五侠小说写好了，也不简单呢！也照样成名成家、稿费和版税也很优厚啊。人就怕高不成低不就，什么事也不成，那才最糟糕。

两年一晃而过，A 很希望能来德国看看，其实，以他十三年来对儿子每年五万美元的供给，这 65 万美元，自费旅游也能绕世界好几圈了。但儿子既无能力也根本不想邀请父亲前来，哪怕他租的是私人的舒服安静的独居，却不愿意父亲眼见他混日子的实情。若由我来邀请，我生怕老爸来了之后，知道儿子十三年来竟然是说谎，血压突然升高，一下子瘫痪，谁邀请的谁就得负责到底，万一死在德国可怎么办？

当我发现无论如何不能再夹在这父子之间时，干脆就不写信了，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我说：“你儿子在说谎，他其实只是在混日子。或是早就打算好了，毕业后买个假文凭回国。”而老爸会相信吗？儿子会不恨我吗？我算哪个角色呢？我只知道，我们年轻时，国内根本没有“啃老族”一说。

这之间还有个小插曲：有一天，一位我不认识的 C 来了信，原来他是 B 的同学，也在德国学习好多年了，是通过 A 的介绍与我联系上的。据说 C 的父母很有钱，比 A 阔多了，也舍得给儿子邮寄更多的钱。起初我还以为，A 由于与海外的人通信总有政治顾虑，所以让他儿子把我的信箱给了 C，以

便万一有事可以间接地联系。由于 C 的来信客气友好，我也就回了短信。没想到，C 的第二封信说：由于他自己不知实情，误帮一位朋友邮寄违法的东西（我猜他是邮寄海洛因，以此挣外快，因网上时有披露买者上当受骗的事），现在当地警察不许他出德国，每周他必须去该市警察局报道。他想逃到别的城市去，问我能否帮忙？

天，原来，还有比 B 更糟糕的呀！谁敢与刑事犯罪份子掺合呀！既然 C 的父母比 A 还有钱，这 C 怎么总觉得钱不够花竟然搞毒品？

而我按照 C 的嘱咐，并没把他的实情告诉别人。但远在国内的老爸爸 A，却以为这 C 实在学习很努力，为了用功，今年都不肯回国看望父母了……

我并非说 80 后 90 后都没好样的，我知道有很多好样的。比如，他们学习很努力，起码知道不欺骗父母，毕业后，无论出国与否，都能做到自力更生，好好工作，有的是很杰出并做出了成就的。并不指望他们给父母钱，只要能供养自己就是好样的了——这个标准，比起非独生子女的时代，是大大地降低了，或曰：现在国内的生活水平，不需要儿女钱的人家多起来了。而那时我们一工作，首先是主动交给父母工资，家家都把懂得孝顺父母的孩子当成好样的。如今，看到一些 80 后 90 后，工资虽然不高，却能在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思想开放，人品又好，也是令父母和朋友们感到可亲可爱的。

读了这本书，反思《我不原谅》里的描述，深深感到：独生子女的时代，弊病有多少啊。你只要看看这无情的书名，看看书里讲的无数苦恼，

以及无数的事例实情，加之作者的独立思考与反抗，你就不能不承认，作者说的都是实话。哪怕有些读者认为偏颇，但也唯有 90 后能写得出来，因为只有他们的体会最深。

摘录两段书里的话：

“中国不仅有机器制造业，还有“人才制造业”。中国教育的实质，就是用工业时代制造机器的方法去制造“人才”，你进来时是人，出去则成了机器人。然后这些个“人形机器”们还要摇身一变，成为祖国的栋梁。”

“若说老师像债主，那家长简直就是债主，她生你养你相当于投资，自此你自动欠她一屁股债，以后就慢慢儿还吧。而还债的方式，就是‘听爹妈的话’。从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到找什么工作娶什么老婆，到生几个孩子生男生女，都要他们说了算。古代父母尚是包办婚姻，现在家长则更进一步，要包办你终生。”

想起 B 曾在一次信上对我说：他一看到他父亲的生活方式，就根本不想象他父亲那样过一生——象机器人一样地死记硬背地努力学习，再也没有个性与自己的幻想和爱好；然后工作，努力逢迎上司保住职位；攒钱，为了象父亲一样地结婚生儿育女；再攒大钱，买房买车；再把伺候老父老母的大山背起来直背到死，累不累呀？！

我看着他这信，真不知说什么好。所以他逃避，他逃到海外啃老。

这不是太讽刺了么？ B 花着 A 的钱， 却写这样的信！ 假如你能不花老父的钱， 也能写这样的信， 那性质才不一样了， 那你才是个真正的人了！

哪有一面花着人家辛苦挣来的钱， 一面又不佩服不喜欢人家的？

假如换了我， 干脆就不供给你了， 看看你能否回国找个事做？ 无论是做什么。 看看你有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正如作者所希望的：“在这儿， 我至少是我自己。” 那么， 无论在国内外， 不要花你爸爸的钱， 就表现一回你自己吧。

而作为父母， 干嘛老和别人比？ 竖着比来横着比？ 儿女自己挣钱自己吃饭， 无论做什么， 都是光荣的， 比什么？ 你再能再富， 不是还有比你更能更富的吗？ 你就不能自己安心， 把穷日子过得比富人还津津有味儿吗？ 有多少家庭是这样的啊。 亿万富翁不是也照样苦恼得有自杀的吗？

可是， 我有什么权利去责备他父子呢？ 我能改变谁呢？

我只有与这对父子远离为妙。 谁也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而教育改革， 与社会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否则别说是教育， 如果没有合理的社会制度， 任何事也改革不了。

作者在“引言”里最后说：

“谨以此书， 献给麻木而无奈的中国学生。 这是一代人的悲哀。

“谨以此书哀悼。哀悼我自己，以及所有学生被中国教育浪费的青春。”

作为作者长辈的一代人，应该感谢作者能倾诉自己的悲哀，能让我们知道他们为何悲哀。首先父母应反思自己从中有多大的责任——那责任不是因为你是否对儿女溺爱，或许你的错误恰恰是因为你的溺爱和包办代替。

我们应当倾听每一个人的悲哀。唯有如此，社会才能进步。

2013. 7. 21

德国芝蔴——大烟籽



白色食用的大烟花

初到德国，从第一次去面包店里买面包起， 回回见到的是各面包店出售的小面包，有一种面包皮总是粘有一些微小的黑籽，小得象过去在北大荒当农民时，家家种的烟草的烟籽。吃起来既不觉得难吃，也说不上好吃，就象既没什么味道又没什么感觉似的。

“这是什么？”我第一次问一位德国人。

当她告诉我这是大烟籽时， 我不禁很惊讶：“大烟籽能吃？”

“当然。这是一种食用品种的大烟籽，与造麻醉药品、让人昏沉幻想的大烟籽是不同的。”

“吃多了会兴奋吗？”

“不会，相当于你们中国人的芝麻。”

她见我那傻样，又笑道：“你没见面包店都有大烟籽蛋糕吗，都是厚厚的一层大烟籽做馅呢，吃了谁也不会晕也不会跳，更不会上瘾呀。”

“真不会上瘾吗？”

“不会，绝对不会。”

虽然后来几次吃过这种蛋糕，却始终不觉得有什么好吃。比起中国人爱吃的芝麻，它缺少的是那浓郁的馋人的香味儿；就不明白德国人怎么对芝麻和香油都绝少兴趣？就象我至今也吃不惯西方人深爱的橄榄和橄榄油一样。

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当农民的那十来年的时光，从来没有过象插队知青混日子的心情，而是一心一意地学着农民怎样过日子的。

那时，还没见过这学名叫“罌粟花”的真面容。第一次见它，是在邻居菜园子的隐蔽一角，忽见几株两三尺高开着红花的植物，花瓣四五片大大的，颜色红得象火，黑褐色花心，随风一吹，那几片花瓣便象红蝴蝶似的翩翩摇摆，煞是好看，一问才知是大烟花。邻居大嫂解释说：“上边不准多种，两三棵还行，得种在没人容易见到的角落。它是药材，治肚子疼，就连整棵的杆，煮了水喝，也照样治病。”

自己听了也不太往心里去，或许因为年轻，很少患肠胃病吧。

北大荒的农民，除了挣公分以便能分粮食之外，家家都有自家的园田地，以种黄烟为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到了次年开春，土地还没完全化冻时，大嫂就教我怎样打烟畦了。那是在自家院子的一边，挖一块一米见方、一尺半深的畦，四边塘上木板，在畦里撒上半尺高的细土，趁天好无风时，于是就可以喷烟籽了。由于黄烟籽与大烟籽都十分十分小，用手无法撒匀，只能将籽放入半碗水中，搅混，含一大口，一口口地连水带籽均匀地喷在畦里；也不能象浇菜那样浇水，也是一口口地喷才行。然后，畦上横放两根木棍，罩上透明塑料布，用土块将四角压住，夜里必须覆盖草帘子或是小棉被，以防受冻；次日若是天好，揭去帘被，让畦晒晒太阳，就这样精心照料直到慢慢地发了芽，长了叶，那时就是四月份了，再没有夜冻了。当小苗长到二寸多高时，趁哪天天气好，约几位邻里相助，于是薅苗、运苗、栽种、浇水，一气呵成地把几百、几千、甚至上万棵烟苗都栽进了自家园田——那是北大荒农民家家不可忽视的一笔财富啊。

至于种罂粟花呢，虽然没种过，我想也是一样的种法。

几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自己不再当农民，可是一见到奥地利的大烟花，自然就想起了往事。当然，西方早已先进到用机器栽种和收割了。

在德国，一直没见过大面积栽种的罂粟花。听说无论是食用或医用品种，栽种它都必须获得官方的许可。只是偶尔在田边地间，或是私人的露天花园里，见到过几次正在盛开的红红的大烟花。由于太少，也就那么晃一眼一闪而过。

电脑给了人们无限多的可能： 当你在“Google 图片”的栏目里， 忽然发现某个村庄， 种植着大面积的大烟花时； 当你第一次知道还有一种可以食用的品种， 它的德文名字叫“Graumohn”或“Weissmohn”时； 当你实在惊讶它们的花朵， 怎会如此奇妙动人、 活象穿着霓裳羽衣、 婆娑起舞的仙女时， 别说你开着汽车或坐着公车， 当天就能见到它； 就算住得很远， 或身在他国， 只要经济许可， 也一定会渴望一睹它的芳容， 说什么也得见见这从未见过的花朵了。

可惜， 网上介绍了每朵花的寿命： 它只有一天可活。 每朵花从开到闭， 不超过 24 小时： 早上至上午盛开， 下午就渐渐无精打彩， 夜晚便败落， 明早绝不再开， 它已开始结实了。 但由于开花期间花蕾千千万， 因此在照片上和实景里， 你都不会觉得花朵稀少。 相反， 你一下子就被那望不到头的花海迷住了！

是的， 越来越多的人被大片大片的花海吸引， 不惜远近地来看望它， 想与充满异香的花、 与透明的蓝天、 墨绿的森林和灿烂的阳光好好地亲近一天。

人们百看不厌， 拍照、 摄影、 摄像， 不亦乐乎！ 然后去不远的村子里买蛋糕， 绝对不是食品公司制做的太甜太腻又放了化学成份的东西， 而是此处村庄的农民自己当天制做和烤制的， 它既不太甜， 又不油腻； 皮薄馅大， 十分新鲜和可口， 比如， 面皮里掺有一些土豆粉， 有的掺有德国人爱吃的桂皮粉， 不仅做出的滋味多样化， 外观也多样化。 价钱合理又实在好吃！

“奇怪，我吃过多少次大烟籽蛋糕，怎么一次也没觉得这么好吃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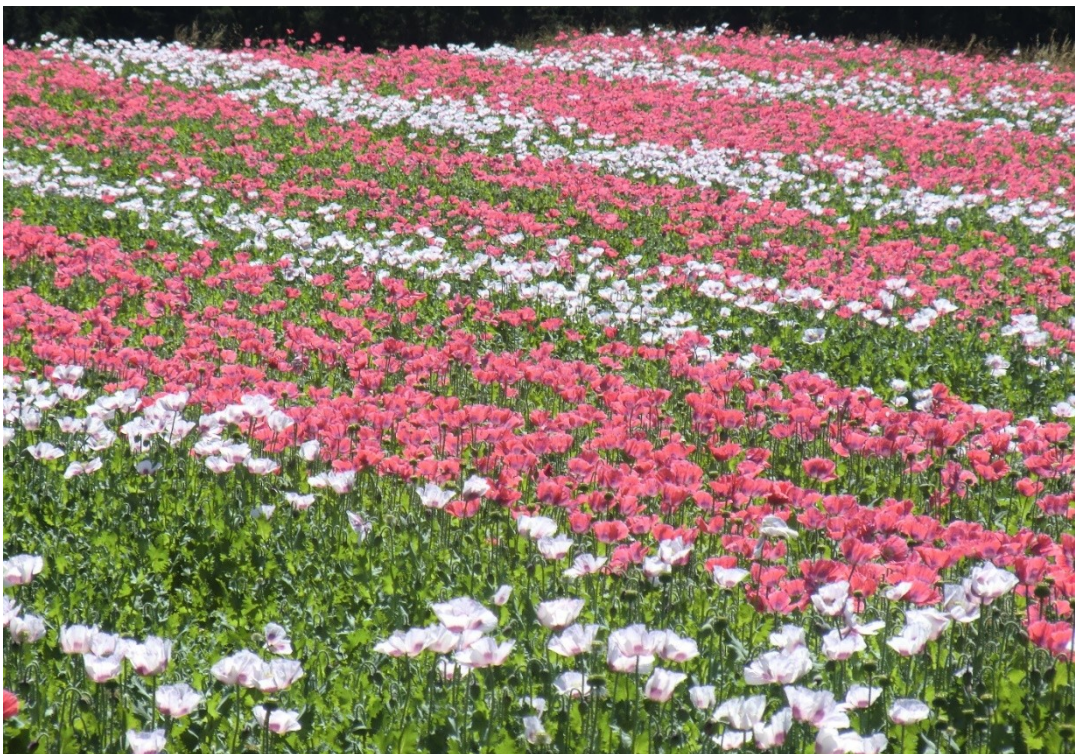
“因为大烟子新鲜，”海曼说道：“它绝对不是陈年的。”

“真的？”

“一定是。”

“一定是。”我也深信不疑：“大烟籽的新鲜与否竟然这么重要。或许，连面粉都是当年新收割的麦子呢，你看那大片麦田！农作物都得轮种，否则就长不好，种大烟一定也是。每年一定是和麦田轮换播种的。”

是的，我写这小文，是幻想着有一天，各处的旅游点，都能有更多更好、给人们的休闲带来愉快的新景物和新食品！



红白相间，一眼望不到头的食用大烟花田

照片出自的地址：

3525 Armschlag-Mohndorf

Austria

地区：Waltviertel

奥地利西中部，与捷克近邻。

在 Gross Gerungs 至 Zwettl, Sandl 之间。

2013. 7. 24

德国医疗保险的节约措施

1986 年我来到德国，感觉德国的医疗保险是一流的。一般老百姓都加入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AOK”，它也是属于联邦卫生部认可的民营企业。

为何感觉它是一流，完全是自己的切身体会：无论去哪一位医生那里看病，都能感到医生对病人一律平等、亲切耐心，医生只想给你开好药，希望你的病快些好起来。当时所有的医疗和医药费都由保险公司全部付款。

一年年，随着失业人数的只增不减，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流入，以及对亚洲门户的开放和欧盟的成立，马克变成了“贵元”，人人的钱少了一半，物价却又不停地涨着，国家赤字没顶，柏林的“赤字大钟”天天标示着：凡是在德国出生的每一位婴儿，从一出生起就背着多少多少债务，而这数字竟然是只增不减。德国女总理不止一次的公开哀叹：“德国国库空了！”于是，在普遍觉得钱远不如以前那样够花时，医疗保险措施也便随即改变了。

先是联邦卫生部给医生下达指令，不能只给病人开好药贵药，许多好药贵药及常用药，一律由患者自费。比如，一家私人诊所大约有一千位患者，医疗保险公司规定，每月此诊所应不超过一万五千欧元的医药费。如果医生每月给患者开药的钱数超过了规定，则会扣除医生的工资所得。由于连药品也从亚洲大量进口，许多药品质量远不如先，无奈它进口价格很便宜。甚至一些德国制造的好药，被国外的冒牌货所代替，德国反而再也不生产了。

无形中，患者变为两种公民：一种是少数人经济条件好能买好药的，一种是大多数人经济条件差只能吃次药的。

但许多穷人偶然得了小病，尚不至于付不起好药的费用，宁肯付款，也不愿吃坏药糟蹋自己的身体，只要向医生口头声明：“我愿意自己付钱。”医生便给你开好药的自费药单。但那种得了糖尿病、肝病或癌症的患者，一般自己是付不起医药费的。久治不愈的大病，长期吃药也不见好转的，那就只有安静地等待上帝召唤而解脱吧，这种情况在 1986 年，是谁也想不到的。

随着失业大潮和时间的推移，医疗保险公司也越分越细：根据职业分门别类。比如，你是属于坐办公室的公务员；你是属于农民；你属于教师或教授；你属于手工业者；你属于运动员；你属于建筑工人；你属于工程师；你属于艺术家；你属于饭店老板……全德国，竟有三百多家根据职业不同类型的医疗保险公司！老百姓习惯地统称之为“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其实亦都是属于联邦卫生部认可的民营企业。但唯有外国人，无论是否入了德国国籍，无论是否很有地位很有钱，却没有一位建立过这种公司。

此种分类的理由，是认为根据职业，可以更具体、更得当地得给予患者治疗；加入者亦有一种与“芸芸众生”有所区别的高贵心理。他们每月所付的保险费，高过 AOK 的标准很多。这些都属于能付得起贵药的“上等患者”。就连在候诊室等待叫号时，凡是“私人医疗保险公司”的患者，都被优先尽快地叫进去赴诊，以视对他们的优待。诊所特意单给他们星期

六诊治，以便连穷人也见不到，让他们格外安心和舒服。这在 1986 年，也是绝对没有的事。

然而，美梦并不因你的高贵和舒服永远将就你。穷人中也有很多过去恰恰属于这等阶层，但，突然你失业了，因年龄或经济条件的改变，你无法再留在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也就等于被此公司“自动开除”了。过去你每月的医疗保险费比大众化的 AOK 高出很多，也就等于白交了。如果你还做了退休和生命保险，可你又无法再继续付款，你的退休金和生命赔偿的好梦也就等于全部泡汤。要命的是，也有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宣布自己破产的，结果所有的客户都倒了大霉，损失巨大又无处讲理。尤其是你从云端一下跌子进了劳动局或社会局，他们第一问就是你是否做了什么什么保险？你必须填表交代清楚。你才发现，你忽然变成了不能再有这些保险的穷人了，否则你连失业救济金都得不到。领失业金的头一二年很快过去（根据年龄与工龄决定一或是二年），但你还是没有满工时的工作。这时你甚至必须变卖房产，劳动局会详细地给你说明并来信，告诉你应如何以及到何时，才能再来申请失业救济金。无论你过去的职业有多高，凡是劳动局分配的工作，你都必须接受，否则，你三次“犯错”，就什么金也没有，哪个局都不要你了。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过去都有一个动人的并不低级的故事。

德国政府出于人道，声明凡是离开了“私人医疗保险公司”的，其他的医疗保险公司则有义务收留此人加入。但如果三个月之内，你还没做出决定，哪个公司都没落脚的话，一过三个月，你再想加入其他的医疗保险公司，便会十分地困难了。

“怎么改为收十欧元门诊费了？”一天，人人都在家里说过这句话了。

联邦卫生部绞尽脑汁地为国家节约，仍是入不付出，于是改为每三个月患者交十欧元门诊费给家庭医生（主治内科医生）。有的医科（如耳鼻喉科，皮肤和眼科）的诊所，亦由这十元内转门诊帐（牙科除外）。这一来，本以为看病的人会少，结果反而多了，因为本不想再去看病的已健康的患者，由于已付了款，一看天数还没“过期”，也要去医生那里走一趟。门诊部的画面变为：头一个月人最多，屋里病人满当当；第三个月的下半月冷清清，几乎没患者，安静得象墓地。

这措施施行了四年（2009 一月至 2012 年底），卫生部还是不见节约的效果。又给私人开业的诊所有种种新规定，如：以前能给患者五年一次地检查肠胃，这种检查对医生来说是笔大收入，现在却不准了，凡是应该做检查的患者，都只能去市医院。一下子，诊所的医疗器械全部地搁置。医生们也不满意自己的收入，总觉得比多年前的收入差得太多。于是措施又变回来，从 2013 年始，患者又象以前那样不用交门诊费了。

“怎么又不交钱了？”

不交门诊费，从卫生部的角度是希望看病的人越少越好；而从医生的角度刚好相反。

但是，并未因不交钱看病的人就多了。因有许多患者自己知道该吃什么药，干脆去药店里买，如果不属于烈性药，是不需要医生开药单的；省得坐在门诊室里无聊地等候。再说，不准医生开好药的规定，仍旧没变。

以前，候诊室里总有许多娱乐性的刊物供患者阅览，诊所只每月交十欧元，自有送杂志的人来送新取旧。现在连这也少见，许多诊所只留几本非娱乐性的无聊刊物，谁也不想看。或许那十欧元变为二十了，总之诊所连这点钱也省了。

那么，为什么卫生部绞尽脑汁地来回改变，却节约不起来呢？不仅无法节约，反而国家的亏空一次大过一次呢？

网上有人说：是否每个私人诊所，都在暗中做假帐呢？不是披露过只要一个人死了，各科医生得知之后，立即做假帐，说在他死前给他做过多少检查，而这死人又无法说“根本没有”吗。是否也给活着的患者做假帐呢？只要不大出格，反正也没人知道和核实？

又有人议论：是医疗保险公司属下的办公大楼和过多的公务员的庞大开支所造成？而并非医生的责任？是那些人浮于事的机构太多太庞大了，裙带关系塞进去的员工又不能解雇，无法减少开支？

更有人议论：一点小病能给患者折腾两三年，就是不给你合适的药，最后一位医生偶发善心，开了一种药，十分便宜，原来人人都可以在药房随便买，结果病一下子就好了。这才知道有的私人诊所多能折腾人！

总之，谁也无法揭开这无法节约之谜。谁也说不清不能节约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只知道以前的好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在家里，人们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只有英国堵住了这个漏洞，只有英国的医疗保险做得最好——英国没有那么多私人开业的诊所，也没有与之有关的过多的人浮于事的医疗机构，更没有那吓人的几百个“私人医疗

保险公司”！效果是：英国的医疗中心对患者一视同仁，只愿意给你开好药，盼望你尽快恢复健康，省得老来给我们只挣工资的医生们找麻烦。

是否真地这样？笔者并不清楚。因为我没在英国生活过，没有过切身体会。

然而，为何无论怎样改变节约措施，联邦卫生部仍是入不付出？人们望着那柏林的“赤字大钟”，那只高不低的数字，不知怎样回答。

2013. 7. 26

分居热与爱因斯坦

一. 这几年全德国到底有多少分居的？

“这也叫分居？”我对海曼说。

“全是欺骗政府，”每次他都是这话。

Glas(玻璃)太太以“他整夜打酣我睡不着觉”为理由，与玻璃先生分居一年了。他们的二居室单元房，就在我们楼下的左侧。分居后，玻璃太太就在本楼群里租到一间一居室的单元房。所以，每天这对已退休的老夫妇如何整天在一起的情况，邻居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当然，夜里一定是分开睡的。

他们在这儿已住了十几年，玻璃先生的打酣邻居们早就听说过，他自己也供认不讳，还开玩笑地说：“我太太老说我象打雷，可我们从认识的第一天起她就认命了，还说过没有我这音乐，她就觉得缺少了什么呢，我女儿都三十岁了，也没被我的打雷吓死呵！”说完便哈哈一笑。然而，在分居以后，他可不敢再公开说这话了。

这三层高的居民楼群，共有四十来户人家，近两年分居的夫妇还有另外三家。我们住在这儿二十年了，仅这两年内，就有四家夫妇分居，却又整天在一起：去超市购货、做饭、吃饭、带孩子们散步、洗衣晾衣、晒被、养花种花、全家开车出门远游……这叫什么分居呀？过去，真没见过这等事！

而今，一到十八岁，儿女就想离开父母单过；即使有了伴侣的，年轻人说声再见就立即分手；有了孩子也不怕，甚至说“不知这孩子的爸爸是谁”要比说出真爸爸的姓名，更有生活保障。否则那爸爸就得象牛马般地去挣钱了，还是做个隐姓埋名却又能经常见到孩子的爸爸更自由自在。现在比起《忏悔录》卢梭的时代，着实更开放、自由和实惠了。就连年老的，不但

也赶时髦，且比年轻人更上一层楼——丝毫不在乎被议论假分居。

分居就意味着：政府就得给一个人付一份房租和水电暖杂费——如果他的个人收入要靠政府的话。

但，你能举报他们吗？很难。“打酣象雷，无法治愈”，有医生证明，是名正言顺的分居理由；至于互相照顾，互相串门，一起旅游，这可不算违法，总比互相仇视没个完、甚至动刀动枪的要好吧？。

其实，什么才是玻璃夫妇分居的真正原因呢？是因为玻璃先生前年一个人去老家俄国探亲，整整待了半年，他把夫妇俩辛苦积攒的三万欧元，全花在了那里，给他的前妻和大儿大女平分了。他分文不剩地回了德国，玻璃太太大怒，认为他吭了自己，因为那三万里也有她的一半，却丝毫未经过她的同意。一怒之下，与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商议好，在钱财上再也不与这老头子生气，与他各住各的，银行帐号各归各的。玻璃太太只想死了给自己的女儿留下什么，而绝对不是她没见过的那前妻一大家子。

除了真地性情不合而分居的之外，以各种名义与理由分居的，你只看他们是否经常在一起，便知真假了。

德国没有街道办事处、没有街道主任和党委书记，也没有小脚侦缉队和模范大妈，其他居民几乎都不管别人的闲事，连举报谁都要思前想后，生怕担不是或给自己找麻烦，所以才给那些欺骗政府的分居者，造成了他们的胆大妄为。

我们的楼群，紧挨着一片私人房——这些住户都算是有产阶级了。

能分期付款买房的，首先必须有个满工时的工作，或是自己自营实业。

一般都是分期付款到六十几岁退休为止。然而突然失业了,太太要带孩子离开,去租个便宜住处,留下丈夫慢慢处理房产问题,以免全家谁也拿不到失业或救济金。无奈丈夫想不开,盛怒之下,动刀动枪地造成家庭悲剧。

网上公开的例子远在天边的不算,只算在我们眼前的街道某一家,就是这样变为凶宅。

网上还介绍了一家,夫妇俩,男的失业了,女方很清楚将面临什么,但她一声不吭。不久她突然走了,丈夫一直不知道她住在何处。半年之后,直到丈夫消了气,冷静了,她才提出离婚——起码她的生命过了危险期。

这几年全德国到底有多少分居的?没人公开过统计数字。

到底有多少因为失业和要求分居,造成了生命危险的家庭悲剧的?没人公开过统计数字。

“留神,PIPI,”我对海曼说:“你要是夜里老去撒尿,吵得我睡不好,我就和你分居!”

说这话时,心里自有一种无比的愉快和得意。

二. 还会有爱因斯坦吗?

比起钟道然的《我不原谅》里所描述的,德国的孩子们可谓太自由了:寒假、暑假、春假、秋假、复活节假、圣诞节假,凡与耶稣和玛丽亚有关的一切节假日,每年绝对不少于三个月,还不算周六日的两天。

连德国人自己都说:“今天学了的,放完假就全忘了。”

我们的楼群里大约有二十个孩子。他们没有象中国那样多的繁重的家庭作业，没有老想包办代替的虎爸和虎妈。

尽管儿童生育费很高，政府鼓励多生子女，生一个孩子还给父母算三年工龄，但除了知识不高的家庭子女多之外，德国人和其他西欧国家的移民，并不喜欢多生子女，所以才以高优厚的福利鼓励又鼓励，却仍旧鼓励不起来。

家长普遍对孩子都太放松，只见已上小学的孩子整天在外玩耍欢乐，从早大呼小叫地玩到晚；上中学和高中的，又自有他们玩乐的去处。我常对海曼说：“太紧了不好，太松了也不好。他们大了以后，还能做什么呢？是否都会象父母一样，悠哉闲哉地过日子？只觉得唯有这样才舒坦？”

总之，在社会的恶俗影响之下，能够知道多看好书，安静、努力、上进的孩子，实在太少。更别说能够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有特殊才能的孩子了——而这种青年，在德国是不会被埋没的，关键就是太少。

如果德国的一半人口，都属于低工资、低退休金的穷人阶层，如果他们的父母，爷爷和奶奶也属于这种阶层，如果这一半人口的知识水平普遍都很低，都没有上进心，你能指望他们的孩子不蹈父母的复辙吗？

而没有上进心的家长们，他们为何灰心丧气？仍旧与失业大潮太有关系。多年来由低工资降为不超过四百欧元临时工的工资，老板几乎无税可上。美国是员工（无居留的黑工也一样）自己报税，员工报了你老板不报，或员工如实报了你老板却不如实，老板要受大罚。这聪明合理又简单的报税制度，无奈德国就是不学，还总是嚷“国库空了！”

德国第二大党 SPD，无论怎样呼吁铲除这“临时工”的工资，无奈在国

会上就是通不过。甚至很多人远挣不到四百欧元，每月只挣三百二百的也有。四百欧元的工资，以此给国家上的那一丁点税，一个人必须干三百四十年，才能得到刚够社会局的救济金的收入水平。当家长无望地见不到好前景时，他们的儿女如何会乐观起来？家长是否会有心情鼓励儿女上进努力？若从小就过惯了父母安排的日子，便觉得是天经地义，就总想这么过。在钱的多少上，他们倒很想得开，他们并不觉得自己不幸福。

但，还会有著名的科学家出现吗？还会有爱因斯坦吗？

实在茫然。

过去温家宝对德国总理梅克尔说：“你们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福利，既然国家的赤字那么高，就应大大销减福利。”

然而德国政府生怕因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而引起全国内乱。如果象中国那样，每年有上万起内乱的话？

可是这种保障能维持多久呢？这才是德国人忧心的事。

2013. 7. 26

欧盟的利弊

有十几国，一直是各个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彼此之间也能和睦相处；虽然各国经济情况不同，却都能安然度日。一天，经济条件较好、总想强盛再强盛的老德，忽然建议：“咱们十几国一起过日子，建立一个盟，实行一种钱币，都把国门打开，全世界人人可以自由出进，互相做买卖，但每国还是由自己说了算，各有各的政府。怎么样？”

人们可以想象：今后这十几国的日子能否好得了？

如果在成立之前，政府一人一票地问老百姓：“你同意建立欧盟吗？你同意马克变为欧元吗？”我敢肯定，99%的人都不会同意的。因为从第一天起直到今天，我从未听说过谁喜欢欧盟和欧元，也就理解：为何政府事先不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了。因为欧盟只对大财团有利，而所有的大财团占全国人口连1%都不到。

因此，几个不希望钱币改变的盟国，便以“征求人民的意见”为借口，正因为他们事先就知道人民会说“不”。

“为什么要成立欧盟？”我问过德国人。

“为了对抗美国，”德国人不加思索地回答。

“美国有那么可怕？”唯有我无法理解。

后来才知：德国人在二战中失败，美国占领部队在德国的土地上，作威作福至今还没完全撤走，以便实行监督。故德国人有很深的美国情节，而对专制暴政的其他国家，因缺少切身体会，反倒恨得不深。

至今，欧盟国家已达到 28 个了。

除了大财团能在各国购买便宜的货物之外，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深切体会的是下列的“好处”：

1. 欧元变贵元

一欧元应折合二马克，马克立即贬值一半，人人的钱转眼就少了一半。无论哪国，凡是政府换新币，准是对政府极为有利。正如当初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金圆卷一千元变为一元人民币，立即贬值 1000%一样。这叫“公开合法的掠夺”。

假如有一天再变回来，那马克前面加个“新”字，这“新马克”属于又一种钱币，连你该得的那一半，也别想要了。

2. 收入不涨， 物价飞涨

若物价停留在是马克一半的水平上，老百姓的怨言还不至于太大。

既然大财团能买到便宜货，物价就该比先便宜才对，怎么反倒涨价没

完呢？

自 2002 年实行欧元起，以欧元实行前一天的马克物价与今天的做对比：

面粉：0.19 马克—0.45 欧元；

咖啡：3.19 马克—3.59 欧元；

大米：1.29 马克—1.59 欧元；

黄瓜：0.19 马克—0.39—至 0.49 欧元；

番茄：0.89 马克—0.99 欧元；

菜籽油：1.15 马克—1.39 欧元……

一句话，过去合多少马克的物品，本应是合其一半欧元的物价，结果，不仅不是一半，反而是 100%还高，有的更高出更多。

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房租、水电、交通……情况都是一样。

而工资及退休金，这些年来，不仅没涨，反而还有所减少。去年大约为了大选，说应该普涨一点，有的工资涨了十几欧元，有的退休金涨了十几欧分。

3. 各个为王，谁都想捞好处

若是一个大盟，必须听从一个政府的命令，意见也就统一了。但各国

都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还要在一起合作走向富强，这就注定了谁也不想吃亏。所以规定欧盟主席各国轮流坐庄，以示哪国也不想含糊。

先是各国都申报自己国家想要建立什么，需要欧盟的支持——本来荷兰的蔬菜多得卖不完，黄瓜一直从那里进口，现在芬兰需要欧盟帮助建立温室，非种黄瓜不可；或是另一盟国想造大面积的猪圈，得由欧盟出钱出力……

再如西腊，西班牙，意大利诸国，都急需现金的支持……

钱由哪儿来？是由那些能出得起钱的国家。第一是德国，第二是英国，接着是荷兰，丹麦，瑞典，挪威……除了老德不能叫苦之外，这些总给其他穷国分摊付款支援的盟国，苦不堪言，英国已打算今后再一次征求民意，是否退出欧盟。

那最应当吃亏的，自然是带头成立欧盟的老德——谁让你是带头人呢？尽管老德的赤字早已没顶，但谁都知道还有老厚的家底尚未动用——多少黄金还存在某处呢。这黄金，老德是视为命根子，轻易不能动的；但，忽然，竟有那么多的同伴伸手要钱了，一个比一个急迫，你不动老底，拿什么帮助盟国？

作为带头的，老德不忍辱负重的话，这盟不就垮啦？既然自己打肿脸充胖子，就带头掏钱吧，谁都知道还有几百顿黄金在某处存着呢。是否已经动用了？不知道。

于是，印一回钞票，涨一轮物价。支援了西腊多少回，就涨了多少回物价。接着又支援西班牙。不仅不检查那么多钱西腊是怎么花的，反而有消息传在网上：说多少多少亿的钱，竟然没花在老百姓身上，而是被西腊政府官员瓜分，且存在了不肯向欧盟交代客户银行帐号的瑞士去啦。

按理，这消息既然传得满天飞，把老百姓气得要死，老德就该赶紧煞闸吧？但事实又一次让人惊讶：老德不知是否吃错了药，或是不甘心自己的过失，偏又印它多少个亿的钞票，偏不信那邪，偏要支持最心爱的西腊！仿佛西腊一完，老德必定就完了似的。就连年轻的德国经济部长表示反对，都迅即被最有权利的总理骂了回去。从此那年轻部长再不敢吭声，而其他政治家们都装傻做打哑谜状。

多次的几十个亿的钱，不都是涨了物价之后，从每一位老百姓口袋里凑齐的么？谁问过老百姓想不想支援西腊呢？

在几次三番地“晕大头”之后，终于说要成立一个监督团，检查那些钱西腊是怎么花的了。而这新的监督团，不知是欧盟成立之后的第十几个人浮于事的大办公机构了。人们只眼见欧盟的办公机构是越来越多，里面的公务员是越来越牛，花样主意是越来越层出不穷却又不解决问题，一个个政治家们的工资是越来越高，老百姓是越来越不知他们都做了什么。

越支援，西腊似乎越糟——在国内削减退休金，已发不出长期的失业救济金，只能发一年，一年之后就只有每天一次的救济餐；老百姓不满地示威、国内四处极其混乱、以及各类歹徒为非作歹。

于是，七千多名西希腊人来到德国，想找工作，想定居在此，但德国的具体单位也并不欢迎，定居也并非易事。成功留下的到底有多少人？没消息。只知道很多人又回了西希腊。

西希腊的前景给了所有盟国敲响了警钟，它告诉人们：别美，你们也不远了！

一般百姓和经济权威人士认为：如果西希腊不加入欧盟，尚不至于如此糟糕。

但大财团不如此认为。

若有一天欧盟垮台，前一秒钟还在英雄嚎叫的，也必定是老德自己。

4. 如果你那盟友是全世界最出名的黑社会

谁都知道意大利的黑社会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意大利政府一年可以换三次总统。连小孩子都知道：政府与黑社会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当意大利担任一年一次的欧盟轮迥主席时，便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国家印了大量的欧元。这消息传在网上，谁都相信是真的，但却不见欧盟敢于问津和惩罚该国，而这也必定是意大利早就预料到的，所以它才刻不容缓、胆大包天。

我总想象着那位印钱老黑，一定是哈哈大笑地满不在乎！

不久，网上有消息：

意大利在各加油站散发 50 欧元的假钞，手段十分狡猾：一位德国人在那里加油，付给柜台一张 50 欧元的纸钞。收款人用纸钞机做检查，将款退还，说道：“您这钱不是真的，不能收。”幸好旅游者还有其他的纸钞，付了款。此人纳闷，特意去银行检查，银行说：“这钱确实是假的。”但此人出国之前，明明是在德国银行换的，怎能有假？若有假，其他的几张 50 欧元怎么不假？他才突然恍悟：原来，加油站收款人在做检查时，做了手脚，将真换假，但你很难发现他是怎样换的。

一个黑社会横行的国家，什么事干不出来？

5. 自由出入的好与坏

在欧盟各国随便出入，是不用签证的，既可以旅行，也可以去各国定居并找工作、上学和开店。

但，坏处也不小：犯罪分子、妓女、无业游民，是最先来到富余有秩序的国家的，他(她)们一心寻找发财机会或作案的可能性。爱滋病成倍地增加，防不胜防。被偷盗的人家不计其数。罪犯现都用手机联系，集体作案，警察很难抓获。

恐怖集团则烧森林，破坏和造成火车与飞机失事，死伤人无数，也难以破案。

最不受欢迎的茨冈人，专以开着汽车四处流浪为生，他们大批地涌进各国，偷窃是习惯和能耐，加上肮脏、没文化与不求上进，谁见谁头疼。

6. 苦了德国的农民

本来，德国的农产品可以供给本国人口 80%的需要。但大财团去外国购买便宜农产品，致使本国的卖不出去。农民只好把越来越多的耕地面积出售，由地产商买下，造一座座私人房舍。在草地上吃草的牛羊也渐渐不见，越来越少了。有的农民干脆把耕地造成大面积的太阳能板，靠挣太阳能的电钱维生。

万一有战争，德国人将不够供给自己吃喝。

7. 乐了盟国的医生

在德国，除了笔者曾经写过的那篇《德国医疗保险公司的节约措施》所叙述的自费内容之外，还有两个科目是患者必须自费的，一是美容，二是镶牙。

比如，拉双眼皮。一般都以为爱美，才去拉眼皮。其实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为了爱美才需要动手术；而是因为年纪一大，上眼皮就松弛下垂，圆眼睛变为三角眼，眼皮不断下垂，压住眼毛，分分秒秒都感到不舒服，眼毛完全失去了自由，甚至会造成眼毛往里长。

按理，这种情况是不属于美容的，但因为德国医疗要在各方面节约，所以不论年纪与性质，拉眼皮一律算美容，一律自费。

在德国，拉两眼的上眼皮，需要三千几百欧元，并且不能自己选择医生，这些内容都在网上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你事先既不知道医生的

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否有经验。若是给你一个生手大学生拿你做第一个练习，你可就太倒霉了。也绝对不会有赔偿损失的事，因为在动手术前，一定要在合约上签字的。而那些模棱两可的话，一定早就埋下了你打不赢官司的伏笔。就算你花了巨款，打赢了又怎样呢？你的眼皮能一拉再拉而不走样吗？

盟国诸如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这些经济水平较低，工资收入也较低的国家，抓住了这个漏洞，来挖德国等富裕国家的墙角了。

在网上公开的价码，两国相差得太多了：在德国拉眼皮要三千几百欧，在捷克才一半价钱。在德国镶牙要 1380 欧元，同等最好的质量，在捷克也是一半价钱。

更令患者高兴的是人家的办事态度：捷克医生将地址和联系方式，一切详尽地在网上写明，还有医生本人的简历、相貌、家庭、获得的奖项、经验、工作实照及工作环境等等皆做成录象片，让人人对医生和医疗条件有明确深刻的印象，使你一目了然，而德国却没有。捷克医生将患者所想知道的一切都会详尽地告诉患者，而德国不是。如果开车当天就能到达和返回的话（他们的医疗地址都离边境很近），这么吸引人的医生，你能不去找他们吗？

其实他们对德国患者的收费，比对自己的国民高出了一倍，可对德国人来说，却是便宜了一倍。

尤其是，他们一点没有不实的作风。手术之后，无论是美容还是牙科，

效果都非常好。他们是以自己的诚恳与实干来传播美名的。

后记：

欧盟的利弊，多年来，人所共知。以上所述，并不全面。若是欧盟利大于弊的话，我想：其他国家早就会建立亚盟，非盟和阿盟了。

大财团赚了大钱，但失业人数只增不减。或许当初成立欧盟，是想解决庞大的赤字问题，但赤字也是只增不减。

德国曾有六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有的获得过诺贝尔经济研究奖），联名给政府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如何才能将国家管理得更好，无奈政府并不采纳，对他们上书的内容，也尽量不宣传，只是在电视里一闪而过，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位老人无奈尴尬的笑容。

由此，令我时常想到：为何马克思和希特勒，都生长在德国。这德国必有它的特殊之处，才能产生这等奇异之人；就象科尔总理和他的后继者一定要让德国雄纠纠地“走进历史”一样。

2013. 7. 28.

好吗，老友？

我几乎天天去看“共识网”。是德国《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的一句话，给我打开了这块天地。那是有一天，他来信说：你应该常去看看国内的网站，并与之建立联系。比如“共识网”很开放，很多文章值得一读。

他给了我该网站的链接号码，我试着去按了一下，该网站立即出现了。

以前，我都是看海外的网站，总是以为，国内的文章不能畅所欲言，有什么看头呢？

当我真地去看时，才发现，确实很多文章以及连载的书，都有看头。重要的是：它们的内容，代表了国内的开放程度，代表了国内人的所想所思；如果我总不看国内的网站，就会与国内的现实越来越远。他们的所想所思及所表达的，往往是海外的网站所无法表达或表达不确的。

我先是冒冒失失地发去了我的两部书稿，看看他们敢不敢登。那时我想：就算敢登，如果非要删减不可，我只有撤回。

意外的是：一字未删！直到今天我都惊讶。我告诉了在德国的廖亦武，他忙去看，也很出乎意料，并回信幽默地说：“你的书有一天在国内出版的话，一定很畅销。”

是吗？我既然给了“共识网”，意思就是让人人白看。因为在这之前，我曾经给过“天涯在线”文学网站希望人人白看，但他们没有回答。所以，有一天，书若真地出版是否畅销，对我来说，还是希望让人人白看更痛快。

这网站有那么多优秀的作者，有那么多与哥哥遇罗克有关系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可我最喜欢看的文章，非章立凡莫属。

1986年我出国前，是与立凡见过几次面的。我自从“日记”问题被劳教三年之后，就再也没心情记日记了，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立凡，他先到的我家，后来我和范军又去过他家，见过他的母亲。

我第一次见到立凡时，他说他因政治问题，被判死刑，监禁到第九年时，经他母亲多方努力托政界熟人，才被释放。他的解释，仅仅这几句话，我也没多问。我没问，并非我不想知道，我是太想知道，但就堵在心里，偏偏问不出来。何况我们都装得格外轻松如常，仿佛根本不去想过去的灾难似的。正因为我家和他家，灾难都大得吓人，所以，似乎绝对不想掀起波澜，以免让自己无法平静吧；或许，觉得那些经历，哪里是半天一天能说完了的，不如就省了吧。

所以，我首先是被他那十分年轻、简直与他年龄和苦难的经历完全不符的外貌所镇惊。他说比我小四岁，与我小弟弟罗勉一样属虎，我却觉得

他怎么就象十八、九岁的。他说，人人都这么说。我问：你怎么可能保持着如此年轻的相貌的？他说他在监狱里练习气功。至于什么功，怎么练，我没问一句，他也就不说。仿佛话又卡在了什么地方，却瞎聊些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话。

我始终不明白这算是一种什么病：你很想知道的却不去问，也不去谈，是生怕别人疼还是生怕自己疼呢？

在我出国前，总共与立凡见过三或四次吧，那时没有电脑，家里也没有电话，为了联系见面，我们只能用手写信。他一手好钢笔字，非常劲道、清新并有美感；从那笔迹和短信里，能看出一个人的才华、性格与修养。让我立即想起哥哥罗克的笔迹和哥哥的人格，如果哥哥活着，他和立凡一定是挚友。只觉得这位弟弟绝对是个人才，是个人物，一定不亚于他的父亲，甚至会“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虽然仅见过他母亲一面，尽管伯母的话语很少，却温和体贴沉静，使我感悟出，那是一位多么疼爱儿子又会持家的好母亲，在她那寡言少语的性情里，从她多年来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生活中，一定有她独特的柔中有刚的个性。

直到今年春天，在“共识网”上，才又与立凡“见面”了。他写的关于文革与对他父亲的回忆，以及对其他值得他写的人物的回忆，对现实事件的看法，是那么生动深刻、字字千钧、力透纸背、感人至深，有时透着他特有的幽默。

我们分别已近三十年了，虽然我一直心里钦佩他，却从来没表达过。更令人说不清的，是我们从来没聊过我们写的书和文章里的话。

我总觉得，这也是一种国人所特有的心理：是什么妨碍我们不去问和假装不想知道？是什么使我们避开那最想谈的却只聊轻松无谓的？是因为我们的友谊还没深到那一层吗？是那深层的回忆只能写出来而不能说出来吗？

我在《一个大童话》里所有的感受，如果他看了，他总算知道了；而他的父亲及立凡自己的经历，我也因读了他的书和文章知道了不少。然而，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交谈，只能对所有的人谈而不能对一个人谈。仿佛，假如我们只对一个人谈，就太难过太沉重太浪费了，我们宁愿在写作时泪流满面，却绝对不愿意对某个人哭诉。

唉——！好文章，老友！你还好吧？

这张照片是我今天拍的，给你留念吧。



窗外的花

多希望有一天在德国见到你，交换我们彼此的书！

2013. 8. 31

寄包裹记

有句话：“记者和作家的职责，就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都应发现问题，看到社会的毛病。”

由于海外的中国人没人写我写的这些，国内人便觉得十分陌生。可我为何偏去写，因我把自己视为德国居民，既然我爱这个国家，就应该看到它存在的问题和毛病，那才是真爱；而不是永远把自己视为客人，一味地夸赞它或装看不见；要么只关起门来在家里议论。

再说，一味夸赞和歌颂的文章，谁爱看呢？甭管你是对哪个国家。所以，那些走马观花的过客文章，尽管歌颂的没错，但对于一个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的人看来，感触是不会停在浮光掠影上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离开了中国，对于中国来说，倒是少了个人寻找它的毛病。离开故土那么久，就算我想写出它的毛病，恐怕也写得不确切不深入。

上次写了篇《寄书记》，这次却因又邮寄了一回包裹，感触比上次还新奇。

一位德国朋友新近初婚，他家办这喜事很简单，只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并未邀请朋友们参加。为了表示友谊，又因住得太远，所以就买了些礼物，决定邮寄一个包裹，反正两天就会收到了。

他是在德国出生和长大的大学生；太太也是该校大学生，来自罗马尼亚。邮寄之前，我特意问他结婚后住在哪里？是否应该邮寄给他父母家才最安全？他回信说：仍住在离大学很近的老地方，那个老地址没有问题。因他每周末才回父母家，整天都泡在大学里，说这老地址很可靠。

发完包裹，我立即去 E-mail 告诉了他。为了怕万一出差错，为了万无一失，我在信里告诉他都邮寄了什么，他见了信非常高兴，还没收到就先表示感谢，并说收到后一定立即告诉我。

四天过去了却不见回音。有心去问他，一想不太礼貌；现在据单上都有包裹号码，又印有可以检查的网站，顾客是可以很方便地去电脑上查出下落的。

在电脑上很快就见到了：这包裹两天前已到达他那里，却因地址不详，包裹已被退回我的城市了。

我赶紧去信告诉他，给了他我的包裹号码和那网站名称，希望他自己去电脑上查看，并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回信说：是他太太住在他原来的房子，按理，收到是没问题的，又告诉我：他最近搬家到新居才三天，前天他已经付钱给邮局，是为今后转寄的问题（以前转寄新地址不用付钱，填个转寄单即可，近几年改为付 15.40 欧元手续费，有效期半年），他写给了邮局这新地址。又说明天他会去邮局问问，同时对邮局的工作如此马虎他也不满意。同时，他在信的最后写

了他的新地址，竟是住在另一小城，比以前离大学远。好在他有汽车，或许那里房租便宜吧？

怎就这么巧，邮寄、搬家、填转寄单，都共同赶在这两天了？而他上次为何不告诉我他的新地址呢？

他太太难道与他分着住吗？他们不是才结婚吗？

海曼因天天看德国新闻，见怪不怪地说：“近几年，大学生搞分居的很多。”

“刚结婚就分居？”我还是头回听说。

“因为毕业即失业，看不到前途嘛。”

“那就更不该结婚啦。他和太太才二十四岁，都还没毕业呀。”

“不分居，他俩就得有一个去工作，这是劳动局的规定。一结婚，就不能两人都花着德国的钱上大学了，因为是有家庭的人了。我想，他俩结婚，他太太是为了有德国的居留。结婚只是自己家里人同意和知道，并不希望外人知道。若是立即分居，俩人花的都是德国供大学生的钱。”

“刚结婚就分居，市政府会同意？”

“头天结婚，第二天离婚的也有哇。婚姻自由嘛。”

“总得有理由啊。”

“吵架啦，性格不合呀；或是说没考虑周到哇。”

“可是又不离婚？”

“是，又不离婚。得生养孩子嘛。太太得够年头才有德国国籍呀。”

“难道，连大学生也学会欺骗政府啦？”

“他太太是罗马尼亚人，那国经济和福利比德国差远了。两个都不是有钱有好背景的家庭，都是太一般的家庭，一结婚就马上分居的大学生不少呢。这样，生了孩子的话，母亲就能得到三年儿童生育费，爸爸不露真相，仍是大学生，不用去工作，两人都花着德国的钱。这一个去那一个的住处，离大学远，谁也不会知道。就算知道了，难道不许人家串门访友？”

“真会算计呀。”

想想我前不久写的假分居小文，可还没把大学生算在里头呢。

于是当天我给他去一信，告诉他：如果你还没去邮局询问的话，就别问了，这样来来来回回地邮寄，包裹非丢了不可。既然已经退了回来，我就等着，想必两天准到。反正不久我们还会见面的，我当面交给你反而保险。

由于他学的是中文系，能看懂中文，所以我就把《寄书记》一文发给了他，并告诉他：现在的邮局可不是以前了。那包裹里的东西并不便宜，万一丢了，就太可惜了。

因我心想：自己经常去邮局邮寄东西，经验一定比他多。

两天过去，仍未见到包裹。三天后，信箱里有个小单据，是说应去某某食品超市门前的一个自动化的邮件机领取。并写明：“从今天晚七点以后领取才有效。”

“怎么偏偏是邮件机？”海曼不满地咕囔。因为我们都没见过那东西是何模样。但我们直觉地认为：以前，如果人不在家，邮递员都是往信箱里放进一张领取包裹单，一周内领取有效。人自己亲自去邮局领取，总该胜过那个没见过面的机器吧？

于是，我们想明天上午去取，该最保险了吧？

次日上午十点，我俩开着车到达了那个大超市，才头一次见到那庞大的怪模怪样的邮件领取机：它在超市的墙壁之外，是紧贴着墙壁建造的。它占据了半面墙壁，上下左右，都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关闭的铁抽屉，有个电脑控制的显示口，我们对此陌生得很，手续好几道，又无文字说明：在那一小块手迹肮脏的透明塑料板上，按来又按去，反反复复地试验，总是不合格。正愁得不知如何是好，偏巧过来个骑自行车送信给超市的邮递员，我们可象获得了救星，他很热心地帮助我们，终于得到了回答：包裹下落不详。

我俩又傻了眼，求邮递员继续帮忙：下一步该怎么办？

“喏，看见了吗，这里有电话号码，很模糊，很不好认，”他对我们说：“我念，你来写。”

当我们一路回家时，真感叹遇见了这位热心肠的邮递员！否则，我们真不知道求谁去。

难道这年头，已进入到机器把人制服的年代了？

到了家，就打座机电话。没想到，就是不通。海曼经验比我多多，他说：“座机电话不行，现在只允许打手机，故意不让座机接通。”

“为什么呢？”

“就因为打座机不用花钱，打手机必须付款，否则手机公司不高兴。”

“先进到这份儿上啦？”

“座机与手机电话公司早就达成协议了。”

果然，他一打手机就立即通了。听得出是位有年纪的人，海曼给了他我们的包裹号码，他立即查看了，并说邮局会尽快把包裹送到我家。

既然是在一个城市，那个包裹总站才几公里远，此时是上午，按理，今天就应到达。但直到次日，我们等到中午，仍不见影儿。海曼去街上巴巴地等着，明明见到开过去一辆包裹邮车，却没在我们楼前停下来。

“没戏了，”我对海曼说：“我们如果这样等下去，非等到包裹丢了不可。”

“不可能，”他反驳道：“他们明明说会送到家的。”

“你如果不愿意去， 我自己做公车去包裹总站。不就几公里远吗。”

他见我决心要走， 这才不情愿地说开车一起去。 一路上还叨叨说自己亲自去取， 完全是多此一举。

“闭上鸟嘴。”

很快就到了包裹总站， 我们还是头一回来到这里。

一位约五十几岁的老公务员， 态度和蔼， 又没有别的顾客， 他马上就查到了， 说我们的居住地址不详细。

“我们的地址不详细？” 我俩奇怪地道：“我们填的包裹单上明明很清楚呀。”

他主动建议说：“后面就是包裹仓库， 最好你们自己去看看， 我给那边的同事立即打个电话。他同意了会带你们过去。”

很快， 一位也是六十来岁的公务员出现了， 他很和气地带我们进了大仓库。

先是他坐在自己桌前用电脑检查， 证明这包裹应该在这里。于是他让我俩在屋里等， 他便去一个一个的大货架上检查。好一会儿， 他回来， 说找不到； 于是又打电话， 问另一个同事这包裹的下落。

“哦， 就在办公室外边的那个桌子上？”

他带我俩去看， 我一眼就见到了这具有“德国历险记”的包裹！

“就是它，”我高兴地说：“这就是我的。您看，是我用深兰色的大字写的地址：收件人，邮寄人、您看我写得有多清楚！”

“奇怪，”公务员只盯住贴在包裹上那电脑打出的小邮件单：“你们的门牌号码是0，所以注明的是‘无法退回’。”

那邮件单才巴掌大，字又那么小。我们凑过头去仔细辨认，果然门牌号码是0！

“可我填的单子上明明写了16啊。我并没写0啊。”

“他们没看见。因为你这号码16在第二行。”

“单子太小，街道名称太长，门牌在第二行就不算数？”

公务员苦笑了笑。

“您看看我手写的地址有多大呀！连纸箱的反面我都写啦。”

“手写的一律不算数。现在都只以电脑字为准。”

我不想再说什么了，要紧的是快快打开纸箱，看看东西是否都在——完好，谢天谢地。

2013.9.11

德国的大选

二周前， 邮递员就把选票送进每位德国居民的信箱了。

人们翘首以待的四年一次的大选， 姗姗地来到了。

兰色的票， 是我省柏杨省的选票， 日期是今天 9 月 15 日； 白色的票， 是全德大选的票， 日期是下周周日。每个省的省选举日期都不一样。各省选举完毕， 才进行全德国那一天的统一大选。

投票都是在星期日。是按地区分片进行： 比如选择一所小学校， 附近的居民都去那里。 每一次都是那个地方；每一次都是附近的居民； 每一次都是自己曾经进过的那间教室，都是按姓氏的第一个 。从早 8 点到晚 18 点， 每间教室里， 都有各党派派出的监票人， 在一间间的教室里， 几位监票人在桌后分开坐等， 每人只负责管一件事。教室里有好几个刚搭起的小隔间， 供人们思考和划票之用。 进哪间教室， 是按照姓氏的头一个字母标明， 用纸条贴在门上， 使人们一目了然， 分室进行。

德国的选举十分安静和有秩序，所以不用任何人维持秩序，人人都自觉地保持安静，早已是习惯成自然。这种天生养成的安静与秩序感，让人感到十分舒服，它本身就给了人们极高的精神享受。

比起台湾的选举，简直是两个世界两种天地。

1986年我初到德国后，订阅了好几年台北的《中央日报》。一到大选时，仅凭报纸上的报导和照片，以及香港杂志的报导与照片，你就看那台湾的选举吧，热闹得活象嘉年华会外加大马戏团和三级惊险片：敲锣打鼓放鞭炮，高举双手呼又叫；乱乱糟糟热闹闹，枪杀险情突驾到；选举外情乱生枝，拉票谢票声声高；足有一月静不了，心脏个个钢铁造；血压一点也不高，跺脚欢呼加蹦跳；担心小岛下沉了，所幸小岛坚又牢；锣鼓咚咚震天响，盼着下回更热闹！

外加国会上一吵架就扔椅子，飞茶杯，飞文件，你揪我衣领我抓你头发，南朝鲜亦如是。那些年，每当我见到报纸照片时，就心里感叹：在文明上，二百年亚洲也赶不上西欧。

自然就会想到：如果有一天中国也能进行自由选举，也能有国会，会乱到何种地步？能否象德国人一样地井然有序呢？

然而，前几年，德国也受到了亚洲的熏染和影响，第一次出现在了国会上枪杀的场面，致使担任至今的财政部长，一直是坐轮椅，成了终身残废。

为何美国奥巴马总统连选胜任？一句话：穷人太多。这穷人早已不是兰领，而是白领阶层。美国大大小小的银行倒闭，这几年就达八千几百家，有多少白领忽然面临困境？还不说别的企业，而德国也是一样。

但德国不如美国：任何一届总统不得超过两届。德国可不是。在七十年代，已有因只多出一票又继续担任四年总理，总共担任了十几年的；九十年代又如是：科尔总理因多出十票，担任到第十二年；又因多出一票，再担任四年共十六年。他的后续人也已担任了八年至今。所以，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失业大潮不减，人们对欧盟怨声载道，穷人太多，这次一定是德国第二大党 SPD 当选。其实也很难说：如果 CDU 又只多出一票呢？再四年后，又多出两票呢？

当你看多了实情以后，心情反而平静了：每个政党当政，都各有利弊。比如，假如 SPD 赢了，也别太欢呼，因为前三届的 SPD 总理，是被提前赶下台的，那位总理临走前才在电视里含泪说：他所有的提案，99% 在国会上都通不过（正如奥巴马总统一样）。CDU 万一赢了，也别太伤心：因为起码有钱人不会把钱全部从银行上取走，给下一届留下一个空空如也的钱柜，致使向老百姓许诺的许多好处都达不到。至于那些越来越多的小党派，从来没成过气候，反而拉走了许多选票，使得两个大党都不能票数过半，只好与另一小党联合执政才行。

因为德国有它合理的宪法和完整的法律，保障着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活，这比任何一个党派当政都更为重要。

下周日哪个大党胜选？看吧。

不管台湾选举时怎样热闹， 是否会热闹得让小岛下沉； 不管在国会上怎样揪扯和飞茶杯， 毕竟比没有选举权的大陆中国进步太多了。即使那一天也是那种情景， 我也盼望中国的选举能早日来到！

2013.9.15 星期日.

勇敢纯正的自由人——刘水

我不是天天去推特和脸书。有时忙东忙西，很久都不去看。

但我每次去看时，95%的机遇是看到刘水正在发文。我回回为他内容充实又大胆的文字而震惊。每次都不得不得想：“他不怕又一次进监狱？”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在他的言论下面加“赞”或“说得真对真好！”，记得有一次，我还写了：“如果中国有选举权，也让海外人士参加，我只选你为中国的总统！”

他没回答过,我也不希望他回答;因这已够“吓人”的了。多少特工整天在网上盯着,记下人们的句句字字啊。

刘水的自我简介是:

“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八九学运参与者,被判劳教一年三个月并开除学籍;自 1989 年以来先后六次入狱、羁押;曾在香港大公报大周刊、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服务十年。被禁出境出国到 2055 年。现为独立学者。言论自由是通往所有自由的门槛。

liushui2009@gmail.com

blog.boxun.com/hero/liushui/”

他关心着每天的国家大事小事,他所有的文字都与这密切相关。每当他看到新闻报道,他就有感想,就毫无顾忌地畅谈出来公之于众。如他一样的人凤毛麟角,便格外令人注目。很多人虽有与他相同的感想,不见得能表达得清楚;因此,他就象大众的代言人一般,说出人们想说却没说出来的话。

每当我给他的言论加“赞”时,就感到几分惭愧:我们是在没有监狱威胁的海外呀。而我又多么盼望他能离开那块魔土,能来西方呼吸自由的空气!

如果记下他所有发表过的言论,足以编辑成一本厚书了,那书名就该是《刘水自由言论集》吧。

仅仅是最近的一些推文,就足以说明刘水是如何关心人民的疾苦了:

* 劳教在警方和政府内部已经停止,办证时与国保打交道,他们也以惋惜的口吻予以证实。但在法律程序方面,全国人大并未公开废止。他们

太热爱劳教这个专政工具了，但统治者随意剥夺公民自由的工具还有许多，这波以“聚众扰乱”名义抓捕，足够说明。

* 1) 甘肃张家川县初三级杨同学，是被警方构陷：区区一个偏僻小县，有几个人会浏览杨同学的帖子？更别说被其煽动上街示威。当地可能试图掩盖利益方——杨同学发贴质疑员工非正常死亡的该县某 KTV，其法人代表是该县法院一副科长妻子。（财经网）

* 2) 这位杨同学是个有见识的“农二代”，曾随出外务工的父母在北京读小学和初中，因未来高考受限于户籍才不得不回父母原籍。

* 3) 甘肃市县地方政府擅长拿着鸡毛当令剑，并非为执行“法律”，而是利用“法律”推卸责任。若非官官相护、或利益所系或推卸责任，张家川县警方不会蠢傻到拘捕一位初三学生。此举完全是为死者亲属游行示威找替罪羊、推卸警方查办死者不力责任。

* 因涉及未成年私隐，媒体和律师不会透露其姓名。杨同学的网名叫“杨辉”或“辉哥”；北京律师已赶赴当地，预作无罪辩护。@ZhouFengSuo

* 4) 张家川警方拘捕杨同学也为邀功——杨同学被视为两高“转发 500 次”恶法首位受害人；该县警方存在转移视线嫌疑。不管怎样，拿一个未成年人“开刀”验法，可见暴政恶法如何肆无忌惮、丧失底线。

* 5) 杨同学父亲说“儿子发微博是出于一种正义感”。看到这句我十分感动。多有见识的一对父子！虎父无犬子。在大陆世俗社会，谈论正义、自由和民主，从来都被视为傻逼、怪人、敌人。杨父已委托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誓华，对其子做无罪辩护；王律已赶赴当地。

* 6) 16 岁杨同学身高 1.75 米，其父在京开拉面馆。他假期常在父亲

饭馆帮工，见多识广。观其微博，蛮有逻辑和理性思维，心理成熟。因户籍罪孽，他被迫返乡就学，与爷爷奶奶同住，成为留守少年。他爷爷对警察说“把我抓起来，放了孩子！”

* 7) 16 岁“键盘少年”杨同学被关押在张家川县看守所。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0938--7574501；政委蔡国权：13993826189 0938-7574502（办）。杨同学与我们是一体。网友们，问候起来！！

刘水也在海外的著名网站发表文章，如：

* 这里有我今年 5 月撰写的一篇街头举牌的拙文《公民街头举牌抗争是民间最后的非暴力自救》。救助本就是各尽其力，不能强求，但不能否认轻视和忽略的现象。<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305>

* 2012 年 3 月 31 日，广州的欧荣贵策划并组织 7 人，在繁华街头举牌呼吁官员公开财产，此举先后在深圳、长沙、杭州、江西新余和北京引起连锁反应；今年 3 月 31 日，北京的侯欣、马立新、袁冬、张宝成 4 人街头举牌呼吁官员公开财产，但均以“非法集会罪”遭逮捕。

* 日期不只是巧合，更是接棒传递的符号。其间持续发生各种公民抗争活动，如围观派出所、拘留所，要求官开财产的网络签名，人大会议门外举牌抗议，以及人权律师们的义务辩护……此延续一年有余的公民行动，是近年反 PX 游行、围观审判异议维权人士的升级版，有更大的公民示范意义。

* 这场公民街头举牌抗争运动，无论是地域跨度，还是时间延续，以及动员的社会力量，都是超前的，并将是一场不断被赋予权利内涵的公民和平运动。3月31日，应该定为中国公民行动日。

* 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是以公开行为来打破官方谎言话语体系。在一党专制下，公开官员财产永不会实施。十八大后，很多民众对习李高调反腐、公开官员财产抱有善良期待，可是当局悍然逮捕上述街头呼吁者，则戳破了当局的反腐谎言。

* 这正是街头公示的要义所在，只要站在街头就体现出公民们的抗争勇气，就是对专制权力的挑战，就提示民众：不公开官员财产，反腐就是谎言。宪政制度下，官员公开财产是应有之为……（略——本文作者）

政治家公开自己的私产，不仅中国大陆做不到，台湾做不到，就连西欧的一些民主自由国家，也做不到彻底和完全地公开：比如他们公开了一部分，却不公开人们难于知道的另一部分。

而在中国大陆，老百姓的街头聚会和游行申请，官方不仅不批准；反而以“非法聚会”给公民治罪。

刘水写道：“靠笔戳破谎言与街头举牌揭穿谎言，指向的其实都是言论自由，线上线下，不分伯仲……街头举牌抗争，既是捍卫言论自由的行为，也是捍卫行动自由的行为，其主动挑战政府，打破政治禁忌，表现出公民不服从。此跟反PX街头散步、围观审判有所不同：后者仅限维护居住环境，

而前者则明确地向当局提出了政治诉求。公民抗争从非政治性的维权走上明确地提出政治诉求，是中国公民运动的一大进步，这也是公民街头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之重要性所在。”

广东的核心广州市，一向因“山高皇帝远”，又因离香港近，受到的自由熏陶多，故思想比内地自由开放得多。他们在对事情的处理方法上，很多都与内地不同，比北京的保守和顽固，要先进几倍之遥。

刘水写道：

* 广州举牌抗争者多是一批年轻人的自发行为，他们曾是国际人权日、乌坎事件、南周事件等等案例中的主要参与者，其中不少人几进几出牢狱，有的被驱赶返回原籍，但他们并未引起国际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他们是真正的草根，尽管身份模糊，但理念明确，个性执着、勇敢，不在乎名利。

* 1979 年西单民主墙运动，即由一群草根发起；1989 年民主运动也由学生发端。初期，他们均不被社会主流、学界和媒体关注，但正是他们最先打破专制恐怖，推动了社会进步。这种现象可反观专制制度的民意基础。

* 公民街头举牌抗争的常态化、群体化，是绕开法律、消解“维稳”的有效方式，其和平示威方式也更容易被社会接纳，获得民众支持。知识和思想能够启蒙，行动同样也能够启蒙。

但官员为什么怕公开财产呢？不仅是中国，全世界有多少不敢公开自己私产的政治家呢？一句话：自己不干净，就怕被清算，就不能保其位。

而中国更为畸形并得学会几面脸地演戏：以至“中国的情妇最难当”，不仅得会陪睡，还得会举报。在没发案被“双规”时，就得学会秘密搜集情报，以便在“东窗事发”那天，能够不慌不忙地举报床上情夫而顺利过关。

刘水评论道：

*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对独裁政府采取绥靖政策，这更让专制者肆无忌惮。

* 当全民被导向对金钱与权力的膜拜，社会即变得异常冷漠，人心也变得自私、险恶。人们为获取金钱、成功不择手段，而毫不在意公民权利和责任。一则数千年的政治恐惧养成国人的奴性，二则金钱可以购买一切，因此在常人眼里，欧荣贵、侯欣、马立新、袁冬、张宝成等街头抗争的公民行为是“傻瓜”举动。

* 但也正是如此，街头公民举牌抗争而更有意义，更值得支持、赞许和推动，因为其乃是民间最后的非暴力自救行为。“公民”不仅意味着观念上的权利和自由，更是行为上的诉求。公民街头举牌抗争，其实就是打破政治恐怖的公民启蒙和操练运动。

* 当专制权力肆意嚣张的时候，当法律和道德失效的时候，当社会公正被抛弃的时候，有勇气、有责任、有尊严的公民们站出来，走上街头，举牌抗争，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这乃是民间最后的非暴力自救；

因此它也是救国家、救社会、救民族。这既是公民的责任，也是国家的希望。

刘水最怕人们遗忘，更担心的是有意识地遗忘：

* 异议圈太需要吸纳宗教的虔诚与朴素，而不是热衷功名、追捧有钱人。

* 谁还记得中国大陆最早街头举牌呼喊官员公开财产的广州勇士？他们朴素自发、毫无功利的义举，反倒被人们势利、绝情地遗忘。他们出身低微、占据社会资源太少，看不到投资他们并替他们说话的聪明人。

* 媒体和异议圈，同样存在对体制内溢出人士、对有钱人的盲目追捧。王功权接受采访那些观点，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讲出这些话一点不新鲜，甚至被抓，别成痛改前非的第二个薛蛮子。他就是表演型人格。

* 西方媒体一个不好的行为是，它们本身不关心中国大陆自由和人权细节，只对人权热点感兴趣，这本是媒体普遍特征，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此举正契合中国人热衷功名的本色，所以，异议人士的政治行为表演被热捧，谁会表演谁知名度就越高，而那些死去者、那些默默无闻者被残酷地遗忘，其实他们付出的更多。

是的，当共产党从立意要打败国民党时起，便以“特务输出，特务治国”为本，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坚定无比的信念，并真地取得了巨大胜

利之后,那辉煌的“不要道德,恶者必胜”之事实,便随着经济起飞、门户开放,而肆无忌惮地飞向全世界了。

他们把异议人士关进监狱,施以电刑,再威胁利诱,使之屈服,与海外亲共报刊和团体互相配合,大造舆论,将无数心理变形人,外加自愿受过严格训练的年轻美女蛇大军,一个个放出海外,听从国安的命令,在国内外四处进行破坏,占据了海外无数重要的单位,使得有地位的名人,必须低头服从,否则,公开与你床上的作爱录像或其他秘密,你怕不怕?不是每位要人都能象那位日本大使馆官员,自杀之前写明一切并又公开的。今年的联合国公布的纪录是:日本人的道德排行第一,而中国排行倒数第二。那倒数第一的是个100%的魔鬼国家,中国还差一丝二毫。

就是在这样的国土上,竟还有个勇敢纯真的刘水!

他发推文道:

* 24年间多次被拒办出境证件,全是国保作祟。那天,上楼欲质问市局国保支队长胡某,人不在,因办证曾见过其数面交锋。遂打车赶去区局国保大队。24年来骚扰家人和学友,皆是区局国保所为。径入国保大队长李某办公室,手指正玩电脑中年男子“你是李某某吗?我是刘水。”

* 该男一脸惊讶,连称“是,是!”,从座椅上站起。他多年打探我,没想到我居然主动登门。他电话呼来另一国保队长朱某。闻我未见到市局胡队,又称请上司胡队来区局。李介绍朱89年毕业于农大。问我出版哪些

书、哪里能读到我写的文章、联系电话和住址。边问边拿出询问笔录要做记录。

* 平心而论，他们很和气，更多的是好奇。多年从未谋面的对手，我同样满怀疑问。我自顾自坐在沙发上翘起二郎腿吸烟。告诉他们如何翻墙和百度我的书籍，又问网监难道不懂？同时告诉李队，我为非法拒办证登门质询而非传唤，若做笔录，我立马转身走人；我没义务告知电话和住址。他再三坚持最后放弃。

* 朱队跑回办公室查阅我的一部书籍后，让我送他一本，问我赚了多少钱，海外稿酬高不高。我说你们也可以向海外媒体投稿，文章自圆其说都可发表，稿酬是公开的，没啥秘密。三人随意聊天扯淡。朱 89 年被分配在农中当教师，向我打听几位甘肃 89 学生领袖现况，我简略告诉。我问他 89 年上街游行过吗？

* 朱笑着叉开话题。我问你们骚扰我的家人和同学，不说知法犯法，还有人的良知和底线吗？李辩解：你户籍在这里，我们要随时掌握你的动态。我答：属地管理你总懂吧，你们恐怕是为政绩和多拿维稳费吧！市局胡队到来，让我说说这几年住在哪里，都干了什么？

* 胡队诓骗：只要你说出电话和住址，我们就可以马上解除你到 2055 年的出境限制。我笑说，你恐怕没有这个权力，你不怕我出境危害国家安全？他转换话题：你把户籍迁移走，我们就不会管你了。我答：我从不低估你们这些秘密警察的能耐，中国就是个大监狱，我理光头就意味着在中国坐牢。

* 李队插话：听说你有个女儿，这么多年你没结婚，肯定玩过很多女人。我：我没有儿女；你太好奇了，玩女人是官员特权，我一介百姓，被你们迫害，又穷又老，玩不起啊！

* 朱插话：你是个自由作家，总有个挂靠单位吧？我：一台电脑一条网线足够，挂靠啥呀，我如果告诉你们我挂靠中国作协你相信吗？自给自打工而已，你们不也是给共产党打工？朱：你胡编吧。李又问：你这么折腾到底想干嘛？我：宪政、民主和自由，像台湾那样。胡接口：台湾当官的还不是打架有什么好。

* 上司胡队还未到时，朱执意要我教他怎么翻墙。李也提到推特。几番试探之后，他们的确是出自好奇，不懂怎么翻墙。出乎意外。我推荐自由门，但未带电脑，没有动态网址。朱问：是不是法轮功弄的那个软件？我们经常跟法轮功打交道，那谁去哪里都会告诉我们。

* 我拒告电话号码，李主动留下自己和朱的全名和手机号码。我：我与你们政治信仰不同；只要不提倡暴力，你们要学会尊重别人的政治信仰，而不是毫无人性的政治迫害。胡乱扯淡两个小时，国保该下班了。胡队说天下雨了，我顺路送你回家。我拒绝，不想跟他们同道。

* 走出区局国保队长办公室，赫然看见 3 名漂亮女警躲在门外，勾肩搭背，望着市局国保队长和我嘻笑。不知是在监听录音，还是偶然经过。区公安局新建在郊区，打车不便。胡再邀。第一次作为自由人乘坐警车。路途中胡跟我称兄道弟，让我回家乡发展。我暂居父亲家，国保知悉此址并骚扰过数次。胡并不顺路。

就是这样的刘水。他的本质正如其名——纯净绵源、柔中有刚的水。

近日又见到他的推文：

* 政治异议并不必然导向民主宪政。当年中共同样以民主自由动员民众，反抗国民党独裁，被杀和杀人无数，比今天血腥险恶许多，但是，结果却诞生了全球最大的专制党。而今只要反共者都被贴上异议民主标签，难说不是同途同归。异议组织和个人的民主程序、真实和纯洁，才是本位。

我转发给更多的人。赞他写得真好真对！

他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正如他自己描写的：

* 看这黑沉沉的夜，还揉着雨飘着腥，鬼影埋伏在人的门前，埋伏在人行路边。那密封的铁屋，关着那些说话出声音的人。要多恶毒的邪灵，才会以奴役珍贵的人为乐趣？还要迈多少步，这个族群才能汇聚起星星点点的光，照亮黎明到来前的道路和家门？

就是这黑沉的夜，腥气的风；就是那密封的铁屋，恶毒的邪灵，刘水那一道道的闪电，照亮着人们的心，照亮了天空！

写于 2013. 9. 29

寄快件记(上)

本来是不想写了，真的不想再写德国邮局的事了。但事情就是那么巧，偏偏于九月十日邮寄了一个快件，又生出了意料不到的故事。

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我将整七十岁。为了迎接它，为了给它一个礼物，为了对得起哥哥，对得起文革，我决定出版一本书，一本最有意义的书：《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他是为这六期报纸而死，绝不止是一篇《出身论》。那六期报纸的头版文章以及还有多篇用假名写的文章，都是他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劳累了一天，在他那又阴又潮的小屋里，连夜赶写出来的，往往是一气呵成。

我要把六期报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打出来，任何文字也不拉下。

当我每天打着字时，就象看着一篇篇生动的小说。即使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也不可能见到象报纸报道的那么全面丰富的生活场景。

如果中共不把文革资料全部封存，能象胡和赵当政时，让老百姓能在大图书馆里看到它们的话，则出版这本书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但正相反，文革资料都被封存了，谁也不能见到，很可能都烂掉了，或许当作垃圾处理了？于是我就把自己出国时，带出来的六期《中学文革报》，全部地打出了电脑版，连“定价二分”也没拉下。并把每张报纸都拍成了很清晰的照片，又写了两篇文章和一些“本书编者按”，说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经过，以及报纸文章中必须的注明，并写了评论《有关遇罗克的五个问题》；最后是诗歌《哥哥的小屋》和我搜集来的、又有新内容补充的五湖四海的集体献辞：《献给遇罗克的花》；再就是又经过加工的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

按照一般的做法，出版社都是希望在文革五十周年的前半年，才出版这书，才能与那个隆重的纪念相配合。但我冥冥中有种预感：似乎这事一定会好事多磨，早出版它二年，到了文革五十周年，这书不是照样继续销售吗？

在海外，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出版社，由于电子书的冲击，这些年的生存都很艰难，很多出版社倒闭了。越是出版严肃的好书，绝对不出版烂书的，反而倒闭得越快。德国有家专门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他大奖的大出版社，由于入不付出，竟然倒闭。以至很多西欧的出版社也得改变做法：除非出版社认为这书不会赔钱，才不让作者交钱出书。至于翻译作品，凡不是出版社邀请的作家，翻译费一律由作者自己解决，以至很多好书无人翻译；在美国也是一样。尤其多年来，西方的大出版社，都与

国内的「外文翻译出版局」密切合作，北京的国人和洋人翻译高手们，云集在「外文翻译出版局」，挣着高工资，只翻译在政治上中共认可的作品；因书价便宜，西方的出版社成本变小，海内外双方稳赚。

我于两年前，除了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之外，此书其他的所有内容，都公开在我的博客「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上了。那时我这电脑盲连中文的标点符号都没找全。一经登出，立即被美国的个别网站和研究单位下载，作为己用了。我在博客上明明注明了“下载请注明出处”，也不见他们注明，似乎全部是他们自己做的六期报纸的电脑版——这还都是有学问有思想的名人呢。但我没有向任何人提出异议，因为我所以公开在博客上，就是希望阅读的人越多越好。两年来，每月都有一千几百人看这博客，对于研究文革的人们来说，这六期报纸的内容实在是太珍贵了。因此，出版这本书，你可以事先想见：它是否能不赔本而赚钱。所以，能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它，不需要出版社向作者提出要求，作者便主动地自愿出资，都是心甘情愿并深为感谢的。一句话：大家都是为了理想，为了纪念。在这越来越崇尚钱与性的时代，还怀有理想和信念的人，少得有如外星人了。

说明了为何要出版这本书，就该转入正题了：上次在“共识网”上发表了《寄书记》和《寄包裹记》，万没想到还得写第三记。

由于香港某些出版社，不如台北一些大出版社那样尚未赔钱，多年来都是处在生存艰难中，所以最应该买的软件 ADOBE 由于不便宜，就都没买。而作者为了书里少出错误，一般都是要求自己亲自校对，直到最后

定稿。但个别出版社生怕因此引起麻烦（如怕作者改个没完，或是作者事先保证绝对不乱改，只改错字，但出版人却不相信），以至书出版后，不仅错误很多，甚至连开篇第一页哥哥的狱中诗词都是错：“天心人愿两茫茫”，变成了“无心人愿两茫茫”等等。

因此，这次与出版社订立合约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作者要求亲自校对，绝对不添减文字，只改错字；直到最后由作者定稿付印。

几经往返信件和互相商量，终于盼到了出版社邮寄来印刷厂打出了纸样的那天。出版社邮寄的是“文档资料”的快件，花了不少邮费，要求作者务必也要用快件邮寄回去。我想：出版社工作经验比我多，这样要求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所以，当我把纸样校对完毕后，也以文档资料项目，花了六十六欧元，邮寄了快件外加保险：42 欧元是快件费，24 欧元是保险费。我以为那是邮寄种类里最贵的了。

想想上次的《寄书记》，只是最普通的航空件，连挂号都没有，重量与这次相等，才花了十几欧元，一周就到达了加拿大。那么，这个快件，付出的钱多了几倍，总不会超过一周就该到达吧？

9月10日邮寄之后，就去网上查看，写得很清楚：11日此邮件已离开本市，到达了慕尼黑的飞机场，等待去香港了。于是高兴地告诉了出版人：“明天它就会上飞机了。”

香港回归前，我和海曼曾随旅游团去过香港，那飞机是直达，连转机都没有，每次飞机上都会带有邮件，想必三天后，出版人就会收到它。为了方便，我把邮件号码写给了出版人，让他也可以在那边问讯和查看。

但直等到20日，邮件已寄出十天，出版人还是没收到。网上一直停留在那个日期：9月11日，正待去香港。

就算人上了飞机，也早就到达香港了，这快件到底是怎么个快法？

20日下午，我和海曼不得不去邮局查问：先去了那个超市的小邮局点，又去了我们曾经去过的总邮局。回答是一样的：“此邮件已离开了本市，顺利地到达了慕尼黑飞机场，我们就没有责任了。”然后态度又诚恳地说：“一般至少十天，等两周也很正常。”

“两周？这不是快件吗？”

“两周是很一般的。如果一个月那边还没收到，您可以问问这个电话号码。”那公务员给了我们一个印好的说明书。

“一个月？！我给加拿大邮寄书，完全是普通航空件，只一周就到啦。”

“因为您这个保了险啦。为了万无一失，就得慢些，很可能在机场还得检查或耽误几天。”

“您能否给慕尼黑飞机场直接打个电话？问问他们那邮件是否真地

还在那里？它什么时候能上飞机？”

“那个负责人已经下班了，您可以过几天来。等两周是正常的。”

一路回家时，海曼又叨唠老话了：“我一开始就说，邮寄普通航空件，比快件还快好多，你就是不信。”

“闭上鸟嘴。这是出版社的要求哇。”

他的嘴就是闭不上，一定得把话全部从心里倒干净，一丝不剩才行。

天空已经一个月了，总是阴气沉沉，不是下小雨就是下大雨；不是白天突然就下，便是夜里说下就下。路经的很多苹果树，树上的苹果早该红了却还呈青绿，象是一个个老头老太太，不饱满又半死不活。

在电脑上一直显示的国内空气污染的天空大锅盖——那个密不透风的微尘厚锅盖，一定是慢慢地、慢慢地飘移到西欧来了。阴阴阴，雨雨雨，外加没风。从来没见过如此怪诞的天气。无一丝风，想吹散头顶上的大锅盖都不可能，沉闷闷湿漉漉的，人和物都要长霉了。

一下汽车，突然间，后腰疼得走不动了！怎么回事？多年都没犯过这病了，海曼见我疼得呲牙咧嘴，哼哼呦呦，说一定是因为我老爱室内通风，一向把穿堂风不当回事，所以老病重犯。他搀扶着我，还得蹬那三楼，邻居们都以为我们刚从医院回来。

一到家，他又搬出了他那法宝：中国产的“老虎油”，说这药品实在是世界之宝，劝我按照说明，赶紧在疼处涂抹。他又去烧了开水，罐

了暖水袋，说捂在疼处也管用。

小时候就太熟悉这家家必备的“老虎油”了，除了姥姥有时用它，谁用它啊。那一小玻璃罐，在家里用了十几年也没用完，都快干了。而这些年，德国人都把它当宝了。就连碘酒，那最最小的一瓶 10ml，竟是 9 欧元，还得事先去药房预订。

真是祸不单行！生气和疼全赶一块儿了。雨又下起来了，大河小河的水又上涨了，难道今年会有两次大水吗？老天是怎么啦？

夜里，我俩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我连翻身都疼，就那么直挺挺地躺着。扭头看看桌上的电表：十一点半了。

“PIPI？”我试着叫了一声。

“嗯。”原来他也没睡。

“你想什么呢？”

“周一上午我们应该再去总邮局问问，”他说。

“对。求那老公务员给慕尼黑飞机场邮件组打个电话，要比我们打电话管用。”

“那公务员说了：还有一种更贵的邮件，150 欧元的，两天准到香港。”

“可我邮寄这 66 欧元的，你还嫌太贵呢。”

“全国一半人口都挣一月四百欧元的工资，66 欧元一个两公斤重的邮件，还便宜吗？”

“谁说便宜呀？”

“我是希望你邮寄普通航空件，才十多元，这时候早就到了。”

“万一丢了可怎么办？是出版社的要求啊。”

“出版社大概是希望你邮寄那最最贵的。”

“万一那最最贵的结果也与这一样呢？何况我并不知道还有那么贵的。”

“我在网上读过：那最最贵的，才能与我们去香港旅游一样，随飞机飞往香港。那第二等贵的，另有一路飞行：这些邮件有专门的飞机，没有旅客，按照固定的路线，一路送货：先送往美国，再去南非，再去其他小国，再到达印度，飞机休息两天并加油，再去中国，再到达香港和其他地方。”

“什么？它得周游世界？可它是快件哪，这快字还有什么意义？这不是骗人吗？”

“得凑足了邮件才起飞哪。”

“你怎么早不说呢？”

“我说早了，你去花那 150 欧元？我说过好几次，你最好邮寄普通

航空件，才十几元。”

“丢了你赔呀？印刷厂就印那么一份儿纸样。”

“我看，周一不能去总邮局，太早了。他们说两周，我们周四再去，看他们还怎么说。”

“是，周四去最好。看他们是否又说要等一个月。还有，你不可以把你刚才说的那邮件必须全世界旅游的话说给老公公务员听。”

“怎么了？这是事实啊。咱们邮寄时，那保险单上注明：若没收到，有五百欧元的赔偿费。”

“那不得打至少一年的官司？手续繁多，得有多少证明，难道我们还得花钱请律师？”

“但 66 欧元的邮件世界旅游是真的。”

“你不可在总邮局那么讲，你若自己先都说了出来，那老公公务员会高兴地说：您说得全对，您太理解我们了，那邮件就是得全世界旅旅的。PIPI，那时你还说什么？你还好意思跟他讲理吗？”

“说了又怎么了？”

“如果是由他说，我们就有理由反问他：是快件反而得全世界旅游吗？我们不就有理由了吗？”

“反正他们得赔五百欧元。”

“没人那么爱你。是以多少时间为准才算没收到呢？ 一年， 二年？”

“他们应该赔五百欧元。”

“你别做梦！”

这一吵， 我浑身竟出了一身热汗，把棉被都湿了， 突然哪里也不疼了！

我自由自在地翻了几个身， 竟然丝毫也不疼。我把棉被捂紧， 希望别再受凉。这一夜我睡得很踏实，做了个好梦： 我手里拿着选票， 站在投票箱前， 对所有的政治家们说：“你们每月两万欧元工资， 是否觉得那 66 欧元太便宜了？ 你们能否不在夜里开车去国会讨论， 不在白天睡大觉， 能否去看看我写的三记？ 或是你们又兴出新的一档： 350 欧元不超过二公斤的快件，一天就能到达香港？”

写于 2013. 9. 21 星期六，

寄快件记(下)

一个月前，我写了《寄快件记》，以为应到此为止了。

却没想到：自文章发表后的一个月里，这邮件把我和出版人搞得精疲力尽，生的气足有一大车缸。

首要原因，是出版社普遍的不景气。由于失业大潮与电子书的冲击，读者和出版社，都不得不节约每一分钱，想买书和价钱不菲的 **ADOB** 软件，都要再三考虑；很多读者等着以后降价再买书，而校对用的 **ADOB** 软件却从不降价。

倒闭的出版社近年来是接二连三。仅说德国的出版社，哪家声誉最高，一贯出版高水平的好书的，比如在大城市法兰克福，专门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他文学大奖的一家出版社，于半年前倒闭，倒得比任何出版社都快。原因是房租高，工作人员多，只要书卖得少，立即出现无法维持的问题。

因此在德国，一些出版社都改变了做法：不仅增加了出版杂书、烂书的项目，也在网上，明码公开地要求希望出书的作者付款。并且不再非得出版名人名作家的书不可，无名之辈谁想出书都可以。除非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写得实在太吸引人，又成本不高(如页数不太多，照片不多，作者不要求印得太精致等等)，才能排除让作者付款的可能。

一般作者都要求自己亲自校对直到终稿，以免印出书来因错误百出而

懊恼终生。甚至严肃认真地把这一条写进了双方的出版合约里。

于是，一本书诞生的步骤，就开始一步步地呈现和实行了。

由于「晨钟书局」没买 ADOBE 软件--即无法发给作者的清样，是在上面不能改动又不能转寄的；而只能另写一勘误表，来回校对。所以，当《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的定稿印出纸样之后，出版社是用很贵的快件邮寄给我的，同时要求：校对完毕，务必也用快件邮寄回去。

上次写了一半的《寄快件记》，是写到德国大选的前一天，做梦都梦见了德国邮局又有了一种更贵的新的快件价格。

因新来的编辑王亭先生有其他书目要做（他是一位工作效率很高，排版又很漂亮的能手），于是由出版人姚文田先生亲自负责我这本书。

四年前，当我最心爱的“女儿”《一个大童话》在「晨钟书局」出版时，负责这本书的是诗人孟浪，我和姚先生从未联系过。只是猜测他不做具体工作，一定是总呆在家里看闲书的人。如今他说由他来接手这书，我很高兴。因为这书能受到出版人的重视，亲自编辑它，实在是种荣幸。

他信里告诉我：你去看看负责销售的「田园书屋」的网页（『晨钟书局』也在那网页上），他们已做了广告，你的书是头版头条。

我按照他给的链接，豁然见到了新书醒目漂亮的封面，真的是在头版头条，心里激动又兴奋。

一个作家，无论她(他)生过多少个“书孩子”，对每一个孩子的诞生，那每一个不同的封面，就是每一个孩子动人的相貌，母亲是看不够的。

但我花了 66 欧元邮寄的这快件(42 欧是快件航空费，24 欧是邮件保险费)，在网上查找时，只见停留在一个日期上不动了：9 月 11 日。

又是“9.11”？！

生气的过程，最好还是看我们的信--

◎姚先生：

您好！

麻烦您，如果收到了快件，能否先告诉我一声，以便放心？

因去电脑上查看，已无下文了，一定已经到了香港了，所以很难查到了。

麻烦您！

罗锦 2013.9.15

又补话：

邮件号码： 350052487605

假如您觉得时间过长还没收到的话(不应超过十天才对，这是快件哪。)

您去香港邮局问一下才好。

等您的消息。

德国的邮局时常出差错。最近发表了二篇小文：《寄书记》，《寄包裹记》，是写德国邮局的，供您参考。

以此类推，就怕香港也会象德国一样。

◎350052487605——這個號今日查詢結果是尚未到達香港。明天再查。(姚文田)

◎在德国机场侯机八天了。何故？(姚文田)

◎明天上午我们去邮局问一下。

现在德国的情况糟透了。

您看了我的《寄书记》了吗？人人挣那临时工的极少的工资，谁都不是满班，既无责任可负，又无工作积极性。

是王先生说非得邮寄快件不可，这邮件是比普通航空件好几倍的价钱。其实，如果不邮寄快件，只邮寄普通航空再加挂号，说不定比这快件到达还快，就是这么气人。

◎(刚才去邮局问过了。)

姚先生：

本来说明天去邮局问讯，但是一看还没到下班时间，于是与海曼一起开车立即去了邮局。

在小邮局点与总邮局都已问过，答复是相同的，他们认为：邮件已出了本市，已不再负有责任。但他们还是很诚恳地说：“等十天或二周也很正常。”

一句话：除了耐心地等，别无他法。连邮局都不可能打电话去飞机场问讯，我们就更没辙了。

除非，一个月之久您还是没收到，那时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只有自己解决问题。

比如您给作者邮寄纸样时，应该自己留一份拷贝件，万一有差错，起码双方可以在电脑里进行校对。

而现在变为：一方邮寄了，另一方没收到，就得傻等。万一一方一直没收

到的话，这书还怎么出？

这就是问题。您说呢？

所以您再耐心等待一周吧。若还是没收到，最好把纸样变为电脑件，改在哪页哪行第几个字，每天校对，又容易又快，直到作者说定稿。电脑比什么不准确呢？

那种 ADOB 的好处就是：谁也不能在上面改动，当然，出版社是有钥匙的。不久前，邮寄三本书往加拿大给任不寐，重量比这多多了，才十一欧元，只一周就收到了。

结果，花钱越多反倒越慢。

邮局还说：如果邮件已飞往香港，德国这边就查不到了。就请您多受累去香港邮局问问吧。

罗锦 2013.9.19

◎罗锦：香港郵政確認該快件至今未入境。我會每天一查，放心。姚
2013.9.19

◎或许有几个可能：

- 1.因属于文档资料，又因出国，或许要在飞机场再打开检查？
- 2.飞机场工作人员罢工？
3. 特务已渗透进邮件工作组，可以很轻易地搞破坏？

因我们的电子信都可以被截获，于是就命令某某搞破坏，让邮件收不到？

除了这三个，我真想不出第四个啦。

◎姚先生:

后来在不属于邮局的其他网页上见到:

我邮寄的快件,是另一种邮件飞机,没有旅客,得凑足邮件才起飞。

它是按照路线送邮件:先去美国,再去南非,再去印度加灌汽油和休息二天,再去中国,香港,台湾.....

我和海曼打算周四上午去再去总邮局问问,看是否还在原飞机场没动。再问问到底大约多少时间才能到达香港。

周四会告诉您总邮局的答复。

罗锦 2013.9.22

◎2013.9.23.查詢結果: CL741439949DE 該件未入香港。

2013/9/23 (姚文田)

◎他们总得给个说法吧?难道付了那么多钱,就是这么慢?到底是怎么个运行路线?多久才能到达?为何事先见不到任何文字说明?

还有:当时我们第一次去的那个小邮局点(即在食品超市里的一角。我们没去以前去过的邮局点,怕又上当),因那里没有小包装材料,所以女办事员(若没邮客她就是售货员)就给了一个最小号的,邮局统一做的纸盒。

虽然它是最小号,但比起王先生邮寄的那种信件式(或寄书)的包装,还是太大了。因此办事员还特意给了两团废纸,让我们垫在盒里,以免文档资料来回逛荡。

为什么告诉您这些？因为我们后来琢磨：这就象是包裹件了(尽管邮寄单上注明了是文档资料)，是否因这包装而受了影响呢？

还有：虽然总邮局的公务员说过：“手写的一律不算数。”但我还是在纸盒的反面，用较大的中文字，写明了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地址。难道邮局人员就那么死心眼，连反面都不看一眼？

◎350052487605=CL741439949DE，前者德國用，後者香港用。姚 9.24

◎姚先生：

您说的是。

后来我去查看,也发现了这个号码，就是说：这邮件好不容易上了飞机了。这是它上了去香港的飞机的号码。

我们可有盼头了。

那么，到了香港，或许还会有个到达的号码吧？

德国大选结束了。第一大党 CDU 得票率 42%，第二大党 SPD 是 36%，有两个著名小党 FDP 和绿党，竟然很惨，连党头都得主动退出，不再搞政治了。他们的票数都被“左党”和一个新产生的反对欧元的“兰党”分去了，还有其他的小党都不值得提了。

◎至少北京時間 2013.9.30.能肯定的是：未入香港境。 2013/9/26 姚文田

◎姚先生：

今天已经去总邮局问过了。

老公务员也在电脑上检查了，他说：此邮件已经离开了德国，飞往香港，德国方面已无责任。

也就是说：那五百欧元的赔偿损失费根本就没有可能。 他还说，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在香港；比如对于书稿的检查，那边都由中共控制了，那本书他们很不喜欢的话，很可能就说没有到达。

所以和您商量：

- 1.我们是否还要再等？等到何时？
- 2.我们能否改变工作方法？只在电脑上进行校对？根本就不要邮寄来邮寄去？
- 3.出版社能否买 **ADOB** 软件进行工作？
- 4.如果没有 **ADOB**，是否也能进行工作？
- 5.如果非得在纸样上不可，您是否应按照原稿(以今天日期:2013.9.30 为准，见附件)，再去打出纸样，然后只在电脑上进行校对？
- 6.十月份这书能上架吗？若十月份出版不了，年底前能出版吗？
- 7.「晨钟书局」是否会突然倒闭？如果万一倒闭了，这书怎么办？

姚先生，我看我们别再傻等那纸样了。

◎罗锦：

“此邮件已经离开了德国，飞往香港。”——這句話被香港郵局郵件查詢處正式否定，該處要我提供航班及起飛地點及日期，若有即可告知下落，請告為盼。 姚 2013.9.30.

◎明天上午我们再去总邮局问清楚：航班，起飞地点，及日期。

◎詳見附件。

關於查詢編號為 350052487605 的 DHL 郵件

香港郵件查詢服務部：

以下是本人從德國郵政查詢網頁下載的編號為 350052487605 的 DHL 郵件的運輸投遞日程中文譯文，該文顯示此件早在 9 月 11 日 14:44 點到達香港：“已經被運送到目的地國，並有交付給交付組織”。而本人自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先後經一次傳真及五次電話查詢結果均為：此件尚未到達香港。30/9/2013 寄件人來信轉達德國郵政的正式答覆：“此邮件已经离开了德国，飞往香港，德国方面已无责任。”為此，本人再次致函貴服務部，懇請查詢上文所述的“交付組織”，他們在十九天前收到了來自德國的 350052487605 編號的郵件了嗎？為什麼不給我，甚至於也不承認此件已達香港多日呢？

編號 350052487605 的 DHL 郵件收件人：姚文田 30/9/2013 晚 11 點

◎姚先生：

您发来的附件，在信箱里查看了。感谢您的费心！

我该说什么好呢？

先说说我们去了总邮局的事吧，我们刚回来。

我们按照您说的那三点问了，结果，总邮局查出的结果，反而没有您附件里的内容详细。

也就是说，按您查问的结果，这邮件已经到了香港，那个部门，看来就是香港海关局。海关局要仔细检查这书稿，而这么长时间，他们没有交给邮局，即如我猜测的，是政治上不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不给邮局，您也就总是收不到。

下一步怎么办？

您还去问「香港海关检查局」吗？我以为不仅没有好结果，反而更会生气。

我们不要管那个邮件了，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吃一次亏长一次智。这对您和作者来说，都等于上了一次大课。

说不定明年，他们就会公开禁止这类书出版了。

我们快抓紧时间校对吧。

罗锦 2013.10.2

但姚先生又一次要求去问清楚。

◎我们已经问了总电信局，也是离家很远的、全市唯一的总电信局。

我起码有半年多没来过这里了。海曼一向与邮局无关，就更不常来。

首先看到的是：早先，在进门入口的近边，有个专门为顾客设置的玻璃小屋，里面总有专人为顾客办理问讯和查询的事情；但今天去时，见到这小屋已撤了。

所以只能去问一般的邮局人员，即站在长柜台后面售邮票和办理邮件的。由于此时顾客很少，所以一位女士立即给了我们一张表格，说：“起码得等一个月，若一月后还未收到的话，就把这表格填上，交给我们进一步查询。”我们问查询是否要付款？她说不用。

我们问：明明是快件，为何按照慢件处理？她只耸耸肩，丝毫不想多说什么，这就是一切。

我们只好离开那里。海曼又一次责怪不该花那么多钱邮寄，又一次说：“如果按照普通航空件邮寄，11欧元，早就到了。”

姚先生，我们除了等，还有什么办法？

如果一个月后您还没收到，再说吧。

就在我们都认为书稿被扣押在「香港海关检查局」之后；就在姚先生决定不等那纸样，又去印了第二次纸样之后；就在我们不再来回邮寄，也没有 ADOB，而是将纸样直接做成电脑版，只在电脑上来回校对之后；就在顺利地校对了一半时，忽然过了四周，姚先生收到了第一次的纸样，无损坏。但我们依然按照第二次纸样进行着校对，完好地进展着。我以为再也没有继续查询的必要了。然而，姚先生却偏要和德国邮局没完没了。

他非要让我问讯德国邮局，那个载了书稿的飞机是哪个班机，什么号码。

我只好又去了两次，回答是一样的：“如果您完好地收到了邮件的话，邮局不再负责继续查询。至于飞机号码，属于邮局的的保密工作事项，是为了防止恐怖组织邮寄危险物品搞破坏，我们不能回答。”

如果我第三次再去问同一件事的话，邮局公务员肯定连一个字都不肯对我讲了，甚至会认为我有精神病了。

然而姚先生的牛劲儿和认真，使我觉得他象个中年人，否则怎会有这老大的精力？以前我猜测他是七十岁总不出屋子的，看来全然不象。

我们一点也没有耽误时间，在22号开机前就顺利地定了稿。

这时姚先生又来信叫我去问讯邮局。

◎羅錦：

香港郵政（專責人溫先生）只能回答到這一句為止：該件 10 月 7 日到香港郵政局，經本局分揀 9 日送至收件人。10 月 7 日前在港在德，來自海運或航空，在何處停留 20 多天，均無任何資料可查。溫承認，無任何資料可查是不正常的，再次要我轉告發件人：你有權且有必要知道該件承運方式及航班日期。我想，這點無論是投訴，官司，是必須先要佔有的資料，望繼續詢問。你的關於《寄快件记》的文章，也應有一個有交待的結尾罷。

于是，我把那些凡是能作为证据的纸张，说明书和收据，都做了电脑文档资料件发给了姚先生。

◎海曼反对我继续追究邮局的责任，因为德国的问题实在太太，我也懒得去打仗。

海曼说，飞机就是先送到美国，再去了南非和印度。他们要在德国凑够邮件才行。

66 欧元价钱那么贵，但还有比那更贵的：150 和 195 欧元的，完全是骗人，因为德国太缺钱了。

今年物价又开始大涨，希腊又嚷缺十个亿，战争难民大量涌入，德国彻底完了的那天是越来越近了。

要是您想追究责任您就去做。您是出版人，比我更有权威性。

重要的是，以后最好改变工作方法，不用与作者来回邮寄才好。

您那边也一点不省钱，何必呢？

没有什么事是不能改变的。

以前从未接近过这位出版人，在校对与征求作者的意见中，才深感他的人品之优秀！他办事一丝不苟，极为认真；他体贴作者，尽量让作者满意，工作效率高。他不对作者讲任何自己的困难。我提出印第二次纸样所付出的费用，我想付款给他，但姚先生明明是自己付款了，却不先答应，只不见外地说：“到时候我向你要时，不会客气。”

甚至我从他那里才知道：出版社的大忌是因随便加减文字而造成错页。这不仅是给印刷厂带来很大的麻烦，同时也造成书价的高成本。如果加减字不会造成错页的话，自当别论。出版社与作者之间的互相体贴，甚为必要。

我也告诉他为何这个词想改动或删除或添加的道理，作者是怎么想的，姚先生也许是头一次理解吧。总之在校对中，我们不仅增加了互相了解，而且

感到很愉快。

当我们定了稿,只等后天开机印书时,当我们因并未耽误印书日期而高兴时,没想到,姚先生的打仗劲头仍未消失。

◎ “与德国邮局打官司,我愿意做能为您做的”,目前只有一句话:按章索要本应由德国方面填报的10月7日抵港前的完整的邮件转运投递记录。目前香港查询结果是:9月12日至10月7日该记录是空白。这是德国方面违规,除须致歉外,今天追溯补记既是必须的,也是不困难的。附件为该件全部标笺。

◎姚先生:

您发的邮件箱图片已保存。

然后就与海曼商量如何查询的事,他说一百个没希望。

他说:邮局根本不会理睬你,也根本不会有结果。

我问:我们付了66欧元,明明是快件,如何解释?

他说:他们有很多解释,就是不给你正确的解释。因为谁傻谁就付款,活该。

他们会说等一个月很正常。

他又说:你上次给加拿大邮寄三本书,付的款是最少的,不是按照最快的一周就到了?也有占便宜的时候哇。

我问:如果通过律师,能否有结果?

他说:即使通过律师,也没结果。结果是你得交很高的律师费用和调查费。

你如果赢了,个个顾客都赢了,德国邮局吃谁去?

我又问：如果出版社那边出面打官司呢？如果他们有律师呢？

他说：也没戏。绝对无结果。

说得我没话了。海曼忽然想起个主意：您可以问问香港邮局：邮件是在火车站还是飞机场领取的？

如果香港邮局一般都是在火车站领取的话，那么，正如我们所估计的：一开始也许是飞机，到达中国边境，是倒火车。以便在各小城市送下邮件。或许还包括蒙古，波兰，俄国。正如我当初坐火车来到德国的旅程一样，就是这趟火车。因为飞机不可能在小城镇处处停留。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快的话，就得付 195 欧元，那邮件才能乘飞机直达；如果你付的是 66 欧元，明明应该航空，你也为此付了钱，可却事先不告诉你，也无文字可查，你那钱等于白扔。这才明白啦。

书的封面设计得太棒了，这才是「晨钟」哪！

1—8 页的彩色及黑白照片，令人太满意了！

这封面及彩页一扫第一纸样的阴气沉沉，预示着出版社的好兆头！

◎（补话）

您那边是否还很忙，我这边闲了不少，有些话想对您说。

在头两年，我给国内邮寄过一百几十本自己的书，只丢过三本。我不是按照书件邮寄，而是按信件邮寄，即：不要书袋，而是用纸将它包严，邮费比书件贵，国内的邮局也不打开检查。

没人告诉我应该这样邮寄，而是我自己觉得如此才会收到，果然，99%都收到了。

我也从来不要求对方邮寄书或其他什么给我，连提都不提。有 1% 的朋友寄来他自己的书，我也高兴拜读。

但伤心的是：国内人告诉我，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

我一想起一箱新书不知道寄往何处，就真地挺难过。

难道让它们都长霉吗？

◎ DHL 要一個月，這不是德國一家可以說了算的，12/9 至 7/10 這 25 天本郵件無運送投遞記錄，這是非正常且違背國際郵件運送交接規定的；更重要的，若有白紙黑字證明這 25 天該郵件在香港海關接受超長時間‘檢查’，我會去見其主任。或投訴或控告，此航班號是依據。

◎ 您还要打仗啊？一想起来就生气，太累人了。

◎ “您为何不在香港那边去调查呢？”——查了四次，均是：查無記錄，該記錄原本應由德方 DHL 提供的，這是非正常缺頁。而收件人并不是付款的直接消費者，寄件人才有這個查詢的權力。德方 DHL 有義務向他提供的，近兩天則答，上述意見香港早已書面寫給你了，難道 10 多天德國無進展？

◎ 不是没进展，而是根本就无法开始——去问讯时，他们的答复都告诉您了：用电脑打出的那两个附件，任何人都可以打出来。上面第一段写得很清楚：“如果您已完好地收到了邮件，不再进行问讯与追查的问题。”

至于多少天应该收到邮件，没有文字可查。66 欧元，在小邮局时，邮局肯定

地说：“当然是航空。”海曼见到她贴了航空标签的。但后来才知不是航空(或许是航空而压在了香港)。可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文字可查。

这官司，我是毫无兴趣，我连谈都不想谈了。要是您非打官司不可，您就一个人打去。我祝愿您顺利和获胜！

◎(13247348T/CL741439949DE) (香港邮政局来信)

“該郵件是以平郵方式抵港”

“本署建議閣下要求寄件人繼續與德國寄件人聯繫並向德國郵政查詢”

檔案編號：13247348T

姚先生：

郵件編號：CI035623482HK= CL741439949DE

茲就閣下所有郵件的查詢或賠償事宜，誤之查詢，謹覆如下。

接獲閣下的查詢後，我們已經即時請本署空郵中心調查此個案。同時，本署於十月九日嘗試向德國郵政詢問上述郵件的運送方式，但是德國郵政並未有正面回覆運送方式一事。而根據本署空郵中心的回覆，該郵件是以平郵方式抵港，並於十月初到達本署空郵中心並處理。

根據萬國郵盟規定，有關郵件的查詢或賠償事宜，寄件人是有優先權在原寄國向當地郵政提出。所以，本署建議閣下要求寄件人繼續與德國寄件人聯繫並向德國郵政查詢。

如閣下對上述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921 2211** 與我們聯絡。

助理經理(郵件查詢) 鄧廣藝

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没有精力去打这种毫无结果，毫无答案的官司。

连香港邮局去问讯德国都无回答，更何况普通老百姓！

就连那 150 和 195 邮费的，说是两天到达，也很可能十天到达，你又找谁不答应去？

因为你的邮件已到了你手里，这就是他们不再理你的根据。

至于邮局小册子里的各种邮费项目，现在才知：那都是骗老百姓的。要是你但分有点头脑，就找那最最便宜说三个月才到达的，给任不寐的三本书才 11 欧元，比我们的书件重量多多了，原以为是陆运，反而坐着飞机一周就到了！你又如何解释？

岂止是德国邮局管理得这样糟糕，岂止是其他方面管理得漏洞百出，就连大选后的政府，选举后各党派一直在争吵，至今都还无法达成协议，无法建立政府，说要讨论到圣诞节才有眉目。

整个德国，整个欧盟，整个世界，没有一点好消息。

我不愿意多想这些糟糕的事，否则太累人，起码少活十年。

其实，姚先生是想知道：是否因「香港海关检查局」的检查书稿，而耽误了邮件的日期，没想到却是德国的乱收费和不负责任，造成了这出闹剧。

后记：

《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

这是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书。

遇罗克(1942-1970)，被誉为“中国人权先驱”和“中国的马丁·路德·金”。在最黑暗的文革时期，他不仅是为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而死，亦是为六期《中学文革报》他所写的头版头条文章和其他文章而死。编著者遇罗锦将1986年带出中国的六期《中学文革报》，全部打出了电子版，一字未拉地遍入本书，并做了清晰的报纸照片。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每天在发生着什么事情？这六期报纸会把您带进那活生生的时代，让您有如亲临其境般地体会一切。

这亦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书。不仅是遇罗克生前仅仅保存下的，作为判他死刑证据的诗词和日记，更有遇罗锦以历史见证人的资格，以她一贯写实的文风，记录了她的哥哥遇罗克一生的成长过程——她又一次加工与补充的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家庭政治与爱情的双重悲剧。

是的，《寄快件记》到这里是该结束了。

我在「晨钟书局」出版了两本我最心爱的书，我为哥哥做了我最后该做的最重要的事：《一个大童话》写了哥哥一生的成长过程；《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著述的是哥哥为之而死的事业与灵魂。

写于2013.10.23

附注：

没想到这竟是“晨钟书局”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这也是我最满意的没有一个错字、印得很精致、毫无遗憾的一本书。

当姚先生正打算出版另一位作者写习近平的书时，因住在深圳的一位朋友要与他见面，在那里被诱捕，以莫须有的罪名，72岁的姚先生被判了十年

监禁。

我两本最心爱的书《一个大童话》与《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都是在“晨钟书局”出版。

从此，再没有了可以自由出版的正规出版社“晨钟书局”。

怀念姚先生!!

给你，我的朋友——悼科力

淳朴，勤奋，开放，包容，这就是你，科力，你的一颗心；也是你，共识网，你们的团队，你们的精神。

科力，你走了。从众多的悼文里，我才知道了你，认识了你；才知道了你和创办人周先生领导下的团队，才知道了几位勤奋有为的80后。怪不得共识网才四岁，却名声鹊起，备受国内外的关爱。

你走了，进入霞光里去了，走进奇妙的大自然里去了。

我也想在大自然里，摘下鲜花异草，用每一个字，编成花环，献给你。

如今，你自由自在地飞翔了，你也去看看那里吧。

那是去年，我们去寻找莱因河发源地。

在瑞士的一座山脚下，有座「石房子旅馆」，必须在此买票从房子里穿过去，才能见到那河流的源头。

还没看见它，便先听到了河水的奔流声；越来越响彻，越来越象万马在奔腾……

穿过石房子潮湿阴暗的过道，眼前骤然现出一派奇景：伴着震人心扉的瀑布声，只见疾驰的深不见底的清澈河水，从高耸入云的峭壁中穿过。岩石上古松参天、傲姿峥嵘，一派湿气、水气、雾气；那苍劲有力的松树根，紧紧抓住一块块大岩石；树根树身上布满了厚青苔和粗细的古藤，奇花异草顽强挺拔地长在险壁裂岩的石缝里，处处都泌泌地流淌着纯清的泉水。这雪山上无数的细小清流，便汇成眼前这巨大狂野、喷激汹涌的瀑布，汇成了千古不朽的莱因河……

在湿涿涿、一泻千里的奔腾声中，人只感到对大自然由衷的爱慕与深切的敬畏：大自然是永远被征服不了的。谁想改变大自然，哪怕是一山一石、一泉一河、一草一木，都是枉然和愚蠢之至的……

出神入化、奇绝、气魄、感人！在神奇的大自然里，人类是多么渺小！什么是大自然：那就是不能掺一丁点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和做作，一切都以诞生的、初时的本来面目出现。

在那瀑声震天、一泻千里的激流下，在那雾腾腾、音韵壮阔的湿气里，在瞻仰山岩石缝泌泌流淌的雪水时，在抚摸松树根和树身上毛茸茸的青苔时，在闻那苔藓、树干和花草的鲜味时，在险峰蔽日、与世隔绝的大自然中，令人深刻的感悟到：大自然允许人类的脸只有一面。

愿所有说假话的虚伪者，都能在这里，面对自己的灵魂沐浴和洗涤……

我用文字摘下这朵朵的奇花异草， 编成花环， 献给你，科力；也献给你灌注了毕生心血的“共识网”。



作者在瑞士莱茵河发源地

科力，你自由了，在大自然里， 在宇宙中， 尽情愉快地飞翔、遨游吧！

2013. 12. 6

世界上最穷的作家



作者与自己的十二版本书

世上是否有象我这样穷的作家？ 我是否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知道，也无法去调查。如果我真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不悲伤，反而有种喜洋洋的感觉。

我曾于 2009 年买电脑不久，在我的老博克上发表过一篇小文，还被古歌放进了有关我的词条里了：

十二本书的作者收入

您看到这张照片了吗？作者美滋滋地与她的十二本书的合影？您以为总该会有些书的稿费或版税吧？让我一本本地告诉您：

1. 1983 年，香港一家「远方出版社」出版了《春天的童话》，托一香港熟人给我捎来两本书。我问来人，怎么没有书的稿费？来说：“在香港出书，都得自己交钱，你不交钱已属万幸，还问稿费？”

当时自己半信半疑，只好不再问；

2. 1985 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冬天的童话》单行本。其中包括了写哥哥遇罗克的中篇报告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书正在印刷厂排字时，我于 1986 年 2 月出国，只为了写一本文字不被删改的书；

《冬天的童话》单行本刚印出来就被禁销了，自然是分文无有，只得了几十本书。出版社的经济损失不提，编辑们还做了一次又一次的深刻检查；

3. 德文版《冬天的童话》，因我政治庇护，邀请我出国又亲共的华侨出版人宣布不再出版，并以此和我划清界限绝交。他早先为这书给过我五百马克，谢天谢地；

4. 英文版《冬天的童话》是由香港沙田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当时作者正在国内受「精神污染」的批判。该大学的白杰明先生(中国通)来找我，让我在合约上签字。我没学过英文，一句也看不懂；再问，他就不耐烦了，自己没看明白就草草签了字。几年之后，我在德国，去信给该大学，第一次要版税。去了四封挂号信，一位在出版部负责的中国女士态度蛮横地回了信，只邮寄来一张二十五马克的支票，说这就是好几年的版税。我去德国银行，交手续费是十五马克，四封信的邮资超出了十五马克，等于还倒赔。一想那大学都是中共接收了，再也不想写信要钱了。二十多年来直到今天，他们一直在网上做宣传和广告出售这本书，十五美元一本；

5、6. 法文版《冬》和《春》。外文版都是只有版税没有稿费。住在巴黎的两位译者，一位因自己有好工作、好收入，从一开始就说不要分文；另一位是常年失业。而我的版税都由出版社汇到他的帐号上，再由他给我。可他来回搬家，找他一回费老牛劲，最后只好放弃、不再伤神；

7. 1986 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文评论集《遇罗锦》，因我的「政治庇护」一事，他们连说失望又说受到了中共的巨大压力，书刚印出就宣布不再出版。他们邮寄了二千美元一次性的“道歉费”；

8、9. 1987 年日文版的《冬》和《春》。老板来信说他是赔钱出书的理想主义者……。我深信不疑；别说提钱，连感谢都来不及；

10. 芬兰版《冬》。不知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他们是按照英文版翻译的，按他们与「香港中文大学」订的合约，必须把作者

的版税先寄给该大学，由该大学给我，可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从来没给过我。我去信，也没人理睬，后来也是不想再伤神了；

11、12. 1987 年，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了《爱的呼唤》，说可以一字不删，但无分文稿费，我同意；但我并没说不要版税。他们在两年内，卖了三版，是两种封面设计，一共给了我六十本赠书（每一版赠作者二十本书）。我去信要版税，没人理睬。1989 年他们在中共的压力下宣布不再出版。

二十年之后我做了大量的增删，恢复了原名《一个大童话》。

十二本书全部交代完毕，还有三本书不在这照片里。

到了 2009 年时，作者可真的是“进步”了——知道在海外不交钱出书等于是「天方夜谭」或「受宠若惊」了（会用外文的写作者或是某单位邀请出国写作的作者除外）。尤其电脑互连网对出版界的冲击，倒闭的中外出版社不止一家，报刊杂志书籍等出版业，生存确实艰难。

2009 年 1 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一个大童话》，作者是主动而又甘心情愿地交了钱的；为了支持他们，也是主动不要版税的；

2009 年 7 月，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发行公司」出版《童话中的一地书》，以及 2010 年 9 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了有我的剧本和集体献辞在内的《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作者也是主动不要稿费和版税的。倒不是作者有钱和大方，一是作者在海外真的知道不交钱出书该谢天谢地了；二是作者现在失业，不敢犯“不准有收入”的法了。

以上小文 2009 年写完发表在自己的老博克上，一晃到了 65 岁，正式退休了。退休金足够我个人生活之用，这得感谢德国政府对每个居民的福利政策。

假如德国没有福利制，我该怎样生活？我倒不担心，只要一个人愿意劳动，手脚勤快，总之饿不死人。我家人都不是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人。

到今年二月，买电脑五年了。西欧人都有一共识：中国出产的电脑电视机，五年就活到头了，毛病多多，该换新的了。美国有一幻想故事片：全球的人都死绝了，惟有一黑人和机器人活着；电器产品垃圾如山，一眼望不到头。

我每一想起那画面，就深深钦佩剧本作者的想象力。

原来以为，上面的那篇小文写得已到头了，一个作家还要怎样穷呢？却没想到自己的变化比那篇小文还大：买电脑五年生了四个书孩子，有两本书出版社是不要钱的，作者即使很想交钱，无奈老板对每一位作者都不收。为了表达感谢，作者主动花钱买了一箱书。另外两本书，作者自愿付款，为了书孩子印得精致漂亮，甘心情愿地比出版社说的数目还多付了，而出版社也丝毫没辜负作者的好意，印得让作者分外满意！

是的，想想在国内出书，作者根本不用提，出版社都主动付给作者丰厚的稿费，用那钱买了家具、几大件、衣物，还有存余。与而今对比，竟然是天地之差。然而不追求物质和金钱生活的我，却十分地心安理得：因为我的书孩子，个个健康完好，个个魅力无穷！甚至希望我所有的书，若都能让人人白看，则是更大更大的幸福！

写于 2014. 1. 6， 德国 Passau

2014. 1. 15 又补：

此文少写了这最后的一笔：

当老穷鬼收到一大箱书后，还得想法把书一本本地赠出去。

卖书？她连想都没想过。她只想赠书。国内用信件邮寄的方式已被堵死。信件邮资比书件邮资贵好几倍，但那时她乐此不疲地一本本邮寄。现在，她只想赠给海外的图书馆和大学的图书馆了。老穷鬼只希望在自己死前，家里干干净净，让 PIPi 乐得不为这些书如何处理发愁才好。

读野夫

“很好的书。”——四年多前，纽约忙人胡平忽来一信，仅四字；比起他经常的“一字信”来，这已算是很长的信了。

打开附件，见是野夫的散文集：《尘世挽歌》。

我原对散文一向不太喜欢，很少有能感动和吸引我的，谁知这回呢？但胡平说好，一定不会错的。先将大作存档，再编页，近于中长篇了。

看过三位作者的序言之后，便读正文。第一篇《江上的母亲》，一开头就把我的心揪紧揪痛了：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戛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须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当我流着泪把它看完时，我不以为野夫写的是他的母亲，而是我心深处自己的母亲；或许更象我自己本人——那样的刚强怕麻烦人的性格，那样惨痛的生活环境……。我相信无数读者都会有同感。

直至今天，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我总想写一篇深沉厚爱的祭文，可我不敢触碰的心理，正和野夫的一模一样。我知道无论怎样写，也道不尽我真实的内心感受，因为我的笔太笨。而野夫终于写出了，终能有所安慰罢，可我却不知何年何月……也许，就算他，以及我，写上一百篇也不能感到释怀？

悼念故友李如波的《别梦依稀咒逝川》，刻划了一位杰出的却不能融于社会的青年。他以书为恋、见解深刻、我行我素，被视为“怪人”和“疯子”。在一贯的愚民政策的愚民浊海中，他终被无情地淹没。

这正象我少年时，站在哥哥那间黑又潮的小屋里，环视着“书房写作兼卧室”的糟旧的四壁，心里越佩服他，就越感到他不会有好结果。有自知之明的哥哥，一定早就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清楚。他和李如波所不同的是：他杰出的童年打下的“要做表率”的奠基石太结实了，已溶入血液中。所以他去作划破夜幕的陨星，而不去自杀。

然而，多少杰出的人都走的是李如波的路呵。

“残忍教育”——这本该是全民讨论，大书特书的社会问题；本该是中国的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完全推翻和重建的现实，现在由野夫果敢尖锐地提出了。

如每一篇佳作那样，他通过生活中的细节与人物，来阐述他的看法。是呵，长久的愚民政策，造成残忍和无爱的世界。人们只说道德风化败坏，犬儒主义，却不懂得什么是爱，更不懂得什么是真爱和大爱。人们不深究也不去想：爱的化身遇罗克，他的大爱是怎么形成的，是哪里来的？

《地主之殇》道出作者匪夷所思般的家世——全家因地主出身而毁家灭门，父亲却是共军土改剿匪的英雄。“童话”般的人生现实，却又含着它的合理性，用“出身”制造着对人性一代又一代的摧残！

人性被摧残，随之一起被摧残的，是对大自然和故乡的彻底破坏与毁灭。作者深情地怀念着故乡，描绘着故乡的一草一木，描绘着故乡的温馨和人情的感动。

对于故乡的思恋，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复存在了，人们早就没有故乡了。因“不忘阶级斗争”的被迫害和为生计上的流离，人们不再知道故乡为何物。而作者对故乡的一往情深与苦苦的怀念，让那些失去故乡的读者扪心

反问：我的故乡呢？为什么我早就毫无感觉了？而在野夫的笔下，他故乡的山山水水，习惯风俗是多么美好动人啊，令那些失去故乡的人们，涌起无限的感触！

《挽歌》和《尘世》的共二十篇散文，没有一篇不催人泪下的。

《闲话王朔》，由野夫的笔端，描绘出与人们贬意完全相反的、一个可贵可爱的王朔，是让人感动得落泪的。我尤其喜爱这篇佳作，大约自己一向被人们贬来贬去，所以与王朔同病相怜吧。就在读者幽默会心的微笑中，却发现了王朔一颗金子般的心。

连野夫笔下的小狗球球，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有血有肉有性格；那围绕小狗的三位被“盛世和谐”开除了的“怪杰”——野夫、廖亦武和余世存的友情与生活，亦令人感叹不已。而小狗球球，与这三位我行我素的边缘人，注定不能安享轻闲、丰衣足食、儿女成群，最终的结果，居然象野夫的母亲和李如波一样在人间蒸发……

这也叫散文吗？读过之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沉浸在对作品的回味中，沉浸在文学的享受里不能自拔，我只想一读再读。

这与其叫散文，不如说更象纪实性的小说——性格不一的灵魂，细腻的心理描绘，深刻独到的见解；作者学养的深厚，优美奇妙的文字，作者那博爱自由的心怀，悲天悯人又谦厚的性格——如此出色的作者与作品，在中国的钱与欲的浑潮中，真真如凤毛麟角！

我给胡平回信：“好书啊！再有好书千万别忘了我！怎么四川湖北湖南尽出能人哪？是否和辣椒与山水有关系呢？”

那时，我象往常一样，主动地在我的老博克上给我敬佩的作家做链接，这才发现，他的“博克已被注销了”。我愣了，更感到我有责任为这部优秀作品做宣传。

然而，几年后的今天，“共识网”上不仅有了他的博克，他的作品连连出版并获得大奖。

时代毕竟在进步。

由“从世界看中国”所想到的

我最欣赏周老(周有光老师)的两个观点：一是“从世界看中国”；二是“中国简化字减化得还不够”。

“从世界看中国”——才能有比较，有鉴别。而不是总盯着眼前那一块地一堆人，思维和兴趣总是一成不变地原地自转。

我很庆幸自己能在海外生活二十多年，能有国内人没有的体会。其实，即使一个人不能出国，但如果每天去看看外国报道的国际新闻的话，也会有很大的收获，看问题就不会那么主观、狭窄和绝对。

比如：《世界上最穷的作家》一文在共识网发表后，国内的一位朋友表示不以为然。

他来信说：“作者写书获得稿费或版税是天经地义的。一个负责任的出版社应该自己考虑如何从市场中盈利，而不是靠克扣或不支付作者所得的报酬。在出版社与作者商谈时就应该通过讨论选题并初步做出判断：此书是否会获得目标读者群的欢迎。至少在拿到书稿的成稿后，应该能判断出市场的接受度：包括定价和销售区域及销售对象与成本回收及盈利的基本时间表。作为商业性质的出版社如果连这些基本的判断都没有，而只能靠不支付或克扣作者的报酬，这样的出版社也不会存续太久。出版书籍是商业行为，自然也需要商业的推广；这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是必须的。只有运行良好的出版社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存活和发展……”

其实，他不知道：海外办政论月刊或出版社，一般都是小小一间办公室，东西放得挤得不能再挤，老板自己一个人搞，仅仅一个副手。哪里象国内那么庞大的机构，众多的人员？还分什么事业单位，民营单位，体制内，体制外？哪有那些个讲究？若象这位朋友说的，就得有个很大的办公室，至少得十几个工作人员。除非这种稀有的海外大出版社真赚钱，否则，一本杂志月刊和一个小出版社，连一周都坚持不了就垮了。他说的理由一大堆，那都是国内的经验和做法，而非海外的。他既没在海外出版过

书，又不体会海外出版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我解释了之后，他还是坚持己见，我只好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写完一本书，在海外试试看。看谁给你出版，看他们给你多少钱？这就叫做不是光靠幻想，而是实践一回。”

他不说话了，但他不见得服气。其实我倒忘了给他补充一件事：前几天，就是这一月份，德国最大的出版社 Weltbild 一下子解雇了 6800 多名员工，整个垮掉。它属于天主教会办的。入不敷出，无法支撑，不垮行吗？难道他们出版的书籍都不好吗？非也；不好能有那么久的历史和地位吗？正象去年倒闭的专门出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出版社，只要买书的人一少，立即发生无法维持的问题：办公室大，房租高，人员多，开销大，收入少，哪有“事业单位全由国家付款”一说呢？而海外能生存的，恰恰是这位朋友认为不能生存的那些一两个人搞的小出版社。

“作家和记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应发现社会的问题和毛病。”如果用这句话去要求海外华人，你会发现，99.9%都做不到。他（她）们批评和注意的，都是中国的事情。哪怕他（她）们在海外生活一百年，他（她）们也绝对是一面倒地只注意和批评国内的问题。他（她）们哪怕都入了外国国籍，但是，他（她）们在这一点上绝对自律：绝对不写外国的任何“非正面”的报道。若写，就都是赞扬的。个别胆子大又有固定经济来源的，是只赞扬一个最强大的党派，总是批评另一个想给老百姓建立福利制的不大强的党派。那么，假如国内真地产生了一个新的党派，并不强大，也总想为老百姓建立福利制，是否这类作者也照样批评呢？

就连《读野夫》一文，也引起一位朋友的不快，说我没有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其实，那篇小文是四年前写的，在文章里一开头就写明了：是从“四年前，胡平忽来一信”开头的。那时，野夫、廖亦武还都不能出国呢。其实，去年，野夫在德国写作一年，与我没有联系，快年底他要回国时，我去信问他住在哪儿？他不告诉我。直到今天，我也没见过廖亦武，更不认识余世存和王朔。我纯粹是、也仅仅是从四年前野夫的那部打字稿（胡平传给我的）《尘世挽歌》来写我的感想。再说，每位作家的写作手法、思维方式、个人情趣和文学修养全不一样，我喜欢他这部书，不见得喜欢他另一本书，就象读者对待我的作品一样。那位朋友何必那么快地公开对我进行批评呢？但我并不生他的气，我仍旧是敬佩那位朋友。可我确实有所感触：心，还是不够宽大。或许，他对我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有反感：“时代毕竟在进步”——这指的是时代，而不是某个党派和国家呀。“与时俱进”，谁能阻挡得了啊？何况，夸赞别人总比骂谁令我高兴啊。

又比如，那些喜欢暴力革命的，不妨天天去看看那些炮火连天的国家的新闻，无数战争难民一无所有、心灵伤痕累累、无休止地涌向西欧的事实。个别的即使停了战的国家，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复战前的水平？而恢复之后，是否真地能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这才是真地值得令人关注和思考的。

周老说的简化字简化得还不够，我很赞同。这并非说中国的象形文字不好和没有意义，也不等于我不热爱古典文学。四本《红楼梦》我都翻烂

了；一些古代名著也看过不止一遍。但每当我在海外深深感到： 由于我们从小没好好学过英文，吃了多大的亏！我们写的文章和书，我们在争论什么，每天在发生着什么，外国人都不知道或并不全面。外国人学起那天书般的中文繁体字又是多么困难！于是学中文的外国人，只能读简化电脑字，连手写的都看不懂。那时，我才深感周老所说的：“简化字简化得还不够”的深刻意义了！

繁体字可以保持，但英文也应象母语一样从小学起就认真学习， 中国人才能够更好地与世界沟通，才能更好地“从世界看中国”。

2014. 1. 17

喜欢她的性格——读毛栗子

我订阅《欧华导报》十几年了，吸引我的是主编钱跃君博士关于法律的文章。有一天，忽然出现了一位毛栗子，乍一读她的文章，便觉得与众不同。

后来几乎每一期都有她的文章，每月的《导报》一来，我先看有没有毛栗子的，读完了才去看别人的。有一次彭小明问我最喜欢谁的文章，我脱口就说“毛栗子”，他略感惊讶。

在海外，看到的尽是政治或经济评论，喜欢文学的我，总希望有人能写出好故事，掀开生活的另一面，露出真实的自然原形。不明白的是，他们那么好的文笔，为什么不能象我和毛栗子那样去写写自己的私生活呢？是什么妨碍他(她)们暴露自己呢？

想见到不做作地写自己故事的作品，简直有如大海里捞针，因此，毛栗子讲自己故事的率真，就十分吸引我。

我喜欢她的性格一毫不隐晦地写她平日的所见所闻。她写的真实故事，让你感到既可信，又情不自禁地发笑，仿佛看见了生活里的我们自己；她不把自己看得很高，她从不修饰自己，也不粉饰别人，直来直去，率性见真情；她的自嘲、自吹、自贬、自夸、自擂、自揭，在在让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她；她的文字朴实无华，灵性生动，幽默自如；正因她写的说的和做的，完全来自于生活和她那乐天的性格。

我喜欢她的性格，是她对生活的态度——总是那么乐观，那么想得开，这在海外可太不多见。我见得太多的是遮遮掩掩、捂捂盖盖、自命清高、悲悲切切、自哀自怜、精打细算、蛮不讲理、损人利己。而毛栗子的作品，

透着对博爱，朴实与自由的追求，这正是她作品的灵魂，也是她生活里的音容笑貌。

由于《欧华导报》的介绍里有她的信箱，两位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第一次通信了。她的信就象她的作品一样，总让我想乐；而我也只有在给她写信时，才能露出我也能写出让她笑的本事。我们互相邮寄交换了自己的书。直率诚恳的信，使我们成为神交。她喜欢我的书，尤其喜欢《一个大童话》，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我翻开她那两本印得精致的书，第一次见到她的老照和近照。虽然很多文章我几乎都读过，但在信里还是忍不住直述我的感想：

“你的照片，我第一次见到，与我幻想中的不谋而合。你能把普通事情写得那么生动，也是一绝。我们整天生活在你写的环境里，你看谁写了？就是写，也没有你写的生动真实和有意义。书里写的我虽都读过，可是再读时，仍觉得新鲜和乐在其中。”

她的书《哭泥青蛙》、《东·西——同纬度下的阴晴圆缺》都在国内出版了，很受好评。

在《东·西——同纬度下的阴晴圆缺》一书里，序作者逸娴写道：

“毛栗子行文，着眼于生活中的平凡人平凡事。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在毛栗子的笔下，都是普通人：可亲可近，可恨可怨。毛栗子的文章，没有阳春白雪的唯美，没有故弄玄虚的深奥，没有跌宕起伏的惊险，没有大悲大喜的张弛，粗粗糙糙，有的就是一股似曾相识的老百姓味道。”

评价的句句中肯。无论是毛栗子的机智诙谐，还是她的超脱自嘲，只要你读了她的文章，会立即产生共鸣，会立即得到力量及克服困难的勇气。

在她的作品里，你看不出悲哀的情绪。但，自从她做了律师丈夫的秘书，整天坐在电话扰人、回答客户问题、查询案件的办公室里，接触的都是总想闯进犯罪门内或受其害的客户之后，我去信问她：怎么现在写作的风格和以前不一样了？是否太累造成的？

她回答道：“我写得不好其实和累的关系不大，累，顶多就是不写。我主要是对当前的世界实在不看好。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人类变得越来越不像样了，我不说你也知道的，我没了以前的好心情。”

——唉！真真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然而，我和她天生就是乐观派，无论这世界怎样让我们看不惯，我们还是愿意心情坦然地面对它们。

她是军队干部大院里长大的天生的“红五类”，而我是几十年来人为的阶级斗争的受害者。我们却能成为神交和好朋友，这关键不在于我，而在于她——是她能够无私地敞开她的心扉！

我相信她还能写出更深沉和有份量的作品，盼着她更好的作品问世！

2014. 1. 19 德国 Passau

影片《赎罪》(Abbitte)给人的启示

两年前，在影院第一次看此片，很感动，久久不能忘怀。后来，电视台多次播映过，再看一遍，仍觉刻骨铭心。

故事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一个上流阶层的富裕宁静的家庭，主角是一位十二岁的小女孩瑞尼，她爱写作和编写故事，充满了幻想。有一天，她从楼上的窗子里，无所事事地往外看，无意中见到了刚成年的姐姐L与做园丁打短工挣钱、希望大学毕业做律师的知识青年保博在水池边，保博似乎在阻止姐姐什么，而L立即脱了裙子只穿着内衣，就纵身往水池里跳，这令瑞尼吃一大惊。为了说明瑞尼看得并不真确，影片反复地从另一个角度重现当时L跳进水池里的画面，观者才知是为了什么，与瑞尼的自我幻想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在她那年纪一对许多事情看得并不全面清楚却自以为清楚、对许多事物并不理解却自以为理解的年代，她便肯定保博是在对姐姐做出了什么不好的坏事；尤其是瑞尼已经对保博萌生了初恋的爱意，就更令她感到对保博的伤心和失望。

正值夏季，她17岁的表姐一家几口来这里小住，有一对四五岁的双胞胎小表弟，很逗人爱。她表姐的父亲开有巧克利工厂，早已是百万富翁。瑞尼的长兄也带来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朋友X小住。即将步入成人年龄的

表姐，一天哭着对瑞尼说男人如何坏，如何强迫她就犯，并指着自已胳膊上的青迹给她看，瑞尼问是谁？但表姐却不说出来。爱幻想的瑞尼又一次以为就是保博。瑞尼问：“对坏人该怎么办？”表姐犹豫了一下，回答道：“应当告诉警察。”

一天已很晚了，她表姐突然失踪。全家人在极大的院落里四处呼喊和寻找她。瑞尼也拿个手电筒四处寻找。在一个偏僻的荒草窝里，她撞见一男人正与她表姐野合，瑞尼看见的只是一位年轻男子的背面，那男人立即提着裤子吓跑了，黑暗中，瑞尼没看清楚是谁，她问表姐他是谁，但表姐不说；瑞尼继续追问：“是保博吗？是保博吗？”她表姐似有似无地嗯了一声，点点头。

一个文明儒雅之家发生这等有失体统之事，令家长们生气。在瑞尼一再对父母说亲眼看见是保博的坚持之下，家长打电话请来了乘坐警车而来的两位警察。但那大半天，保博并不在家。大家等了好一会儿，才见到保博一个肩膀上扛着一个快睡着了了的、一只手拉着一个跟着的双胞胎小表弟，从外面高兴地游玩归来。这本应很有利地证明了保博的无辜，但与保博暗中相爱的瑞尼的姐姐L，一个人对警察说了却不管用，因为想给坏人以惩罚的瑞尼，一再对警察和家人说是自己亲眼所见，也再没有别人替保博申诉辩白。或是有钱有势的家长们，本来就不喜欢一个穷青年爱上这里的谁，何况是乱来？于是警察带走了保博。对于一个无钱财无势力、打不起官司的无辜青年，法院竟判他刑期三年半。

深爱保博的L苦苦等着他，不断地写信安慰他。而保博认为自己一生

的清白被她家冤枉地葬送，不想给 L 任何消息。不久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渐入成人年龄的瑞尼，却经常想起保博对她的好——他曾如何跳进河里救过她的命，他如何令她感到亲切。她和姐姐 L 一样，义务去做救援伤兵的护士。但自保博被抓走后，姐姐坚决不理睬妹妹。姐妹俩的工作地点也不在一处。在生活的磨练中，瑞尼渐渐悟出自己少年时对保博的做法不对——因为她当时并没看真确，那个背影，不见得就是保博。她也渐渐理解了姐姐与保博的爱情。但无论她怎样努力写信与姐姐联系，L 却坚决不理睬她。

直到有一天，她从报纸上见到了表姐要结婚的消息。瑞尼想知道：是谁与拥有几百万财产的表姐结婚？在她并未被邀请的情况下，她竟自去了教堂，才意外地见到了表姐的丈夫，就是过去与他表姐偷情、她长兄带来家里住过的那位风流青年 X。

瑞尼才更加确定：过去表姐对自己隐瞒实情，而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不可饶恕的错误！她要急于和姐姐表白……

影片的感人之处就在这里：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正视与勇气。

瑞尼被自己的错误整整折磨了一生。她并未因为自己是不谙事的少年而原谅自己。至于在战争时期，参军入伍的保博如何出生入死的经历且不表，瑞尼与姐姐如何在护理伤员时的所见所为也不表，因为他们的那些经历，已经有无数部影片与文学作品让我们熟知了。但恰恰是与在家里养尊处优的生活完全不同，接触的都是最苦最穷的战争受难者，才使得瑞尼从云端落到地上，变得朴实和反思自己。

影片一晃到了瑞尼七十岁时，是因她的新书问世，电视台的记者对她进行采访。她所出版的新书，正是叙述此部影片所讲述的故事。

她对记者说：其实，真实的生活里，并不是书里那种美好的令人满意的结局，恰恰是另一样——在躲避飞机轰炸、十分潮湿阴冷的法国地下防空洞里，重病中的保博，怀揣着L的一厚沓子信件和明信片，在万分思念她、思念家乡的昏迷中去世。在他家乡英国的又一个防空洞里，L与许多伤病员在一起，横七竖八地躺在水泥地上休息。突然，地面上，被炸弹炸坏了的巨大的自来水水管崩裂，水象山洪暴发般地汹涌灌入防空洞，L与所有的人都被淹死……

但，为什么作者瑞尼却写成另一样？——保博并没死，而是作为在法国死里逃生的战士，千辛万难地回到了英国，与L同居。瑞尼终于来到姐姐简陋的小屋里，向姐姐与保博承认自己以前的严重错误，保博愤怒无情地责备了她；瑞尼表示一定去警察局为他澄清事实。保博与姐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蔚兰的一望无际的海边，他俩快乐地欢笑散步奔跑，享受着人间的美好与海边清新醉人的风……

是的，这美好动人的结局，就是瑞尼一生对自己的忏悔和愿望——她不甘心让保博和姐姐那样死去。保博对她的谴责，正是她所希望听到的谴责；保博让他去警察局澄清事实，正是她毕生最希望做的事；保博与她姐姐的爱情深挚长久，正是她心里涌动不休的盼望与祝福。恰恰通过她的幻想，让读者与观者见到了她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正视与勇气，以及她那善良无私的心愿，令每个人感动不已！人们不仅不再谴责她，反而体会到的是瑞尼那颗心灵的纯洁与高尚！

对比中国人的所做所为，实在是天壤之别。在几十年的历史中，在犯罪的血迹洒满全国的苦难土地上，有几人敢于无私无畏地亮出自己当时的糊涂与罪行？有几人敢于不把自己写成高大全或总想开脱自己？有几人不想隐瞒任何事实地写文章和讲话？

然而一个人是否能做到敢于正视自己，是否把写和说看成一面照耀自己心灵的镜子，是与一个人的知识与修养成正比的。知识与修养太低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象遇罗克那样读万卷书、独立思考、每天「吾日三省吾身」、认真记日记亮私的人，尽管如凤毛麟角，但确实是存在的。他的不朽也正在这里！

2014. 1. 22 德国 Passau

戚本禹应向遇罗克道歉

——读胡鹏池的文章有感

读了胡鹏池关于田家英之死的大作，令人钦敬之情油然而生——做学问竟能做到如此地细致，如此地一丝不苟！

先读了陈小雅写田家英的大作，已觉得够精彩够好，没想到胡鹏池仍发现了她不够细致的地方。

最令我有感想的就是戚本禹这个人。

《自由的维基百科》上，关于戚本禹有这段话：

1967年4月14日，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并致其最终于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1967年7月20日，七二零事件发生。周恩来开始向毛泽东进言解决“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戚本禹为求自保，将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甚至是江青等人身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

在被毛泽东批示为“坏人”和“小爬虫”后，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小三”王、关、戚中最后被隔离审查的。

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在胡鹏池的文章里，对戚本禹有极为真实生动的描写，也给予了十分中肯的定论--“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戚本禹的特点，就是在能救别人

时偏不去救，而是非要踢一脚将之踢进火坑，他才安心，他才高兴。

文革时，由于各级党委瘫痪，几个中学生办的铅印报纸《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才有诞生的可能。遇罗克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作为投稿人，也才有机会发声，道出他多年来对出身问题的深切感受。

无数读者评论道：“这是建国以来最敢说话的报纸了！”

出身问题，以出身来压制人的现实，把老子的成份作为儿女的出身，就连1957年“大鸣大放”时，都无一个右派份子提出来。

而从小就生长在特殊优越的环境里的“联动”份子，以及以抢打杀为乐的红卫兵们，对于《出身论》及围绕出身的一系列文章恨之入骨，却又驳不倒遇罗克的那些观点、事实和力论。

我们姑且以无知、愚昧先不与年轻的学生们计较，但比学生们大十几、二十多岁、身居要职的戚本禹，如果当时他不是那样绝对，非要表态说“出身论是大毒草”而表示“双方可以自由辩论”的话，就会给正确的一方以有力的支持，遇罗克也不至于死。

但戚本禹不是，他只是火上加油，不仅无一丝公正，反而力欲置遇罗克于死地。甚至，连他的主子都不见得说出如此决绝的语言，他却先发声以讨好主子。这在胡鹏池的文章里，戚本禹对田家英及他人的态度，已有真实详尽的描述。

然而，主子后来对戚本禹的处置，恰恰证明了主子并不喜欢这样的人。他们利用够了，就将其“掐死算了”（胡鹏池语）。

既然戚本禹说《出身论》是大毒草，那么，在胡耀邦当政时已给遇罗克彻底平反、在文革结束38年后的今天，在戚本禹已83岁仍健康活着的

今天，你戚本禹能不能说说《出身论》的毒，在文章里是哪些文字？

如果你视自己为正人君子，你对别人对你的评价不服气的话，你当然不会道歉。但将遇罗克置于死地的第一个人，正是你戚本禹。

在此附上《出身论》全文。

2014.3.9 于德国

附文：

出身论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注： 1966 年七月，遇罗克开始动笔写《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1966 年 10 月，改名为《出身论》。他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意在希望人们都能认真地研究家庭出身和社会问题。)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如果说地富反坏右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他们的子女及其近亲就要比这个数字多好几倍。(还不算资本家、历史不清白份子、高级知识份子的子女，更没有算上职员、富裕中农、中农阶层的子女。) 不难设想，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怎样庞大的数字。由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解放前”只有二百多万产业工人，所以真正出身

于血统无产阶级家庭的并不多。这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一般不能参军，不能做机要工作。因此，具体到个别单位，他们（非红五类）就占了绝对优势。

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的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响下，出身几乎决定了一切。出身不好不仅低人一等，甚至被剥夺了背叛自己的家庭的权利。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而那些貌似冷静和全面的折衷主义观点，实际上是冷酷和虚伪。下面我们就从社会实践中寻找答案，分三个问题来阐述我们的观点。

一、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

先从一副流毒极广的对联谈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初期敢于正面反驳它的很少见。即使有，也常常是羞羞答答的。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还有人说这副对联起过好作用。是吗？

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从孩子一出世就同时受到了这两种影响。稍一懂事就步入学校大门，老师的话比家长的话更有权威性，集体受教育比单独受教育共鸣性更强，在校时间比在家时间更长，社会影响便成了主流。

朋友的琢磨，领导的教导，报纸、书籍、文学、艺术的宣传，习俗的熏染，工作的陶冶等等，都会给一个人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些统称社会影响。这都是家庭影响无法抗衡的。

即使是家庭影响，也是社会影响的一部分。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英雄的老子，反动的妈妈，影响未必是好的。父母都是英雄，子女却流于放任，有时更糟糕。父母思想好，教育方法如果简单生硬，效果也会适得其反。同样，老子不好，家庭影响未必一定不好。总之，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出身只是家庭影响的参考。

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影响是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又不全是好的。无论是什么出身的青年，如果经常接受社会上的坏影响，一般总要服从这种坏影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只要引导得法，他很快就会抛掉旧东西，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所以，故意让青年背上历史包袱，故意让青年背上家庭包袱，二者都是残酷的。由于社会影响是无比强大的，但又不见得全是好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出身的青年放弃思想改造，都是错误的。对于改造思想来说，出身好的青年比出身不好的青年没有任何优越性。

家庭影响也罢，社会影响也罢，这都是外因。过多地强调影响，就是

不承认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的表现。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二、重在表现问题

(1) 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

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的份子，子承父业还是实在情况，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说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家庭的纽带已经松弛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属于社会所有了。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般的青少年都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准备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或已经服务了，再把儿子、老子看作一码事，那也太不“适乎潮流”了。

出身和成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有一段对话是很耐人寻味的。甲（是个学生）：“你什么出身？”乙：“你呢？”甲：“我红五类，我爸爸是工人。”乙：“我比你强，我就是工人。”

如果说唯成分论都没有道理，那么唯出身论又怎么能够存在？

特别是在新社会长大的青年，能说他们是在剥削阶级地位中生活吗？世界上哪里有一种没有剥削的剥削阶级呢？没有这样的东西。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家庭，更重要的是社会。青年人的阶级地位，要么是准备做劳动者，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这时对他们还强调“成分”，那就是要把他们赶到敌对阶级中去。

我们必须划清出身和成分这二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虽然样子很“左”，但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

(2) 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于是，公允派不谈成分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即政治表现）……”

这是“出身即成分论”的翻版。两相比较，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没多大差别。

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我们已经分析过：出身是家庭影响的一个因素，家庭影响是表现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社会影响才是表现的主要因素。因此，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同一性。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表现好的，影响就好；表现不好的，影响就不好。这和出身毫无牵涉。

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既看出身，也看表现”，实际上不免要滑到“只看出身，不看表现”的泥坑里去。出身多么容易看，一翻档案，就完事大吉了。或者在街上一见面问对方：“你是什么出身？”便了解了一切。真是又简单又省事。要看表现是何等麻烦，特别是对那些莫名其妙的怀疑派来说，既不相信你平时的表现，也不相信你大风大浪中的表现；既怀疑你过去的表现，也怀疑你现在的表现；并准备怀疑你将来的表现，直怀疑你个死而后已，才给你盖棺论定。终于连他们也怀疑腻了。何如看出身？两秒钟能解决大问题。再说，表现这种东西，对于某些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准绳。爱奉承的人，认为拍

马屁是最好的表现；爱虚伪的人，认为客套是最好的表现；爱错误路线的人，认为出身不好的青年终日颂经似的忏悔是最好的表现。哪里比得上出身？只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老子平常儿骑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谈到怎样看表现，想到古代思想家的一则寓言。他说千里马常有，但识千里马的伯乐不常有。一般人相马，总是根据母马、外型、产地、价钱来判断马的好坏，偏偏忘记了让马跑一跑，试一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这样就分不出哪一匹马是千里马。今天有的人不正是这样吗？他们只是着眼于出身啦，社会关系啦，这些死材料，恰恰忘了真正可以做为根据的表现。久而久之，不但糟蹋了千里马，就是普通的马也要变成“狗崽子”了。

我们必须摆对出身和表现的位置。衡量一个青年是否革命，出身不是标准，只有表现才是唯一的标准。对于这个说法，广大的出身好表现也好的青年，是不应该反对的。你们真的以为出身好表现就好，尽可以在表现上超过出身不好的同志。只有表现糟糕的人，才扯起出身这面大旗当虎皮，拿老子当商标，要人买账。

出身、社会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算是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

公允派这回换了口气：“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了……”言外之意，和红五类子女当然也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回功利主义这块法宝来了）：“他们不保险！”

可是，为什么不保险呢？“无论如何，他们受过坏影响！”外因决定论者这样说。且不谈家庭出身不好影响未必不好，且不谈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那么，是不是家庭影响坏一些，社会影响再好，表现也要坏一些呢？这绝不是代数和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关系。如果不和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又如何树立得起来？我们常常形容一些只受过红一色教育而没有经过刻苦的思想改造的青年为温室里的花朵。他们禁不起风浪，容易动摇和变质，容易为坏人利用。不是这样吗？他们保险吗？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出身都不好。这个事实也绝不是偶然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身，在于思想改造。

“革干子弟不想复辟，不会革老子的命。”家庭观念极重的人这样说。往往，复辟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运动中揭出来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凡是近几年提拔的，出身一般都很好，他们保险了吗？后来形“左”实右的工作队或明文规定，或暗中推行歧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政策，那时，选入革委会的大都是出身好的，结果大多当了工作队的反动路线的推销员，他们保险了吗？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某负责人，他竟有男女秘书各二人，司机一人，此外还有小汽车、摩托车、手表、照相机、录音机等，陈伯达同志称之为假红卫兵。可见，只依靠出身好的人同样不能取消复辟的危险。古代有个女皇名叫武则天，她把大臣上官仪杀了，却把上官仪的女儿留做贴身秘书。有人为她担心。她说：“只要政治修明，自然使

人心悦诚服，这有什么关系？”看看那些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他们连封建帝王的这点远见也没有，还自称为“无产阶级战士”呢！纵然如革命胜利后驱逐了剥削阶级的苏联，所有的青年出身都不错，也不是保险的。

提倡保险论的人并不少，像样的理由却没有。难道这就是“阶级观点”吗？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一个人只要爸爸妈妈好，这个人的思想就一定好，不用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所以他们不是革命者。他们自己不革命，也不准出身不好的人革命。他们称自己是“自来红”，殊不知，“自来红”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

我们必须相信广大青年，应该首先相信那些表现好的青年。不能用遗传学说来贬低一部分人抬高一部分人。那样做，无非是一种拙劣的政治手段，绝没有任何道理。

三、受害问题

有一位首长在一九六一年讲过：“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不应该存在，可是偏偏存在着，这是怎么造成的？

记得运动初期，受害问题首先由一些时髦人物提出来了。随着，大家都说自己受了修正主义集团的迫害。修正主义集团那么反动，要是自己不但没受迫害，反而得到宠爱，那还算是革命者吗？于是谭力夫也说 he 受害了。经济上受害吗？困难时期他大吃荷兰炼乳；政治上受害吗？思想那么

反动还入了党，哪一点像受过委屈的公子哥儿？新改组的“北京日报”也大登特登红五类出身的青年诉苦文章。说他们是前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受害者。应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受害者，为什么单是出身好的青年是受害者呢？我们看一看他们受了哪些害。

一、“我们被拒于大学之外，大学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
二、“大学里出身好的青年功课不好，大受教授白眼；”三、“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竟被提升做干部；”四、“……”假使这就算受害，那么，受害的正是出身不好的青年。堂堂首都一份大报竟然这么颠倒黑白，还是让事实说话吧！

回想每年大学招生完毕，前高教部总发表公告：“本年优先录取了大批工农子弟、革干子弟。”不少大学几乎完全不招收黑五类子女。大学中的重要科系就更不用提了。学校则以设立“工农革干班”为荣。难道这就是“为剥削阶级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了吗？上了大学的，也是出身好的人受优待。不少大学设立“贫协”一类的组织，与团组织并列。这次运动开展以来，有禁止黑七类子女串联的，有用出身攻击敢于写大字报的同学的，有不许出身不好的青年参加各种组织的，有借出身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这些大家都不感到怎样意外。可见出身不好的青年受迫害历来就是常事。至于说红五类出身的青年学不好功课，那纯粹是对出身好的青年的诬蔑。何以见得出身和学习一定成反比呢？中学也如是。据前北京市教育局印发的调查乱班的材料，其中有“捣乱”学生出身调查一项（注意：这里的“捣乱”和造反没关系），材料中指的是大谈男女关系，有偷盗行为的，大都出身很好。有在乱班中别人都闹他不闹的，出身反而挺糟。问其原因，答曰：

“我出身不好，人家闹没事，我一闹就有事了。”这话不假，不用说中学，连小学也是如此。有位校长对青年教师说：“有两个孩子同时说一句反动的話，出身好的是影响问题，出身不好的是本质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前团市委的指示，有一度某些学校所有出身不好的少先队干部全改选了。近几年中学的团干部、班干部也都是从出身这个角度考虑的。一般教师也许是为舆论左右，也许是发自肺腑，没有不对出身好的青年（特别是革干子弟）另眼看待的。相反的情况纯然是例外。否则，早扣你个“没有阶级观点”的大帽子了。

工厂这种现象也很普遍。凡是近三、四年提升的行政干部，几乎无一例外是出身好的。就连先进工作者候选名单上也有出身这一栏。有的工厂还规定，出身不好的师傅不许带徒工，不许操作精密机床。运动初期还有规定“出身不好的工人有选举权但没有被选举权”的。在总结各厂当权派罪状的时候，所谓招降纳叛（即曾经提拔过某个出身不好的人做了技术干部），是十分要紧的一条。可想而知，以后的当权派要再敢这么办才怪呢！工厂里也组织了红卫兵。出身限制很严。翻遍“中央”文件，只有依靠工人一说，从未见只依靠出身好的工人一说。是谁把工人也分成两派了呢？

农村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凡搞过“四清”的地方，把地富子女划分了一下成分。表现不好的，出身就是成分；表现一般的，是农业劳动者；表现好的，是中农。为什么表现好的就是中农呢？不能算贫下中农吗？那么，贫下中农子弟表现坏的是不是也要划成地主、富农呢？表现是出身的结果呢，还是出身是表现的结果呢？出身不好，便不能做行政、财会、保管等各种工作，也不能外调。没有普及中学教育的农村，能够上初中的，要教

师、贫协、大队长三结合进行推荐。当然，他们谁肯为出身不好的少年背黑锅呢。大队长介绍说：“这个娃出身好，又听话，肯干活，就是他吧！”这样的，就上初中。

社会上其他部分也如是。北京的街道近两年改选居民委员会，出身是一项首要条件；连街道办事处印制的无职青年求业登记表上也有出身这一项。求业表上主要就有两项，除去出身，还有一项是个人简历。自己填写简历，又都是青年，自然情况差不多。招工单位来挑人，没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着出身好的你不挑，单挑出身坏的，是什么思想？所以，不被学校录取而在街道求职的青年，积年沉淀下来的，大都是出身不好的。只有在大批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才有被分配的把握。

“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得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这正是对他们的考验啊！”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够多么不道德！

“他们的爸爸压迫过我们的爸爸，所以我们现在对他们不客气！”何等狭隘的血统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破了产，儿子只要宣布放弃继承权，就可以脱离关系。想不到今天父子关系竟紧密到这个地步了，

“左”得多么可爱啊！

算了！我们不再浪费笔墨驳斥这种毫无见地的议论了。让我们研究一下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吧！

正因为这些青年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个阶级，所以他们才这样做。而为了实现复辟阴谋，无论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还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子弟，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区别的。或许，那些温室里的花朵，那些不谙世面而又躺在“自来红”包袱上的青年对他们更有利一些。为了转移斗争的方向，他们便偷换了概念。本来，父亲的成分应该是儿子的出身，现在，他们却把父亲的成分当成了儿子的成分。这样，就在“阶级斗争”的幌子下，一场大规模的迫害，通过有形无形的手段，便紧锣密鼓地开场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他们的挡箭牌，而压迫这些天生的“罪人”，则成了他们挂羊头、卖狗肉，扰乱视听的金字招牌！

他们干这种罪恶勾当，利用的是社会上的旧习惯势力，利用的是青少年的天真幼稚，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他们还利用部分中下层干部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阶级论，什么是唯出身论；在认识上是暧昧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至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

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而这又都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严重的社会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化、公开化了。残酷的“连根拔”、极尽侮辱之能事的所谓“辩论”，以及搜身、辱骂、拘留、殴打……全都以“超毛泽东思想”的面目出现了。迫使这么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无罪的罪人、低人一头、见不得人。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绝不会取得彻底胜利！

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受压抑的青年不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与走资派对抗的工农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你们绝不是局外人，你们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恩赐！一切受压抑的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稿

遇罗克是个能对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的人吗？

什么叫知识？ 什么是书读万卷， 什么是善于独立思考、自我鞭策，
远离了武夫的愚昧、专制、阴险与无知？

如果你能解释这几问， 你才能判断： 书读万卷（绝非只读中国人如何治人的古今著作）， 善于独立思考、自我鞭策的遇罗克，是个能对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的人吗？

遇罗克从上小学之前就开始读课外书，他这一生，天天读到深夜，反思自己，与书里的伟人们交流，记下思想的火花，记下思想的升华；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很多。日记、笔记与文学创作，少说几百万字不止，得有千万字。在那无电脑的时代，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他精神上向往的是自由、开放与民主。似乎在他冥冥之中，就是要和时间赛跑，就是要把自己短短的一生，过得要比百岁老人还有意义。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他怎么不觉得累？ 怎么从来没累垮自己反而乐在其中？ 那样一个文弱的外表，内里怎么竟如此的丰富、柔情和刚强？

而他所有的精神财富，就在那 1966 年的红八月，象无数个家庭和个人一样，全部投入火海，付之一炬了（除了一本他舍不得烧的最后一本日记）。

说我把日记和照片藏来藏去找不到地方，是愚蠢和糊涂吗？其实有一点我从没糊涂过： 就是不想烧它们。

如果你看了《一个大童话》，就会知道：父母和哥哥如果有地方处置这些文字瑰宝和家庭照片的话，也绝对不会交给我。他们也是想遍了人，无奈个个都那么倒霉，这才想到了我；正因他们从心里不想烧掉，而我又偏偏点了头——因为不点头就得烧掉。而这些精神财富，是我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想想看：如果你死了，什么都没了，而只有它们还继续活着，一毫不损地活着，它们怎不比生命还重要呢？

哥哥决定烧掉千百万字的“灵魂”之前，希望有个见证人。然而，如果他能找到他最希望的老友的话，他也不会想到我。但他连一个见证人都找不到了，个个都象他一样，正在焦头烂额地烧东西，谁都害怕互相来往，他这才想到了我。他也绝对想不到后来我为他做的那些事情：象赶鸭子上架一样把自己赶上了文坛。又象鸭子摔跤那样，一次次地滚下了文坛；滚完了再费力地往上爬——在海外没钱借钱也得出书，也得把哥哥的事写完。

我为日记被三年劳教，并不觉得冤，因为我获得的太多，使我认识了以前不认识的社会。我如果不被劳教，也不觉得自己定会幸福，只会比没进过监狱更为愚蠢。

我无法和哥哥相比，他是思想者，是勤奋的天才，是发声的勇士，是愿意为正义付出一切的烈士，可我什么也不是，无非能写两笔象是实话文学的东西，只以“一本书主义”为一生的目标。如果超了产，就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美不滋滋，非得与自己的书孩子合影示人不可。这肤浅的作风，绝对不是哥哥能做得出来的。自己明明知道，可就是不想改。就连这不想改的毛病，也觉得甜滋滋的——仿佛偏要把自己当小孩儿，也是一乐。

以上说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说明：就连我这样一个糊涂人、水平不高

的人，都不会对一颗手榴弹感兴趣，都不会有暗杀中南海大人物的想法（这不是幻想狂精神病吗），而比我水平高得多冷静得多的遇罗克，怎么可能反倒不如我，比我还愚蠢万分呢？

我在新出版的《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的卷五《评遇罗克》这一部分，有篇文章《有关遇罗克的五个问题》的之三写道：

三. 网上对遇罗克事实的歪曲

如果说中共体制内某些两面派，以及被中共暗中收买的人，一提起遇罗克就故意褒贬掺半的话；如果说国内的「百度百科」之类的网站，因政治原因，一直对遇罗克的个人简介予以诬蔑的话；那么，就连外国人办的「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在对遇罗克的介绍里，也有同样的错误。该网站对遇罗克的生平介绍正确的部分除外，现只照抄不正确的部分：

“.....1967 年，《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发武器时获得了手榴弹，不忍心丢掉带回北京，后被发现.....”

“被判死刑的主要原因—— 表面原因：根据《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来源于判决书)。主流印象是：遇罗克因《出身论》一文，为当权者所不容。另一种观点是：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发表在《文汇报》的《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以上内容，一是错在手榴弹的问题，那明明是遇罗文所为，却安在了遇罗克的头上。遇罗克不仅没去过东北长春市，就算有人给他一颗手榴弹，

他也绝对不会接受，去做那种愚蠢的没头脑的事。爱做楞头青的事的，只有从小就对枪炮极感兴趣的罗文。2001 年，罗文出走中国去了美国时，我与他同住在一友人家，郑重地问过他：“你在监狱里，关于手榴弹的事，是否全推在哥哥头上了？”

因为哥哥在被捕前，曾向所有《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严肃诚恳地交代过：“万一出了事，你们把一切过失和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当时罗文很认真地回答我：“没有。那是我做的事，我怎么能推在哥哥头上？”而我也相信了。

所以，对于这件事，我和罗文在所有关于遇罗克的文章或书里，都没混淆过是非。在 2010 年 8 月底，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之前，主编金钟先生也问过我关于手榴弹的事，我也是如实回答的。但「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网站上，不仅这件事是错的，就连遇罗克因何而死也是错的。在遇罗克的死刑判决书上，前面除了列举了他的文字罪之外，中间只没头没脑的一句“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要暗杀谁？没有宾语；什么活动？没有说明。遇罗克绝对不会招认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或想法。即便监狱里的审讯员一再希望他承认搞反革命集团，无论他是否为此受过酷刑，他自始至终是不招认、也不交代别人的，故他的判决书上有一条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嚣张”，指的就是他这“不认罪、不交代自己、不交代他人”的态度。

从以上的错误明显看出：负责编辑遇罗克简介的人，要么是不清楚事实就任意发表文字，要么是误信了他以为可以信任的人的介绍。而介绍人故意把遇罗克的死因贬低成因“手榴弹”和“暗杀”，这论调是中共一向的做法。

即使我想去信向该网站更正，却发现很难与之联系，竟找不到可以写信的信箱。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繁殖的特务与线人已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结果，无孔不入了，该网站的负责人尤其应提高警惕，更应向出版过《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的出版人金钟先生多问一问，尤其是能与遇罗克的家属取得联系、征询意见。过不了几年、十年，我们能够作为见证人的都死了，编辑人就是想与我们联系也不能了。(注，见下)

而罗文的枪弹梦，在美国倒是很容易地实现了。他已买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二十条枪，每周日他都会去魏京生那空旷的农场里，忘乎所以地打靶射击，从大白天射击到天擦黑。我只希望他别为枪出事就好。

(作者注：2012年3月6-9日，在推友的热心帮助下，我这脑盲终于与「维基百科」的编辑小组取得了联系，他们很快地对遇罗克和我的词条给予了修正和补充。我给编辑小组写了感谢信。但我在「维基百科」遇罗克页面上所做的许多编辑文字，只保存了两天便全部消失，最后只保存了极为有限的介绍。为了能更真实地说明事情的经过，在2012年3月5日之前所写的此文中的有关内容，我不想做任何改动。)

又在“之五”这一部分写道：

哥哥舍不得烧掉的那本唯一的日记、我的二十本太一般的日记、以及母亲毕生积攒的上千张家庭照片，在我和两个弟弟的有生之年，是不会还给我们了。就连我们的下一代能否得到它们，我都不存希望。它们是否还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呢？也不知道。虽然我写不出哥哥深邃丰

富的思想，但只希望那一本他很重视的日记还存在。我和哥哥每逢过生日就换一本日记。哥哥那一本是32开大小、天兰色塑料皮封面、烫有“北京日记”四个金字，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哥哥对我说，他舍不得烧掉它，是因为这本日记，是一年以来、一生中思想最成熟的日记，直记到1966年的8月。我多希望掌握这本日记的有权人，有一天，能把它的内容全部地在网上公之于众，每一页、每一字都不要拉下，也能公开哥哥在监狱里所有的口供、事实及所遭受的磨难。那时，人们才能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的全面的遇罗克：他学富五车的知识与智慧，他人品的杰出与气节，才能完全地呈现给世人。

哥哥的案件被平反之后，专案组对他的尸体处理无任何交代，只发给父母二千元人民币的抚恤金，父母分文也不想动它。几年后，母亲去世，我们才发现，在衣柜中她的一件上衣口袋里，放了三个银行存折，是给我和两个弟弟每人同样多的几百元人民币，以此道出她对我们深深的爱；这钱里，就有哥哥那笔滴血的抚恤金。

如此有思想的人如遇罗克，能对一颗手榴弹和暗杀感兴趣吗？就算有人打算这样做他知道了的话，他都必会劝此人别愚蠢得异想天开呢！

至于哥哥的那本日记，我的二十本日记，以及母亲积攒的近千张家庭照片，我希望在习近平当政的今天，有关部门能够还给我们，能够以此表明新政的开放。假如真能如此，我愿意公开表示感谢。

写于 2014.3.18

附一：

遇罗克个人简介

遇罗克， 1942 年 5 月 1 日生于南京，七岁随全家迁至北京。父母皆为留学日本的工商科人才， 后自营实业。

1954 年于「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府学胡同小学) 毕业；

1957 年于「北京市二十五中学」初中毕业；

1960 年于「北京市六十五中学」高中毕业。

由于“资本家”的家庭出身和父母的“右派”问题，学习成绩及品行优秀而三次未准考入大学。

1961—1968 年间，做过“农业工人”、图书管理员、代课教师、多种临时工和「北京人民机器厂」学徒工。

遇罗克从小便博览群书、独立思考、文采超群、见解独到，立志做个杰出的人。

1966 年 7 至 9 月， 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猖狂，文革处于全国最惨无人道的黑暗时期，25 岁的遇罗克写下并发表了油印的《出身论》，及执笔 1967 年 1 月诞生的铅印《中学文革报》六期的头版头条文章和其他文章， 向社会发起挑战， 得到全国热烈和巨大的反响； 1967 年 4 月 14 日，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兼其他要职的戚本禹，宣布遇罗克所写《出身论》是大毒草；

1968 年 1 月，遇罗克以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饱受折磨，拒不交代自己和他人的“罪行”， 宁死不屈；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十万人的公审大会上，与另十九人一道，被「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宣判死刑，临刑前被强制进行活体器官移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再审判决书》，宣布遇罗克无罪。

有关遇罗克的著作及网页：

1. 1980年北京《当代》文学季刊，发表遇罗锦的中篇纪实文学《冬天的童话》；

2. 1981年广州《花城》文学季刊，发表遇罗锦的中篇报告文学《乾坤特重我头轻》；

3. 1987年3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遇罗锦著《爱的呼唤》；

4. 1987年日本东京「现代文学研究所」出版中外评论集《遇罗锦》；

5. 1999年1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的《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

6. 2000年5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遇罗文著《我家》；

7. 2009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遇罗锦著《一个大童话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

8. 2010年，为纪念遇罗克罹难四十周年，《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作为发起人，为遇罗克建立雕像，国内徐晓等人积极配合，雕像设计及制作者郑敏先生，雕像陈列于北京宋庄美术馆；

9. 2010年3月，台北「允晨文化」出版遇罗锦著《童话中的一地书》；

10. 2010 年八月，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金钟编著《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编入了遇罗锦的传记电影文学剧本《遇罗克》和她所收集的集体献词《献给遇罗克的花》；

11. 2013 年 10 月，「晨钟书局」出版遇罗锦编著《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

12. 香港《开放》月刊，纽约《北京之春》多次发表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以及将之照片作为杂志封面；

13. 谷歌搜索网页有关遇罗克的词条达七万多，以及国内外多个专为遇罗克建立的私人博客及网页。

(遇罗锦撰写)

附二：

遇罗克判决讨论通知

1970 年 1 月 9 日

最 高 指 示

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通 知

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中央两报一刊一九七〇年元旦社论的鼓舞下，首都革命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斗、批、改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热火朝天，形势越来越好。但是，一小

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和灭亡，积极配合帝、修、反进行破坏活动，幻想变天。为进一步搞好战备，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准备最近再召开一次公审大会，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以狠狠打击反动气焰。现将杨淑辰等二十名罪犯的材料发给你们，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

(上略)

十. 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步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十一. 现行反革命犯王佩英。女，五十四岁，河南省人，系地主分子，铁道部铁路专业设计院勤杂工。

王佩英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书写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

场、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并多次当众呼喊反革命口号，极其恶毒地攻击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王犯在押期间仍坚持与人民为敌，疯狂地咒骂我党，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到极点。

(下略)

遇罗克死刑判决书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0 刑字第 30 号)

遇罗克，男，1942 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 5 楼 13 号。父母系右派分子，其父是反革命分子。

遇犯思想反动透顶，自 1963 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和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并扬言进行阴谋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遇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遇罗克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审判判决书

(79) 中刑监字第 1310 号

遇罗克，男，一九四二年生，汉族，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原系北京市人民机器厂徒工，住北京市朝阳区南三里屯东五楼十三号。

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以来，遇之父遇崇基对原判不服多次申诉。

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

二、宣告遇罗克无罪。

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世界在装傻充楞

一. 台湾人代表全世界说了话

台湾人终于忍不住了，静坐示威，提出：如果无限制地购买中国产品，不仅会造成台湾大中小企业的倒闭，由此带来的是无数人的失业。

这问题在西方各国，早已存在了很多年，但你见谁公开提过呢？

西方某国曾经有六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联合上书给政府，指出本国经济政策的错误，提出的正是台湾人的担心，以及其他更多更好的建议。无奈政府听不进去，不仅不宣扬他们的建议内容、压制这上书的事，只允许在电视里一闪而过；留在观众脑海里的印象，便是那几位老人的无奈苦笑。尽管，这几位上书者，有两位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研究奖的呢。但诺奖归诺奖，采纳归采纳，完全是两码事。

就连我这作者，如果不写“某国”，而是直呼国名，都会收到在西方生活的某位发来的抗议信，且这抗议人竟是中国人的姓名，原来是为自由国家的言论统一，正忘我热情地工作着。

1949年之前，上海掀起过火烧日货的风潮，很快波及到各个城市，人们闯进店里，强行搬出日货，放在大马路上烧掉。那一阵子强行火烧，竟将日本货的流入完全抵挡住了。

而今，凡是中国能生产的进口产品，不仅没人敢于火烧，甚至西方很多企业都不得不停产了。企业一个个倒闭，失业大潮“汹涌澎湃”地上涨。老百姓默默无声。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人们的不满不轻易爆发。可能，因还都有个房住、有口饭吃、有医生可以看病、有的还有辆老旧汽车、口袋里还有几个零花钱？所以还能忍？然而，物价上涨又上涨，发不出钱的西方福利制国家已经不是一个了，今后只会更多。

二.冒烟的大烟筒都搬进了中国

不久前，国内那一周的著名雾霾，对面走路几乎看不见人，人人戴口罩，人人无法正常呼吸，一周内死了一千多人，无数人心脏不舒服，头晕目眩，医院挤都挤不进去。连饮用水都得从美国进口，美国的地下水无尽地抽，大片土地干旱，甚至无法生长农作物。

凡是中国能生产出售给西方的产品，由于在价格上无法与之竞争，西方只有停产，哪怕在质量上，中国产品无法与西方的相比。既然中国是全世界的便宜工厂，那只能是：西边的大烟筒停止冒烟，东边的烟筒却火速增生。

中国最缺少的是自然资源。于是：石油、煤炭、铁矿沙、木材、地下饮用水、食油、米面、牛奶.....凡是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和出产的东西，中国都因自己对大自然的无情破坏，以至太缺乏而难以生存了。

西边源源不断地运输一切资源给东边，东边制造便宜却质量不佳的产品再卖给西边，难道非要这样做不可吗？

决定国家命脉的是各国的大财团，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只想这样

做。

西方的浓烟与尘霾虽然减少，但都活在同一地球上，随着风向的飘移，西方的气候也照样受影响。比如：半年几乎见不到太阳，就算出现只一闪就没了；天阴阴，空气闷，该有风时没风，该有雨时没雨，该下雪时没雪，不该降沙却降沙，风调雨顺的感觉不见了。天气怪怪的，仿佛东半球整天冒浓烟，西半球的天空照样不高兴。森林与鸟类锐减，水土流失，干旱或洪暴，温度反常。

三. 假如钱存在你衣服的口袋里

若把国家比做一个人，你衣服的口袋，就是银行。

把钱存在自己国家的银行，就等于存放在你穿的衣服的口袋里。作为一个国家，是不该琢磨这钱是穷人存的还是富人存的，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钱，都是你的国家所印的钞票。穷人自己乐意节衣缩食，穷人的数目永远是富人的几十倍。钱积少成多，穷人若都取走，那时银行才会知道是个多么庞大的数字！作为一个国家，是不该考虑富人存钱是正确的，穷人存钱就是不正确的；因为节约和储蓄都是好事，钱是存在你自己的衣服口袋里的，并没跑到别人的口袋里去。一个国家，如果政策没毛病的话，它应尽量给百姓以安全感、信任感，希望人们存的钱永远存在自己的口袋里别外流才好。

但就连这样的常识，现在竟然也象经济一样出现了颠三倒四，今天这个政策，明天那个规定，吓得老百姓鸡飞狗跳，连节约也难。

由于东边冒烟西边停的现实，在倒闭的企业愈来愈多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状况一年比一年差，失业人口一年比一年多，于是那已实行了一百

多年的福利制，便越看越不顺眼了。国家不检查自己的经济政策有什么失误，却只盯着那福利开销怎么一年比一年庞大。于是，只从穷人身上找毛病。先是规定要向劳动局或社会局交代自己的银行帐号，定期上交自己的开支剧单；对于富人则是实行高税收，以至富人叫苦不迭，解雇了满工时的，只雇佣临时工，给穷人队伍更加以壮大，也更增加了国家的福利开支。

自己衣服口袋里的钱都空了还不算，还要求其他国家也要上报一切外国人的银行户头，无论穷富。在必须统一行动的要求下，各国只好无条件地服从。唯有并不属于欧盟的某国一再抵制，声明自己属于中立国，坚决不交代客户的帐号。但其他国家可以联合起来，用经济惩罚的办法，使它不得不屈服，最终它无奈表态：几年后的某某年，会象其他各国一样统一做法，并将这信息公开。

于是，取钱的人们便络绎不绝了。不仅是穷人积攒的那丁点钱，更有很多富人，因他们事先不想向税务局申报才存在那里。如今，那个“最可靠”的富国衣服口袋也要变空，很可能一落千丈，由富国变为最穷的国。

仅仅在与该国临近的一条必经的小公路上，警察带着专门能嗅出钱币气味的警犬，短时间内，就在这条小路边，竟截获了五千多万欧元和外币！光是取走穷人超出规定的钱就完了吗？对于富人也一样：你的姓名地址？你靠什么生活？你是否洗黑钱？你是否偷税漏税？是否在欺骗政府？你的随身护照等等都要一一检查、上报、再审查、再做最后的决定，往往关系到你下半生的命运。

逼着别人把钱从自己的口袋里取走。当发现自己衣服口袋里的钱怎么都没了时，却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一轮轮印钞票、涨物价，恶性循环往

复.....

这一来，美了那些专门撬锁行窃的。既然不敢存在银行，那么必定存在家里。某小城，仅仅一个月里，就发生了**37**起家庭被撬锁丢钱的案件。

四. 如果与你合作的是毫无道德底线的集团

西方的产品，从设计到制做到出售，一切考虑的是为老百姓的喜好和利益，让人人感到式样好、质量好、服务好、经久耐用、价格合理；但这一切的美好往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便宜、便宜、便宜，似乎西方人只见价钱少了几个子儿，眼便大开，便乐得合不拢嘴，乐得三天睡不着觉，全不管什么样式、质量和品牌了似的；西方人真是下贱与无知到了这个份儿上吗？

先不说那些不合身的衣服，走在大街上，一个个是多么难看；也不说那些衣料极差、洗几水就变形变色的质量，只说最时髦的电器产品吧：电视、手机、电脑，以及家用电器产品.....人们已从极为反感到不得不默认：从五年准坏到二年准坏了。还不说一些电器产品出现电故障，燥音，或一用就散发出旧塑料再生的臭味儿，连有的旅行客机里都发出这臭味儿。

既然你离不开那个制造大国，那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让你五年就坏是它，二年就坏也是它；那个无道德底线的集团，控制着产品的使用日期。他们不在乎浪费无尽的天然资源，他们要的是钱、钱、钱。他们不在乎把地球变成一个一望无际的电器产品垃圾地。他们个人只盼望做到富可敌国，带所有的钱，去遥远的异国小岛享受生活、洗黑钱、再生钱，他们认准了钱

就是一切！

更要命的，是掌握这个国家命脉的集团，不仅收买西方人为他们服务，为自己的利益造舆论、颠倒是非；那无数的潜入在西方各行各业的特务，竟由窃取经济情报改为窃取之后立即申请世界专利。使那位创先发明者和即将生产它的企业，不仅丢失了不易而来的发明，反而还得向窃取者付专利款。

一方面把孔子的道德捧得高高，一方面却做着“己所不欲，专施于人”的毫无道德底线的败坏恶行。反过来，假如有一国这样对待中国，中国人不在大使馆前闹翻了天、不火烧乱砸大使馆、不把舆论闹得全球象开了锅才怪！

遇罗克早在1967年3月年第三期的《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里，对那些以跪、刺、砍、剁、浇、烧……等等十几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残杀人的恶魔手法，对那些以折磨无辜者为乐、杀人不眨眼的联动份子们，有这样一段话：

清华附中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命运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二十年之后”，不，已经是47年之后了。哥哥的话是多么具有先见之明啊！

这不仅是对西方经济的大侵袭、大吞并，更是无休止的向西方文明示范自己的丑恶道德、以耻为荣；尤其是蛮横地剥夺了西方人民巨大的创造力，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与向往。

装傻充楞是因为人们的无奈，也是世界大战的前奏。当各国政府认为：任凭什么办法都解救不了经济大危机时，那就无法继续装傻充楞，只有打仗，多多的死人才行了。

2014 年 4 月 5 日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胡鹏池的纸上纪录片

胡鹏池的文章，为什么点击量总是那么高？

因为他写的政治人物，不仅真实可信，且活灵活现；就象在这些政治家们还活着时，有一架无形的秘密摄影机，一天到晚跟踪着他们，将他们当着人背着人的句句话和音容笑貌，全部摄了象并录了音。

田家英的文才与厚道、临死前的内心挣扎；毛泽东的妄想、报复与专制；周恩来的圆滑与无奈；林彪的神经质与算尽机关；胡耀帮与赵紫阳的各自性格之比较……

一个人写政治家写得如此逻辑严密与生动可信，可谓凤毛麟角。且在国内收集资料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他靠辛勤所收集来的资料，是谁也驳不倒的日期明确的官方报纸、私人发表过的回忆录、书籍或文章，官方记录片、官方认可的书籍……你想扣他个不真实，你都扣不上去。

所以看他的文章，时而边看边乐，时而心情沉重和惋惜，因为政治家们的种种音容笑貌与言谈，个个不同的表情和心理，全从他的文字中，活蹦乱跳地演绎出了一部部真实的个人纪录片。

在中国搜集资料十分不容易的情况下，他每写一个人物，付出了多大的劳动和努力啊。这里首先包含着他的立场和观点，才能令他大胆与鲜明。比如他对个别名人的不同看法，在他之前，还不见有谁写过。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想法，鼓舞着他这样去做呢？

由于对他好奇，我去谷歌寻找他的姓名，想知道他的来龙去脉。但找不到对他的个人简介，只见到他有个博克。去看了他的博克，除了一张他的照片之外，也没有他的个人简介。看来他并不想多谈自己。其实这倒也并不重要，只要很多人喜欢他的文章，便足够了。

在我的博克上，允许做 25 个博克链接，于是就做了他的博克。

后来，在编辑令狐冲先生的好心介绍中，胡鹏池先生给我发来了他写的几篇文章，我才了解了他的写作意图。

标题分为七小篇：

1. 呼唤“清明政治”
2. 何为“通俗政治”？
3. 辩证地运用“两分法”
4. 立场
5. 史识
6. “史实”总与“史识”结伴同行
7. 再说史识比史料与史实更重要

这 18 页的文章，我仔细地拜读了两遍，才理解了他写作的严肃态度。

他说他写的是通俗政治：“写历史，写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写片断的历史，个别的人物，其目的固然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但这不是主要目的，更不是终极目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写历史主要是写人，以史为鉴是以人的行为为鉴。所以，更主要的目的是揭示历史真相背后的人性真相，将政治人物人性的真善美与人性的假丑恶同时揭示、挖掘、剖析，歌颂真金与美玉，抖落牛马与狗宝，呼唤清明政治的早日到来，也为清明的政治力量添薪。”

何谓“通俗”？他说：“一方面是指浅显易懂，另一方面也是指深入浅出。很简单的道理，千万不要故弄玄虚，人为地将其搞复杂了；道理比较深，却能用大众的语言解释出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用通俗的方法解读政治。”

在对史料的收集上，他说：“史料有第一手与第二手之分，也有官方与民间之分，有官方记录与民间记忆之分，史料的来源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真假。别人的作品，无论是权威的或是无名的，对于写作者而言，对于笔下的作品而言，都是史料。史料是作品的材料，但不是作品。史料就好比是砖石，砖石可用于建筑峨冠博带的殿堂，也可以建筑风光旖旎的园林，但也可以建筑茅舍与猪圈。”

怎样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史识和史实呢？他说：“由史料经过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达到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史识是修史、写史的见识。它包括 1. 见解和观点；2. 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高尚品质和勇敢精神等等。它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勇气’，也是极重要的人品。”

什么是“史实”呢？他说：“‘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都陷于万分悲痛之中。’这不是史实。事实是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大部分人确实是悲痛的，相当一部分在思考，中国怎么办？还有一部分在希冀：一个新的时代终于开始了！真正的史实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他又举例说：“1.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2.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他是被杀死的。3.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王死了，他是被杀死的，杀死他的人叫崔杼。虽然这三条都是‘史实’，但是前两条刻意隐瞒了关键意义的历史真相，而其原因是屈从于权力，这就是片面的‘史实’，虽然不能算是伪史，但也不是良史。只有第三条是良史，体现了史官的正确而准确的解读而记录下来的真的‘史实’”。

原来有这么多讲头啊。对于我这不擅于写理论文章的人来说，看了他这几篇小文，很受启发。其实，他还少说了一条，对于他，还有个第4：写出人性的活灵活现。

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

一个严肃的作者，他的立场比观点更为重要。没有为大众为历史秉笔直书的勇气，就绝对写不出人人爱看的好文章。

读者最公平。他的文章点击量高，可读性强，他纸上的一部部活生生的“电影纪录片”，给中国的历史，添了独特的色彩！

2014. 5. 24 德国 Passau

日本一山农

两个月前，在电视里见到一纪录片，是位德国记者采访一日本的山农。

整部片里，记者只以画外音出现。

被采访的主角，是一位九十四岁的阿婆。

画面一开始，是日本山区一眼望不到头，高高低低的绿色群山。兰天白云下，那树木的茂密旺盛，那无法形容的郁郁葱葱、尽展峥嵘，就象几百年来雨水丰足、气候宜人、世界太平、从没人动过这些树木一指头似的。仅仅这仙境般的画面，就把人的心魂摄住了。

镜头渐渐往下，密林中出现了一个小院，一座木房子。

九十四岁的阿婆，面容就象不到七十岁的模样。她穿着自家做的棉布宽松衣裤，在脚腕处是扎紧的；脚穿结实的胶底布鞋；戴着自己缝制的棉布遮阳帽，帽沿很大。这一身衣帽，既便于干活，又防风和防晒。

她的丈夫于八十五岁那年因病去世了。他们有四个儿女。只有最小的儿子愿意与她一起过这山农的生活，其他的儿女都去城市里找了工作，连孙辈们都成家了。今天她的小儿子和太太去城里办事了。

她的祖传老屋，就在这山间的密林中。那是一座并没有装修一新的老木房，三间屋连在一起，极为简单实用的木制家具，一切保持着最初的原样。木门木窗显得很旧，但厚重结实。

屋里有架脚踏缝纫机，没电、没自来水。喝的水，就是家门旁引来的山泉。

烧的柴，就是割下晒干的山上的荒草。

“冬天喝什么水呢？”记者问。

“冬天喝的就是雪水或冰水，用不尽的。”

“您每天几点起床？”

“我没有表。也没收音机和电视机。每天，只要太阳露出一丝曙光，各种鸟儿们就唱歌了，那就是我起床的时间。天一擦黑儿，鸟儿们都进窝睡觉了，我也该休息了。”

阿婆背个柳条筐从家里走出来，一边回答着记者的问话，一边想让他看看自己每日劳做的地方。

这里没有一块平地，一出家门，就是高高低低的山地。

阿婆说：她丈夫的爷爷买了这片山地，在这里盖房立足。她家一代代人，完全是靠山吃山，以此维生。

“怎么看不见您家的田地呢？”

阿婆走在蜿蜒曲折、忽上忽下的小路上，所经之处，皆是荒草、树木和乱石。她每每抓块小石头或几根草，就能往上攀登。她的手脚是如此利落，连年轻的记者跟着她都费劲，他夸她简直就象是五十岁的人。

眼前出现了一块地，她说那里种荞麦。这块起伏不平的地，也是上辈人伐树后开出来的。阿婆说：“这块地的收成够半年吃的。”她又带记者爬上爬下，又见到一小块地，她说那里种土豆和红薯。不远处又一小块地是种蔬菜。地的周边长满了密密的不矮的荒草。就连地里，也有荒草。阿婆说：“荞麦、红薯，土豆和菜蔬，足够一年吃的。因为山里自然生长的，尽是可吃的东西。”这一路上，她随手摘些野果给记者品尝。记者头一次见识这些野果，酸酸甜甜，或很甜，很好吃。她又随手摘些碧绿的野葱和野菜，放进了柳条筐，说回头给记者做荞麦面时，好用它拌面。

“光吃菜吗？”

“我有二十多只鸡呀。每天它们都自己找食吃。到时就回窝了，我不操心的。下的蛋都吃不完。小河里有很多小鱼，夏天吃新鲜的，再腌起来或晒成鱼干，加上腌蛋，足够一年吃啦。也去城里卖鱼干和腌鱼腌蛋，以及自己制作的野果酱和野菜干，用所得的钱，买些自己制作不了的东西。”

“卖木料吗？”

“不卖。树是不能随便砍的。山就仗着树，没有树，就没了山。”

“种地用什么肥料呢？用化肥吗？”

“从来不用。一到秋收后，就烧荒，烧得遍山都是火。附近的山农都这么做。”

“为什么？”

“这山上的荒草和庄稼茬子，烧了之后，草木灰经了雨雪，就变为肥料，同时也烧死了害虫。”

“连树木也烧了？”

“也一起烧。但树木是烧不死的，它们的根还活着。你看这一望无边的郁郁葱葱的树木，都是烧过之后，才能旺盛地生长呢。”

阿婆带记者又往山顶上爬。说要让他看一棵神树。她爬上爬下的手脚那么利索，让记者又一次深为叹服。

不行了，阿婆说：“我远不如年轻时候了。好在我什么病也没有，只是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腿关节疼，但不厉害。”

“眼睛耳朵牙齿都没毛病？”

“没有。”

“您真福气。”

阿婆叫道：“那就是神树，您看到了吗？”

在山顶上，在密树野草的环绕中，一棵高大粗壮的、黑乎乎的、枝杈倨傲古怪地伸展的老树，它那狂妄的模样似在张牙舞爪地吼叫着，而其他的树和草都在静静地聆听。似在这山之巅，它早已看破了红尘的一切奥秘，并为自己的千年生命目空着一切。

阿婆亲热地上前紧紧搂住树干，将脸颊贴在老干上，对它亲切地咕囔了几句，又对记者说：“它就是保佑我一家平安的神树。我有什么心里话，都会来这儿对它诉说。它全都理解，它全知道。正因为有了它，我一家几代人才能平平安安地过到今天。这是从我们的祖先嘱咐过来的，几代人也深信不疑的。每逢孩子们孙子们来这里时，他们必定要来朝拜这树神，有

什么心里话都对它说，求它保佑的。所以，除了我们伐树开地造房时必须砍一些树之外，我们绝不再多砍一棵树。没有树，就没了一切。我们靠山吃山，全仗着树木。我经常坐在这里，给树神唱歌呢，它可爱听了。那时你会看到，它的树枝树叶子，都在开心地抖动摇晃呢。”

阿婆又搂搂它，用脸贴贴它，才友好地和它分了手。

回家的路上，阿婆顺手采了一把野花：黄色、红色、白色、粉红色的小花，并对记者说：“回家后把野花插在小花瓶里，吃荞麦面面条、鱼汁、凉拌野菜，再欣赏着野花，会让你开心。”

这纪录片让我如此地难忘。我真希望能看到重播、再重播。

比起阿婆，我们都成了化学人儿、里里外外的化学人儿——我们的食品、食品的包装、我们生活里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视为离不开的东西，全是违反自然、毁灭自然的化学产品。

唉！要是我能再生一回，说什么也得飞去日本，当一回阿婆那样的山农！

2014.5.23

德国的社会房

一. 为何称为“社会房”

联邦德国的全称，实质是叫“社会国”，它没有“主义”二字。

有关这国名的详细解释，《欧华导报》的创办人兼主编钱跃君博士，在该报及他所出版的法律著作中，都有具体详实的阐述，我就不在这里谈了。

租给低收入者的房子，在德国不叫“简易房”，而称为“社会房”（Sozialwohnung），就连“穷人房”或“救济房”，谁也不敢公开这样称呼：“怎么，你富呵，你明天失业了，你那房子连减价出售都难找到买主儿，你太太不带孩子跑了、你不捅她们几刀、你不上吊就不错，你还富什么，还不如我们呢！”或是：“哈，你因为自己有房子，就看不起没房子的人哪？你这样说话贬低人，我去法院告你！”

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也出于社会现实在不断地变化、人的处境也在变化；甚至有的个人收入已超出了原来的规定，自己却不想搬家（下面会写）。所以，称呼它为“社会房”，使大家都能接受、彼此心平气和。

二. 厕所万万省不得

为什么中国偏要称为“简易房”呢？这当然是因造房的成本低廉。

我在“共识网”上偶见一文里提到：“今后盖简易房，不用盖每家的卫生间(厕所)。”

我在国内时，很熟悉简易房：没有自己家的阳台和厨房，没有抽水厕所卫生间，只有公用过道和公用厕所。往往是每层楼有一个小小的磁制冲水蹲坑，各家轮流值日打扫卫生。

若在德国，给低收入者盖这样房子的话，一定会遭到普遍的抗议示威了：“凭什么我们就不该有自己的厕所？不该有淋浴设备？虽然我们挣的工资不高，但也给国家上税了呀。我们工作累得出一身汗，就不该洗澡吗？”

厕所、洗澡、取暖设备，这是最基本的人之需，是对人生活上的最基本的重视，是省不得的。每家有个厕所，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方便，还能防止疾病的广泛流传。个人卫生了，家庭卫生了，国家才有大的环境卫生——难道你愿意与一个肺结核或爱滋病人蹲一个厕坑吗？难道你一开厕所门，见蹲坑边，不知谁拉稀拉得满地都是屎，你不头疼么？难道你发现蹲坑被什么堵住了，水都冲不下去，你不生气吗？难道那个不停地抽烟的人刚出来，又无抽风设备，你进去时能呼吸吗？难道你发现有人在墙上乱画乱写、低级下流，却又不知谁写的，你能平静吗？这些，不仅会给人與人之间、给邻居之间，造成不和与没完没了的矛盾与仇视，也等于故意让低收入者时时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连自己有个厕所都不能！再说还得考虑年纪大

了的及残废人蹲不下去，只能坐着的实情。因此，这种节约法，正因为没反过来想想自己若生活在这种环境里，自己会如何？

明着是为国家节约，实际上是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给国家造成不应有的不团结和不安因素——仅仅因为一个小小的厕所！

周永康贪污得一个人富可敌国，能盖多少给低收入者的房子和厕所？

大中小贪官的家里存着一箱箱的钞票，能盖多少给低收入者的房子和厕所？

三. 德国有几种社会房

1. 私人房

自己想多盖几间屋子出租，以此收入做为自己的生活来源。但资金不够，于是可以向国家银行借钱。银行经过调查，同意后，以低息贷款的方式拨款，但合约上规定：今后只能租给低收入者，房租不得过高。这一切，在合约上，都有明确具体的详细规定。

低收入者必须出示自己的收入证明，才能算是否是低收入者。往后就是每两年检查一次房客的收入情况。

但这种私人房，凡是有过一次坏经验的人，都是不愿意住的。

我在自传《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里，写过我由于没有经验，住进了这种私人房。一是房租涨得过高过快；二是可以偷用房客的暖气和水电；三是哪里坏了需要修理时，明明不是房客的责任，但房主尽量不想花钱修理；应退还的押金也不退还。

它的好处是：房主寻找房客时，由于很仔细，不找到让自己满意的人就不会出租，所以楼房里邻居之间能保持安静与和谐。

除非房主对房客有一定深度的友谊，才愿意订立死合约（即不再涨房租的合约）。

2. 社会房又分三种

A. 给遵纪守法的市民

市政府为了解决本市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买地皮，向国家银行贷款。

在对低收入者的住房规定上，都有具体详细的条文，如：独身者、两口人、或两口人以上的家庭应住的面积；房租费的规定；每两年一次填表检查，看是否每家仍旧符合要求和规定。

有孩子的家庭，按住房面积所规定的，必须有一个或两个厕所。淋浴及澡盆设备是每家必须有的；住房的高度若达到了规定的层数，必须有电梯；得有花园和能晾晒衣服、被单、被子的晾架；楼外的园林绿化规定；每家的信箱、汽车的停车位、自行车存放间；每家的地下室、公用照明、电铃对话器、电视、座机电话及家用电器的插孔、门上的猫眼、厕所抽气设备和楼道防火设施等等，凡所规定的都得具备，否则不准施工。

每个城市，对于低收入者，都有几个不同的属于市政府的房屋管理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片管理着很多住房。每个管理委员会的管理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在根本问题上是一样的，如：事先明确地给房客看统一印好的种种条文规定一多久涨一次房租，每次涨多少钱；多少年之后，还清了国家银行的贷款，就不再属于社会房；存车库或室外存车位置的每月租金是多少；每个家庭是否有义务每二周一次搞楼道分段和地下室楼道分段的清

洁（或是统一每月每家自动转账付款由固定的清洁工来搞），以及维护公共秩序及卫生和保护公共设备的规定……

如果一个人中了六合彩大奖或其他大奖，或继承了一笔不小的遗产，或是又有了好工作，收入已不能算低，但他喜欢这里，并不想搬家。比如：他与邻居相处得不错；他喜欢屋价便宜和附近的绿化环境；他更喜欢若有哪些应该修理的问题，管理委员会立即派人来修，房客不付分文，所以他一点也不想离开这里。这时，管理委员会不强迫他搬家，而是每平方米必须长一点房租，往往是一欧元（以前是二马克）。比起别处或私人房，这还是很低廉。

有的新房是 15 年到期，有的是 30 或 40 年到期。到期之后会怎样呢？

有的房租费并未涨，房客也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有的，因房子太老了，市政府没钱大修缮，于是卖给私人。甚至很多是有钱的外国人。如，有个日本人买了三座楼房，他将楼外刷了新颜色，又给每家造了个小阳台，每月比先涨了一百欧元的房租费，但这就把很多房客仅有的零花钱全搞光了，而找房搬家又并非简单易行的事。

B. 给不遵纪守法者的房子

社会上总有这类人，以不遵纪守法为快乐、为自豪。如：几个月不交房租费，搬几次家对房主都是如此地蛮横无理；无论住在哪里，总是爱吵爱闹，酗酒闹事；或是外表脏臭得出奇，偏就这样绝对不改；或是在家做暗娼，或搞见不得人的活动；或总是拉帮结伙地打群架；或偷盗……被邻居联合起来签名，将之告到管理委员会；以及因犯罪出狱却找不到正经人住的房子者；于是便让这类人住在一个楼里。每个城市都有一二座或几座

这类破旧肮脏的名声极坏的楼房（这种楼房越多越标志着一个城市的面貌）。每人一间小屋，连锁垫都会立即被邻居撬了；也没有厕所设备和独用的厨房，就搞个煤油炉或小电炉在自己屋里做饭好了；只有一个楼道里公用的卫生间，总是那么脏和堵；连暖气总开关也会被个别住户故意搞坏，以至冬天里，好几天大家都没暖气。就算市政府把楼房里外修理粉刷一新，很快就会被那些爱搞恶作剧的无赖弄得破旧肮脏。至于他们的孩子，都不准住在那里，由社会局安排，托给有教养的私人家庭抚养，每月每个孩子的抚养费 and 抚养期等等都有具体的规定。

人一旦住在那种楼里，想找工作或搬家，老板或房主都知道是来自那里的败类，简直就找不到工作和房子，除非你设法又奇迹般地找到了新居。

C. 流浪者之家

比起 C，B 又比 C 强很多，起码还有间自己的屋子，起码夫妇俩还能住在一起，起码还有每月的救济金，除去扣除自动转账的房租，还能剩下够抽烟喝酒及坐公车的钱，也有医疗保险。

一旦沦落到进入“流浪者之家”的地步，就都没了以上的好处，而是二三十个人一屋，上下铺，每人只有一个木板床的铺位。也没有救济金汇到帐号上，而只有每天一顿中午的救济餐：炖大猪肉片加煮土豆。

没有其他食物可挑，也甭挑食了；就这个，爱吃就吃，不吃拉倒。

每次给一满满一大盘，饭量中等的都吃不完。如果需要看病，管理员会开条子可以去医生那里。

男女分开，妇女住在另外的地方。至于他们的孩子，安置办法与 B 一样。

但别以为上下铺都住的是没来历的穷人，这里真有不只一个以前的公司大老板呢，也不止一个有房有产业有钱的呢。别看外表拉拉塌塌，有的，竟是很有知识和素养的技术人员或教授呢。但他们怎么会沦落如此？为何偏要住在这里？这，可就是一个个很值得听、都能讲出道理的故事了，如果他们想告诉你的话。

2014. 5. 29

为万哥流泪

——读白志强中篇小说《嫖娼？全疯了！》

三年前，住在国内的两位女友写信问我：“你想过回中国生活吗？”我回答道：“如果我真地回国，若能发还我那二十年工龄的退休金够生活的

话，那我每天早晨，就去北海公园，和那帮大妈跳扇子舞。”

这回答令她们十分惊讶，更令她们好笑，仿佛我变得怎么会对大妈舞感兴趣了？可我也奇怪，就算没出过国，我也会去跳大妈舞啊，我一点没变呀。我总想着小时候，在台上跳过一次“采茶扑蝶”集体舞，还没过瘾呢。那以后，生活颠簸流离，倒霉的事一串串，就一直没有可能跳跳舞。现在老了，退了休，身体还健康，生活无忧，可不正是想跳集体舞开开心心的好时候吗。

今年又有位朋友问过我：“您想过回国吗？”我回答：“若真回国，最吸引我的就是书便宜，我就买它三十本好书带回来慢慢看。”

无论我是否想回去看看，都没有我看了“共识网”转载的中篇小说[《嫖娼？全疯了！》](#)给我的震撼大。

与中国分别了 28 年，只有一个念头反问自己：难道，中国人的生活，真地变成了这样？真地象这篇小说写得一样？

这部小说，以它通俗刚劲的语言、深刻直率幽默的大白话、紧扣人心的情节，使人不能不一口气地读完它。

它给人的感觉是那么真实可信。

很多贴切透彻的幽默语言，不由得令我一次次地笑出声来。

但结尾却使我再也笑不出来，而是难过沉痛地欲哭无泪。

万建设老板有个看起来那么好的家：他做倒腾钢材的生意，多年来在房地产的热销中赚了大钱，一心要把财产往九位数上奔；他有了高级房、高级车、彼此相爱的太太、可爱的独生儿子。可如今，他却不敢回家了。

近年来，楼房卖不出去，欠他钱的人不止一个，他只能讨债了。

若是在西欧，仅这私人倒腾钢材的生意就做不成，执照管理局不会发给你营业执照。好听的话是：西方的法律和规定，一板一眼，谁犯了法犯了规，只有自己倒霉。难听的话是：人人遵纪守法已习惯成自然，甘愿被国家管得笔杆条直。

既然别人欠万老板的钱，那么，就该理直气壮地向他要啊，他不给，有律师，还有法院，这不是太简单易行的事吗？

然而在中国，竟然得象孙子似地请欠钱不还的无赖们吃喝玩乐，低三下四地哄着，喝酒 K 歌蒸桑拿和找小姐。就连这样下工夫花大钱，都难于要出欠款。因对方也是一肚子苦水，能不给就不给，能多给只想少给，于是全得靠私人来回磨缠，与法律全然无关。似乎人人脑子里根本没有法律二字，一切全是私人解决。

中央一声向钱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有法可依，而是法律只为有势力的人服务。对于级别不够的老百姓，赚大把钱的时候有你，要不出钱来的时候也是你。

妻子梅菊发现了儿子万成漆近些日子总是在他的房子里看成人片，她认为低级下流，儿子在学坏，便和儿子死死做对。

从未有过女友的 21 岁的独生子漆漆，痛恨父母对他的监视。为了反监视，他悄悄安装了父母找也找不到的迷你摄像机，让父母看看自己监视他的那付鬼样子。

富裕的生活使梅菊不必去工作，住在独门独户的小区，她连与邻居聊天的方便也没有了，于是在孤独和无聊中，便天天监视着宝贝儿子，天天对身心疲乏回家的丈夫叨唠个没完，以至万老板生怕回家。

这场家庭悲剧的起因，是因万老板觉得儿子已 21 岁，却对于女性毫无切身体会，于是就和儿子背着梅菊，去了一次他常去请客人玩的地下妓院。

这位很多年都失去了性功能的慈爱父亲，在他眼里看来，心里就这淡淡的一句：“不就这点儿事儿吗？”——让儿子了解了如何与女人做爱，今后找对象也有些经验哪。

但恨死了妓女的梅菊，出于对丈夫和儿子的关爱，发现之后不依不饶，以至一步步升级，一步步使一家三口走向深渊……

这事若在西欧，儿女一到 18 岁属于成人，如果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起，自己可以向青少年管理局提出理由，如父母对他的干扰他实在受不了等等，青管局经过调查属实后，儿子完全有权利自己找房单过，父母不仅无权利阻止，若有经济能力的话，还必须给儿女付每月生活费；对于无能力付款的父母，则由社会局付款。

国家规定，一过 25 岁，便理所当然地可以自己找房离开父母单过，一律由社会局付生活费。若不在大学学习，则必须去工作；若身体有病无法工作者，也自有国家规定，保障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连弱智者都有专门收留他们的家园，不仅在生活上照顾得很好，也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简单工作，对他们都有很好的安排和对待。万老板家里那三口人的战争，那些种种人为造成的烦恼，便都会烟消云散。

这小说写得真好！它完全来自生活。没有对这些经历深有体会的人，是写不出来的。它没有任何拔高、渲染、故弄玄虚的语言。它一句句都透着男主角的实在、善良、忠厚、慈爱、乐于助人和善解人意。即使刻划的梅菊、漆漆、小鸟、芸芸、妓院老板娘，也都那么合情合理、贴切真实，

丝毫没有脸谱化。即使画面不多的心理医生、警察和精神病院医生，也都描写得恰如其份、活灵活现。

正因它真实可信，所以才能给予读者巨大的震撼力、感染力。

好小说。

向作者致敬！

2014.6.7， 德国 Passau

先锋作家白志强

在“共识网”读过白志强的《嫖娼？全疯了！》之后（点击量已超过四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我的博客上给他在“爱思想网站”的个人博客做了链接，一按就能立即出现他的博客首页，让我这个最喜欢看小说的人天天都能过过瘾。

他写的东西真多！

看个人简介，他的人生经历也真够不一般！

热爱与人交往的性格，加上丰富的生活历练，是他写作不绝的源泉。

他的文学学历，以及对文学影剧艺术不懈的追求，让我理解了，那通俗刚劲的语言不仅是他性格所爱，而且是细节含而不露的适时展现；那叙述的口气就象是与人聊天，却使读者不能不一口气地读完他每一篇作品。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文学艺术性。

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一位评家谈他的话：“读你的东西酣畅淋漓，你这家伙真善于挖掘生活中的人性和血性，也藏着邪性。这就是荒诞杂着幽默了？你写出来的几个人物是一根筋往前发展，但各自的走向让人意料不到，也全在情理之中，真有意思。”

这话说得很是中肯。

《哥们挣钱记》，既然作者标明是纪实之作，我便真相信那定是志强童年的生活经历了。原来是这么穷苦的家庭出身，又有如此通情达理的父母！

尚未成年，为了挣点钱，用架子车拉煤末、爬山坡、几十公里甚至一百多公里的苦力，结果挣的那点钱，还不够因体力消耗太大、饭量大增的饭钱。

我边看边回忆起 1970 年，我因日记问题劳教到期解除，被农场全国统一解散，将绝大多数就业人员发配到农村去自生自灭。我被分配到河北省临西县，那里是盐碱地，连草都不长。家家户户全靠手拉风箱炉烧煤面做饭。每半年，两个本村壮汉就去煤矿给全村人拉煤面。正是作品里所描述的那个光景。

三天后，拉煤人千辛万苦地回来时，我和围着看村长分堆的老乡们一

起等着拿走我应得的那堆煤面，可万万也想不到作品里所描写的拉煤人的苦衷。只是看到那单薄的破架子车，与被堆积的沉重煤面完全不成比例，奇怪这车怎么就没散架？只感到那两位壮汉，比先又瘦又黑，骨头架子象要立即趴下似的，累得连句话都说不出.....

这真是志强的童年吗？如果真是，我反而只感到底层人具有的高贵，因为它塑造了对人性的普遍理解与认知。我希望这真是作者的童年，因为它只能令我肃然起敬。

中篇《大师的批量诞生》，让人时时发笑也时时感叹。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张建民竟被忽悠成了神医张叁耶。最后他说话不小心露了馅，反而是坏事变好事，包装者一点不在乎，甩了他，却包装出更多更多的大师.....

《婚礼这天.....》，就象在看一幕幕活生生的电影。钱就是一切，导致了婚礼的疯狂。虽然男主角猛然醒悟，又回归到真爱者身边，但正象作者在结尾所说的：“当然也还有两天后郝京和雪儿的离婚证办理。再和靓丫的结婚证办理。不想写了。生活中的故事压根没有尾声.....得给读者留些想象的空间。”

在婚姻价值观几乎全面崩溃，离婚率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中国，能有一个固定的结尾吗？

《挖来的“人参”》太感人了！农村的孩子在毫无学习条件的劳苦环境中，有的学习成绩竟然如此的出类拔萃，令人钦佩又无法想象！老校长和有良心的教师，为了让他们能上大城市的尖子学校，费尽了心血。读着，自己都忍不住一次次地泪水盈眶。

然而，掩卷沉思：就算他们高中毕业后进了大学，以优秀的成绩毕了

业，又怎样呢？“共识网”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他们仍因财力不够无法继续深造。“共识网”总监王科力的早逝，便是这篇小说最好的续篇。

新发表的中篇《助人为悲》，一读就无法停下来。朴实的描述中夹杂着幽默。城乡差距之大，人们思想变化之大，都抵不过意外的结尾给人的巨大震惊。造成这场悲剧的核心，可以说有好几种原因，但外地农村孩子在大城市上学的艰难，却是最直接的原因。

什么时候，能把城乡差别，消灭到最小呢？什么时候，能把贪官贪污的钱，用在老百姓身上呢？什么时候，能把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用来改变自己的政策，使这许多悲剧不再发生呢？

很多希望，很多困惑，很多悲伤，在白志强的笔下，用他通俗、刚劲、幽默、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又一个又一个不朽的中篇小说，道出了社会的矛盾和应该解决的尖锐问题。正因此，你会看见在他作品的写作日期旁边，不止一篇地注明“发不出去”。

这四个字，正是他的光荣和骄傲！这四个字，恰是他的独立先锋精神！

2014.6.28，德国 Passau

中国版《基督山恩仇记》

——读白志强中篇小说《遭遇死亡》

想读这小说的急迫心情，让我放弃了去看庆贺世界杯冠军足球赛盛会的实况报道。今天，柏林市中心，伯兰登堡凯旋门的巨大广场上，有 50 万人又唱又跳又笑；不仅是因为世界国际足协(FIFA)奖给了德国足协 3500 万美元，德国足协奖给了“德国国家足球队”的每位球员 30 万欧元。哪怕个个球员踢得精疲力竭，哪怕好几位踢得伤痕累累，能得这么多的奖金，也值了！

令人们欢乐庆贺的，是德国第四次夺得了世界足球杯冠军的巨大荣誉！也是我在德国生活亲眼所见的第二次（1990，2014）。在目前全国失业人数只多不减，物价仍在小涨及货币贬值的现实中，无疑给疲惫悲观的人们，心理上打了一针强心剂，似乎光明仍在，不必气馁。

就是正要去看那实况报道时，突然接到志强的一封信，说他刚刚在“共识网”发表了一篇新小说，责任编辑令狐冲先生刚一发在网上，短短的时间内，点击量便已超过七千！等我去看时，距离发表时间仅仅 24 小时，点击量已超过八千了！

志强小说的吸引力，无论哪一篇，就是让你能一口气地读下去，让读者想知道最后的结果。这种吸引力，绝对不是在语言文字上做游戏，绝对

不是故弄玄虚和深奥，恰恰是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以及符合人物性格的独特语言，在深深地吸引着读者。貌似没有描写的描写，真乃一绝。

当我一口气把整篇小说读完后，自然让我连想起那篇著名的《基督山恩仇记》。

但它与这现实的中国版比较，还是太逊色了。难道，中国的现实，真就是这样的？可我自己不得不马上回答：“你天天看海内外新闻，还有什么不知道的？不是比它更邪唬的事，不仅存在还时有发生吗？不是每当看到那些令人惊异的照片和文章，不是总心惊肉跳吗？仅仅是那些被关进监狱里的大腐败贪污犯，他们做出的事，哪个不比这小说里写得更严重？”

于是我倒真地为小说里的人物感到生气了：这俩“傻冒儿老天真”于喜泽和宛娴，既然两人都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的冤枉气，那么多次遭遇死亡，与死神似乎拉不断扯不断；认识之后，互相等了好几年，又苦尽甘来地结了婚，外加手头现金有六千万（哇噢，六千万！！！），为何就偏偏要在国内继续生活？这世界不早已成为了地球村？谁还以“爱国”为自居？连贪污腐化的高官们，都早早知道并做好了准备：他们手里有好几国的护照，深知有一天还是在海外生活自由和保险。哪怕语言再不通，无奈可以慢慢学；哪怕再无聊，无奈有钱可以有更多的享受和乐趣，也不愿意在一个毫无法治的国家里，天天以走钢丝、以“遭遇死亡”为乐啊。那些没逃出来仍在大牢里的，你问他没跑出来后不后悔啊？我并非同情那些腐败分子们，而是仅仅以文学的角度，去设身处地捉摸他们的心理，更同情的，是对那些无辜的老百姓们。

我出国时已四十岁，但比起七十多岁还毅然出国定居的，我还算是年轻的呢。在海外，我一无钱，二无关系网，三无地位，我从最基本的体力劳动做起，从最基本的德文字母学起，可我从未苦恼过；我只是为我的丈夫吴范军扔掉两次经济担保不来德国深为苦恼过，这些都写在了《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中。最后自己也想开了，也不以为意了，因为新的生活——那自由感，是我天天感受和享受着的。他不来，他没这福气。到今天，我都觉得值，正象那千千万万移民一样。

走吧，过不好，过不了，何必报仇？自有收留处，天外自有天。走吧。

2014. 7. 15（读志强小说即日）

读李劫《中国文化冷风景》第四章

李劫的篇篇文章力透纸背、深澈独到，见解如鹤立鸡群，这早已是人

们公认的事实。

自他出国后这些年，已在台北「允晨文化」出版了七本力作：《上海故事——星河流轉》、《上海往事》、《毛时代》、《美國風景》、《百年風雨》、《中國文化冷風景》、《歷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紅樓夢》，并在网上发表了很多随笔和文章，他始终在博克和“热门专栏”的“推荐”上占据着首位。

去“爱思想”网站看他的“热门专栏”时，第一眼见到标题：《李劫：杨志卖刀 李劫市书》，心里一愣：怎么回事？——

“断断续续写了六年的《中国文化冷风景》，终可付梓。本当桃李无言，无奈生存逼仄，惟有效仿杨志卖刀，将无价之著，作价待沽，如斯：简体中文字版，十年出版权限，两百万美元（税后）优惠，优惠期一年，自告示贴出之日算起。同时郑重声明，本人之前在大陆出版的书稿，诸如《丽娃河》，《爱似米兰》，《风烛沧海》，五卷本《李劫思想文化文集》，《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脚下的沙漠，天空的鹰》，等等；有的出版合同期限已过，有的根本都不曾签约，务请相关出版社自觉中止再版。有意继续再版者，可联系作者，履行续签。若有擅行再版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于纽约”

呵，这就是他的“叫卖词”——真正的作家总是这么穷和倒霉吗？

电脑时代，竟然给很多作家们带不来分文？

由于自己也属于最穷的作家，便见怪不怪地再往下看：

附一、《中国文化冷风景》，将近四十万字。

篇首题记以及目录如次：

千年不变的中国文化时空，有如一间封闭的黑屋子。能够做的不过是掀掉其屋顶，拆除其围墙。至于屋内的人们能否自由走出，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题记

自序 追溯河图洛书，还原华夏人文景观

绪论 商周之交与百年激变

第一章 历史的混沌是如何被开窍的

第二章 周公建制的历史意味和人文影响

第三章 《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坐标

一、《易经》和《山海经》的不同意蕴

二、从四维时空坐标读解河图洛书的旋转

三、时间的开放性和真理的悖反性

（下略）

李劫这部费时六年、40 万字的心血巨著，他所列出的古今中外的参考名著，将近一百二十本。从以上此书的目录便可看出：他对中国几千年来文化根基，完全是颠覆性的。为何他独独选了第四章公开在网上，而未选其他的章节呢？当你看完这第四章，才能理解作者的深意。

那么，为何他要彻底否认这几千年来的文化根基，他又是怎么发现和论证的？

首先，人们得知道何为四维空间？“维基百科 自由的百科全书”是这样说明的：“在物理学和数学中，一个 n 个数的序列可以被理解为一个 n 维空间中的位置。当 $n=4$ 时，所有这样的位置的集合就叫做四维空间。这种空间与我们熟悉并在其中居住的三维空间不同，因为它多一个维数。这个额外的维数既可以理解成时间，也可以直接理解为空间的第四维，即第四空间维数。”

在此页面的右侧，附有一个运动着的、令人一目了然的四维时空坐标，并注明：“从三维投影看，一个在四维空间中绕一个平面旋转的四维超正方体。”在这页面上还附有另外的一些说明图，令最无常识的人，一见便能立即有所明悟。

李劫在《序言》的一开篇就说：

“华夏民族的始源形象，是刻画在《山海经》故事里的。或者英雄无畏，或者坚忍不拔，阳刚之气，极其充沛。或许是这样的初民形象感动了上苍，冥冥之中，将河图洛书赐给了这个民族。

“遗憾的是，这个民族的先祖没能真正读懂河图洛书。解读那两个图式，需要很深的数学根底，很好的逻辑头脑，很高的悟性，再加上非同寻常的生命修为。这个民族的先祖，或许颇有悟性，修为也不低。但从结绳记事的记载上来，数学根底显然不行；再加上使用象形文字的缘故，逻辑头脑也是先天不足。他们只能似懂非懂地揣摸着，以依样画葫芦式的稚拙，同时又不无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地弄出了一个八卦图式。结果，一个由深奥的数理逻辑构成的、同时蕴含着宇宙信息和生命奥义的高维全息方程式，被简化成了低维的世俗的用以偷窥命运变幻的八卦排列。”

在这很长的第四章里（此文链接在文末），李劫最先说明了《易经》和《山海经》的不同意蕴，因为这是中国文化最为古老的两部经典，且都没有具体的作者。《山海经》提到《易经》的来历——河图洛书的故事。

李劫认为：“河图洛书的内容与《山海经》的意蕴，是完全不同的。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本真形象，不能不阅读《山海经》故事。然而，倘若仔细研究一下河图洛书，却可能发现，这两个文本并不是有关民族的记忆，也不是民族文化的源起，而是两个互相关联的宇宙方程式。”

“从《山海经》神话里读出的，则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想要知道中国人本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想要知道本真的中国人其实是什么样的，那么就得阅读《山海经》。《山海经》好比一个民族之梦，蕴藏着这个民族的秘密，蕴藏着这个民族的灵魂。无论是女性形象如女娲，还是男性形象如后羿、刑天，全都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写照。今天的中国人，既可以因此而引以为骄傲，也可以因此而自惭形秽。若说一个人的生命修

炼在于如何回到婴儿姿态，那么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精神上的进化，则在于如何回到神话里所描述的本真形象。文明总是以直线上升的方式发展的，文化的生长却是以回归的方式展开的。一个民族是否能够保持健康，在于能否经常回到原初的神话形象里。”——李劫这话说得有多好！

那么，那两个互相关联的宇宙方程式，在当时破译了吗？遗憾的是：这个民族从古至今，就没有弄懂那是个宇宙方程式。

作者认为：“为河图而画出的八卦，并非是对河图的正确阅读，而是对河图的一种创造性误读。”“那样的误读虽然也开创了中国文化的一条先河，但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与河图洛书之间的长年隔阂。”

书中不止一处附有图表，以此让读者一目了然。

作者阐述道：“河图和洛书之间有一个微妙区别。在河图里排列的那些数字，到了洛书里变成了另外一种排列。比较一下河图和洛书的两种数字排列，可以发现：其一、河图洛书展示的是同样的方程式；其二、河图洛书的两个方程式的排列是不同的；其三、河图洛书展示的虽然是同样静态的图像，但是，倘若将这两个图像拼到一起，其静态就被打破了。也就是说，河图洛书共同呈示的图像，其实是旋转的。”

“令人遗憾的是，后人，也就是我们的先祖，并没有意识到河图洛书之间的这种位移和旋转。相反，他们把洛书硬塞进伏羲画出的静态八卦，凑出了一幅天地日月东西南北再加上金木水火土的全景图像：（图）”

“至于洛书里的八个方位，被生硬地套入八卦式的排列。河图洛书里的中

央之 5，被解释成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标志。这张配图的作者与当年的伏羲一样，也没有注意到河图洛书的十进位制，而是追随着伏羲，以二进位的八卦取代了十进位的河图洛书。将洛书与八卦作了如此套用的先祖，无疑有着地球意义上的天地眼光。他们当时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河图洛书其实并不是地球意义上的天地运行图，而是宇宙意义上的时空方程式。在浩瀚的时空宇宙里，地球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不点。就算地球在太阳系是占有非同寻常的位置，但整个太阳系在宇宙中，也不过是一粒恒河沙数。这幅洛水配八卦，将一个高维的时空座标，简化成了一个静止的三维空间。”

为什么西方人对社会和宇宙的思索，对自由的追求、思想的开放，与中国人大有差异？当你读到这里，已在一步步地走向开窍。

作者说：“简单的思维，是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各个民族曾经共有过的通病。但人家的长进在于，后来不仅有哥白尼发现了太阳系的真相，而且还有莱布尼茨从中国人的阴阳八卦里发掘出二进位制的秘密。顺便说一句，这可能是至今为止，八卦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最大贡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人对《易经》八卦和河图洛书之间的关联，从来没有发生过丝毫的怀疑？西伯侯姬昌不怀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此人的志向本来就在于建立一个刻板僵硬的社会体系。”

“姬昌进一步推演的六十四卦，则将中国人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判处了双重的无期徒刑。”

“思维或者思想，则总是相隔一个维度。倘若说，伏羲的八卦导致了没

有时间维度、因而没有存在维度的文化，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不能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空间，就在于能不能走出姬昌由那些个卦像里生发出来的思维模式和社会体制。”

作者又说：“非常感谢西方现代物理学。说实在的，要不是受到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坐标的启迪，也不会怀疑《易经》八卦之于河图洛书的误读。因为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坐标是旋转的，因此，会让人联想到，河图洛书组成的那个宇宙方程式，也是旋转的。最初的联想只是突发的一个猜想。然而，等到猜想被证实，那扇无形的大门就悄然打开了。秘密其实就那么的简单，简单得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四维时空坐标的旋转，尚须洛仑兹转换的图像来解释；而河图洛书的旋转，却是明明白白地标画在那里的。上苍仿佛生怕华夏精英误读河图，特意又降下洛书，以示其真正的涵义。哪里知道，先祖依然自作聪明地固步自封，不是把河图洛书拼到一起观察其究竟，而是把整个八卦塞进了洛书，感觉心满意足。”

岂止是先祖呢？伏羲之后的易学家，不是都把伏羲的八卦跟洛书拼凑到一起，直至今日吗。一个死板的、固步自封的社会，不是走到今天也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吗？

作者认为：“莱布尼茨开创的电子计算机时代，骨子里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至少，可以说，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思维空间和精神维度里。至于后来的比尔·盖茨，更是离爱因斯坦时空不知道有多少远的科技人物。相信比尔·盖茨和《易经》八卦有相通之处，但他与河图洛书却相去甚远。技术文明的大亨和人类文化的先知，是处在二

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前者是生存的模范，后者是存在的标识。”

作者又说：“作为爱因斯坦的老师，闵可夫斯基虽然没有他的学生那么著名，但他创立的四维时空坐标，其恢宏深邃却绝对不下于相对论。虽然这个坐标是和相对论是互相印证的，但要真正读懂这个坐标，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睿智如爱因斯坦，也没有完全读懂坐标中的时间维度。否则，爱因斯坦晚年就不会那么执着于他的统一场论。那样的执着，就像黑格尔痴迷于完成绝对精神体系一样，也像当年的伏羲看着河图却画出了八卦一样。”

既然洛书的图像几乎是这个坐标的别一种表达，既然在四维时空坐标里呈现的两个光锥，同样呈现在洛书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竟如此长时间地执迷不悟呢？

作者说：“也许是姬昌注意到了河图洛书中央的五个圆点是不可忽略的，又发现了洛书中四个对角的数字相加，都是等于 **10** 的秘密。于是，姬昌对伏羲的八卦作了一番修改。首先，为了与河图洛书保持一致，他把 **5** 移回到中央。其次，为了让对面的数字相加等于 **10**，他将八个卦像的位置，作了精心的调动。那样的调动精心到了，连乾坤两卦的相对位置都被毅然打破了。也就是说，在姬昌的后天八卦里，天和地是不对应的。然而，即便如此，姬昌也没能发现 **5** 的秘密。他把 **5** 请回中央，却并没有领悟 **5** 的意味究竟是什么。他把数字相加为 **9** 改成相加为 **10**，却并没有明白河图洛书里的数字之所以会发生移动，是因为旋转，而不是出于相加得到同一个数字。由于这二个致命的盲点，导致姬昌把 **5** 放到中央之后，完全不管 **5**

的意味和**5**的所指，从而使每组相加的数字，全都心照不宣地跳过了**5**。也就是说，姬昌白白浪费了把**5**移回到中央的聪明，让**5**变成一个不知所措的“虚君”，稀里糊涂地站在天地当中。”

也就是说，这姬昌不仅是罪魁祸首，后人跟着乱叫好乱解释的竟大有人在。

作者说道：“倘若说中国文化的文明化历史为何长期不见长进，那么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一些文化大师总是能够把十分荒唐的事情，说得十分圆润，从而听上去理直气壮。姬昌当年制作所谓的后天八卦，也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一改，看上去十分圆满。而且，后人还会把误读了河图洛书的《易经》八卦，作如此高深莫测的解释：‘先天八卦所讲的，是宇宙未形成物质世界时之物理法则。后天八卦所讲的，是物质世界形成后太阳系的物理法则。’这两个八卦被说得，听上去就像是上帝一样。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叫做宇宙未形成物质世界时的物理法则。”

“邵康节仿佛是中国的毕达哥拉斯。可惜的是，他不是几何空间的开拓者，而是《易经》八卦的承继者。缘于这样的文化渊源，邵康节没有成为一位宇宙奥秘的探寻者，而是难以免俗地成了一个命运演变的卜测者和推算者。”

作者又说：“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必须以文明化来证实其文化活力的，比如印度文化、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都没有物化，都没有文明化；但也必须承认，西方文化的文明化又确实使时间展开了生命的历程。达尔文的进化论，固然是对生命在时间维度上次弟开展的误解和夸大。

但从蒸汽机到电子计算机的文明历程，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无可否认的改观。从河图洛书里看到的西方文化，中央的**5**是转动不已的，生生不息的。而在河图洛书里看出的中国文化，中央的**5**却被封死在僵化的专制空间里。假如用油井作比方，人家的油井是活的，而被八卦围住的，却是一口打不出油的死井。”

阐述得真是寻根究底、入木三分！

作者阐述道：“中国文化因为八卦的僵硬模式，只知道猜测和推算必然性是什么，从来不关注偶然性。既然天底下任何事情都是必然的，命中注定的，那么任何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的满足，从伏羲画出八卦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当伏羲八卦把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在八个卦像里安排得妥妥贴贴的时候，中国文化的活力就开始萎缩了。”

这些话，不服气行吗？！

那么，偶然性与个体生命的相关性，又是什么呢？

作者说：“在于自由。自由，是生命的本真内涵。一个注重偶然性的文化，自然而然会注重个体生命，从而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生命因为自由而得以实现的创造。从洛伦兹变换中想见四维时空座标的旋转、再想见河图洛书的旋转时，由此发现的并不是宇宙的什么秩序，而是影响着旋转的那些个偶然事件，以及诸多的偶然性之于时间的作用。牛顿所说的上帝给出的第一推动，是无法证明的。但无数偶然事件之于时间和生命的影响，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面对偶然性的时间，是充满活力的时间。面对偶然性的生命，则是自由的生命。在河图洛书的旋转中，自由就像偶然性一样，

洋溢其中。”

“但伏羲没有从中读出自由。姬昌更没有想到，自由和时间一样，是如何的不可或缺。他们不知道在那些个数字排列当中，还蕴含着如此深刻的意味。作为宇宙方程式的河图洛书，就像浩瀚的时空一样，说要有生命，就会有生命。也就是说，用生命的眼光去阅读，就会从中读出生命的涵义。相反，用建立什么秩序的心态去阅读，就会画出秩序，从而远离生命，远离自由，远离时间。从伏羲到姬昌，从姬昌到今天，中国人的思维，始终停留在伏羲画八卦的那一刻。时间因此而停滞，久久地停滞。读不出时间，就会得到时间停止的报应。读不出自由，只好丧失自由。读不出偶然性，永远做着必然性的奴隶。”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改变中国的历史，要改变中国文化的现状，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就是，让河图洛书旋转起来，像四维时空座标一样地旋转，像洛伦兹变换那样的生生不息。忽略偶然性的中国人，丧失时间、丧失自由，已经太久太久。那样的丧失，导致中国人的全部努力都只是生存的努力，求生的努力。做惯了必然性的奴隶，中国人忘记了存在是什么。宇宙的意义并不是因为生存才成立的，而是因为存在才显示的。假如仅仅是生存，就连人的直立都是多余的。人能够直立，不是因为生存的努力（比如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直立是拜劳动所赐），而是因为人天然具有存在的本能，天然具有时间的维度。假如明白了这样的道理，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河图洛书中央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是人的位置。这个位置在洛伦兹变换中，被称之为观察者的位置；在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中，被标识为时间之维度；而在河图洛书里，被标画为如如不动的中央

之五。四周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必须经过五，才会有意味。换句话说，所有的位置和所有的移动，都离不开五。五是观察者，五是时间轴，五是具有自由意味的存在。因此五是既不能除却，也不能跳过的。而这正好就是伏羲和姬昌所犯下的致命错误：伏羲除却五，姬昌跳过了五。”

读到此处，是网页共 8 页中的第 3 页。那一晚，我看得连觉也不想睡，只想一口气把它看完。我的两眼读得发胀，因为它的每一句话都太吸引我了。

我至今尚未见过李劫，但通过信。他在纽约主持过《一个大童话》的新书发布会，并做了那么深刻中肯的书面发言。

我也曾因为哥哥的狱中诗的一句话不太明白而去信请教过他，那时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他很快地回了信，解释得让我心服口服。一个多么有才气、有气节的人哪。以他的才华、品德和能力，他担任一个大学的校长或教育部部长也不多！

是的，第二天我又把第四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一定得向台北「允晨文化公司」购买他所有的书。

而此文我只写到这里。只写到共 8 页的第 3 页。如果它还不能吸引您，那就算我白写。至于更深刻更吸引人的阐述还在第 3 页以后，我就不写了，还是请您自己去看吧。

李劫，以他严密的逻辑，有力的实例，高远的思维，开阔的心胸，让读者一步步地、心甘情愿地被他的阐述倾倒，心里并由衷地产生感激：谢谢你，杰出的好导师，李劫——颠覆中国文化根基的思想先驱！

2014.7.27

这个国家叫“官穷民富国”

引言：

读了“共识网”唐大善人的两篇文章：《当代中国的四条道路》和《世界上没有终极真理》，甚合口味，甚觉开心。

因自己既无什么理论，又无深厚的学识，无论在国内国外，皆是草民一个。但此二文，却引起了这篇幻想小说的内容。

请您先看完唐大善人的这两篇佳作，再看我的幻想小说，好处是：他所论述的内容，我就不用提了，便可进入正题。

正文如下：

唐大善人说：“中国几千年来，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怎样填饱肚子。”

笔者补充：“填饱了肚子的人，最关心的是怎样当官。”

几千年来周而复始，所以发展到今天，中国当局还在打大老虎，二老虎和种种小老虎，皆因这最想当官的思想所致。

为什么填饱了肚子的人，一心只想向上攀登、非要当官不可呢？不仅是中国，其实，就连唐大善人崇敬的欧美西方社会也是：因为当了官，就意味着权力大、工资和其他的待遇高、处处出人头地；甚至连子女，孙辈，今后当官都要比平民百姓容易得多。

笔者在西方的先进社会生活了 28 年，可算由不了解到了解，这比没有出过国或在国外生活时间太短的人，认识上要深些。

西方社会也有弊病或倒退，尽管在社会制度上它比中国先进，例子不胜枚举。

如果全部照搬西方，无非是把那些弊病也全部搬了进来。中国已绕了几千年，何必再绕弯绕个没完呢？

老毛说得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如今这个“官穷民富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此国的性质，就是它的国名：民比官富。它是把国家的国名，建立在宪法第一条的。

它没有那么多的社会机构和权利机构。因为无论中国外国，机构一多，立即就会产生人浮于事、各打算盘、保住地盘、表里不一的现象。

如今中国的大老虎、二老虎和种种小老虎，不都是这么产生的吗？

该国“国家宪法”的第一条是：“从总统到小县长，每一位当政者的生活水平不准高于全国生活水平最低的老百姓，每一届不得超过五年。新一

届当政者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

这一条是立国之本，订立得牢牢。

刚开始实行时，政治家们是艰难的，因为全国最低的生活水平，是监狱里的犯人和大街上的乞丐。

由于第一年实行新国策，所以有半年的预备期。政治家们希望自己有屋住，有饭吃，有点零花钱，有医疗保险，若不把国库的钱用来改变最低的生活状况，则政治家们就得全体五年去当乞丐，或被解雇让新一轮当选。

因为有迫切的决心，全国最低的生活状况，仅仅三个月就改过来了。具体做法，不用作者一一详述了。一句话：你想改，很快就改了；你不想改，几千年也改不了。

三个月，仅仅三个月，无论监狱内监狱外，原来最低生活水平的人，人人都有屋住，有饭吃，也有点零花钱和医疗保险了；每天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休息二天；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有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守法的居民节假日每年有 30 天。

这个国家不许有墙。人人的生活状况，令过路人一览无余。所有的政治家们都与平民百姓一样地生活。各家的露天花园，争奇斗艳地向路人展示着自己的独特风姿。当你路过总统家时，也许他正在院子里弄花，你丝毫不见怪地打个招呼或不发一语地就走了过去。

盗窃、凶杀、打架斗殴、吭蒙拐骗……奇迹般地消失了。

所有的教科书都是新编的，既不给学生增加过份的劳累，又鼓励学生们多读好的课外书，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和发明创造，若能用于国家的建

设和人民的生活中，国家很快会有公开的表扬和奖励措施。

这些不断提出的好建议并获得采纳的人，他们为下一届从总统到小县长的各级官员中最优先的候选人。

希望做国家的栋梁者大有人在，他（她）们宁愿过五年最低的生活水平，宁愿辛苦，因为他们不自私，他们爱的是自己的国家。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党派，不同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做法。它不需要任何监督机构，而是由人民的畅所欲言来管理、监督和治理国家的。只要属实，国家很快会有奖励或惩罚的办法。

人人关心和爱自己的国家，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这么爱过，从来没感到这么自由和舒畅过。

该国有五十个民族，国家尊重他们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允许他们自治。不用政府灌输思想和强迫他们，他们却自觉自愿地爱着这个国家，因为他们订立了自己的制度和政策，反而觉得不如现有的政府民主和自由。政府不反对人民的定居地点，人人有迁徙自由；对每个民族都一视同仁，没有城乡和外地内地的区别。

由于国家在大众的公开讨论之后，不断地采纳新的好建议，所以国内的面貌焕然一新、大为改观：冒烟的大烟筒都不见了，需要石油才能制造的大小产品，也尽可能地用其他就地取材的廉价原料代替了。大街上的汽车很少，一种更便于携带更健身的交通工具家家都有，发明者获得了国家级大奖。99%的老百姓喜欢吃素，有太多的新鲜蔬菜、水果和可口的素食品可供选择。全国用电量很少，因为各行各业都由老百姓的高明建议改变了。

一眼望去，处处是茂密的森林，自然流畅的无阻挡的清澈河流，碧绿的庄稼，茂盛的田野，空气新鲜，气候宜人，家家不需要空调，水源干净，自然景物都未遭到破坏。

所有的假大空言论和建议，连一分钟也站不住脚，就被正确的舆论反驳和讥笑跑了。而这些不学无术的假大空言论，也由政府编成了反面教科书。

更奇特的是：想吞并它的国家，无论远近，都被它独创的防御能力和精诚团结吓得退缩了。由于老百姓中智慧高者大有人在，提出的防御建议立即被国家采纳，凡是入侵者，皆被全国人民高超的防御措施和团结一致所打败。

由于在经济上，未当政的老百姓比政治家们要富得多，就连出国定居者，对比之后，仍觉得回到自己国家的生活才自由愉快。

但国家鼓励人们出国定居，希望他们有了对比之后，会给自己的国家提出更合理更好的建议和措施。

别国为了当官，算尽机关、费劲心血，什么拉票谢票，吵吵嚷嚷，这个国家是没有的。没人争着当官。当五年官，就意味着挨五年穷。人人会笑着祝贺你：“哈，当官了？祝贺呀，先受五年累挨五年穷去吧！”

但那当政五年的大奖状挂在墙上，还是蛮神气的。那种心里的满足，不是钱可以代替的。因为当政者，都是给国家提过无数好建议并被采纳的人，是从心里爱这个国家，而非只想吸它的血的。

国家更为鼓励的，是对宇宙的探索。它希望做为地球上的第一个国家，能象外星人那样，穿过宇宙的隧道黑洞，说来就来，说走就消失。

由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最符合外星人的口味，所以，外星人也频频地照顾它，那么多的高智商者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2014.8.5 德国 Passau

遇罗克照片上的污斑二三事

在我的博克上，可以做 25 个博克链接。

今天，我去看看每个博克链接是否正常，当按到“纪念文集(政右经左版)”时,又一次为博主的精神所感动——博主花了多少精力和工作量,把值得纪念的人们集中在这里，让他(她)们永生啊!我很想认识这位令人敬佩的博主，却找不到与之联系的信箱。

当去看其中的“纪念遇罗克”一栏时，见到最下面的一篇是“新华网”摘自遇罗文的《我家》一书中，有关哥哥罗克的一章。意外的是：那张哥哥的头象照片，竟然是我曾见过的额头正中有一个圆圆大黑斑的，活象子弹从这里穿过留下的写照。而这明明是照片的污迹，却为什么以误传误，以为哥哥本人就是生有这个黑圆大斑呢？难道罗文就听之任之，任其以误传误？

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是纽约的《北京之春》月刊，纪念哥哥罹难四十周年(1970-2010)，在杂志里刊登了这张照片。

我立即给主编胡平去了 E-mail，写明哥哥额头上从来没有黑斑，哪怕很小的色斑也没有，而此照的大黑斑是怎么回事？是提供照片的人给杂志社时就有的呢，还是你们编辑部有人故意搞的呢？再说，胡平见过我博客上关于哥哥的从小到大的数张照片，一直到被捕前几天，哥哥在家中照的最后一张照片，胡平应该知道哥哥的脸上和额头上是根本没有这大黑斑的，怎么竟然如此疏忽呢？难道照片上的脏迹就不能去掉再发表？

胡平没有回答，一个字也没有；哪怕连句道歉的话也没有。

似乎罗文或胡平，都觉得这大黑斑并不重要。而我脑海里那象子弹穿孔的坏联想，似乎他们连想都没想过。可假如，那照片是他们自己呢？他们要是能喜欢那个硬币大小的黑圆斑，不赶紧去掉它才怪！

假如只有他俩不以为然倒也罢了，正值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徐唯辛教授要举办画展：“历史中国众生相 1966-1976”，他画了许多文革著名人

物肖像油画,他的目的是“再现文革,为了不再文革”,其中有幅哥哥的肖像,恰恰是按照“北京之春”这张照片来画的,那额头正中的大黑圆斑历历在目!

如果哥哥真有这个大黑斑,人家如实画出来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他从小到大,面部干干净净,哪怕连一个极其小的色斑都没有,罗文罗勉都清楚得很!

然而,一直住在北京的二弟罗勉一家,也去“北京美术馆”看了那个画展,他竟然一声不吭。事后,我去信问他:“为何你不对画家教授说明白?”他回答道:“人家画得那么费心,不好意思提呀。”

原来如此!我看,要是画的他自己,他早就提了!

终于,我在网上找到了徐教授的联系信箱,将此事说明,除了深为感谢他之外,希望他能费心将那大黑圆斑去掉。除了我博克上的照片能证明哥哥脸上没有黑斑之外,罗文和罗勉,以及凡是认识遇罗克的活人,都完全可以做证。

不久,收到了徐教授的回信,很客气地说,他已经将那斑点去掉了。现在再去网上看他那些肖像画,哥哥额头上的大圆斑确实没有了。

我回信对徐教授表示了感谢和敬意。

然而,今天在“纪念文集(政右经左版)”,见到的那张有大黑圆斑的哥哥的照片,仍旧在以误传误。

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非要在他的额头正中添一个圆圆的大黑点。



哥哥 12 岁，我 8 岁，共同的校友



1967 年秋，哥哥甩开了侦探，去北戴河看海；
他想去南京与好友丁灏见面，却未能见到。详情
见《情义，那心里的痛》一文，丁灏的手稿诗词。



遇罗克被捕前最后的照片，1967 年 12 月底，北京家中。

2014.9.20 德国 Passau

每月有十万战争难民涌进西欧

昨天，听到广播里的这条新闻，自己都吃了一惊。

其实，按照以往统计失业者的数字经验看，官方统计的数字，往往比现实里的数字只少不多，因为还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非战争难民没有被统计进去：比如以四处流浪为生的茨岗人，以及正与俄国闹摩擦的想跑出来的乌克兰人，许多乌克兰人已经在德国流浪着，他们转悠在食品超市的里里外外，连偷带讨，竟能不错地活着。每周我们去超市购食品时，那些面庞看得次数多了，不仅我们都认识他们了，连他们都向我们主动地招手。

只知道我们这个边境小城，战争难民多得已经住不下人了：不仅腾出了个别的学校、会议和演出大厅、私人旅馆、市政府还为此买了大空房子……办法没少想，却仍是不够住。那天路过一条街，见到市政府正在那块空地皮上，匆忙加紧地盖着供应居民住的低房租的高楼。学校和大厅里架起了一排排的单人帆布铁架床，每个床头边立有一个开关门的小柜，可以供本人放自己的衣物和用品。

伊拉克内战、土耳其内战、叙利亚内战、埃及内战、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非洲的……只要是战乱国家，都允许以“战争难民”的受害者为理由来到欧盟各国申请庇护、在西欧定居。他们的待遇与其他难民一样：免费去学习德语，立即有了全民医疗保险，立即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有了长久居留之后，享受着有关居民的一切福利。从生孩子怀孕起，一律享受着德国的生育福利，得到与德国人一样多的儿童生育及抚养费，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一直供到 25 岁。

由于欧盟边境开放,难民们最爱来的国家是德国、英国和瑞士。因为意大利和匈牙利不给难民现金,并介绍他们说:“德国、英国和瑞士比我们好太多”。

个别欧盟国连本国居民的失业金与退休金都发不出来,战争难民不会去那里受罪。

能逃难的并非是最穷的人,否则没有路费,想跑也跑不出来。很多人是坐了船先到意大利,再从米兰坐火车,直达德国或是瑞士。

那些太冷的地方,难民不爱去,如瑞典,天空昏不昏、暗不暗,谁都不希望到了那里得忧郁症;水果和青菜又贵,也不想去冷冻鱼场里工作。战争难民谁也不傻,个个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无奈德国与瑞士叫苦连天地向欧盟呼吁:“请欧盟各国分摊战争难民!”

但此时各盟国都有点发聋,似乎没听见。

下一步怎么解决,还不知道。

瑞士本不属于欧盟,多次声明要关闭边境,只是顾虑欧盟会向它施予经济压力,故说了多次尚未真正地实行。

英国也不止一次地说要退出欧盟,尽管只是说说。在英国纳粹党强大,进入了国会。

而德国的赤字早已没顶,除了削减失业金、救济金和涨物价之外,也没有其他高招。

西欧人不愿意多生孩子,一个孩子的家庭很多,连两三个孩子的也不多,不想要孩子的大有人在。而穆斯林民族喜欢孩子,每个家庭生5个是

平常，生 10 个也不希奇。

刚来立足的穆斯林民族，做体力劳动为生是必然的，但十几二十年之后，比如最早来德国的土耳其人，他们的后代已经基本脱离了体力劳动，在德国大学毕业后，要么自己成立公司、开店、当医生、做律师；有的，还成了政治家，渐渐成为某一党派的头头（如德国的绿党）。由于身为穆斯林民族，维护穆斯林民族的利益，在选举的票数上，具有吸引本民族的巨大的号召力。都说绿党若是没有他，大选时的得票数不会那么多。

当如此多的穆斯林战争难民都变为正式居民之后，当他们的儿女都长大成人之后，德国，瑞士和英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整个西欧会变为什么样子？难说。

假如他们的素养，和西欧人不相上下的话，就好说。但他们所以内战不止，是每一派都觉得自己永远正确，永远有理，从不反思自己，也从不退一步希望与对方和解；而是有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死我一个，我打死你五个十个都不解气，如果每一派都是如此的话，想想看，穆斯林民族战争能否有和平的那天？

“9.11”事件去炸美国双子楼的，不都是在德国被福利制养育了多年还上过大学的人吗？不是邻居都说他们是和蔼可亲的人吗？连德国事先也不知道，他们何时秘密学会了开飞机？是谁付款让他们学的？而那两位年轻人觉得自己用飞机撞摩天大楼，进行的是圣战，立即可以升天，去与天上美丽纯洁的少女结婚！西欧的文化，怎么就抵不过他们所信奉的复仇圣战教导？

况且,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穆斯林民族,他们享受了那么多年的西方福利制,受了那么多年的西欧文化的熏陶,如果有一个儿子或女儿想与西欧人结婚的话,99%的情况,是全家大打出手地粗暴无情地反对,甚至不认他(她)。若父亲不在世,就由兄弟代替家长,毫不手软。这类事实在德国的电影故事片里不止一次地上映过,连主演者得了电影大奖的女主角,都是勇气非凡、身受其害的土耳其人。

俄国、中国的年轻人想与西方人结婚,或许父母会有些失落感,但很少象穆斯林家庭那样怒火冲天、简直想把儿女杀了一样。

穆斯林民族做礼拜,他们的教会与训导,都是以复仇为宗旨为神圣,连任何和缓的批评也听不进去。前几天,德国新闻有文章和照片:两位美国和英国记者,在伊拉克发表了穆斯林民族不喜欢的文章,一位蒙了脸部的强壮男穆斯林,用尖刀削割了两位记者的头,再无下文。

就算这都不提,仅仅说在我们这小城的战争难民大厅里吧,德国花了那么多的钱和力,好好地安置了他们,但他们突然发现:他们的战争对头党也住在这里,立即两眼发红,拳脚相加地扑上去厮打,若身边有刀枪的话,早就在大厅里开火圣战了!这事立即成了本市新闻,登在了网站上和报纸上。何况,他们都是在等待成为正式居民、老实听话的时期呢。

穆斯林民族,你们何时能学会反思?

你们何时建立过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

“请神容易送神难”——德国,你懂不懂中国的这句民俗老话?

2014. 10. 11

抽象派画家简策

友人给了我一个链接，是一个绘画网页。

她的名字是 **ce Jian**。我怀着好奇心，去网上寻找她的名字：简策。

一个不俗的姓名，叫起来动听，象音乐。又有点哲学味道：或许她的父母，希望她长大后，在生活上很懂策略吧？后来才知，她父母起这名字的心意是：“编简为策”，竹简连接起来就是策，同册。“韦编三绝”就是这种简和策。父母希望她有丰富的学识，本来就姓简，真是姓名合一，含义不俗。

看到她的一张照片，显得那么年轻，总以为她还在学习，还是个大孩子；当真地去查阅她的个人简介时，才知道她是 1984 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88 年移居德国，一晃，也三十岁了。细读她的简历，可谓五彩缤纷：她获得过两次德国的奖学金，酷爱绘画、艺术史和哲学专业；在英国留过学；

每年都在国内外的多个国家和城市，举办绘画个展和群展。

她于 2008 年在“柏林艺术大学美术学院”优秀毕业，现在是自由职业的画家，同时在柏林洪堡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真不辜负父母给她起名时的愿望啊！

简策的画作，都是现代派的抽象画。

我对现代派的抽象画并无研究，最喜欢的，其实是写实派，以及写实与抽象之间的那种。对纯粹抽象的，只见过法国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里，收藏有这类画作。自己也觉得那些画很有新意，但让我去说个明白它为什么好，表达的是什么，我却说不上来。

自己少年时，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四年，头两年是绘画基础课：素描、速写、水彩、水粉、国画、雕塑。我的同班同学里，一心要当画家的不止一位，他们勤学苦练，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都成了专业画家，有的在国画院，相当出色。然而我由于政治风波，远离了美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让我的心灵再生。

一个画家也同样如此，他（她）所以要那样创作，也是为了表现诉求，表现美、愿望与对自由的向往，寻求自己的心灵再生。

看了网上的一篇文章介绍，才知道考取“柏林艺术大学美术学院”这个学院相当难：国内美院毕业的高才生、功底扎实、甚至小有成就的，不见得能考得上，甚至有的考了好几次都考不上。

为什么当初简策一次就考上了？而且是那一届年龄最小的？是什么入

了主考人的法眼？

看了简策在《如何考取德国艺术学院》一文中，毫不自私、毫无保留的畅谈中，才明白了东西方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的路数，完全不同。不仅招生的人数很少，考试的内容也很不一样。西方没有国内的各门文化课，既然录取的是将来的画家，主要看的就是你的画作。笔试及口试也和国内不同。

考生的画作就摆在桌子上，教授问及作品里的问题，不是考，而是有时他们不了解，所以问问。那时助教会把考生早已交上去的画夹打开，把要问的作品举起来，让大家都看到是什么画。

教授问简策：“按照你的学习成绩可以上任何大学，学任何专业，为什么要学艺术？”

简策回答：“艺术是哲学，我喜欢哲学。不过哲学是用文字表达思想，艺术是用各种形象方式来表达思想，可以去想象，去创造。我的老师和家长也劝我学理科或者学经济，好象成绩好学艺术就可惜了。我学别的专业也能学好，但是我不喜欢，不幸福，画画我喜欢，喜欢就觉得幸福。”

多么简洁、明确、有思想的女孩子！当我看到这里时，真觉得很受启发。

纵观她在网上的所有画作，我最喜欢的是她的四张画：1.《高峰》，2.《深渊》，作于2014。

简策回答记者道：“相机拍照外界是用镜头的一只眼，它的‘独眼’视觉，可以说是传统透视图中标准的主管角度。人用两只眼睛看外界反而不能看

到透视图的那种空间。可是照片总会带着偶然性，里面的物体跟空间没法分开……我想通过这种空间概念在画里找到更多的自由，把我用来当底图的照片转换成‘投射’的图象而不是照着它们画……这两幅画采用了变形图的视觉矛盾——它既自由（因为能脱离现实形状）又严格（因为它内在的透视逻辑）。”

自由感正是抽象画的灵魂。比如这《高峰》，我觉得最有意境的，是右边无尽远、合为一点的数道直线条。这简洁、素白、坚挺和伸远的意境，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和追求自由的无限感。我以为，右边这一半的素白背景是那么重要！如果你读过那些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人写的生动的自传，你会从右边这几根简洁的线条里，从那完全是白色的背景里，体会出那除了耀眼的白，什么颜色也没有的雪山景象，体会出他们那一往无前、无尽的艰辛、追求、付出与荣誉，甚至无憾的死亡！正象那不回头的直线条一样。

至于怎样作画，用什么方法，用什么颜料，怎样用电脑制作，简策都毫无保留地向记者一一介绍了，笔者不想在这里重复了。只感到她心地的坦然、不自私；仿佛希望别人都能掌握创作方法，都能胜过她似的！那时，你再看看简策与《高峰》的合影，一个多美的女孩子，简直有点象仙女下凡！

3. 《飞船》，作于 2014。

记者介绍道：“简策把这种‘中间地带’定义为她的绘画，可以被警惕

也同时享有平衡的权利。她的绘画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种鉴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彰显感’.....面对当下整个社会或人的状态，这种‘共存’无处不在，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或经验的‘共识’，有很多无法平衡的判断，但又具合理性.....”

然而，我却立即联想到那个全世界著名的、运动着的、不朽的四维时空坐标图像。我看着这画，却想象着那个中心点，就是观察者的位置，是真正的宇宙飞船，在太空中来去自由，穿越了太阳和黑洞，穿过了四维、八维、十二维的宇宙空间，来去神速、纵横驰骋；飞船里的外星人，嘲笑着地球上人类死板僵硬的思维方式.....

4. 《半男半女》，作于 2013。

记者介绍道：“图像给人的模糊，就像‘普遍性’的视觉经验到‘共识’的意识形态给当下现状的模糊。简策的绘画是用理性与感性的重叠制造了某种新的观看和视觉方式.....这种形状与画面中题材的‘具象’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景摩擦’.....她的思考、‘投射’和作品的方式更像是对‘中间状态’的警惕。关于简策绘画的线索并不仅限于此，她更多的是利用一种现有的、普遍被认知的‘理性’或‘方式’来嫁接和提取问题，把与之相反的有效矛盾带入画面中，就像她一直在关注并使用“透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我却觉得，这画表现的，是画家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以及她非要表达出来不可的愿望：同性恋的柏林市市长几届连任地被市民选举；同性恋的

合法婚姻；男女已渐渐无法区分；早先的“妇女半边天”的教导，现在的二奶三四五奶；试管婴儿；单亲母亲与子女；泰国人妖；变性手术、日本年轻人愈来愈多的“无性症侯群”……男女之界限越来越不分明。

记者问道：“观看你的绘画，能够直接地获得一种抽象感，但是又感觉是从具象中抽离再重组的，能谈谈你把持这种抽象和具象关系的思考出发点吗？”

简策回答：“画面本身就能算是个抽象的图案，不管风格是‘写实’还是‘抽象’的。我比较喜欢从一个具体的题材出发，这不一定是个能认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是个大体概念或者是不同题材组成的问题，像那幅《筏（埃夫罗斯河）》。在用抽象的图形拼出一幅画时，题材就是一种导向，也是一种跟画面产生摩擦的问题……我在德国长大，那里的艺术概念、体系和教育在二战后一直没有特别大的转折，所以我的经历跟一个国内同龄艺术家肯定没法比。这里不同年龄段的艺术家差距当然有，但没这么严重。自从博伊斯那一代人（他的学生后来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特别重视政治和社会问题，都偏左，反战争，批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等等。在他们眼里艺术应该参与这些，表明态度……”

但简策的画作具有政治性吗？我体会不到。我只是比较记者的话，再写出自己的第一感受。我这抽象派画的门外汉，一向不太喜欢看抽象派的画作，而简策的画，能引起我的新鲜感与对自由的联想，当然不是每幅都是。

《艺术中国》的刘鹏飞先生评价道：“简策的绘画具有深厚的艺术史学的

功底，她的创作将经典图像分析、解构与形式重构，将绘画与影像、设计之间进行了渗透与融合。简策于空白空间的展览使用了传统视觉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投射’为题，探讨了透视与视觉经验本身之间的矛盾性。”

简策自己也在多次的访谈中，细谈自己的创作心得、表现手法，那许多的专业术语，我不在此一一复述了。

我以为，抽象画应戴上美和幻想的皇冠，能给观者以理解、明快和自由。假如站在一张画前，一百个观众有一百种幻想与理解的话，那才证明这幅作品是伟大的，是极富生命力的；而不是让人感到难受和沉闷，扭头就想走的。

我以门外汉的直觉，只想说：无论作者怎样觉得自己有道理，但都别忘记能让普罗大众理解与接受、能给人以美感并引起对自由的联想。假如没有普遍的接受与美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

我期望她的画作，有一天会被德国美术馆或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

2014.10.24

“希望列车”

——一部影片给人的启示

这部美国/墨西哥合拍、长达 90 分钟的故事片(德文: **Zug der Hoffnung** 西班牙文: **Sin Nombre**)，是福永卡里的导演处女作。在 2009 年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它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接着，又获得其他国家颁发的 13 个各种项目的电影大奖。为何它如此地成功、如此地震撼人心？

这部电影在德国电影院于 2010 年 4 月首次上映，今年 10 月，当我在电视里又一次地观看它时，仍是感到深深的悸动。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恐怖组织？电脑上公开列出来的名称，有几十个。影片里这个由墨西哥人组成的恐怖组织，简称为 **MS-13**，全名是 **Mara Salvatrucha**。它發詳於美國洛杉机地区，如今其势力已遍布北美及中美各地。2005 年的统计，仅仅美國境内的會員數量，已經超過五万人。该组织以“保护同乡”的名义继续扩大，又接受了宏都拉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国家的拉丁裔移民加入。九年一晃过去，该组织的数字只增不减。他们的犯罪活動包括非法走私、销售毒品、黑市枪械、贩卖人口、偷车、抢劫他人住所、强奸偷盗等等，所有的坏事做绝，且杀人手法相当残忍。记得在 2004 年圣诞除夕夜，新闻轰动全世界：在宏都拉斯市西北郊，他们用手枪拦截闹市大巴，枪杀公车里全部的 28 名乘客，大部分是无辜的妇女

和儿童。

警察破案往往力不从心、极其不易，常因證據不足而只好将人釋放。甚至曾在監獄中服刑的 **MS-13** 領袖，被认为是巴士兇案的主謀，在獄中却被其他同伙囚犯吊頸致死，以便灭口。一位在美国定居的帮会会员，洗手不干退出帮会，八年之后仍被帮会射杀，凶手一直未被破获。世界輿論认为，他们的凶残，远远胜过意大利黑社会。

墨西哥的大城市都有好几个区，每个区的组织名称都不一样。如 **MS-13**，**Mara-18** 等等。各区之间，各帮会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外帮会不得随意进入别家地盘。凡是加入了帮会的會員，无论年龄大小，都必须接受本幫會的纹身，每个帮会的纹身图案及联络时的手指暗语都不同。

由于数不清的百姓非法入境美国，其中有很多帮会人员被美國政府遣返回原居地，但这些人將 **MS-13** 的影響力散播回中美洲，反而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组织。

假如不看这部电影，就不会明白：人的一生，都有走错路的时候，若想退出那个组织，洗手不干就行了，是什么原因，使得会员反而愈来愈多、发展得如此壮大呢？

此影片，不夸大、不缩小、不修饰、不说教，老老实实在地展现给你现实中、生活中的画面。

美国！美元！绿卡！自由！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勉强维生不够温饱，太想去美国获得那一切了！

在这背景之下，故事就由一个刚过完 **13** 岁生日的孩子斯迈利开始了。

斯迈利无父母，只与他的老祖母一起过日子。由于这孩子总爱笑，幼稚可爱的他常常是好心情，所以别人给他起个绰号叫“笑脸儿”。他有个刚到成年的朋友卡斯帕，是街头帮派 **MS-13** 的会员。他引导笑脸加入组织，因为发展成员是每个会员必须做的工作；尤其是发展儿童要比发展成人容易得多，也是组织最中意的目标。笑脸对他们的纹身图案和手指暗语很好奇，卡斯帕就给他讲解和示范，说大家在一起要比一个人过日子更有意思，并说自己当初也象他这年纪就加入了组织的。

MS-13 的头头 **Mago** 个子高瘦，不仅身上有许多纹身图案，由于杀人越多功劳就越大、纹的图案就越多，**Mago** 的脸全被黑色的纹图纹得满满；如果说 **13** 岁的斯迈利叫“笑脸”，则他这壮年人叫“黑脸”是完全合适，因为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什么相貌，完全有如京剧中的大花脸——黑头，只不过那图案与京剧中的不一样罢了。这黑脸，不仅证明着他在组织里的功劳巨大，也起到一见谁就吓谁一跳的镇摄效果。

黑脸说：如果笑脸想加入组织，每个会员所经历的共同祭祀必须经历：笑脸将在 **13** 秒的时间之内，要被几个帮派成员拳打脚踢，且不能出声，不能为自己不想挨打而求饶。至于多少秒钟，其实都由黑脸自由地计算。

要成为“马拉 **Salvatrucha**”的正式成员，笑脸忍受了拳打脚踢。几天后，他减轻了伤痛，又给了他另一个任务：必须杀死对手 **Mara-18** 的两位成员。

那两位成员所以被捕获，是因为他们经过了 **MS-13** 的“领土”，他们解释说是为了去美国，抄近道去扒火车，仅仅是路过而已。但黑脸不听，因

为违规入境是严格禁止的，以防止在自己的领地上，另一派出售自家的毒品或借机侦探。

于是，那两位成员被囚禁在铁丝网笼内。黑脸从容自在地面带着笑，以领导者的身份，交给笑脸一把自制的手压式手枪，自己则开心地在一旁拍摄俩囚犯讨饶的纪录片。

笑脸迟疑地不敢开枪，卡斯帕上前给他鼓气，告诉他一定要无情地去做。笑脸一狠心，开了枪，杀死了他俩；他被视为有功，立即被组织纹身。

被杀死的两个人，肉和内脏全喂了黑脸养的几只狗。

狗在一旁吞食，而全体成员则喝酒聚餐地庆祝，笑脸被大家视为很有培养前途的苗子。

与此同时，洪都拉斯的中年人奥拉西奥，与他刚成年的女儿塞拉，和他的兄弟奥兰多，想逃到美国去挣钱。他们与无数的逃亡者一起，艰辛万苦地扒了一辆又一辆老旧不堪的货车。所谓扒车，就是当一列货车到达车站时，刚一停顿的短短时间内，人们抓着手里不大的衣物包包，疯了似地往车顶上攀登；你不快，车就开走了，等于再蹲在露天的车场上一天、两天、三天。车厢的门根本就不开，司机和列车员因收了黑钱，装看不见已够好的了。唯一的栖身之处，就是四边毫无遮挡的列车车顶。

冷风呼呼地吹透全身，突来的暴雨无情地浇淋头脚；或是车猛地刹闸，有人掉了下去，或是想跃过这节车厢跳到前面那一节的顶上（塞拉的父亲就落在了两节之间的空隙处，立即死了，甚至连尸体都没看见，活着的人连哭都没心思去哭，全麻木了）……所受的种种苦楚都不算，最可怕的，莫过于

在列车暂停的那很短的时间内，各帮派趁机来抢劫了！他们知道这许多贫苦的顺民，出远门一定是带着钱的，是带上自己仅有的一两件首饰的，是带上比较好些的衣服的，他们抢的是钱、首饰，无论是哪国货币，他们全都要！

而被抢劫光的民众，没有退路，只有继续艰辛地前行……

话说另一头，卡斯帕爱上了住在另一区的美丽的玛塔，二人真诚相爱，已有了性关系。为了保护她，卡斯帕不能告诉黑脸他俩关系的秘密，因为去另一区是禁止的，何况还爱上了另一区的人。若本组织的人知道了，就等于欺骗团伙，是死罪。只有笑脸知道他俩做爱的事。

因多日不见，玛塔出于想念，很想与他见面，卡斯帕却告诫她先不要来了。次日，单纯的玛塔想自己去对黑脸公布：说自己并不属于另一区的人，自己爱的是卡斯帕，想来这个区与他住在一起。黑脸经过查问后，卡斯帕和早已知情未报的笑脸都被打了 13 秒，作为对他俩违规的惩罚。黑脸见玛塔长相很美，淫心顿起，说可以去一安静处与她谈谈，到了没人处，立即试图强奸她。玛塔奋力拒绝，一不小心摔在石头上，头部受了重伤，流血过多，立即死亡。

头头做任何事永远是正确的。从小就服从惯了的卡斯帕强忍悲痛，敢怒不敢言。

尽管如此，卡斯帕在与玛塔相爱的事件上，被认为是欺骗了组织与领导，死罪降临，只有逃亡。他与许多在车顶挨挤着的难民一起，想逃往美国。然而，列车还没有开动，就在那等待的短时间内，黑脸带领着同伙，不仅是想搜寻卡斯帕杀死他，更热衷于抢劫难民。黑脸见到年轻的塞拉，立即想

将她拉下车顶强奸她，卡斯帕忍无可忍，用力挥起了大砍刀，将黑脸砍死并将他抛下列车顶。

新的头领立即产生，他叫 **El Sol**，将杀死卡斯帕的任务交给了笑脸，令他功赎罪，并给了他一把手枪，让他去追踪卡斯帕并一定要杀死他。

少女塞拉不仅感激卡斯帕救了她的命，也悄悄爱上了他。她见他一路上沉默不语、心事重重、没有吃喝，就分给她自己仅有的口粮与饮料。卡斯帕勉强接受，没有一丝愉悦的面容，他知道团伙对他的搜捕和死亡，每分每秒都在等候着他，所以对于塞拉的关心和紧紧跟随，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应付，而又不能不保护她；因为他逃亡的经验远远丰富于她。每一次，如果没有卡斯帕的心计，他俩早就落在追捕者手中了。

好几次几乎丧命的风险都躲过了。卡斯帕和塞拉终于来到了美国边境。那是一条不宽的河，只要立即付钱，一位男子便用卡车的旧轮胎将人带过河去，河的对岸就是日思夜想的美国境内了。卡斯帕立刻付了钱，让塞拉先过河。塞拉坚持要和他一起渡。但轮胎只能带一个人。塞拉只好先渡。当塞拉正渡到一半时，河的这边，13 岁的笑脸突然出现在卡斯帕面前，他掏出裤袋里的手枪，尽管卡斯帕大喊“别开枪！”，但笑脸却一枪击毙了卡斯帕，又接连地朝他身上连射数枪。

塞拉不顾一切地想往回游，痛彻心腑地喊叫着，眼巴巴地看着卡斯帕死去。

她终于被带渡人用力推上了对岸。

她走到电话亭，第一要做的就是给亲友打电话，告之父亲死亡的消息。

息.....

枪杀卡斯帕有功的笑脸，回去之后，被新头头嘉奖，团伙们立即在他的下唇纹身。

片尾字幕，悲凉幻想的音乐。

这一夜，我和海曼又没睡好觉，它给我们的震撼，绝对不亚于第一次看它。

如果是位思想家，这影片给他（她）的启示，肯定要比我俩深透得多，不定能写出多么文思泉涌、启发人的文章来。

它给我心里展示的，就是一幅没有止境的、底层百姓的挣扎图；就连那些罪犯团伙都如是。

我不想议论贫穷落后带给人们的是什么，也不想议论那些国家为什么不能建立民主自由的国家制度、能让人民摆脱贫穷落后和愚昧。

我只是想：那纹身，那再也无法去掉的刺青图案，就是向全世界公开的自愿死亡证明书；那纹身，就是再无退路，不得不去发展会员和杀人的邪动力；那纹身，就是与理解、善和爱完全对立、大声宣战的恶魔。

沉默的卡斯帕的目光，从始至终是迷茫与痛苦的，他连一丝一毫的轻松愉快的眼神也没有过。不仅是他，影片中，人人没有一句轻松愉快的语言和目光。人们只是在重压下忍受着、喘息着。

卡斯帕深知自己的结果是死。当他儿时加入组织还不懂，但当他长大以后，有了自己的见解与思维，除了服从，便是沉默、迷惘和彷徨。

就算他到了美国，他也深知，绝对不会有好结果：一个对组织犯了“罪”

的人, 不仅被美国的本组织的同伙穷追不舍, 就连其他友帮组织, 也会杀了他。而他脸上和身上永远的刺青, 就是让他们杀死自己的证据。

迷茫、痛苦, 恐惧, 世界上有多少这种角落?

而无以数计奔往美国的难民们, 在美国的失业大潮之下, 在帮会的敲诈中, 能得到多少幸福?

抛开悲哀的念头, 令人感到欣慰的, 就是此片所获得的十几个国家给予的大奖: 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外语片奖、英国独立电影奖2009、最佳外国独立电影奖、广播影评人协会奖、最有潜力的电影制作人奖、EDA(女性电影记者联盟)奖、最佳非英语电影奖、技能新导演奖、独立精神奖、最好的第一部电影奖、优秀摄影奖、最好的第一个特征奖、最佳男演员奖……

所有的奖项概括起来, 就两个字: 真实。

2014.10.29

给友人的一封信

DD:

我从作家白志强那里，学得了这个方法：写信不必连贯一气，他觉得在哪里应该停顿，就在下面划条双线。这样做，觉得既明确、有条理又省事。

=====

一年又要飞快地过去了。怎么越老，越觉得时间飞得更快？不知你是否也有这感觉？明年三月，老童话就 69 岁啦，时常觉得自己还象个小孩儿呢。或许，老把自己当小孩儿，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吧。

这一个月，或许由于坏新闻太多——除了每天的溜门翘锁、盗劫一空、抢银行，要么就是凶杀。似乎圣诞节越近，战争难民越多，恐怖份子越多，要多干些惊天动地的大事。

海曼每看完新闻就忍不住自动报告，烦得我都不想听。所以自己就拆了四条毛裤，洗毛线，再全部地织完——因为和 PIPi 的伙食，以素为主，吃得太健康，就变瘦了，毛裤已经不再合身。人一瘦，却什么病都没了。在家里我最爱穿自己做的衣服，因为干活方便又太舒服。尤其是每年有九个月要穿毛衣毛裤，薄厚不等地有十几套，上下衣颜色相同，毛衣都织上绣上各种不同的花样；每穿一周，就用洗衣机花 18 分钟将它连洗带甩干，一天就干透了。连毛衣外面的套裤和罩衣都不要。总为自己发明的“家常工作服”得意呢。

今年太暖和了，去年就没下雪，今年比去年还暖。11、12 月简直象春天，不是阴天就是下小雨，太阳却难得一见，有时露露脸就没了。去年我已经写过文章提到“太阳哪儿去了？”今年我都懒得再提。可能是国内那个大工地的浓烟，慢慢地都飘到了西欧；天空总象个大幕布，昏不昏、暗不暗、没有一丝风、把太阳严严实实地遮住，或许老天在肃穆地思考：今后给不给人阳光和蓝天？他们值不值？

如果哪天见到了蓝天和阳光，都觉得宝贵和稀罕了。

最近见电视里的天文节目，说那几颗我们天天能见到的死星：火星啦、木星啦、土星啦.....以前都是象地球一样有动植物生存的。还说，地球上的一切，没有这些星球的“借用和帮助”，还无法创世呢。

DD，这消息可是太惊人了吧？

=====

如果你读过《天方夜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还记得那个在门上用粉笔划上记号的细节吧？故事里那位聪慧的女主角，不是马上把许多门划上同样的记号，才免去一难吗？

如今这细节，不仅在德国出现，且十分实用呢——但缺的是：没有居民愿意画上同样的记号，谁都不管自己家外的事。若不看电脑新闻，连发生了什么事，老百姓也不知道。

穆斯林战争难民中，有些是 ISIS 恐怖组织的人，也借机进入了西欧各国要求政治避难。因为难民太多，工作人员很难分得清谁是怎么回事。何况 ISIS 的人，都互相做假证据。所以，不仅是从现在才开始，而是几年前的难民，已经获得了永久居留的 ISIS 恐怖组织的人大有人在。而每天新闻

上，那些盗窃、凶杀、抢劫银行，往往都是他们干的。警察显得力不从心，不仅人员太少，破案率也太不够。

尤其是利用手机做案，简直是如鱼得水。

被撬锁盗劫一空的，首先是独门独户的有钱人房舍。由于瑞士、德、法、英等国家，家家没有院墙——有又怎样呢？你能防止阿里巴巴的大盗们在你家门外画上記号吗？开各种锁，对他们来说还不容易？他们侦查了几次这家白天没人，于是就用粉笔在门边或家门前的柏油路上画上記号，然后用手机马上联系。于是，一辆正规的搬家汽车很快就开了过来，这种大中小不等的搬家汽车，哪个城市都有，人人可以方便地租到，用完，灌满汽油，还给出租公司便是。窃贼不会蠢到在本市里去租用。

在自由国家，没有街道主任，没有小脚大妈侦缉队，谁也不管谁的闲事。人家要搬家了，这几位都是“搬家公司”的人，就算你在旁边看着，你又能发现什么？就算你发问，谁又理睬你？人家干得次数多了，心不跳、色不改，并非都象你想的是不会说德语的人，那位领队完全能应付，可能都有了长久居留呢。人家干活的速度也是一等的，就算你真地给警察打了电话，由于你只是怀疑，警察一时也来不了，那边抢银行的事还没人去都人手太不够呢。人家三下五除二，速度风卷残云一般：首先拿的是小而贵重的物品——首饰、电脑、现金、画作、照相录像机、高级地毯等等贵重物品，你在旁边看热闹还没明白过来，人家都开车走人又去另一家啦。

瑞士的农民叫苦不迭，农民白天都得去干活，离家老远，家家也都不穷，一回家才发现贵重物品和现金全没了！凡是白天家里无人的有私人房的中产阶级，每天看新闻没有不担心的了。做案率比以前突然多了三十倍！

更何况，前两天的世界新闻是：在巴基斯坦，ISIS 恐怖组织闯进一所美国人建立的免费学校，杀死了一百多位未成年的学生！

前几天，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咖啡馆里，一位早已获得了长久居留的穆斯林男士，为抗议澳大利亚不欢迎穆斯林来本国定居，开枪和用炸弹杀死了几个无辜者，震惊世界。

澳大利亚将不受欢迎的穆斯林们都海运到一个小岛上，有一天，那个小岛发生“政变”，全变为他们占领，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你在网上的“外国文学”栏目里，读过那位美国人所写的自传《三杯茶》的话，你才会知道：世界上象他这样无私无畏的作者，在巴基斯坦建立了那些免费的好学校是多么不容易！那本书震撼了世界！那本书真让我感动！

=====

更要命的，是现在，在西欧国家，ISIS 威胁利诱在西欧等待或已有了居留的穆斯林们，要求他们每家从领到的社会福利金里，每月提取一部分现金，捐献给 ISIS 组织。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有孩子的家庭，是花不了那么多钱的；因为他们说：“ISIS 征服整个西欧，就在不久的将来；谁捐献给了我们多少钱，我们都有记录在案，将来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帮助。”

这些话，未必不合乎更多的穆斯林们“脚踩两只船”的心愿与心理。

“PIPI,” 我对海曼说：“那时，所有的女人上街都得从头到脚地蒙上黑布罩，只露出两只眼睛了。”

“那时，”他说：“人人每天得去清真寺祈祷五次，高声喇叭和穆斯林音乐，响彻云霄。那时，谁要是偷了点什么，就要剁手甚至砍胳膊了。”

“那时,你就美了,”我补充道:“你可以有五位太太,给你生十八个孩子了。”

=====

DD, 不想再多写也不愿再多想了。

总之,这几天我在看今年获得诺文学奖的法国莫迪亚诺的作品。但看着看着,自己竟然走神儿了,就去看旁边栏目里六六的作品。以前看过她的《蜗居》原著及电视剧,觉得很不错。昨天看了她的《安娜与王贵》,实在太好了,写得真实幽默又活灵活现,六六真有文才!

今天还得接着看她的作品。如果你还没看过,千万看看,保证你喜欢和快乐!

2014. 12. 19

如果穆斯林个个象他俩,世界该多美好!

白志强的新小说又出现在“共识网”上了。

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新作：《蜘蛛结网》。

这篇小说写于2014年，2015年1月又改写发表。他的小说，总是能让人一口气地往下读，这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学性。

看似粗糙劲道的语言，却再无其他的语言可以代替。换一种其他的写法，很可能让读者笑不出来。而看他的故事，那独特新奇的语言，往往总让你不由得笑出了声，笑声里却又含着慨叹与无奈。

舒甲是一位真画家。在这艺术家真假混淆、人人捞钱不择手段的现实里，唯有他还老实地本着艺术家的良心过日子。以他高超的绘画才能和画作，他本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但他偏不往那上想，宁可日子过得并不富有，寂寞得与蜘蛛为友，去画丝丝黑线的蛛网，也不想做邪门歪道的事。但在对新生活的向往之下，这位画家不由自主地当了北漂一族，住进了北京的画家、艺术家村——木村。

全国五湖四海的画家艺术家一万多人，都住在木村里。混得好的，就住得好、吃得好、有好汽车、有富裕钱、有名气还特神气；混得不好的，甚至在村里讨饭为生，或为了一两顿饭就与谁立即上床；或为了有更好一点的去处又立即分手；出什么洋象的都有。

舒甲由每次对新生活意外之感的“满眼黑线”，渐渐发展到：即使在适应新生活、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时，依旧时常感到是“满眼黑线”。

极快地，许多老外画家和艺术家也不和谁商量，就都涌来了，各种颜色的皮肤和头发，都在木村里安营扎寨了。

于是，人人谋生比以前更难了。

正当舒甲觉得自己沉寂得象死了一般时，同仁画家又是他西安老乡的申题，突然来了电话，说是有一笔可以捞大钱的事，问他干不干？

还从未做过捞钱之事的舒甲，自然又感到突然地“满眼黑线”了。

“为了钱，这个世上的所有人，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可以奋不顾身往上扑。个个如扑上蛛丝网的飞虫，不顾生死不顾一切。”

一个纯正的画家，由不想走出这一步到一步步地走下去了。不管是否被人推着走，不管是否生活在逼迫他走，也不管他是否“满眼黑线”地总不习惯地走，反正是走下去了。

他在木村里捡到了讨饭落难的北漂红红。舒甲因不肯在山水画上按照商人的建议添虎画龙，却被红红的一句：“哥呀，和钱较劲儿，值不值？”竟被她问得哑口无言。那红红也是进步飞快，由讨饭的没文化的小女人，立即学会了跟着小老板来回蹿，只要添上虎和龙，就立马再加十五万成交。舒甲听了又是“满眼黑线”。但不这样画谁给你钱？没钱你如何生活？画商不买你的画你如何出名？你没名气，什么事情你办得成？一环套一环哪。就这样，他一步步地发财了，上了报纸，还得了个外国奖。哪怕那个外国奖在海外只是个私人颁发的奖，但毕竟是个外国奖。

他对红红的飞快进步和扶持很满意，由同居到结婚。

申题与他谈过的那位有十几亿的煤老板，因住不进北京的好医院，他想与舒甲借此共同捞笔大钱的事，就又打来电话了。

舒甲：“你搞这事儿，不觉得掉价？”

申题：“到手的是真金白银，掉啥价？这钱要是不挣到手上，那才真格掉价！”

煤老板贴身的四姨太，她的口头语是“咱有钱。”

这三个字就全够了。哪怕她见人就送一块金价瑞士高级手表，哪怕她送出一箱子表，她不在乎，因为“咱有钱”。那一箱子高级手表，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

若连煤老板最心爱最放心的女人，都立意算计着丈夫的大钱，那么，在这世界上，还有谁可以让煤老板放心呢？正是四姨太勾结着两位画家，再有红红掺入帮忙，想法让煤老板住进好医院，再赶紧用最高级的化疗早早治死他，以便大家分钱，人人也就知道：钱的重要，是怎样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了。

各色人物一个个地登场。作者写得活灵活现。我一边读着，一边发笑，一边感叹！心想那富可敌国的煤老板，鼻子里插着管子躺在最高级的病床上，竟全然不知围着他的亲人和友人对他的种种算计！

但故事曲曲折折，谁也想不到一个深坑无形中已经挖好，舒甲夫妇一不留神掉了进去……

作者特意写了两种故事结尾。两种结尾都是可能的，都是动人心弦的。

作者最后说：“本人如此创作的所谓纪实小说，特指故事全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她的文本概念为报告文学。但在组织文字及结构时，人物用了化名地域用了虚实结合，意念及细节也有稍加虚构的文学性描述。”

这部小说若拍成喜剧电影，必能获得奥斯卡提名大奖，因为它深透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而这类片子，是很少见到能搬上银幕的，如今不是看滥了的武打片，便是没完没了的古代片，几乎见不到一部令人深思、有现实意义的、真实可信又十分吸引人的现代片！

作家白志强是位回民。但我看他的小说，每每深受感动，根本就不觉得他是位回民，他与我们完全一样。他的作品，可歌、可泣、可叹、可悲，篇篇都真实有力，篇篇都深刻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在我眼里，他实在是一位极其优秀的人，一位思想开放又通情达理的人，一位深信自由、平等、博爱的人。

作家张承志，也早就是我喜爱的作家，他也是位回民。在我的博克首页上，是五湖四海给哥哥罗克的献辞，有段话是张承志的：

“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潜伏在底层的高贵。我们对过去（文革只是其中的一环）的最彻底的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他说的多好啊！

张承志的文学作品更富于诗意，白志强的作品更针对现实。我多希望每一位回民都能有他俩这样的水平！

如果每一位穆斯林都能达到他俩的心胸与水平，这世界该多美好！

我今晚会做一个梦，梦见“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主席，特别委任他俩，作为世界和平大使，去周游世界各国，去平息总喜欢杀人和复仇的穆斯林恐怖份子。他俩赠送他们自己出版了的文集，这是最为有力的良方与医药，将恐怖份子心里的怒火，一一地化解了，他（她）们其实都想成为他俩那样的人，能成为受人尊重的人。他（她）们向他俩诉说自己心里的苦闷和反思，他俩将他（她）们的话公开在世界大报纸和网站上，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是那样有效，他俩获得了那么多的信任与友谊。恐怖份子越来越少，热爱和平的人越来越多。他俩的武器不是枪、不是谩骂，而是自己的经历与文学，是自己的诚恳与爱心。他俩的巨大功劳，深深获得了全世界的表彰和赞扬！

我今晚一定会做这个梦.....

2015.2.5

人格的力量——读《大案》有感

一位朋友介绍说，电视连续剧《甄环传》值得看看。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将这 76 集全部看完，看得虽然眼睛发胀，却又接着去读原著，因一向以为，原著肯定比影片更为细腻和丰富。

书很长，文笔很美、以情感人，终于读完了它。当再去读针对当今现实的这部力作《大案》时，从那么久远的古代一下子跳至今天，很象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似乎彼此之间并不相干却又万缕丝连。

我和志强并无什么私人联系，对他最好的了解，就是读他的作品——再也没有比这对他更好的理解方式了。

每一次读他的作品，都能体会到他个人的性格与气息，而我又是最喜欢写实作品的人，所以就特别喜欢他的写实性的小说。

他的小说，没有一篇是故意抬高什么或贬低什么，更没有夸大言辞或故意的诗情画意去美化什么。只让人感到，无论他写什么，都直接体现着对现实的针贬，都浸透着作者那朴实与憨厚的心肠。

而这篇作品的内容，与他在“爱思想”网站上的个人简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他个人简历里没有写出的却在这作品里展现的经历，便让人觉得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的真实经历。

他写的是 1979 年，经历过文革浩劫，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需要人才、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始的年代。

不满 26 岁的转业军人文斌，不喜欢在天天喝茶看报纸骂大街无聊嘀咕的研究室里坐班，却只希望能一心一意、实实在在地干点儿什么，于是调到了超大型国企的“铁路工程局”，在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一把手白局长手下工作，是十几位秘书中最年轻肯干又有能力的一位。

“铁路工程局”干部职工近二十万人，包括局机关职能部门的处级机构，便是三十七个。如此庞大的一个单位，不仅人际关系网错综复杂，生产效益上也毫未见起色，浪费现象严重。但人生经历几经上下、57 岁的白局长，却要将这个大烂摊子进行更改，岂非易事！

积重难返，问题堆成山，文革之后全国到处都一样的后遗症：局机关的两千多号干部员工不做事儿，也压根不知道做什么事儿；干部们全体消极怠工——集体不作为。过去有能力有本事的人才和干部，文革中都被打压下去了。

不仅如此，亦无人欢迎这位新到任的白局长：要办公室没办公室，住处没住处，大冬天的连取暖和做饭设施也没有。

但在部队里久经过考验的白局长，一心要收拾那些拿工资不作为的“杂碎们”，一定要将这国家企业引上正路。

那时国内还不兴私人汽车，人人有辆能骑的自行车已然不错了。这位光杆司令白局长，只带了小文一个兵便上了战场。

二十万干部职工的铁路局，只有两三万人有活儿干，剩下的干部职工全体在混，如何改变这局面？

有胃病、只想喝小米粥就点儿咸菜的白局长，心里很清楚：必须把过

去局里有能力的技术骨干提拔上来，把那些手握大权的混事“杂碎们”们，以提升一级却又大权失落的方式，让他们下去，宁可白养着他们。

小文在与他日夜相处、共同工作的体会中，深感他象自己的父亲那么令人爱戴和尊敬，他亦向他学习了很多从来没有学到过的东西。

59岁满头白发被白局长提拔上来的崔总，因是右派份子，长久以来一直是只能苦干却得不到应有的奖励。直到得到了白局长的重用才激发了他的干劲，白局长亦因有了他而如虎添翼。而小文的干劲与在生活上对局长的体贴和照顾，使得二人之情有如父子。

尽管生产效率日见起色、员工民心大顺，但同样苦心经营却被架空了的帮派，又怎能忍下这口气？他们在会议室里，吼叫着要上告铁道部。

会议室外，小文提醒着咕哝恼火的局长：“局长，和军人叫板，那得正面应对。”

于是局长进了会议室：“哪个在吼，站起来，我看看？”

那个吼叫的人还在气愤粗野地大吼大骂。

局长命令身边公安处的警察：“抓起来，带出去！”

没这一下子，真就压不住那些人！

故事迭荡起伏，一边读着，脑海里一边涌起了如述的电影画面。

由于用对了人，局长一轮整治下来，局里的风气大变。不仅建好了几条铁路干线，在深圳还接了大工程，盖楼修路修码头，又承包了数座五星级在建的酒店。

由于局里有了盈利，白局长又决定办些福利，给全局的工人每人买一床毛毡，为了睡觉时防潮。给全局各个工程队无论大小，把伙房的压面机、蒸馍的铝合金蒸笼配齐。夏天快到了，给全局各个工棚里配发风扇，让职工们有个睡觉的好一点儿的环境。做好预算就买，立即发放。

对于文革时的“三种人”将无辜者轰出家门、自己却长期占住房屋不肯搬出去的，局长要求他们一律自己去找住处搬出，以便给那些受过他们迫害、拉家带口的工作人员安顿住处。

尽管这些措施很得人心，但与被架空权利的“三种人”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终于有一天，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白局长在党委会上检讨错误，他的“错误”是花大钱为员工买的毛毡风扇厨具，违反了部里的财务规定；因花费上千万的钱，本应求得部里批准。给全局职工每人买一条毛毡，那是近二十万条毛毡，再加上数万台风扇，得用数十辆大卡车拉回来。同时局财务部长压根不支付钱款，让支持他的洪局长当即撤职；因为连财务处长也上北京告了状……

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又极想学习的小文，由局里培养去读大学，读哲学，再读戏剧，读完一个大学又读了第二个。

他成了书痴，觉得只有古代的庄子对他的脾气：那全是自悟、自救、自赎、自我的升腾……

但他刚毕业就遇到了大案：他被任命为局检副书记，上任后的头一

件大案，是由他负责去查办白局长的“过失”。

或许正因为在大学里对自我意识的提高，或许生来就是个厚道人，加之对白局长的深刻了解，小文最后的做法是：宁可自己的档案里被记了受过处分，也绝对不想给无辜的白局长抹黑。

故事曲折，引人入胜.....

是故事吗？还是作者自己的真实经历？

正如作者所感叹：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中国的历史，一直是杀杀打打、白骨堆成的历史。但又何止是中国，如今好多个穆斯林和某些国家，不是一直在打打杀杀、没完没了吗？

每个国家都有法可依、不再打打杀杀、能够理智自省的一天，何时会来到？

古代庄子的自悟、自救、自赎、自我的升腾，何时能深入到全世界每个人的心中？

2015.2.24

雾霾不是锅盖，它随风旅行

——全世界人民心连心

海内外华人为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叫好。

种种叫好的夸赞语言，我都同意，但没人补充一点：这中国的雾霾大天罩，并非总是笼罩着可爱的中华大地，并非一动也不想动锅盖般地只爱着中国，而是见异思迁地随风飘游，早已影响着全球各国的气候了。

前两年，我在网上叫唤了：“太阳哪儿去了？”

咱还生怕是否太神经过敏了，但没想到，刚发完这议论，一位丹麦的网友立即跟着叫唤，原来她那国的太阳与德国的太阳一样，都不爱露面了。在西欧，两三个月不见太阳和蓝天已然是常事了。那太阳躲在说阴不阴、说晴不晴、没有一丝风、好似心怀叵测的灰色天空后面，不知它到底在琢磨着啥？

以前德国时常见到的蓝天、和风、阳光，是愈来愈象久远的童话了，就算太阳露个面，人们刚高兴了一下，它便又羞答答自做多情地躲进灰色的云幕后面了。而最常见的却是阴天、下雨、发大水；或是轻易不来的、迅雷不及地强烈的一夜怪风，刮个山呼海啸、地动山摇，连睡觉都不踏实，生怕房顶被掀了去。经几次经验之后，心里才算明白了：唯有这一夜强烈的怪风才能把太阳吹出来；弱一点儿的风，你都吹不破那灰色的天空！

第二天一大早，刚一睁眼，就见兰天果然可爱无比，阳光正在温柔愉快地照耀着我们，飓风，你是真可爱啊！甭管你朝哪个方向吹，也只有仗着你，俺们才能见到太阳了！维生素 D 只有阳光才能给予人类啊，它是多么重要！

可千万别太美，没一两天，太阳和兰天突然又没了，不知何时再会出现了，老天的脾气咋越来越怪呢？

既然大财团只买便宜的亚洲货，西欧的大中小企业一个个地倒闭；既然西方的大烟筒都搬进了中国、印度和越南，那么，西方的天空应该是无比的蔚兰清澈，阳光应该是无比的明亮温暖才对呀，怎么倒是相反呢？

次数一多，人们不得不联想到东方的大黑锅盖：那毕竟是空气呀！

所以呢，柴静，你光想着中国了，你就不想想那雾霾并非铁制的锅盖哈。它是见异思迁随风飘游的空气呀！就算它再脏、再浓、再厚、再臭，它也不是钢铁制造、在原地踏步的呀！

2015.3.4

这正是童话

——读柳栋《对林彪新神话的六点质疑》

柳栋的文章令我如醉如痴，一口气地读完它，仍意犹未尽。

无怪乎七月份在“共识网”上刊登了此文，才一个月就超过了五万多点击量。

其实，在“共识网”上关于林彪的文章不少，大多是说他怎样无辜，怎样迫不得已；所以《对林彪新神话的六点质疑》一文，直到昨天我才去读。

一口气读完这长文，已是夜里12点，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即给海外一家著名网站写信，希望主编能将此文放在他的网上转载；希望象胡鹏池的《我们那个时代的座右铭》一样，能在主页上多保留些日子，以便有更多的读者。信里还说：一边读它，一边觉得如果哥哥罗克活着，定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来。

及至当晚躺在床上睡觉，还咂磨着此文给我的享受滋味儿：若不是电脑时代，若不是那么多政治名人的回忆录问世，作者如何比较和选择素材呢？虽然离“档案解密”那天尚无时日，但在三四十年前的历次政治运动

中，在新闻的严密封锁中，谁又能说得出条条真相和道理呢？能读到如此佳作，都得感谢电脑时代。这晚，睡了个踏实无梦安心愉悦的好觉。

次日一早，就去“共识网”寻找“柳栋”，想看看他还有什么好文章。

一共只有两篇，那篇比这篇还早，也是写林彪的，于是又将那篇认真读完。

两篇比较起来，显然是《对林彪新神话的六点质疑》更具体详细，更有说服力。

我所以有如醉如痴之感，是因我这最爱看小说的人，觉得此政论文分析与描述的，不仅细腻深刻、详实有力、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简直比读文学作品还令人过瘾。比之以前所读过的有关林彪的文章，它在我心里是反驳“拥林派”首屈一指的杰作。

说起来，我因“反动日记”被劳教三年，是公安局在我那二十本日记里，筛糠似地只找出了六句话；他们把这六句话拍成六张照片，让我签字。其中一句是“林彪长相一脸奸阴，令人无法有好感”。如果我象哥哥罗克那样有思想有见解的话，怎能在二十本日记里，只筛找出六句没头没尾的话来呢？！我当时不过是凭着直感，写下这点儿文字，并相信当时全国绝大多数人都有我这想法，只不过谁也不敢说出来罢了。

而作者对于林彪的“奸阴”，是以全面、公正、理性、客观的态度，先以历史的事实分析了“血缘政治”—“人脉政治”的古老规律及运作，如何成为政治角色的恶习本能，再论述了正是这千古传袭的政治定律，才产生了林彪新神话；然而，这千古遗毒却至今没变。

林彪是干净的圣徒吗？内战时，林彪害死过多少人？1949年建国后，在59年的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造神运动、66年的“5.18讲话”他都做了什么？作者列举的详细事实，不得不令读者信服。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林彪的性格与心理，分析了他的后半生，如何在奸阴之道上，违心地、自做聪明地一步步走下去，如何绞尽脑汁地去获得毛的依赖和恩宠，如何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位。

作者分析得入木三分：他的地位越高，就越是没有退路；就越是体会到“伴君如伴虎”和“高处不胜寒”的苦涩滋味儿。

然而，真的毕竟是真的，假的毕竟是假的，比猎狗的鼻子还灵敏的毛皇帝，某一天突然看出了林的假、嗅出了林的伪，哪怕只有一丝丝一毫毫，但足够了，二人之间的裂变说来就来、刻不容缓地眨眼即到！毛皇帝立即采取了措施，而分分秒秒远远监视毛的林，也立即感受到了他的措施.....

作者分析得最为深刻和生动的是林彪家人的关系，除了值得称道的前妻的大女儿之外，他详细描写了每个成员是如何把林彪推上死路的。

悲剧呵。大悲剧！

其实，近年读过的一些回忆文章里，很多红色革命家庭的家人关系，不大多都是让人感到冷漠、别扭和意外的吗？林彪的家庭不过是最为典型罢了。普通家庭不也如此吗？每个家庭必然会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假如越是遭受磨难，家人之间越相亲相爱的话，则我们应该欢迎更多的政治运

动和毫无人道的革命来磨难我们。

而人们所以感念林彪，是因他的驾机出逃一笔，给罪恶的文革和老毛一记响亮无比的耳光，这霹雳一掌，惊天地、动鬼神，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迫使十年文革浩劫不得不丢脸地刹时结束了！毛皇帝也因此一病不起了！人们把这功劳甘心情愿地全部给予了林彪！

作者说：猩红色的历史已经被洗白成了“玫瑰色的新童话”。这样的民族会有充满希望的未来吗？不会再重蹈故辙吗？

我以为：无论是什么色彩，无论新旧，它都是唯有中国才有的童话。

“童话”一词是反讽、是乐观、是单纯、是向往、是进取，是不甘让自己消沉。无论哪个国家或个人，不甘让自己消沉的民族或个人是有希望的。

再远视地往外看：看看乱象丛生的西欧，如今，仅仅我们这五万居民的边境小城，每天(请注意，是每天)，便有一千多名穆斯林战争难民涌进来，更甭提其他大中城市会涌进多少穆斯林战争难民了。私人旅馆全住满了，各个会议大厅及空闲房屋也全住满了，既缺少床又缺少被子，每个市政府已经叫苦连天地说无法安排了，不仅是没地方住，城镇的赤字早已没顶了根本就没有钱了。然而，穆斯林战争难民汹涌澎湃地往西欧涌来的更欢了。警察和工作人员根本不够用。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咱中国人干吗？政府干吗？肯开放边境让战争难民全都来永久居住吗？这又该属于何类色彩的童话呢？

是的，这世界到处都是童话。无论西方东方，处处是无法想象的童话。

永远会有童话， 甚至会有更出奇意外的童话。

若能把政治人物和老百姓全写成动物， 写成万花筒似的童话， 则比那全世界已备受好评的《动物庄园》一书， 会生动和精彩千万倍！

2015.8.27

花喝红茶

对鲜花最早的印象，当属三四岁时，自我家从徐州搬进了北京水獭胡同 12 号的那座日本洋房， 姥姥在房前种了一片茉莉花。它不是茉莉花茶里那白色的、香气扑鼻的小朵茉莉花， 而是淡粉、淡黄、淡紫等好几种颜色， 香味儿幽幽的、淡淡的， 却极清馨。姥姥一有空闲，就去伺弄这片小花圃，她那弯腰浇水和松土的姿势，伴着旺盛的茉莉花的清香，永远滋润进我的心田了。

父亲与母亲离婚，去了他那“银碗胡同”的新家，母亲生下的最后一个孩子送了人（详见《一个大童话》）。

50、51年的“镇反”、“肃反”，52、53年的“三反”、“五反”，茉莉花没有了，小花圃被铲平、被遗忘了。

那花圃象从来没有过似的。

而日本人居住时种下的许多花树——合欢、紫藤萝、梨树、桃树、枣树、榆树、桑树、松树、柳树……也都因母亲立意要离开这二亩多地的荒园，与我们永别了。

在“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 521 号”（几年后重新编门牌号为 519 号）的小四合院里，作为房主的母亲，在院子里铺了小方格的新砖，在四角砌了花坛，她想种几棵花树。

一出小胡同往右几步就是“明星电影院”，再走几步就是从早到晚人头涌动、热热闹闹的“隆福寺街”，街中心有个花店，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鲜花和果树苗，留恋得不想离开那里。

母亲买了棵海棠树，一棵珍珠梅，一棵紫丁香；另一个花坛还空着，是媒姆吕姨从通县老家带来几棵西蕃莲的老根，她说春天一到就种上它。

春天夏天，四个花坛的花树和鲜花开得令人兴奋：白中透粉、清气扑鼻的海棠花；沁人心脾、阵阵飘来馨香的紫丁香；似白云片片、默默不语的珍珠梅，还有那几棵窜得老高的娇艳欲滴的西蕃莲。

“反右”以前，那是家里少有的安宁幸福时期！

没有了父亲，母亲和我们似乎生活得更好：母亲是副厂长、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妇女代表。家里有姥姥和吕姨操持，她就象个大丈夫一样担当了全家的顶梁柱。小胡同里的邻居们，见到她都敬呼“王先生”。

母亲只喜欢去照相馆拍照片，在家里自拍的却很少，只有一两张拍下了四角花坛的盛开景象。

最爱父亲的哥哥，费心费力地使父母又生活在一起。

1955年，父母复婚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母亲对新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爸爸回归家来，家里又充满了烟雾。

他不停地吸烟，甚至把客厅里几盆新买的菊花都熏死了。

奇怪的是直到我出国之前，在这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从未对父亲的抽烟不停表示过不满，连半句话也没有；也从未想过去开开门窗户换换空气。好象我们早都被烟雾熏傻了，熏得连一点反感都没有了，或是早已习惯了；但也熏得我们谁也不抽烟、连烟卷都不碰一下了。

在德国的这三十年，我和海曼都是从来不抽烟的人，又都怕闻烟味儿。所以就更让我奇怪：在国内时，对父亲的烟雾腾腾怎么从未反感过？难道是母亲从未反感过，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会反感？

“反右”之前，每次和父母、哥哥弟弟在中山公园的“塘花坞”里

转悠赏花时，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对种花着迷的。更未想过：花的生命是与国家的政治和人的命运紧密连在一起的。

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文革中所有的公园都被封，中山公园的“塘花坞”只能在梦境里出现；无数家庭家破人亡。

花店都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个个都被“红卫兵”砸烂了。

人们没有了鲜花的生活，也没有了鲜花的意识。

直到80年代，花店才开始复苏，城市开始了绿地美化。

但“反精神污染”又来了。

对于花的概念，还是到了德国之后。

这里家家没有院墙，家家都在展示着自己的露天花园，以此显示全家的幸福和骄傲。大街小巷、无论在何处，就连“红绿灯”前也必有花圃。由于德国天气不冷不热，又常下小雨，花朵都娇艳欲滴、绿叶碧翠、茂盛葱茏，凡路过者都禁不住欣赏它们，却没人动它们一指头。

整个德国，是个没有墙的大花园。



德国到处是绿色和花坛。

就连每个小城市的花店也有好几个。著名的连锁店尤其品种繁多，价钱合理，连穷人也买得起。在这没有政治运动的福利制国家，几乎人人都对养花上了瘾、着了迷。没有院落的家庭，哪怕阳台只有一二平米或四五平米，都可以很容易地让生活变得五彩缤纷。



阳台上的花。

花，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花能让你安静；花绝对不会让你老想着你死我活；花不会呼吁“革命”和“打倒”；花只是教给你如何让生活变得更为美好。花还告诉你：只要你精心照料它，摸准了它的脾性，它一定给你相应的回报。



与花同乐

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艾力克·霍菲(Eric Hoffer)在《人类境况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Human Condition)一书里说：“美国的历史，主要是被那些喜欢自个儿呆着的人们塑造的。那些一个人自个儿呆着就活得不舒服的人，在美国永远不会感到自在。这不仅是指那些养尊处优的富人，也是指那些知识分子和长期贫困的穷人。”

其实，不仅是在美国，西欧很多国家、任何能够保障国内人民生活无忧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他(她)怎么能独自坐得住呢？他心里怎么能不恨呢？他怎么能不老想着你死我活呢？

无法保障人民生活无忧、甚至连买花都没钱都没心情的国家，比如象今天如潮水般涌进西欧的穆斯林战乱国家，好战者在本国自个儿呆着从来

就不舒服， 什么好书也没有也看不下去，更不会反思，所以才把自己的国家炸了个唏哩哗啦、人人都无法生活、如今老百姓只有往外跑呀。

西欧人担心的是：他们会不会把西欧也炸成一片废墟呢？

谁也无法预料。

我只能说：当他们有钱买花之后， 但愿花教给他们这一课： 自个儿呆着如何舒服； 如何让你不会火爆爆地老是想着你死我活。

花不会保证人类百分之百地都会变好，那全看自己的心性了。

花有灵性吗？有。有种似乎从来没有香味儿的花，对于会养它的人，不仅开得茂盛，还少有机会放出淡甜的香气呢。

花喝开水泡过的凉红茶水吗？ 喝。很爱喝呢。

花吃浸过水泡大的炒黄豆吗？ 吃。把它和在土里， 连叶子都碧油油的， 花瓣花心都因营养而变得更好看。

花喜欢有机 **BIO** 肥料吗？喜欢，但别有臭味儿，否则招苍蝇下蛆。

花怕大晒吗？ 怕暴风雨吗？

你自己体会去吧。

相信你乐在其中。



秋天的兰紫橙黄——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皆在花中。

2015. 8. 30

伊斯兰暴怒文化应先从食物上改变

火车站台上出奇的拥挤，人人往狭窄的车门里争先恐后地上车，你拽我，我拉你，生怕拉下家人；匈牙利设置的厚高的圆滚滚的铁丝网防线，竟然立即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剪断，穆民不怕扎地便钻了过去；飞驰的高速公路上，汽车不得不象爬行似地慢慢开，警察无奈地站成一排，保护着在高速公路上徒步行走、拉家带口的穆民和非洲人……

其实，最有钱的人，最先得到了可以入境居留的消息，这些人又肯花钱旅行，老早就住进了各个居留国的私人旅馆，房租食品医疗上学等等费用当然全部由国家支付；接着而来的是次有钱的；那最没钱的总得凑够盘缠吧，所以又在其后了；但无论如何，哪怕徒步也得去德国、瑞士、法国、英国……这些人潮里夹杂着多少亚洲人？就算再多也成了极少数，已没人去统计和注意了。

要求避难的理由并非只是因为战争，很多非洲人说自己是同性恋而受到当局的迫害，也留下了；尤其是男女平等，都可以用“同性恋”的理由来申请。而非洲妇女说强行被割了处女膜，更可做为强有力留下的理由。

联合国统计 2014 年，全世界共有 6000 万流亡者。

其实这个数字，尚未包括很多不在统计中的、从各种私人渠道进入西欧各国的人们。瑞士的新闻报道最爱说大实话：不是 6000 万，而是不少于 8000 万。

穆民住下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德国政府发给的食品费，去食

品超市购买食品自己做饭。移民们最不满意的，就是超市里陈列的几乎全是猪肉。就算很远的一家超市有羊肉卖，竟然是冷冻的，那羊腿干巴巴的象老柴棍子，于是立即对记者提出不满：“我们要吃新鲜羊肉，从来不吃冷冻的！”

其实，新鲜羊肉的出现，时间不会太远。因移民们到西欧居住，并不想充当廉价劳动力，他们自然会开办这种出售新鲜羊肉的食品店，绝对有很多本民族的顾客，也绝对有钱赚。

虽然法国媒体评论说：“德国经济起飞梦想，无非是靠廉价劳动力。”德国也确实有工作介绍所抱以巨大的希望，希望移民和非洲人比德国人还便宜，当然要在学会基本所需的语言和有了居留之后。

然而，多年来西欧各国由于大量购买便宜的亚洲货，无数的大中小企业相继倒闭，在这无法解决的失业大潮下，在这普遍无工作可以分配的现实中，在一个满工时三个人分摊、人人一周不超过工作十五小时、干半年歇半年的“劳逸结合”中，难道移民与非洲人的到来，就是来充当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的，以便让更多的德国人睡家睡觉和游手好闲？

假如真有人这样想，实在是打错了算盘。看看电视新闻的实地采访录像吧，当记者问移民今后想做什么时，没有一位说我想做比德国劳力更便宜的劳动力的；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一位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恰恰相反：人人回答的是：“我要上大学！”“我要开店，自己当老板！”或许，有的并没说出来或藏在心里永远不想说：“我太太连着生几个孩子，

每个孩子父母可得三年工龄，从母亲怀孕起的福利，直到出生上幼儿园一直到大学毕业，全部由国家负担，这笔福利不仅稳得，只要不乱花，钱会富裕多多，我做爸爸的根本不用工作，就吃这笔福利金还有富裕，悠哉悠哉多么舒服！你们想把俺们当更便宜的劳动力使唤，也不想想，俺们咋就那么爱听你们的呢？”

因为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早就有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土耳其人已是先例，很多德国人也是如此。

被西方称之为“永恒怒火”的伊斯兰“暴怒文化”，他们的暴怒已经把自己的国家全变成了垃圾和瓦砾。他们的“暴怒文化”就是高兴了欢呼你，不高兴了就割你的头还哈哈笑。

至于提到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比如说“扔掉古兰经，让我们从重新开始！”不仅不会起到正面作用，反而会立即激起“永恒怒火者”更旺的怒火来：“什么？那是我们千百年来信仰！我们扔掉你们的圣经你们干不干？”

过去总说本拉登的“圣战大总部”是沙地阿拉伯，如今，沙地阿拉伯总统声言要捐献多少个亿给西欧，说用这钱给穆民盖几十个清真寺，以便可以每天去祈祷。然而，眼下最缺乏的是盖无数居民楼的钱还没着落呢，沙地总统怎么不说用这钱给穆民先盖单元房的高楼以便居住呢？

西欧人能指望什么呢？战乱国的穆民和非洲人崇尚民主人权、和平富裕的欧盟国家，但谁能指望他们反思自己：为什么永远建立不起来这样的

国家？ 或再反思：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欧盟国家愿意分担——所有欧盟国家都以种种借口推托接受战乱国的难民？ 就连德国，广大的人民也并不喜欢他们的到来啊， 不过是全体沉默罢了。

作为我个人，根本不指望他们能反思； 因为他们的盛怒血液使他们不可能反思。 这就如同吃肉的狮子与吃青草的小兔的区别。

他们最喜爱吃红肉，一天也离不了它，连冷冻的都不要， 还得新鲜。而医学界早就有无数研究， 健康杂志及网站告诉每一个人：红肉最有毒，最损害健康。又说：“百病都从肉上得。” 指的就是红肉——猪、牛、羊、兔、狗、鸭。 而白肉——鱼、鸡胸肉、火鸡肉也最好每周不超过吃三次，其他都应是素食。

以前我和海曼也不懂， 当我们近十几年来真地按照健康食谱去食用之后，不仅体重减轻很多， 每年检查身体血液的各项指标都十分合格了， 什么大小病都没了。尤其是从心里感到舒服， 最喜爱的就是安静。

正如漆多俊先生的《说静》里所写：人要自省，要总结、发现和吸取以往教训，这需要静思和保持良好心态。浮躁粗心、不客观或抱着某种成见是不能正确总结和看待历史的。老子提倡“清静无为”。佛教提倡“静”和“悟”。静才能悟，不静不悟。……要学会一点闹中求静、闹中取静的本领，能够静心读书和思考学问。并且能够常常静心自省。

在这声色光电喧嚣嘈杂、让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 在每天上千上干的

战乱国难民呼呼涌入西欧的今天， 在德国早已禁止人民随便购买枪支的现实中， 仿佛一贯吃动物的狮子和狼偏要与只吃青草的羊和小兔住在一起， 而小兔和羊还偏要幻想它们能按照自己的希望去做事和生活。

仍掉古兰经吗？ 去相信耶稣吗？ 太难了吧。

能否改变饮食， 先去去血液里的毒和火呢？

2015.9.11

这里整个乱了套

1. 仅仅一个周末德国便进入四万难民

“看哪，快看!”

9.12 周六那天，我正坐在电脑前给朋友回信，不料海曼在他屋子窗前叫唤。

我忙走过去看，他将大玻璃窗打开，真是从未见过的奇景！只见傍晚六点还青亮的天空下，白色的飞机嗡嗡声和机尾喷出的长长的白线，足有二十几条，每条长线前的小白点当然是飞机，它们似乎从不同的地点出航，比如在一百公里外的慕尼黑或三十几公里外奥地利的林兹机场，在天空交织成一幅奇特的图案。我们住在这里二十年了，还从未见过这等景观！或许因本小城是德奥交界处，两个机场的飞机都必须经过这里？

“肯定是难民，”海曼说：“怪不得今天新闻上说，仅仅一个周末，慕尼黑就来了四万!”

“住在哪儿啊？”

“说尽量安排在大体育馆里了。”

原来如此！定是有人帮忙，躲避了匈牙利的高厚铁丝网，出了用飞机接送的主意，以图省事快速。

是那些徒步旅行的人改为坐飞机吗？没钱的是否仍旧步行呢？总之，是绝对不想经过匈牙利的难民想出了从天空飞越。

在周五的电脑视屏里，被关闭在匈牙利难民营里的 **MSL** 们，警察在分发食物时，不是按照秩序一个个好好地分发，而是在铁栅栏之外将包好的食物一个个往里扔，谁捡着谁要。大高个子男人一下子抓到三四个食物包，身量矮的或小孩子就抓不到。新闻说：有的小孩子已经五天没吃到东西了。那抓得多的就自己独吞或只照顾自己的家人了。扔食物就象扔给

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令人不由得对匈牙利政府反感：起码应该对吃饭问题周到地去做吧？

或许周六的飞机大穿行，正是因为看了那样的电脑视屏才有了更高明的主意。那么，今后各国只要是想来西欧定居的难民，都可以在上飞机前领到本国签证，登上飞机，很快便到，再不用和铁丝网生气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定觉得自己万分慷慨，他说：“好吧，美国可以接收十万穆斯林国家的战争难民！”

然而，德国仅仅一个周末就到达四万！那么辽阔的美国，总共才接收十万？！

其实，就连这“十万”也做不到，美国至今只接收了一千五百名 MSL。美国方面发言说：“我们不能不谨慎，因为已发现有 ISIS 的人混了进来。”

那么，德国怎么就不害怕呢？

匈牙利也已发现了不止一位 ISIS，已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而已经人满为患的德国呢？它就没发现一个 ISIS？

2. 既没有邀请信又没有护照的难民潮

以前外国人要想在德国居留或居住，进入德国之前都必须有邀请信，无论是私人或单位的邀请，都是固定的程序。然而今天，**MSL** 及其他难

民，是“万里长征”地步行便到了。邀请信不但省了，甚至很多人连护照也不（能）要了。

在一临近边境的树林里，警察发现了一堆被扔掉的几十本各国护照。当然是撕了照片和国名及号码的。这肯定是挣钱的蛇头干的。其中有印度护照。而印度人属于非共产党国家，是不可以来报难民的。这印度人在哪儿呢？难道他在德国会说自己是印度人吗？

看看战乱国处处一片废墟的录像片，房屋都没了，人人不见得天天把护照带在身上吧？你能活着没被房屋掩埋就不错了，难道谁还有工夫去一把把地扒开砖土去寻找护照？扒着扒着又挨炸弹？至于街道名称，你住在哪儿，你家的门牌，问这还有没有用？

所以如今进入德国，既没有邀请信也没有护照的难民太多了。

“我能活着出来就不错啦！”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登记的工作人员说。而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登记，否则，岂非与德国总统唱对台戏？

国内有很多新疆人，以前就曾大批地逃到土耳其，得到土国的收留。现在，他们又可以从土国放心地进入德国了。

难道他们会说自己是新疆人吗？谁分得清你是哪国的 **MSL** 呢？

如今，谁胆子大谁就能成功。去德国办理难民居留既然那么容易，再办，就“过了这村儿没那店儿”啦。

3. 计划没有变化快

每天的变化都与昨天不同：匈牙利修筑了边境围墙，并派了军队护防。几千个 MSL 步行到了高厚的铁丝网围墙外，愤怒地决定坐在地上绝食，就是不走，以此表示抗议。还有的对军人粗暴地扔石头，立即遭到了军队无情地水击和催泪弹。

德国总统立即派了火车和大汽车把他们接到了德国，才算解决了问题。

保加利亚也决定派军队保护边境围墙，不准随便进入自己的边境。凡是为了来到德国所必须经过的小国，如 **Kroatien** 和 **Slowenien** 以及瑞士总理、德国柏杨省的省长，也都很不满地批评德国总理的博爱精神。

今天新闻说：明天，已聚集在 **Kroatien** 边境的难民，有二万人。那样一个小国，也就难怪吃不消，要造防线了。

而欧盟总部对此也不表态，似乎是说了也没用，或不知说什么好。

博爱的欧盟主席眼泪汪汪地说“我们都是曾经逃过难的人。”

可那会儿逃难的才几个人哪？若也是 **8000**、**9000** 万如汹涌潮水的话，哪国也不能不关大门的！至于一直甘愿敞开大门的，那就都往你那儿送好了。

因此，如今唯有德国总理一个人表示博爱，而其他盟国并无响应，反而都在打算去筑长城。

如此想来，当时的犹太人，因太有教养，也都象小羊小兔。若他们早就是“永远盛怒”的民族，希特勒也无法把他们都送进焚尸炉。

而把德国炸平的，也轮不到美国了。

新进入德国的 **MSL** 已有很多人不再拉家带口，电视里，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士，他们的理由是：“路上不方便，等我们有了居留后再接家人来德国定居。”

然而，这借口到底是真是假？很难说。如果这些人全是 **ISIS** 的战士，又当如何？

4. 德联邦难民局局长辞职

纽伦堡德国联邦难民局局长，于今天（9月17日）主动辞职。

他说实在干不了了。**250000** 件等待审查的难民案件，以便决定是否能够通过，堆如山的工作却没人干，极其缺乏人手。

还不仅是人手的问题，更是无法调查的问题。比如说是因为同性恋的理由来的难民。这同性恋既非结婚又非同居，既无可以证明的证件，又没有准确的在场对象，你可以说每天和一个人搞过，你可以说和十个人二十个人都搞过；你可以说我的同伴死了或在监狱里，你可以说“看，我这胳膊上的疤痕就是警察打的！”（这句话就在《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里已有描写）。

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如何去调查是否真有其事呢？

那些说自己被强行割了处女膜的非洲人，是否去德国医院检查过是真的呢？其他国家难民说的理由也全象真的，可谁去调查过呢？

难民涌来如山如海，又怎样去一个个地核实和调查呢？何况这个没有护照，全听他一面之辞；那个也没有护照，他说得天花乱坠；下面的工作人员，就这么着把案件往上报？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啊？！

这联邦局长真地太太太难当了！与其被说成“工作不力”被迫辞职，不如自己主动辞职算了。

正写着稿，见德国刚刚发出来的新闻豁然在目：

柏林，41 岁的伊拉克人 **Rafik.Y.**，被一德国警察击毙。

R 很有名，他是伊拉克一恐怖组织的头头，2004 年曾打算谋杀柏林的一位部长。但在 2012 年被德国法院判决为可以自由出入，但必须带上“跟踪脚带”。今天，他自己把脚带卸掉，用刺刀刺杀了一位柏林警察的腹部，另一警察开枪击毙了他。

5. 除了北冰洋和南极洲，没有安静的角落

自我上篇小文《**伊斯兰暴怒文化应先从食物上改变**》发表后，海外两家网站都转载了；而谁也不知道：我整天琢磨着往哪儿跑呢。狮子和狼能改为吃草吗？不也仅是老童话的幻想吗？没见贴子上有人留言吗：“小心你会被 **ISIS** 追杀”！

前几天的德国新闻第一条是：汉堡市已有 **7500** 多穆民的一个组织 "**Salafisten**"，名义上是禁烟禁酒的，象个好人组织，他们在汉堡自己

租了个地方，定期做集体祈祷，但德国的秘密警察已发现：他们其实是与 **ISIS** 团结一起的，因为这里面的一些年轻成员，曾去过叙利亚与 **ISIS** 一起作战，两国来回往返。

可人家 **7500** 口子，已经全都住进德国人的“家里”来了，还是德国政府请人家来住的呢。

也还是那个问题：调查人员人手太不够，处处事事讲究证据的民主国家，不可能象 **ISIS** 那样：不论青红皂白，先把你的头割下来再说。

或许人家正是因为你太民主太按政策办事，才大大地利用你这民主。

一个小小案件能上诉又上诉，驳回又驳回地没个完；国内来的汉民，凡是申请不被通过的，就上诉，由于是低收入，打官司也不花分文，来来回回地能扯个七、八年才算案件了结，而这七八年他照旧在中国饭店里挣着钱分文不少；他攒足了钱，被通知必须离开德国时，他高高兴兴地坐着火车又跑意大利去了。能搞到个有居留的女人结婚，他就算安心定居了。或许一直没遇见合适的对象，但他是越来越有经验，编的那理由，活象惊险小说了。

后来德国自己发现，这么打官司太傻了，于是结束了那长期作业，改为短期或立即拍板决定了。

ISIS 不仅有很先进厉害的武器(是谁供给他们的呢?)，作战办法有如当初老毛的方法：先占领一个小地区，然后就一点点扩大，而且这个小地区的地势必须是绝对地好。比如大港口汉堡，水陆空的交通太便捷，

能进能退， 运输量很大又极其方便；或是象我所住的边境小城， 四通八达， 往哪国跑都便利。 这些地形， 就象老毛选择的井冈山。

是否先占住重要的城市， 再一步步扩大地盘呢？

是否西欧的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有 **ISIS** 的人， 让他们早早熟透地了解了实情， 等哪天突然地发动战争， 肯定胜利在握呢？

新闻还有：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组织， 也和 **ISIS** 站在了一起。

没法儿往下想。

海曼说：“还有美国呢。”

我反驳说：“当初成立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时， 你不是说：德国成立它就是为了反抗美国吗？到了这会儿又爱美国啦？”

他无话。

我又说：“美国最爱狂轰滥炸， 处处炸成一片平地却炸不到人， 人都躲在隐蔽处， 最倒霉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二战结束前， 美国不是非得把德国炸平才算完吗？”

他无话。

ISIS 不久前公开地招兵买马：号召喜欢 **ISIS** 的年轻人都来加入。其实已有些德国的年轻白人参加了 **ISIS**， 因为他们在家里没工作感到没前途， 由于精神苦闷， 去了那里立即被视为好兄弟， 又立即给工资给房子(即那些逃到西欧的 **MSL** 扔下的好房子)， 又能开枪杀人， 远胜过玩电脑游戏。还派给女友同居(**ISIS** 也号召年轻女士们来加入， 也真有去的， 只是人数 **ISIS** 还嫌太少)。

而德国议会呢，政治家们还在那儿争论来讨论去地浪费口水呢，等人家打到鼻子跟前还不知是咋回事儿呢。

没看我那文章有人留言吗，说小心我会被 **ISIS** 追杀。

要不怎么整天琢磨着往哪儿跑呢？！

一位好友来信说：

伊斯兰信众已达十七亿人。是世界发展最为迅速也猛烈的一神宗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这样的话题全是敏感的。国内有十一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回族只是一个分支少数民族。

他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世界上竟有如此多的 **MSL**！

但人们对古兰经的漫长历史，没兴趣去读去知道，人们只看相信古兰经的人的表现。正象不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人们也只看相信这两个教的人的表现。如果信的某一种教，就是那样残暴和不讲道理的话，就算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正象老毛倒是赢过和统治过，可他照样杀死了自己无数的战友和无辜的人民千百万？还不是被人唾骂千古？

难道应该全体沉默，“成是英雄败是贼”？只因为感到 **ISIS** 会打赢？

唉——！写到这儿，自己不由长叹一声。

想当初，连我父母都相信毛泽东所许的自由民主的愿，深信他是会说到做到的。

而如今，即将七十岁的老太婆倒是很想找个不会打仗的地方，去山乡

教小孩子们写字、读书， 远离战争。

“海曼，” 我问他：“你会跟我走吗？你可以去教他们德文哪。”

“哪儿啊？”

“不知道。 绿国？”

2015. 9. 17

为何西欧青年去加入 IS?

伦敦一家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am Kings College in London.**）说： 每个月平均有 **109** 人加入 IS， 参加者来自 **80** 个国家；目前，IS 已有 **40000** 军人，队伍还在不断壮大。

我以为，这只是明面的数字，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正式统计， 正如那“不

断壮大”四字，下面会谈。

西欧国家参加 IS 人最多的，竟然是童话小国丹麦。

乍一听，实在觉得新奇：那么美丽宁静、整个国家象个大花园、专门“生产”“安徒生童话”和“美人鱼”的临海小国，年轻人竟然最热衷于去参加 IS，与狂热份子一同作战？

是什么原因如此呢？

笔者才学疏浅，仅就自己的生活体会和所见所闻，试着分析分析吧。

1. 在蜜糖和安宁中长大

从网站上的数篇文章看来，加入 IS 者，几乎没有最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如父母是政治家、高级职员或百万富翁；加入者少数是中产阶层，最多的是中下层。最下层的又是什么人？那应该是住在“流浪者之家”的人吧。

因为即便是中下层，由于西欧国家都有福利制，父母有足够生活所需的工资，就算失业了，也都有相应的失业金或救济金，以及住房津贴，还有对孩子的福利，从出生起到 25 岁的福利金分文不少，在生活上依然是无忧无虑的。他们不仅能养得起一辆普通汽车，不少家庭还攒钱并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住进了私人房，房子与院落的所有权永远属于这家人及后代。

尽管福利不错，但就连中下层家庭，出生率也是很低的，所以如今为何大量地引进东欧难民，说因为“人口之船”快空了。

无论穷富，每个家庭的孩子都被父母珍爱，尽量地满足他们大大小小的愿望。正象张鸣教授文章的标题：《家家都在惯孩子》，他所谈论的，其实不仅在中国，在西欧尤其如此。所以，海外曾有一本书《虎妈》，写的是一位中国的母亲在海外偏不娇惯孩子，孩子大了确实很有出息。而虎妈的做法在西欧人眼里，被批评为对儿童太不人道。

在没有政治运动折磨人的国家里，人人遵纪守法、国家安全、衣食无忧，可以说，无论属于哪一阶层，孩子们都是在蜜糖里长大的。

或许，正因为是在蜜糖里出生和长大，一切来得太容易，因此才生在福中不知福、反而厌倦了。

而年轻人的旺盛精力，是不甘心总是处在厌倦状态的。

2. 崇尚武力，电脑游戏对心灵的影响

崇尚武力的电脑游戏，从一学会玩小型电脑就开始了，尤其是对于男孩子。

乒乒乓乓、乒乒乓乓、你打我、我杀你；你败了、我赢了；你杀死我几个？我杀死你的更多！杀、杀、杀，杀、杀、杀，没完没了地杀！

我不知是否有文章写过：这种单调残酷的电脑游戏教育，对儿童心灵的影响和伤害，是潜移默化、打上烙印的。

儿童的心灵是一张白纸，最先植入的绝对不应是这些无聊有害的东西。有多少有益的文化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呢！然而，有几个父母是清醒的呢？

就拿我认识的两位住在美国的朋友的孩子来说，很有出息的 A，与太一般的 B，成长的过程完全不一样。

住在北京的 A 的母亲，虽然与丈夫离了婚，尽管母子的住处不大，母亲却给了儿子一个十分安静、能好好看书、独立思考的环境，并鼓励他一定要好好学习才会有出息；A 在数学上十分出色，在清华大学各门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后去了美国的大学深造，立即给予了全额奖学金，尚未毕业就被一家高级研究单位要走了，优秀踏实地工作至今。他新婚的太太也是十分优秀的双博士人才。象这样的孩子，就算请他去做 IS 政府的高级部长或是总统，他也是不会去的吧。而 B 正相反，从小就爱玩乒乒乓乓、杀杀打打的电脑游戏，父母完全放任自流，所以学习成绩不佳、专爱与同学打架斗气，后来只能管理一个普通仓库也就料在其中了。假如他也参加了 IS，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一比较，就比出哪一类家长更清醒和有理智了。

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成人前的心灵图画也就如此地落笔了。

3. 失业的苦恼

成人之后，如果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工作觉得大有可为，无论是做什么种类的工作，都会有兴趣继续做下去并且只想做得更好。

反之，当自己失了业又无新的工作可以开始之后，那种一落千丈、想寻找新出路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

昨天还有很多好朋友，或与某人也有爱情，今天因为失业就全没了。

对于没受过任何波折的“蜜糖个人史”的青年来说，这打击是非同小可的。

网上新闻报道：以德国的柏林和不来梅两大城市统计：从 15-65 岁，每 3 个居民中的一位，是靠 H4(失业金)生活的，平均年龄只有 26 岁！

26 岁！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数字！

26 岁，正是一生中最好的年龄，刚大学毕业或在其他院校毕业不久，竟然找不到工作？！

但劳动局（已改名叫“职业中心”）有规定：无论你的职业高低，无论你所受过的教育高低，凡是劳动局分配的工作如果不去，尤其是对年轻人，失业金立即终止。就算给你一点点住房津贴，若不啃老也无法生活。

当父母见到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竟然窝在家里啃老，而父母也非有钱人，那种不满和抱怨，让你心里的悲哀真地有如大海。泡在苦海里的年轻男女，有的自杀了；有的去外国寻找出路了；有的发现在国外更难又回来了；更多的是彷徨和苦闷。

见到有的同学因有门路和人际关系，一毕业就有了好职业或是从政，而自己的家庭因太一般，没有这种种可能。

西欧宁静的生活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哪怕是同一层楼的邻居，见面客气地打个招呼已算不错了，几乎谁也不进谁家串门的。就算有事，门开了半个，把事情说完就礼貌地关上，早已成了人人遵守的好习惯。除非那家人邀请你进屋，还得你愿意才行。

欧洲生活的孤独、宁静与有秩序，对风雨沧桑过来的老年人是合适舒服的，而这种养老院式的生活，对充满了幻想、爱刺激的年轻人就象活

受罪了。

当迪斯科的热腾与喧哗、抽大麻、吸海洛因、酗酒、随便地性交、眼前有得是打伴得花枝招展的姑娘或很棒的小伙，一一多次地尝试过之后，再也吸引人不了很多青年人的心，反而更增加了对事事的厌倦感。

他们羡慕百万或亿万富翁可以满世界地旅行，可以有很多个人的其他体育和业余爱好，可以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却因自己家庭的经济地位和人际关系根本做不到。

人们奇怪：为何还有大学毕业并已开过业的律师去加入 IS？

而我作为知情者却并不奇怪。

因为在大学学法律的人太多了，而学医科的太少了。一是两类科目的学习课程容易与艰难之比；二是毕业后，律师自己开业所需的费用之低与医生开业的各种医疗设备费用之高，天地之差，简直没法比。

一位律师太太告诉我：“很多开业的律师，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有得是。”

你会想：既然福利国家人人打官司都免费，律师怎会没钱赚呢？

这想法，也会是那么多的大学生当初都学法律的原因吧。

其实，由于国家经济紧缩，早已改变了很多措施：以前的低收入者可以免费打官司，如今早就不行了；去法院登记免费申请的手续是很不容易得到的。由于国家经济必须节约，更由于大量的难民，于是不得不在这一失业金里扣去三百欧元，在另一失业金里又扣三百，有的是干脆没了分文；由于被扣者感到扣得不合理，就去法院申请免费打官司。

而以前进入法院是很容易的，专门有个窗口，很快就办完了手续给你

免费许可，你才能去找律师，律师才肯接案。但如今，由于想打官司的人太多，进门时都由几个警察来维护秩序，先检查你的手续证件是否合格，才准许到达那小窗口，窗口两边都是铁栏杆、只够一个人通过。光是能否领到免费许可就这么难，这里就不再多叙述了。

因客户少，给失业者打官司，案件太多，流动时间很久，又没太多的钱可赚，大客户早都有了固定的律师，所以交不上房租的很多律师只好关业。

律师的委屈，要比白丁更深吧。

难道就这样委屈自己一辈子吗？

该往何处去？方向在哪里？

这时候在酒吧或迪斯科有人接近你，有意无意地对你说：IS的生活是多么有意思，那里是多么友爱平等，人人都是兄弟姐妹，有钱花，有女友，住房也不错，大家都有比兄弟姐妹还深厚的情谊，尤其是人人平等。

对于头一次听说还有这种新生活的青年人，哪怕是已过四十几岁，心里的好奇与激动可想而知！

“你认识 IS 的人吗？”

“你若真有兴趣，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不过你得保密。”

在西欧国家的监狱里服刑，互相认识并做介绍、发展人员，监狱便成了最佳集合地点，他们把人名地址电话号码都写在白色的内裤上，以便出狱联系；以及现在的战争难民必须集体居住、正在等待盖新居的几十、几

百人或上千人的集体住所，等待居留，每天闲得无聊地乱聊天，都是 IS 发展会员的最佳场所；德国新闻对此已有所披露，尽管披露了，却眼睁睁的无可奈何。

这比当初中国有多少青壮年，如饥似渴地奔赴延安更厉害百倍千倍；人家不动声色、不花分文地就在各个角落，发展了无数战士。

甚至，如果你从自己的福利金里给 IS 捐款的，则你的姓名另记，将来对你会更胜过对别人一筹。德国新闻说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已将战争难民的福利金缩短了。

4. 全新的体验

亲密地搂着你，称你为好兄弟、好姐妹；足够的零花钱不等你开口立即便到手了；不错的房屋和家具以及热情的女友，很快地全得到了；他们发给你枪支并教你开枪，这比早就玩腻了的电脑游戏，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以前连枪都没摸过，当在战场上自己真地开了枪杀了人之后，虽然心里也害怕和震撼，但一二次战斗之后便全然习惯、视为理所当然了。

亲密无间的友谊、冲锋枪、炸弹、割人头、以及深信灵魂会升天的教导，种种给人的刺激，在遥远的和平国家，在母亲与祖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之下，怎么可能得到呢？上哪儿去寻找这样全新的、从未有过的刺激呢？

何况这种刺激，是伴随着高远的要解放全人类、要征服全世界的理想的！

那种全新的感觉， 真有如自己刚刚出生了一样！

心里是无比的兴奋与满足，感悟到深处的灵魂忽然升华了！ 莫名其妙的那种激动与兴奋， 是人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因为它伴随着英雄主义和高远的理想， 是从未有过的！

他（她）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大写的人了！

被新团体的爱和圣战远景所吸引的年轻人，你叫他（她）干什么都行，他（她）都是心甘情愿的。

新闻网上的文章里说： IS 专门分派西欧青年去干“脏活”，即割人头或自己身为“人肉炸弹”， 无论男女。

并“教导”他们说：“所以让你去做这个， 是以此来考验你， 是否脱离了天主教（或基督教及其他教）的毒害。”

他（她）们个个义无反顾、心甘情愿地那样去做， 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坚决与对 IS 的爱与忠心。

以前基地组织去炸美国的双子楼时，那两位在德国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在执行任务之前， 据说父母对拉登是很讲了条件的：事情一成， 便会立即得到几百万美元。

而今，去壮烈牺牲连一欧元一美分也没有，且是心甘情愿的。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家人、朋友，丝毫也不知道。

去为理想牺牲， 那正是他（她）“圣战士”的自豪。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造成了全世界的 80 个国家， 每月平均有 109 人

去参加 IS。

如果这些事情，用在被娇惯的中国独生子女身上，是否也会如此？

我有时想：当在人肉身上绑炸弹时，那些分分秒秒，被绑者到底在想些什么？

2015. 9. 20

辛勤的耕耘者

——再读柳栋

初读柳栋先生的文章，感觉如醉如痴；二读柳栋的文章，仍是感觉如醉如痴。

在初读《对林彪新神话的六点质疑》一文中，作者把林彪分析了一个“底儿掉”，不仅把“拥林派”驳得毫无招架之余地，且把林彪的性格、

心理与行动，描绘得胜过无数细腻精彩的文学作品。在二读《林豆豆的‘原罪’与‘救赎’》一文时，更觉得深透有力、令人叹服。其中夹杂着作者的些许幽默，时尔令读者会心一笑。

我和林豆豆是同一代人，她只比我小两岁。

文革结束后，在国内时，林豆豆的言论，也在报刊上读过一些，给人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儿；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一而再地举报父亲的那次出逃，又为什么一直厌恶母亲？

直到1986年2月我出国之前，总之，感到她似乎是越来越有理，越来越成为了正面人物。

直到昨天读完了柳栋先生这篇长文，就算从1980年起吧，整整过去了35年，才由柳栋先生清楚地说明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人，有几个35年哪？！

35年才能明白一件事？

除了柳栋先生，几亿人口中，国内国外，可有第二个人发表过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文章吗？

作者在《林豆豆的‘原罪’与‘救赎’》一文中说（下同）：

自1971年“9.13日”凌晨的那一声爆炸起，至今，林豆豆一直生活在“原罪”与“救赎”的两重阴影中。这场独属于她的“原罪”与“救赎”，因过于地离奇、过于地变态、过于地荒诞，因此，也就过分地苦涩、沉重，甚至酷烈难当。

确实，把林彪推上死路的，可以说林豆豆是第一人。

从此，她必须背负着“杀、诛亲情”的恶名。为了洗白自己，她必须救赎自己——这是作者要论述的两大论点。

但林彪本人，因是塑造了领袖神话的发起人，所以“9.13”事件，就使得林豆豆陷进了“悖论怪圈”。

那一声飞机爆炸，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件大好事，罪恶的文革不得不结束，老毛也因此一病不起。

但对于林豆豆，既然大义灭了亲，不就成为一樁“原罪”了吗？她要苦苦地从这原罪里挣脱出来，这过程，就成了“林豆豆式的救赎”。

但时过境迁之后，林豆豆却要独自一人品尝这苦果。

作者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实事求是的论述，详细地描写了这一家人的脾性：奇特、复杂、乖戾、强悍、反常。

对于多种不固定的传说，作者不惜辛苦地将“在场者”的回忆一一举例、反复求证，以求做到公正，最后的定论是：林彪是主动地参与了叛逃的。

还指出：林豆豆把不阻止母、兄外逃的责任，强加在李文普和警卫人员的头上，是很不公道的。

最绝妙的、也是几十年来没人发现的细节、作者称为“是检验真伪的试金石”的：是上飞机时，那座晃晃悠悠的简易软舷梯。

作者写道：这种软绳索制成的悬梯，可不是一样容易攀爬的玩意儿。尤其对长年孱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的林彪来说，攀爬软梯，真有点“势必登天还难”。虽有叶群和专车司机一上一下地又托又拉，要是当事人不主动配合，是根本登不上“三叉戟”驾驶舱的。何况，飞机四周都是全副武装的持枪战士。虽然他们都被林副统帅的狼狈状吓傻了眼。但只要林副喊一嗓子，他们会立刻涌上来，阻止这场“挟持案”。奇妙的是，或说，奇异的是林副始终没有喊出这一嗓子。

这细节的发现，实在让我叹服不已！由于作者写得实在太精彩真实，请作者原谅我也在此幽一默（绝非浑说和戏说，而是严肃地说）：读到此处，我以为作者完全可以胜任世界级的“国际破案技术研究所所长”！

作者写完后反问道：“林豆豆夫妇完全可以模仿一下，看看你在拒绝合作的状态下，是否能够被人挟持上飞机？”（登软梯）

作者开心地说：好了，对于这场争论了许多年的话题，就让那座悠来荡去的悬梯作为终级答案吧。（谁不信，就去登软梯！）

笔者在此加一句：林彪那么瘦和轻尚且如此难于攀登，那么，超级大胖子非得把梯绳踩断不可！

作者还说：林彪飞去的方向，是当时最大的敌国苏联。他的动机只有一个：逃命！

作者认为：又何必再让死人按照活人的意志摆布呢？让他幽然安息，更妥。

笔者也认为：实在对极了！别再没完没了地显示活人的自私了！

往下，作者论述了林豆豆一心要救赎自己的全过程。

正因她私心甚重，所以几次三番的演变做假。发展到 2011 年 9 月 13 日时，豆豆夫妇在祭拜亡灵的祭文里，已不再把自家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个个成为了先知先觉、新的政治大救星……

作者在括号里幽默道：（请读者原谅，引文中使用了许多感叹号、问号。因为在拜读林豆豆夫妇的文章时，笔者常会惊得一抽一抽的。老实承认：自个难以适应这对夫妻俩“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诸多离奇高论。所以在一惊一乍间，便会情不自禁地敲下“问、叹”二号之键。）

接着，作者深刻地分析道：唯有“大阴谋论”的确立（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有人生怕他不跑），才能让林豆豆从原罪感下彻底挣脱出来。而罗织的人愈多，她（夫妇）的原罪感也就愈发地减轻。

又说：正是这等发自心灵深处的欲求，既渴求洗白“原罪”的隐匿动机，促使林豆豆夫妇几十年来极其固执地编制着“挟持说”与“阴谋论”的童话故事。（又是童话，可恨！——笔者注）

看到这儿我不由笑了。括号里的“笔者注”即柳栋先生的自注。

然而，不管您觉得可恨还是不可恨，世界上的童话偏不减少，不仅更多，且更离奇古怪：一个童话结尾竟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都尚无定论，您恨这词儿也没用呵。

甚至我发现，您又可以胜任一个新的所长了，我还是写在此文的结尾吧。

但为什么林豆豆夫妇俩的“两大虚说”，生命力那么强呢？

作者分析说：是因猎奇出版商、“人脉政治”、网络“林粉丝”们所共建的“林彪新神话”之辉煌金字塔。

作者又写道：

这便是“林豆豆式的救赎”。按照她的这种反省历史、自我救赎的逻辑推衍，再参看所有与“文革浩劫”负有直接罪责者的(包括他们亲眷的、亲信的、秘书的、老部下的)各类回忆文章。我们会得出这样一种历史幻觉，或说，绘出这样一幅荒诞的历史图景——四十年前的中华大地，活生生地发生了一场没有凶手的大屠杀(血腥现实的)，一窝没有赌徒的大赌局(政治性的)，一座没有荡妇娼妓的大淫窟(精神性的)，一次没有政治狂徒参与的古典文明的大毁灭(文化性的)，一局没有政客(政治流氓)投入的残酷的宫廷内斗(权争性的)……这，是中华民族亲历过的真实历史吗？

字字血泪、字字掷地有声、无与伦比的反结论！！

作者最后分析了林豆豆的人格之弱点，他引用了林小霖对豆豆的描绘：**“我和豆豆同是一个父亲所生，姐妹同根，我也不能说豆豆多么坏。但对她爱虚荣、爱说假话我也深感痛心。因为假话不能持久，终究要被事实揭穿，到头来害的还是自己。”**

总而言之：“公主脾气”、“虚荣”、爱说谎、缺乏理性思辩能力。

文章内容由于太丰富，笔者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请林豆豆不要怪罪作者的“无情”，不要怀恨被作者论述得体无完肤；其实，唯有旁观者清：这正是作者对豆豆的大爱、真爱、远见卓识的爱！这难得的爱的洗礼，一生也只有一次，能得到的人，是有福的。

豆豆给人以苦命女子的形象，其实，要想摆脱苦滋味儿，正如作者所说：就是不加修饰、诚实地写出自己的一切，灵魂才会得到新生，才会跳出那苦涩的泥坑，恰如鲤鱼跳过了龙门！在去世之前，灵魂才会得到安宁和问心无愧。

但柳栋先生悲观地说：**对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便已经“思想定型”的一代人来说，想要完成这样一场伐毛洗髓的精神裂变和灵性升华，难之又难！**

是的，象遇罗克那样对自省的追求，在日记里对自己私字的鞭鞑，恰是他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从青少年时就建立起来的，是把这种追求视为非常神圣的、视为自己的灵魂，是每天必不可少的。

而一个从来没有过这种追求和愿望的人，是谁都无法拔苗助长的。

初读柳栋先生的文章时，见他写得自由自在、深刻有力、见解独特，就以为他一定是住在国外；甚至还想：那些逃出来的贪官们，竟然也带着着有力的好笔杆子啊。二读之后，很想去网上寻找他的名字，想知道他到底是何许人也？

网上简介：

柳栋，男，1963年8月生于上海，1981-1985年南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学习，1993年9月1995年7月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攻读教育学基本原理硕士课程，1999年创办惟存教育实验室与惟存教育网站，一直从事教育信息化、网络教学、研究性学习的实践研究。

1. 1998-1999年创办了个人教育网站“惟存教育”。经过3年多来的建设，“惟存教育”被上海市教委评为“2002年度上海市教育特色网站”；

2. 1999年下半年指导上海市虎林路小学、月浦新村小学在小学学段开出了大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课程，虎林路小学课题《Internet条件下，小学语文互动拓展阅读的实践研究》立项成为2000年度上海市教育科研市级课题，并于2001年获得上海市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月浦新村小学的课题《互联网条件下，小学科学教育中的探究学习实践研究》立项成为2000年度上海市宝山区区级教育科研课题，并于2002年获得上海市普教系统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3. 作为主要策划、设计人员，制作了著名的青少年科普网站“大眼睛科技教育网”，上海市教委评为“2002年度上海市教育特色网站”，在2000年9月全国发明学会创造教育年会上“大眼睛科技教育网”被评为教育科研成果一奖；

4. 2001年作为主要研发负责人员参与了我国第一个研究性学习网络平台的研发工作（研究原型）。作为负责人与主要研究人员，组织了《基于网络应用的研究性学习》研究工作。该平台被上海市教委称誉为课程整合方面“教科书式的范例”；

5. 2001 年参与了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丛书》——《上海市中小校园网建设指南》的编撰工作，主要负责“评估研究”部分的工作；

6. 2001 年， 作为主要的发起者发去组织了大陆第一次教师自发组织的、基于网络应用的探究学习实践探索活动。

（下面是他发表的各种论文足有几十篇，略）

不得了啊！

一位辛勤的耕耘者！

我久久地望着他的个人照片，一脸的诚挚、朴素与些许的沧桑，却又充满了活力。我想去看看他的相册，却按不出来。

如果说，老友章立凡是我心里的巨人，柳栋先生同样是我心里的巨人。

其实，这“共识网”上有太多的令我钦佩的作者。写到此，就感激两个人：一位是介绍我认识了“共识网”的德国钱跃君博士； 另一位就是创办了“共识网”的周志兴先生。我佩服周先生办网的宗旨和他开阔的心胸：左中右的观点都有。

所以，人人都能找到自己想读的文章。

正因如此，“共识网”才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不仅如此，不同观点的人，能通过阅读彼此互相了解。

把以前的绝对不了解，变为慢慢地、一点点地了解。

但愿所有的国家领导人， 都能有周先生的远见和心胸！

别忘了前面自己许的愿：

假如有一天我当欧盟总统，我一定颁发给柳栋先生两个任命书：

1. 国际破案技术研究所所长；
2. 国际原罪与救赎心理学研究所所长。

2015.9.25

【作者注： 后来才知，这一位不是写林彪的柳栋。 写林彪的柳栋真名柳冬，住在南京，后来我们成了神交朋友。 而“共识网”由于大胆开放，已于**2016.8**被封。】

这事如果发生在德国

——读白志强的小说《祝福》

1. 悲苦、无助、伤感、神经质

作家白志强的小说，一向劲道、有力， 篇篇触及社会实质， 此一篇尤其如此。

《祝福》不长，但读后却在脑海里环绕不去，有如无形的电槌，邦邦地敲击着自己的心灵。

故事情节很简单， 甚至全篇的男女人物连姓名也没有： 因一处穷人居住的棚户地区要拆迁， 地区低洼潮湿， 一“女人”及邻居们都在煎熬中等待着，盼望着能住到好些的环境里去。

而要拆迁的风声已放出好多年，却不见动静。

女人的丈夫“男人”，一天， 他又去歌厅乱花钱地搂着小姐们玩到半夜。女人抱着小女儿守候在外， 见他出来，便上前哀求男人别再来这脏地方，乱花那本来就不多的钱。

男人趁着酒兴，暴打女人（已有过无数次）。女人紧搂女儿，嘴上却乱骂他。男人揪住女人头发， 连着往近边的一个面包车上撞。血流满面的女人不小心将女儿失了手， 女儿的头撞在车角死去。男人扬长而去。

警察将母女送进医院，女儿已无法救活。

男人很快被捕，一直到进了监狱并被法院判处死刑，仅仅是冷笑着，用“活腻了”三个字作为回答。

之后，女人也总是神经质地叨叨着一句话：“看，这憋货死了？算了。我有啥办法？他死了么。”

因此，无论哪个工作单位，她都没干长，女人最后跳楼自杀。

就连热心采访事件的记者，在整个的采访过程中，发现当时围观暴打的人们，无一人上前来劝解，全是一脸的麻木。

记者的文章也被迫地改来改去，再没有了生动和鲜活。

夜里，记者不由得梦见了鲁迅的《祝福》——那位凄凉自语的、百年前的祥林嫂。

小说中一再出现九个字：悲苦、无助、伤感、神经质。

其实还有：暴戾、冷漠、自私、麻木。

2. 这类事如果发生在德国

A. 在街上打人骂人，或受伤、或出了人命，每个路过的行人都会管。如果作案者不听劝告，路人会很快向附近的警察、或打手机向警察局报告，说明所见的事实经过。若没有旁人在场、自己一时没带手机、附近也无电话可打的话，则回到家里之后，再给警察局打电话，也同样有效。而且，打电话的人，都是心甘情愿去法院出面作证人的，尽管与作案者毫不相识。不仅毫无报酬，而且自己还得花路费、花时间去警察局和法院作证。而在《祝福》里，路人麻木冷漠地围观着看热闹，在德国还见不到；

B. 在家里暴打乱骂，或是过于吵人的大放音乐，或者在不该有的时间有了不该有的声音，打扰了邻居的安宁，就算平时“鸡犬之声相闻，老

死不相往来”，这时，邻居们若在家里的，一定都会开开屋门探其究竟，也一定会上前敲门问讯，平心静气地批评打骂者。

若不听，或是虽然住了手，却已造成对方的人身伤害，邻居会立即打电话报警；警察很快前来调查，凡是见到的邻居，都会甘当证人；同时也会马上给医院打电话，立即会派来救护车或直升飞机，救助受伤者。

警察会把作案者带走，去警察局备案；严重的立刻送进监狱；

C. 若女人曾不止一次受伤，住在家里极不安全，则每个大小城市都有“妇女之家”。只要自己带上证件，去那里报道，说明情况，“妇女之家”立即会将母亲和孩子好好安置，有自己的一间屋子，有公共卫生间和厨房。在这期间，有职业的母亲可以照常去上班，由其他妇女照看所有的孩子；直住到每个“避难者”有了自己的新居、能够离开这里为止。

但没有“男人之家”。也有极其少的被女人经常暴打的男人。男人只能去“流浪者之家”避难，直到找到自己的住处；

D. 假如有邻居在家里，靠私自卖淫或其他毒品等为生为乐，或一向吵闹，或不遵守公共环境的卫生，无论她(他)是否工作，是否靠着自己的工资或是国家的福利而生活，其他邻居都会联合起来，向“房屋管理委员会”上书，如实反映问题，希望这家邻居搬走；而“房屋管理委员会”则会派人来，按照签字者的姓名，一家家地仔细调查，问清楚实情。

若调查如实，则由“房屋管理委员会”去信通知此住户，必须何时搬出此处。由于这类人家自己很难找到合适的住处，只好由“房屋管理委

员会”介绍到名声很坏的居民楼里去。若此人的老问题继续严重发展，自然会受到法律制裁。

每个城市都有这类名声很坏的居民楼，一旦住进那里，即便本人很想找个工作，但老板只要一看那地址，都不会要的。除非痛改前非，把很不容易找到的一个工作，踏踏实实地一直做下去，遵纪守法，才有再搬进正常居民楼或变为好人家的希望；

E. 凡报道这类事实的记者文章，当然是生动鲜活，不被改动的。

一个国家办到这 5 点，难道会比登天还难吗？

一切都是：看你想办还是不想办了。

3. 贪官们贪的钱，足够用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西欧的福利制，不仅不是毫无原则，正相反，谁违反了规定与原则，会立即得到惩罚，一切都是明文规定、切实执行的。

尤其全世界犹如一个大村庄的今天，其他国家任何可以借鉴学习的好东西，都可用来成为中国自己的，并设计得更好。

保障老百姓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安心地生活与工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虽然这话谁都知道，可却不见国内全部地实行；那就得找出毛病：障碍在哪里？如何解决它？

4. 无法用钱计算的是什么？

网上与现实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暴戾、冷漠和自私，粗俗的恶语、詈骂出口便是。即便去微博、推特、脸书等集体聊天的地方，尤其能感受到人们的情绪，为何心里总象包着火。

白志强的小说《祝福》，典型地、精炼地反映了这尖锐的现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如果都没有的话，人人如何能做到温良恭俭让？

把家人做为出气筒，就必然如此了。正如那男人自始至终的一句话：“活腻了。”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有这种情绪，对国家对个人，有什么好处？

若人人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虽然每月所剩的钱不多，但是足够生活所需，对生活是满意的，还有“活腻了”的一说吗？还有那些暴戾、粗俗和冷漠之气吗？

鼓励全民发表意见，开放言论，奖惩分明，切实做到，人人才会视为这个国家是自己的，而不是与己无关的。

爱这个国家，才会主动地维护这个国家。

反之，即使一个先进民主的国家，由于政策不当，或是其他原因，普遍都变得消沉，人人的感觉都变为“爱咋地咋地，随它去吧”，再好的国家也会一败涂地的。

人民与国家的学问，正如个人与家庭的学问。

盼望作家白志强先生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2015.9.27

战士们已进入心脏

——德国的一天三变

题记:

在笔者写稿的三天过程中，由于德国的一天三变，文章标题改了好几次。最后定为此，绝非耸人听闻。下面就谈三个问题。

一. 怎样安排战民的居住问题

前天 6500.....

昨天 7200.....

9月22日，本市这五万人口的边境小城，到达的战民是10000。

当然，比起那次一个周末，慕尼黑市从“海陆空”到达了40000战民来说，仍是小巫见大巫。

这些战民大多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也有来自不被允许庇护的阿尔巴尼亚、Kosovo、Montenegro等国的人。

不被承认有避难权的国家，现在改为立即到达者遣返，由军警押上飞机，直接飞抵本国。先进的手指纹显示仪器，使得再次进入者也绝无好运。

能得到长久居留的过程分为两步：先是“容忍居留”，得到半年之后，若经过调查属实、避难理由充足，则发给“国际难民署”统一的兰皮护照——有长久居留权、工作权和出国旅行权。若干年之后，给国家上的税及德语、德文书写、品行等要求都达到合格，方可申请入德籍；通过后，作为德国公民，才有选举、被选举权和其他权利。

尚无“容忍居留”的战民，只好集体住在被安排的各种大厅或库房里。由于战民派别太多，每一派都觉得自己永远正确，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还有的来自伊拉克，一些人在国内时，便已改为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结果战民住在一起时，被别的派别威胁说应当割掉他的脑袋。德国工作人员不得不按照派别或国籍，尽量地给他们分开住。

刚到时个个喜笑颜开，充满了幻想，以为一来，就会象德国居民那样吃和住及零花钱全都很满意很舒服；却没想到集体住在一起，脏乱吵不说，

也没有那么多现金可得，吃的饭也不对胃口。有很多人并不穷，天天花钱去订意大利馅饼 PIZA 或土耳其的夹肉饼（至使送货上门的 PIZA 店个个生意兴隆，收入翻了好几倍！）。尤其是与各派仇人住在一起，不但没住几天就腻烦了，更由于派别之间语言不和，动手打架、威胁恐吓的事不止一桩。若是没有警察随时看护，早就会出人命了。

由于警察不够用，已派来军队在各处协助维护秩序了。

因德国经济紧缩，是否立即为战民盖居民楼的问题，经国会反复讨论后，决定先由各大小市、镇、村向所属市政府上报：当地有多少空闲的属于市政府的单元房（居民楼里的或独房）？

全德国得到的总数是：1.7 亿个住房。

这些空房绝大多数是因附近失去了工作条件、或因地区偏僻而空下来的。

又经过讨论和研究，决定这么办：不冒然地先花钱去装修它们。

安置办法与理由如下：

这些属于市政府的房子，有属于社会局付款的和不再属于付款的二种；对于居住者的租约，有长久租约、短期租约二种。

对于长久租约者，在具有法律效率的合约上，因不可随便解雇住户，很难让住户搬家；而对短期租约者，头三年内房主不可解雇住户，三年一过，可以任何时候解雇住户，所以就在短期租约者身上先打主意。

比如一对老夫妇，丈夫去世多年了，老太太独自居住着 90 平方米的

单元房。尽管几十年来，夫妇俩一直是靠自己工作、后来是退休金的收入付房租的。而凡属于市政府的房屋早有明文规定：一个人的居住面积不得大于 50 平米；面积很小没关系，但超过规定，便可以此理由解雇住户。

无论是否用自己的工资或一直是社会局的福利金付房租，凡是住户的租约不属于长久性质的，头三年早已过期，所以现在，很多住户收到了被解雇租约的通知书。

比如，那个居住 90 平米的老太太，应该让一九口之家、有“容忍居留”的战民来住。

那个居住六十平米的单身汉，应该搬走，让一七口之家的战民来住。

居住权说没就没了？

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容忍居留”并非德国公民，在居住权与各种权利上，是无法与公民相提并论的。正如同你好心请了几位外国客人来家里作客，这几位外国人却说：“你出去住，你的家得变为我们的家，我们就是不走了！”

因此，网上说：收到解租信的住户，95%都去找律师打官司。

但要等多久呢？由于案件太多，法院不得不将程序缩短：半年之内必须做出结论。一旦得到法院的判决，假如不得继续申诉，也有半年的缓冲时间，还可以去找新的住处。

网上还报道了这位 90 岁的老太太，竟然是好心惹的祸：原来，她住处上面的阁楼，被分配来一家九口的战民。那阁楼的面积并不小，很干净，横挂几根细绳子，是为了住户晾洗被单或衣服之用，德国每个居民楼几乎都如此（有的晾洗间是在楼房的最下层）。

她与人一向和善，好心地想赠给这家人一台不用的但毫无损坏的大电视机。那家人进屋来搬，才发现她的住处很大，老太太告之是 90 平米。

没想到，这家人立即找会德语的人帮忙，去了房屋管理委员会告状，说自己有容忍居留，为何她一个人住处那么大和好，而我们的住处那么小和坏？

当然，就算那家战民不去告状，老太太不久也会收到租约解雇书。但令人寒心的是：好心不得好报，对方不仅不懂得感谢，反而落井下石。德国人不得不从这实例上学到了什么。

又如：为了战民一来就有衣服穿换，一些自愿的团体去做义工，在战民所居住的大厅或仓库里，有很多衣服架，将收集来的旧衣服先洗干净，再整整齐齐、平平整整地分了类码放在衣架上，供战民挑选。

但很多战民翻来覆去地看过之后，却觉得德国人小看了他们，一脸鄙夷地说：“德国人都太臭，衣服就算洗过，也会有德国人的体味儿。我们才不穿！”不仅一句客气话也不会说，反而说出的话令义工惊愕。

有的战民却不在乎，找到了满意的旧衣服，却受到另些战民的指责。所以在集体居住期间，常为这些小事，一言不和便打起架来。

网上公开了有关的政策：

对于获得了“容忍居留”的战民，每人应有 7 平方米的居住权；由所居住城市的社会局付给每人每月 250 欧元，此款包括电、水、暖、杂费，直接汇到私属房主的帐号上，但食品费不由房主经手；

如有房主愿租给战民居住者，可向市政府登记申请，但必须至少有 10

人来居住方可； 房主不可自己挑选人， 一律由社会局分配； 房主与社会局签订合约必须有 4 或 5 年的有效期；

房主必须在租户屋里安置简单的所需的家具， 并安排清洁室外的员工， 以及负责保证安静生活的正常秩序， 社会局会定期派人来检查。

德国详细地算了笔帐： 以上做法， 要比付款给私人旅馆便宜得多； 比盲目地去装修空房屋更便宜得多。

理由是： 尚不知有多少战民会被遣返。

然而， 若真被遣返， 他们会老老实实在地回去吗？

“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是中国的老话， 德国人懂吗？

每人（无论成人、小孩或婴儿）的 250 欧元， 每月直接汇款给房主， 十个人就是 2500！ 若房主有个房子里可以居住 30 个人的话(不按家算而是按人头算)， 他每月就可得 7500 欧元。 而他以前这房子才有四家居住， 每家的房暖租是 450 欧元， 总共是 1800 欧元； 而现在， 7500 减去 1800， 房主净得 5700 欧元， 就算找个一周来二次的清洁工， 除去 700， 每月还净得 5000， 这， 全是白得啊， 美好的童话呀！ 所以， 私人房主向市政府的申请书， 如雪片般地翩翩飞来.....

但市政府沉住气地说： 要好好地考虑和研究再回答.....

已被通知必须搬家的住户， 上哪儿去找小住处呢？ 连搬家费也得全部地自付； 有的老了， 搬不动了， 还得自己花钱找人帮助搬运才行。 好在

给了半年（大多数是三个月）的期限，能找到就不错了，别再留恋原来的住处是多么的可爱舒适了！

如果是属于社会局的房子(即从建造之后的房屋日期算起而还没到期的，而住户与社会局又不是长期租约的)，则在社会局管辖的房区里，会帮助住户寻找小住处。但如果住户挑挑捡捡，要求太多的话，也很可能再也不会提供什么，就面临着找房的困难之境。

尤其是在“大学城”，找小住处本来就很难。更由于现在太多的居民突然都来抢他们的目标，大学生们找房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还有的住户，与房主一直不和，房主这回可解了恨，一古脑儿将住户的家具全部扔出屋外，根本没有几个月一说，立即，一天！一位女士只好先去女友家暂住，伤心得哭哭啼啼。

被通知解雇的住户们，如果不打官司，规定半年或三个月内，必须将原住房打扫干净、一切腾空。

绝大多数住户，住在一个地方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的有得是，都是按时交房租、安静守法的良民，通知一来，一脸茫然、凄楚苦涩；尽管被解雇后，有半年或三个月的找房和搬家时间，但能找到理想的新居谈何容易！

要么是偏远的农村，附近没有工作的可能；要么房子太老，连卫生洗浴和暖气设备都不完备；要么离学校和食品超市太远；要么离高速公路太近太吵尘土太大；或是去市属的这局那局很远，或是去公交车站也要走很远；更甭提屋子向阳不向阳、是否有电梯和阳台了

对于德国居民来说，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址太重要了，它完全关系到个人的生存：没有居住地址，不仅不会有工作，也由于“流浪者之家”收去护照发给一个临时身份证，而无法建立银行帐号，更无法去找新居，也就无法有失业金、救济金和各种福利金及医疗保险。若是需要看病，会给你开个条子去医生那里。被收留的无论男女老少，只有每天一顿足够量的午饭和一点点零用钱，男女分开、二十个人住在一屋。

如果这个做法，战民仍旧不够分配的话，那么下一步，或许，就该轮到房屋属于市政府的那许多有长久租约的住户了：老伴去世了，儿女早已不与自己住在一起的老人们，很多是一个人住着六七十平米的单元房，他（她）们超过了五十平米的规定。尽管是长久租约，但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仍然可以改变。

网上有议论说：需要更多的 20 平米的单元房，给许多越来越老的德国人或独身者居住。德国还从未盖过一座高楼里都是 20 平米的单元房。但这种楼房，据说“寸土是金”的日本早就有。

创新是世界的需要，没有过的可以变成现实。

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对战民的做法，使得不止一个欧盟国的右翼党愈来愈强大。

其实，20 平米足够一个人居住了，还省得打扫太多的空间呢。如果有一天，我也住进那 20 平米，想的是：如何让那极小的阳台种满了花，

让过路的人不由驻足、谁见谁爱；佩服这房主人的花开得怎会如此灿烂神奇，就象我有一次在半路上，不由地停了步看见的那样！

二. 申请为何被驳回？

令狐冲先生来信说：

“国内知识分子对‘留德华’的排斥情绪表示很不解，因为很多现在德国的中国人，当时也是作为难民被接纳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反而不批评德国接纳其他国家的难民？也许他们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恐怖呢，多数还是善良的。”

笔者孤陋寡闻，在每天所关注的新闻里，我还没见到有关的文章或议论，所以只就他所提出的问题，仅自己知道的，回答了他：

1. 必须是到达的第一个民主国家

这次战民大潮，肯定也有不少华人，如果他们是新疆人从土耳其过来的，就不会被批准。

因为“国际难民总署”在条文中早有规定：必须是到达的第一个民主国家才可申请；如果非要去另一个民主国家申请，是不可以的，被认为是在挑挑捡捡。以前有过实例：有位女华人在西班牙倒飞机时，等了仅仅二小时再飞往德国，去申请时工作人员先看旅行护照，问她：“你为什么不在西班牙申请？”

而土耳其算是民主国家，为何不在那里申请呢？是否因为德国的福利待遇比那里好呢？很多人并不清楚“国际难民总署”的要求，就冒失地离开一国去另一国，得到驳回是必然的。

假如你在想申请之前，去国外旅行过，哪怕时间已经很久，都会影响你的申请。

因为工作人员可以说：“你并没有受到迫害，否则为什么你可以出国旅行呢？”

则你必须解释得不仅很清楚，且有理有据，使这一问不能成立。

2. 证据必须有理有力有据

若是口头无凭，你说得再好、申请书写得再长也没用。

而且要求申请书必须简练。

要求你申请的理由不是集体的，而是你个人的。

比如说是因为言论问题，那么，你的证据呢？谁是你的证人呢？

如果能出示被暂时扣押的或入过监的证明，并在国内做了公证书，证明是因言论问题而非刑事问题，这公证书其实是很必要的。

在正式报刊上发表过的言论文章，哪怕只有一小块报刊也够用；当然应当是带有日期与地址的整版报纸或整本杂志，作为证据，必须与申请书一起上交。

若证据不够充分，则最好有两名证人，一般的无名人士是无力的，经过民主国家承认的知名人士作证要有力得多。

若因受到迫害问题被打过身上还带着伤，就得先去所到国的医院照出身上的伤迹照片来，由此医院出示此照及日期作为证据；或因新出版的书立即被禁，则必须有出版社不再出版的证明，以及出版的这本书（当然要概括地说明书里的内容）。

假如是美术作品或其他作品，必须拍成照片，其他做法同上。

最怕人云亦云：多年前，象一阵风似的都说是因为被强制节育，说的人一多，就不灵了；再后来都说是因为天安门事件，说的人一多，又不灵了；后来又都说因为练习某功，因说的人太多，便又不灵了。

甚至一个人害怕去申请，还得拉帮结伙地一起去，如果就这胆儿，请问您能受迫害吗？！

还在“共识网”连载的《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一书，在我看来，其实就是“定居教科书”；不仅书里有很多实例，也有为之要付出的代价。

你觉得值，就去做；觉得不值，就不必。

这世界越来越象一个大村庄。

这次的难民潮主要是照顾战民，很可能因为华人申请的理由不充足而国内又无战争，因此被立即驳回。

诚然，华人和绝大多数战民都是善良的，但申请程序与善良与否是两码事啊。

三. 匈牙利总理说：“那些人都是战士！”

MSL 国家的永无安宁， 是因为派别太多， 每一派都觉得自己绝对正确、永远正确， 所以派与派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服谁。

地图上有块地方叫“戈兰高地”， 是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约旦几个 **MSL** 国家的交界处。 有位德国记者在推特上写道：他在那里采访了很长时间， 始终不解； 每天看到的是： 你开枪打死我、我开枪打死你， 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派派之间、人人之间都有仇？ 到底是何仇？ 他完全是莫名其妙。

偏不听欧盟的话、擅自高筑铁丝网、又立铁栏杆、如今仍在继续筑结实高围墙的匈牙利总理 **Viktor Orbán**， 10 月 2 日公开发话：“小心， 那些人全都讲阿拉伯语， 绝非一般人， 他们都是战士！”

他说的是谁呢？ 正是笔者在 9.17 的《这里整个乱了套》一文里写的：

“新进入德国的 **MSL** 已有很多人不再拉家带口， 电视里， 都是年轻力壮的男士， 他们的理由是：‘路上不方便， 等我们有了居留后再接家人来德国定居。’ 然而， 这借口到底是真是假？ 很难说。如果这些人全是 **ISIS** 的战士， 又当如何？”

因为笔者想到：既然个个都承认自己有家属， 年龄又都差不多， 为何不害怕家属在国内挨炸弹呢？ 如果是住在国内的安全地区， 又是哪个派别的地区呢？ 若是德国支持的那半个叙利亚的安全地区， 又何必跑到这儿来呢？

而德国某些政治家不仅相信了这些话，还希望把年轻力壮的男士们，赶紧送去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动作就能干活的大工厂，深信他们的工资会比德国人还便宜。

匈牙利总理为何擅自筑垒边境高墙？ 因为匈牙利从 **1521—1716** 年的历史，是西欧多个国家， 曾被土耳其蛮横地征服了 **195** 年！土国的侵略者残酷地压榨老百姓，搞得民不聊生、一败涂地、人民苦不堪言；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土耳其都把匈牙利人民压迫在最底层。匈牙利为了独立自由，长久地反抗、奋争、浴血奋战、万分艰辛地才有了今天。

尽管后来土国被西欧受害国联合打败， 土匈和好至今， 但这苦难的历史， **Orban** 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忘记的！

德国的政治家们幻想非非，明哲保身不开口， 而 **Orban** 却是十分清醒、敢说敢做敢当的！ 因为他要对人民负责。

10月2日的德国新闻说： 住在难民营里的一些青壮年，对居住条件很不满意，说铁架床太小太窄，大厅里又乱又吵， 睡不好觉；棉被不够厚不够暖；厕所太脏；吃的太差； 天天没有新鲜羊肉吃，零花钱也太少。

所以，已经有几十名男青壮年，在大厅里住了才两天， 连报名居留的登记也没登，手印也没按， 擅自坐着十几辆出租汽车，从本市这东南边境的小城， 径直开车往各大城市去了！

谁都知道，这出租汽车的费用有多贵！ 一趟得几百欧元不止。甚至，若是直接开到最北边的汉堡去的话， 付的钱就得加几倍了。

但，火车站拥挤，全是难民；坐飞机得等老长的时间，还得检查登记；唯有这出租汽车，说来就到，简单又省事，只要有钱罢了。

那么，他们的钱怎那么多？钱哪儿来的？背后是谁的支持？去什么地方？由谁接待他们？他们是何许人？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全来了。

德国还没答案，匈牙利总理 **Orban** 发话了：“那些人没有家口，都讲阿拉伯语，绝对不是一般人，小心，那些人都是士兵，是战士！”

是哪儿的兵、哪儿的战士？是哪一国哪一派的呢？

是否每个大城市都有他们的自己人？现在是去与他们会面？

会不会用人肉炸弹去炸每个城市的市政府？——德国的市政府和很多大机关单位，都是开放式的。

白人青年、少女甚至儿童，都是恐怖组织最拿手的杀手锏，是人肉炸弹的利用工具。

是否会以老毛的“闪电战”、“袭击战”、“速决战”、“各个击破战”、“阴谋战”、“地道战”、“孙子兵法战”、“持久战”、“信仰教育战”……一次次、一举举地成功？

匈牙利总理的一声大喝，令德国政治家们都傻眼了。

沉默了很久的德国内政部长，这才说了前面笔者所写的话：“新情况是：有的战民也不先登记，就自己花大钱坐着出租汽车，由本市开往慕尼黑等其他城市，说是自己寻找住处，这么随便是不可以的，对于国家的安全也是很危险的；他们哪儿来的这么多的车辆钱？”

我市所属的柏杨省内政部长说：“九月份进入的战民共计 **28** 万人。”

因战民先进入柏杨省，本小城又是此省的进出口，所以战民先进入了本市，再往各省市分摊。然而，西欧各国的边境之间，由于很久以来一直是和平共处，所以有很多很多、几乎是数不清的入境渠道。光这，就能写一篇不短的文章。

由于大量战民是从奥地利过来的，所以，柏杨省省长说：“本省与奥地利的边境之间，应该造高墙！”

德奥之间的边界长达八百公里，柏杨省在德国最南边，是德国的最大省份和著名的旅游省。以前，本省一直想变为一个独立国。

但现在省长说来说去却不见实行。其实，事实证明一个到处都没有墙的国家，在面临不平时，是很危险的。那么多的失业者都闲在家里，为什么不让他们去造呢？

警察也太少、太不够用；而培训一个警察需要三年的时间。

那么，为何不学习老毛的只训练二周的“全民皆兵”，只作为帮助警察维护秩序的助手呢？

新闻报道说：还有 **1.3** 亿战民和非洲人在半路上。

10 月 1 日，多次公开批评德国女总理的、柏杨省省长发话：“再来的，全送到柏林去！”——因为怕首都太乱，还没往那儿送过战民。

10 月 2 日，到达 **Passau** 的人数：**7000**。

实在没有地方安排了，不少人只好在夜里露天休息，秋天的冷气实在难挨；不得不将 500 名体弱者遣返回奥地利。

于是省长又发话：“今后凡是从奥地利来的，一律送回奥地利去！”

德国内政部长也说：“今后不能再让战民入境，只能在边境进行检查手续，不合格的一律立即遣返。”

为什么不先在各国的使馆办理签证？

为什么火车无休止地在运行着战民？

他们为何不为了自己的国家，在国内去战斗？

如果是对德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旦将他们遣返，他们会否奋力地拼命相抵？商店里的胡椒喷雾器不是全都卖光了吗？

上一回被遣返的一家人，不仅朝警察喷这玩艺儿，全家人你拉我我拽你最后一人死死拉住路边铁栏杆，死命哭嚎就是不走，把警察累得呼哧带喘，最后只有作罢。

难道，德国需要人口，非得这么乱来不可吗？

各国有多少孤儿院的孩子们盼望人们来领走？

德国的大学及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又何必失业？！

10月2日，澳大利亚悉尼市，一位15岁伊拉克库德族少年，开枪将一警察击毙。人们想不出原因。如果非要说出原因不可，除了无名之恨，就是想杀人之外，实在无法解释；这正是前面所写的那位德国记者的莫名其妙。

又是15岁！——不久前，英国将一15岁的IS少年判处无期监禁。理由是：他通过特设的电脑密码，指使住在澳大利亚的同伙，开枪射击澳大利亚的警察，此信息被警察局获取，而他从14岁起就有作案记录。

10月3日,英法二国之间的海下交通隧道,是在法国的城市 **Calais**,有三千名步行的战民堵在通道里, 使得车辆无法前行。 已有三位战民被列车意外撞死。

10月4日,

今后, 怎么办?

10月7日补记:

10月4日--7日停笔。由于德国的一天三变, 又有了不止一桩的新闻和变化。比如欧盟对战民的新政策; 比如德国决定由军队代替警察来接管; 比如对解雇居民住房、对战民居住问题的新打算; 还有一家网上订购衣服及生活日用品公司的大上当——因德国顾客一直是得到了包裹之后才付款, 公司头一次被居住在战民营的战民吭去了一千多件包裹而不知订货者的真名实姓——有的取走了包裹却说那姓名不是我的, 所以不应由我付款; 94%未付款的包裹邮寄到了战民营, 而取走的人却不知下落……

那么, 这么多的衣服与日用品给谁用? 日期, 正好与那些开出租车扬长而去的“战士们”相吻合, 难道他们在走之前, 衣物得焕然一新?

2015.10.1—10.7

不是柳栋，是柳冬

10月8日，笔者收到了“共识网”文化栏目的编辑有之先生转来的信：

尊敬的“共识网”编辑先生：

我是贵网的忠实读者。今来信主要是想请你们帮一个忙：就是帮我转告现在德国的遇罗锦女士，她所欣赏的林彪和林豆豆的研究者柳栋，并非她在《辛勤的耕耘者——再读柳栋》一文中所认定的上海柳栋（生于1963年），而是目前居住在南京的柳栋（生于1956年）。

南京柳栋，原名柳冬，生于1956年12月26日，曾供职于南京中山陵从事历史文化档案整理工作，现为自由职业者。其父是电影《战上海》编剧。要了解南京柳栋的情况，可以看他的新浪博客——半佛半魔禅（用百度一搜便知）。

本来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但因实在无法与遇罗锦女士取得联系，只好麻烦你们了。谢谢。

任新民

见信后，我当天就回了信：

(谢谢文化栏目转读者信，遇罗锦回复)

任先生：

您好！

此信因是文化栏目编辑好心转来的，所以，为了他们知道我给您回了此信，就同时也发给他们了，请您别见怪。

说真的，我对柳冬先生真是佩服极了，天下难找这样的力笔和锐见。如果我哥哥罗克活着，写出的文章就是这个味道就是如此深透。

尤其是：您说他是自由职业者，使我更钦佩了十倍！

因为我哥哥若活着，肯定也只能是自由职业者。

南京，那是我哥哥出生和上小学的地方；那里有我父母的好友和他们的儿子(与我哥哥同年的丁灏大哥)，建国前，因国共战乱，我家从南京搬到徐州又搬到北京。可惜，自文革一来，与南京那边的友情都断了！

然后就是家破人亡了，那边的朋友家也不会例外。

也不知文革后，丁灏大哥是否一直还在“南京地质学院”？若仍健在，他该退休好几年了。

我家的事，都写在《一个大童话》里了，感谢“共识网”一直在连载它。

您是柳冬先生的朋友，信里带着他的友谊和气息；与您说话，就如同在与他说话一样。

请您千万代我问他好！

欢迎您和柳先生来信！

又该幽默了：您告诉他，这信箱可叫“tonghua”，望他别生气。

文章附件，就是德国最近的实情，是我们目前的生活实况。

海外的一家网站今天发表了它，主编还做了“编者按”。

我只写自己所见所听所读到的新鲜事儿。

我脑子里没有党派等等观念，大家全是人。

若您怕打开的话，附件可以在信箱里查看，不会有危险。

祝您全家安乐，天天愉快！

罗锦

2015.10.8

这段时间里，穿插着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总希望海外能有更多的作者给“共识网”投稿，由于自己觉得大家都是人，觉得这世界越来越象一个大村庄，所以也没和那位作者打招呼，就把他的一短篇爱情小说，冒失地发给了“共识网”。

而工作作风一向快脆利落的编辑有之先生，也觉得那小说很好，便立即刊登了。我却因那两天忙于家务，没及时去网上看到；而那位作者也不知道已经刊登了，但他完全出于好心，生怕给编辑带来麻烦，所以，在我俩都不知道已刊登了的情况下，我只能遵照他写的信，又给文化编辑去信说明了作者希望别发表的意见。而后，有之先生也很快很遗憾地回了信，说已经把那很出色的小说从网上撤掉了。

这事虽然过去了，可在我心里总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儿：人生苦短，却因种种障碍和门槛，彼此之间无法完全进入与融合；明明可以交流与融

合的， 却因种种思想障碍只得作罢。

所以，我只能再次说：我佩服周志兴先生的开阔心胸：他比海外的许多人更想得开， 所以他手下的编辑们， 思想开放的程度， 我们往往跟不上。

我们还为编辑们担惊受怕， 而他们却一定觉得我们太神经。 而我这个不太神经的， 被某些写不出可读文章的人， 骂成被谁利用。

就连我这个“想做就去做”的性格，都被无聊人士抹灭了， 非要抹上什么色彩不可。

何时， 那些固定观念与色彩都溶解了的话， 何时这世界才算又进步了。

我觉得你是错的， 你觉得我是错的——正象战民的各个派别一样， 如果人人不退一步， 也就永远无法和解。

连曹长青那么尖锐的文章，“共识网”都一再刊登， 那篇感人的爱情小说可又算什么呢？ 尽管那位作者完全是好心地考虑他人的。

人与人之间， 真地需要那么多门槛、顾虑与障碍吗？

当我去网上寻找《新浪柳冬博克一半佛半魔禅》时，第一天见到的是：整个页面全是照片，得有上千张， 照片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山川平原、湖海鲜花；森林宇宙、居家小院、美术艺术、无奇不有； 每张照片的趣味都让人感到正派、美好、富有人情味儿。哪怕那些美女照， 给人的感觉也只有清爽和美，没有丝毫低俗之气。几句话是说不完那些照片的内容的。去按每一张照片时， 都会出现一只手形， 即

每张照片后面还藏着让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但由于我没有安装有关继续出现内容的软件，所以无法出现照片后面的珍品。这是我买电脑六年来，第一次所见到的最最奇特的博克！

我和海曼，每天看新闻或文学作品都看不过来，所以很多其他的电脑装置都没去做。

第二天，我又去寻找《新浪柳冬博克一半佛半魔禅》，不知怎么，那天所见到的千张照片，没有出现，怎么也找不到了，出现的却是古色古香的人物国画作为博克主页面；每张图片，仍得读者加入什么才能出现。

现将柳冬先生博克的一些文字拷贝如下：

* 父尊柳特（1920-2000 年），原在南空文化部任职。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与创作“毒草电影《战上海》”判刑 8 年。后平反。青壮年期，从事写作；晚年痴迷树根艺术。

* 家父以其独创之书法（聚篆、隶、虫书、树根奇形于一体而成），题其对于根艺作品子感悟：“环抱大地 根之力/默育众生 根之品/轮囷离奇根之美。”

* 1960 年：笔名“群力”的家父，获得空军创作一等奖。

* 卧牛——家父创作的第一件根艺作品。“四人帮”猖獗之际，以疗养之名去汤山疗养院避难的家父，偶然间（或是必然间）发现了这一珍品。从此潜伏于心底的自然天趣、与美学灵感得以复活。《孺子牛》一诗，即为此而作。

* 根艺：“父亲”——你会想起那幅八十年代的名画《父亲》。

* 根艺：“罗汉像”。半佛半魔禅题曰：

何须正眼观世间
观来观去
皆是功名利禄客
只需咧嘴笑天下
笑古笑今
全为梦幻泡影人。

* 根艺：“老寿星”——“仁者寿”乎？“好人命不长”乎？谁是谁非？孰可定论乎？！

* 家父题诗：“小毛驴 尾巴长 辛辛苦苦送公粮”。那个时代早已远逝。如今啊，吃皇粮的，还记得那些辛辛苦苦送公粮的吗？

* 仔细瞧——是一只挂着小猴崽的母猴子。母爱啊……

* 明·高僧德清注《南华经·逍遥游》曰：“鲲鹏变化图南之意，以暗喻大圣必深蓄厚养而可致用也”。谚语有：“伏久者飞必高”。真真切切。无“高明配天，博大配地，悠久无疆”之功力，如何能立千秋之基，成非凡之业？！唉，眼下这个浮华无根的年代呀……

* “呐喊的奴隶”——可是被缚者，总是要挣脱枷锁的。于是，便有了呐喊。当然，活得滋润的奴隶们是不想挣扎的——于是，他们便成了奴才。

* “慈母”——家父诗：“滴滴慈母泪/哺育苗一颗/待子成才日/含笑谢阎罗。”

* “慈母”逆光照——再刚强的男子汉，面对母爱，都会敛气垂手，低下高傲的头颅。

* “忧思的女人”——半佛半魔禅诗：“东方女儿质如兰/西风东渐半凋残/庄生远御清风去/满目蝴蝶非自然。”叹叹！

* 家父以其独创之书法（聚篆、隶、虫书、树根奇形于一体而成），题其对于根艺作品子感悟：“环抱大地 根之力/默育众生 根之品/轮囷离奇 根之美。”

柳冬先生不谈自己，除了任先生信里有关他的两句话之外，我还没找到有关他的文字。他在博克里，只谈他最爱的父亲和母亲——半佛半魔禅题诗祭父尊：

皓首长吟船夫曲，

海园故居梦依稀。

国难激愤擎战纓，

党祸蒙冤披囚衣。

老骥归山泪纵横，

长川入海路崎岖。

儿时已定生死契，

远帆游魂莫相遗！

以及名人的题赠， 如周汝昌先生之题字：

树根是天地之精华，树根艺术家也是天地之精华。两种精华遇于天地之间，于是出现了树根艺术。神奇妙境，叹为观止。

博主评曰： 瘦金体书法——功力深厚，笔法老道。珍品也！

周汝昌先生题诗：

弃官疑是卖柴翁，

身伴螭蟠踞踞踪。

郁郁生机意无尽，

铮铮骨格力何穷。

天工人巧神交会，

玉琢金装品不同。

老骥劳君深寄予，

壮心千里尚如龙！

博主评曰： 大气！！！！

写到此，仍不知柳冬先生详细的经历、是何相貌； 当然，除了那“自由职业者”。

但对于我这自认为与他性格相似的人来说：履历、职位、年龄与相貌，是那么重要吗？如果他是个残废人，他就不是柳冬了吗？若真是残废人，他不是更可爱可敬吗？！

我必须写此文，也很希望“共识网”会刊登。因为，既然我在《辛勤的耕耘者——再读柳栋》一文里认错了作者、张冠李戴，就该写篇小文把此事纠正，以免误导读者。

本来我希望任先生能帮我一下，如：那千张照片的每一张，后面都藏着什么内容？哪怕举几个例子呢。

但给任先生发完信之后，我想还是自己写此文为好；我的好奇，正好作为悬念，让每个对柳冬先生也好奇的读者，自己去网上认识他、寻找他最喜爱的那些非要藏在照片后面的珍作奇言。

有那样的父母，就有那样的儿子！

正象我父母对哥哥罗克的影响一样！

* * * * *

后记：

将给任先生信里的最后几句话，放在这里做结尾吧——

又：十月份，世界上的国庆日最多。

今早新闻：土耳其人游行，要求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却遭到恐怖组织的人肉炸弹炸死至少 86 人、几十位受伤。

昨天新闻：

德国一小村庄共有 100 口居民，却有 1000 名战民被分配进入此村居

住，全村人生活在不安与惶恐中。

这世界还有救吗？

看来，“半佛半魔禅”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月，每天平均 5000 名战民继续涌进本小城。

我们看新闻时已经变得毫无感觉，快进入佛境了。

“半佛半魔禅”，或许，自静自悟——这正是每个人应有的追求。

2015.10.10

胡杰——道德与力量的先行者

胡杰——在我心里敬佩他已久。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版画艺术家。

生于 1958 年的胡杰，早在 2004 年，他就自费拍摄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此片讲述了 1957 年反右运动中，一位拒绝撤回对共产党批评的女基督徒的故事，这部感人的影片振聋发聩地在海外放映着，在网上流传至今。

而后，2007 年，他又拍摄了纪录片《我虽死去》，记录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学生群殴致死的一位优秀教师的故事。

至今为止，胡杰拍摄了多部历史题材的记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我的母亲王佩英》、《粮食纪念碑》、《国营东风农场》、《祭高华》和《塔园》等。

而 2013 年的《星火》一片，则讲述了在 1960 年出版的一个地下刊物的命运，该刊试图揭露导致三千万人死于饥谨的大跃进。

胡杰对于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有自觉的认识和强烈的使命感。他在访谈中说：“我完成林昭的纪录片以后，突然发觉越来越多的人在做纪录片，但是他们大部分比较年轻，且志不在历史题材。”

是什么使胡杰在既无资金、又无人力与设备的重重困难之下，能够拍摄出十分感人难忘的纪录片而名振中外，给人们留下精神瑰宝呢？

当时没有影像资料，连照片都没有。胡杰为此参考了很多档案记录。他认为：死人不能说话，而文字档案却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觉得纪录片必须具有艺术性，但最重要的是必须真实——真实性是所有作品的灵魂，更

大于艺术性。

胡杰在文革中还是个儿童，但他亲眼目睹过血淋淋的事实：武斗、打人、批斗会，杀人。北京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学校长是卞仲耘。

胡杰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经历的这段历史，这些记忆就会永远消失。”他朴素的历史观，是一心只希望把记忆留住。

在工作中远非一帆风顺。他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经常得寻找并说服有关的人来接受采访和拍摄，往往人们质疑与拒绝，他都是一而再地用温和的语言去说服他们：“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胡杰最关注的是人、是人的命运。

在他眼里，人，是最宝贵的；人，就是一切。

他为了拍摄有关的纪录片，曾去虚心采访当时尚未写完《大饥荒》一书的杨继绳教授，杨老给他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

反右和大饥荒，由于见不到有关的报道与书籍，他一直是不太了解的。当他渐渐长大、开始接触这空白的一课时，无论是林昭的同学对他的讲述，还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其他讲述，每次他听了都震撼不已。他内心涌动着一定要把这些活生生的史实，真实地展现出来的强烈愿望。仿佛，他如果不这样做，就不配活在世上。

正是这种人生观，促使他整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辛苦地拍摄、编辑着几部纪录片。每当做好一部片之后，他都很虚心地在很小的范围内，让几位有见地的朋友观看，他们都提出了很有见地、对他颇有帮助的主张。

胡杰为了拍摄成功，又看了很多外国著名的纪录片，通过很多盗版的DVD，他获得了非常多的拍摄方式和编辑方法。

《星火》一片，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荣获大奖。

然而，普遍遗忘历史的现实，使他有一次在大学放映了《粮食纪念碑》之后，竟然是现场一片沉默，年轻人对国家与历史如此陌生，以及内心的政治性恐惧，深深撞击着胡杰的心，甚至令他感到痛苦与意外。

然而，熟悉和了解胡杰的人都承认：他并不是那种试图占据道德高地以显示自己的人，比如总觉得‘我比别人正义’，或者‘我比别人有良心’”，他根本不是。

他放下摄影机又拿起刻刀，想在版画里继续寻找自己的追求。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是光有愿望就能完成，更要看你怎么去做。他不仅是一个理想家，更是实践家——是知彼知己、踏实肯干的实践家。这在几亿中国人中如凤毛麟角。

如今，他不仅是著名的几部纪录片的优秀制作人，而且是公众承认的著名版画艺术家。

在他举办过的版画展：“铭刻——胡杰版画展”中， 他的木刻创作风格， 令人立即想起世界著名的已故的德国版画艺术家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移民美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伊娃， 她是大饥荒逃难者的后代， 写了一本关于大饥荒的书即将出版， 很希望胡杰为其做插图。

这本书里生动的插图， 令人看了十分难忘。 比如：大地贫瘠而荒凉， 一对夫妇似乎飘浮在空中， 他俩似乎飞了起来……

其实， 作者表现的， 是他们的灵魂在饥饿中升天； 那象似梦幻中的飞天， 是全国人民相信了“明天是美丽的”那个大童话。

在胡杰撰写的《绘画何为？——关于伊娃这本书的插图》中， 他谈到创作的经历：“我走访了安徽、云南、甘肃、四川、辽宁等地。随着采访的深入， 在我眼前展现的不仅是文字资料， 听到的不仅是被采访者的述说， 还有在脑子中出现的一幅幅惨烈画面。”

胡杰的家属中就有农村大饥荒的亲历者。

2008 年， 胡杰采访了吴永宽， 独立拍摄了纪录片《粮食纪念碑》。

在 1958 年的疯狂蛮干中， 所谓“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成为农村大饥荒的直接因素。

《要有光》的作品之一，是一对赤膊赤脚的农民夫妻在地里弯腰举锄，在他们的下方是衣裳破烂的女儿，地下放着一只空碗，这只空碗在其他画幅中不断出现。

胡杰的刻刀下没有刻出人相食的惨绝图景，是因为他实在不忍吧。

这就是胡杰的构思——他的道德感，使他必然如此。他内心的力量、爱与向往，都在一笔笔的刀锋之下。

为什么他热爱版画艺术？正是那有力的刀锋给予了他力量，使他能刻出深刻的道德。

在大饥荒的年代，笔者在“北京女十二中”正上初中。那是我第一次因饥饿得了浮肿病，因父母买不起高级点心高级糖，以及其他营养品。大家都饿，老觉得饿。学校不得不实行“劳逸结合”的政策，停课让学生们在家里休息。

后来哥哥罗克去了“北京红星人民公社”作为农业工人，每周末带来撑死的填鸭、奶油等营养品，我、姥姥和母亲的浮肿病才渐渐得以好转。

然而当时，谁也不知道：很多偏远的农村比城市里苦得没法提。当我们知道全国各地饥荒遍野的实情时，已是很久很久之后了。直到1986年我出国后，才又知道了更多的真实情况。

胡杰在采访时有很多人告诉他，当时农村到处都是大标语，禁止农民逃荒，逃荒者被冠之以“流窜犯”。这些做法和规定令农民苦上加苦、活得更为雪上加霜。

在胡杰的版画《我们》系列中，有幅画表现的是在一条将有领导人的车驶过的道路上，所有的人都低着头，只有一个小孩抬起了头，仰起他那稚气的目光。

笔者认为：胡杰所有的创作，都饱含着希望而非失望。那个抬起了头的小男孩，在笔者看来，正象是胡杰自己——他好奇、他不懂、他大胆地去正视，因为他相信着光明、美好和希望。

质朴——无论是纪录片还是版画，在胡杰的艺术作品里，一再地闪透出这优秀的原始之光。这，正是他的性格与为人。

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考虑用木刻版画的表現形式来体现生活？”

胡杰回答：“艺术家都非常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在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就认为版画是表现真实生活的一种手法，因此特别倡导版画木刻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木头上进行雕刻的过程，就是与现实直接接触的过程。”

他又说：“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选择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道路，他们一下子和世界接轨了，尤其是和西方艺术也接轨了，但是与此同时却

远离了中国这片土地，和中国、甚至与中国的文化都没有关系了。我并非苛求这些艺术家，但他们追求的是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的艺术。”

多么深刻、透彻、有力的话啊！

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几个人能说得出这大实话来？

文革 1966 年爆发时，胡杰才 8 岁。

最初学校先是停课，复课之后也什么都没学。在学校里，几乎每天要参加批判会、游行、斗争会和斗争老师，他家里的成分不太好，母亲在单位不仅经常做自我批评，平时还得好好表现自己。作为医生的母亲，经常要到工厂给工人看病，很晚才能回家，她没有时间去管孩子们。

他父亲是军人，常不在家。作为老大的胡杰，家里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亲自去做，还得照顾两个妹妹。正因“苦难家庭的孩子早当家”的基础锻炼，才养成了胡杰的独立自主之性格，以及对生活的更为深透的理解。

他又说：“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正统的家庭，我父亲是军医，我母亲也曾是军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非常正统的。我当过十五年兵，军队给我们灌输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人民？就是社会大众。我的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就是为社会为人民去服务。当我看到人民没有被尊重，他们的权力被践踏，为他们呼吁的知识分子被判刑整死，我总觉得有责任去纪录。”

这才是一个真正军人的话！

在他所制作的每一部纪录片中，他认为：“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作者，应该不仅仅依赖于镜头视觉上的东西，还要把一种历史的、真实的、那种思想性揉和在里头。”

他确实做到了。观众们所以热爱他的作品，是因为他能自然地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他想表现的。

有一次，记者问他：“我们很想知道你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什么？”

胡杰回答道：“这种表达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中，那些先驱者们的思想是怎样形成和坚守的；第二，是我们怎样面对他（她）们的思想和牺牲。”

林昭、遇罗克、王佩英……仅仅因为独立思考，并想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就要付出惨烈的代价。这些代价对于我们有着什么意义？

胡杰的回答与反问，时常令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感到惊讶和语塞。

但胡杰接着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在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中，那些异端思想是如何形成、如何坚守的？第二，今天的人们如何面对这些思想遗产？第三，思想与思想表达既要付出代价，那就要追问这些代价的真正意义。”

残暴的阶级斗争、不断的思想改造与造神运动，是那几十年的人们生活，人们是否应该遗忘？

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在那个最艰苦、最暴力、最恐怖的年代，中国还是有人在思考的，甚至有些人是不怕杀头的。但是他们被秘密地处死了，我们后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是多么英勇地慷慨赴死。所以这里有一个道德的问题，因为他们为我们而死，如果我们不去了解，那么这就是一个悲剧。”

胡杰的话，应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研究者们敲起警钟：学者们是否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历史？

已有研究者这样描述他：“胡杰身上有一种强烈的道义感，这使他在创作纪录片时成为独特的个体。他作为个体，对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揭示能力。他是一个没有被扭曲的人，但当他以此去靠近和衡量现实时，其间的意外与沟壑常令他愕然，胡杰在现实面前，道德感受挫不止一次。”

归根结底，最大的障碍来自胡杰作品的政治性。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披荆斩棘者，在孤独中艰难地前行……

在《铭刻——胡杰版画展》上，作者所给予观众的，是“思想与铭刻”合成的无形力量。

《要有光》（黑白木刻，共 10 幅， 2014 年在天津首次展出），是一组关于中国 50 年代末大饥荒的木刻版画。

胡杰的作品，无论是纪录影片还是版画，都是竭力地使人们抵抗邪恶与遗忘。他通过艺术与影象，要求人民肩负起对人类苦难和专制暴政的集体记忆。他的思想与激情，全部地融化进他的每一部心血之作里、熔聚在每一刀的锋刃之下。

笔者以为，他的木刻版画给人的感受，胜过世界著名版画家苛勒惠支。因为在胡杰的每一幅作品里，不仅是多姿多彩多变的构图与画面；也不仅是游刃有余，灵活丰富的刀法；而最感人的，恰是那每一幅版画的内容，所透出的强烈道德感、人文的关怀与力量的呼吁。作品中所展示的博爱、灵性与悲悯，更能让中国人的内心，完全地接受与融合，并立即能让观众的灵魂与他的作品，一起升华！

2015.10.15

追求心灵之爱的卡佳

读了 10.29 黄盈盈的《中国社会的‘性之变’与‘性恐慌’》一文，有感：其实在生活中，对于性与结婚及婚后的生活，世界上有千百种，绝对不是单一的相同的。有的实例尽管很特殊，但确实是有的，而且让人刻骨铭心。

我认识卡佳和萨沙这对夫妻已经很久了，我们是近邻，他俩是俄国移民。

卡佳大我两岁，萨沙小我三岁，我们用德语交流毫无问题。何况，我在“北京女十二中”上初中时，因我们初二五班与莫斯科女十二中的初二五班建立了友谊学校和友谊班，我有两位苏联女友，彼此经常通信；我还曾经做过俄语课代表；尤其喜欢苏联文学、电影、音乐、歌曲与绘画，这些都给我和卡佳夫妇的友谊打下了基础。

在德国的生活，只要你不懒惰、遵纪守法，几乎家家都是幸福的。

他俩没有孩子和老人，萨沙的双亲已于前几年，都在德国相继去世了。卡佳说，他俩结婚三十年了，都不想要孩子。

我们彼此去过对方的家里，不知道多少次了。我家与她家一样：都布置得整洁、漂亮、舒适。

卡佳在苏联时代，是学音乐的。她很会作曲，会拉小提琴。她拉出

的心里的即兴曲，总是令我十分感动和难忘。但在德国，因年纪与学业文凭的关系，她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过是以此作为业余爱好罢了。在我眼里，她的人文与艺术气质要比萨沙高得多。

通过聊天，才知道：在苏联时代，她的父母因政治问题，都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并在那里去世。花季时代的独生女卡佳，为了生活，结过婚又不幸离婚。她没有儿女，所学的专业非所用，于是去大城市做售货员，后来认识了卡车司机萨沙。萨沙的父母在德国属于移民，她想离开苏联，于是与萨沙结婚后来到了德国。

她不止一次地在聊天中笑着对我说：“我和萨沙都是工蜂。我们早就中性人了。”

“你们俩真地相爱吗？”有一次，就我们俩时，我单独问她。

“我们相处得很和睦，”她说话总是很直爽：“我们在经济上，很公平，我绝对不专制：从认识他那天起，我没让他给我买过什么，可以说，他什么也没给我买过。相反，我给他买他所需要的衣物或家里的东西，都是用我自己挣的钱。这家里，你看看这周围，90%的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我们每人有自己的银行帐号，自己的工资，存在自己的帐号里。每个月，凡是共同的花销，萨沙都记帐，我们各付一半。”

“比如，食品啦，汽油啦什么的？”

“是。”

“他的工资比你多，他挣的钱怎么花呢？”

“他攒着，他从不乱花。”她说：“真有花大钱的需要时，他也并不小气，但得他自己愿意、自己主动才行。”

“那么，为什么家里 90%的东西，都是你买呢？”

“因为我觉得他需要什么衣服啦，鞋子啦，或是家里需要添置什么啦，可是他说不觉得需要。”

“所以他就不掏钱，反正他知道你会买。”

她笑了：“谁让我比他大好几岁呢！”

我也笑了：“所以你就得当幼儿园园长。”

直到前年有一天，卡佳约我去山上一个幽静怡人的咖啡厅喝咖啡，她脸上充满幸福地告诉我，她要回俄国，再也不回来了。

“什么？”我很惊讶：“萨沙也和你一起回吗？”

“不。我已经给他找好了女伴，他俩会结婚的。”

“谁？”

“你还和她聊过天呢，玛丽娜。”

“就是去年和前年的夏天，在你家住过，来度假的那位女友？”

“就是她。”

“她那么胖，又矮，也不漂亮，象个球儿。”

“可她人好，心地象金子般可贵。”

“萨沙真爱她？一见钟情？”

“是。他还没见到她时，只听我单方面的介绍，他就对她很感兴趣了，他很希望她来，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希望别人过。”

“是他不想做工蜂了？”

“他不想，可是他从来不说。三十年了，也太难为他。”

我叹了口气。

“玛丽娜呢？”

“我太了解她了，她从来都不是工蜂。她先生去世好几年了，也没孩子，她的经济条件不错。她一直在找伴侣，可总也找不到合适的。”

“那么，你给他俩撮合，他俩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玛丽娜已经来过两次，她和萨沙之间已经很了解了。只是谁都不知道我因为有了一位朋友，才给他俩撮合的。我总不能那么自私，光想自己吧。”

“你的朋友是谁？是在德国吗？”

“他住在俄国。我是在脸书上认识的；他正是我要寻求的人。尽管这种寻求完全是无意识、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的。”

卡佳向跑堂招手，又要了两小壶咖啡，两块蛋糕。

我们慢慢地品着香浓的咖啡，继续沉浸在聊天里。

“他是什么人呢？叫什么？”

“他叫伊凡，比我小三岁。也是业余作曲家和大提琴手。他给我发来他的乐谱，动听极了，我用小提琴拉了他的第一乐章，就爱上他了；不是一般的爱，而是深深的爱。他整个的乐曲都是在与我对话、给我讲故事、给我讲明天和过去，讲出了我整个人生；我从没这么入迷过。他的乐曲，把我心里所有的追求和幻想，都说出来了。这是一百个萨沙也无法给我的。”

“怎么又是年纪比你小的？”

“这是我的命。难道由我去挑拣吗？谁爱上谁，谁喜欢谁，不都是可

遇不可求的事吗？ 年龄、相貌、财产般配就会幸福吗？”

“那么，你是中性人的事，也告诉了他？”

“对。 这有什么可隐瞒的？”

“既然他的音乐那么动听和感人，也会有别人爱上他呵。”

“你总说我的音乐很感动你， 可是除了你， 在德国， 有别人爱上我吗？
爱， 不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吗？”

“是。 那么， 他的长相呢？”

“很一般。” 她说道：“就算我年轻时、他年轻时都很漂亮， 现在这年纪， 还能看得出来吗？ 何况都说：年轻时越漂亮， 年老时越难看呢。”

我苦笑着点点头。

“他一个人生活？”

“他父母都去世了。 他结过婚又离了， 孩子属于母亲。 他一直单身过， 直守护到他父母去世。”

“或许他是同性恋呢？”

“无所谓的。我爱的是他的心灵和艺术。”

“他的经济条件好吗？”

“不好。 他一个人有个小单元房， 领救济金生活。 身体也不好， 有心脏病。”

“真的？你放着这里舒服的条件不过， 去找他？”

“假如我能与他一起生活哪怕只一两年他就去世了， 但每一天， 我都象十年那么满足和幸福， 我这一辈子都知足了。 有多少夫妻有这种感觉呢？
我在俄国还有二十二年的工龄， 我可以申请退休金。”

“你们仅仅是在音乐上有共同语言吗？”

“不光是。他每次来电子信，无论他写的什么，我总想乐。也唯有他的话让我想乐。或许在别人眼里都是逗小孩儿的话，可谁又拿我当过小孩儿呢？”

沉默。我眼里涌出了泪水，真想哭。

卡佳递给我纸手绢。

“有人想逗过你乐吗？”她问。

“没有。”我擦去泪水，但它又流了出来。

“既然他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我问道：“他就没想过萨沙吗？”

“他矛盾过，很矛盾过。有一阵儿，他干脆不再理我。”

“如果他真是同性恋呢？”

“我不知道，也不想问，除非他主动告诉我。我大半辈子是工蜂，还在乎这个吗？都这么老了，也不可能有孩子。”

“你和他会结婚吗？”

“会。因为结婚是爱的最高形式。我会给你发去我们的结婚照。”

“是否，俄国的文化根基，仍在吸引着你回去？伊凡不过是根导火线？”

“有这因素。你也知道，我和你一样喜爱俄国的文学和艺术。”

“可现在那里也是纸醉金迷了。”

“但毕竟还有伊凡那样的人。”

“我太理解你，卡佳。因为你只想品尝一下，你追求的那种爱，哪怕时间很短。”

“哪怕半年、一年他就死了，我也值。”

“因为你毕竟真地爱过了。”

她望着泪水滚下的我，又递给我两块纸手绢。

“我还能再看见你吗？”我擦着泪水。

“会的，会的……别哭。我给你发去我们的音乐，那是对你最好的思念，别哭……”

2015.10.30

三读柳栋

——读《解读<571 工程纪要>》

三读柳栋，依然是如醉如痴。

大作在“共识网”仅仅第一天，点击量就超过一万。

有关《571 工程纪要》文本，我相信自己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是半知半解的；甚至，象我这样只爱看西方小说的人，连半知也不够。所以，在“共识网”上见到了这篇在重要位置上刊登的大作，一口气看了两遍。

编辑做的“摘要”前言里说：《571 工程纪要》是那个极为畸形时代的畸形产儿；一具“精神资源”混乱杂糅而生的权谋怪胎；一次“以暴易暴”嗜血模式的再度轮回；一副空具“替天行道”华彩外衣的政治活僵尸；一场主观上为了私欲私利、却在客观上起到了警醒国人的惨败的兵变计划！——如此的警世箴言，作者柳栋是如何阐述的呢？

因作者柳栋对“林粉丝”的“迷林情结”总感到困惑，他先反问道：《571 工程纪要》，是否像某些史学人员(尤其是“拥林派”们)所说的，是“先知先觉书”和“救世福音书”？

作者在他前两篇的大作里（链接在文末），已经很详实有力地论述了林彪及其家人的思想、性格及作为，也论述了林彪最后是驾机逃往苏联的事实。

所以他先摆明道：71 年前后，中苏核武库力量对比大致是：中方大约拥有几十枚、最多上百枚核弹头；而苏联老大哥，则拥有几千枚、甚至近万枚核弹头。试问：中苏一旦发生核战，结局如何？

这话，真吓人，可又不得不承认会成为事实。若当时林彪逃亡成功，全国人民、所有建筑和森林田野，皆变为一片焦土，那么，如今我们还能坐在这儿看文章和写评论吗？

接着，作者这位“十分认真的医生”，用“切片式病理分析”的方法，将《571 工程纪要》这具“政治遗骸”，横陈在历史研究的“手术台”上，袒露于理性的“无影灯”下，一刀刀地解剖并讲解着。

他说：《纪要》的点睛之笔是“对方（笔者注：B-52，即毛）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作者尖锐地指出：此一句是“原形毕露之笔”。

他简要地说：所谓的“政治危机”、“夺权正在进行”等等，乃至整篇纪要的原初动机、根本诉求、焦虑心态，及兵变预谋、刺杀计划、叛逃设想，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句“点睛之笔”展开的。反言之，若是最高领袖没有“改变接班人”的打算与做为，这场“五七一(武装起义)”计划也就不会横空出世了。

他又叹道：由此可见，赋予《五七一纪要》以圣洁高尚的光环，实在是“林粉”们的自作多情。

作者用 1，2，3，4，5，6，一刀刀地解剖着，同时一边给读者们展示了林彪一家人的生活画面：

除了贪污、腐化、压榨和奢侈，制造了毛神话的林彪，竟然是对毛“敢怒不敢言”。

作者反驳道：请读者去“拜读”一下林副的“5.18 讲话”，在他所竭力渲染的腾腾“杀”气之下，谁敢怒？谁敢言？！

笔者回忆当时，林彪那杀杀杀杀的吼叫式的发言，人人必须多次地反复地拜读和集体讨论，犹如在笔者耳边恐怖地叫嚣呵！全国人民没有一个不吓得一楞一楞的，不知又来的什么阵势。但人人都要掩盖自己的恐怖，发言表示毛和林多么伟大和必须紧跟……

不正因为他的杀气腾腾以及对红太阳的大肆吹捧，才得到了毛的无比信任吗！

是的，凡是经过了文革的人，谁能忘记那最具代表性的画面呢？每当《东方红》的乐曲又一次歇斯底理地嚎叫时，每当被高歌颂扬的“红太阳”，在千百万次颂扬的旋律中，一次次地“出现于世人面前时，身穿绿军装、手摇红宝书的林彪都紧随其后——一身戎装的‘林副统帅’，就是一个刚性的象征：象征着军队、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限忠诚、绝对可靠、钢铁长城……！”

而且林的笑容总是那样不卑不亢、温文儒雅、恰到好处！

或许，是他在家里的穿衣镜前练习过无数次，才把握得那么到家到位吧？

笔者读着文章并回忆到这里，说真的，心又跳了，又一次恐惧地跳了——那令人人装出笑脸的恐怖年代，又让这位太认真的解剖柳医生给揪回来了！我们想忘掉，他却偏不肯，非要让我们再睁眼看着那非人年代的血淋淋的、假面具的纪录片！

尽管我们被他揪了回来，这位医生却仍是不依不饶：

“向来信赖‘枪杆子’的伟大领袖，最最知晓‘枪杆子’在中国政治史中的作用。当绝对效忠的‘枪杆子’和亿万狂热崇拜的民众结合一体时，他才会有绝对的自信心，发动‘文革’，清洗掉不听话的庞大‘文人集团’势力，甚至不怕‘天下大乱’。”

是的，他说得太对，太一针见血了！

那么，毛林之间的裂痕，又是在何时出现的呢？

作者说：是在70年“庐山会议”时才出现的。

他反问读者：你怎么能够想象，在短短的六个月期间内（即70年9月“庐山会议”—71年3月“五七一纪要”问世），竭力推波助澜“文革”的“枪杆子”阵营，突然华丽转身，成为力挽狂澜的“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英雄豪杰”？这样的“人间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莫非是“救世主的灵”，钻进了他们的天灵盖？不过，他们可都是“唯物主义信仰者”呀。

——这医生！他可真能矫真儿啊！

解剖医生继续说道：黄永胜就曾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终于承认了“两杆子”之斗的真实性质——“（采访者问）：‘这么说，林彪反对张春桥完全是出自嫉妒和权力的争夺？’黄永胜突然哑口无言了，他似乎觉得自己说话走了火，掏出手帕吐了口痰，接着说：‘其实，中央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而展开的。所谓的路线斗争，也是权力斗争。没有权力，别说路线了，

什么也谈不上了。起码在毛主席同林彪的斗争上，我看就是一个权力斗争。我们认为，如果论资历还是论功劳，排也排不上张春桥那些人呀。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在党内享受那么大的权力，其实就是不公平嘛。这样的安排，谁心里能服呢？现在不也一样吗？”

内容太多了，笔者不得不越过很多精彩的内容不去一一叙述。还是读者自己去看原文吧。

柳栋不仅是“解剖和心理医生”，原来他还写小说。

他说：在本人的长篇小说内，曾有如下小结：

“血腥政治定律”之特征：

- 一、绝不容忍政治对手的存在，所谓“天无两日，山无二虎”；
- 二、一旦发现政治对手的存在，哪怕仅仅是怀疑(假想敌)，必须立即除之。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 三、对敌手的铲除，必须斩草绝根。任何残存的根芽都可能招来敌家余脉的复仇，而这种复仇也必定是斩草除根的、不留遗患的。故而角斗的双方，都得死磕，皆无退身之路！
- 四、所有权力的更替都属“猴王(兽性)政治”模式的，都得依赖诡谋、谎言与暴力来完成。致于历史人物的善恶臧否，皆由胜利者判定。

——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迷失、也是痼疾、亦是大悲哀！

看到这儿自己反问：这是什么样的小说呢？对小说最感兴趣的我，从此翘首以待了。笔者希望不仅仅是政治小说，也融会贯通着感人至深的私人色彩的生活故事吧？

接着，作者又对《571 工程纪要》做了整体性的病理分析。

他分析了六种。

总而言之，作者对千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痛心地总结为：

“一笔遍地死尸的烂账，一笔天下涂炭的糊涂账！”

“再之后的龙人命运，坠入大动荡、大混乱、大变局、大恶斗、大杀戮的百年悲怆史。”

——这也正是笔者一看古书就喘不过气儿来的原因，所以宁可逃避，去看那能够呼吸顺畅的西欧文学。

文革前，由于哥哥罗克曾在北京“首都图书馆”做抄写卡片的临时工，趁机借来大量的古书，甚至许多都是线装的。我见他每天在傍晚、夜里和整个星期天，全副心思都沉浸在古书中，并做着认真的读书笔记，心里无比的佩服他，可却不想学习他，宁可让自己的心在自由的西方世界里奔放和驰骋。

而他那小屋的昏黄灯光，却永远地熔进了我心里，再也消失不去了。或许，象我一样的人太多，正因此而遗忘了历史、而不愿回忆以往的

经历。但，今天，却又一次被柳医生无情地拽了回来，令我们再一次睁眼看那久远的、恐怖的红色电影。

自思：假如人人都如哥哥、柳栋、章立凡、胡杰、张鸣教授……以及“共识网”上许多优秀的作者那样——明白真相、坚持说出真相，还会有文革和文革暴民吗？

又想：若哥哥活着，会与作者柳栋先生有多少共同语言！

更希望和盼望：“共识网”上的许多心血之作，那些倍受读者欢迎、点击量十分高的力作，能由国家事业单位的出版社，出版成一本本的著作，不是用它们来赚钱，而仅仅是给小学、中学和大学生们参考和学习！

把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好书，在各省市的图书馆里自由借阅，唯有如此，才不辜负人民为了历史流血的代价，才能让中国不再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代代的沉重的历史、不再无限轮回、不再让后代悲叹和骂我们。

解剖医生们也才会欣慰地叹息一声：“毕竟我们没有白写！”

会有这一天吗？我盼望。

令我感到有趣的，是我这最不爱看古书古文、既无理论，又不会写论说文的人，因见不到谁去评论柳栋的大作，故一次次地去胡涂乱写，哪怕仅仅是为了鼓励作者，而不怕自己被人见笑。后来一想，也明白了：作者把话都说得透透的了，语言也好到家了，别人反倒不好评论了。也唯有我这不知天高地厚、满脑子西欧电影和小说、全不管自己的斤两、只喜欢外星人的人才去写它。

这才真真是童话的讽刺、讽刺的童话！

2015.11.2

这本身就是电影剧本

——读白志强：《我们国家影视圈子的破事儿》

白志强的这篇力作，本身就是个电影剧本。 请看，人物出场了：

1.

大街上。

编剧 A，一脸菜色，走路发飘，见了朋友说话，脸上的肌肉下意识地哆嗦，他有些神经质，甚至有些痴呆发傻，朋友说了些什么话压根儿没进他脑子，因为 A 还沉浸在构思的中毒状态中。

2.

在家里。

A 无奈地照镜子(画外音): “ 唉! 体重咋一下子减了十公斤? 吃什么嘴里全没味儿, 一天抽两三包烟, 喝的茶, 得加一大把茶叶……难道又得象上回一样, 这状态得经过数月休息调整, 才能又变回我自己? 不行, 我得先去洗个澡冲冲毒气…… ”

3.

A 从卫生间里光着身子走出来, 懵懵恫恫地站在阳台上, 背着手、望天发愣地自言自语: “ 这句台词儿……这句应该怎么说才好…… ”

4.

刚下班的 A 太太: “ 你要疯啊? 你光着身子要疯啊?! ”

A 吓得一激凌, 慌忙进屋穿衣服: “ 唉! 审查, 审查, 可要我怎么写才好呦?! ”

5.

三年的春夏秋冬之景交替而过。

有些苍老的 A, 捧着自己的剧本自言自语: “ 唉呀呀, 三年苦熬啊, 终于把你完满地生出来了! ”

6.

(画面与热闹的音乐): 这部戏的宣传战开场, 各大卫视炒作, 明星们来宣传, 电视台的影视剧专栏节目, 正激情地争说这部戏的亮点, 热闹得象走马灯.....

7.

老板办公室。

投资的地产商胖老板抽着烟, 傲气凌人地作在大沙发上。

A 恭敬地站在他身侧。

胖老板指点着翻开的剧本: “这段和这段, 还有这段, 我看你还得改。”

A: “什么? 还得改?”

胖老板: “我已经咨询了院线的发行商们, 他们需要的故事与你的剧本还有距离。”

A: “他们.....需要.....?! ”

8.

一条热闹、各种店铺林立的大街。

(画面配合着画外音): 除了一夜成名暴富的明星们, 圈内僧多肉少。圈子里涌现了狼群一般的团队, 大小忽悠人物数不胜数。有开餐厅的、开美容院的、卖时装的、卖化妆品的等等, 这些人士在等待时机, 有机会演戏了, 会放下钱不挣, 非要去演艺圈竞争一把.....

9.

A 穿过热闹的大街，握着剧本，一脸苦相(画外音)：“小说和影视剧的审查标准大不一样啊！再改，还有原著的文学性吗？脱离了人物塑造，脱离了原本的生活，到底算什么？难道别人需要什么，我才写什么？”

10.

又是一年四季变换的景色。

显得苍老消瘦的 **A**，坐在写字台边，苦恼地继续地修改着剧本，唉声叹气。

A 太太一边擦穿衣镜的尘土，一边讽刺道：“谁要是想减肥，就让他写剧本儿！”

11.

胖老板办公室。

导演（点头哈腰地）：“老板，您看了那改后的剧本儿了吧，您……觉得怎么样？”

胖老板不屑地把剧本往桌上一撂：“不就写个破剧本么？难道比我们开矿盖楼挖煤还艰难？”

12.

导演办公室。

A 和几位剧组核心人员，等待导演归来。

导演进屋，将手里的剧本向大家举了举（叹了口气）：“秀才遇见兵，编导得发蒙——总算通过啦！”

大家激动地、不约而同地鼓掌：“哇噻！！”

13.

A 家三口人正围桌吃晚饭。

A 太太往丈夫碗里夹菜：“剧本好不容易通过了，多吃点儿！”

A 边吃边叹：“一剧之本，早已经被边缘化了。”

A 太太：“再边缘化，还能少了你！”

戴着眼镜的九岁的小儿子，边吃边不平地说：“没有剧本儿，全体吃什么！

没有剧本儿，能有导演吗？！”

A 高兴地拍拍他的头：“好儿子，你这话正说到点子上！”

A 太太：“儿子，你就好好吃饭吧，长大了可千万别当编剧！”

14.

伴随着热闹的音乐，摄影棚里一个个的工作拍摄镜头。

15.

内部首映。

A 和剧组人员都坐在放映室里看片子。

出示的片头字幕在音乐中缓缓上升：第一个是导演特大字的大名……

人物和场景已出现在银幕上。

A 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喊：“导演！我的名字呢？‘剧本’是谁呀？怎么没有‘剧本’???”

导演也站了起来：“别激动、别激动，这是胖老板的意思……”

=====

志强这篇力作，看得时时令我笑，也时时真想哭。

怎么童话都出在了中国这块土地上？

哪一个国家对于影片生产的做法， 是与中国相同的？ 是否只有一个北朝鲜？

连中国政府最信任、最友好、最合作的俄国，看看他们影片的生产过程，也绝对不是这样生产的， 所以俄国有很多感动人又深刻的好影片； 更甭提美国和西欧各国了。

他这篇大作实在太让我受教了。

这真是一部文艺界最好的教科书。

它本身就是个生动无比的剧本。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太多的为什么了……

我突然想到该给志强写封信——

志强：

你那篇写国内影视剧的大作，实在太好！

让人哭笑不得， 无比实在和深刻！

你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吗？

假如没有，只搞影视剧， 你不得喝西北风吗？

次日，志强回信说：

那是一篇旧作。是“爱思想”两年多前发出来的。我读后觉得还没过时，甚至是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给了共识网，他们很快发出来了。

我和妻子有点工资，我俩去年才办了正式退休手续。一个月我俩加起来三千多块。我的稿费主要是影视剧。没喝西北风。是吃小灶。且我的稿费九十年代当时是陕西最高。我一年写两部戏差不多。来北京后一部剧的稿费就买房子买小车了。但来北京后我卖了一部剧后就闷头写小说。觉得市场乱七八糟，不写了。我只干有把握的事。我还有其他的副业收藏，我的日子过得挺舒服，几乎年年出去度假至少一次.....

天，我总算松了口气。否则我会建议他：不如上这儿来，无数战民都是你的同胞，你会如鱼得水地写作.....

2015.11.4

60 种派别的伊拉克

在昨天的德国新闻里，一篇文章很引人入胜：目前，伊拉克国内的派别竟然有 60 种！而这 60 种，可不是停留在嘴皮之争，而是动真枪真炮、只想把“敌人”消灭得干干净净的！

乍一看，实在又象童话了。不禁联想：那么小的伊拉克都有 60 种，互相之间你死我活，若有一天中国也能自由成立党派的那天，还不得有 1500 种？

这些派别都是以什么理由成立的呢？观点和地域是最大的理由。

比如天津人反对北京人，北京人反对上海人；济南人反对杭州人，杭州人反对昆明人；四川人反对河北人；山东人反对云南人……而且，就连伊拉克同一城市里的居民，虽然无法因地域的理由互相对抗，却因观点的不同，也是各派坚持自己的说法，互不妥协、你死我活的。

都为的什么呢？比如：关于女人戴不戴头巾、戴什么样的头巾；或是：妇女上街，戴头巾远远不够，而是应从头到脚蒙上黑布袍只露两只眼睛；妇女是否应该参加社会工作；又如：夫妇可不可以离婚；男人可不可以想性交就性交而不叫强奸；是否应一夫多妻制；对偷窃者应不应该砍掉手或胳膊；妇女可不可以上学、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家庭的财产继承权；近亲可不可以结婚；男人的权利与地位的明确；每天去清真寺祈祷应是五

次还是几次；教义的内容与教主的神圣地位与权利等等.....争论的内容多啦。

但有没有“是否可以或应该接受西方文化教育”这一条呢？没有。因为，如果有，那么，60个派别的争论，干脆全没戏了。

也就是说，在不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前提下，这些观点与派别才有成立与争论的意义，他们的互相斗争和开火，才能无休无止。

这60个派别，有时互相又联合起来，共同对抗一个“敌人”。若是已不需要共同联合，则立即散伙，互相之间继续对抗、指责与开火。

他们永远不会反思，也不懂得怎样反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他们骄傲的座右铭。

他们宁肯把自己的国家炸成平地，也绝不向同一语言的“敌人”妥协。

既然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愿意用福利制与友善之心接纳他们，他们何乐而不为？于是每天几千人上万人地涌进来了。但也同时把他们只认死理的各种派别观点全部地带进了西欧，继续在新的土地上互相对抗和你死我活。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时，就教导小孩子们，如何用小利刀一下子就能把人头割断。在德国的战民营里，仅仅因为口角的观点之争，已经发生过两次头被割断的事故，有的死尸横陈在一隐蔽之处，无人认领；而德国尽量地不愿公开这类新闻。

如果你不相信这类“童话”，最好去看看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代表作《雪》。

故事中，名叫卡的土耳其诗人，在土耳其还不属于民主国家时，因政治问题离开了祖国，去德国定居。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己所受及所爱的是西方教育。

在德国的大城市法兰克福，他虽然自由却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年。当土耳其成为民主国家之后，他回国旅行，来到了土耳其的一个边境小城。

他一方面是想采访因为头巾而自杀的少女案件，同时也对离了婚的多年前的女友抱有幻想，希望能与她一起在德国生活。

全书以对雪花纷飞的各种描述而穿插其中。

大雪使小城的交通中断。这使得卡不得不在小城里滞留。因此他有时拜访了各种派别的人：左派剧团团长如何竭力地想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行而冒着生命危险；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派份子的头头，如何秘密地潜伏在此小城，暗中指挥着一切；同一家庭的姐妹之争的两种观点，无非是戴不戴头巾的区区小事，竟然被视为人命关天一般地重要，为之去死并甘愿牺牲的少女竟大有人在，连父母、亲人也无法扭转她们为“真理”的献身决心。在世俗与宗教，伊斯兰传统及西方文化冲击并存的雪封小城，眼看就要有一场极为激烈且疯狂的戏码；而身在其中的卡，亦无法避免这场人为的风暴。他那早已无法与同胞们认同的修养与观念，他那起初对个人幸

福的打算与心底的幻想，随着眼花缭乱的现实与时日的消逝，已渐渐地模糊，象飞舞而逝的雪花一般，遗憾而无奈地远去了……

这本好书，看了之后令人难忘！

如果不是一个土耳其人去写它，或许读者会认为作者是瞎编，但恰恰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去写自己的同胞，才分外感到真实可信，才更有说服力！

前两天，德国柏杨省经济部长 Ilse Aigner，因公事去伊朗拜访石油部长，她竟然象女战民一样，从始至终地戴着头巾！

德国民众大哗。反对党立即把女总理的画像上也戴上了头巾！

假如这事发生在中国，又当如何？

今天的德国新闻：据统计，战民中的 10%是犯罪分子。

笔者不知道说什么好。

童话，童话，世界到处是无法想象的童话！

2015.11.9

血浴，巴黎的黑色星期五

——这仅仅是开始

每逢 13 号是星期五，西欧人就心里嘀咕：今天最好在家猫着，别出远门，别这别那……

然而，对于 IS 的战士来说，偏偏要在这黑色星期五的日子里，给法国一个大“惊喜”、大“纪念”、大“开心”！！

事情发生在黑色星期五 11 月 13 日的晚上约八点半。

8 名恐怖暴徒各有去路，一人尚未开始袭击，却被警察开枪打死。

其余 7 人都身捆炸藥腰帶，冲锋枪和子弹是怎么带进去的，新闻报道尚不明了。一开始是想去离剧院很近的足球场进行袭击，当晚是德法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由于场外守卫严密，无法进入，遂改为去离足球场很近的巴塔克兰剧场，星期五晚上该剧院演出美國搖滾樂團“玩命鷹族”的演唱節目，该剧院可以容納 1500 人，所幸射杀案發生時，剧院观众並沒有坐滿。

在笔者 11 月 14 日下午截止此稿件时，法国初步报道至少有 128 名觀

眾死亡。幸亏“玩命鷹族”全团成功逃生，无一人伤亡。

具体有多少 IS 的射击者，随着时间以分秒的推移，新闻报道中的恐怖份子人数似不止 8 人，无辜死亡者也不止 128 人，因为，不仅在剧院里射击，还有临近的咖啡厅、小卖店、食品店和饭店等场所，都遭到了射击和发现了一些无辜者的死亡。一家名为“柬普寨”的饭店，里面十四位正吃饭的顾客，都被射杀。还有很多人被送进医院抢救，人数尚未被统计进去。

法国正式指控 IS 制造巴黎恐怖杀戮，而伊斯兰国立即公开声明并恐吓回应：“血洗巴黎日就是法国的 9.11，我们更大的计划尚待继续完成！”

IS 所以怀恨法国，是说法国制造的炮弹，在叙利亚的战场上，给予 IS 以巨大的杀伤力。既然《战士们已进入心脏》一文里都已写明，那么，IS 在敌人的心脏里，便可理所当然地为所欲为了。“查理事件”比起这黑色星期五，只是太小的小菜一碟罢了。

那么，IS 的背后，又是谁的财力支持？

而他们更大的计划是什么？无非是更大更多更广泛的恐怖杀戮，直到把法国彻底占领？下一步呢，再继续占领其他西欧各国？如果美国俄国干涉，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

法国总统声明：自 11.13 的往后三天为国殇日，全国哀悼；一切企业、学校及单位的工作停顿，希望居民们都在家里休闲，不要去人多的公共场所。有关旅游业的一切，也都暂停了。

德国总统与总理，欧盟总统及其他政治家们，在电视里发表讲话，他

们噙着秘书们为他们代写的讲稿，都十分理性、温和、动人。总之：干坏事的仅仅是一小撮人，而非 98% 的无辜战民。前途还是光明的，生活还是美好的。

对于伊拉克国内的 60 种派别，政治家们从来不置一词。或许，他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个个都胸有成竹；或许，哪怕有更多的派别，政治家们也不全在乎，因为他们有治理国家的高明手段。

而这黑色星期五的一天，不能叫血战，只能称为血浴。

“血战”，是双方各有准备，互相开火；“血浴”，是一方毫无准备，而另一方早有计划，出其不意地突然开火。

为何那家“柬普寨”饭店也遭到射杀？因柬普寨与法国的关系一直友好，亲如一家。或许，IS 的人去吃饭时，已调查得很清楚了？

看来，到什么地方去射杀，都是有明确的计划的。

笔者有关战民进入西欧的事情，已写过不止一篇文章，在 IS 的眼里，自己的头，该被割过十次了。

其实，笔者并不清楚：IS 如果胜利了，打算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但既然血浴的是西欧人，消灭的是西欧社会，也就很清楚地告诉了人们：它绝对不想建立西欧那样的社会制度。

这次血浴，绝对不是最后一次，而仅仅是开始。

剧目击者说：射击者并不蒙脸，显得都很年轻。是否是白人？新闻没

有报道； 就算肯定是白人， 也一定不会报道， 以免引起社会的反效果。

或许， 射杀者正是笔者在以前写过的， 那些因失业而苦闷、 参加了 IS 的白人青年？ 更可能的， 都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 因为他们最熟悉每一条街道的走向， 每一个娱乐场所的地点及出入口。 或许， 与那些守卫们打个招呼都显得十分熟悉和自然。

那么， 在那黑色星期五的头两天， 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到头， 很可能去了自己的家， 向亲人默默地做最后一次道别。 他们与父母一起喝咖啡、 吃蛋糕， 或许少有人流露出对父母和亲人的留恋之情， 没有抬杠和吵嘴。 那乖乖的动人的神态， 令父母惊讶他怎么懂事了， 怎么变好了？ 而他， 却必须隐藏着自己的秘密——星期五晚上八点， 将要准时地出发去执行任务。

他们心里很清楚： 父母和亲人， 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是 IS 的战士， 或许以为他们也是去听音乐， 才被射击或炸死的。

他们个个在子弹射光之后的一秒钟里， 拉了火绳， 将自己炸得血肉横飞。 他们觉得自己的灵魂在那一瞬间升了天， 正飘游在云天里， 笑望红尘。

2015. 11. 14

IS 为何如此壮大?

瑞士一网站名为“20 分钟”，是个很受欢迎的网站。今天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IS 的粉丝们居住在何处?》

<http://www.20min.ch/wissen/news/story/Wo-die-meisten-IS-Fans-wohnen-11213043>

文中，据“推特”公开的统计：

卡塔尔： 48%

巴基斯坦： 35%

比利时： 31%

印度尼西亚： 28%

英国： 24%

利比亚： 24%

土耳其： 22%

埃及： 22%

此数字尚未包括心里热爱 IS 却未公开表态的人。

事实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积极响应 IS；除了上面所列的国家之外，还有突尼斯、阿尔及利亚、黎巴嫩、也门、乌斯别克斯坦、俄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国，都有了 IS 的组织。

IS 在叫嚷着要征服法国， 征服意大利和罗马， 接着征服全世界。

IS 为何如此狂傲？ 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财大气粗。

在 **IS** 占领了叙利亚的一半国土之后， 每天， **IS** 国有一至三百万美元的石油收入。 加上有钱的逃亡战民的财产全部没收， 至少约合一百万美元的收入。 个别国家虽然表面上反对 **IS**， 但却购买它的石油， 如土耳其。 还有一些不愿公开的国家的财力支持。 比如， 有的国家捐献很多的钱， 帮助他们盖清真寺或购买武器等等。

其次是 **IS** 宣扬的福利制和其他做法， 吸引了太多的男人和穷人。

首先， 伊斯兰国的教会名称和内容， 与其他 **MSL** 的不同， 它的全称是：**Islam- Wahhbismus**。 它不同于原教旨主义的瓦哈比派。

它倡导高福利制和男人至上主义：

1. 居民不交房租费， 水电暖杂费也全由国家负担；
2. 全民医疗保险皆由国家负担；
3. 对开店的业主无论大小， 付税制度必须严格执行， 偷漏税者立即送进监狱；
4. 在男人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允许一夫四妻制；
5. 健康的男人必须工作；
6. 已婚妇女只允许在家里操持家务； 若因其他技能外出工作， 则必须经过丈夫同意；
7. 全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因教主是上天派来的；

8. 妇女上街，一律要蒙黑袍；
9. 无论男女，居民不准吸烟喝酒；不准嫖赌；
10. 无论男女，居民必须每天去清真寺祈祷五次……

西方世界曾为中世纪教会规定的那些无数抗争，又复活了；复活得不仅是光明正大、理所当然，且一呼百应。

是男人们都成了受气包，几百年来没处申冤了吗？

是穷人越来越多，那些 **IS** 应许的福利制，正是底层人民视为很重要的吗？

是现代社会风气愈来愈不被无数人认同，都在寻找着一位有力量有能耐的救世主吗？

我不得不想起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在建国之前，给予人民的光明许诺，是如何地动人的。

也不得不想起他们在建立国家政权之后，那一波波的政治运动，杀害了多少无辜者的；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人民可以监督和执行的社会制度。

即使在先进社会的西欧，其实，国家制度也仍存在着不健全的弊病，否则，就不会有如今很大很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巴黎的血浴黑色星期五，已经过去了，人们聚拢在无数的鲜花与点燃的蜡烛之前，沉默不语地哀悼。但不知谁吼了一嗓“有炸弹！”，人们惊慌

失措地逃离而去，甚至不惜你绊了我、我踩了你；那一刻，将几秒钟之前的沉默宁静、博爱与修养的哀悼气氛，变得一钱不值——傻兔傻羊们，怕狼怕得如此吗？只因听见一声“狼来了”？！

而国家的防御措施，又是什么呢？难道在不远处散步端枪的警察，全等于零？

面对着电视广播前的这活生生的场景，谁也无法不感叹。

血浴后的周二，按照早先的计划，是在德国的汉诺威市举行足球赛，但警方收到一恐吓电话，说将会有 IS 安置的炸弹。

这恐吓电话吓得人未到、场全空，其实那炸弹根本没找到。

IS 是故意逗德国玩，自己乐得哈哈笑？这就是他们的道德品质。

18 日早上德国新闻：法国警察去检查一位住在巴黎 Saint Denis 地区的被怀疑的 IS 女成员，她关了屋门而引爆自杀。

自 13 日的黑色星期五之后，法国在全面加紧搜捕 IS 成员，新闻透露：其实大本营与大角色并不住在法国。

比利时、布鲁塞尔市和莫伦贝克区再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那里成为被国际关注的焦点：《比利时政府对打击遏制圣战分子不给力》、《欧洲圣战中心的避难所》、《巴黎恐袭的突破口在比利时》……等等批评性的新闻报道一个接一个。

莫伦贝克区，早先是一幅浪漫、安宁、美丽的磨坊与溪流的图画，是个只有 9 万多居民的小地区，莫伦贝克始终属于布鲁塞尔的管辖，人人安

静守法地过日子。 但为何， 如今却沦为 IS 圣战分子的“藏身基地”和“恐怖魔窟”？ 世界上有多次的恐怖事件， 都与这里的“圣战分子”有关。

这里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战民仍旧无休无止地涌进德国， 当然第一站仍是本市这唯一的“入口”——这只有五万居民的 Passau 小城， 这美丽著名的“三条河大学城”。

我和其他居民一样， 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 爱多少人涌进来， 我们早已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了。

德国经济部长本来答应今天来本市访问， 但却借故因 IS 的不安全状态而不能前来。 其实经济部长心里太明白： Passau 市长要对他诉苦穷， 期望他能批钱给本市； 何况二人又都是同一 SPD 党派的， 总得有点儿照顾吧。

但经济部长已经无法顾及同党之友情了， 因为他的头早就大了： 德国因战民的经济支出大亏空， 今后怎么办？ 恐怕几十年之后， 这经济大亏空都无法弥补！

在笔者看来， 唯有三个国家做得比较理智： 波兰和捷克， 只接受相信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战民， 执行得十分严格、一丝不苟。 此二国并且允许和鼓励人民购买枪支， 希望人民去射击场练习打靶； 因为政府不希望人民成为手无寸铁、只等待毙的傻羊傻兔。

匈牙利的围墙也造得及时， 再无一位战民可以随便进入。

德国及奥地利的围墙都还没造， 说很不容易造。

而在比利时，那个成为著名的“**MSL** 贫民居住区”的莫伦贝克，因近年来不止一件恐怖活动与该地的 **MSL** 居民有关，因此成为国际媒体热衷的曝光对象。那少数人的极端残暴行为，给整个 **MSL** 民族和宗教贴上了不光彩的一页，一个无法消除的黑色标签。

今天，那里的三千 **MSL** 居民举行抗议示威，高呼口号：“我们只是普通居民！”“我们不是恐怖份子！”

自 11.13 黑色星期五之后，巴黎警方根据已获得的情报，搜索了 414 处可疑分子的住处。60 名 IS 被捕，118 人只允许待在家里，不许随便走出家门。

警方又得到可靠消息：IS 要在近日对富人区 La Defense 发动抢劫商店的恐怖袭击。

今天(11.18)清晨 4 点 20 分，警方包围了一处私人房，里面居住着 8 名 IS 战士。整整七小时的双方激战，IS 向警方发射了 5000 发子弹！警方未有伤亡。一 IS 被射死，一女 IS 自爆死，其余 6 人被捕。

而世界上越来越多的 **IS** 粉丝们，正在盼望着那位万能的救世主，能给他们带来幸福快乐的生活。

2015.11.18

遇罗锦、柳栋：《以理性面对历史》

“对话录”前言：

读者遇罗锦在每天必看的“共识网”上，因有太多的好文章而将“共识网”视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由于读过柳栋先生的五篇文章，觉得印象深刻、很受教益。所以，产生了以电子信件的方式与他交流的愿望。得到了柳栋先生的同意后，便有了这一篇“对话录”。

对谈者简称为“遇”和“柳”。

【第一小话题——从“林彪一案”谈起】

遇：你的每篇文章，点击量都那么高。看你的文章，不仅不觉得枯燥，反而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尾，精彩得胜过看文学作品，却又比文学作品更真实可信，深刻得令人叹服。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写有关林彪的系列文章？

柳：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说是偶然，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更不是什么“林学专家”。自己多年来所专心的是戏剧与文学。

说是必然，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都是文革的亲历者。坦率说：若是我们这代人，写不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文革”等政治灾难史的文字。那是对历史的一种愧疚，一种失职。还有，就是自己所处的具体的成长环境，也与“林彪一案”有着直接的关联（在当年，属政治迫害重灾区）。而自己多年以来，对于人类史中的几大浩劫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如：秦始皇王朝、古罗马帝国盛衰史、欧洲中世纪、第三帝国兴亡史、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历史。也自然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史。

对“文革”史感兴趣，也就少不了对于当年的第二历史主角林彪同志的“兴趣”。谈到书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系列文章之具体起因。可以说，是一种“误打误撞”。

如果高华先生还健在，也许我就不会去写这方面的东西。人家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专家。

因为弥散在网上的那些“拥林派”的文章，实在是让人看不下去。那种刻意的误读历史，误导后人的做法，令人无法漠视之，故而才著文“凑个热闹”。

既然下笔，那就奉行自己历来信奉的座右铭：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大概是以上几个原因，使自己成为“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本来想砍一板斧，即写完第一篇《林彪 从将军到政客》后就解甲归田。可是写完之后觉得欲罢不能。所以干脆写它一个“系列文章”吧！于是就有了（按照某些“林粉丝”的评语）“王母娘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系列之文了……呵呵。

遇：“林粉丝”的评语并不能代表别人哪。如果读者不喜爱你的作品，怎会有那么高的点击量，每次都在“排行榜”上下不去呢？

柳：点击率只是一个参考数。当然，谁写了文章，都希望有读者阅读，并且是越多越好。但，还是要保持自知之明为宜——点击率高些，并不代表读者都认可你的观点。

遇：有个别读者给我来信表示怀疑：这些文章都是你一个人写的吗？或是集体合作的作品？

柳：当然是一个人写的。很难想象，这年头还有合伙写作的？在独思独创这方面，我倒是“遵奉”林副主席的英明教诲：“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换成自己的话说：“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当然要靠自己。

遇：那么，你搜集到如此丰富的资料，是怎么做到的？

柳：说是丰富，不敢讲。自从此“系列文章”发上网后，结识了几位研究“林学”的朋友。他们对于“林彪一案”资料的掌握，比我要周全得多、精确得多。显然，他们是下了长时间的功夫。而自己只是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做的准备。显然，有些仓促。至于说到自己这方面的资料来源，几乎全都是来自网络。所以，特别特别的感谢互联网的出现。难以想象，要是没有互联网的存在，对我这个深居简出的人来说，如何能够搜集到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自己称互联网为“一部大百科全书”，可谓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关键在于，你如何鉴别、取舍各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历史资料——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在人生的中晚年，逢上了互联网。从而打破了笔者所云的“信息特权”的垄断与不平等。

说到这，想起你的哥哥。要是他能有幸活到这一天，那该是多么地如鱼得水，尽展才华！叹叹。

当然，也要特别地感谢像“共识网”这样的高水平、高品质网站的出现。可谓是读书人（求索者）的一种幸运，一个良缘。所以自己和你一样，特别的珍爱“共识网”，也要祝福它！

遇：确实。你说的很有道理：互联网打破了“信息特权”的垄断与不平等；而“如何鉴别、取舍各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历史资料——这才是重要的”，你这两句话很有价值。那么，还想知道：你好像是自学成才？

柳：可以这样说吧。这一点倒和你的兄长相似。嗯，可能原因不一样。你的哥哥是因为家庭出身成分的问题不能上大学。而我是智商有限和天性使然，天生就怕坐在教室里，让别人耳提面命。从小上学，就是让老师侧目的“问题学生”。所以在如今“发小联谊”，有的同学想不起俺是何等模样时，只需提一句“那个最令老师头痛的小子”。得，立马对号入座，逮个正着。

遇：真的呀？很好笑。

柳：呵呵。想一想也是，教室上的提问都是有答案的，可是人生的疑问，甚至是严重的心灵危机、生命危急的逼迫与求解，却是没有答案的，那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你的读书架构，可能杂乱无章，可能不成系统。可是大千世界、叵测命运，又何曾自成系统，何曾有条不紊？！

所以在我的头上，没有学历，没有学位，没有职称。虽说无缘上大学，但是自从年轻时立志写作后，倒是成了“读书狂”。也许自己从小就生长在两个大院（一是科学大院，一是军队大院。一墙之隔）之故。小伙伴儿的父母大多是院士级的老科学家（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院士级）；而家父又是军队文人，和那些著名的老作家，如《南征北战》《红色娘子军》《英雄虎胆》《沂蒙山颂》的作者都是熟人。

所以，对于各代的知识分子和军队文人，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素质、精神境界，心里还是有数的。所以从来不会被别人的头衔、职称、文凭给吓晕过去。我只看一个人的文章、一个人的思想见地，到底如何？

像“拥林派”的不少学人，都扛有挺吓唬人的头衔——什么副主编啊、什么著名作家啊、著名研究员啊，甚至还有海外博士啊。可是读了他们的文章，嘿嘿，实在不敢恭维。无论是思想力、学识面、古典文化的涵养、笔头子功夫等等，都……算了，不谈了，咱们还是以笔墨论是非（辩高低）吧！

遇：说的有道理。第一次知道你的生长环境。那是“大院”墙外的老百姓难于知道的。文革前，总觉得大院内外一定是不同的两个世界。只有在文革之后，在电脑时代，院里院外的人才渐渐互相认识，走到一起了。其实这院里院外的历史，就很值得研究。我发现，你的“系列文章”中，对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相当透彻，是不是专门研究过心理学？或说“政治心理学”？尤其像林彪一家人，个个都是极复杂的。你是如何做到的？

柳：哈哈，我什么学也没研究过，杂学而已。回想一下，也许自己得益于两个方面，一，可能是个人的阅历比同龄人要复杂一些，趴下来满地找牙的次数多一些（请注意：是“同龄人”。不是指你们这批比我大出几岁或者10多岁的人）。所以，被命运逼着退步反省也就多一些——人只有深入地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认识他人。

其二，可能得益于自己是从文学创作和戏剧创作入手的，毕竟花了近30年的时光。你是爱文学的，自然知道在写作戏剧、文学人物时，都必须先进行“人物分析”。所谓的“人物分析”，也就近于“心理分析”了吧。所

以说，将写作对象从文学、戏剧人物，转向历史人物，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己只能算是滥竽充数吧。

遇： 你能举个例子吗？

柳： 举个例子吧：《林彪 从将军到政客》本来就是一部戏剧构思。因为不属于重要之作，再说就算写出来也不会有人上演。所以，只作为一个构思，放在抽屉里至少十几年了。也是因缘和合吧，如今转换成以历史人物研究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还行。总之，不管从事哪一方面人物的研究、写作，都必须遵循理性的分析，要合乎逻辑合乎情理乃至合乎常识。或曰，合乎自然、人性、大道之理。

道理道理，就是大道之理。不是吗？

至于说到研读林彪一家人具有极大的难度。确实如此。 在写作过程中，我也常常会想， 能把林家人的政治心态分析透彻， 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任何人物，也都可以分析透彻了。有点狂妄吧？要说自己做到了这一点，不敢讲，只能说比别人做得差。何以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我想，还是受益于自己几十年的写作经验吧。因为，在自己写出的那些垃圾级的玩意儿里，已经尝试过对中国历史上几位难度最大的政治人物的描写——他们是秦始皇，洪秀全，崇祯，光绪皇帝等。 写他们，必然也会涉及到相关的诸位政治人物。如韩非子、李斯、赵高、洪仁发、杨秀清、曾国藩、吴三桂、谭嗣同等等。

遇：原来你也写过他们！

柳： 所以，调转笔头来写林彪、林立果等人。写起来，虽有很大的难度，但基本上可以驾驭。当然，也有区别。写文学性人物，可以更多地发挥想象力；但是研究历史人物，则必须十二万分地注重史料。这是后者的繁琐处。

还是那句话，我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研究员。也没有某些“林粉丝”恩赐的什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云云。我又想笑了。“拥林派”中的某些人很喜欢给批评林彪者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而其中一顶“帽子”就是说你喜欢给敬爱的林副统帅“戴帽子”。嘿嘿，是不是挺好玩？

俺柳栋只是一个布衣级的“读书人”而已。是的，自己非常喜欢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三字。对我来说，这比什么“知识分子、公知分子、院士、翰林学士、著名作家”等头衔，要实在得多，贴切得多。

什么是“读书人”？很简单，只要你喜欢读书、有书可读、有时间去读，并且扛着一颗属于自己的脑袋瓜去读，就行了。你的哥哥不就是这样的楷模吗？要它一摞子这种冠儿、那种帽儿的，干吗？

遇：是呵， 既然甘为读书人， 既然是玩笔杆子的， 那读者就只看你的文字，是不是具有真才实学，是不是具有真知灼见。那才是真功夫、真货色。是这个理吧？

柳：当然。总之，任何立志于笔墨生涯的人，都得先练好内功（内涵功夫），再做好外功（文字功夫）。如是！

遇：你的系列文章发表后，有个别“拥林派”（如石开者）写文反驳你的观点，可是你为什么迟迟不做答复？

柳：三个原因：首先，因为忙于写有关“林彪一案”的系列文章。工作量不算小，挺费心思，所以无暇顾及；其次，实话实说：石开的文章，立论虚诞，辩词孱弱，自己感到没有必要特意花时间去作答。

说真的，自本人发表第一篇相关“冷评”后，就在等待有人（包括“拥林派”）写出反驳之文。笔者欢迎有不同的见解发表，这样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同一事件，尔后自作判断；二是可以让笔者反躬自省，看看自己的立论能否站得住脚。令人遗憾的是：至少到眼下，还没有看到什么极具分量的反驳之文出现。或许有，但寡闻的自己未能目睹，所能看到的只有石开之文。此君挺有意思。只要网上出现有批判林彪的文章，此位老弟便会横刀立马，左劈右砍，为林副统帅的光辉形象保驾护航。

持不同见解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在探究历史真相时。最起码要遵循“论据坚实——论证有力（合理）——论断可信”的原则。但石开所做诸文的论据，总是那么地片面、任意；论点又是那样的牵强、勉强；故而其论断也就总显得苍白乏力，总给人一种花拳绣腿的感觉。待到最近写出表面上是

“劝诫”你遇女士、实际上是针对我柳某人的新文时，已经看不到具体的论据与论辩，我所看到的是直接的论断（结论）了。

遇： 是给人这感觉：好象文革时的大字报又贴上了。

柳： 一些人很怀念那大字报的时代吧。 这等不论其文而论其人的做法，在有些网友的说法中，称之为“诛心法”。这种手法，在“拥林派”主唱者的文章里常见之。

有点不同的是：那些“诛心法”，主要是质疑“批林者”的政治身份（所谓“官方意图的代表”）；而石开此文，则是拷问柳某人的心态了。呵呵，石开老弟，咱们真正应该深入研讨的是“敬爱的林副统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当然包括政治心理、政治人格）。可你怎么把精力放在研究柳栋是“何许人也”之上了。是不是用错了力气？

说白了，我柳栋何许人也，你石开何许人也，与天下苍生何干？与历史功罪何干？你我皆一介草民、蚁民而已。谁把俺们当根葱？

进一步地说，石老弟，你有没有发现，自个已经坠入了自设的“逻辑陷阱”中？按照你的逻辑推论——因为作者柳栋具有阴暗心理，故而认定林彪同志也具有阴暗心态；咱们反过来接着推论，那便是：因为石开同志有着阴暗之心，所以推断出柳栋那家伙也具有阴暗心态。不是吗？

嘿嘿！“石开逻辑”，也成了飞去来器，砸在始作俑者自个的脑门儿上了。悲催乎？

遇：但在“共识网”上，也有其他作者的不同看法。你看到了吗？

柳：看到了。觉得有意思的是，完成此一对话录期间，见到共识网上刊出了“三尺青天”的相关文章。其中也提到了这一“逻辑悖论”。可以说，英雄所见略同。对了，提醒读者一句：“三尺青天”对林彪一案的研究，就是下了长久功夫的。希望他也能在“共识网”上多多发表他的研究专文。最后要说的是，对于石开先生的某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代表“拥林派”的普遍性观点。笔者想在本“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作出正面的剖析。瞧，连名称都预定好了：《“拥林派”立论的致命弱点》。

说到这，遇女士，我敢打个赌，一见此文，石开同志立马会按耐不住，紧接着就会有“讨柳檄文”问世了。你信不信？呵呵。

【第二小话题——转谈“文革”】：

遇：1966年“文革”爆发时，你才十岁，能谈谈你当时的经历与体验吗？

柳：是的，10岁那一年，“文革”开始。反观自己的人生，好像都是以10年为分水岭。后来学了一点命理学，果然，古人就是以10年为大运的转变周期。可以说十岁以前的自己是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以为那个“美好的天地”是永存的。其实，那时候的父母早已在政治的高压下，战战兢兢。每一场政治运动似乎都少不了他们的干系。在家父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

物时发现了一份 **1959** 年的历史档案——自己视如珍宝。为什么呢？就在这份所谓批判会的原始记录中，既活生生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的政治面目、政治思维、政治人格；也忠实地记录了家父当时的极为困窘的政治处境。希望将来也把这份旧档案发表在“共识网”上。

遇：很想看看，读者们一定也想看。请接着说。

柳：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兴奋，很喜悦。真是够热闹的！可是很快就发现，自己一家渐渐滑入了没顶之灾。先是家父被隔离审查，而后便是被判刑入狱。在当时的军队里，被判刑入狱的军人是比较罕见的。而戴在头上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当年也是最严重的。那时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也都历历在目，这里就不细说了。反正都已经写入了自传体的文学作品中。

遇：这些作品在哪儿呢？

柳：呵呵。我不是说过吗？属于“垃圾级”，锁在抽屉里呢（敝帚自珍）。

只有少许刊于“半佛半魔禅博客”上了。

我们还是接着说。上小学 **6** 年级时，我们这些“黑帮子弟”便被很快集中到“可以教育好子女学习班”中，进行“再教育”。“再教育”的成果，无非是要我们这些“黑娃娃”写下“决心书”：决心与你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我们十分虔诚的写下了这类“表忠心”的书面文字。后来才知道，

这些“决心书”都会交给你的父亲，告知他：连你的亲生孩子都抛弃了你！还不低头认罪？！

上初中一年级时，自己就受过全班的批判（同年级都派出红卫兵代表出席）。加在自己头上的几项“罪名”，有上课捣蛋，不守纪律，不听老师的话等等——这些还不算什么。

真正可怕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好打架，是属于“阶级报复”的性质。因为同班同学大多是军人子弟，那时候叫做“革命军人家庭出身”，最为骄傲的出身。而自己的家庭出身，则从“革命军人家庭”坠入了“反动家庭”的行列。另一条罪状那就更可怕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是由一位娇小秀丽的女同学检举的：说是有一天，当我课桌里的《红宝书》掉在地上，自己去弯腰捡起时，口中蹦出一句“国骂”（在这里加添一笔。有谁说过，大意是：如果要寻找一个最后的信仰者，那一定是女性——此言很值得回味呦。自己在中学时挨过的两场“批判会”，女同学都最为积极。嗯，“美丽的天使们”！）。

说实话，这一“罪状”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吓蒙了。极度恐惧的自己拼命去想，想追忆起这个细节。可是怎么也追想不起来。脑袋里乱哄哄的。批判会刚开始时，自己还低着头硬撑着。等到这顶“大帽子”扣上，自己就立马垮了，除了深深的恐惧还是恐惧。

在那年头，别说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就是 **30 岁 40 岁.....60 岁 80 岁** 的成人被扣上这样的罪名。那也绝对会立即精神崩溃的——因为这样的罪名，就意味着极刑。

所幸的是，我那时候还是个孩子吧？所以，“专政的枪口”没有瞄准自己。但是，一种“心死”的感觉，自己是真真切切地品尝到了。唉，那是一种难以描绘的感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觉得天地间的一切都死气沉沉的。生命中再也没有一丝童趣。感到心头沉甸甸的，像一块沉重的毫无生机的石头，压得人喘不上气来。在自己后来的作品里，写此段情节时，还独创了一个词汇：“心窒如石”。是的，腔子里的心脏，就是这种极度窒息、冷硬如石的感觉。

“文革”后听说，此条“罪名”也存入了我的档案。后来好像又听说，被熟人清除掉了。如今想想，都无所谓了……

遇：哦……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人来说，确实够深重的。可那时候，有几人能逃过文革这一关？

【第三小话题——“文革”死于非命者】：

遇：你能不能跳出纯属个人命运的范畴，聊一聊你对“文革”的整体看法？

柳：“文革”主题太宏大、太厚重了，绝非是任何个人所能驾驭的。我想，还是从先前那个话题，即“死亡话题”谈进去。您看怎样？

遇：好。

柳：先想提一个问题——遇女士，您是多少岁时，突然意识到“死亡”这个可怕事实的存在？

遇：这与天生的性情有关。我们没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叔叔姑姑舅舅，我父母、姥姥、二姨和姨父，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属于心胸豁达的一类。对于死亡的意识，如果小时候有，也只是一瞬间的事。如果真因为老了，希望不被活人摆布能够安乐而死，也一定不会觉得恐怖；因为长眠是自己老早就很高兴地选择了的。所以你问我何时“意识到‘死亡’这个可怕事实的存在？”我得老老实实告诉你：我没觉得死亡可怕过。一个人死了，总有一种为他(她)祝福的感觉。没死之前被活人折磨非让你活着才最可怕。

柳：我能理解您所说的。但不知为什么，自己的“死亡意识”苏醒的比同龄人要早得多。我曾经试探性地询问过不少好朋友，他们对死亡的觉知都是在青春期以后，甚至更晚。自己当年的那种“死亡意识”忽然苏醒的感觉，不是几句话可以表述清楚的。简单地说，有两种最为强烈的感触：一是深深的恐惧感；二是深深的困惑感。具体的感受，也详细地写入了自传小说里了。在这里，我只想引入一句古埃及人对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描绘（大意）：“就像是被毒蛇的尖牙狠咬了一口，人会产生致命性的恐惧战栗”（《埃及生死书》）。太精确了！

不论一个人尘世间的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容貌有多么美艳、功勋有多么壮伟。嘿嘿，早晚有一天，你都会品尝到这枚“毒牙”的狠辣滋味

——活者的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唯有死者的世界，才是绝对公平的。
是吗？

遇：是否死了以后才人人平等，无从知道；如果那里是无钱币无私有无地位的世界，应该如此吧。海明威，茨威格夫妇，还有不少其他名人，无论是自杀或是被杀，其实都是很平静地去死的。因为他（她）们对这最后的一天早就想开了。正因为他们想得开，所以在活着时，也比别人更充实。

柳：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探讨！或许是你我都具有文人气质和经历过一些“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黑色命运之故吧。所以对于“文人自杀”整个话题有独到的感触——此话题，留待今后再谈。

遇：好，一言为定！

柳：现在，我们跳出个人的小感受，来谈“文革”中的死难者。那是“阶级斗争”达到最为疯狂最为残酷的时代。因此，也是“死亡气息”最为浓烈最为四处弥漫的时代。死亡的阴影（威胁），也始终笼罩着每一个中国人。只是从表面上分为“看客”与“受难者”罢了！

那个时代，也正是自己从童年、少年期，迈入青春期。此一阶段，人的心灵最为敏感，记忆力也最为清晰。但，我们那一代人，并不是很脆弱。异常鲜明刻入“过来人”脑海里的，是几乎月月必有“公审大会”；尤其是到了“重大节日”之前。人们不仅要列队参加公审大会。而且待大会一结

束，便会有“宣判公告”张贴于所有国家机关的大门外、所有公共场所的显眼处、所有交通要道旁的墙壁上。那上面打有“红叉叉”的死刑犯照片，简直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足以震慑世人。此刻，联想一下林副主席的那篇杀气腾腾的“5. 18 讲话”，可以更为强烈地体会到那种极度恐怖的气氛。

还有，自己每天上学路过的玄武湖和九华山处，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自杀者。很快，会在离自杀现场不远的一个三岔路口的墙壁上，贴出“告示”。宣称自杀者是“反革命分子”或者是“贪污犯”，“罪行严重，自绝于人民”云云。闻讯跑去看死人的自己，常常会嗅到一股甜腻腻的死亡气息（可能是个人的幻觉）。

而我们那批参与“黑党子弟学习班”的小伙伴们，有的是其父死于非难，有的甚至是自己死于非命——为了打捞一本不留神滑入废矿井的《毛语录》，不幸溺死（又是“红宝书”）！

自己走向社会后所结交的好朋友，几乎家家都有一位上人死于“文革”。直到有一天，“死神先生”过早地走进了自己的生命中心，你想逃避都逃避不了。

少年时的“死亡意识苏醒”，不久就淡化了。但是这一回……罢了，也略而不谈了，都已经写入了自己的作品。

——正因为以上种种缘由，“文革”结束后，染上一身“死亡气息”的自己便认定：文革中的死难者，是人类灾难史上所有死于非命者中，最为悲哀最为绝望的不幸者！

遇：为什么这样说？

柳：因为他们到死都弄不明白自己是何而死？都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滔天之恶与巨大荒唐，致他们于死地！那时候，多少遭难者是在深深的自责感和负罪感中，满怀绝望心绪而自绝于生命！他们大多临死还认定：伟大领袖、伟大的”文革“，是绝对神圣的、绝对正确的，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而自己则是“人民的公敌”，愧对于天地，愧对于祖国，愧对于领袖，愧对于亲人！自己真的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所以在许多自杀者的遗书中，会无情（负疚）地谴责自己。遗书的结束语多为：“伟大的领袖万万岁！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万万岁！”

连傅雷这样的大学者，都没能逃脱这样的政治套路（思想局限），遑论他人、凡夫？

然而，却有一种不同于以上那些死难者的死难者，存在于那个疯狂至极、荒谬绝伦、颠倒黑白的时代里——笔者称他们为“理性的死者”，或曰：“赴死的智者”。无疑，其中之佼佼者、楷模者，便是你的兄长。遇女士，您是不是也这样认定？

遇：我哥哥是死者中的楷模者，这我承认。但我觉得，很多人在文革中的自杀或被杀，临死前还写了那样的遗书，或说了那样的话，极少数人是因为糊涂，但绝大部分人并非糊涂。而是生怕子女和家人会因为自己的死而倒霉，生怕子女因怀恨当局也死于无辜。所以他们死前才故意那样说那样写，是用这话让家人安静，是想让抓家人小辫子的恶者抓不到什么。此

外，他(她)死前还能写什么？当然，我哥哥不属于这类人，他留下的，是很有气魄的诗词。

柳：嗯，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谢谢大姐的启迪！您的看法证实了自己的一个观点：绝不能以简单的眼光看待历史。尤其是我们所亲身经历过的历史！

我们还是接着谈您的哥哥。不过，在此之前，允许我就“死亡话题”再泛谈几句，行吗？

遇：当然。很想听。

柳：死亡，是我们这颗星球，是全宇宙，及全宇宙内之生命体，都不能逃脱的最终归宿。所有有机物——从植物到微生物、到各类动物，都是依靠生命本能逃避威胁与死亡。很难说，从微生物到各类动物的群体，在面对死亡时，会产生出不同的态度。

但是人类不一样，因为人类是有思想有精神的高级动物。所以，在面对全宇宙全生命都得面对的同一个主题即死亡主题时，人却有着不同的态度抉择。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大众性的态度，或说精神本能反应（当然包括我这类凡夫俗子）——面对死亡时，是恐惧、战栗、逃避。当死亡真的降临时，我们都难免从内心最深处感到绝望、痛苦、悲哀，乃至愤怒、仇恨。感到命运的不公平，

人生的虚幻，生命的短促。有许许多多放不下的东西难舍难分！总之，我们是在绝望与恐惧中，完结生命；

二. 一时情绪化的态度——若在平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地恐惧死亡回避死亡。但是由于诡谲命运的安排。人们常常会陷于某种激情状态：如为爱殉情，一时之愤，一时的灰心丧气……总之，一时的情绪冲动，而欲结束生命。他们往往会在被救过来，或者刚下手时产生后悔情绪；有幸者可以重返人生；

三. 狂热激情状态——这种人的精神境界比较复杂。他们往往是某种教义或者主义的狂热信徒，坚定相信自己所信仰的教义或主义，是绝对真理绝对神明的化身。为了这崇高的教义或主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惜用“火与剑”消灭一切教义或主义的“敌人”，即剥夺他人的生命和信仰。这样的狂热状态甚是能持续一代又一代、绵延上千年上万年，只要人类还存在的话，只要某种教义或主义的信徒还存在的话。

甚至连有的教主也不能摆脱这样的境地。如：耶稣在西格马尼园的祈祷，和他在十字架上的绝望的呼喊：“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四. 智者的态度——其典型人物，在西方便是苏格拉底，在东方便是老子与庄子。他们的哲思已经达到了超凡脱俗的高境。他们对生与死的看法，已和我们这些凡胎肉眼完全不一样。故而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是一种平静，坦然（苏格拉底）；一种达观，虚静（老子）；乃至是一种幽默、诙谐（庄子）；

五. 觉者的态度——在智者的高境之上， 还有大觉之人，那便是佛陀的大彻大悟，圆满光明，安详自在。当然也可以把智者和觉者合为一体观之。可以说中国的禅者，是智者与觉者的完美结合的典范。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 更是洒脱自如， 幽默风趣； 真正地做到了游戏生死，来去自如的境界。

遇：现在才明白你的博克为什么叫“半佛半魔禅”了！ 高兴的是：我觉得自己就属于这个行列。 而且在“共识网”上， 我觉得有不少优秀作者、优秀编辑都属于这个行列； 甚至那已升天两年的总监王科力先生， 对于死，是相当超脱的。

【第四小话题——谈遇罗克】

柳：好，现在我们回归原话题：“文革”中的死于非命者：迷失状态的、膜拜领袖的、英勇殉“道”的、负罪感的、彻底绝望的诸多悲死者中，却极为罕见地出现了一种“智者型的赴死者”。毋庸置疑，你的兄长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位“里程碑式的赴死智者”。

自己所见有限。在有关你哥哥的诸多回忆文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郎郎的那篇《我所知道的遇罗克》。虽说自己和你的哥哥属于同一代人。但是同一代人中间又有很大的差异。如老三届，新三界，与再之后的我们这几届学生.....

所以说， 让我来谈论你的哥哥， 还不够资格。自己只想就张文谈三点观想：

第一点观想：张文中有这么一段：“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

真有长兄如父的感觉！在他博学、睿智、冷嘲、和智者的超然态度下，包含的却是一腔的柔情厚义。看了很感动！真的。

反过来说，又为你的哥哥有一位像你这样的妹妹而感到幸运。因为这几十年来，遇女士犹如杜鹃啼血一般的呼唤着：“智者不死！英魂归来！”

如今，“我们家那个小姑娘”已是古稀之年，依然在啼鸣不已！

我想，任何真正的思想者、精神创造者。尤其是极为孤独的、甚至被剥夺生命的思想者、精神创造者，能有你这样的妹妹，那就是一种幸运！

遇： 你这样说， 我就想哭了。

柳：想一想，人类历史上也不知有多少杰出的思想者（精神者），被浩浩红尘、荡荡岁月所淡化，所吞噬、所遗忘！

第二点观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的哥哥面对死亡时的超然态度。甚至敢于嘲弄狱吏！那可是要加重罪行的啊！绝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尤其是在“文革”那种极度高压的政治恐怖气氛下，在身带重铐、身处死刑犯牢狱的情形下！

张文：“由于遇罗克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 “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 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

还有：“遇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牢房里多数人是愁眉苦脸，而遇罗克却是笑咪咪的。” 如果没有高超于“政治对手”的智慧和自信，怎么可能如此去调侃、蔑视那个时代的极度血腥的“政治游戏”与死亡威胁！？

遇：其实，我直到今天都承认：张郎郎一直是爱哥哥、从心里是爱哥哥的。

柳：还有罗克那强烈的求知欲。基本上属于“死定了”的人，竟然还在那孜孜以求的（从各个犯人身上）求索各类新鲜的知识来源。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素质与人格魅力啊！

只在一点上，可以说他是“幸运”的——即他没有遭受像林昭、张志新等女性“政治性重犯”所遭受的可怕的人身侮辱（在人类各类狂热的“大神话”中，最为忠贞的往往是女性；而受害受辱最深的往往也是女性！）。所以说，后者的“精神异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是这一点点的“幸运”，使你的哥哥一直到生命被剥夺前，都能保持着理性的冷静。是不是这样？

遇：其实，他被迫戴半年背铐，也有去各单位被批斗时受的折磨，也等于受刑。

柳：第三点观想：自己不禁要问：你哥哥的这种冷峻，含嘲，超然，及思辨力究竟从何而来？换言之，他的精神资源究竟是什么？（犹如我一再追问林彪与林立果的精神资源是什么一样）。因为任何人的所思所言所行，必定都来源于他的精神素养，即精神资源。

我只能说你哥哥的这一种精神的高境界，除了来自天赋、长期受压的生长环境、丰富的个人阅历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那便是来自于他那注重理性哲思的学养与修养。

还是引张朗朗之文为证：“他……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

他的那篇传世之作《出身论》，写的是那样的冷静，平和，严谨。简直看不出，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恰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疯狂最为狂暴的时代！想想那年头的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各类“造反派”）的宣传语言，及所有中国人的政治语言，都是那样的火爆、狂躁、激昂、歇斯底里……

遇：你的评价太确切了。哥哥正是你说的那样的人。

柳：咱们到此打住吧。自己再说下去，又成为“王母娘娘的……”那玩意了。嘿嘿。哦，对了。还得做一个小小的结束语。那就是：在疯狂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同样，当我们反省那个已逝的疯狂时代时，依靠的还应是理性！遇女士，您的结束语是？

遇：我盼望看到你那自传小说的出版。盼望看到你更多的好文章让读者欣赏。

柳：借您吉言吧。这样，我们便回到了这场“对话录”的标题：以理性面对历史。

除此一路，别无他途！

2015年12月3日

雾霾、鸟屋、服装

一. 雾霾使东西方变为近邻

昨天一大早(2015.12.7)，阴云惨惨已十天的铅样天空，突然一片蔚兰，一兰到底地不见边际，太阳又自由自在地出现了，阳光普照。

疼了十天的右腿膝关节突然不疼了。这才又一次明白了维生素 D 的重要——阳光给予人类的正是这种最健康的维生素。缺少了它，人类就会得疾病。人为制造出来的各种维生素和氧气，或是人为的保暖措施，就算做得再好，但与大自然给予的，是无法相比、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

当天上午，高兴地去网上看德国新闻，首条是：中国于今天不得不命令 2100 家工厂停工；因风向于国内不利。

这才明白：如果无数大烟筒冒出来的浓烟，由于这天没风或风向只是自转的话，那么，毒烟便只能停留在一个个的城市上空，则这一天的雾霾，老百姓就会难于忍受。如果能刮东南风或西北风，才能把阴雾沉沉的毒气全部刮到别的国家去，才会有西欧二三个月见不到太阳的奇妙童话。

当初咱写《雾霾不是锅盖，它随风旅行》时，还真没想到风向的重要。

要命的是当天空阴沉沉不见底时，根本就没有风。那风，已不知跑到何处去了。

或是它偏要在人类需要它时，就不刮、而是要脾气地一动也不动。它象死了似地躲藏在不知何处，好象地球从来就没有过风。它就是要看看人

类怎样自处？我还真没想过风的脾气竟有这么大！

我本来想给朋友写封信，说说昨天竟是白高兴了，蓝天和太阳仅仅一天便没了。而今天，天空又恢复了往日的阴惨惨的面貌，没有一丝风地象块大灰布似地挂在人人的脸前。仿佛一切都那么心怀叵测，不知大自然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

可又一想，与其给一个人写信，不如写篇杂文给网站吧。

此时，右腿膝盖上捂着热水袋，一个字一个字地敲……

想起昨晚，忽然浓雾降临，几米外，窗外的树林都看不见了，浓灰灰的一片。还以为中国俗语说的“一雾三晴”的好日子即刻就要到了，怎么可能蓝天和阳光就只给一天呢？

今日才恍悟：昨晚的时间，正是国内的清晨，国内无法再一天地停工了。当清晨那浓烟滚滚而喷时，风立刻把它们吹到了西欧，送到了每一家的窗前。或是：风的力度远赛不过浓烟喷出的力度，那浓烟竟能猖狂到把自己的毒烟硬是送往西欧和各大洲。

以至这毒雾使得地球越来越热：西欧有的国家正在发大水；美国曼哈顿的海水涌上了人行道。北极南极的冰山快溶化光了，白熊饿得找不到食物。

而今天，毒雾所以象幕布似地停在天空不动，并非因为风躲藏了起来，恰恰是没完没了的浓烟不停止地游弋输送过来，使这幕布越来越浓重，以至于，连风都被挤得没了位置，都惊慌失措地吓跑了。正因为毒雾太厚，所以，太阳才二三个月露不出脸来。

感叹：雾霾使东西方完全变成了近邻，从来没有觉得这么近过。

近到：我这边的天空什么样，就知道你那边什么样。

一个国家想赚钱，想使国家富起来，起码得保证老百姓不被自己工厂的浓烟熏得都必须住医院吧？要是连这帐都算不清？

二．这小木屋是给人住还是给小鸟住呢？

新闻说：国内的外销产品，销售额比以前降低不少。

在我看来，一些产品是因为不了解西欧实情、仅凭想当然所造成的。

比如国内给林中小鸟造的小木屋。有的，还是可以，因为厂家如果严格按照德国方面的要求制做的话。但有的，完全是不了解西欧生活凭自己的想当然。

就说这用大纸盒包装的小木屋吧。打开那印得精致美丽的纸盒，乍一看，德国顾客几乎人人乐得惊呼一声：还从来没见过这等精致、这么美仑美焕的小木屋呵！

小木屋不是用普通木板，而是薄薄的三合板，用窄木条把三合板固定住。大小长宽都合乎尺寸：

1. 30 公分高与宽的整个小屋，每一面都涂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淡兰、淡粉、淡黄、淡青、淡绿……煞是多情，对林中小野鸟还从没人这么多情过；

2. 多情的事情还有：小屋前还造了小栏杆，象美国人的住家户一样，屋门前还有台阶，知道不可能一下子高高地蹦下去，否则就会歪了脚脖子；

3. 山墙上还斜挂着一架木梯子， 或是为了主人上树采摘苹果， 或是爬上屋顶通烟筒用的吧？

4. 另一边山墙还长着爬山虎， 绿色的蔓茎都爬到了房顶；

5. 屋前还有两丛花卉在生长；

6. 窗户挂着两边撩开的床帘， 有个小女孩正向外看.....

制作者一定在想： 这么美的小鸟屋， 掏钱的大人们还能不动心？

西欧有多少小野鸟， 必定能卖出多少小鸟屋！

可价钱不低， 因为太费工了。

我只见超市里这批货， 往多说卖掉了 1%。

我亲眼见有家独身女人， 是把这小木屋挂在自己的卧室里欣赏而非阳台上；她屋里可没小鸟。

买主如果是当装饰品， 或是幻想着自己死后能在天堂上给自己住的话，或许会买一个。

因为就连幼儿园的小孩儿都知道：林中的野鸟， 是闻不来油漆味儿的，也从来不认三合板的，更不知道那些人类才有的东西与花花绿绿的装饰品都是什么的干活。

小鸟只认它们熟悉的树木， 只习惯它们熟悉和喜爱的气味。它们需要的是最原始的东西。

它们在认准一个小木屋之前， 是要经过好长的时间反复参观和考察的，当它们真地在这木屋里孵出小鸟之后， 如果没发生过意外， 它们就几代几代地以此为家了。

鸟屋附近的环境、鸟屋的木材质量、进出口之圆洞的大小、 洞的高

矮、洞前能落脚的横棍之长短与高低，以及便于在秋天给鸟屋清理干净的后面的拉门，或是底部一块能活动的木板，不仅在鸟书里写得很多，当你自己实践之后，才会知道得更为了一清二楚。各种鸟屋的尺寸及圆洞的大小都是有学问的，都不一样。

从不读鸟书的人，却凭自己做为人类的想当然对待野生的小鸟们，费了这么多劲却赚不到钱，怪自己还是该怪别人？是否还应该再做一个金钱和金银宝石手饰品的保险柜，大电视和两套高级沙发，屋前再有辆高级迷你小轿车，买这鸟屋的人才会增多？

三. 做衣服不考虑西欧人的身材和式样

上面是说对待野生动物的想当然，再举一例是对待外国的民族服装及普通服装，也同样是不理解实情地想当然。

比如德国妇女的民族服装 **Dirndl**，基本是白色无领、宽袖撮袖口、可身的棉布汗衫，再配上颜色较深的紧身背心；裙子宽大多折，几乎长到脚脖，都有衬裙和围裙，棉麻布料的颜色和图案搭配得十分协调漂亮，背心的缝制尤其讲究。每一件都可以分开来和另外的搭配。不仅仅是节假日或休闲日才穿它，很多农村妇女即使在平时干活也穿这类旧衣服。

但由中国生产的这民族服装 **Dirndl**，竟然一夜之间全部变为超短裙了！白色衬衫也不再是长袖，或许制做厂家只是想着如何省衣料，如何更性感，

衣领大大地露着半个胸脯，不露出乳沟来绝不罢休。更丝毫不考虑如何保暖的问题，因为这种民族服装本来在冬天也穿的，不过是里面加件兔毛的衬衣衬裤和厚长袜子罢了，所以白色衬衫领口也不能过大。

“和你没商量”的德国民族服装，突然就彻底地革了命了，难道妇女无论年轻年老都该穿超短裙？就算这超短裙只是给年轻人穿的，可年纪大的妇女上哪儿去买自己的民族服装？难道只能学着自己做或去很贵的裁缝铺？但以前，到处都能买到自己可心的衣裙的，如今那时光竟然一去不复返了。

曾几何时，服装店的衣服都变了样：服装的尺码很多不考虑德国人的身材，走在大街上，放眼望去，无论男男女女，过去大方得体漂亮新颖的服装全不见了，代之的是紧紧巴巴、总觉得衣服都不够肥不够长；要么是袖子过窄过紧，或是过于松垮，更别说那式样的千篇一律，以及衣服的低等质料了。那模样，再显不出居民穿衣的舒服合身、大方雅致。尤其是：衣服不仅遮不住身体的缺陷，反而大大地显示出身体的缺陷。而在二十几年前，走在大街上的人们，可不是这副形象和神态。

别以为只要廉价，厂家就以为普通老百姓定会满足。

哪有这么简单的事！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希望能买到自己可心的服装，让自己显得年轻漂亮。哪怕是低收入者，其实更舍得花钱买好看的衣服。但如今，普通人手里不是没钱，却难于买到可心的衣服。在亚洲货大量进入之前，在各个城市著名的德国生产的服装连锁店里，无论是属于哪种收入的人，无论是年轻或年老，买不到可心服装的问题是没有的。

而这个问题不仅在德国，也是西欧各国的现象。

难道，生产服装比制造尖端武器还难吗？

又如国内的出口旗袍，命运也如德国的 **Dirndl**，一律变为超紧超短，似乎男人都得一见必爱地幻想非非，直流口水，让他们幻想着超短裙的里面是什么，让看的人个个馋涎欲滴、眼珠都转不动，生产厂家才觉得是成功了。

做服装，不是考虑如何让每位顾客能随心所欲地找到自己很满意的衣服；做服装，不是考虑如何提高人们的审美力和道德感；而是只考虑把人类分为三六九等，以为不是大阔佬就不必考虑他们的愿望与需求。孰不知，正是你看不起的占 **99%**的老百姓，才是最大的财源。以为那 **1%**真地能给你带来财富吗？今天的失败还不能说明问题？

我相信并非没有好的设计人员，而是故步自封的领导人仅仅为了节省布料和工时，算计那不该算计的小小成本，不去鼓励好的设计，而因此失去了自己产品的成功之可能；如果总是外行领导内行，绝对不会有好成果。国内厂家更应该学习的，是德国过去的服装厂，如何设计、制做与生产和销售的，这一条龙的整个作业，是必须学习和熟悉的。

无论是哪一类的领导人，若不知己知彼，是无法领导好任何企业和任何事业的。

想赚钱吗，它是门学问，想当然只有碰壁。

2015.12.8

小鸟的房子

下了一周的雪停了。太阳似乎要从铅灰的天空里挣扎出来。阳台和
对面的树林都披上了厚厚的雪褥，给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凭添了温馨融乐
的家庭气氛。落地大玻璃窗上，贴了活泼生动的窗花：各种形状大小不一
的雪花、美丽的外观不同的小房子、树木与松林、坐在鹿拉的雪橇里给孩
子们送礼物的圣诞老人。每当看那窗花时，人的心情就会立即变成孩子。
所以，汪汪就一年四季都舍不得揭掉它们，PIPI 一切也就随她去。

“看哪，”她正准备吃早点：“山雀夫妇又来啦！每次都在那横木梁的
右上角蹦来蹦去，提醒我们呢！看，另一对儿也来啦，在左上角蹦跹呢！”

“嗯。”PIPI 头也不回地站在咖啡机前，闷闷地哼了一声。

两人的心情都有些沉重，说什么好呢？一个多月前，他俩无情地又一
次把小鸟的两座房子全扔掉了！

和小野鸟的交情足有十几年的历史了，扔了房子又造新的，也有五六次
了吧。

“Kohlmeise”：白脸山雀，是 A 国最常见的小鸟，比麻雀要小许多；黑
头顶，黑脖，左右两边两片小白脸，淡黄肚，灰色的背，黑色的尾，小极了的嘴，
机灵灵的小黑豆眼，春天唱起歌来嘹亮清脆。它们不是候鸟，极恋自己的乡

土。当它起飞和翱翔时，快得就象离玄的箭；或许最早的祖先是在山岩上生活，练就了飞速神奇的本领？

“Kohl 是菜，Meise 是山雀。它和菜有什么关系呢？”每当汪汪问 PIPi 时，连他这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也说不清。

“或许，它春天唱歌时，就是应该种菜的时节？”

他们住在德国南部，一个地广人稀的旅游小城。那绿油油、起伏不平的田野，一望无际、巍峨的松林，古色古香的石子小巷，鳞次栉比、各有特色的小店，气宇轩昂的大教堂，山上峥嵘的大古堡，蜿蜒清澈、又宽又长的河流，给这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城，添足了古典和浪漫的绮丽气氛……

德国这最著名的旅游省柏杨，它所以是旅游胜地，皆因地势为起起伏伏的丘陵，而非平如镜的平原或陡峭横挡的高山。

那一望无际的森林、远山、云朵、农田、河流、房屋、果树、鲜花，天然地象一幅幅绝美动人的图画，无论走到哪里，都置身于大自然那波浪式的、高高低低的奇妙的构图中：既无高山阻挡视线，又无一马平川的单调乏味；邻国边境的雪山似隐似现，格外呈现出遥远梦幻的迷人意境。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或乡村窄路上，视野开阔，所有的美景尽收眼底，令人百看不厌、心旷神怡，不得不感叹柏杨省的景色实在是首屈一指。

那年他们来这里旅游时，发现每小时工资比北边高出不少，甚至连失业大潮都尚未降临，比起那些大工业城，竟象慢了十年！一切的意外让他俩立即搬家，又意想不到地找到了市政府刚盖好的新楼，阳台正对着一片松树和桦树林；另一面的窗外也与邻楼很远，视野开阔，远山、森林历历在

目。

能找到前后左右视野都美的房子，又住在最高的第三层，实在是太幸运了。最令人神往的就是客厅那又高又大的落地门窗，大玻璃从高高的房顶直到地面，那么富有浪漫气派。夏天在阳台上，种满了各色鲜花，衬托着对面的苍翠茂密的松林，配上蓝天和浮动的白云，傍晚是落日与彩霞；夜里，明月辉辉繁星烁烁，身在客厅里，每分每秒见到的，都是一幅万看不厌、魅力无穷的图画。

“根本不用挂窗帘，” 汪汪说：“离别人那么远，一挂窗帘就没有这幅画了。”

“以前，” PIPI 说道：“这里全是森林和小湖。二十年来慢慢地锯树开地，造了一座又一座的房子。周围这几片野草地，寿命也长不了啦。”

“死在这儿也值啦，” 她叹道：“要比死在养老院里可好多啦。”

“哪儿就死了？” PIPI 说：“我们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呢。”

不久她就发现：只要她一在阳台上出现，树林里的鸟儿们就唧唧喳喳。

“是在说我吗？它们在哪儿呢？”她想：“是因为我爱在阳台上弹吉他？”

小鸟儿们隐在茂密的树叶里，大鸟则立在高高的树尖上，每分每秒地注视着人类的一举一动。鸟儿们的眼睛最敏锐，它们立即感到了汪汪的黑头发黑眼睛，与那些黄发高鼻兰眼灰眼的区别。

由于鸟儿们总在议论她，她去买了一本鸟书，这才知道了许多鸟的学名、它们的生活习性、它们的歌声和特点……

于是汪汪和 PIPI 就时常叫道：

“看哪，一只绿背儿！瞧，它贴在阳台木顶上，扁扁的象片草绿叶子！”

“我今天在楼前的树上，见到一只那么漂亮的小鸟，美得简直形容不出来。”

“你看见红尾巴了吗？它的头和身子是黑的，尾巴是红的，一飞起来象把小红扇子，特好看！”

“今天有两只小鸟站在横木梁上，我赶紧躲开了，悄悄地瞧着它们，它们一来就噗噗地呼气，我查了查书，是叫黑樱桃。”

“那唱得最好听的是夜莺，可它长得象麻雀，只有嘴不象，还有点儿勾。”

“一天到晚唱得更响更绝妙的，是叫‘舌头王’：羽毛是麻雀的颜色，胖敦敦圆乎乎的，尾巴又短又小又翘。书上说它唱得象德国民歌。”

“那叫兰顶小云雀的，唱得也好听啊，比白脸山雀更机灵和小巧多啦！”

“可是唱得最动听的，还是黄嘴黑八哥呀！”

他们头一次见识了那么多可爱的鸟。而那些同样美丽的大鸟，是躲在树林里不见人的。夜里，如果穿过茂密的树林，能听见隐在密叶里猫头鹰的咕咕声……

只有乌鸦和喜鹊，白天在大片的野草地上寻找老鼠吃，再吃嫩嫩的野菜和草籽，吃饱了就站在最高的树梢上，与小鸟一起观察议论着人类……

“书上说了，” 汪汪说道：“鸟最关心的事情：是它们先要找到一个安全的、能避风遮雨睡觉的窝，往往也是能做窝孵蛋的地方。 书上还说：白脸山雀最喜欢住人造的小木屋。”

“你想给它们造个屋？”

“当然！你看这阳台前面那横木梁，那么高，那么长；再加上左右两边的纵木梁，那大斜木顶，这阳台上能放好几个各式各样的窝哪。”

“你先做一个试试，看它们来不来；它们都是野鸟，和人不近的。”

于是他们去「建筑之家」买了两块木板，又买了小电锯、钻眼机、钉子，汪汪就叮叮噹噹地造起了小木屋。做完后她左看右看，觉得不错；PIPI 也夸赞。她不想太招摇，就登上梯子，把它隐放在阳台斜木顶下的左边角落里。她听见鸟儿们开始议论了，有的已经故意飞掠过阳台扫视。

从此他俩就天天观察，看有没有小鸟愿意来住。好久她才明白：白脸山雀希望有人给它造房子，可又希望离人很远。她一开始就放错了位置：如果放在那根最前面高高的横梁上，圆洞窝门正面对树林的话，就不会苦等两年之久了。

当终于发现有一对山雀夫妇来拜访时，他俩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两年，整整等了两年哪！这两年里，要尽量保持阳台的安静、干净、无味、无烟无扰、以及种满了花草、老有鸟食和清水预备着才行！

“快趴下！爬着走！别抬头看它们！”汪汪立即变成狗，PIPI 也得变成狗，要是他们站立起来，刚刚驾到的山雀夫妇就会吓跑。

“什么事儿！”PIPI 从里屋往厨房爬着，嘟囔道：“你干脆挂上窗帘不就得了？”

这老大的玻璃窗，只能挂被单。对面没有人家，平时不需要窗帘。汪汪赶紧挂上了两条大被单。

然而，由于静等的两年中是从没挂过被单的，山雀夫妇见不到他们到底

在干什么，吓得竟不敢来了。

于是又撤下被单，一切必须公开和透明化，且又装作不去看它们……

原来，鸟也有心理学啊！

每到二、三月份，鸣唱的候鸟黑八哥，附近总有八九只，它们只要见到清晨的一丝曙光，立即就站在树林对面的这几座房脊上，忘情地高声歌唱，把人人从梦中吵醒；而其他的小鸟们就装睡、装睡，直到黑八哥们唱了又唱，曙光更亮了些，小鸟们才起床跟着合唱。

那时，即使被鸟儿们的歌声吵醒，人们的心里仍是感到多么幸福！

当第一批小鸟出世时，那是个大晴天，汪汪正在厨房里做午饭，只听PIPI叫道：“快！快！快来看哪！小鸟出窝啦！一只、两只、三只……七只！七只呀！”

汪汪关了电炉急忙去看，也忙不迭地惊喜地数着：七只！每一只都显得比父母还大还胖！因为它们都是绒毛，还没完全长出真正的羽毛，一个个滚圆圆的绒球一般，傻乎乎地看着周围的一切，那么天真无邪，太可爱了！

“我还得买木板，”她高兴地说：“这阳台上起码能造九个窝！”

“九个？你往哪儿放？”

“你别管，自有妙计。”

然而每晚回窝时，他俩就一起数：“怎么天天少一只？让大鸟吃了？”

他俩特意去查看鸟书：小鸟的存活率是 50%。

尽管是 50%，他俩还是想帮助它们延续后代。于是汪汪就利用阳台的每一个角落和可能，直够到人字形尖顶的最上面的那根木梁，她把梯子架到大木桌上，登得更高，树林的鸟儿们都瞪着眼睛，观看这难得见到的“大马戏团”，看女团长那精湛的表演。上上下下她不知多少次，PIPI 在下面扶着梯子、仰头看着她心惊肉跳。

“十一个！一共十一个窝啦！”

“在哪儿啊？”PIPI 只见到了五个。

“看，造得好吧？好到你都找不到！”

“要是你为这摔残废了值不值？”

鸟屋与圆洞的高矮大小与尺寸，都是有学问的。尤其是圆洞的尺寸，精确到以厘米计：太小，山雀进不去；太大，别的鸟儿进去占住了。林子里年年在锯大树，小鸟们都感到人造小木屋是最保险的了。这一年，红尾巴占住了最高顶梁用苇叶编的小窝；夜莺住了最右边木梁外侧小小竹篮的窝；PIPI 屋外的后窗左右两侧，挂了两个洞眼小一圈的小木屋，让兰顶云雀占住了；其他的几个小木屋和小窝全是白脸山雀入住了。

“一到春天夏天，我连阳台也不能去了，”PIPI 咕哝。

“为了小鸟，你就得牺牲。”

一到十月份，小鸟都已长大，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按照鸟书，秋天时必须将小木屋清理干净。PIPI 从来不喜欢做清理的事。谁让汪汪张罗得厉害，

只有她一年年地清理。

“窝里真干净啊！”每到清理时，她就叫 **PIPI** 过来看：“你看，它们絮得活像席梦丝软床，都是用最细最软的细草和鸟毛铺絮的，四周是草，中间是圆圆的，软软的床，一点粪便也没有，干净得出乎意料！”

“鸟妈鸟爸随时就叼出去了。”

然而，汪汪过敏的皮肤，脸、眼和身上立即痒起来。一定有种肉眼见不到的极微小的跳蚤。每次清理完毕，她就赶紧去热水淋浴，换洗全身的衣服。

令她无法忘怀的是：有一年夏天，他们去外国度假一个月。回来后，他俩丝毫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秋天时，当她打开木屋的盖顶又去清理时，把她吓了一跳：每个木屋里都死了三四只还没出窝的雏鸟，内脏都被吃光了，时间太久，都干枯了！

她惊骇得心都跳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PIPI 也愣了。他定了定神才说：“是红尾巴？它们一直吃小白脸的醋，总嫌它们住的太好。只有它能进去？”

“不懂鸟语呀，我们一回来，它们一定告诉过我们了，我们听不懂啊。”

直到有一天，汪汪亲眼见到了那羽毛漂亮的啄木鸟扒在木屋上，将长长的尖嘴和头伸进圆洞里时，冤枉的“红尾巴案件”才算真相大白了。

怎么办？你不能每分每秒守在阳台上啊。苦思苦想、急中生智，她用超市买水果的透明塑料长方盒安装了“过道”，等于是两道洞门，这才解决了问题：啄木鸟不啄塑料。

当他们真地接近了小鸟之后，才知道每个小鸟就象人一样，相貌、声音和体形都是不同的。虽然都是同一种鸟类，但仔细看，都是有区别的。

那天，她与街道对面的邻居聊天，有大房子和花园的女主人说道：

“我好伤心哪，黄嘴八哥在我们房檐下做了窝，孵出了四只小八哥。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啄木鸟把它们一个个都吃了内脏，我又没办法轰走它！那对八哥伤心死了！我再也不希望它们在我房檐下做窝了，买了铁丝网全挡住了，什么鸟也进不来了，省得再伤心，不卫生和吵人都是其次！”

咔、咔、咔.....刺耳难耐的锯树机声响彻云霄，粗壮的大松树正一棵棵悲壮地倒下。

近年来，大财团都去东方开办工厂和企业，西方的大中小企业关闭了一家又一家，失业者一年比一年多，早已不都是兰领了。

各省市都是赤字连天。就连这五万人口的小城，也难逃厄运，仅仅几年光阴，由几个失业者已增至二万几千人，占了全市人口的一半。市政府缺钱，锯光了大树、卖地皮、盖房子出售。大财团去其他国家购买更便宜的农产品，德国的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只好陆续出售土地。草籽累累的天然草地，变成了地毯似的只供观赏的家庭院落薄草皮，也不等草长高就割、割、割，没了地老鼠、没了草籽、没了野菜。

“万一发生战争，”汪汪担心道：“德国人将没的吃。”

“环保网站一再说，草坪不应该割得太勤，”PIPI说道：“一再说应当让草长高些，有了草籽，让鸟能有食源；可我发现没有一家这么做。”

“私人园丁早都不见了，都变成了注册经营的，一两个人搞好多家，比私人园丁便宜很多，他们就是这种干法，根本不想鸟的事。时常干旱爆热的夏天，他们照割不误，草皮都被晒死，他们也无所谓。”

“即便是房主管理庭院，也不考虑小鸟的利益。前面的花园街，我只见到一家是不勤割草的，那家夫妇俩是医生，一定对鸟类有些常识。”

“你发现了吗，以前我们见过的小鸟，渐渐地全没了？连麻雀也不来了，这才几年哪？”

“猫头鹰没了，好多大鸟没了，连啄木鸟都快绝迹啦。做窝的地方找不到，缺少下一代；大鸟没的吃，就吃小鸟，一代代地全没了。”

“那天我路过几棵大槐树，看见乌鸦要去吃窝里的小喜鹊，被喜鹊妈拼命赶走了，连林子里的乌鸦都少多了，只有喜鹊倍增。我还看见三只喜鹊围攻一只小山雀，我扔了块石头把喜鹊吓跑了。”

“你要是把喜鹊打死你还受罚呢，有动物飞禽保护条例。其实，小鸟连一半也存活不了。”

“那本鸟书是三十年前写的啦。没了树林鸟怎么活啊？”

越来越少的黑八哥变成了独唱家，再也听不到小鸟们高兴的伴唱了，再也听不到那迎接太阳的忘情的大合唱了。

由于小鸟们逐年的消失，十一个鸟窝大多都闲着，汪汪只有再登高爬梯地一个个撤除。最后只留了四个：阳台的横梁上两个，PIPI的后窗上两个。

又是春天了。才二月初，雪还没化净，候鸟黄嘴黑八哥从远方一到，立即鸣唱，告诉大家春天开始了，在唱问：谁是我的好太太？

谁唱得好听谁就能得到好太太，山雀爸爸也响亮地唱了起来：“我有好房子呀，我有好房子呀，我们祖孙八代都在这里繁衍的呀！”

一年一代。汪汪断定：鸟爸唱的就是这歌词。书上说小鸟最多能活四、五年。它们每天平均吃 280 个害虫。它们的乡土范围就是两公里之内。她每次步行去小超市买菜时，只要她一走到楼下，在她阳台上出生的小鸟们就欢快地跟着她飞，故意地用独特的左右翩肚的姿势展示它们的友好，或愉快地鸣叫着在她眼前反复地飞掠。有时两只，有时一群十来只，太少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这些？总该有几十只才对呀！正如书里所写：再远些它们就不飞了，站在树梢上目送着她远去……

春天絮窝时节，PIPI 每次都叫道：

“看，它嘴里都叼满啦！”

那小小的嘴里竟能叼住满满的长长的软草，将它小小的身子都隐在了草后，一幅实在稚气可爱、勤劳奋勇的图画！每次小鸟都骄傲地先立在横梁上，向你显耀它们要当父母的幸福和骄傲。它们无数次地飞来飞去，一趟又一趟，直到把窝里造得舒服和满意。那时它们给予他俩的享受，绝非一两句话能道得清的，什么秋天清理时的跳蚤啦、感染啦、登高爬梯的危险啦，都丢到外星球去了。

它们最不怕人的时候，是小鸟从蛋壳里一孵出来，鸟妈立即给出某种喜讯，只见鸟爸快速前来，上下飞窜地箭一般地来回送食；那时你即使坐在阳台上，甚至仰脸朝它们看，它们也不再害怕。当几只小鸟都孵了出来，鸟妈鸟爸更加频繁地飞来飞去地送食，每到那时，幻都在一角架起的木托上

放一大盆清水。多年前的小湖小河早就干枯了，小鸟需要水：喝和洗澡。她也曾因溺爱，磨细从鸟店里买来的花生米，小鸟们特别爱吃。后来她发现，七只小鸟出世已成绝迹，鸟妈知道孩子们都活不长，就只孵化一两只完事，独生子女的自觉性比人类做得还好。那以后她就只供应清水了，觉得还是应当让小鸟吃害虫才对。

有一年初夏，阳光明媚的中午，四周很安静，她坐在阳台上给频飞送食的鸟爸鸟妈弹吉他，弹她心里的即兴曲。令她惊讶的是：那鸟妈食也不送了，竟独自地在她眼前翻飞舞蹈起来，小肚皮一撅一翩地上下环绕着飞啊飞，把她乐得边笑边弹！鸟妈是向树林里的大鸟们炫耀呢，还是误把她当成太会唱歌的新鸟爸了？难道鸟妈想改嫁和自己结婚？

是啊，鸟妈能找到一个会弹琴会造房子、会登高象演杂技、又会轰走乌鸦与喜鹊的巨无霸丈夫，可是天外奇谈呢！然而让她最恨的是：三四只大喜鹊拉开了架势，已经在房前院里的树上等着围捕鸟妈了！

多年一晃而过。喜鹊和乌鸦越来越多，小鸟越来越少、简直屈指可数了，绝大多数鸟类已绝迹，仅仅剩下二三种了。伤心！以前，这里的小鸟哪数得过来呢？

又是秋天了，汪汪一年比一年地不想清理鸟屋了。可是不清理又不行，鸟书上说得很明白：白脸山雀不会在旧窝里孵化小鸟的。何况清理之后，也是冬天它们睡觉的地方。

“网上一再说，”每到这时，PIPI 就说道：“鸟窝里有种细菌，很感染人，会进入肺里，会感染发炎，甚至有生命危险。为什么你每次都痒呢？就是这

细菌闹的。这种细菌只在鸟窝里才有。你登那么高，又没保护措施，万一摔下来值不值？就为小鸟？”

“那为什么你不做呢？”

“我宁可没有小鸟，也不做。”

于是他俩叹气、讨论、又叹气，最终决定扔掉最后的小木屋，不再清理，以后也不再造新屋，与小鸟一刀两断、决心铁铁地一刀两断！

每一次都把两个木屋立在庭院前的公用大垃圾桶边，等那有房子有树木的房屋管理员见到时，回回都高兴地把两个鸟屋拿走。

那两天，两对鸟夫妇就跳蹦在它们的房子上，可怜地整天叽喳不已，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管理员一手俩房子地提起来。

“我房后有片树林，”管理员说道：“你有多少我都能挂在树上。”

“可秋天你得清理呀。”

“没问题。”

次年初春时，两对小鸟夫妇上窜下跳地寻找它们的木屋，怨气汹汹地飞到他们的头顶上，又趴在玻璃窗框上朝屋里张望，甚至故意地飞到花盆上……它们忍耐了一冬，每夜是在尖顶木梁上睡觉的。这时认真地抗议了：

“我们要生孩子了，还给我们房子！那房子是我们的！”

它们认定了这里，你轰都轰不走了！

几经叹气和讨论，他俩只好又开车去「建筑之家」了。一路上，他们不满又无奈地叨叨着：

“松树好树都被锯光了，哪棵树粗壮锯哪棵！护林人就是这么护的？”

“很快,连乌鸦和喜鹊也会很少了。”

“从不见绿党在国会上做鸟类锐减的报告。”

“你没见大松林里被砍伐得狼迹一片?”

“这世界的趋势,又不可能关起国门来过日子,就连小鸟也跟着倒霉。”

“我们是在给喜鹊造木屋呢!”

“冬天供食、夏天供水、秋天清理,能有几只活下来呀?能有一只活下来就不错啦。”

“去年春天,鸟爸唱了三大回歌,因为每次鸟妈去找软草时,就被喜鹊吃了。鸟爸唱了又唱,又骗来一个外地新娘;半个多月,它就结了三次婚。”

“咱们总有死的那天,它们可找谁去呀?”

“你反正是不清理也不登高的,是我死了它们可找谁去呀!”

那年秋天,他们下了决心又一次扔掉鸟屋之后,次年春天,无论两对鸟夫妇怎样寻找怎样鸣唱,他们也提醒自己不能再动心。汪汪绝对不想再登高爬梯了。

“这一年得硬下心来,”她提醒 **PIPI**:“明年就都过去了。”

“它们本来就不属于这里,”他倒不用提醒:“它们是属于树林的。”

又一年的春天,没有小鸟再来寻找小木屋。

渐渐地,它们不再来阳台上拜访。

又过了二年,汪汪为了防止啄木鸟吃窝里的小鸟,又不想用半透明的塑料盒做过道,她发明了一种深造鸟屋,自己设计兼制做。那是她在鸟屋

洞对面的两条三角线上，在一角，横插一段竹筷子，与窝底有段距离，小鸟可以自由地飞进来落在横棍上，又可以自由地飞出去，而啄木鸟尖尖的长嘴再也够不到窝里的小鸟了。

“真正造鸟屋才该这么造呢！”当她在阳台上做完它时，心里无比的愉快。

她再也不想登那么高，只挂在 PIPi 屋子的窗边，在屋里就能看见。

“不要动它，”她对 PIPi 说：“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等，看小鸟是否接受。”

直等了大半年，小鸟们观察又观察，考查了又考查，进去试了又试，终于知道这是最为它们着想的好房子了。2015 年的 12 月份暖得出奇，黄色的迎春花竟然开了！每当清晨，当 PIPi 趟在床上听见小鸟用嘴在窝里蹦蹦跳跳地开始絮窝时，他就高兴地向汪汪报告：“小鸟又絮窝了！”

“难道这鸟房子不该得诺贝尔发明奖吗？哼！”汪汪生气地说。

一定是祖辈相传，一代又一代的小鸟们都知道这段历史。因为总有小鸟偶然飞到阳台来看看并唧喳几句：为何大木梁上仍未出现出现新的小木屋？为何不多造几个？

它们仍旧每时地站在树梢上，观察和议论着无法理解的人类。

2015. 12. 14

【作者后记：至 2016 年 12 月底，德国鸟类以及鸡鸭大量死亡，很多鸟类几乎绝迹，成顿成顿地被火化。是否有人在树林与田野里大量撒了灭绝鸟类的病菌，不详。】

意大利人为何愿意改信伊斯兰教

瑞士著名网站“20 分钟”报道：2015 年在意大利，有 4000 名意大利居民改信伊斯兰教，而且，这个数字今后只会有增无减。

至于其他西欧国是否也有此现象，文中未提；虽未见过相关报道，但可以设想，其他西欧国肯定也有。

为何如此？

一是因为失业。

意大利与其他欧盟国家一样，失业人数不仅未能减少，且逐年递增。人一旦失业，如同国家的废物，无论你过去的职业高低，无论年龄大小，地位便一落千丈。笔者在“共识网”连载至今的自传小说《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一书里，对于失业者的心情与境遇，未加掩饰地如实道来：无论你过去所受过的教育及所从事的职业有多高，劳动局（现名为“职业中心”）分配的任何工作，只要你第一次不去报道，失业金立即减少 30%；若如此三次，你便与劳动局彻底无缘了。甚至你也不属于与劳动局如双胞胎的“社会局”，因为你身体健康，没有可以不工作的医生证明，社会局照顾的是年老体弱不能工作者。

所以，在“流浪者之家”里，若有人说他过去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或说他过去是位医生或律师，别以为他是在说谎。

亦因此，啃老族也人数大增。

二是婚姻没戏。

哪一个美貌年轻的女子，肯嫁给一位失业者呢？如果有，也是极其少的。甚至因失业而离婚的倒是不少。改信伊斯兰教的很多意大利人，多数是未婚或是离婚者。他们对大量涌进西欧的女战民抱有幻想，因为很多女战民愿意通过婚姻，盼望顺利地得到居留。但男方若不改信为伊斯兰教，女方是不能与之结婚的。

西欧人在这方面比中国人想得开，遵从伊斯兰教的种种有关婚姻的规定，对于他们来说，都乐意从命。只要他们能有个温暖如春的家庭，无所谓信哪个教；何况欧盟各国对战民如此地博爱，自己也看不到前景有什么不好。

甚至，万一将来能与太太一起勤劳致富，只要第一位太太同意，还可续娶。多生几个孩子有何不好，西欧各国对儿童的福利金都不低。学习阿拉

伯语有何难？有个太太在家就是好老师。甚至，孩子从小就跟着父母学双语，比别的孩子还多了一样本事呢！何况，穆斯林妇女愿意生孩子，可不象西欧或俄国妇女那样太有个性就是不想生。想当爸爸的越想越乐，纷纷改信宗教，美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招手呢！

三是寻求温暖。

难道，那打儿时起就深植心中的天主教或基督教，那每年所有的节日都是与上帝有关才诞生的快乐，就那么彻底地弃之一旁了吗？

其实，即使战民潮尚远未开始时，西欧人退出教会的就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只要你有职业，无论是哪种教，都要从你的工资所得税里，每月给教会上交 10%。

但，失业大潮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这个上帝到底能帮我什么？我每月给他钱，还不是照样失业？

一旦失业，再进入教堂去做祈祷，突然觉得别人因知道了自己是个失业者，那目光立即变得生疏了，而这感觉竟是如此地凌厉冷酷，直刺进自己的心里，深深感到一落千丈。

正是如此，还不仅是失业者因收入大减而不再去教堂、不想再上税，更大的原因是：再也感不到原来熟悉的人们的温暖目光了。

而有人告诉你，在清真寺里，你感觉不到这种刺人的陌生，完全相反，他们见到你加入一起祷告，眼睛里流露的是欢迎的光，是热诚的光，不信，你去试试！

一传十、十传百，就象一条火线在流动，那信了新教的美好感觉真的

是第一次。何况，多少人希望你与自己的姐姐妹妹结婚！

这，与原来老教友们感情的冷变，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呵。

至于是否每天去清真寺祈祷五次，因人而异。对于新加入者，要求每天祈祷并不严格。但是必须以你个人的经济条件，给教会随意捐款。

反正失业者在家里呆着也是烦，有的人觉得，不如去清真寺聚聚乐乐。也有的，去参加了 IS，甘愿去战场作战。

网站“20 分钟”写道：改信伊斯兰教的西欧居民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在书店里，平均每天出售 60 本《古兰经》。有的买它，并非因为改了教，而是因为好奇，想知道书里到底都写了什么。《古兰经》有全世界各国的语言译本。

至于西欧其他国家，为何对此改教现象闭口不谈，唯有瑞士予以报道？确实值得深思。此文很快转发到其他各国。

本小城，圣诞节那两天，涌进战民二万；其他天数，每天是三千或四千有时是七八千不等。

甚至，到底有多少战民已进入德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似乎是缩小不少。

笔者想，人们所以改教，是否也有另一原因：在战民每天汹涌进入西欧各国的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意大利（西欧）居民，从长久的眼光看未来，觉得还是变为穆斯林的身份更为保险？

2015.12.29

偷窃的艺术

最近德国警察局逮捕了一些惯偷，绝大多数来自 W 国。

警察局对那个公认的头领说：“如果你能把你们如何受训练，如何去偷窃的实况讲给我们，我们会从轻发落。”

其实，这种训练绝对不是一个国家才有，很多国家都有。

下面就是那头领的讲述——

一．以铃铛响不响为毕业标准

那些穷困的流离失所的孩子们，是我们主要的培训对象。

尤其是手指细，动作轻的，便作为主要的行窃者来培训。

在屋里，我们用一个穿着衣服的标本，在每个衣服口袋里都挂有小铃铛，当

偷窃衣袋里的钱包时，如果有一个铃铛响了，那就是不合格；一直练习到铃铛都不响，且动作准确又快速，那才算合格。

亲热地张开双臂拥抱你一下，便可让你脖子上的项链失去；弯一下腰就可让婴儿车底部放的钱包失去；擦挤你一下，你衣袋里的钱包便没了，这当然是要千百次的练习才能做到的。

练习的次数越多越熟练，直到“毕业”，可以去大街上执行任务时为止。

二. 衣着名牌合体又价钱不菲

别以为小偷一定是穿得破破烂烂，完全相反，我们上街是要给人错觉，个个都穿得光鲜得体，且很时髦；发式无可挑剔，服装都是名牌又价钱不低。在别人眼里，我们的外表不仅不是小偷，相反，是出身不错家境富裕的旅游者或宠儿。

正因这身光鲜外表，你才能与别人接近和搭讪，被窃对象才能上勾。

如何观察你的对象？首先要看对方有无戴值钱的戒指、项链等珠宝首饰，才能估计出他（她）钱包里的穷富。

重要的是：我们去距离自己的居住地点很远的地区作案，甚至越远越好，这样那里的人们才不认识我们；往往是从这个国家去另一个国家。

我们的团伙不仅有男人，也得有女人，这样才能遮人耳目。

三. 哪些部位是最容易偷窃的？

最容易偷窃的是母亲推着婴儿车。因为很多母亲专门把钱包藏在婴儿车底部的网袋里，与婴儿用的杂物放在一起，以为那里最保险；或是钱包放在布袋里，挂在车的扶手上。

这时你上前搭话，夸她的孩子多么可爱；或是你自己的东西掉在她的车边，装作俯身拾取东西，就那么一眨眼间手到擒来。

至于随身带的钱包，没有与人的身体碰触，钱包到不了手里。

四. 如何运作整个偷窃过程？

最好的场所是游乐场，或是节日的大聚会大表演，或是人人爱去的圣诞节市场。聚集的人越多才越容易成功。

独自一人偷窃是难于行事的，必须迅速转交给团伙的其他人，转交几次后，证人与警方才无法发现谁是窃手。

第一人偷到手后，立即给与第二人一个信号，第二人将所窃之物迅速传给第三人，一般传给到第四人，而且被窃物很快远离了作案现场，财物转移才算安全了，警察或眼见的证人才无可奈何了，然后再继续行窃。

一天偷 5000 欧元并不难。

=====

笔者看到此篇报道，等于上了一课。

人们，小心！

2015.12.30

2016.1.1.德国新年事件

德国最初的方案——凡是住在市政府的房屋而超过了居住面积规定的居民，应搬出去让给战民居住，当这一设想很难实行之后(请参考笔者所写《战士们已进入心脏》一文)，当学校、仓库、大会议厅、空店面、私人旅馆等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满了战民之后，自此，德国就在大面积的空地上，在加紧盖着很多简易房，每个面积很大的简易房里一排排的全是简单位单人床，如此地将战民们安排居住在一起了。

至于那许多空了很多年的楼房为何不装修？政府当然仔细核算过：一是附近没有可以工作的单位，一般离公车站及各个局都太远——若非如

此，那些楼房也不会都空着多年了。连有汽车的德国居民都得远离此地，又何况没有汽车、必须学习语言、等待居留的战民呢？

笔者猜想：或许，政府还有另外的想法——很多简易房盖在一大片空地上，战民居住得比较集中，更便于加强管理？但是否又会成为比利时那样的“坏事百生”的难民村呢？

然而，新的问题就由这简易房而滋生了。

一. 同一座房子里的战民有好几国好几派

假如仅仅是小吵架，也就罢了，但有时是打真架，动武又流血。尽管德国新闻不愿多报道这类消息，但偶尔还是不得不有所透露。

出于什么原因呢？一是没出国时就有的民族仇恨，现在楞让他们住在一起，天天你看我我看你，进进出出同一个厕所，在同一个池子里洗脸刷牙，吃同一大锅的饭菜，不是越看对方越有好感，而是越看越不顺眼，越看心里的火气越大。

而当初在德国的热情感召之下，战民们万万也没想到竟是与仇人住在一起，原以为一到德国，就能象德国居民一样，有自己象样的自由自在的住处。

虽然管理人员尽量地把他们合理地分开来住，但由于每天涌进德国的战民太多，简易房仍嫌不够住，管理人员太少，不发生大问题一般是顾不周全的，所以才会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

在德国这块国土上，来者不是“战民”这二字包括得了的，而是好几

个国家好多对立派别的战民一起进入德国报道。而这许多派别的战民从来也没想过与谁和解，永远认为自己最正确，这就意味着以后的大热闹。

二. 集体居住是在制造着邪恶与仇恨

笔者写过：最早（第一批）来德国与西欧国家的战民，是有快消息来源又有钱的人，在德国，他们最先居住在私人旅馆里。旅馆里的设备与居住条件，当然比战民营好太多。

老板乐得让战民居住，是因为可以一劳永逸地从市政府汇来稳定的收入，再不为客户的有无发愁。

但凡是能安排战民的旅馆，都住得满满，无法再安排了。

我亲眼见过几位战民走在大街上，自己想找到比较满意的住处，按这个房子的门铃，又按那个房子的门铃，没有人应声没有人开门，而失望地又向前走，继续地按着门铃。

他们还不了解西欧的国情——一切都是在按照秩序运行；就算有空房，这么冒失地按门铃也不会有人开门或应答。若是这么容易就能找到住处，笔者在《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里，也不会两次交出那事先就说好的不会退还的 900 马克押金，也不会麻烦德国女友为我打了无数次的电话才终于与房主约见了。

尤其是：当战民们得知：即使半年后得到了“容忍居留”，也只能继续居住在战民营里，直到成为长久居民，还得根据德国的现状，才能有或许较好的居住条件的可能。德国说得更具体：起码得在战民营里居住四年。

四年？这简直是令战民无法忍受的。战民营里根本没法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任何动作与表情都被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偷窃、打架、拌嘴、脏乱吵；现金太少，吃大锅饭早就倒了胃口，没有女朋友，看不到希望，自己成了最下等人……而德国反对战民和欧盟的党派如 AVD 和纳粹党却越来越强大。而四年以后呢？自己的祖国已是一片焦土，千辛万苦地跑了出来，还能回得去吗？

就是在这种无望的心情中，战民不是感激德国救了他们，不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是想用邪恶的心情搞恶作剧。

2016.1.1 的新年之夜，当新年的灿烂礼花一次次地升上夜空时，在著名的大城市科隆，那全世界著名的双教堂前的大场地上，聚集着一千多名各国的战民，皮肤的颜色是黑、棕、黄不等，此时他们突然联合起来了，他们起哄地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不相识的几位女士——德国人、日本人或其他国家的女士，有的年轻有的中年甚至有的是老年，总之，不加选择地赶上谁就是谁了，女士们被这一千多名战民围得风雨不透，在他们的起哄和邪恶的欢笑声与口哨声里，随着礼花升天的灿烂色彩和砰砰砰的声光中，她们的下身被战民的手伸进裤子乱摸乱抓，钱包被偷，有的甚至被强奸，而紧紧围住她们而战民们是集体的哄笑。不远的几个警察，竟然无能为力地去救她们！或是：连警察在那一千多人面前，都感到自己的孤独与力不从心！

自 1 月 1 日以后，去警察局报道那天受辱的妇女，越来越多；至笔者写此稿的 1 月 5 日，已有 99 名各国妇女，去了科隆市警察局报道自己那天受到的威胁、污辱与迫害。

而且不止在科隆市，在一月一日的夜里，还有大城市汉堡和斯图加特，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至1月7日，在这三个大城市共有200位妇女去警察局登记，述说了内容相同的事实经过，有更多的受害者钱包与护照被偷。

或许还有些妇女因怕羞耻而不愿意去警察局登记。

这足以称为“2016. 1. 1. 新年事件”。笔者在德国生活了三十年，头一次看到这类事件。

为何这三个大城市的战民行动如此地一致与统一？

是否有人利用手机电话，特意地组织了这次事件？

直到今天1月7日笔者在敲打着文字时，这新闻，仍在每日德国新闻版的首页赫赫在目！

德国法律部部长、德国警察局局长，都异口同声地发言：“这，简直是从来没有过的丑事！这！简直在德国是从来没有过的丑事!!!”

德国女总理表示“意外”。

而这次事件的巨大影响，无疑会使得右翼对立党更加强大。

为什么会产生这从未有过的丑事？还是让自己的心情冷静下来吧。

中国俗语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其实，请神容易待神更难。

神，当然是指人。假如你有过几次招待远方客人来家住或去人家住的经验，绝大多数人对于请或被请的结果，都没有好的感觉。而这不满意的结果竟然是双方的，并非一方的。其结果就是：请人容易待人难。难的症结在于：请的一方与被请的一方，幻想不一致。

比如说，你请的是自己很爱的母亲，双方只想安静地好好聊聊天儿，诉说离别之情，则双方很容易满足，只希望下次能再这么聊得甜蜜和知心。

但假如请与被请的，不仅是幻想很有差距，连所受的教育、所生长的环境以及所爱、所恨、所想、所愿也都很有差距，就如同德国与如今的战民一样。

至于说请战民来是为了更便宜的劳动力，但在德国无数企业的关闭之下，工作位置又在哪里？更甭说语言的困难，光听就得听两年，才能听得清对方讲了多少个词汇，更有语法与书写及说话等等的难关需要努力勤奋地克服。

这次事件更清楚地显示出：警察太少不够用的德国实情。但多少警察才够用呢？

而这“新年之夜事件”仅仅是个开始，今后呢，还会发生什么，谁知道？

2016.1.5-7

“新年事件”的连锁反应

一. 去警察局登记的妇女越来越多

如果西欧不把千百万的穆斯林战民请来居住，穆斯林国家上千年来对妇女歧视的严重问题，西欧人并无亲身感受。就算早已知道那些国家男人对妇女的歧视，也似乎是遥远的《天方夜谭》，无关自己切身的痛痒。

尽管早已有土耳其居民在德国居住，但“新年事件”里表现出的种种恶德，还从未在土耳其人身上发生过。无非是绝大多数土耳其家长们，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与德国人结婚罢了。在从头到脚妇女必须蒙黑布袍的规定上，在土耳其本国也已经绝迹了。

所以，德国人对于穆斯林国家深入骨髓的恶习与教诲，是千百万战民到达之后才渐渐有了体会的。

2016.1.1 新年事件引发的的问题，象一长串望不到头的“二踢角”，从一月一号炸响到今天，越响越长越烈。

在德国，东西南北已有十几个城市、已有超过三百多位妇女及未成年少女，去警察局登记，述说了与科隆广场同样的遭遇经过。还不仅仅是在新年之夜，有的是在所居住的城市，在大街小巷里或寂静无人的停车场里、或没有行人经过的安静之处，所遭遇的突然袭击式的侮辱、抢劫或强

奸；并对警察的不作为与保护不力极为不满。更有很多中轻年妇女及少女，去警察局登记是述说在平时欢聚的迪斯科舞厅，如何遭遇每每一下子涌进来五六百位男性战民，对她们进行围攻式的人身侮辱、动手动脚，甚至在厕所遭到强奸，居然没有舞厅人员相应的保护措施，过后去警察局登记，却得不到应有的答复与对待。

尽管，由于新年事件，那位科隆警察局局长已被解雇，但却没有记者去采访他为何不作为，为何如此？笔者想：如果他真能够畅所欲言，肯定会揭示出令人吃惊的事实，肯定他是有一肚子苦水。因为，他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怎么竟是德国各警察局的普遍行为呢？是什么使得他们如此？

如果用失去原则性来表达对战民的友好，却是不保护居民来讨好那些应当受到惩罚的罪犯吗？

德国的法制，颠倒到了这种程度吗？

是否德国的政治家们，集体受到了“邪恶外星人”的无形钳制？

在新年当夜放礼花的钟点，不仅在德国发生了对妇女人身污辱的丑事，在瑞士、芬兰、奥地利、瑞典等国的一些城市，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瑞典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广场上聚集着一千多位战民，对看礼花的妇女动手动脚，但周围的武装警察却立即对她们进行了保护，毫不迟疑地将罪犯拿下送往监狱，平息了这次动乱。难道，唯有瑞典没有“邪恶外星人”的钳制？

为何在同一时间， 都是在看礼花那个钟点统一行动？ 难道会是巧合吗？难道不是 IS 在西欧国家的一次演习？不是 IS 对自己号召力的一次试验？现在 IS 还不想对西欧国家武装暴动，但他们同样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指挥作战呵！

假如真的是如此，那么 IS 这次是成功的。难道西欧各国不感到害怕？

然而，德国新闻报道说： 还有一千万非洲人在路上，正在满怀对生活的热情幻想，就算徒步行走也得奔向西欧定居！

二. 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歧视妇女

东欧的穆斯林国家，是男人至上主义。男人从一出生起到成人，耳闻目睹的都是这种教育。男人可以有好几位太太；男人可以想性交就性交而不叫强奸；女人上街必须从头到脚的蒙黑袍，只露两只眼睛看路即可； 女人不可随意离婚不可有情人； 女人不许与外族人结婚（但在非常时期想结婚取得居留的情况下，男方愿意改信伊斯兰教， 则暂作别论）； 父亲若年老体衰或去世， 兄长就全权代表父亲决定一切； 女人必须这必须那.....当这种教育根深蒂固地变为每个男人的性情与习惯时， 在他们眼里，西方妇女的开放行为——从衣着打扮到举止言谈，就有如一个个卑贱的妓女。难道对妓女还需要尊重吗？是的，他们恰恰不懂，西欧各国的法律对职业妓女与对居民一样， 也是需要尊重的。若男人有出格行为，一律受到法律制裁。

对于是否允许妇女在西欧国蒙黑袍，各国态度是不一样的。瑞士规定

得很严格：不仅只露两只眼睛的黑袍不允许穿戴，连一般的戴头巾也不允许。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刚入学的少女们，凡是不摘掉头巾的一律立即离开学校，没有任何姑息。

瑞士的法制与德国不同，在德国，总理的个人权利巨大，一言九鼎；但瑞士属于七人领导核心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

三. 战民营里的乱象

今天的德国新闻有不止一篇文章发表说：集体居住的战民房里，由于好几国好多派别，打架斗殴成了家常便饭。时时为了一点不合适，如淋浴池的脏堵，或有人把厕所故意搞脏，自己的东西被偷，饭菜口味的不习惯，或一两句话不合，都会争吵起来甚至动手打架。

战民房里是男女混合居住，结了婚的家庭与单身者共同居住在一个屋顶下，甚至自己的少女或幼女被同屋战民强奸的事时有发生。而作案人绝对不承认，受害者找证人又难乎其难，就算有人明明可以作证，也因害怕对方报复而沉默。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里说“集体居住是在制造着邪恶与仇恨”，如今被别人发表了的文章又一次予以证实。

德国政治家们以自己所受教育的程度去揣测战民是错误的，没有充分估计到集体居住问题的严重性，而问题发生之后又不善于立即合理地解决。

在老问题已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仍旧放开国门，让千百万的非洲长征者怀着满腔不切实际的幻想，继续加入战民营的行列。

已到达西欧各国的战民还远未了解西欧国情， 还远未体会人人平等和居民具有的权利； 还远未体会奖惩分明的法律制度， 不过是由于主人把他们当作客人， 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 若他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和软弱好欺， 可就大错特错了。

或许因为换了新的警察局局长， 或许这个新局长尚未被“邪恶外星人”所钳制， 今天， 德国新闻象暴发的洪水般， 谴责新年事件的文章一篇又一篇， 好象憋了好久好久的怨气， 今天才喷出来喊出来了！

2016.1.10 德国 Passau

西欧难民现状所见

自“德国新年事件”之后， 去警察局登记的妇女， 已有一千几百人之多，

全国各地的城市都有，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几乎都是受到战民的强奸、人身污辱或被抢劫被偷盗，还有个别人失去了性命。

科隆市一清真寺的教主在电视里公开说：“德国新年事件”不该由战民负责，而责任是应由那些穿超短裙的妇女负责的。

也就是说：是因为穿了超短裙人家才想强奸你或调戏你的。

这话，德国一位绿党的政治家将他告上了法院。一是新年之夜，那么冷的气温，根本没有妇女穿超短裙；二是每位妇女穿什么服装，完全是个人的自由，这不意味着男人就该去干坏事。

这位教主肯定是最喜欢让每位妇女从头到脚地蒙黑袍，只露两只眼的。象这样的教主，能教给他的信众们什么好话？

防不胜防的是：比如一位妇女在一安静之处刚把汽车停放，突然背后就受到一位战民的人身侵犯，有的甚至无原缘由地被一刀毙命。

由于这种新闻报道每天都有，很多居民都只愿意猫在家里，不敢出门不想上街了。以前，去街上散散步，为了健康，已成习惯，而这习惯由于害怕，说改就改了。这么一来，肯定给各商店的营业额减了不少。

但很多年轻的居民必须工作或上学，早出晚归的大有人在，以前在夜里单独等公共汽车或独自骑自行车时，街上没一个人却丝毫无胆怯之心，更不会发生什么险恶之事，但如今可说不准了。

一位瑞典的居民写道：“德国是那样，瑞典也很相似。谁之过？发生在德国的情况，可谓见证。本人住在瑞典，所见所闻，发生在这里的情况与之十分相似。比如去年夏天斯德哥尔摩举行大型演唱会，就发生了类似

的、许多年青女子们被性侵犯的情况。当时的警察当局刻意隐瞒真情，并且不作为。这几天，真相渐渐披露出来了。一是，作案者看来都是年轻的难民。二是，作案者数量很大，很可能上百人。三是，有预谋的，事先就电话上联络好了的，大家什么时间到哪里干什么，等等。警察不作为的主要原因，看来是，作案者那样的身份被认为过于敏感。昨天，瑞典警察总长被公开采访了，他承认可能有这些事实，而且可能还有更多的事实，比如新发生在 **Kalmar**、马尔默等地的事实。他承诺要进行深入调查。又，瑞典人口 **900** 多万人，**2015** 年接待难民 **16** 万多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中东和非洲。德国人口 **8000** 多万，**2015** 年接待了多少难民？大约有一百多万吧？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原因很多。美国在国际政策上的一错再错，奥巴马的无能，伊斯兰文化，世界人口太多，人类的过分贪婪奢侈，都是原因吧？”

笔者对很多方面没有研究，只是凭着所见所闻写事实与感想。

至于警察局的不作为，也很难说是警察的不对；因为报案者一说不出作案者的姓名又说不清长相；二说不出作案者的居住地址；三绝大多数没有可以作证的人。如此，让警察如何备案破案？

也是在这一月份，有二十来位的德国人旅游团，本打算旅游几个国家，先到达土耳其首都参观一著名的清真寺，正参观时，一人肉炸弹冲进团里，一团人全体丧生。

食品超市的偷盗率是从未有过的高，偷盗的技术让德国人闻所未闻。满满的一个购货手推车，装满了一个个原装纸箱，有最贵的酒，最贵的咖啡，最贵的巧克力，最贵的米……共价值三千多欧元。几人合作得快又好：两

人见顾客没人进入的那一瞬间，迅速用脚和手踩挡住两道进口门的自动开关，已在门里等候的满满的货物车，立即从进口飞快地推出去了，一到停车场上，伙伴们立即分货装货，速度之快，绝对在售货员和店主还没明白过来时，几辆小汽车一眨眼就不见了。

独自一人的偷盗成功，直到德文推特上有人介绍，人们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在手提包里，用三层塑料布严密地做一个包的里子，这样经过柜台时，即使装满了货品，鸣叫器根本不会发声。

乱象丛生是必然的，不仅因为一切还都没有走进秩序里，更因为低劣的人品比任何时候都多。

有些事情今天这样明天变为那样。何时能走进国泰民安的秩序中，是否还会有这一天？人们只好在家里哀叹。

又如，来德国的旅游者与想来德国定居的，对待是不同的。

警察带着能嗅出钱币气味儿的狗，在各个关要路口检查行人。重点是检查是否洗黑钱或携带毒品和枪支。

即使把钱币藏进了备用轮胎里封住，狗照样闻得出，冲着那轮胎汪汪叫；更甭提藏在汽车底座里或人身上的其他地方了，“钱币狗”一闻一个准。

如果你是旅游者，出示护照和签证之后，即立即检查所带的现金。旅游者每人(或夫妇二人)只允许带一万欧元现金，多出一欧元即会受罚。至于你的银行卡里有多少钱，并不过问。所戴的金银珠宝首饰及贵重手表也不过问。

凡是想来此国定居者，无论是战民还是政治庇护者，入境后，先要受到警察的人身检查：不仅必须出示护照等等个人的合法证件，做指纹扫描器的检验与存底，还得检查个人所带的现金有多少，此标准，各西欧国都不一样。在德国的柏杨省，无论是现金或是国际银行卡，每个人只允许自留 750 欧元，其余的钱财一律上交；个人所佩戴的金银珠宝等首饰和贵重手表一律上交；结婚者的一枚结婚戒指可以自己保留。若有违反规定者，一律会受到惩罚。

在德国其他省份，有的省，只允许每人自留 350 欧元，更多的省份允许自留 200 欧元，其余各项皆同。

瑞士允许每位战民自留一千瑞币。

奥地利与法国，尊重个人的自报，并不进行人身搜查。

其他欧盟各国，做法各异。因为至今欧盟没有统一的规定。如保加利亚，将战民的现金与金银珠宝百分之百的上交，什么也不留给个人。理由是：“欧盟国要为每位战民付出钱财与人力很多很多，为何还要给你留钱和财物？”

至于对欧盟国居民的检查，标准又是另一样：当你出示了护照之后，电脑显示器一眨眼的工夫，你的一切便了如指掌：你属于那里归哪个局管，是退休局，劳动局还是社会局？各个局对于居民应有的现金标准都不一样。假如你多出一欧元，立即会受到惩罚。网上报道：每天，这笔搜查出来的现金，不是小数目。国库已空，一笔笔的现金对国家利益来说，确是很有用的。

或许正因如此，钱财被上交了的战民们心里有气，而居留又不是永久

性质的“容忍居留”，住处和饭食也不可心，越想越气，所以才集体起哄地搞恶作剧？

恶作剧的原因还有其他：如英国某城市，将战民居住的房屋大门一律用油漆涂成深红色，为的是以此能便于找到和认识战民的住处，以便做事方便和尽快地管理。由于一目了然，老远就容易辨认，英国纳粹党便趁机去这类居住点放火干坏事。而战民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将大门立即改涂为与其他居民房门一样的颜色。很快，房主又将大门再涂成深红色，就这样你涂我涂地来回闹，还没得到永久居留权的战民，仇恨便已结在胸中。这责任可又怪谁？此事被英国的内政部长知道后，已立即禁止：战民的居住房屋门窗颜色，应与普通居民住处的颜色一致。

又如丹麦，对于战民的伙食绝对不将就，无论是在幼儿园或学校，还是在战民营，一律按照丹麦居民的饮食习惯，没有牛羊肉，只是猪肉。你爱吃就吃，不吃拉倒。

一是在西欧，牛羊肉几倍地贵于猪肉；二是羊肉一向很少。除了 **MSL** 居民自己开的副食店之外，对于绝大多数西欧居民，没有 **MSL** 最爱吃的不冷冻的新鲜羊肉。在国家对战民的开销已经很大的现实中，怎么可能还去多花钱，去满足战民的饮食习惯呢？

所以在德国，已有几百位战民愿意返回自己的国家，如伊拉克。那里虽然已是 60 种派别的国家，如果自己原来的房子还在的话，何必在西欧国家受罪？对于愿意返回家乡的战民，有的西欧国根据当地的情况，会付些路费，做法都不一样。

由于很多战民事先对于庇护的手续和条例并不清楚，不仅是护照及其他证明不齐全，还有的是花钱做了假护照，被查出后，一律应被遣返回国。但很多人不想回国或是家都没了很难回去，这许多人就靠抢劫偷盗流浪为生，他们强奸妇女的胆子也最大，因为他们对于进监狱毫不在乎。有的又去另一欧盟国改名换姓地搞居留，但根据“国际难民法”的规定，因是第二次进入另一自由国家而受到拒签。唯有这些人是作案的主力。一是他们靠作案来生存，二是进监狱他们丝毫不怕。因西欧各国没有把监狱变为劳力工厂。进了监狱等于养着他了，要比四处流浪活得更舒服。也有的监狱如瑞典，以自愿劳动为主，按记件核算工资，做得多、挣得多，不想工作的也不强迫。

一位从罗马尼亚以偷窃罪进入瑞典监狱的中年妇女，用手缝制毛皮大衣，一月能挣得 800 欧元，她缝得好又快，自己心甘情愿地每天工作 8 小时。在监狱里的饭菜并不付款。当她到期该出监狱时，积攒了老大一笔钱，都从监狱银行里取了出来，她竟然哭着不走，求监狱长能让她多待些日子，说自己在罗马尼亚的小城市，无论如何也挣不到这许多钱。虽然监狱无法让她多待，但这事上了新闻。至于德国的监狱是怎样的，笔者还不清楚。

至于公共游泳池，以前不曾有的问题，如今却成了问题：让不让战民进入？大厅里的妇女们个个是游泳紧身衣，或只是戴个乳罩加小裤衩，与战民出了问题怎么办？又如：身穿从头到脚蒙黑袍只露二眼的妇女突然进了银行要取钱，工作人员拦住让她出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好一时没人来，

二三位工作人员只好婉言让她出去。今后若一下子进来好几位又该如何处理？假如黑布袍里藏有枪支或炸弹，外表又看不出来，又当如何？又如战民学习语言的师资不仅不够，学习地点也不够..... 这种种的新问题，都在困扰着人。

由于一千万非洲人正走在半路上，满怀信心地要来西欧定居，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学习匈牙利，正在加紧建造边境围墙。丹麦、瑞典也已封锁了国境线。因丹麦已封，战民无法再向挪威涌进，挪威也省得造围墙了。土耳其本应堵住一条七公里宽的海上通道，因觉得欧盟许诺的好处太少，偏不去做，宁可让大量的战民经过自己的国家涌往西腊，战民再由西腊涌进西欧各国。欧盟总部对此无奈，只好装聋做哑，似乎是毫无办法。因为从一开始建立欧盟起，就是有好处时各国都来沾，有坏处时各国都去躲。德国既然是发起人的老大，只好继续硬撑架子，无论国库多空，宁可一次次地涨物价，宁可国内战民人满为患，也得继续装出“国际博爱”高姿态。

在笔者写到最后一笔时，见新闻说：瑞典颁布了国家下达的命令：今后一律不准报道有关战民的负面新闻。

2016.1.22 德国 Passau

俄国移民“丽莎事件”

连连有戏的德国，又出了一件事：柏林市的一位 13 岁俄国移民少女丽莎，在放学回家步行的路上，被一位会讲德语的 MSL 以甜言蜜语骗进他所居住的家中，他伙同二位新进入德国的战民，三人一起，合伙强奸了丽莎达三个小时之久。

丽莎回到自己家里，对父母哭诉此事，作为移民在德国居住了很多年的父母，怒气冲天，立即带上女儿去警察局报案，又去医院做了检查，很快查明了那三位歹徒的地址及个人情况。证据虽然确凿，但那三人一口咬定是丽莎自己愿意的。如此血口喷人，丽莎的父母决定去法院上诉。

在德国，如果属于低收入者，现在已不象以前那样容易打官司，必须经过你所属的局同意之后，才能去法院领取同意你上诉的证明，以此证明才能去找律师。还有：如果你属于低收入者，但是你却有辆较贵的汽车，或是已分期付款地买了房子，或是做了生命保险等等，则也是不能免费打官司的。

就算你有了法院允许的免费证明，又因各个城市的案件都积压如山，是要等很久的。

但等候居留的战民虽然没有工作，但打官司是免费的手续却是很快给予的。

尤其是警察局希望此事不要张扬，要一步步调查，不仅要等很久或许会不了了之。

丽莎的父母等不了，将此事放在俄文推特和脸上公之于众，俄国广播电台立即采访了他们一家三口，又在俄国的和欧洲的各电视台广为播出，不仅四百多万的俄国移民，就连西欧人都知晓了实情。

又由于俄国总统普京对西欧无休止地引进战民，从一开始就公开谴责，认为这会给西欧和全世界造成不安定因素，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无奈普京如何担忧和谴责，欧盟却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此事在俄国移民当中变为一件大事，舆论有如巨涛般地支持着丽莎的父母。俄国外交部长拉夫霍夫表示由外交部出资请律师，帮助丽莎的父母立即上诉法院。

四百多万以俄语为母语的移民居住在德国，他们遵纪守法、勤劳节俭，最大的心愿就是攒钱买房子，与儿女和孙儿们和睦地居住在一起，到老了安享晚年。他们天天看的听的都是俄国的电视与广播，在家里讲的都是俄语，99%的俄国移民若是结婚也只找俄国人。或许“新年事件”之后，向警察局登记的一千几百名妇女中也有不止一位俄国妇女，因为很多俄国妇女在旅馆和清洁公司手下做工，她们的工作时间就是两班倒地早出晚归，遇害的情况也就比别人高。

因此，13岁的丽莎事件，本来只是“新年事件”之后微不足道的弱小

火苗，但因警察局有意的压制和只想大事化小，竟然燃起了冲天大火，全德国的各大中城市，凡是有较多俄国移民居住的地方，都在1月23日星期六大白天的同一时间，同时上街游行示威！

尽管我在德国居住了三十年，还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俄国移民曾经在德国有过示威游行，更未有过什么动乱，但他们的血液里似乎有着天生的团结斗争精神，在示威之前并没有按照德国规定向警察局申请登记，因为他们不希望警察局故意拖延批准时间，深知一定会象往常对待别的党派那样，定会有对立党派一起上街与之对抗，一起示威游行，给他们自己的队伍增加干扰和泄阳气。如果万一警察用水冲击，一定也只是冲击警察局不支持的队伍。

所以，当德国新闻报道：在星期六的大白天这同一钟点，所有大中城市的俄国移民，为了那个13岁的少女丽莎而上街示威，愤怒地呼喊口号和高举着标语时，德国人这才感受到了他们的团结斗争精神！因为“新年事件”的那一千几百位受害妇女，无论德国人还是哪一国的人，有气只往肚里咽，可谁都没想过去上街示威，哪怕一个人举举牌子！

游行队伍的口号与标语是：“德国没有了安全感！”，“德国在沉沦！”，“我要回俄国！”，“德国在陷落！”，“德国的法制何在？”……

是的，如果在俄国有良好的居住条件的话，回国居住，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很多人在俄国还有多年的工龄，可以申请退休金呢。海外新闻不止一次地报道过：普京在对待居民生活的改善中，比以前做得好了很多。那里空气清新，地域辽阔，且普京绝对不会异想天开地招进来几百万战民给自己添乱。

但德国政府对普京的做法予以谴责，认为他是在利用“丽莎事件”。

这四百多万俄国移民，从他们的父母开始，到他们这一代中年人，在德国几乎都是从事低种工作的，能出人头地的很少。甚至，连第三代的年轻人，从事很一般的或低种工作的也居多。

正象其他种族的居民一样，在德国，都是以一个家庭为一个“王国”；哪怕是几家俄国人都住在同一楼里，见面客气地点点头打个招呼，却互不来往，完全有如德国人的生活习惯了。

家家各过各的日子，因为一切都有政府管；或许，德国的秩序与安宁正是从中体现的。然而，如今却由于来了上百万的战民，突然将原来的安宁秩序破坏了。

俄国人的愤怒，更因为很多人因战民的到来而失业。

网上揭露：由于有很多已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 **MSL** 居民，他们能用德语应付自如，此时，他们有的也是失业者，于是就秘密充当了地下的工作介绍人，去战民营悄悄问那些身强力壮的战民：“你想不想挣外快？你只要不声张，你可以一边领着德国每月发给你的救济金，一边每天做些零活挣点钱。”

那些在战民营里无聊苦闷的男人，没有不想挣钱的。哪怕一天净挣 5 欧元也是好的。因为白住，白吃，救济金照拿，5 欧元偷偷净得，谁多给你一欧元？

所以很快，各个城市都有了秘密联络地点，比如在某处不为人注意的

街角，一些壮劳力似乎在那里无所事事地聊闲天儿，看天看云看行人，老板却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地低声告诉介绍人：要那个，要这个，就要这几个.....

在不打草惊蛇的状态下，一个个悄悄上了老板的面包车，干活去也。干一天活，当天就给现金 5 欧元，而这 5 欧元，其实是俄国人一小时的净工资。因此，俄国人却被老板解雇，由战民做黑工而代替了。

这些不用语言的低种工作，以前都是居住在德国的外国人干的，如为室内装修打杂，刮墙皮，涂墙料，铺卫生间的瓷砖，铺室内地面，擦玻璃，搞清洁，在饭店、旅馆或厨房帮工.....等等凡是不需要语言，一指点就会做的工作。实在笨手笨脚的，没几分钟让他走人了，会干的就一天天地干下去。

在德国，大小公司都是私人的，以前由劳动局分配员工，如今撇开了这局那局，也撇开了正式登记的有营业执照的“工作介绍所”，直接要来更加便宜毫无怨言的员工，老板何乐而不为？老板省了大钱，介绍人拿了黑钱，战民挣了体己钱，一锅黑，德国各局成了黑眼瞎——没人给国家上一分钱的税。

这种偷税漏税，德国当局是否知道？或是各局缺人手真地管不过来？或是连公务员也因为消沉悲观而没有了检查的积极性？

我在多年前已出版的书《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里写道：自我去过美国之后，才知道美国的报税制度是多么合理，是多么简单又科学：不是只由老板报税，员工也必须报税。员工报的实你老板报的虚，你老板要受大罚。在美国，就连还没有正式居留的居民，只要你工作了，都有税卡必须报税，

因为这不仅是体现老板的虚实，也关系到个人退休金的多少。正因与自己的生活好坏密切相关，所以人人都愿意实实在在地报税。你多一个“点儿”，你退休时就多些钱。

但德国与美国因二战时的成见，似乎无法化得开：成立欧盟说是为了对抗美国，美国做得好的地方全看不见。

德国新闻，天天是政治家们为战民的事争论不休，而老百姓心里却是悲沉。德国的前景，世界的趋势，让老百姓如何高兴得起来？

新闻上报道：德国大城市的步行散步区，比如科隆市双教堂前的空场上，或其他城市，人们最爱聚集聊天又有可坐长椅的步行区，如今，都是战民一伙伙地聚集着，议论、骂人或是打架，到处随地撒尿甚至大便，臭气熏天垃圾遍地，以前哪有这等情景！

每个城市最喜欢干坏事的，正是难民登记手续不合格却又不想回本国的人。他们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有气，不顺心就立即用石块砸谁的头，任何道理和秩序也不讲。甚至，一些少年人用小利刀杀死了战民营里的女管理人员，只因那被杀者不合他心里的意。由于这类少年不够 18 岁，所受的惩罚极轻，顶多送去进出自由的“少管站”完事。

因此，居民都猫在家里不愿出门，而真假战民们就在外面为非作歹，因为这些人是不怕进监狱的，因为那监狱实在比战民营舒服得多……

既然把无数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引了进来，这种种的社会图像就是必然的。

或许不用太久，下一步，就该骚扰每个住家户，做案份子才能满足了。

正象文革时的红卫兵们，在大街上改街牌改店名砸古迹文物没闹几天，就冲进无数的私人家里抢掠打杀了，因为没有油水可捞的大街已不能满足他们越来越大的胃口了。

德国的警察那么少，保护私人住户够用吗？

个人想买手枪自卫吗，不准许，又怎么办？

瑞典已经决定将 **80000** 难民遣送回国，他们主要是来自阿富汗与摩洛哥。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具体到如何能送达当地的问题，细节的种种都是令人头疼的，比如在上飞机之前及在飞机上，他们能否那么老实？如果他们逃往其他西欧国，依然可以用“国际难民法”的条例予以驳回，他们等于给其他国家添乱添了麻烦，最后他们的做法，正如前面所叙述的一样。

德国人怀念的是那三十公里长的大桥 Oresundbrücke，是从丹麦直达瑞典，一路上海景怡人，没有任何检查，自由自在地就象飞。但自从战民走在桥上汹涌而来，直到今天，一路上仔细检查的警察，把旅游者的好梦全灭了。

2016.1.28 德国 Passau

庆幸德国有四百万俄国移民

假如没有《丽莎事件》，笔者真的无从体会俄国移民居住在德国的可贵与可幸！

笔者在 1 月 24 日开始写《俄国移民的“丽莎事件”》之前，很想看看海外的中文网是否有关报道，以便做参考，但去网上查找，竟没见一个字的报道，直到 28 日发给“共识网”时，仍未见到有关的任何报道，甚是纳罕！难道中文世界关心的只是自家车轱辘转的那些事儿吗？那些原地自转就算一千年二千年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尤其是身在海外居住的国人，在家里骂天骂地可以，但你若看到他们把心里想说的话全都写出来发表，可就难了。然而，写这篇《丽莎事件》也绝非一帆风顺，现在便一一道来：

一. 从未有过的黑客攻击

电脑的妙用就是可以检查人人在做什么。

至于以何种手法，自己并非电脑高手并不知道；但见到的是：有一种流动的绿眼睛，格式有如电脑在检查问题，次数一多，体会就深了：只要我一篇文章，它准来，不是一次，往往在写一篇文章时来拜访好几次，我回回把它驱逐，但不一会儿它照来不误。它是谁派来的？来做甚？不知道。虽然早已知道这个绿眼睛的任务，可真地体会到黑客大手笔，却是在写了《俄国移民的“丽莎事件”》之后。

先是电脑出故障整大半天，无论我试了多少回，不仅“共识网”按不出来，在那里发表过的 **70** 多篇文章以及我的两本书的链接都按不出来：却回回出现一个中文的“因故障”的大标志(以往若有故障都是德文的)，它占满了电脑整个页面，以前还真没见过这等怪事。但从古歌的“寻找”去找“共识网”时，却见到那里一切都正常。

但唯独两篇的链接是能按出文章的：一篇是写 **2015** 年有四千多名意大利人信了伊斯兰教；另一篇是我与自己的 **12** 版本书合影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穷的作家。

可见，如果这位很懂中文的电脑高手因不喜欢我的文章，才使得那些链接都按不出来的话，但唯独这两篇最合他的口味，也就是等于他在鼓励：应该继续写有亿万人改信了伊斯兰教；你这穷作家最好穷得写不出文章来才好——否则，又怎么解释呢？

所以我决定告诉“共识网”，《丽莎》这篇不想发了，怪极了的是：当我把那信发给“共识网”的“世界栏目”之后，再去试，所有的链接竟然全都通了！

好象我在屋里做什么说什么写什么，那隐形人都能听到看到和体会到似的。

莫非，这电脑的正面，就是那个人的大脸了？

后来我又想：要是如此害怕这张大脸，干脆别活了，于是将那小文又加写了一点新消息，并改得正确了些，如住在德国的俄国移民数字，加上以前的苏联盟国移民，不是二百万而是四百万。我想还是给“共识网”发表，看看天是否能塌？

天倒是没塌，“北京之春”与“曹长青网站”也都刊载了，但一个主要的信箱无论如何也进不去了，所以两天时间又来回地修理，又换密码，折腾了一天半，这才正常了。

到底是哪一位很懂中文的电脑高手，那么讨厌我的文章？是国内的还是德国的或是沙地阿拉伯的？

二．推友发来的推文

很久以来，我不喜欢在推特、脸书和 **Go+** 议论什么，顶多在脸书上给谁加个赞，偶尔写两句好话，就退出了。

不喜欢议论的原因，就是那些老事老话，说来说去、转来转去地一二千年也不会变，看也看烦了。而我在德国已居住三十年，把自己当作居民而非客人，关心西欧的事情是很自然的。

要说有一次在 **Go+** 议论得最长的，就是纽约老友胡平说他家原来在北京居住的地址，就是我们上小学（如今叫“北京府学胡同小学”，过去叫“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天天路过的那个“怀仁里”，一个象上海人居住的里弄似的刻有这三个字的大门，竟然是他父母家的私房，直到前年才卖掉。

由于小学还没建立档案制，尤其是哥哥罗克在小学里的杰出表现，那令人难以忘怀的班主任老师，那些同学，深刻在我心里的金色童年（哪怕有过“三反五反”、父母离婚和老胡上吊外加父母右派），这“金色”一词，正是与后来我家人所受的轮番大罪相比，仍发出来的颜色（可怜！）。所以每当回忆起那小学校，心里总是充满了怀念，真地希望有一天能去看看母校，当然是希望与海外的朋友们一起回去的。但自己却远不知，如今的“母校”一词，竟然是被国内多少人嘲笑的。这词汇由怀念到嘲笑的历史，还真希望有人能写出来，让人人明了和心服。

正因自己不爱去推特和脸书等处议论，就有推友将推文发给了我：

@HeQinglian 遇罗锦：俄国移民“丽莎事件”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qggc_0129/1329.html... 柏林俄移民 13 岁的小女孩丽莎被三位难民强奸，警察有意压制引发俄移民愤怒，全德各大中城市俄移民在 1 月 23 日同一时间上街游行示威！俄外交部长拉夫霍夫表示出资请律师，帮助丽莎的父母立即上诉法院。

野罌粟 **@WilderMohn**

@HeQinglian 遇罗锦女士所写俄罗斯移民的情况挺到位的。我认识的俄罗斯移民老人和领救济者在家装了接收俄罗斯电视的电视大锅，真的只是看俄罗斯电视。

谢谢这两位推友！

北春主编来信说：“谢谢你让北春读者能读到你对欧洲移民事件的真切感受。”

我对北春和曹长青网站表示了公开的感谢。更谢谢那位瑞典读者的文章。

过了两天，推友又转来一条推文：

[@fightcensorship @HeQinglian](#) 检察官调查：13 岁女因在学校有问题，躲到 19 岁无移民背景德国男友家。德国人和其母证实此事。警察在德国人家中也找到女孩留下的东西，此外警察还查了他们手机 Chat。事件由女孩编纂。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berlin-angeblich-vergewaltigte-13-jaehrige-war-bei-bekanntem-a-1074642.html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berlin-angeblich-vergewaltigte-13-jaehrige-war-bei-bekanntem-a-1074642.html)

转来此推文的推友说：“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经过德国推友查证，事出有因。但是，你的文章还是有意义，因为你的重心在于叙述社会反应；它揭示了一个德国不得不注意的变化：这半年以来，德国社会的互信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不少人不再信任政府、警察、媒体。我准备就此写篇文章。另外，你的文章还揭示了一条，俄国移民的行动能力与母国对侨民的关心，比中国强得多。”

今天（1 月 31 日）的德国官方新闻说：“丽莎的脸在被三个歹徒强奸时不仅被抓伤，钱包里的钱也被那三人偷走。她现在被送往德国的一医院心理科住院治疗休养。德国外交部长与俄国外交部长面见商谈了此事，希望不要再扩大影响。”

至于怎么商量的，不见报道内容；对那三位歹徒又是如何处理的，也无报道内容。但德国方面总算承认丽莎是无辜的，而非自愿的！

丽莎与父母于 **2014** 年夏天才来到德国，对于新制度新生活新习惯还不完全了解，或许还不完全适应； **13** 岁的小姑娘幻想还太多，吃一次亏长一次教训，这仅仅是开始。

德国新闻几乎每天都有：某处某某女士被战民强奸；某公共游泳池发生某某女士被战民性骚扰或强奸.....以前，哪听过这类新闻？

而又如何将那些作案份子处置的？却回回不见下文。

一位邻居说：她开车在半路上，由于警察正在检查战民及行人，她整整等了一个小时，心里别提多窝火了.....若要是急着去飞机场或医院，可多耽误事呢！

谁还出远门呢？能猫在家里的人真可谓幸福了。

三. 庆幸有四百万俄国移民居住在德国

1 月 31 日的德国新闻还说：“德国将要遣返一些战民回国。”

然而，真能那么好遣返吗？

事先不考虑好，开了大海口让人人进入，现在又让他们走，以 **MSL** 的刚硬性格，会老老实实在地走吗？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难，果然就不见下文了。

以前警察遣返过手续不合格的战民，他们朝警察喷胡椒水，大哭大闹地抓住铁栏杆就是不走，连警察也没了办法，最后只好不了了之，那仅仅是一家人就如此难办，如今是一批批的战民，但愿一切能顺利吧。

或许很多战民感到这里远非他们幻想的家园，巴不得回家？

但回不了家的亡命徒却只想作案。

然而边境仍在敞开着，没有武装部队驻守。

公开嚷嚷了多少次说要造边境围墙，也一直未开始。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说话做事就象没有头脑，又该让人说什么？

是谁发了战民财？德国至今为战民的开支，已付出了 **50** 亿欧元。那些承包有关战民的居住与伙食等一切设备的，是发了大财的，但这些财主们所以能承包到手，都是有背景的。

50 亿！是小数目吗？假如每年只用一亿，去孤儿院要来许多孩子好好抚养，让他们好好受教育，要比无头脑地让战民涌进来容易得多也好管理得多吧？这 **50** 亿，不是可以用 **50** 年吗？何况也不必为他们是否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发愁？

以前并不强大的新党派 **AFD**，因反对欧盟反对战民无休止地进入，如今猛地变为第三大党，这排位数字是反对它的第一大党公布的，或许实质上已变为第二大党亦未可知。**AFD** 的主席 **Petry** 是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士，形象佳口才好，尽管她也为自己的性命与安全担忧。**1** 月 **30** 日她强调了边境必须关闭，应学习匈牙利那样造围墙，并应加强武装部队防守；**1** 月 **31** 日她又说：若有不听话的战民强行进入，就应该射击。

问题是：她说的话是否真有人敢去做？

1 月 **31** 日德国新闻又说：“**IS** 正准备发动更大的袭击行动，他们首先想征服西班牙。”其实，百多年前就是这样的历史，**MSL** 征服西欧的美梦

一直没断过，而现在，既然西欧各国都已进入了 **IS** 的战士们，或许 **IS** 觉得时机已到？

但无论如何，无论会发生什么，唯有这一次，德国居民才真正地看到了谁是最有力量的人，那就是俄国移民。他们一向遵纪守法，勤劳节俭，很多年轻人参加了军队保卫德国的和平，平时谁也看不出俄国人的特性，但通过“丽莎事件”，人们才看到了他们的团结合作与斗争精神。居住在德国的居民，真该以他们为骄傲和荣幸！因为，万一 IS 发动了战争，谁是能冲在前方与之抗争的？难道是一直慵懒在家里手无寸铁的傻兔傻羊吗？难道是一听打仗就吓丢了魂儿的人吗？难道是老弱病残吗？难道是在德国只想捞金的一盘散沙的民族吗？幸亏还有另一种民族，幸亏还有那四百万俄国人，他们绝对不会只顾自己，他们会愿意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为了德国与世界的美好付出一切。

2016. 1. 31-2. 1 德国 Passau

如果遇罗克的名字在电影界是禁区

我认识一位朋友，住在国内；他是作家，也在国内多次搞过电影，还得过大奖。虽然他不是导演，只是编剧，但由于他与摄制组从上到下都熟透透，对于电影界与拍电影的运作过程十分熟悉。我与他神交时间不算太短，对他很尊敬。

本来他写小说我是读者。虽然，有不短的时间他没再写剧本，但最近，他给我来了信说：“如果方便，请把《冬天的童话》及《春天的童话》电子版发给我。也请大姐把手边有电子版本的关于对您的评论或者是批判的文章发给我。近期有些闲时间。想读这些文章。”

虽然他家的经济条件蛮好的，每年与家人要有几次出国旅游，又搜集不少古玩字画，但这人闲不住，他是要挣稿费更想搞电影的。

我按照他的希望，把他所需要的尽量发了过去，并告诉他说：《冬》与《春》这两部早先在国内发表的作品，都在《一个大童话》里的第一部与第二部，虽然又加了一倍的新文字。

我估计他是要写《冬天的童话》电影剧本，所以，一开始，我便声明不想挣分文，但我愿意与他合写电影剧本。比如我写一稿，他写二稿。

我喜欢开门见山，绕来绕去不仅不是我的性格，也不是他的性格。

既然这事一下子说到了点子上，他很高兴，但对于我的不切实际的打算，如喜欢哪位导演等等，他都耐心地一一给予驳回，且说得有理有据。他说我

对国内的影视剧规则是真的不懂。

说真的，我是一边看一边乐，我乐的是感到真实又滑稽：国内搞电影竟是这样的？我不想在此公开他的话，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多年来的事实与经验，但在“电影学院”的教科书里却定是只字不能提的；我乐的、感到好笑的就是那些地雷阵，对于某些影片来说，搞电影活活就象在趟地雷，电影就是这么搞法吗？但我相信他说的句句实在。

我们在往返信件里有过几次争执，都是关于写作与剧本的意向问题。他说的都是关于他在电影界的老经验老常识老要求。但我有一个底线：我宁可见不到这部影片，也不希望被改编得不伦不类。这“不伦不类”一词何所指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哥哥遇罗克的影子，无论在《冬》、《春》或是在《大童话》里，都是作品里的灵魂。没有他的灵魂，就不会有这所有的作品。

我以为：读者在读原著时，心里已经有了电影般的感觉——语言、动作、表情、气氛、场景。假如我同意别人不要哥哥的灵魂随意去改编，等于对我的原著不负责任，等于糟蹋了它，那我宁愿不同意改编它，宁可没有这影片，也不希望看了电影后人人觉得远不如原著。

我知道国内搞电影相当难，婆婆太多。过去尚没有钱的问题，都是国家出钱；而如今，还因钱的问题必须想尽办法去筹资因而更难产。

电影的感觉，即语言、动作、表情、气氛、场景，而我写的，正是这类描写；让我写别的，还真不会。所以我说：《一个大童话》本身就是电影。

在北京出版的《冬天的童话》一书，我并不喜欢。它比《大童话》的第一部差远了。

唯有这《大童话》，是我唯一承认的作品；《冬》和《春》，都没法与它相比。

我们争执了几次之后，他让我写一个关于《冬天的童话》的梗概，我也写了：

1966--1967年，文革处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打砸抢杀的混乱时期，24岁却具有高水平的工人罗克，因在一铅印小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对血统论的文章，全国反响巨大而被捕入狱。20岁的妹妹罗锦因写了“反动日记”被劳教三年。1970年她劳教到期，被留在农场回北京探望父母，罗克与政治犯们一起正在北京各单位被批斗，一批批地被处以死刑。她的弟弟罗文与罗勉被分配到穷苦的陕西插队。父母已衰老，姥姥因病不起。姐弟三人被街道警察强迫立即离开北京。

罗锦从农场被分配在一片盐碱地的穷苦的河北省农村。姐弟三人都要靠母亲微薄的工资资助才能勉强生活。罗锦决定通过婚姻，去北大荒那人少地多的富裕农村，以便也解决两个弟弟的户口问题，以及把在北京被强迫挖防空洞却不挣分文的父亲，也接去北大荒躲避街道的监视。

罗锦与帮助她落户的志国，婚后虽有一子，却并不幸福。冬闲时，志国带了小儿子回京看望孩子的奶奶。

二十里地之外的插队青年维盈兄弟来访，与罗锦彼此一见钟情。

儿子被奶奶留在北京。两个月后，志国一人回到北大荒的家。罗锦决定离

婚，粗暴的志国大怒。

婚是离了，但是出身不好的维盈的母亲，因自己吃过“出身”的大苦，坚决不同意儿子再与出身不好的人结婚。苦闷的维盈大病一场，不得不服从母亲的决定，与罗锦断绝来往。

伤心透了的罗锦，只好与维盈分手。

此中篇报告文学发表于1980年北京大型文学季刊《当代》，《新华文摘》以及全国其他多种文学刊物给予转载，好评如潮；读者来信如雪片般寄往《当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6年初出版了单行本《冬天的童话》。

《冬天的童话》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与芬兰文版本，并有多篇评论；“香港中文大学”一直在网上出售着英文本。

写时，我以为，既然“遇”姓不能提，那就姓“罗”吧。

在我们互相写信的同时，德国每天的新闻都是强奸啦，抢劫啦，溜门翘锁啦，IS要在柏林搞大的爆炸事件被发现啦，每天仍旧是几千的战民涌进这小城来啦……北京的女友邀请我回国住几个月，她家有空房。我正要办理回国签证，甚至还动过若是德国太乱，我是否回国定居的念头。

但这位朋友回信说：“请重写”。原来姓罗也不行。

我回信道：“由于这里溜门翘锁的太多，今天我们还得去买一把挂锁。这门得双重挂锁。海曼不希望我回京，说万一发生意外他一人难于应付。本来今天想去办理签证的，只有作罢。至于剧本，我一不想挣钱，二不想参加，三不能给你。假如我按照你的要求，《冬天的童话》里所有好的细节你都用了，可它却没有原著的灵魂。这算什么？剧本不谈了，宁愿读者心里

在放映着这电影，对作者来说足够了。你会有别的剧本的，祝你成功。”

他又回了长信想说服我，虽然他的话句句都有他的道理。信里有段话是：

“你的作品灵魂是什么？你找着了么？是一个女人走投无路，被整个社会碾压成了碎片，当这个碎片再次整合自己的时候，整个社会又把另一类碾压挤向这个女人。”

我回答道：

“这话说得完全不对。灵魂是遇罗克。没有他，这一家人不会那么倒霉，也不会有那种精神；没有他，女主角与维盈不会相爱，这全部地写在了作品里。但遇罗克的名字在电影界还是禁区时，我是无法同意让别人改编剧本的。你对此作品的认识，根本不是《冬天的童话》，而是任何一篇小说。”

虽然争论过了，可我们仍旧是好朋友，反而觉得友谊更厚重了；我一如既往地敬重他。

高兴的是：通过这场争论，他觉得我在国内定居不会觉得舒服，而我也如此地相信。

2016.2.4 德国 Passau

世界上的教派越少越好

一. 120 种互相反对的派别

我的朋友里有两对回民夫妇，与我认识很久了，和我关系都挺好。

我和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谁是回民谁是汉人的感觉。以前在北京的学校里，同班同学里也有回民，他（她）们也从未受到过任何歧视；在我们心里，他们完全与我们一样。

几十年过去，直到这次战民涌入西欧，看到叙利亚的民房被炸成一片片废墟，看到那些惨不忍睹的实景照片，着实令我感叹，在战乱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各种派别却象蓬勃的野草般丛生而起；伊拉克有 60 种派别，叙利亚已有了 120 种。在土耳其国家，与库德人的怨恨，似乎永远也不能停止，今天这里爆炸了，明天那里又被袭击。

我对任何教派都无兴趣，第一次问了一位回民朋友，为什么他们之间你反对我，我反对你，反对个没完？在西方人的眼里，简直就闹不清他们为何

互相反对的理由，难道他们的乐趣仅仅是这互相反对的本身？

这位朋友回答道：

关于穆斯林的派别，我一下子说不清。如果有空闲，起码得用一下午时间才能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总之，**MSL**的教派林立，有一位教授用了一生的精力才梳理清楚：伊斯兰教从开始创立，就讲究“门”。国内的教派有上千个，但实际只有三个“门”。教门——在上千个教派中，只有三门，在各个门内——有林林总总的派。这位教授只写了这一本书，他梳理得让学者们个个服气。作家张承志一生写作，只是写了一个门内的一支派别的延续及拼杀史。每次我想弄清楚，总会请教这个问题的顶尖级专家。一直到搞通了才拜别。这位专家是西北民族学院的教授。我俩畅聊了半个多月，我终于弄清楚了。他的书我常读，书名为《中国伊斯兰教派源流探考》。此书印数极少。但得到了官方资助也得到了海外穆斯林基金会的资助。他的调查方式是田园调查，采用美国流行方式。年轻时候跑遍全国，到五十岁时才坐下来写作。而中东及阿拉伯世界及全世界的穆斯林，只讲究了两门，是什叶派和逊尼派，实际是两门内的林林总总派别。稍一研究门内的派别，便有一千多年历史源流；短的也有数百年源流。

我这对任何教派都不感兴趣的人，看到这些话头已经大了——要这么多“派”这么多“门”，做什么？

我以为，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否过上好日子，无论什么样的教派国家，老百姓视为最重要的是能否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少有所学、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男女平等、言论自由、没有战争；男女老少的生活

都能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东西。至于那些教派，反而是越少越好，它们如果真能给老百姓带来幸福，就不会有长期以来没完没了的战争了。

资中筠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没错，确实也打过，但更是谈出来的。但，假如能够执掌政权的极少数人，既不想读关于民主自由的好书，又只想自己一人独断专行地执政，若是抱定了“自己一定要独自说了算”的想法，可怎么谈？谁跟谁谈？就象毛掌权的六十年来，他是否愿意读一读关于西方世界是如何建立民主自由社会制度的好书呢？他那大床头与书柜里，摆满了的，不都是如何整人治人的线装古书，如何加强专政专治的封建道理与统治手腕吗？

正如 **MSL** 世界，至今为止，全世界所看到的，就是掌权者的自我封闭、专断独行与奢侈腐化。人民生活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保障，社会没有合理的制度，再加上老百姓的火气性格，所以这些年来，革命与战争一轮又一轮，炸成废墟又再重建，重建了又再炸成废墟，却仍是换汤不换药。统治者所想的，除了征服别国，就是征服世界；而不是想着如何去福利人民。

可以想见，就算来来回回地再战上几百年，如果连一本有益的书也读不下去，如果自由民主的思想不能深入每个人的心中，社会是不会有进步的。

二. 胡椒喷雾器及其他

以前才 5 马克(2.5 欧元)价格的胡椒喷雾器，现在已然变成了十分难得的抢手货，就那么一个小玩艺儿，在德国已涨到了 25 欧元，不仅商店里一到货就被买光，就算在网上订购，也要等好久才到货。

随着疯抢般地购买，厂家也生产出了好几种大小不同的样式，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

最小的如手掌般大小，最大的如家用灭火器那么大的一个大铁罐子，样式愈来愈多；有一般的散喷式的，有能射到六米以外的射击式的，有带颜色的是为了警察便于甄别作案的，多种多样。

由于德国不准老百姓随便购买枪支，于是人们就用胡椒喷雾器代替了防卫与袭击的武器。

其实这胡椒喷雾器是伤人的，喷得太过，搞得不得当，不仅眼睛会受重伤，甚至会失明；有的人，呼吸道与肺部也会受伤不浅，甚至过敏者有个别人为此死亡。那种散喷式的，若风向不对，喷者自己就会首先受伤。

笔者在《西欧难民现状所见》一文里写过：警察在各关要路口检查过往行人，带着能闻出气味儿的“钱币狗”，仔细搜查行人们所带的钱币以及其他物品；人们在汽车里，有时要等一小时才能轮到自己。如果那天你急于去飞机场或是去医院看病，无论你有多急，却又不能超队前行，实在是够焦心又无可奈何的。

然而，用胡椒喷雾器干坏事却是得心应手：去银行、加油站或商店的柜台抢劫钱财，它成了最佳武器；在公路上，朝面前正要检查自己的两三个警察，与同伴同时朝警察喷它，警察自顾不暇，作案人开车一溜烟跑了；在公共汽车里喷完它，乘客大呼小叫地捂眼睛，呛得直咳，车门还未关上，作案者

转瞬下车跑掉了；在迪斯科打群架时也喷它……以前哪儿见过这种种作案手法与下流恶作剧！

总之，它成了这战乱时代做坏事的武器，成了让人们学坏的最佳工具。

在德国一个胡椒喷雾器虽然是 25 欧元，但去最近的捷克购买才 5 欧元。然而在回国的路上，当警察检查时若发现了它，由于你是在捷克买的，则要立即罚款 100 欧元。

那些申请被驳回、又回不了国却只想作案的战民，使得各处不安生：二月份的狂欢节时被性骚扰者众多；凡是人多的场合丢钱包者众多；被翘了锁家里的值钱财物尽失者众多；两列电动列车相撞，死伤者众多……

既然不允许购买枪支，因此这胡椒喷雾器，便成了当今无数人必备的宝物，成了生产厂家发大财的宝产，亦成了当今西欧的“品牌明星”。

由于作案者太多，德国警察实在应付不过来，且它又不能算是真正的武器，所以警察局呼吁应该制止这产品大肆地生产与销售。

假如不制止，谁还愿意轻易上街？甚至坐公车和列车？

假如不制止，德国还有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

假如不制止，难道有一天，德国真地会打起“胡椒喷雾器大战”？

再如，欧盟各国造边境围墙的越来越多，对战民愈发感到头疼。法国声明只能接收三万战民，绝对不再多接收。其他好几个国家也如此声明不再多接收，唯有德国不改口。

仅仅在上周五这一天，Passau 这边境小城，进入 9327 位战民，是本市的公安局公布的数字。他们都是从奥地利过来的，因那边不想再收，就都来

到了德国。柏杨省省长说了多次想造边境围墙， 但只说不做。

在最近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上， 有关战民的讨论， 各说各话， 无法一致。

又如： 俄国移民因战民便宜的顶替而失业， 前些天在纽伦堡举行了规模不大的示威游行， 或许这次事先去了警察局登记申请， 反对党也随之而来一起示威。俄国移民的标语牌写的是：“反对战民的犯罪行为”……

在美国， 一老友来信说： 每天平均有一千中国人， 以旅游身份进入美国要求定居， 以前一个工作是三十个人抢着要， 现在是一百个人抢一个工作。因奥巴马对于进入美国的签证手续很宽松， 比如： 在大使馆要求你得有房子有工作， 但一得到签证， 转脸就把房子卖了工作辞了， 照样上了飞机平安到达， 所以，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中国人进入美国……

总而言之， 全世界的发展不是在蓬勃向上， 而是普遍地向下溜， 似乎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

今后， 何去何从？

2016. 2. 18 德国 Passau

布鲁塞尔爆炸：不一样的复活节

今天是 3 月 22 日，复活节是从 25 日至 28 日。

欧洲人最重视的大节日，除了圣诞节，就是复活节了。所以很多家庭成员或学生，从今天起就开始出门旅游或去远处探亲访友了。

而 IS 的恐怖组织，是专门在节日的时候，最爱制造大事件。电视新闻报道已经公布：今天的布鲁塞尔大血案，IS 骄傲地承认是他们策划的。

早上八点，在布鲁塞尔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人们正在等候着护照及行李检查以便上飞机，就在此时，两枚“人肉炸弹”引爆强烈的爆炸，14 名旅客立即死亡，很多人的双腿被炸掉，一百多人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

一小时之后，约九点钟时，在市中心距离欧盟总部 500 米之处的地铁站，在第一节车厢里，一枚强烈的炸弹爆炸，20 位旅客立即死亡，130 名旅客受了重伤。

事后警察在搜索中发现：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发现了一条被扔在地上的炸弹腰带尚未引爆，以及装有炸弹的一个箱子。从后来新闻报道的录

像片上看：有三名男士（人肉炸弹）推着行李车并排进入候机大厅，手推车里都有一个箱子，装的是炸弹；三人的左手都戴着黑手套，里面握有炸弹的引爆开关。一定是其中的一名，事到关头突然不想死，才将这炸弹腰带和箱子扔在了地上的。他自然成了警方急速搜索的对象。

在地铁站，12点钟时，当旅客早已逃之一空之后，警察在继续搜索时，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箱子，也装有炸弹，警察用仪器将它安全引爆。

炸弹爆炸及救护过后，布鲁塞尔成了一个死城：飞机场所有的飞机不再起飞，地铁不再运行，公车汽车不再行驶，学校停课，政府号召居民都应待在家里.....

那么，今后呢？

其实，德国的老百姓早就老老实实地猫在家里不轻易上街了。除了必须去工作的人们之外，能不上街的都尽量不上街了。

有朋友想来德国和我家看看，我都婉言谢绝了，没办法，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德国新闻是：今天又发现了一具无头尸，明天又谁谁被抢劫，后天是一个只有 256 位居民的村庄，被分配进入居住的战民是 784 人..... 写到这儿，我倒想问：过了这几天，西欧各国是否还要继续博爱，无休止地继续欢迎战民进入西欧？前两天德国总理还慷慨地说：“其他国家封锁边境不容易进入的话，我们欢迎战民乘飞机进入德国！”

其实，最有钱的战民就是 IS，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费，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乘飞机到达西欧的。正如炸了美国的双子楼的那两位，他们在德国是不工作只想上大学的。在暑假里，他们飞往一个富裕的 MSL 国家免费学习开

飞机，接受培训，这也是在他们死后，才调查出来的实情。因为德国始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学会了开飞机的？

法国的“黑色星期五血浴事件”，警方仍在搜索着凶手和策划者；而布鲁塞尔又一次成了“恐怖首都”。

反对战民进入、反对欧盟的德国新党派 **AFD** 的壮大，证实着人心所向。无论你怎样不喜欢美国的那位“疯子建筑商”，但他所得的票数，也证实着人心所向。喜爱战争、制造武器的大财团们，当然不讨厌战争；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们，只好听天由命。

2016. 3. 22 德国 Passau

温暖人心的生日卡

70 岁生日？

我早就给朋友们写过信：

“生日节日对我来说，早就没什么意义了。一句话：哪天高兴，哪天就是节日和生日；天天高兴，天天都是节日和生日。”

让我乐的是：居然就有朋友同意我这话，而反对这话的倒不见一个。

诚然，这话要是对小孩子或青少年说，肯定是要反对的；而我的朋友圈，几乎都是与我年岁相仿的——小不过十岁，大不过四五岁，对于人生的体验，心里的滋味儿都差不多，所以他们才不反对甚至居然同意这疯话。

今天，3月31日，德国的天气是格外好，不仅见到了难得的蓝天，难得的阳光，中午的室外气温竟然达到了摄氏24度。

几天前，我就把大大小小的几个陶制花盆全洗干净，就等着去花店买花种花了。今年的花，一定要更多些，让它们长得更旺盛些；花色品种也不同于去年才好。

我和PIPI都已退休，不吃红肉已二十年了，什么乳酪、蛋糕、香肠，油炸食品，这些脂肪高的食物也早就不吃了，就连太甜的巧克力近年来也杜绝了。健康状况倒是更好些。就算是生日，也不想吃高脂肪高糖份的食物，想吃素还是做素菜，再做盘蘑菇烩虾已挺好的了。

午饭后去看信箱，意外地收到一信，是市政府邮寄给我的。信封上的左上角印着“Oberbürgermeister”（市长）。

怪了，什么事惊动市长大人了？

PIPI 脱口就说：“是要涨房租吧？战民太多，市政府都没钱啦。”

“涨多少啊？”

“听说要涨五十几欧元。”

“也太多了吧？是普涨吗？”

“说是要普涨。”

我慢慢地把信封拆开—— 一张祝贺生日的卡片，是市长亲自用兰色水笔写了“致以最好的祝愿”并签了名的贺卡！

印刷体印的字是：Namens der

Stadt Passau

Wünscher ich Ihnen

Zu Ihrem heutigen Ehrentag

Viel Gesundheit,

Glück und

Zufriedenheit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Ihr

Jürgen Dupper

Oberbürgermeister (签名)

译文：以帕造市政府的名义，我衷心祝愿您，在您生日的今天，祝您更健康，幸福和称心如意！ 您的市长： 尤根·杜佩

就这样一张素白的小贺卡，令我和PIPI意外又温暖！是我在德国三十年来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生日贺卡。我把它珍贵地摆在了最显眼的柜子上，还不行，我得把它制作成照片，附在此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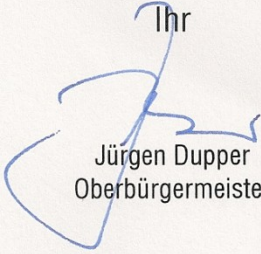
为了一张照片就能说明问题，所以那贺卡的封皮，是横着放在下面的。（照片：市长贺卡 2016. 3. 31）

Mit den
besten
Wünschen!

Namens der
Stadt Passau
wünsche ich Ihnen
zu Ihrem heutigen Ehrentag
viel Gesundheit,
Glück und
Zufriedenheit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Ihr


Jürgen Dupper
Oberbürgermeister



PASSAU
Leben an drei Flüssen

Jürgen Dupper
Oberbürgermeister

我问 PIPI:“是否七十岁的德国居民，都能在生日这一天收到相同的贺卡?”

他回答:“可能吧。 我知道的是: 对于年纪更老的居民，比如九十岁，一百岁，一百多岁，市长还亲自去家里登门拜访呢!”

我想起新闻上登过: 在法国巴黎，法国总统亲自去养老院，看望一位已一百二十三岁的老太太。问到她“为何如此长寿?” 那位老人回答:“我每天喝一小杯红葡萄酒，吃一块巧克力。”

我和 PIPI 还曾经议论过:“这是真的吗? 是否又为酒厂和巧克力厂做广告呢?”

而今，当自己接到这生日贺卡时，心里是既感动又温暖! 就连那老太太的话，也不想有丝毫怀疑了。

仅仅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便能深深获得人心!

其实，即使市长不邮寄来贺卡，每逢四年一次大选时，我也是选举 SPD 的。尽管有时是其他党派当选，但 SPD 在本市是当政最久的。居民们觉得市长干得不错，就连选他; 若真觉得不好，就不选他。

我多希望有一天，这温暖人心的小小举措，也能在中国实现!

我多希望: 福利制能降临到每一位居民身上，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让“共识网”那些文章里所登载过的悲剧真相不再出现。

我还希望: 贪官们的贪污，能有措施制止，将这些钱能用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上。

我更希望， 不仅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还能有另一党派出现; 互相监督，互相竞争，哪个党得人心做得好，老百姓就选哪个。更盼望会有更多的胡耀邦出现，因为他们把人性看得高于党性。

而这生日贺卡，不就是人性的光辉吗？

2016. 3. 31，七十岁生日记。

德国 Passau

报考过三次大学的遇罗克

哥哥确实确实是报考过三次大学，而非两次。

第一次：1960 年 7 月，他于“北京市六十五中”高三毕业时，他第一志愿是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勘探系。其实，深爱文科的哥哥，最向往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从小学起，他的作文便总是范文，最喜欢写作的他，何尝没想过能成为优秀的作家呢！

甚至，在他做临时工的日子里，他曾经是那么杰出的代课教师(详见《一个大童话》)。如果他有一天作为教授，或作为大学校长，也一定是深受学生们爱戴的。但由于父母是右派份子，母亲的成份又是资本家，他在高中时，因给班主任老师提过意见而遭到班主任的怀恨与歧视。有自知之明的他，只好报考了当时学生们不愿意去的“北京地质学院”的地质勘探系。这在《一个大童话》里已详细地写过了。

他就义很多年之后，在“开放出版社”金钟出版的《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里，我曾读到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从可靠处调查得来的，说哥哥这一年的毕业高考，各科平均分数是 98 分。

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就这样被社会轻易地抛弃了！

第二次：从 1960 年的暑假到 1961 年 2 月春节之前，哥哥原本想在家自学一年，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再报考大学，但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允许，他只自学了半年多，61 年春节前夕，他自愿去了“北京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当挣工资的“农业工人”。

既然高教部有规定：“社会青年也可以考大学”，哥哥就要亲自试试。在 61 年六七月间，哥哥回到我家所属的“东四北大街街道办事处”，以“社会青年”的名义申请报考大学，但以“户口已不在北京市区”的理由而未予批准。其实，就算没有这个理由，对出身“非红五类”的社会青年，也不会开绿灯的。

第三次：1962年6-7月，他与同为农业工人的两位好友叶式生、王大绩三人，觉得考名牌大学没希望，于是以“农业工人”的身份，报考了低一级的“北京师范大学”。后来才知，大学给了他们三人去参加考试的名额，但这封信却被旧宫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扣住了，认为他们三个是爱看“封资修坏书”的“反动学生”。“首都图书馆”的集体借书证是哥哥办的，一次可以借阅二十本书，每次书一到，就被青年们抢光。这就给了从不看书的党支部书记“唯有反动学生，才爱看封资修坏书”的印象。

既然他们三个是“反动学生”，大队书记就把名额给了出身“贫下中农”的初中生农民。因为当时大学里已设有“工农兵学员班”，只要经过农村大队部或工厂、军队的党支部书记出证明推荐，不用经过考试就可以直接去各大学报道和上课。而党支部书记也会给那个师范大学回信说：那三位高中毕业的“农工”，都是思想反动，是不宜上大学的。

所以说，哥哥确实是三次报考过大学。

比如有的朋友，他可能不清楚哥哥曾以“社会青年”的名义，在街道办事处报考过；比如家人，他可能不清楚哥哥在农村那一次的报考。

因为哥哥是从不喜欢诉苦或怨天尤人的，无论是大事小事，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他对那些不合理的事情，知道即使诉苦或埋怨之后也丝毫解决不了问题。他愿意从实践、思考与书籍中寻找答案。他从小性格，是乐观、理智和向往光明。

假如他没有对人生种种的深切体验，怎么能写得出谁也驳不倒的《出身论》，以及与出身有关的一系列文章呢！

吃过那么多苦，受过多次不合理对待的哥哥，无论是在家里或在学校、在农村还是在工厂，甚至是在监狱里的集体监号或独自监禁的死刑号，他给人的印象，总是开朗豁达、知识广泛丰富，总象个爱咯咯笑爱调皮的大孩子。



1967 年 12 月底，哥哥在家中。

这是哥哥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几十年来，我心底一直有个疑问：这位摄影者姓甚名谁？他是谁？

文革时，1966 年 12 月，我因“记反动日记”问题在“三年劳教”中，直到 1979 年时，伟大的胡耀邦力主给千千万万冤假错案者平反，“遇罗克专案组”不仅要给哥哥的问题平反，还要给父母的政治问题、我和还在监狱里的罗文的问题都给予平反。

我的二十本日记，哥哥唯一舍不得烧掉的那本最后的日记，母亲积攒的上千张家庭老照片，至今，还在北京的“国家档案局”不能还给我们。

1979 年时，专案组主动地从那些家庭老照片里，仅仅挑拣出十几张还给了父母，其中就有哥哥的这张。

“这是你哥哥生前的最后一张，”父母告诉我：“就在被捕的前几天拍的。”

1967年4月，《中学文革报》已被封禁，哥哥已被暗探跟踪了半年多，但他仍是每天平静地骑着自行车，带上饭盒，按时上下班。

后来，我问弟弟：“这位摄影者是谁呢？”

俩弟弟告之：这位陌生人，是通过《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牟志京口头介绍来的。牟志京对哥哥说：“我有位朋友，一直很崇敬你，他托人求了我好几次了，很想给你拍张照片，你同意吗？”哥哥似乎根本没多想，便痛快答应了。那是1967年十二月底，天气很冷，是个星期天，哥哥不上班正在家休息。

当时，是中午时分，哥哥正坐在写字台边的藤椅里看书，牟志京与那位朋友便一同到了，那位约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士客气地寒暄了两句，就开始给哥哥拍照。很快拍完照，又客气地说了两句话，连坐都没坐，水也没喝一口，说还有事要去办就告辞了。

这就是“崇敬”了半天的所有行为。家里人似乎连怀疑都没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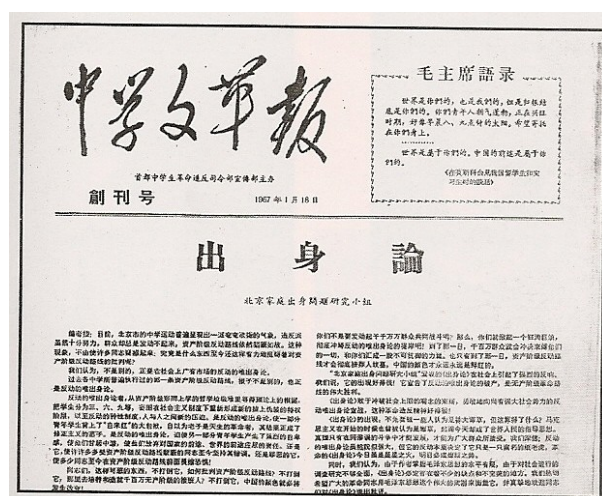
我一直没对父母和两个弟弟、也没告诉过任何人：我怀疑他是公安局派来的，是逮捕哥哥为了“认证犯人”之用。因为几天之后，1968年1月新年假日刚过，哥哥去“北京人民机器厂”上班时，他象以往一样，推着自行车路经“保卫科”办公室，突然从保卫科里出来一位哥哥认识的干部大喊一声“遇罗克！”哥哥一楞，停住了，猛地，从“保卫科”屋里窜出几位公安大汉，手持电棒劈头盖脸地将哥哥打得流血、打昏，眼镜摔在地上，他

身穿的棉袄都被打破，撕露出雪白的棉花……他们将哥哥用手铐铐住，塞进了停在“保卫科”门前的监狱用吉普车里，便带走了。

这情景，是事后，他工厂里的一位工人在远处亲眼所见，转告父母的。

公安局在逮捕哥哥之前，所以必须给他拍照，不仅是把他作为大案的重犯，甚至一直不太相信一个文弱如此的年轻人，体力劳动工作劳累了一天，怎么会那么快那么好地写出那么多谁也驳不倒的力作？他们就是不相信是他一个人的笔在做这一切，他们总想挖出一个集团、一个写作班子、甚至几千上万人的党派……

直至被监禁两年以后，无论公安使用了多少手法，无论哥哥受了多少苦罪，他始终是一人做一人担，没胡乱交代过任何人。



《中学文革报》专刊：《出身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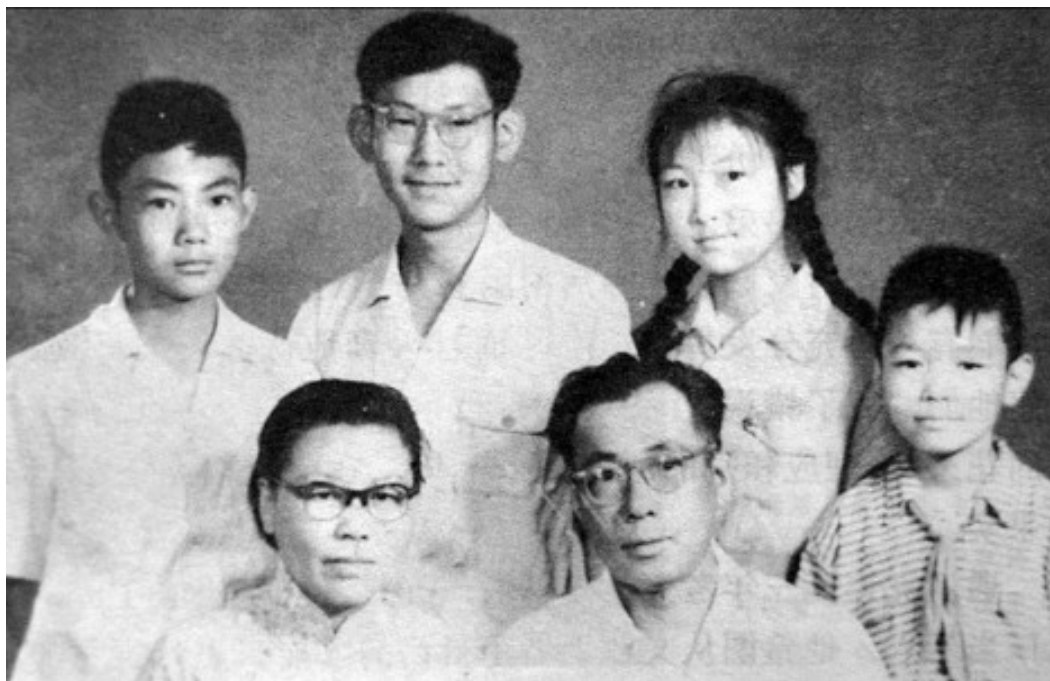


六期中学文革报综合图像

1970年3月5日，在工人体育场围观的十万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几个军警费力地推拽着他，单独把哥哥强行拉往一辆白色封闭的长大警车；他那健康的O型的血液与器官，必须被强制活体器官移植。是的，这个政权太爱他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杰出、如此智慧、如此有担当的人，他们一定要让他的每一个细胞，都要继续活着，传给千秋万代！

1979年，《光明日报》的三位记者，在不准拷贝、不准拍照、仅仅允许在大半天的时间里，从哥哥那几大麻袋的审讯材料中，匆匆用手抄写着给他定罪的审讯记录……

哥哥那舍不得烧掉的最后一本日记，我写的胡里胡涂的二十本日记，母亲毕生积攒的上千张家庭老照片，如今，都安全可靠地存在“北京市国家档案馆”。或许，他们所以舍不得还给我们，是当局希望我们这家人继续活着、活着，活到它们都能再次出现、让世人参观国家档案的那一天；哪怕是几十年或一二百年之后，让这些生动的日记、笔迹、照片，活生生地再现、再现……



1963 年，父亲劳教归来的全家福。我在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哥哥在小学任代课教师，详见《一个大童话》。

自 1967 年年底，那位陌生人给哥哥拍完照之后，我家人并没见过此张照片，而是十二年后，由哥哥的专案组办案人员，亲手交给父母时才见到的。专案组对此没有半句解释，我家人也从未问过，可我心里却认为，是公安局为逮捕他时，为了万无一失，作为对犯人“认证”之用的。

哦，哥哥，你是多么的杰出！

哦，哥哥，他们给你拍的最后这张照片，透出你那安详高远的神态，放射出智显的圣徒般的目光；你微笑地望着我们，我们也专情地看着你，它，是给全世界的最好的留念！



和我最心爱的四个书孩子。

2016.4.10

一次关于文革 50 周年的访谈

——接受记者 Huang 的电话采访

问：希望能得知文革 50 周年，对阁下的意义，或是对遇罗克先生所牺牲的意义？这些年来，中国到底有没有认真反思文革？对您们来说，「文革」是甚么？

答：我对政治与经济都没有研究，只说说自己的感想吧。

文革 50 周年对于我家人来说，意义很大。在今年的清明节，有无数的微信在纪念遇罗克，从半夜清晨起，微信电话铃就不停地响，悼念遇罗克的话语及对他照片的传播，几乎是铺天盖地。60 后、70 后、80 后和 90 后们，以及还活着的 30 后、40 后、50 后们，这好几代人，都没忘记罹难已 46 周年的遇罗克。对此，我家人是很出乎意料的，也感动之致！这说明，哥哥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的《出身论》，以及有关出身的一系列文章，令这好几代人刻骨铭心！也说明，《出身论》仍具有现实意义。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既反映了出身与等级的问题和当局如何对待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又说明象胡耀邦那样具有开阔心胸的领导人还是太少了。中国政府的心胸还不够开阔，并不想从制度上根本去解决问题。其实，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并非难事，关键是想不想去做。过去，一说到“制度”二字，就立即说你是敌人。现在，毕竟中国还是在进步，可以提“制度”二字了，哥哥的在天之灵，也会为此感到欣慰的。

您又问：文革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文革，我认为就是毛泽东想消灭他心里的政治异己份子，利用青年人的无知与盲目性，借机搞乱天下；借着青年人的无知和盲目，消灭各个阶层他想杀掉的人物与无辜的老百姓，尤其是与他一同创建天下的亲密的战友们，为此血流成河，他在所不惜。

我对政治没有研究，也没有理论水平，只是自己的直觉，谈不到全面和深刻。

您问这些年来，中国到底有没有认真反思文革？从我每天必读的“共识网”，以及海外的一些网站来看，认真反思文革的文章很多，作者并不都是经过文革的老年人，更有中年人和年轻人，他们愿意独立思考，很多文章是很深刻的。

我很佩服周志兴先生创办“共识网”的心胸，他是一定要左中右的叁种观点都有。其实，正因为不是一种言论，那网站才更有比较性和可读性。领导一个国家，其实也是这样，不应该只有一种言论。我常想：以周志兴先生的开阔心胸，以及他文章里透出的温暖的人情味儿，最适合在政府里担任领导人，而且应该多有象他这样心胸的领导人。以便能够象胡耀邦那样：人性大于党性。

但即使心胸开阔，国家领导人也应该主动地给自己设立“笼子”，才不至于让自己的权利膨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其实各国都是一样。制度健全了，国家自然进步；不健全，社会就不能进步。

问：从阁下的博文中所见，也是关心国际时事的。在下希望能得知：现在有人说文革復辟，阁下对这方面有甚么想法吗？外国媒体都将习近平比作毛泽东，您怎么想？

答：虽然我关心国际时事，但我没有研究。

我不认为文革能再次在中国出现。因为五十年前的文革，并非全国的老百姓要它出现，而是掌握军权的毛和林彪以及他俩的舆论支持者竭力要文革出现，是靠煽动起青年学生的盲目性起来四处造反，才变得轰轰烈烈

的。那时候，各重要党报的头条，天天就是欢唿：《向红卫兵致敬!》，《红卫兵干得好!》，《红卫兵就是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走上街头!》，《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这种舆论铺天盖地，这种以党的名义对头脑发热的学生们的支持，是史无前例、也是别有用心。绝大多数年轻学生，本来就是喝“狼奶”长大的，既不看好书又不会独立思考，一个个自以为在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保卫红色江山，那种心比天还高的疯劲儿一上来，还能有理智吗？

但现在习近平等政府领导人，是不希望象毛那样去做的，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基础。毛和林是希望国家大乱，习和王是希望国家不乱，他们掌握着军权，就算有人想造反也造不起来呀。因为现在没有能乱起来的上层根基。现在很清楚：毛是害怕自己死后遭到政治上的清算，所以要来个大清洗，把刘少奇那一派都消灭掉；借机也把民间的所谓政治异己份子们都消灭掉。

您说：“外国媒体都将习近平比作毛泽东”，但我知道的太少了，就算是这样，习近平第一次担任国家领导人，他也得由无经验到有经验，也得有个学习与熟悉的过程，以及体会与实践的过程，谁也不是神。既然国内还没有选举权，不希望他担任国家主席，那应该由谁担任呢？就算再换一个，就一定比他更好吗？

只能说：老百姓希望他能越做越好，得给他时间，谁让中国没有选举权呢？就算有了选举权，也不见得就不会选举出一个恶魔来，比如德国的希特勒以及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例子。我只能说：盼望中国领导人有一天能

想得开，能学习台湾——既有选举权和开放报禁，又能有另一个党派出现，两党互相比较，看谁做得更好；这样才对国家是有利的。

问：由于该段历史之长，在下也知道一个电话访问很难交代，所以希望能得知当时遇罗克先生着《出身论》的初衷、遇到的阻碍，以及着作的目的(虽然在下在网上能引用，但如果我能从阁下口中得知，对读者而言几更能投入)。

答：最早，是1966年的7月，哥哥就开始动笔写关于出身问题的文章了，因为他多年来，深深感到出身问题的不合理以及多么害人了。

那时，他起的标题是：《略论家庭出身的几个问题》。接着就是文革的红八月，两个弟弟为了躲避学校对出身“黑六类”劳改队的折磨，即对“地富反坏右”子女，外加“黑色知识份子”的“黑知”子女，因被红卫兵打死也是白死，而凶手却不受任何惩罚。于是，俩弟弟决定买个红卫兵的袖章，趁机扒上“全国大串联”已人满为患的火车，南下去了广州，远离了北京。当时毛号召全国大串联，每个城市都有招待学生白吃白住的接待站。

俩弟弟不在家，哥哥写完了那篇文章，给我和父母看，我们都觉得好得很，说出了多年来人人想说而又说不出的心里话。我只是连说“太好了！太好了！”而父母说“写得好”的同时，更多的却是担心。我是既高兴又钦佩；父母是既欣慰又不安。虽然哥哥和我都很理解父母，但我们毕竟太年轻，而他们的担忧是积于多年的人生经验。

由于哥哥有间自己的小屋，那个放煤和劈柴的窄长又潮的小黑屋，成了他的卧室和书房，所以，每当哥哥不想听父母的劝告时，就不言不语地走开了。

最起初，俩弟弟住在广州市的一个中学，收到哥哥的文章之后，与广州的其他学生，如龚小夏她们，先是把文章改名为《出身论》，自己油印又四处张贴，所贴之处，读者都挤得水泄不通，手抄的，留言叫好的，向作者致敬的；当然也有喊骂的，要砸烂作者狗头的，反响十分热烈。

弟弟写信告诉了我们广州的巨大反响，并邮寄来一卷他们用刮印方法油印的《出身论》，详细介绍了如何不用油印机也能印制，因当时油印机根本买不到。哥哥十分激动高兴，他买了油墨、刻笔和腊纸，就在他的小屋里，和我一起试验起来，刮印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四处张贴，也是围观的读者处处挤得水泄不通，两种反响十分激烈。

十一月份天冷了，俩弟弟从广州回来了，我们就一起油印和四处张贴，这在拙作《一个大童话》里都详细地写了。



其实，我们只能感激父母的开通与豁达，若是别人家，父母会寻死觅活又哭又闹再下跪又苦求子女别写这文章，别张贴，若儿女不答应，父母就哭闹个没完，儿女又该怎么办？难道离开这个家吗？往哪儿去呢？甚至父母的出身不好，再也不希望儿女也找个出身不好的人结婚，也是这样哭闹个没完的。因此，不能不感激我父母心胸的豁达，他们实在没给哥哥更多

的压力，尽管他们担忧哥哥的生命，从一开始直到最后一天，但他们只是无可奈何，事先就全部料在其中；这样的父母，不能不说是具有伟大胸怀的。

2013年10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的拙作《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详细地写了哥哥为了《出身论》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文章，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不仅是他失去了个人的生命，还有与他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们以及读者们，都为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1966年12月底，我因日记问题被同学扭送进“北京市公安局”，由那里被送进“北京第一监狱”。1967年一月，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发起办报纸的愿望，与六十五中的我大弟弟遇罗文，共同创办了《中学文革报》，而哥哥只作为不要分文的投稿人。白天，他去“北京人民机器厂”上班，做为“学徒工”，每天八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周日只休息一天。哥哥写文章往往是在深夜里一气写成。

牟志京的出身并不坏，他父亲是教授，是高级知识份子，家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参加的成员，几乎一半家庭出身是没有政治问题的，纯粹是正义感在驱使他(她)们去做这一切。与之一一起为报纸共生死的《中学文革报》成员是：郝治、牟志京、遇罗文、遇罗勉、王建复、李金环、纪亚琴、张富英、王玲、张君若、王嘉材、张丽君、王世伟、张元琪、阎世均、张颖、陈家华、帖汉、陶洛诵。

以第一期第一版的《出身论》为创刊号，由于反响巨大，一售而空，又出了以《出身论》为头版头条的专刊。共出版了六期。是当时无数种小报中最受欢迎的报纸，这在书里也有写。我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的《遇

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里，除了每一期头版头条笔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是哥哥写的之外，凭着我对哥哥文笔文风的直感，注明了我认为哪些没有署名的或是假名的文章，也是哥哥写的。1967年4月，戚本禹宣布《中学文革报》是大毒草，只好停刊了。

至于成员们为《中学文革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在《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一书里尽我所知地写明了。香港“田园书屋”是否还在卖这本书，我不清楚。

当时我因日记问题劳教叁年，已不在家里；叁年期满后，接着又当了十年农民。

当我回到北京时，哥哥已就义好几年了，《中学文革报》的成员，彼此之间，几乎也没有再来往。罗文与最早的恋人陶洛诵不再联系，而我倒是喜欢她，去她家找过她好几次聊天。张富英与遇罗文结婚生子，后来又离婚。罗文又爱上了别人，结了二婚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一家叁口与大儿子现在定居在美国。大儿子很有才华很有出息。小弟弟罗勉和太太还住在北京，女儿在日本结婚定居。

这都写在了《一个大童话》和《给外星人的66封信》里，还是由读者自己去读吧。此二书的电子版，叁年以来，一直在“共识网”的“图书连载”栏目里连载，在此，感谢读者的厚爱。

听说国内出版了《一个大童话》的黑书，可我至今还不知它是什么模样。

我最最希望的，就是曾经与遇罗克是生死挚友、以及《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们，如果他(她)们还健康地活着，希望他(她)们能写出文革时自己的经

历。无论写得好坏，无论长短，由于事实俱在，肯定都是生动的，这是我很久以来的希望。

问：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得知家中的日记和照片都存在北京的“国家档案馆”的？

答：是在习近平刚刚成为国家主席时，我在脸上，见到了他那和蔼微笑的头象，他希望有很多朋友，我立即将他加为好友。记得脸上，还有个朋友立即表示怀疑，说：“那是假的，并非习本人。”我反驳他：“谁有那么大的胆量，注明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呢？”

正因我对习近平抱有期望，期望他不亚于胡耀邦并胜过他，所以我就给北京的神交老友徐友渔去了电子信；因为他与徐晓、丁东着述过关于哥哥的书《遇罗克 遗作与回忆》，以及他写过和出版过其他的关于哥哥和文革的文章与书籍，我心里很崇敬他。

我在信里说：“哥哥的那本日记，我的日记，以及母亲积攒的照片，早就应该都还给我们。现在，习近平主席当政，新的时期开始了，我打算写一委托书，委托你能否打听一下，那些东西是否存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能否还给我家人？假如你办成了，你有权利拷贝它们，用它们，然后再邮寄给我。”

徐友渔同意了，我就真地手写了委托书，同样的一式二份，以挂号件邮寄给了他一份。

听起来这事好象很容易办，其实十分艰难，他那时才体会到访民的滋味儿：打电话、写信，有关单位一问叁不知；一次次，他坐公车又倒车又步行，跑到老远的郊区石景山，去法院约见日期，以便与工作人员谈话……把

他这位有糖尿病的人，腿都快跑断了，最后最后，如果不是仗着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身份，简直就没有任何结果；终于有个工作人员不知是出于可怜他还是钦佩他，而且不是在办公室里，是徐临走时，那人站在没人又透风的楼道里告诉他：“那些东西，不是在中级人民法院，而是在北京市内的国家档案馆。”

徐和我，都相信那位工作人员的话是很诚恳的。若是在“国家档案馆”的话，谁能轻易看得到呢？

不久，由于徐与几位朋友在其中一位的家里纪念“89 六四”，他与几位参加者同时被捕。后来他因病终于出了监狱，与我再没有联系了，我也不敢再与他联系了。

但我和他都相信那位工作人员是不会说谎的。因为哥哥属于全国著名大案的重要政治犯，国家认为那些东西以及审讯资料都有保存的价值。

我也不幻想着再要回它们了，相反，我倒觉得存在“国家档案馆”要比存在家人手里好得多。

问：在遇罗克死刑执行前后，阁下还记得兄长最后对您说的话吗？而您觉得，遇罗克先生看到今天的中国，会甘心吗？

（大致方向是希望能分成《出身论》、阁下家庭因为出身而蒙受的苦难、50 年过去文革的意义。）

答：我不知道哥哥若能活到今天，会怎么想。因为我从来不相信他能活到今天，他就是不死于文革，也会死在别的时候。若他见到社会有问题，是不可能忍住不说不写的；而且一说一写，就会很深刻，毫不留情，既让人爱，又招人恨；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我既不相信他会有幸福的婚姻，也不相

信他会活得长寿，从小我就有这预感。因为他太杰出了，要求自己太严格了，而社会往往是不允许一个杰出的人存在的。比如，他进了监狱绝对不认罪，他宁可升级，升至死刑他不在乎；而我们这些苟活者，只有认了罪，才能从监狱里出来，完全是两种底线。至于有的人在自传里，把自己在监狱里吹得神乎其神，而忘记了监狱里的常识，是读者不想和他(她)较真儿。您问的问题，我也只能如此回答。

在我对哥哥的印象与记忆的搜索里，我从未感到过哥哥以高见者教训过谁或议论过谁，一次也没有过。有人在书里那样写他（何况写得既生硬又不自然），那完全是作者的胡编，无非是作者想借他的口去攻击谁而已。

哥哥所以从来不那样做，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是因为他每天在日记里“吾日三省吾身”地寻找自己的毛病；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言行每周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以“做一个完全的人”、“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为毕生的自我追求。越是如此，他越是宽厚地对待别人。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多么累人的追求，犯点儿自由主义多快乐，但唯有他不是，他是把严格求己、宽厚待人作为快乐的。从小学起，他就是班里的表率，他视为父亲的班主任王笃元老师，对他的影响至深；“要做表率”的影响，已经渗透进他的灵魂与血液中。我觉得比起两个弟弟以及父母，我是更为理解他的。所以我总感到他活不长——他总会为一桩惊天动地的事去说话、去死也无憾的。

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哥哥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那时，我20岁，哥哥是24岁。

是在 1966 年 10 月份，文革打砸抢和抄家已开始两个多月之久。在八月份时，我曾把哥哥交给我的他那本舍不得烧的宝贵的日记——他那本最后的日记，32 开大，天兰色的塑料皮上，印有“北京日记”四个金字；他说是他思想最成熟的一本日记，无论如何他也舍不得烧掉。以及我的二十本日记和母亲毕生积攒的上千张老的新的家庭照片，因自己不知藏在哪里才好而弄丢了之后；结果那些东西，都被展览在北京市的“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了。这些在《一个大童话》里有详细的描写。

我被所在工作的“玩具四厂”（后来的六厂）的“保皇派”每分每秒地监督着，连去厕所都有人跟着；母亲被关在她所在工厂的地牢里，哥哥被关在他所在工厂的学习班。大约在 1966 年的 10 月份，我们才被几乎是同时地释放回家。那天，我骑车去哥哥的工厂，是帮他把他的行李与日用品用自行车驮回家。

我与哥哥各自骑着自行车，他的车后架驮着他简单的被褥，我的车后架驮着他的书与日用品，从他很远的工厂往家里行驶。在长长的“东四北大街”的马路上，我们一边骑着车，一边好象是很不经意地谈着各自在工厂里被禁闭和挨斗的事情，似乎无所谓地开心似地微笑着，其实我心里很苦涩。突然，他清清楚楚地说道：“只要心一横，什么也不怕了。”

他仍在直视着前方，并没看我；但他这句话，无比重地击进了我那郁闷的心里，仿佛，无论我怎样装得满不在乎，哥哥早已一眼识破；他那句话的重量，自那一秒钟起，击沉在我心底，一辈子都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消减！他说的每个字，太郑重、太严肃、太明确、太可贵了！如今 50 年过去，我活到了七十岁，每当想起那时刻那情景那句话，都如在眼前。

可以说：这句话支撑了我二十岁以后的整整一生，让我觉得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哥哥从来没特意地跟我说过什么，唯有这句话是只对我一个人说的，而且是在大白天，是在行人车辆来来往往的马路上，是我和他正骑着自行车驮着东西回家时。

它宝贵到：我甚至没有把这句话和这情景，写进任何书里和文章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向您公开。

2016年4月13日, 11点钟电话采访前, 记完。

我的幻想

这幻想已经有五年了，是从我 65 岁退休后开始的。

说起来，我本不该有这幻想：还有比退休之后的日子更舒服的吗？

在德国福利制的保障之下，无论你的退休金属于哪一种，都能生活得不错。

何况，我们从北边搬到南边，找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住处——对面的树林四季的颜色多彩多姿地变换着：清晨，鸟儿亲切动人的鸣唱；阳台的花朵鲜艳美侖美焕；秋天的金黄与橙红实在动人，从屋里拍出的照片，让朋友们感叹活象一张明信片；



永远的十月

冬天的雪，呈现出一派洁白的晶莹与静谧..... 一年四季，整天整天，就象生活在大公园里，眼里的分分秒秒，是一幅又一幅永远看不够的生动的图画。

何况，与 **PIPI** 从相识到结婚，有 27 年之长了，要是不和睦，早就吹了。正

因多吃素之后，我俩都变得很健康，若是没有意外的变动，就这样过到 80 岁、90 岁，或许 100 岁了：天天看看书、上上网、想写就写写给网站投稿；每天做做家务活；有宽敞的住房、抽水马桶、淋浴澡盆、电炉子、电烤箱、洗衣机、这机那机……活得卫生、健康、自由自在，还要怎样舒服呢？



美丽的三条河大学城 Passau

是呵是呵，完全可以满满足足地活到去世的那一天的。但人的个性就是不一样，我竟然总有一个幻想：去国内的偏远地区，那山沟沟里，那没有小学校的地方，去教小孩子们读书写字。

工资呢？我在国内有二十年的工龄，我补上那二十年的退休保险费，理应有退休金，那就是我的工资。甚至，我乐意用花不完的钱，去给孩子们买书，买纸笔。

如果自己生了病呢？一个人会生什么病、会何时死去，全是天意，全不

由己，随它去。

我已经问过 **PIPI** 好几次：是否愿意与我一同去中国？你可以教孩子们德文哪。他回答：我才不想去那里生活。他并不因我的话而生气，也不以为能成真的；就算我的幻想真地实现了，他也以为我是放着好日子不过自找倒霉的。那么，他的生活伴侣呢？或许，当我这篇文章发表后，自会有愿意来德国生活的人与我联系，愿意和他做伴儿吧。何况，花了不少钱置办的家，都是现成的。我们三个应该是好朋友，我不喜欢思想太狭隘的人。



与 **PIPI** 在美国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

为何我总有这幻想？

并非因为看到了影片《一个人的课堂》获奖之后才有的。因为我这幻想自退休后就有了，已经五年了。

这幻想的产生，是希望能创造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给予、诚实、朴素、节俭、愉快、有意义。

我在中国的四十年，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生活。不错，我在玩具厂搞过儿童玩具设计，我在《学习与研究杂志社》搞过美编，我因日记问题被劳教又当过十年农民……被平反后，那些年都算工龄。然而那所有的，都不是我很想要的和自己乐意创造的。

我幻想在一个交通不发达、僻静的还没有小学校的山沟里，我与一家诚恳待人的农民为邻居，自己有间小土屋，有个可以烧柴的土炕和做饭的灶台。白天，我去学校里教课，傍晚和晚上，我在自己的土屋里批作业，看书和写作；或许没有电脑，没有电话，无所谓，那就用手写。

假如我能这样生活十年、二十年，精神上该有多丰富多有意义啊！因为这种生活是我从未体会过的，且是我自己创造的和最想要的。

但是，假如：凡是领取国内退休金的人或是想在国内定居的归国人士（指以“政治庇护”身份在海外定居者，以及以此身份定居后又入了外国国籍者），一律都必须写“悔过保证书”才可以领取退休金，才可以归国的话，这个梦就吹了。

所以才说，很遗憾，它仅仅是幻想了。

去台湾的山沟里教孩子们中文吗？人家那里，不缺学校与师资。

而需要的地方，必须写“悔过保证书”，又去不成。

但我仍要幻想：当此文发表之后，我收到了中国驻德大使馆给我的信，就象那天我七十岁时，意外地收到了Passau市市长给我邮寄来的生日贺卡一样。

信里说：“您的文章在共识网发表，我们读了之后，决定对您改变作法：如果您真地愿意回国教山区小孩子们学习的话，我们相信您的人品与能力，

您不用写悔过保证书， 我们希望并乐意帮助您的幻想成真。”

哈, 乐死了！ 是童话吗？ 又是童话了？

2016.4.21

4 月 22 日在“共识网”发表了《我的幻想》， 接着就去网上寻找有关影片《一个人的课堂》的确切信息。

在来自全世界 91 个国家的 4000 多部影片中参与角逐， 此片不仅夺得第 49 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且男主角孙海英先生还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实在了不起！



照片：《一个人的课堂》导演李军林（右）与著名影视剧演员孙海英（中），在第49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上一起手捧奖杯。

记者问李军林的感想，他回答：“很开心。想不到能在美国的电影节获得这样的肯定，我想大概是其中的师生情谊和艰难的生活环境感动了他们吧，人类美好的感情都是相通的！”

我想去网上看看有关孙海英的个人简介，想知道他还演过什么影片，突然，左上角一红色“警告”二字吓人一跳，黑色大字是：“访问此网站可能会损害您的计算机！”

我只好退回，继续写下去吧。

“剧本是一剧之王”，编剧与导演都是年轻的李军林先生一人，在他个人

的微博里，他称赞孙海英先生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一个很生动的人”。现在影片的公演日期虽然还有待时日，但我很想知道此片想表现的是什么呢？它好在哪里？

于是很快在网上找到了剧情介绍：

“宋文化是偏远山区教书近 30 年的小学代课教师，来上学的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随着近几年村民外出务工的热潮，村里孩子陆续跟着父母转学到城市上学，学校趋于落寞，学生仅有四个，教师仅宋文化一人仍坚守岗位。后来几经波折，学校学生仅剩与奶奶相依为命的唐明明，宋文化依然坚持每天到学校去上课，每天按时打上课铃，按时升国旗，维护着学校的尊严。明明的奶奶辞世后，宋文化收养了明明，继续维持明明的学业。”

多么感动人的题材啊！

接着又去看了网上介绍的有关此片的拍摄花絮。

李军林在湖南农村长大，农村的各种农活如种田耕地、打鱼晒网、砍柴垛草的事他都会。他的小学就是代课老师教的。他的父亲外出打工，每逢年底才能回家。三十年过去了，但中国仍有 6000 万留守儿童象他儿时那样生活至今。这部影片讲述的就是当下农村社会的真实缩影，男女劳动力为了生活，不得不都去城里打工，乡村越来越凋蔽，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巴巴地守望着、守望着……

正是“留守儿童及上学艰难”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促使李军林非要写出来不可的迫切愿望，才产生了这部影片的。年轻的导演李军林先生，他自己就有“留守儿童和上学难”的生活经历，那些艰辛悲伤的以往回忆令

他刻骨铭心，不表达出来他就无法安生——真是个有情有义、不忘恩师的教导、有志气有理想的青年！由那样一个可怜的农村孩子成为电影导演，他的经历，不正是另一个电影剧本吗？

他决定自写剧本自己导演。如果剧本不真实不生动，如何会有人投资呢？有了好剧本，有了好导演还得有拍片的钱；他不属于气派庞大的事业单位国营电影制片厂有铁资金、铁饭碗的人，而是必须自己去想法筹资。集资是另一种艰难困苦，不仅得让有钱人的良心看了剧本很受感动、承认它的社会意义，还得肯定它不会赔钱才行；谁的钱也不是容易挣出来的。光这种种的准备工作，就花去了他十年的时间！

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

有了钱，他才能去找演员，再去寻找景地……这一道道的工作、焦虑、思索、奔波、比较和决定，本身就是又一个生动的剧本了！

李军林评价孙海英：

“孙海英老师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到了现场，除了完美地诠释这个角色以外，他还关心着剧组每一个人。一些片场的事情，他都能热心帮忙与参与，也经常会给我很多建议。孙海英老师真的很敬业，记得有场他背着几十斤重的黑板，去学生唐明家去上课的戏，拍了一天，转了四五个场，孙海英老师每次都是自己背着黑板在肩膀上。我躲在监视器后面看着孙老师的背景，能感觉到他全身都散发着内心戏，我都不愿意喊停啊，这戏太好了，不需要台词，不需要花哨的镜头，不需要夸张的表演，就静静地看着这种背景，都能让我热泪盈眶。”

读到这儿，我的眼睛也湿了。无论是导演和演员，都真正地走进戏里面去

了！他们已经与人物完全地甘心情愿地融合在一起，分不清是演还是在如此地活着！

对孙海英先生的夸赞，并非是导演李军林一人，饰演奶奶和妻子的两位演员，以及其他演员和有关的参加者，也对他赞不绝口。

端详着照片中的孙海英先生：慈眉目善、一脸正气；亲切、朴实、厚道、豁达大度的形象，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李军林先生的心，并非只沉浸在过去的的生活里，他更关心着现在和将来，他说：“对于现实中的留守儿童，我想说的是，这关系到 6000 多万孩子的健康成长，如果孩子的教育问题、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将来会出大问题。我们现在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学生打架斗殴、早恋堕胎、走失被拐的新闻，这些很多都是缺乏家庭教育和关怀的结果。”——说得多么中肯，多应该引起上层的重视啊！

先时，我还没看这许多介绍，只看了海外的一篇文章，就令我写了那篇《我的幻想》发给了共识网，因为我很想在自己的余生，做一个象教师宋文化先生那样默默无闻而又杰出的人。我深信要比我在德国的家里享清福的生活充实一百倍，也有意义一百倍。无论我怎样跑出了中国，怎样入了德国国籍，其实从灵魂上，我还是一个中国人。诚然，这也是海外所有中国人的情怀。

好心的共识网编辑，在信里告诉我此文已发表的同时，还附加一句：“并祝贺幻想成真”，我开心地笑了。

每次只要“共识网”一发表拙作，我都美滋滋地发给约一百人的群信（信址就这些，朋友们都与我的年纪不相上下），然后去推特、脸书、Go+以及自己的博克上做宣传。“北京之春”的主编陈维健先生回回愿意转载，他对拙作的欣赏，实在让我高兴又感动！

但这次，却有两位国内外的老友回信表示担心：

一位说：“罗锦，你有现在的生活，这很正常。若真想回国教中文，那就不正常！”

另一位说：“罗锦姐，莫幻想，这里还是地狱和粪坑，人民也不善良，他们不要文化，只要钱。过好你自己，莫理猪狗，更不要自投罗网。”

唯有陈维健回信说：“幻想是美丽的”，并很乐意将此文在他的网站推荐转载。他写信时一定是心情太好，因为他正在台湾开“藏汉会议”，天天游览着美丽的宝岛台湾。

其实，即使那两位朋友不说，我自己在心里已经开始编出了另一个故事了：

就算驻德中国使馆真的那样给我来了信，就算我也真地乐不可吱地去了一个交通不发达、没有学校的山沟；就算按照我的幻想，也真地在一家很通情达理的农民家租了一间小土屋，开始了我一心“只想给予而不计较报酬”的教师生活；然而，故事却这样开始了：

全村的农民见来了一位中不中国德不德国、身体健康整天高兴的七十岁老太太，先打听您当教师是多少工资？我回答没有工资，是我自己的退休金二千多元。这就把村民们吓了一跳，因为邻村的小学教师月工资才 14 元

人民币(是影片介绍里说的，一般的教师月工资是四、五十元)，管你是什么钱，你每月有二千多，这不是来了个财神奶奶吗？！接着，就要问了：

“您干嘛离开德国非来咱这穷山沟儿呢？”

我回答：“我就是觉得这里太缺少教师，才自愿来啊。”于是又都好奇地问：

“德国的生活啥样儿啊？”这可就把我难住了：是实话实说呢还是编瞎话、把德国说成暗无天日的一片苦难呢？或是装哑巴就是不回答呢？不回答人家就不走就更奇怪就更怀疑。最后咱只能实话实说，就算无奈地不情愿地说吧：“那儿，人人都有福利制的生活保障，还有选举权。”行了，邻居们连临村的全都围上来了，更不想走了，非得让我再说得更详细更具体才行……于是，这个村传到那个村，人们象看怪物一样地都来了，都想亲眼见亲耳听，过后却是讥笑与不解：“那么好的日子，您来这儿干啥呀？俺们想去都去不成呢，您能帮俺的孩子去德国定居和上学吗？”然后我就得费力地解释难于帮忙的原因，无论我怎样解释，人人都觉得这老太太不是教师而是地地道道的神经病，甚至是不喜欢帮助人的坏蛋。这还不算，立即，村里的和邻村的党支部书记甚至县委书记全都知道了。

“她来这儿做啥的？是蛊惑人心的？还是宣传西方的反动政治的？”

于是调查，于是上报，于是咱这老太太胡里胡涂地进了监狱……

叹了口气，我给那位关心我的老友回信：“大哥：我一高兴就那么写了，过后一冷静才知道什么是续篇了，远比你说的更严重。但人总得有点儿幻想，就让它是幻想吧，你说呢？”

2016.4.24

哥哥不是孤独的英雄

一位友人说：“遇罗克是孤独的英雄。”我不以为然。

我以为，那句话，是这位友人个人的视角，是他个人的体会，并不代表哥哥。因为哥哥从未孤独过。如果非要说哥哥有过孤独的时光，那只是在他独立思考在写作时（日记，读书笔记，信件，文章或文学创作），那时他必须孤独和冷静，否则他就无法思考，无法写作。

哥哥从来不孤独。既使在独自看书的时候，他心里是在与思想家们讨论和谈话，在升华为自己的思想，他不会感到孤独。至于他写《出身论》，以及在《中学文革报》上他所作的一系列的文章，为了正义，公正与理想，为了亿万底层人而呼吁和批判，为此而英勇牺牲，他更不会觉得孤独了。

哥哥的一生，是极不孤独的一生。而喜欢孤独的我，去冷眼旁观他，去回

忆他时，觉得他的性格与人生，其实是很幸运的。可以说：他是时代的幸运儿。在《一个大童话》里，我对他从小到大有详细的记录和描写，就不在这里重复了。直到今天，在“共识网”的“图书连载”栏目里，已经全文连载三年多了。

当时出版这本书之前，出版人让我砍掉书里一半的内容。我与他争执：“难道书里最吸引人的，就是我的恋爱和离婚吗？即便如此，遇罗克的灵魂也是在贯穿着我生活的始终呵。他的一生才 27 年，假如你让我砍掉他的童年和少年的部分，就等于砍掉了他的半生。而他的童年与少年是多么重要，那是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奠基石啊。假如我不把这基础写明白，读者怎么能理解他的后半生呢？”

诚然，后来我与出版人合作得很愉快。当时我还没买电脑，总觉得自己学不会，没有信心，是花钱找人打的字。没有电脑，也就没有办法自己校对原稿。我对出版人唯一的要求是：“完全照原稿出版，不能删改一个字。”他满口应允。

《一个大童话》是我最心爱最重要的孩子，是我唯一的女儿。所以我管出版人孟浪叫“孟爸爸”，我自称“童妈妈”，这称呼一直叫到今天，就是不能忘记我们合作的愉快，不忘我对他出版了此书的感激和满意。其实他比我年纪小好多，但和这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他对作者的尊重，“女儿”能这么完好地出世吗？

我在书里尽量地写出了哥哥的一生，他那短短的二十七年的一生。

他在父母的关怀下健康地成长，他从儿童时能识字起就喜欢阅读课外书；

他六岁起上小学一年级，后父母从南京搬家到北京，先在“北京育英小学”上学，四年级后又转学到离家近的“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现在的“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初中三年在“北京二十五中”男校，高中三年在“北京六十五中”男校部。

他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家庭出身”三次考不上大学。他做过农民（农业工人），小学代课教师，“首都图书馆”的资料卡片抄写员，“情报研究所”的临时工，“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工人。每一种工作，他都兢兢业业地去做，并优秀地胜任。

各行各业丰富的底层生活，不仅使他从不感到孤独，正相反，他觉得是在丰满自己的羽翼，认识了底层的多样人生，以及各种类型的朋友。

他经历了“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阶级斗争教育”，“文革”。

上高中之前，他虽然不是每次运动中的直接对象，但父母身在运动中的切身体验，已经活生生地给了儿女们以教育。到了高中和文革时，哥哥已经被“运动”在其中，成为“被革命”的对象了。

但他并不感到孤独。因为伴随着他的，是从小到大每天深夜读世界名著：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无所不读，只要能借阅到或能买到的好书新书奇书。

他的读书笔记一摞又一摞，他的日记一本又一本，他的每个文字，都那么真实与鲜活；他那独特清晰，遒劲有力，富有个性的笔迹，一笔笔，一划划，都是他思索和求真的深刻总结。他那最后一本舍不得烧掉的日记（天

蓝色封皮印有《北京日记》四个金字)，他说记载着自己最成熟的思想，如今还在“北京市国家档案馆”，伴随着它的，有母亲毕生积攒的千多张家庭和友人老照片，有我一本也不想烧掉的二十本日记：我那作为小姑娘和少女的无价值的废话傻话。我和母亲的东西，也只能去衬托哥哥思想光芒的那本宝贵的日记了。就连他这没烧的一本日记，也丝毫不孤独呵，竟有这么多的陪伴呵，老天偏不让哥哥的灵魂感到孤独。

直到血淋林的文革来临，他感到义无反顾地必须发声：《出身论》振聋发聩，震动了全国！无以数计的热血青年，不远万里来见他；多少掏心掏肺，热泪纵横的留言，挥洒在油印的后来是铅印的报纸上。雪片般的读者来信，一麻袋又一麻袋，只能由《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们用平板车去邮局一次次地拉走。

哥哥读着句句真实，热血连连的信，感动得泪流满面……

他孤独吗？他怎么会孤独呢？难道谁，有人如此地“孤独”过吗？不会有！

完全相反，他有太多的朋友，太多的求真者和志同道合者！

没有过遇罗克人生体验的很多人，会是孤独的。他（她）们的孤独，正因为没有他的性格，没有他的知识和人生体验，也没有他的付出。

他进了监狱，他不认罪，不怕折磨，不在乎死，因为他从未感到过自己的孤独。正相反，他知道自己的背后，有亿万人民不会忘记他，他对此深信不疑：那是全中国的一大半人口啊，是他用生命为之呼吁的人们，甚至还

有他们的后代。为他们死，他觉得太值。

他从小到大就没感到孤独过；因为他一直在求真和探索真理，深信真理是在自己这一边的。

因此，他在监狱里留下了那首永不磨灭的诗句：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王学泰和黄西孟都是哥哥 65 中的高中同学(不同班),黄西孟也是哥哥在“育英小学”四年级时的同学，他也认识哥哥的初中同学。他来信告诉我：

“校友见面时，常谈到罗克。“北京育英小学”同学从 2005 年起每年聚会，每次聚会都会情不自禁的怀念起罗克，谈起当年的友谊和往事。”

2015 年是“北京市 65 中”60 周年校庆，黄西孟是校友筹备组的，他在会上多次提到哥哥。但 65 中的老师们是不谈哥哥的，他们毕竟还要在这学校教书，不敢越雷池一步。

在 2015 年 10 月，“北京市 65 中”举行的建校 60 周年大会上，会上一共只安排了三三位校友代表发言，64 届校友曾光说：“遇罗克是 65 中最杰出的校友，是 65 中的骄傲”，他表示自己要出钱在 65 中校园内给罗克树一个铜制头像，他的发言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弄得 65 中校领导很紧张。

哥哥的一些校友们，有小学的，初中的和高中的，都专程到北京宋庄去看过在胡平的倡导之下，郑敏设计和制作的哥哥的半身铜像，并与之合影，他们希望哥哥的在天之灵会听见他们的心声。

张郎郎在他的著作《宁静的地平线》一书里，这样提到哥哥：

在“血统论”笼罩下发生了“八一八”后的红色恐怖，当时，全国出身不好的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儿来。遇罗克借着形势的变化，横空出世——一篇《出身论》如彗星划破漆黑夜空。而出版这篇文章的《中学文革报》，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每天，遇罗克和这个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读者来信，得用麻袋来装。……中央文革注意到了，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最后，决定抓捕遇罗克。遇罗克从进来那天起就没有屈服过，他似乎就是个天生盗火者。他把入狱当成必然的结果，这里是和当局智斗的现成平台。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人数众多“被侮辱被损害”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先行者，也是个殉教者。而当时，我的罪行中还有所谓“联动思想后台”这么一条，因为我当时的许多小哥们儿都是联动的骨干。其实，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我却坚决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那个血统论对联。我认为，这和德国法西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甚么区别。……即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

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勋，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凡是和哥哥相处过和接触过的人，都那么爱他。就连他因提意见而得罪过的人，或是因当局的政策而不得不判他死刑的人，背后也不得不承认他是

对的，并且佩服他。

哥哥不仅是 65 中的骄傲，也是 25 中和府学胡同小学（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的骄傲。早晚有一天，那三个学校的校领导都会自动承认的。

哥哥的魅力，是他的人格所致。

哥哥，你不孤独，你从未孤独过，你实在是时代的幸运儿。

作为对文革五十周年的纪念，我把这首拙诗献给你，哥哥！

哥哥的小屋

儿时他有一间小屋，
是读课外书的乐园；
学校的讲授另是一样，
只对课外书兴趣盎然。

凡他能读懂的书籍，
都认真地做了笔记；
迸射的思想的火花，
留下他每天的痕迹。

接二连三的剧变，
使他失去了小屋；
全优的品行和成绩，
突然变成了罪人。

苦闷的汪洋大海，
险些令他窒息；
他需要一间小屋，
能与智者和伟人交流！

那放煤和劈柴的小屋，
变成哥哥的书房；

那潮湿阴暗的小屋，
是哥哥心灵的天堂。

白天，
为了生存劳做奔波；
夜晚，
在灯下苦读和思索；
无尽的知识的海洋里，
他寻求着道义、启迪、力量。

每逢我走进院内，
都要深情地凝望；
桔黄，黯淡的灯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永刻进我的心房。

文学、历史、哲学……
伴随着他的成长；
他与伟人们讨论——
那无数的日记、笔记、文章。

寂静、深沉的黑夜，
人们皆昏昏地睡去；
唯有哥哥的小屋，
仍透出桔黄的灯光。

愚弄人民的谬论，
钳制着亿万灵魂；
哥哥勇敢地应战，
驳姚之作登上党报，
将他作为“反面教员”。

文革的红八月，
愚弄变成殴打、关押、屠杀；
几十年的“出身”枷锁，
没人敢于驳斥、揭发。

劳累了一天的哥哥，
深夜中奋笔疾书；
他宁肯为发声而死，
也绝不屈辱地生存！

油印的《出身论》诞生了！

人们如醉如痴地读着；
几十年憋在心底的话，
被阐述得无比透彻！

铅印的《出身论》诞生了！
人们欢呼、奔走相告；
《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
都是在哥哥的小屋里，
彻夜不眠的杰作。

每一期报纸被疯狂抢购，
几万、十几万份一售而空；
雪片般的读者来信，
倾诉着饱受欺凌的呼声。

读着信的哥哥泪流满面；
从不爱哭泣的他，
对自己说：
“为他们死，值了。”

半年的暗探跟踪，
哥哥没有半点惊慌；

从他动笔之日起，
生死便已置之度外；
惟有读书、写作、思考，
才是他每天的最爱。
寂静、深沉的黑夜，
小屋的灯光明澈……

哥哥被捕的那天，
《工资论》还没有写完；
桌上摊开的年终总结，
还记着昨天的誓言：

“如果我自欺了，
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
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他再也没活着回来，
因为他不认罪、拒不交代；
他受尽两年多的折磨，
终于到临死的这天。

他——
在人间的大学毕业了，

蓝天、白云、上万的人，
壮观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这就是他——
大学毕业的盛典！

他是多么杰出的学生，
值得有这壮观的场面！
他交出了第一篇论文，
光华灿烂；
然而代价必须是——
他的头颅。

拿去吧！
他大笑着。
宁可付出这代价，
也绝不跪着生存！

他——
在社会的大学毕业了；
蓝天、白云、上万的人，
壮观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十万人的观礼，

就是他大学毕业的盛典！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还在不屈地放光；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仍是深夜的导航。

小屋的灯光灭了？

不，它仍辉映着人们的心房，

那火炬何曾熄灭？

它明明分外红亮！

我有千万次梦，

每一次梦境一样——

我走进那小院，

仍是深情地凝望；

桔黄、黯淡的灯光，

透在唯一的窗上；

哥哥攻读的背影，

清晰地眼前飘荡。

每逢我走进院内，

仍是深情地凝望，
寂静、深沉的黑夜，
桔黄
明澈的
灯光.....

2016. 6. 26 德国 Passau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情义，那心里的痛

遇罗锦 丁平

一.

突然，我收到一信：

“大姐，南京的一位叫做丁灏的先生，你认识吗？ 他的弟弟丁平说：你们两家是世交。他想和你联系上。 发此信，也为了核实一下。”

此信是“共识网”的作者柳栋发来的。

由于我这写不好评论的人，曾经张冠李戴地认为他是广州的那位知名人士柳栋，闹了个笑话，还写篇小文纠正过；所以，我们有时通信，我干脆就称呼他为“佛佛”：一是他的博客叫“半佛半魔禅”，二是打这两个字很省事，他同不同意，我就不管了。

我立即回信说：

“佛佛， 你这人，可恨，可恨，可恨！ 就因你说过，你从来不留信，看后全部立即销掉。 假如你留着，就去看看我刚认识你给你写信时，就给你写过：‘南京有我父母的老友丁大爷，他有个儿子丁灏大哥，文革前还来过我家，他尤其和哥哥特别谈得来。如果我回国看看一定去南京，很想去找他们，也不知道丁大爷和伯母是否还健在。’ 当时我写了这些话，你是只字不提，看来，你早就忘了我写过什么了。 我都不知道丁灏还有个弟弟叫丁平，当然想认识他呀！这还用说？麻烦你告诉他我这信箱，让他写信吧。

丁灏大哥早就退休了吧，他一家人都好吗？”

回忆起那唯一一次见丁灏大哥来我家，是在 1966 年“破四旧”之前。我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还在实习阶段，那是炎热的夏天，当时丁灏大哥是去内蒙出差（他在南京大学）考察地质回来，路过北京特意来看看我们。

父母（尤其是母亲）一见他就喜欢如故，一转脸就对我们赞不绝口：“看你丁灏大哥，温文尔雅，极有才华，又有事业心，对老人多有礼貌，句句话都中听。”她满脸都写着：“罗锦，我希望你和他搞对象，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

我只知父母和他父母的友谊颇深，但为何那么深，以及丁家的历史，还真不清楚，因为父母很少给我们讲述过去的事情，我们也习惯性地不问。虽然我对丁灏大哥的印象极佳，可我当时似乎对谁都没心思去搞对象；就连我爱了四年的同班同学国栋，也是空中楼阁式的幻想，尤其是父母离婚后给我的反面影响，自己总觉得这辈子都不会有什么意中人，因此对母亲的话我就装听不见。

当时，我家的住宿条件已很拥挤：哥哥白天劳累地在“北京人民机器厂”上班，住在他那昏暗狭窄的小煤屋里，一个不宽又发潮的单人木板床。里屋，我和姥姥也不宽的双人床就让给了丁灏大哥。外屋，除了父母的双人床外，姥姥与罗文罗勉挤睡一夜，我就睡在了放衣物的大躺箱上。

丁灏大哥说在我家只住一夜，却和哥哥坐在屋前的海棠树下，聊到大半夜，十分投机。

天热，宽大的老旧竹帘挂着，双扇屋门开着，屋里早就关了灯。而他俩，坐在海棠树下的小板凳上，沉浸在夜色的昏暗中，面对面地低声聊着天，不时地发出笑声，毫无睡意。

我躺在大躺箱上，迷迷糊糊地听着和想着：“他，是哥哥理想中的‘我’呀，哥哥把他看成是自己的活化身哪：他比哥哥大一岁，在南京，他俩从呀呀学语起就熟悉。哥哥所有的幻想和愿望：学习与人品的优秀、好读书、有才华、入团、南京大学、研究生、全国考察矿藏与岩石并游览大好河山、还可尽情地写作，这一切哥哥的追求与梦想，丁灏大哥全部实现和做到了，且优秀地继续在做着，并深刻细腻地体会着。哥哥的理想和梦想，丁灏大哥全都有了，他正是哥哥希望达到的活生生的样板。而恶运却都集中在哥哥身上了：学习与人品虽然优秀杰出，却三次报考大学都因出身问题而不被录取，他现在仅仅是在工厂才挣 16 元工资的体力劳动学徒工，明天，他还要劳累地去上班。”

然而，从他俩那开心的压低的笑声里，从那些我听不太清楚的谈话中，我感觉不出哥哥的任何酸楚和委屈，也感受不到丁灏大哥的任何歧视与傲慢。似乎他俩早就融为一体了：是他们谈论着社会的现象与政治？还是社会的风气？或是远方所见所感的风土人情？就算给他们十天半月，他们也聊不完呵。

无论他俩在聊什么，他们视对方仍是彼此六岁时的纯真无暇。一个是在初中的“入学登记表”上没写“资本家和右派出身”的成功的他，一个是因

写了“资本家和右派出身”的永不能成功的他。其实，他俩完全是一个人，完全是被人为的政治，活生生地拆开的两个不同的样板。

而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俩谈话时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直抒胸臆、互相的理解与提升，全不受社会的政治、舆论、歧视与等级的影响，这，需要有多高的修养和心胸啊！需要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啊！他们只被对方的思想与人品所吸引，忘记了疲乏，忘记了应该去睡觉；他俩知道这一夜过去，将不知何时才会再相见，他们宁可一夜不睡；这，又需要多深的理解和爱！

遗憾的是：过去的几十年来，中国都没有什么节假日。谁出差路过哪个城市去看望亲友，顶多半天一天就得离开，不仅不可能为这向单位请假，更不可能为这失去不易得来的工作。

丁灏大哥走后，便与哥哥经常通信，好像那一夜的聊天还远未聊够。每次的来信，哥哥都爱不释手，赞他有文才有思想，且一手潇洒漂亮的钢笔字，哥哥极为珍爱地保存着他的每一封信。往往，他会情不自禁地夸赞：“看这首诗，他写得真好！”

回信时，除了叙述生活里的事，他便也以诗回赠。

不久，文革“破四旧”来临，有一天，丁灏大哥突然给哥哥来信说：“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草草几句问候便结束了。哥哥便明白了，于是将他的信全部烧掉了，也回信说：“我也是第一次给你写信……”

哥哥把这事告诉了我，并看他亲手烧了信。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真有那么严重吗？那些都是心灵的真迹啊，烧了多可惜！”

往后，就是我因日记被劳教，哥哥进了监狱被判死刑，俩弟弟去陕西插队……我们两家人，彼此无音信直到今天。一晃，就是半个世纪！没想到通过柳栋这位神交，竟联系上了。

次日（7月6日），柳栋回信说：

“我有印象，大姐过去谈到过地质学院的丁灏先生（我就是在科学大院长大的）。但是，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大姐：前两年丁先生已经过世！他在文革中也被隔离审查，好像和你哥哥的案件有关。出狱后，一直受到打压，直到郁郁而终。他的弟弟丁平是在网上看到大姐和小弟的对话录，才通过他的同事和我的姐姐联系上的（她俩过去认识）。具体情况，尚不了解。待你们两家故交重新联系上，小弟也会知道的更多吧。明天白天我就跟丁平先生联系。我知道，大姐看到这封信，心情会难过。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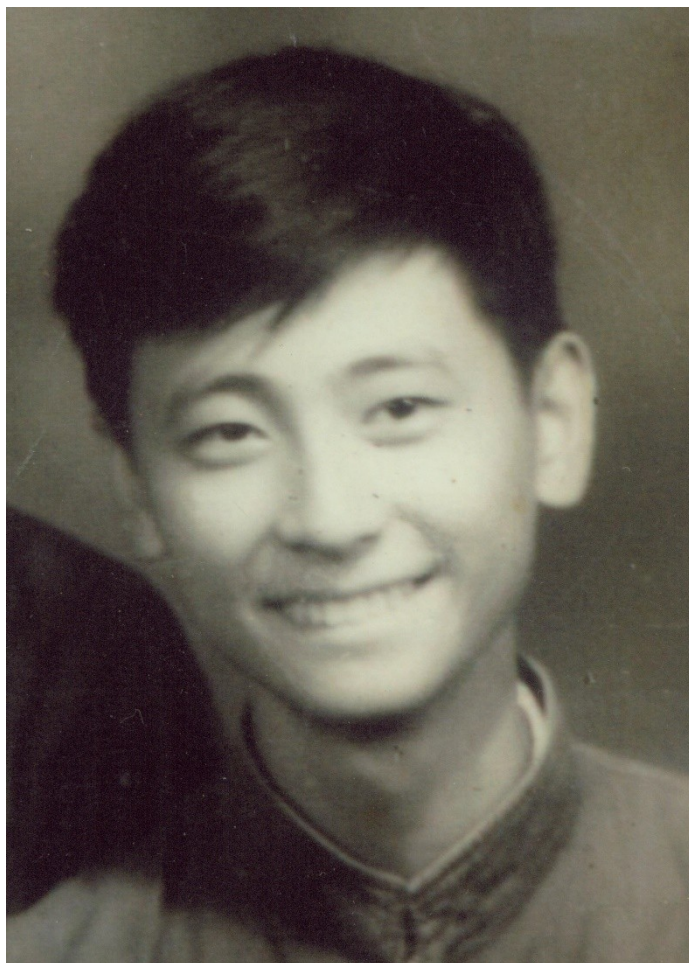
我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

二.

罗锦大姐：

您好！我是南京的丁平，系丁灏之弟。在《共识网》上读到您写的文章中

提到丁灏大哥，我很激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您还记得我大哥！



中学时的丁灏

根据您文章中有关柳冬先生的线索，我通过各种渠道寻找柳冬先生的联系方式，以期得到你的联系方式。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与柳冬先生联系上，并得到您的邮箱地址。

下面我简单把我们家庭文革以来的情况向您介绍一下：

我父母与您父母是多年老友，友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文革之前

他们一直保持联系；我父母亲由于文革中丁灏受到迫害而担惊受怕，分别于 1971 年和 1976 年去世。

我们可以算是世交，特别是我大哥丁灏与您哥哥罗克兄都是智商极高的才子。您的记忆力确实很好，大哥丁灏 1958 年考入南京地质学院（后该院水文地质专业并入南京大学地质系，1966 年春于南京大学地质系研究生毕业）。文革期间，丁灏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受尽摧残迫害，头部被打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痫；尽管如此，他以非凡的毅力，克服身体上的疾病，在地质、考古、书法、文博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等领域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丁灏不幸于 2010 年 4 月去世。2013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独行蹊径》有较详细的介绍。

我们兄妹一共六人，丁灏是大哥，我最小，四个姐姐，现在都住在南京。

如果您回国，请能抽空到南京来，大家见见面。

为了联系方便，我们能否建立微信联系？我的微信号是.....，您邀请我加入微信朋友圈，我确认即可。

盼收到你的回信！

祝

吉祥安康！

小弟丁平

（下面是他的家庭地址，手机与座机电话号码。）

接着，丁平又一信说：

1966 年文革开始时我才九岁，不谙世事；但有些事情还是有记忆的：1967 年十月罗克兄来过南京，曾来我家看望我父母，当时灏兄不在家，罗克兄小坐一会儿就离开了。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之所以在上个邮件里说灏兄“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是缘于罗克兄被捕后，1968 年，北京市公安局派专案人员来南京我家、我父亲单位和丁灏兄单位“南京大学”调查。北京市公安局专案人员在我父亲单位对我父亲说：“你朋友的儿子遇罗克是现行反革命，你儿子丁灏是幕后主使。”我父亲听了以后就倒下中风。

丁灏兄后来说，他被北京市公安局专案人员提审数次，意欲挖出罗克兄的幕后指使者。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大约是 1982 年左右，丁灏兄去北京办事，曾去北京玩具六厂找过您，厂里人说，您当时已经不在厂里了，好像是调到作协去了。

我出生于 1957 年 5 月，属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比大姐小一轮。该读书的时候遇到文革，荒废了学业，只读到文革时的高中毕业；1979 年进工

厂当工人；成家也比较迟，没有子女。

丁平最近的来信：

罗锦大姐：您好！

多年来我基本没有信可写，也不会电脑打字，已经发给你的邮件是我自己起个草稿，请朋友帮忙打字，所以回复不及时，望谅解！至于其他顾虑，我是一点没有！只是写作能力太差，所以这篇文章就劳您多费心了！发表之前请给我看看。

关于丁、遇两家友情的由来与发展，因我是家里最小的，知之甚少，只是从父母和灏兄谈及遇家时获得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既不完整也不详细。这几天，我也问了四个姐姐，试图多收集一些有关我们两家往来的情况，可惜，她们了解的也就是我知道的。下面尽我所知叙述如下：

1946年，我父亲（1911—1971）在徐州与友人合伙开了一家名为“华丰转运公司”（即现在的物流公司），通过铁路做运输生意。听父亲说，伯父遇崇基系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毕业，与伯母王秋琳在徐州开了一家营造公司，伯母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我估计他（她）们就是在那个年代因生意上的往来而成为朋友，进而成为挚友。你们家1949年北上到北京；我们家由于祖父祖母住在南京，于1951年南下至南京。父亲来南京后买了二处房产，并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拍卖行，公私合营后任拍卖行副经理兼估价师；母亲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没有工作。“三反五反”运动中，

父亲因人缘好，或是还算幸运，没有受到厉害的冲击，但是，家里一处临街的门面房产被没收，没收的具体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父亲丁浦哉

我叔叔丁庆元（1926—2003）1949 至 1952 年在“北方交大”读书期间，与崇基伯父有往来。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后因关节炎调至武汉“铁道部武昌机车车辆厂”，1957 年被打成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一去就是 20 多年。平反后在当地教书，退休后回到南京，终生未婚。

关于灏兄 1982 年去玩具六厂找您一事，我也是后来听灏兄说的，至于灏兄

为什么没有去直接你家找？我估计一是灏兄时间比较紧，二是他认为你们家可能已经不住在老地方了。

我的四个姐姐情况如下：

大姐丁惠珍，1945 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二个儿子；

二姐丁惠珠，1947 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一女；

三姐丁惠蓉，1950 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一女；

四姐丁惠芳，1954 年出生，已退休，育有一女；

灏兄出生于 1941 年 9 月 23 日，1980 年与王姓女士结婚，不久即离婚；此后一直未再婚，无子女；

我出生于 1957 年。

我在找家里老照片时，发现了灏兄大约写于 1980 年左右的“杂诗四首（悼遇罗克）”，扫描件见附件。



文革前的全家福

三.

我很久没哭过了。

心里从未这么痛过。

“文革期间，丁灏因受罗克兄的《出身论》的牵连，被关押六年，受尽摧残迫害，头部被打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痫……”

受《出身论》的牵连，这可能吗？

文革“破四旧”之前，他俩就把彼此的信全部烧掉了，两个极为理智的人，以后在那无法形容的骚乱里和惨无人道的打砸抢中，自然不会有任何联系。接着，在广州和北京就是油印的《出身论》，在北京是铅印的《出身论》和一期期的报纸，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头条文章，以及其他的化名文章，都是哥哥白天劳累地上班，夜晚及周日为报纸赶写的，他怎么有空，怎么有可能去与丁灏大哥联系？！他怎能不深知避免牵连任何人，何况是自己的挚友？！

除非只有一个可能：《中学文革报》的读者来信需用麻袋装，罗文罗勉他们是用平板车，从邮局一车车地拉走。或许南京也有此报纸的流传与复印，丁灏大哥看了以后，赞不绝口，他并不知道“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就是遇罗克，一定会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给报社写过信。哪怕他用了假名，但公安还是会侦破的。

尤其是：哥哥把很有水平又深为感动他的来信地址及人名，抄在了一个本子上，共有三千多人。哥哥在工厂被捕时，公安人员来家搜查，也把它搜走了。哥哥的审讯材料为何有满满的八麻袋之多？因公安局认为他要搞党派，但哥哥是拒不承认的。审问他：“为何你把人名地址记在这个本子上？”哥哥甚至回答：“我也不知为什么。”为此他受了大罪，背铐整整半年；是否还有其他的人身惩罚，不得知。既然他不想交代任何人，又不能胡编滥造，他也只能如此回答了。故在他的死刑判决书里有一句：“在押期间气焰嚣张。”但，绝对不会因为哥哥不交代，就不加罪于来信的读者的。

公安局总想找出一个写作班子，一个有很多人的组织，他们总是不相信哥

哥一人就能胜任。

直到改革开放时，令人怀念的胡耀邦主席当政，哥哥的专案组对父母透露：

“由于这三千多个地址，每一个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但怎样惩罚，他们不会讲。因此，当专案组问到父母有何要求时（只能提三个要求），母亲代表全家回答道：“第一，给所有受遇罗克牵连的人平反。”

过后，有朋友对父母说：“您不提那个要求，照样也会给他们平反的，受害人自己都会提出的。您这么一来，就失去了一个条件。”

但父母一点也不后悔，他们觉得：唯有把这作为第一个条件提出来才安心。

可以设想：文革时，即使丁灏大哥根本不知道“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是遇罗克，即使他给报社写信时不写真名，但由于信封上的邮戳是南京来的，哥哥认识他的字迹，更由于信里内容的高水平，哥哥会立即知道是他写的。既然连哥哥都能很快知道，公安局那么多有水平的侦探，也绝对不是傻子。

正因哥哥知道了这封读者来信是丁灏写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联系以及哥哥对他的以诗鸣志（见下第六节）。

丁灏是“〈出身论〉的后台”，这连边儿也不沾哪！如果哥哥不是如此地与丁灏联系上的话，他绝对不会冒失地给丁灏邮寄信件，甚至谈论报纸的事的；因为他知道这会有极大的风险。

唯有哥哥的生死之交、他的父母也与我家是老友、“北京 25 中”初中同班三年的郝治，以自称“马列”的假名，代替哥哥，每天在北京四中的“〈中学文革报〉接待站”，接待着就近的以及不远万里而来，许多想亲眼见到作者的读者们。

郝治是已经把命豁出去的。后来他所遭受的巨大折磨与惩罚，他所有的磨难与经历，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丁平信里说：“1967 年十月罗克兄来过南京，曾来我家看望我父母，当时灏兄不在家，罗克兄小坐一会儿就离开了。他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7 年十月，哥哥去过南京？从未听家里人说起过，家里人一定是根本不知道的。哥哥不想讲的话，他绝对守口如瓶。

1967 年四月份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报纸不得不停刊了。而在那之前，哥哥早已被暗探日夜跟踪已半年多了。所以，他出发去南京或去北戴河，都是极为困难，几乎不可能的。

1967 年初秋（十月）时，他请了一周病假（一个手指的灰指甲被拔掉），借此去了北戴河，在海边的沙滩上，与《中学文革报》的成员们意外地相遇。

我曾想过：他究竟是如何逃脱了公安的盯梢的？死胡同“果局大院”极为

狭窄的胡同口，只需一位公安把守在那里，他就跑不出去。

唯一的可能，就是当初，哥哥决定把又黑又潮的小煤屋作为卧室和书房，我和谁也不商量，拿起斧头，在那狭窄的又糟又糠的后墙上，凿了一个洞，姥姥气得直责备，哥哥见了咯咯地乐；房管局的人来了不仅做了屋门，还安了个后窗。那个后窗较高又小，但不胖的人是能钻出去，跳在地上也没问题的。窗外就是一个街道办的“被服厂”的大院。哥哥一定事先侦察好了地形与进出口。除此之外，在这死胡同里，他是插翅难飞的。

家里人谁也不知他要去北戴河的计划。那个月他少交了父母工资，他不肯花《中学文革报》的分文，因为他对这报纸的心情太神圣也太圣洁了。

他去看望丁灏，一定是在去北戴河的去或返回时。他一去或离开北戴河，以及在旅馆的居住，都是独来独往，没有与报社成员们在一起。正因为在他的计划里，有一个他必须见到丁灏的内容。

他要去看望还未见过的大海，让大海的开阔灵魂给他以心胸和力量；他也一定要去看望丁灏——他理想的化身与挚友。

或许他不肯定自己一定会死，但也未必。因为他早已做好了会牺牲的准备。

可叹，他竟未见到他。哥哥无法多呆，因为他要准时地赶回北京，次日还要准时地去上班。老天又一次违人心愿地安排了：让哥哥把满腹重要的话、知心的话、诀别的话，都再没有机会向丁灏诉说。

情义——那心里的痛呵！

四.

在 1982 年，丁灏大哥竟去了“玩具六厂”找过我？我丝毫也不知道。丁灏大哥的情义，令我泪水涟涟！

是的，他没去找父母，他的猜测是对的：我家人已搬家不止一次，从东四北大街果局大院搬到三里屯，又从那里搬到罗车坑，往后又搬到永定门外……千千万万个“非红五类”的家庭，因历次的政治运动，他们的四合院、好房子都一次次地被剥夺了；住处都是越来越坏、越来越次、越来越小，都被迫地远离了北京市中心的居住区、被边缘化了。一旦被边缘化，就再无可能返回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居住了。

1982 年，我从玩具厂调到刚成立的北京市委直属的《学习与研究》杂志社去做美编。这之前的信息，是哥哥的高中老同学，被关了 13 年监狱刚被平反的王学泰大哥在电话里介绍的，他说，他认识市委的一位老同学，知道那家新成立的杂志社正需要一位美编。

我去杂志社找了领导谈话，自我推荐之后，马上通过了。

不久，因拙作《春天的童话》而受到官方大报刊的批判，我社主编徐老顶着压力，告诉我：市委在深究，是谁帮了我的忙来到杂志社的？我自然不能说出在市委工作的那个人和哥哥的老同学王学泰，只说是自己听说这里

需要人的。

我怎么可能象玩具厂领导对丁灏大哥说的：“被调到作家协会”了呢？作家协会，难道会要我这样的人吗？

然而，在哄哄闹闹的“反精神污染”中，“北京作协”忽然给我邮寄来一个作家协会的会员证！我从未申请过入会，是谁做主张发给我的？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但我是那么受感动！这无声的语言告诉了我：人心所向。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它。在入德国国籍时，我上交了中国护照，却仔细地保存着这两个证件：“北京作协”的会员证和“学习与研究杂志社”的记者证，它们是我一生的珍贵纪念。

但，因受批判而被迫在家停职反省，更因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走出国门。

而就在那 1982 年，我的两个《童话》与“离婚”，在全国正热闹得沸沸扬扬，父母和俩弟弟都十分生我的气，觉得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议论和麻烦。因此，我连父母家都不爱去，孤单单地一个人挺着；只知道自己做得没错，只感念有很多读者在支持我。就在那时，丁灏大哥竟然来北京找过我？！

此时，距那时三十几年过去，眼泪止不住地流，是为他的情意深深感动：他代表死去的哥哥来关心我，他一定要看到我，要给我鼓励，要问询个清楚和究竟。他仅仅那么点儿时间，因为他必须按时登上火车返回南京——正像哥哥当初去北戴河时找他一样，就那么点儿时间——火车票不好买；工作单位不能无故请假，否则会失去工作；也没有住宿的地方……种种的不便和规定，都使得他心中那份沉重的嘱托和谆谆的情义，难于实现！

我一边流泪一边幻想：假如 1982 年，丁灏大哥见到了我，假如我们都没结婚或是离了婚，或是愿意再去离婚，如果他问我：“罗锦，你想和我结婚吗？”

我会痛快地回答：“想。”

“那你只能去南京，我不可能来北京定居。”

“在哪儿都有幸福的夫妻。”

“其实，文革前去北京时，我就有这个意思。”

“那时我糊里糊涂，什么都不懂。”

“你说说，你想和我怎么过？”

“穷就穷过，富就富过。每天都过得有意义和愉快。因为有太多的不言而喻的想法；因为有太多的互相理解与支持。直到有一天，我们俩都想死时，就给世人留下一封诀别的愉快的信，一起躺在床上，手拉着手，安安静静地、象睡着了一样地死去了——多幸福啊！”

五.

往事，一幅幅的画面，犹如电影里的一幕幕：

又回到 1953-54 年，“三反五反”过后，已和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带领我们离开了“北新桥水獭胡同 12 号”的大院落和日本洋房，搬到了东四北大街

“果局大院”，母亲买下的一个小四合院。那时，除了老租户陈奶奶和她的两个中年儿子住两间屋之外，其余的十间屋子都是我家人住着。



1953 年，母亲的四个孩子。于北京东安市场内“怡生照相馆”。



1954 年，父母尚未复婚，哥哥小学毕业考入“北京 25 中”。

我们不爱打听大人的事，因姥姥早就说过：“打听大人的事，没规矩。”姥姥的老北京训语一条条的，不到时候都不说；一旦说了，就是有的放矢，谁也不会忘的。外加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母亲又那么忙，哪有和孩子们闲聊的时间？往后紧接着文革，一家人被打落地狱一般，互相离散而自顾不暇，所以，到底父母和丁大爷是怎么认识的？为何交情那么深？他们在南京的家里，是如何谈论我们的？在我和小平通信之前，我一直都不清楚。就算能通信了，我想知道的，也不是都能知道得很详细。

就连哥哥儿时的详细履历，也是这次文革五十周年，因与他 65 中的同学黄西孟联系上了，我们信里几次的争论与核实，以为才搞清楚了；但见了小平的信之后，又得详细地补充了：



1936 年，15 岁的母亲在日本东京学习商业管理

1. “七七事变”后，爱国的父母从日本东京回国，由于母亲的娘家和亲戚都在北京，所以 **1941** 年父母先到达北京订婚和结婚。婚后，因父母的同一工作单位“建设总署”在南京，所以二人迁往南京，**1942** 年哥哥在南京出生。在南京，父母认识了丁大爷全家人；
2. 国共战乱，飞机炸弹，全家不得不搬到徐州，在那边有母亲的老友姜中秀叔叔一起开办过“营造”企业，与开办企业的丁大爷一家也有业务往来；

1946 年我在徐州出生；

3.父母又搬回南京，哥哥 6 岁在南京上小学一年级；丁灏大哥与哥哥同年级。由于两家经常来往，他俩从儿时起就相熟；

4.1949 年，一些有远见有头脑的小业主和资本家都洗手不干了，宁可去做职员，而父母却相信前途光明，决定去北京开办“大业营造厂”和“理研铁工厂”，买下北京市北新桥水獭胡同 12 号那座日本洋房和二亩地的大院落（与“北京男五中”一墙之隔的紧邻），全家迁往北京；

5.哥哥先在灯市口“北京育英小学”（即“北京 25 中”的前身）从二年级上到四年级；

6.从五年级起，他转学到“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现在的“北京府学胡同小学”），同年，我（六岁半）也考入了此校一年级，与他每天步行半小时去学校，若不带午饭又下午有课时，每天四趟共两小时来回地往返；因家里经济并不宽裕，步行是为了省车钱。他六年级毕业时，我二年级还未入队。

以上详细的履历，在哥哥以及我们上初中填写履历表时，是不会写得如此详细的。母亲认为履历写得越简单越好。

但可笑的是：我家四个孩子竟然是两个出身；我和哥哥奉母之命填写的是出身“资本家”，因在“反右”前，母亲正在得意之时：她是北京市代表，全国妇女代表，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副厂长，还在中南海与毛主席合影，还曾经想过入党，她不仅不为“资本家”这身份担忧，相反，她还很自豪

得意呢。但到了俩弟弟上初中时，说什么也要填父亲是工程师的“职员”出身了。他俩说：“我们又不想入团，怎么会调查我们？同学中隐瞒出身和政治情况的，绝对不会只有我们两个。”所以他俩从未受过班主任老师的刁难和歧视。

而哥哥一定要入团，他就必须把家庭情况交代清楚。最上进和诚实的人，也就最倒霉，他的初中和高中都深受政治歧视。

历次的政治运动，摧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了半个世纪，当遇家与丁家的人再次相逢时，唯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情义，令人痛彻心骨.....

那些电影般的画面是永生难忘的：

每当丁大爷从南京来信，母亲就高兴地对姥姥说：“浦哉来信了。”也对我们孩子们说：“你丁大爷来信了。”她就高高兴兴地看信，简略地叙述着南京那家人的生活近况，总之，一切都挺好。父亲有时来看望我们，母亲回回不忘把丁大爷的信给他看。

当时我在上二年级，瞥见到那几页信纸上的龙飞凤舞又自成一格的浪漫字迹，正如丁大爷叙述生活情景时的豪爽与开朗。

不久，丁大爷来到我家看望我们。彼时父母尚未复婚。家里住处宽敞，客人独居一间单独进出的屋子。高大魁梧又亲切的丁大爷，言谈话语，举手投足，活像母亲的亲哥哥。在客厅里，他俩隔着茶几，对面坐在小沙发里，与母亲聊得十分融洽投机。母亲两手飞快地织着我们的毛衣或毛裤（那是她每年乐此不疲的家务和“任务”），喝着茶，一面和丁大爷聊着与感叹着。

初夏，无风的蔚蓝晴天，客厅的双扇木门大敞着。院里四角花坛的花，正在盛开。我在院子里独自玩耍，闻闻这朵花，闻闻那朵花。姥姥和保姆吕姨都在各自的屋里休息，哥哥和俩弟弟也不在眼前；离了婚的父亲自然在他那小家里正享受着甜蜜与幸福。

只听丁大爷说：“秋琳，别织了，咱俩跳跳舞吧，我好久没跳了。”

母亲有点不自然：“跳舞？也没音乐呀。”

“来，我自己哼音乐。”丁大爷把母亲拉起来，亲切地把她揽在怀里，他比她高出一大块，显得那么魁梧，大度和体贴。就在那间并不很大的客厅空地上，两人慢慢地悠闲地起舞。丁大爷没有哼音乐，似乎，他只想用这种方式，给予母亲兄长般的爱；也只想用这种方式，让一直充当父亲的母亲体会到还有十分爱她的人。母亲变得少有的温顺和舒心，那舒心里含着感动，她那表情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一切，只沉浸在友谊的爱与理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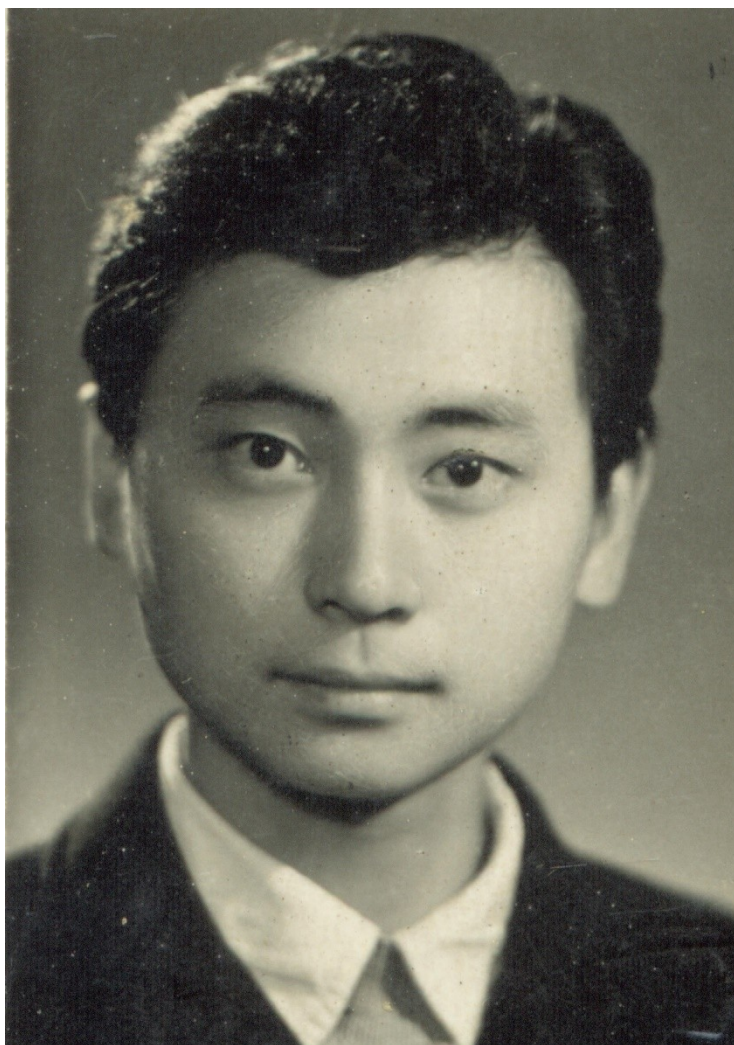
六.

丁平的信：

……1972年灏兄落实政策后，工资恢复并补发了隔离审查期间扣发的部分；由于他在隔离审查期间头部被打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癫痫，难以继续从事野外水文地质考察工作，调入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他不甘

平凡，以其聪明才智和非凡的毅力，克服身体上的疾病，在地质、考古、书法、文博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等领域都有所建树。用“郁郁而终”形容他不符合事实。

当我找出灏兄悼念罗克兄的诗稿时，虽然以前也读过这四首诗，但是睹物思人，依然被他们之间兄弟般的深情厚谊所震撼！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大学毕业时的丁灏



晚年，静心读书与著书的丁灏

杂诗四章（悼遇罗克）

(一)

血荐乾坤头不轻，拼将玉碎默雷鸣。

健儿含笑作豪鬼，千载龙泉夜有声。

(1)《出身论》正式出版后，罗克有诗赠我称“十年读典此剑成”又言献身之志曰：“鬼豪回首堪笑慰”

(二)

相期风雨未绸缪，谁信斯人真断头？

讯报春回寒欲尽，情余梦灭泪不流。

怜才笛咽古今赋，伤乱黍离班马忧。

细看长征修远路，前驱血印在神州。

(2) 罗克于六七年十月与我诀别，余南归，得其赠诗曰：“未有余情贻少年”，“羌笛一梦两地声”。

(三)

遇生赴国忧，慷慨一奇男。

逆风奔骐驎，偷火沥心肝。

强项立天地，横眉斥权奸。

烈士贱头颅，岂薄细碎冤？

人生本易老，急书胆剑篇。

（3）清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

遗业艰难赖众英，网罗冲决贵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红落春前最有情。

破夜光华星烂璨，攻书马列志坚贞。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丁 灏

于 南京大学

杂诗四章 (悼遇罗克)

(一).

默

血荐乾坤未不轻，拼将玉碎~~中~~雷鸣。

健儿含笑作豪鬼，千载龙泉夜有声。

(二).

相期风雨未绸缪，谁信斯人真断头？

视报春回寒欲尽，情余梦灭淚不流。

怜才笛咽~~中~~期赋，伤乱秦离班马忧。

细看长征修^{古今}远路，前驱血印在神州。

(三).

遇生卦国忧，慷慨一奇男。

(1) 击射论正式出版后，罗克有诗赠我称“十年读典此剑成”，又言献身之志曰“鬼豪回首堪笑慰”。

(2) 罗克于六七年十月与余诀别，余南归得其赠诗曰“未有余情赠少年”，急笛一梦天地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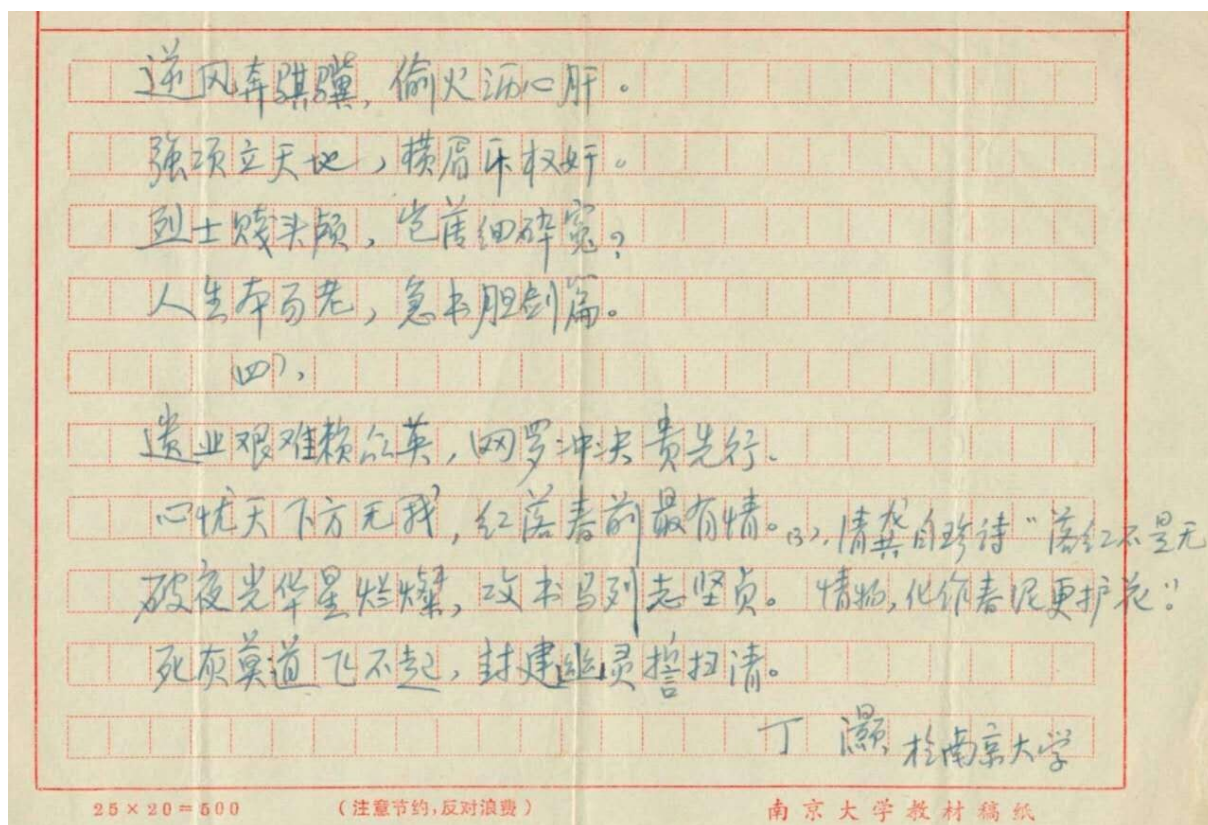
丁灏手稿一

英年長恨死終天，
 歌聲動地朔風旋。
 萬里一曲燕台夢，
 金水橋頭絕孌弦。
 我憶薛郎聲嗚咽，
 四海為家日艱難。
 斷指痛誰摧心肝，
 何日不復還故園。

詩里為誰不勝悲，
 古今莫道鶴鴛鴦。
 拜有牙分馳長永訣，
 別家成遠成。
 孝終違孤灯踏坐空不寐，
 風雨蕭晨吟死離。

少愛孤身中大悲，
 情不能已，
 既知未眠，
 此心已之，
 名昭二，
 自是。

丁灝手稿二



丁灏手稿三

仅以此文，敬献给灏兄、罗克兄和我们的父母。

2016.7.13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欧洲来鸿一二

各位：

自前两天在德国一列车里，一位 IS 用利斧和尖刀左砍右杀，杀死和重伤共二十多人之后，昨天下午 6 点在慕尼黑“奥伦匹克购物中心”（这是个极大极大的几层带自动电梯的宽敞高楼，吃喝穿戴用的百货家具用品及饭店小吃店应有尽有），一位在德国出生和长大的后来却成为 IS 的伊朗青年，用手枪在此购物中心的麦当劳小吃店里，开枪射杀 10 人，21 人受重伤，一位 14 岁姑娘被失踪。

被伤害的都是德国人，被射死的几乎都是青年人；看来只想射死年轻的而非老头老太，但有两个老的意外被射中。

看起来，这不一个人而是一伙有计划的行动，因为警察后来发现了一两很贵的中型汽车停在附近无人认领。

老童话是什么也不想写了，所以给几位朋友告诉一下，等于记了“电脑日记”了。

我是没有心思天天记新闻，因为天天都有坏新闻。德国即使不报道，无奈

瑞士报道。假如我有心思天天记，早就长长的一大串儿了。

想想看：就连在德国出生的 **MBL**，都难于改变他的文化观念，还有辙吗？

德国一口一个需要“更便宜的劳动力”（觉得德国人还不够便宜和听话），你以为战民或是居民爱听吗？所以，分配战民去动物园或是马戏团去做低种工作，人家把老虎，狼和狮子放跑了，它们跑到树林里去了，警察得到处追找；甚至在法国把小小鳄鱼放进了迪斯奈乐园的池塘里，很快就长大了，咬了法国儿童，人们才惊讶怎么池塘里有了鳄鱼了？分配他们去飞机场，火车站或重要工厂和单位去做便宜工，却不想他们如果是 **IS**，岂非对各个单位了如指掌，破坏起来轻而易举？

如今已有二亿多战民在德国，而且非洲人仍不停息地进入着，今后有多少派别，如何打热闹仗，已成为必然的前景。

更别提那种小事：街道上停放着居民用的小汽车，又被谁烧了半条街了。

昨天在慕尼黑，警察开着广播警车，用三种语言广播让居民不要去热闹场所。

其实，很多可以不工作的人，早就猫在家里不愿意上街了，正因此，各个商店的营业额大减。

前几天德国又一次关闭了 **180** 家国家银行的连锁分店（总共关闭了一千几百家了）。因为德国已无钱支付银行的房租与员工的工资。

更无钱去给二亿多的战民盖居民楼。

那么，让人家住在五十多人一个简易房里，每天乱糟糟，各族都有，不仅

打架，有时还出人命。他们刚到时个个喜笑颜开，不久就一肚皮的不满就想造反了。德国人都在失业，却无法解决，国家却只想要更便宜的？非得这种“大博爱”运作方式就是这结果？

有无头脑啊？？？

一个国家或一群国家若都只想自杀的话，老百姓有什么辙？

如果连战民住房也无法解决，那么下一步，不仅是 IS，岂不是凡有枪的，都可以用机枪扫射每家的屋门了？

而德国人人人都没枪，都是在牛奶和甜点里泡大的傻羊傻兔儿。

就在列车里的那次砍杀，甜点里泡大的傻羊傻兔儿竟无一人反抗。若非香港那家人的儿子和女婿即使受了伤也去反抗，还不知道那家伙得伤害多少人！

难怪以前土耳其统治西欧二百多年，并统治希腊四百多年了！

2016.7.23

《欧洲来鸿之二》

各位朋友：

今天德国新闻说：在慕尼黑袭击麦当劳的受伤者人数，不止 21 人，而是 35 人，且 35 人中有受重伤的 10 人，其中三人生命垂危。

真的很悲哀。

一位绿党头头公开发言说：“别一来就击毙袭击者啊，他还太年轻啊！”

你看这位政治家的菩萨心肠，说的有多动听！

要是死者里有他（她）的儿子或女儿呢？他（她）也这样说？

绿党已经不爱锐减的小鸟和森林了，最爱的是票数和假装慈悲。

但 **IS** 可不是傻子，他们知道你在那里假装慈悲，只有更为耻笑和猖狂。

德国人最爱吃猪肉，政治家们绝大多数都那么胖，脑子早已发木；**MSL** 最爱吃新鲜羊肉，血液里燃烧的总是暴动的怒火。

文化，也包括食物。不改变食物，别想让他们有丝毫改变。

刚发完信就见到一条新闻：

今日（**7.24** 星期日）夜间，在汉堡开往不来梅的火车上，一位 **22** 岁的男士，用尖刀突然向两位女士（**22** 岁，**19** 岁）袭击，或许因太激动之故，未得逞。

是否是 **MSL**？新闻未提。

或许确实不是 **MSL**，或许今后新闻得少提 **MSL**，以免给政治家们丢脸。

7. 24

昨天周日晚上（这类周日晚上的节目，很多城市都有），一个美丽的四万人口的名城 **Ansbach**，象往常一样，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举行民歌和听众聚会，约有二千多人前来观看倾听。

一位 **27** 岁来自叙利亚的男性战民，居住在战民营里，因居留手续不合格（倒卖毒品海洛因已有名），而未被德国批准。

他于是身绑炸弹（且是散钉式的炸弹），想进入台前人最多的地方，但被保安怀疑而拦住，于是拉了弹绳，罪犯立死，就近保安者受了重伤，生命

垂危； 12 人受伤。

若保安没有拦住他，他去前台人最多的地方的话，至少得死上百人，因为那散钉弹的杀伤力不小。

问题是：他才来德国不久，怎么就能自做自绑人肉炸弹， 且是散钉式的？怎么就能有这个绑炸弹的去处和给他绑的人？ 除非他一来德国之前，就是 IS 里的一员？但德国新闻里没有详说，甚至连他的姓名也没说。

今天德国新闻又补充说： 在上次慕尼黑的恐袭中，一名年轻勇敢的土耳其居民胡塞因，在德国人还都没出现去助人的情况下，唯有他一人不顾危险，勇于救助受伤的人。这条新闻的补充，以及瑞士新闻现场录像片的纪实画面，确实给了德国人一些安慰。

还有，由于大雨和连阴雨， 本市这发水名城，三条河大学城，又发了大水了。

一德国人正在山路上开着汽车，正赶上山洪暴发，失去了生命。

罗锦又及

2016.7.25

巴西，充满了活力

今天 8 月 6 日，从早九点到中午一点半，坐在大电视机前，看完了在巴西的奥运会开幕式的介绍与实况广播。

自己看过好几次各国的奥运会开幕式的实况广播了，但没有一次像这样感动我；连上一届英国在 2012 年举行的奥运会，我还在海外的《开放》上发表过文章，说英国举办的如何之好，但与这次相比，却比不了巴西给我的深切的感动。

在这之前，我对巴西并不了解，唯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每年的“赞巴”舞蹈游行，那些几乎全裸的、高高大大健康热情、棕色油光皮肤的男男女女，个个打扮得耀眼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兴奋激昂地在大街上疯狂跳舞，那种“忘天忘地”地热烈与纯情，年年感染着全世界的人。每年的那时节，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就会遗憾：自己怎么一生也没这样疯狂地过瘾过一回！

若说巴西最出名的产品，大概就是盛产各种水果了。

近年才知，巴西也制造非常优秀的大型客机；不仅质量很超前，而且方便旅客，无论是哪一等座位，没有三个一排的，都是双人座。仅这一项，就胜过别国的飞机。

接着就是这次对巴西要举行 2016 年的奥运会，一些国家的新闻对他们的批评和反面报道，说巴西的经济如何糟糕，政府如何发不出福利金却要花大钱搞奥运会；说老百姓在举行示威抗议政府乱花钱；说是否是巴西政府的“大鳄鱼”们要私自瓜分奥运会的钱……等等、等等。

然而，这次的开幕式为何那么感动我呢？

是因为它所表现的真实与诚实；是因为这个国家有勇气表现来自自己的错误与不足；是因为他们用表演决心改变自己的错误与不足。

每一次奥运会，各国都想竭力表现自己建国的过程——伟大不朽的文化与取得的巨大成就。

巴西也用表演道出了最初的原住民，如何发现了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无数河流又气候温暖的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表演了西欧人和日本人如何来霸占这片土地，原住民都变为苦累不堪的被压迫的劳动力。

那用条条白线来表现茂密的原始森林，构思尤其独到新颖。

巴西没有利用这次好不容易轮到自己的奥运会，去张扬自己文化的伟大，他们更为重视和着重表演的，是全球的气候和水土的变化：全世界空气的污染、冰川的融解、河海的上漲、水土的流失、森林的剧减、无数种鸟类的消失；巴西，那一望无尽的原始森林

几乎都光了，大片的土地干旱干裂再也长不出植物——巴西认为这才是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关键，也是决定地球命运的关键！

请问：有哪一次的奥运会重视过这些事情，将地球的悲剧，用最生动的真实画面，用儿童般的纯洁的心，用舞蹈动作的呼唤与呐喊，一一表现出来呢？各国不都是事不关己、只当睁眼瞎、自吹自擂、只想表现自己的所谓成就吗？！

是的，这次奥运会开幕式表现的中心，唯一的一个重点，就是[搜集树种和种树](#)。迫在眉睫的是让大自然恢复原貌，而非没完没了地向大自然索取与破坏。没有完好的大自然，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所有国家都带来自己的树种，那个向小圆筒里放树种的画面，在全世界来说是第一次。

那象征着奥运会开始、最后火炬的点燃，尤其与众不同：火苗，突然变成了一个在四维空间自转的灿烂的太阳！全场哗然！

是的，人类只知道三维空间，还有四维和多维空间需要人类去探索。外星人早就在宇宙的长河中遨游，而人类仍在地球上自相残杀。如何改变地球的衰败，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是的，科学家一致地预料过地球会变暖，但事实是：由于污染的云层长久地遮住阳光，地球是在变冷，人们在家里最能体会这一事实；植物得不到充分的阳光，生长得苍白无力，味道不佳，于是很多水果都要喷上化学制作的颜色再生长、再出售；人类缺少阳光中的维生素 D，健康在衰退。蔚蓝的晴空和明亮的太阳，如今简直是难得一见。

对于奥运会的设计者来说， 如何把种种设想完美地表现出来， 不仅给人以真实的感受、诚实的体验、并让整个过程美如童话？

开幕式高科技、高学术的思维与设计、超级水平的影视影像画面、神奇的色彩、魔术般的变幻与诱人的舞蹈，每一秒每一分钟的丝丝入扣， 都融合在对全世界诚实的表演与改正的决心中； 当那一个个身穿白衣、天使般的儿童，带领着全世界各国的运动员入场时，他（她）们手里神圣地捧着的树苗，让电视机前的每一个人都深信不疑：巴西会变好，地球会变好！

巴西，充满了活力！

2016.8.6， 巴西奥运会开幕式。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微信时代的纪念

1966—2016，是文革五十周年； 1970.3.5—2016.3.5，是遇罗克罹难 46 周年。

有人发群信说：

“天还擦黑，此时正是中国三月五日清晨，微信来件的铃声连成了一片。打开各个群才发现，纪念遇罗克的文章、诗歌、帖子、图片铺天盖地。朋友从各地也纷纷打来电话追问：“今年这是怎么了？”……今年与往年绝对不一样，似乎更多更多的人在纪念他。有老年人，而更多的是中青年人……”

作为他的妹妹， 唯一的心愿就是以自己拙笨的笔，写下他的一切。自己与这四本书的合影，就是完成了这心愿的证明。

（照片：作者与自己心爱的四个书孩子，摄于家中。注：其中一本，是作者没要求署名、 金钟编著的《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

有人告诉我：《一个大童话》早已在国内出版了影印版的黑书，价格不便宜，但作者既不知道，也一本未得过。

李劫写信给我：他在海外出版的书，在国内几乎全部出版了黑书，他自己花钱，托人从国内带给他那些版本。自然他也是分文未得过连一本书也未赠过他。

如果说，《一个大童话》读者群已很多，那么加上黑书，得有多大的读者群呢？

其实，为了《一个大童话》，家人及个别友人对我误解至今：他（她）们不懂什么是文学，他们觉得，要是写英雄或自己的自传，就得一切都往好了写、往美了写、往高了写；他（她）们所认为的“缺点”，一概不能提，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和亲人（哪怕他认为的缺点别人认为是优点）。他（她）们觉得：自己写什么读者就会信什么，要是不这么写，自己可就亏透了（他忘了作者只有两只眼睛，而读者却有千万只眼睛了，他更忘了很多读者比作者的水平可高多了）！然而，如果他们讨厌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家人、老师或友人，他们却可以无中生有地乱编造地写在书里，不仅不觉得自己做得不对，反而幸灾乐祸，自以为得意（作者里竟真有这类水平的）。可我一直认为：真正的藏龙卧虎者和水平很高的人，都在读者群里，他（她）们的眼里是不揉沙子的。作者的任何美化、修饰与编造，都迷惑不了他（她）们。人家不说，是还没想和你较真儿。但人人心里的那把尺，是变不了的。

如果我想把哥哥罗克写活，而不是一个“高大全样板”的话，我就必须写出他所有的一切，同时首先得这样写我自己。我不能说《一个大童话》的

水平有多高，但真诚与真实，是必须有的。谁喜欢它或不喜欢，因人而异。你看惯了或写惯了那种“样板化”的文学作品，你不喜欢它也无所谓。

所以，在3月5日的微信群里，为何有那么多人打电话纪念哥哥，我以为，与《一个大童话》的读者群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位活人遇罗克，而非“高大全样板”遇罗克。尽管有的人或许还没读过我的书，但由于他们的朋友激动热情地传递消息，感染了他们，所以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传动。

而70岁的我，想不出比这五湖四海的献辞更好的文字来纪念他；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心语，就是献给遇罗克的一朵朵花。这些献辞，很多我是从作者的文章里摘录的，也有我去信“敬请献辞”得来的；尤其是：一直有新的朋友加入了献辞，因为他们的信里，有些话很感动我，经过他（她）们的同意之后，于是便放进了献辞里。

刚一建立自己的博客时，就是想把这献辞《献给遇罗克的花》，永远作为博客主页不变的。也并非全都是“黑五类和他们的后代”才去纪念遇罗克，献辞者有些是“红二代”和“红三代”。这正如哥哥在《中学文革报》里，有篇首版头条文章里写到的：某些红二代是那么喜欢“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文章，给报社热情洋溢地来信鼓励与支持！哥哥写到他（她）们时是那么高兴和感动！

更不应忘记提的是：个别献辞者给我献辞时还很健康，但已不止一位因年老多病去世有几年了。时间不饶人哪！

是呵，我在德国一晃已生活了三十年了，就像一眨眼的事！

今天朋友云之来信说：

罗锦：

您好。早晨看微信圈一北京媒体人郭宇宽对令兄的评价，觉得有道理。转给您看看：

“我研究过遇罗克这个人，他和林昭，王佩英那种豁出命去干到底的不一样，他其实没想过做烈士，他就是一个辩论爱好者，听一些高音喇叭讲得狗屁不通的话，有些心智上的不适感。按耐不住讲了讲道理，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为了讲道理就给枪毙了。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年轻‘童鞋’喜爱辩论，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我们大陆辩论界真正先驱的前辈。”

问安！

云之

发自我的 iPhone

我回信道——

云之：

这话我是真喜欢。

我想把郭宇宽这些话放在给哥哥那一百几十人的的献辞里。

当然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哥哥在监狱里宁死不屈。

其实献辞里不必都说出来。

我很喜欢郭宇宽的话。

中国最多的是火气十足、老想登高一呼的人，而冷静处世的却很少。

请转告我对他的敬意。

祝好！

想念你的罗锦

2016. 3. 7

下面的献辞，是此文之前的书稿里和文章里所没有的，因为又有新的献辞者加入。还有什么比这五湖四海的集体献辞是对哥哥更好的纪念呢，尤其是在这文革五十周年的微信时代！

在献辞的前后编排上，并非最后加入者一定是在最后，特此声明。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遇罗克

献给遇罗克的花

金钟：遇罗克在历史上留下英名。他给中共血统论以沉重的一击，建树一个不屈的象征。他的代表性并非偶然，而是出于他的人格特质，尤其是他的好学深思，「吾日三省吾身」。在那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博览群书、自强不息、在铁窗下也不懈怠。他在写出《出身论》之前，就已发表文章向权威姚文元、陈伯达挑战，这显然不是只有勇气可以达到的境界。

金钟：遇罗克的《出身论》勇敢地说出大家想说而又不敢说出的话。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良知和表现良知的勇气。遇罗克所体现的，正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乏的：仍需要敢言，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维护真理，说出真理的时代精神；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才会早一天来到。

徐友渔：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的目光如炬，洞察事实，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王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明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人们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胡平：我也饱受出身歧视之苦。《出身论》阐述得那样严谨，清晰，深入与精辟。第一次读到它时，真是一种奇妙无比的感觉。这个声音很可能和自己一样孤独，但你立刻就有了十足的把握和信心。这就是理性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宋永毅：文革年代，常识就是真理，就是理论；把常识说清楚了，就是重大理论贡献。遇罗克公开诉诸于理论文章，可谓精深，尤其在那个不寻常的岁月。对比四十年后今天的知识份子被收买现象，中国知识份子应当感到惭愧。遇罗克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树立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公共知识份子的形象。

徐文立、贺信彤：遇罗克先生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最有意义的高尚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先行者。

—— 从 1979 年至今一直追随遇罗克先生足迹前行的后来者

刘青：遇罗克之所以称得上时代的巨人，首先是他在恐惧时代展现的超人勇气。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岁月，是大陆毫无理性、陷入疯狂的红色恐怖岁月。明知是死亡、是灾难，仍然义无反顾地前行，必须具有面对死亡的勇气。在当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惟有遇罗克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苏格拉底式的勇气。

遇罗克之所以称得上时代的巨人，还因为他深刻、缜密的见识。他对《出身论》的见识，代表了同代人中最先进、公正、人道的理解，也是对中共利用出身制造歧视、迫害的讨伐檄文。

陈维健：遇罗克是那个时代的一位智者、勇者，以众人不能企及的高度，在黑夜中用生命为我们点亮了一盏不灭的心灯。

徐水良：我是 1967 年 7 月在北京看到遇罗克的《出身论》的。几乎从文革一开始，我们就与血统论激烈论战，我完全赞同遇罗克的文章。这篇文章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1979 年我出狱后，到北京，听说文章作者遇罗克被杀害，吃了一惊。这位独立思考的思想家，因为思想罪，在大好的青春年华，死在了中共血腥统治的屠刀之下。

中国的进步，以无数烈士的头颅和鲜血为代价，以无数人的被劳改、迫害和苦难为代价。遇罗克，是中国自由平等事业的先驱者，是提倡人性、自由和平等，反对野蛮、禁锢和歧视的先驱者，尤其是反对中共阶级贱民制度的先驱者，也是不盲目顺从独裁思想独裁制度的独立思想的先驱者。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杰出的先驱者，记住他的名字、事迹和对中国进步的巨大贡献。

廖亦武：我忘不了最初晓得遇罗克的那种震撼。那是一粒种子，我能够撑到现在，都得益于那粒种子在体内发芽和生长。我以为“乾坤特重我头轻”永远是最美的诗句。如果每个中国知识人的墓碑上，都能无愧地刻上这样的诗句，这个种族的遗传基因就改变了。

野夫： 举世昏昏，君独昭昭。舍身求法，烛照千秋。——献给遇罗克

陈破空：在因“出身问题”而饱受欺侮的童年，我并不知道你曾为我代言。当我得知你的英名，已是在狂潮过后。于是，我明白，我不过是千百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之一，而你，却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那狂潮，竟卷走了你，你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我深知，今日，唯有坚守信念，矢志不渝，承继你未竟的事业，才是对你最好的告慰。

魏京生： 遇罗克知识渊博，勤于思考，最重要的是非常勇敢，敢于说出当时很多人想说却又不敢说的想法。而且敢用自己的生命坚持自己的说法。因为反血统论就是触动了共产党统治的理论根据。不能让人民之间成为你

死我活的敌人，少数压迫者就会暴露他们是人民公敌的真面目。这就是遇罗克遭遇不幸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伟大之处。和那些因为给共产党提意见而遭遇不幸的人，有本质的区别。

王希哲： 遇罗克是我们的思想先驱！

金钟： 一个公平的社会——人权，人的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只有把象遇罗克这样无数的冤案公正处理，为受害者讨回公道，对医治社会的弊病才绝对有好处。

徐友渔：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

胡平：1966年文革红八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一时，二十五岁的工人遇罗克写下长文《出身论》，不仅向对联，而且向中共实行的阶级路线发起最有力的挑战。在那最黑暗的时代，发出了争取平等与人权的最强音。……1980年底，北京大学举行的自由竞选活动中，一批中文系同学向竞选者提出一份问答表：

“你最敬佩的人是谁？”

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遇罗克”。

任畹町：请记住为公正牺牲的遇罗克，那个年代最有勇气最有才华最具独立思想的中国青年。

苏双碧：遇罗克在短崭的一生中，一直在思考、在探索，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他都有宽广的视野，有独到的建树。

袁红冰：遇罗克，一位锋刃上的舞者，他浴血的舞姿是那个恐怖时代的至美。

徐晓：遇罗克正义的声音穿过黑暗，使我们蒙羞的历史有了一点炫耀的资本；遇罗克淋漓的鲜血已经使众多苟且者无地自容……

然而，他真真切切地倒下了；不只是倒在枪口下，还倒在十几万人齐呼的”打倒”声中，倒在十几亿人无言的沉默中……

如果我在现场，会不会和十几万人一样振臂高呼？

李劫：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一部中国贱民的解放宣言，其意义堪与美国的黑人解放宣言相比。

徐友渔：遇罗克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对于歧视的提倡和辩解，不论来头有多大，都吓不倒他；不论诡辩披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都被他揭露无遗。

宋永毅：遇罗克是民族的先知先觉，第一个在黑暗中发出了人权宣言书。他所以能“举世皆浊我独清”，和他在1960年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有关。从古希

腊的柏拉图…… 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工夫研究，这些都培养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对现代迷信的批判。

疯狂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他自己所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注定是要做祭品的。”

万润南：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象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他说出了人们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说得是那么透彻，表达得那么准确。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 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有个梦：每年的三月五日，成为全国性的“遇罗克日”。

遇罗文： 在红色恐怖最猖獗时，罗克没有沉默。他是举世少有的英雄。

罗克又是一位智者，他仅仅用毛泽东们的语言就战胜了毛泽东们。

罗克的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平等——罗克用生命去呼唤她的来临。

陶洛诵：遇罗克烈士从根本上动摇了特权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牟志京：罗克的可敬在于：权利的平等不应因出身、性别、种族和肤色而有别。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一位突破时代的巨匠，文革时代对中国写作语言所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晰晰可辨。罗克的文章却在文风中出污泥而不染，自成一统；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词汇丰富，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滕彪： 遇罗克先生是争取民主和人类尊严的先驱者，历史将记住他的思想之光芒和生命之绚烂。我们今天将继续沿着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前行，我们面临的危险已经远远低于那个年代，为此必须铭记和感谢遇罗克和那个时代的所有觉醒者和行动者。

张敏： 永远忘不了 1967 年 1 月寒冷的冬夜，我这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二四班（斗争“黑五类”最狠班级之一）的“黑五类”，挤在马路边人群里，从板车上买到《中学文革报》，回家在昏黄灯光下读《出身论》时惊喜恐惧交加的心情。

在最血腥黑暗的日子，几亿人向极权专制匍匐，你高擎人权火炬站立着呐喊。而今，你倒在枪口下已经四十年，我们是否完成了站立的姿势？

英雄遇罗克，你拷问着我们的每一天！

王军涛： 遇罗克是我们时代的一座丰碑，代表了受迫害和受侮辱的不幸的人们的苦难、尊严和抗争。然而，在中国，也许还要花上几代人才能领会他的价值和意义。如同所有丰碑般的伟人一样，他以生命的代价展示给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并为我们完成这一任务提供了道义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傅瑞德： 以慎思的勇气讽刺迷信，以透彻的理论对垒荒谬；以人格的光芒照亮黑暗，以生命的代价捍卫真理。

晋松： 遇罗克没有上过大学，可是他的阅历，他的才识配得上中国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当“罗克老师”走入我的心中，进入我的生活时，我已是十三岁的少年。我很幸运，让我在人生与社会“初见”之前就得到了遇罗克精神的洗礼—— 独立思考。

遇罗克是我心中的精神支柱。

老骥： 他是暗夜中的一颗流星，他是暴政下的一滩鲜血。但，他那“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魂魄却化作了男人的风范，不息的长歌。假如，一个民族在刻意遗忘思想先驱遇罗克、林昭、张志新……那么，这个民族的末日也就到了。

王锐： 遇罗克无疑是 1949 年以后中国知识份子群体中最勇敢，也最有深度的思想者之一。

孙乃修： 历史的悲剧，时间不能把它泯灭，谎言不能把它掩盖。遇罗克，是中国民族应当为之沉思、激励和骄傲的话题。就这一意义说，他已获得永生，成为这个民族挺拔的脊梁和勇气的象征。

遇罗克的奋发读书和深思精神，对民众苦难的深刻同情，对社会问题的积极思考，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道义的承担，挺身而出、舍己为人的品格、智慧和胆气过人、舍生取义、谈笑赴死的精神态度，这一系列非凡的精神品质使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青年思想家，代表着那个黑暗时代中国民族并未泯灭的理性、良知、人格和勇气。

齐家贞： 子弹，可以击碎年轻的头颅，但不可以击碎真知灼见；死刑，可以绞杀血肉之躯，但不可以绞杀凛凛正气。

遇罗克的功业彪炳千秋，遇罗克的名字与宇宙共存。

钱跃君： 无声者的声音

无权者的权利

有史以来，许多侵犯人性尊严都是从对人的不平等划分与不平等对待开始，其中践踏人性最最严重的就是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贵贱，因为人的出身不是人所能自己选择的。在那个时代，被划为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敌人”不仅本人受到残酷迫害，孩子们作为黑五类家属也同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品学兼优、富有才华的遇罗克就因为父母是右派份子，被剥夺

了上大学的权利。他撰写和发表了著名的《出身论》，接着就被逮捕，被判死刑。如果说《出身论》揭示的是在政治领域、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敌我的话，则“户籍制”是在经济领域、根据人的出身来划分贵贱。“家庭出身”是以政治手段、“户籍制”是以法律形式公然在公民中区分贵贱，这样的政治与法律本身就违背中国宪法保障每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这是一批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无声群体，但他们有他们的声音，他们有他们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

张莉莉： 遇罗克是我十分钦佩的人，是思维睿智勤奋好学的人，是固执己见不肯低头的人，十分难得的人之精品。在那个浑浊野蛮、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动乱里，这位不同凡响的优秀青年，竟然始终如一坚持走他的荆棘路，直到被他的同类残害致死。所谓英雄，正是面对各种凶残初衷不改视死如归。

向异：敢于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敢于为有尊严的活着而抗争，这种精神永远都不会过时。

任众：罗克牺牲已四十年，他追求的人权仍有现实意义：暴君毛泽东仍被高举，毛所造成的祸害，远未清算；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远未恢复。罗克的镇静，乐观，他的使命感，艰辛和毅力，令我永生难忘，刻骨铭心。

彭小明：改革开放以后，我来到国外，第一次读到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那震撼人心的字句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我举目望天，质问为什么在六十年代我们不能读到这样美好的真理篇章？否则我们的思想将如何振奋？

1963 年左右正是毛泽东强调家庭出身越来越荒谬的时刻，恰恰是西方盛传《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刻。马丁·路德·金的真理是明确的“人人生而平等”。他的梦想就是“昔日奴隶主的儿子跟昔日奴隶的儿子同席而坐，亲如手足”。“国家不以肤色的黑白，而以品格的优劣为评判标准”。我叹息号称中国革命的导师、领袖或理论家们不仅没有讲出这样的话，反而说的是几乎相反的话。我猛省地想起，只有一个中国人曾经发表过与马丁·路德·金几乎相同的见解，他就是《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那是在 1966 年秋冬，直接面对反动血统论的狂潮。

印红标：遇罗克是文革年代的思想先驱者，被誉为沉沉暗夜中划破夜幕以全部青春和热血放射出理性光华的陨星。

他以单薄的身躯和无畏的勇气，拼死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呼喊和牺牲。

雷颐：常识往往因其“平常”而不被注意，但其实却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一旦常识受到普遍的破坏，生活就会极其可怕，此时人们才会感到常识的重要。而捍卫常识竟要以生命为代价，则是最可怕的时代。

遇罗锦： 当一个国家，所有的常识都变成了反常识，再也没有人愿意为了捍卫常识去阐述理论、去牺牲自己时，那个国家才是最可怕的。哥哥，是为亿万个心灵被扭曲，被屈死的人大声疾呼的。所有的被压迫者与哥哥的心灵一起永生！

苏晓康：遇罗克是“英雄”，“先知”，但他首先是一个“受难者”，是我们大家的“牺牲”；除非在终极的宗教的层次上，我们甚至无法触碰到他。而他为之受难，献身的目标，我们至今并未争取到，甚至情形更坏了。离开“受难者”，我们是多么的不济。我们愧对遇罗克！

陈奎德：在中共统治的前几十年里，“出身”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象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遇罗克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中国式的“贱民划分”。

《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是赤色烈焰焚烤的中国大地下，喷薄而出的自由主义言说！

曹长青： 在鲜少有思想反抗的中国，遇罗克是个异数。他在《一九八四》式的文革时代，敢于大声说出“二加二等于四”的真实，用生命的代价，铸造出“独立思考，疾呼呐喊”的思想者丰碑。虽然他像只小小的蜡烛，迅速被腥风血雨吞噬，但它放射出的思想光芒，把中国的黑暗，照得无处躲藏。

盛雪：文革是人类尊严、精神、文化、肉体的一次空前灾难。期间，有数千万的受害人，也有数千万的施害者；在历史无情的长河中，都是无痕的过客。

而遇罗克，将以其特立独行的胆识，无惧暴政的洒脱，超越存在的思考，和直面死亡的微笑永载史册。

陈子明：《出身论》中的一句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前半句体现了智慧，后半句体现了勇气。前半句揭穿了意识形态的说辞掩盖的制度的本质，后半句则直接向权利的暴力基础提出挑战。

遇罗克的思想，作为普世原则与日月同辉。

傅瑞德：他独立思考又肯博览百家的精神；勇于质疑、大胆说真话的精神；时时刻刻关注广大被侮辱、被损害群体的精神；不妥协、不屈服、坚持理念的精神，在今天仍显得格外珍贵。

俞梅荪：我从小饱受出身问题之苦，遇罗克在那最黑暗的“红色恐怖”年代，大胆提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呼唤人权、平等的普世价值，为此而献出短暂的生命。每当我想到遇罗克——我们千百万“出身弱势群体”的共

同大哥，都心如刀绞，难以平静。但如今，普世价值离我们仍然遥远，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朱大年：自觉并敢于追求平等的人在当时是少数。遇罗克进行的理论思考以及为真理献身的勇敢精神，至今仍应令中国知识阶层认真反思。

孟浪： 遇罗克—— 中国思想者永远的朋友与典范。

刘晓东 (三妹)：遇罗克是思想超前、勇气超人的时代巨人。有人用现在的思想来衡量遇罗克，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就像有人用现在民主自由的思想批判孔子，走入逾越历史的误区。那时，人们都在地上爬时，遇罗克已经站起来走了。我当时读遇罗克的《出身论》时还太小，但是它

对我的思想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影响了那一代年轻人，那种对社会和时代的震动波及全国，尤其在北京，那时同学朋友见面谈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情景，我至今难忘。

茉莉：遇罗克不仅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更是一种思想；是和我们民族的中庸，苟且，小聪明完全相反的思想。

徐沛：英雄者，乃才能超常并勇于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人也！

张承志： 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潜伏在底层的高贵。我们对过去(文革只是其中的一环)的最彻底的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的永不媾和的宣战。

王璞： 对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更具现实意义的，是遇罗克的精神。无论在他的为人行事上，还是在文章理论中，始终透射出人道主义的光辉。屹立在我面前的，不仅是一位先知先觉不屈不挠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襟怀博大宽容为怀的人道主义者。

大军： 遇罗克，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叶式生：罗克身上有这样一种无形的影响力：只要你不甘颓废，那么在同他共处时，你就不能不调动起全部自尊和毅力同他竞争，以做一个值得他结交的人为快。他的自信和毅力，反会照出你的盲目虚浮的影子，助你自省，激你奋进。当环境对一个人的求知和上进无所要求甚至压制、平庸颓堕极易被接受的时候，这样一个伙伴是何等珍贵啊！

遇罗锦：哥哥的高素质是怎样形成的？他学富五车的书本知识和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是他素质的铺垫与积累，不仅是他的独立思考，更是他的「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在日记里解剖与回悟自己一天的言行；每周小结，每月中结，每年大结。他把要求自己成为完全的人当作最大的追求。他明知杰出的人不会有好结果，或许会走上死刑之路，但他把为真理而死看作灵魂的升华。因为他坚信真理，为了真理而死他觉得光荣和自豪；他相信历史就是真实，相信历史会记下一切。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意识地不敢成为这样的人，那么，封建专制千百年来在原地转圈，就是人人自食其果。

曾慧燕： 在我因出身问题自幼遭受无数屈辱和苦难的年代，在升学、就业及赴香港等问题上历经艰难曲折、几被“三振出局”的岁月，《出身论》作者遇罗克“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曾是我孤立无援人生中的一盏思想明灯，尽管他为自己的真知灼见付出了生命代价，但活在人心便永生。历史将永远纪念他。

遇罗克在风雨如晦的“红色恐怖”时代，以无比勇气写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出身论》。今天看来，《出身论》只是用最简单的事例、最简单的理论说明了最平常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表明了一种大无畏的独立思考精神，让人对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锋芒的尖锐感佩不已。

1976年4月5日，“四五英雄”韩志雄曾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慷慨赋诗：“历史，在太空逝去，也在太空永存；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有裁判员……”——谨借这首诗，作为一束洁白的鲜花，敬献在遇罗克的灵前。

王功彪：您是黑暗时代的火炬，是平庸人群中的英雄。

刘燕子：“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帕斯卡尔

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人性尊严，三者密不可分。

他们杀死了遇罗克的身体，却不能杀死遇罗克思想和灵魂。

他们扑灭不了遇罗克的精神光芒——这就是，一个有尊严的生命面对整体黑暗发出的强韧的抗议之声。

我只看到过遇罗克有限的几张照片。眼镜下的遇罗克天生圣徒的禀赋，他那悲悯而深邃人类苦难社会的目光，像一道光，照耀我们千疮百孔的心灵。

叶治安：直到今天，我才从尊严和生命的双重意义上，读通了烈士在就义前的镇静和临刑前的暴烈……前者是正义对野蛮的蔑视，后者则是人性本能的抗争。这样的行为，只有那种思想深邃，信仰坚定，心灵高贵的人才有。

今天我们所享受的“社会进步”，曾使遇罗克，顾准等思想先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云杰、云荆：他是全民族的骄傲，是暴君的对头；他高尚而勇敢，是奴隶的朋友；自由之明星，人中最高贵，在他的眼中，人人皆平等；不分奴和主、黑种或红种。骄横的暴君毁灭了他的肉体，却消灭不了他那颗追求平等热爱自由的雄心。

莫道中国无圣雄，莫叹中国缺林肯，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

钟祖康：中国历史上的冤死者无数，遇罗克之冤死，是又一张说明了中国人的确是垃圾民族的证明。

陈凯：自由的代价是相当大的，自由的宝贵则是无价的。自由使我们每一个人品尝他生命本源的意义，选择他自身的美德，搜寻他自己的真实信仰。自由为我们每一个人开拓了通往真实的自我与爱的途径。自由使人懂得：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与不能替代的。

何与怀：人们称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中国最黑暗年代里的第一部“中国人权宣言”；他，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

黄东添：遇罗克的事迹值得我永远怀念。他用年轻的生命去顶撞万岁爷和他臭名昭著的锦衣卫，虽死犹荣。

永远的遇罗克！

祝勇： 遇罗克是在向蒙昧与谎言宣战。

叶式生： 英雄，首先都是凡人。

然而象他那样不自欺、不嫉妒、善于正视别人长处和自己短处的青年，就不易多得了。他比我年长有限，却显得那样成熟、清醒、坚定、乐观。我常怀疑，那样一个戴着白框近视镜，常常孩子气地咯咯笑着的青年，是否真已在杀气腾腾的刑场上倒下。即使到今天，我也还止不住时而遐想，说不定哪天会突然接到他一封信.....

刘晓波： 遇罗克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尽管官方已经于 1980 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事实告诉我们：他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消失过！

遇罗克是思想者，更是英雄。他在日记中对自己说：“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他做到了。我能做到吗？

遇罗锦：哥哥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别人，只把对真理的追求留给了自己。

华夏匹夫：“永远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识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奋力挣扎；在痛苦中挣扎，就有生的希望。”——把自己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灵感，作为一束花，献给一位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照亮着中国黑暗夜空的伟人的亡灵。

老乐：《出身论》的震撼力今天依旧可以深刻地感受到，统治者完全是出于恐惧而杀人灭口。遇罗克的反抗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的反抗。我们正延续他的思想，证明他没有白死。

黄河清：咏遇罗克

一、

中华思灭绝，禹域想一尊。

孤灯长夜里，独撰出身论。

二、

剌心点火是丹柯，照亮途程黄土坡。

好汉英雄人尽是，混蛋斗争造恶魔。

三、

人杰遇罗克，此生历劫磨。

新朝风总暴，乱世雨皆祸。

大学门拦进，尊亲室教多。

吾头长作咏，乾坤特重歌。

四、

乾坤特重吾头轻，宏文力论天下惊。

黔首匍匐呼万岁，庶民感戴过一生。

从来地富原罪死，于今子女继罹烹。

出身应作草泥马，史载丛莽遇斩荆。

廖志峰： 超越血统阶级的是，人的尊严价值，无可取代。

松迪克： 要真理不要牺牲！

思想的闪电开启人类的未来。

于建嵘： 这个出身普通的年青人，之所以让千万人为之动容，是他在那个荒诞年代里独立思考的自觉和能力，是他在无所不在的迫害中表达和捍卫

自己观点的热血和勇气，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伟大力量。

遇罗锦：哥哥不仅反驳了那反常识，更重在反驳的是歪理和谬论。《出身论》所以能激论惊天，就因哥哥是用他的一生去写这论文的——是把他一生的快乐、追求、痛苦、醒悟、不屈、艰忍、才华、思想全部地溶入进去的。没有他的生活体会的人，即使有深厚的文学、历史与哲学的功底，也绝对写不出那么充实、那样深刻精辟、有理有据、一鸣惊人的文章的。文革中，六期《中学文革报》的头版文章，都是他对《出身论》结合现实的更详细具体的阐述。

杨逢时：填表——

小时候

学校填表，

坐在边上的一个男孩

在出身栏里哆嗦地写下了“资本家”三个字，

然后

迅速用手

把它盖了起来。

那一情景至今仍是如此清晰深刻在心。

“出身”的烙印

曾伤害了多少幼小的心灵，

曾夺走了多少年轻的生命。

勇于说出真话的呐喊，

是黑暗中人性不灭的闪电；

愿填写“出身”表的这一幕永远消失于人间。

仲维光：不要忘了这个家庭的苦难，这个家庭为社会所做的承担，它所曾出现过的巨人——遇罗克。不要忘了这个家庭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平常和不平常！

杨银波： 奋进且勇于思索，塑造强大的公民。

吴嗣瑜： 他掏出心脏当火炬

他就是火炬

一只行走在世纪冰川里的火炬

骑在马上

骑在火炬上

穿透夜空 开花落英

郑义： 遇罗克真正的永恒的遗产乃是舍生取义的勇气。我永远不能忘记他那些燃烧的语言曾如何温暖我绝望的心。他和那些杀身成仁的先贤，必将融化在中华民族的绵延血脉之中，成为我们万世不绝的勇敢的源泉！

张成觉： 思想先驱，精神不死，浩气长存。

李昌玉： 中国的遇罗克，就是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遇罗克的《出身论》公开要求人人平等，生而平等，是昂然射向“唯成份论”和“血统论”的一支响箭，一篇檄文，是“黑暗中的人权宣言”。

王方：功过是非，历史和人民自会评说。

申丽灵：“血统论”、《出身论》和遇罗克伴我走过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他的勇气和无畏让我缅怀终生。

遇罗克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留在中国的历史中却是永恒的。

施卫江：你的不幸遭遇就是一个缩影，衬托出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尤其是中国知识份子劫难的写照，是国粹“精英淘汰率”最真切的展示。

一大批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份子，受你的精神所鼓；你的人权斗士和先驱者的位置，已经刻上墓志铭，你的形象已经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仲维光：或许有人对遇罗锦揭示了“英雄”遇罗克曾经有过的对革命的追求，对进入社会做贡献的渴望而不满。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揭示如何能够理解社会给遇罗克，以及和他类似的人所带来的心理重创和蹂躏，那个把人划成三六九等的“外来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摧残！遇罗克的悲剧在于才能、追求和无畏。当这种才能、追求和无畏和那个残酷的社会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便造就了在六十年代末期鹤立鸡群的遇罗克。

一九八四：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拥有英雄的民族又是幸运的。遇罗克这样的英雄是我们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的唯—骄傲，如果没有他们，我们民族的那一页就将永远写满黑暗。

邱建源：遇罗克，我亲爱的兄弟，你走向永生的那一年，我才五岁啊！假如我和你生活在同一片风雨中，我不知道我将怎样面对你的抗争和你的鲜血，是沉默无语，是振臂狂呼，还是在你的身上踏上一只脚？假如你和我沐浴在同一片阳光下，我想，你一定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将向你倾吐我的快乐，我的迷惘和我的无奈，我将倾听你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感悟和对未来的展望.....

白磊：在近代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候，遇罗克——一名年仅 24 岁的青年工人，文革初期，他基于对“出身”、“成份”、“贵族与贱民”的深切感受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先后撰写出了一系列充满睿智和独立思考精神的文章，而《出身论》则是他这些文章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力作。这篇文章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论证出“唯成份论”即“血统论”的荒谬，逻辑严密。即使“出身”这个论题在早已不是一个被人所主要关注的今天，读来仍有令人击节赞叹之处。

它是对中共最早的一篇人权宣言。

林贤治：“出身”这东西，就像一块长长的烙铁烫在无数人的心上，剧痛和流血永无止期。从1949年到1979年，仅此计算便横跨了三个十年，这是一个何等深重的伤口！这批先天的罪人，从识字开始，就害怕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太多的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生活，这样教会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份：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正义和良知，它们在哪里？有谁能说出它们在哪里？

一个叫遇罗克的说了！

陈壁生： 我们的忘却意味着历史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梳理，历史的教训没有被汲取；这个来自遇罗克的时代，站在遇罗克的鲜血洒过的土地上发言的时代，对遇罗克已经十分隔膜，我们几乎完全忘却了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英雄，为我们今天所享有的出身平等而呐喊、斗争、流血过，直至献出他最宝贵的生命。

真正的英雄，绝不是那些把功名建立在万千朽骨之上的大将，也不是一时呼风唤雨的舵手，更不是那些在故纸堆与新纸堆里穷经皓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而是那些在个人与社会、异端与正统的对抗中，被彻底打倒、甚至被送上断头台，而终于至死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以最宝贵的生命去祭奠他们的理想、信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凸现其悲壮地主体价值、最大程度地提升他的主体精神的人。

遇罗克正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祭园守园人：“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

——这是狱中遇罗克对难友的人生感言，也是他作为人权中国先驱至死不渝的信念；更应该说，这是浩劫中国伟大的草根思想家，在生命终点上对“后人”从容而深切的瞩望！

高寒：《出身论》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是文革中，中国民间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官方那根深蒂固的左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文献。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在社办林场的油灯下读它时的巨大震撼力。我本属于黑五类中的“杀关管”，那种自幼就被无处不在的政治歧视所种下的心灵伤害，不是现在的青年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草虾：遇罗克叔叔是吾辈至为崇敬的英雄、现代的杰稣，以其佛光彻底照透了支部匪帮的劣根性。从文革的毛远新到当代的习正恩，他们想起遇罗克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金碧辉煌其实是一丝不挂。遇罗克、周长利、杨佳都是北京人中的圣子，让世人明白了亚夏健儿不都甘心充当蝼蚁俄奴殖民的亡国奴。面对他们，有谁不是罪人？唯能记取：血债总是要还的。

王锐：在遇罗克的判决书中，“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一语，为遇罗克在强大的专制力量和国家机器面前，同样敢于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甚至不惜献身的勇气提供了实证。

苏双碧：当遇罗克感到就要被下毒手时，他并不感到畏惧。他唯一遗憾的是，自己还年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他在《赠友人》一诗中写下了“遗业艰难赖众英”，“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不朽诗句，显示出一个思想解放先驱的胆识和英雄气概。

徐晓、崔卫平、郭于华：遇罗克，我们前排的兄弟。在最黑暗的年代，你用自己的头颅和身躯，点燃了思想的火把，自由的火把，人的尊严的火把。当你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整个民族倒在耻辱之中。

如今，这耻辱还没有褪去。我们带给你的，并非是胜利的喜讯。我们当中有人被告知，不能前来看望你，不能在你的面前，献上一束花。

四十年了，你仍然让人感到害怕。好吧，你们刽子手的后代，你们来吧，除非你们把我们全部看管起来，否则，我们一定要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站在一起，与你一道承受头顶上的风暴，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承受对这片大地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

你站在这里，成为一座雕像。你是无限坚持的，我们也是无限坚持的。你是不屈的，我们也是不屈的。

把你那不能说出的交给我们吧。连同你的理想、你的抱负，你的激情。我们是你后排的姐妹，你的战友，你的爱人。

傅瑞德：遇罗克不是无敌派，而是有人偏偏把他当作敌人，把他害死后还要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然而，专制者可以消灭思想者的身体，却无法消灭思想；因而即使他们已经害死了遇罗克，却依旧害怕他。害死遇罗克的一一刽子手、组织、制度和偏见一一不是个人的敌人，而是自由思考的敌人、行使权利的敌人、善良美德的敌人。

刘晓东（三妹）： 遇罗克是我熟悉的思想家。我自青少年时就知道他、崇敬他，他的《出身论》在当时令我震动。那时我就感到，在人人疯狂的时代，只有遇罗克一个人独醒和敢于发声。今天，让我也叫你一声罗克哥哥，告诉你，你的妹妹和弟弟把你的感人故事都写了下来，她（他）们使你在我们的心中更加饱满和真实，我们都是爱你的兄弟姐妹，我们都为有你这中国早期思想家的哥哥而骄傲。

冉云飞： 遇罗克先生的《出身论》犹如撕破长夜的闪电，让独裁者发抖，照亮了追求自由的人们，千秋万世后的人们都还会纪念他。

何清涟： 在那黑暗的毛时代，遇罗克的《出身论》象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代表数千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政治贱民发出愤怒的呐喊。

只有充分了解阶级斗争理论曾将数千万人置于政治贱民这一黑暗历史，才能理解遇罗克的《出身论》的政治意义与社会意义。

王学泰： 罗克文科、理科都很好。北京作文比赛他的成绩不错，物理比赛

他在东城区拿过名次，还可以同时与两个人下默棋(有时开无聊的大会时，他常常与人下默棋)。可是 **1960** 年高中毕业生二十万人，那年高校招新生二十三万，有的没有参加高考的或仅有初中毕业文凭的都有了学校上，而遇罗克却被排斥在高校之外。我们分别的时候，他送给我这本《元曲别裁》(还有一本《中国文学六论》，可惜在文革中遗失)。

1965 年底，批判《海瑞罢官》正在热火朝天时，当局倾向已经很明显。遇罗克却在《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矛头直指文棍姚文元。这是当时最勇敢的一篇文章。他也没有做到不与人争。不久浩劫来临，他又一次与当时风靡一时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争论，并针对这种极荒诞的“理论”写了《出身论》。

《出身论》成为遇罗克用生命做出的最后一次搏击，其所面对的却是封建粗鄙的“理论”和荒诞的政治。

王学泰：**1972** 年 **8** 月翻腾旧书，又看到了《元曲别裁》。打开第一页时我又看到那首《四块玉》，万感俱至，写下这样几句话：“此书为高中时学友所赠，久沉书筐。今日偶翻旧筐，披玩久之。故书无恙，旧友已为隔世之人，不禁令人黯然。”并写诗为记：

渐离屠肆邹生霜，曾动苍茫旧帝乡。

为有先贤照卷册，每披青史热衷肠。

水清石见人终老，玉映金辉光正长。

予卧荒山听落叶，冽泉汲水煎药香。

他去了，给人们留下一连串的故事和怀念……

遇罗锦：一些人津津乐道地把《出身论》贬为“常识”，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常识呢？

它是中国当局七十年来统治的根，是当局最疼最深处的谁也不敢碰的东西；

它是压制和折磨了几代人的精神法宝；

它用歪理使亿万无辜者的心灵屈死在看不见的屠刀下；

文革中，它还用肉体去消灭数以亿计的“黑五类”；

它是几代人都无人敢论及、几代政治家和知识份子都无人将它阐述成理论的“常识”。

哪个国家见过这样的“常识”呢？

正是如此重要的“常识”，由遇罗克把它阐述成谁也驳不倒的理论，是了不起的贡献。他为了这理论的阐述和宣扬而宁死不屈。

遇罗克的精神，是人们永远纪念他的原因。

谭绿屏：文革中，“红色风暴”、“红色恐怖”的厚云铺天盖地。省城重点一中红卫兵同京城红卫兵有直线联络，早已挥舞长鞭木棍杀气腾腾。“血统论”标语满墙满目。被打死和自杀死的事件时有所闻。家里被抄，字画文具被烧。家父家母都进了“牛棚”。到底谁是谁非？一位正宗工人出身的同学悄悄对我说：“去他的，他们不是人。”但，谁能站出来公开与他们论理呢？一个黄昏，我在街上拿到一份小报，回家开灯一看，大惊：《中学文革报》——《出身论》，直劈“血统论”。满眼电光石火。乌云终于拽开了缺口，缺口中奔泻出真理的光辉。窒息中一缕清新的空气，令人绝路逢生。

张良生（张三一言）： 献给英雄遇罗克——

是英雄，二十八也是万载英雄；

是奴才，一百岁倍添千古留臭。

《出身论》是指向共产等级社会的匕首；《出身论》是射向无敌论之矢——

自认自身高贵、高人一等的党贵族就是平民百姓之敌。

《出身论》可贵之处是在普遍认敌（共产党头子）作父的气候下，勇于思考，说出石破惊天之语。

夏韵：四十多年过去了，没人承担哪怕一点点罪责，没人为一条鲜活的生命遭冤杀埋单。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祈祷、在盼望：认个错吧，中国不能没有你，认个错百姓会更拥护你，认错使你会更换发生命力；然而，除了遮遮盖盖，就是文过饰非。

《血统论》的阴影今日仍死死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当年它断的是地富反坏右子女的生路，如今，不讲阶级斗争了，它断的是底层百姓子女向上流动的路，这对于社会是很危险的。

刘淇昆：遇罗克是我崇拜的英雄。有生以来，读一篇文章使我如醉如痴、拍案叫绝的，唯遇罗克的《出身论》。在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史上，遇罗克崇高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现在中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对遇罗克的全面评价还时候未到。

《出身论》是在共产党严酷的统治下，一部天才的启蒙著作。

卢笛：遇罗克轰动全国，主要是因为写了《出身论》。当时那文章在我这黑崽子心中引起的震动，真非语言可以描述。毫不夸张地说，那文章在我黑漆漆的心灵中凿出第一个亮孔，让我第一次看到了除了毛思想，世上还可以有如此鲜活的另类思维方式。马列既然可以作如此全新的、与官方截然不同的理解，而且又如此言之成理，逻辑上丝毫挑不出破绽来，既然如此，则谁也不能说官方理论就是正确的。所以，《出身论》是催生我的启蒙的第一声惊蛰春雷，是推动“必然”漫长过程的第一个“偶然”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克唤醒了被压迫、被凌辱、被欺骗的整整一代人。

郝建：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树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

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徐友渔：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才有真正的公正与平等，才能实现遇罗克在《出身论》提出的简单而光辉的原则：“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锦：我最喜爱的是哥哥这句话：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

这是沉静和理智，是对自身的要求、鞭策与精神升华。在修养与道德普遍衰退的时代，这句话尤其可贵。他在被捕前反思自己的“年终总结”中的这句话，也正是哥哥一生的思想准则和行为。

我为哥哥的生命力惊叹，至2016年，《出身论》与六期《中学文革报》他所写的头版及其他文章，即诞生五十周年了。而在个别的著名网站上，对遇罗

克的污蔑仍旧风行。看到那些诬蔑,就证明哥哥还活着;证明他那些文章的威力——他怎样使太子党的中共政权寝食难安。

趙玄：——致遇羅克

落日愴然離去

卻不忘留下

最後一抹悲憫的殘霞

雖然未及

唱一曲

青春的挽歌

但那警世的箴言

卻虎嘯般長吟至今

一如上帝的歎息

天使的浩歌

你不死的生命

你不老的年華

你星光般的眸子

依然淚光粼粼

還在注視

這苦海茫茫

這人間地獄

哦

遇羅克

你是劃過夜空的流星

眩目、令人神往

雖然短促

卻光照千秋

你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你不來人間

誰來人間

人間有你

真摯的情愛

處男的情懷

姑娘們的臉上

綻放著你

血染的風彩

一如虹霞飄舞

千秋萬載

一如你永綻的血花

開得滿山滿崖

一直開到

永遠永遠

仿如頭頂世代複蓋的蒼穹……

北島：給遇羅克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絕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彈孔里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张振波： 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

庶人骇政君难安

敢言平民心底怨

雄才挥毫大略谋

撒血抛头寄真情

悲歌乐奏长恨多

亿万众生望天河

夜幕划破碧空梦

四十一载来蹉跎

王藏：哥哥用思想血液

点燃红色中国的黑色冬天

肢解密不透风的阶级

以死擎起殉道者的火炬

妹妹穿越岁月荒原

在幽暗和假象中

编织情与爱的童话

找寻惨遭蹂躏的记忆，尊严

即便一切

都能被损毁为堆堆灰烬

自由的人生之梦，仍会自焚

照亮一个时代的深渊及前程

赵玄： 年火 祭罗克

春风又渡

不见新绿

依旧荒绝万顷

瞧

有一星刺目的灼红

那可是你

遇罗克

不肯熄灭

年复一年

烈烈燃烧

直到腾起

燎原大火……

匿名游客：我查阅了众多的伟人，达不到你的纯洁；我浏览了不少的英雄，达不到你的深刻；你是二者兼有，人间难找。好兄弟，我们一定完成你的遗愿，一定对得起你！

云之：遇罗克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真正的英雄，他以一己之力与国家对抗；以理性的力量，公开主张并坚持因出身而被划为异类、被损害被侮辱的人们的同等的权利和尊严。遇罗克，高尚、纯粹而勇敢，是那个病态中国的疯癫时代中不多见的心理和精神健全的人。文革至今将近五十年了，可悲的是，不仅仅是舞台上的迫害者，还有许多的被迫害者，都是病态的，更为恰当的说法，那是集体互害的癫狂时代。然而，遇罗克，始终表现得理性健康而心理健全。他展现了德国人卢安克所说的“进入黑暗，而不变成黑暗”的英雄形象。

遇罗克，被以国家的名义杀害（并且掠夺了他的器官）。他是死于优秀和出色。不容出众之优秀，是民族的悲哀，同时也值得反思种种原因和根源之所在。

徐友渔：将近半个世纪，时间的流逝，使人感慨万千。历史证明，遇罗克《出

身论》反血统论的真理性得到了牢固确立，当初围攻遇罗克的狼嚎犬吠，早已消失得干干净净，遇罗克已经是中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但同时，历史也证明，血统论在文革中的惨败，遇罗克思想的胜利并没有一劳永逸地使血统论的流毒彻底消失，相反，许多有文革经验的人都看到，遇罗克以生命为代价取得的胜利只是道义上的，而血统论者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性的胜利。唯一的差别是，文革中的血统论是张扬的、喧嚣的，今日的血统论是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

说到底，血统论并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权势者子女心血来潮提出的，不是那场政治运动偶然产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几千年旧传统延续至今的问题，是现代专制制度的体制和生存基础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道德观是需要改造的。

独行客 YYL：遇罗克！我们还苟活在世界上的千千万万“黑五类子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狗崽子”永远怀念着你！

吴新伟：人本来生而平等，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分。说起血统论，便会想到遇罗克。成绩优秀的他因为出身“黑五类”家庭再三被拒上大学。文革启幕那年，遇罗克写下不朽的《出身论》一文，批判祸国殃民的血统论，即时

兴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时政，提倡民主和人权。石破天惊的文章广为传播，他的挑战权威的勇气和人道主义的精神鼓舞了国人。

杨开显：在当时夜色如磐、万马齐喑的时代，在 960 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土地上，在 8 亿之众的茫茫人海中，只有这个叫遇罗克的文弱书生，全然不顾以卵击石的后果，以他如椽之笔，写下了惊世骇俗的《出身论》，向着那架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铸造出来的庞大机器挑战。这是何等英勇的举动！当时读着《出身论》那些为千百万被歧视、被贬损的“贱民”争生存、争平等、争民主的句子，好像突然看到划破浓重夜幕的一颗颗炽烈的亮星，犹如终于望见透出叆叇阴霾的一线线绚丽的曙光。

杨开显：《出身论》以“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权利”的主张，用不着再去罗列其他思想、政治和文学作品，就可以使遇罗克进入 20 世纪中国散发出人格力量的勇敢而杰出的思想家的行列。他是一位真正的烈士，是我们民族的真正的普罗米修斯。

丁东：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的一段最不容忍独立思想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思想的火花，往往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扑灭了。

遇罗克的意义并没过时，虽然家庭出身引起的政治歧视，已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克服，但公民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市民和农民的不平等仍然有待于从制度层面革除。至于遇罗克为公共利益而献身的精神，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民族精神沉沦的解毒剂。什么样的人物的在公共文化视野里最活跃，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当下的公共文化视野里，帝王将相多多，娱乐明星多多，但能唤起和提升公民觉悟的人物却寥寥无几。让遇罗克们走进公共文化视野，乃是民之所需，国之所幸。

杨开显：除了几十万关于思想政治方面的论文和文章外，遇罗克还写了一些诗词、散文、小说和剧本(不少已被毁掉)。难怪有年轻的前卫学者，对 20 世纪我国许多著名作家的人格表示鄙薄，并对 20 世纪文学写悼词时，把

遇罗克推上真正的作家的宝座。此外，遇罗克还观察到工资按职务高低分配，而职务高低又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强弱和贡献大小这一社会现象，于是动笔撰写了工资应按一个人的贡献大小进行分配的几万字的《工资论》。他列举了工资的不合理现象，研究出一套新的工资制度：即发给每个人基本不变的生活费(无论是工人或农民)，其余按本人的工作贡献发薪。这一科学的经济思想在 42 年前就闪烁出睿智的光辉，确实是难能可贵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他的傲视强权，抨击特权，批判封建血统论，反对精神奴役，争取平等，崇尚民主，呼唤人道，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敢行动真是惊天地，泣鬼神！遇罗克不仅是倒在黑洞洞的枪口之下，是倒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10 万人的疯狂的“打倒”口号声中。他只是完美地走好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步，并做到了常人无法做到的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何以怀：1980 年 7 月 21 日和 22 日连续两天，《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两万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该文以这样诗情澎湃的议论来展开震撼心灵的叙述：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

何以怀：北京掀起“红色恐怖”，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很快“红色恐怖”就在全国风行。淫威之下，以出身决定一切的风气，竟然成为全国民众都得遵守的惯例：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在“血统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

就在“血统论”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极其震撼地突然出现了数百份题为《出身论》、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文章。当时才二十三岁的遇罗克就是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的作者。

遇罗克，作为一个年青的平民思想家，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描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状况：在那个年代里，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几乎成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因素。“出身压死人”——一个人如果出身或成分有“问题”，便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迫害的阴影之下，遇罗克尖锐地质问：“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一篇文章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难以重判，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在北京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这就是遇罗克的全部“罪证”。

中国人民，不能忘记中国的马丁·路德·金——遇罗克！

任不寐：那颗罪恶的子弹，穿过遇罗克的身体，击中了我们。遇罗克在这个杀害他的世界里，用自己的生命，憧憬着一个奇妙的前途，见证着一个灿烂的前程。遇罗克是一位英雄，更是一个人，一个不可能被代替的人；“也

许有一天”，“血红的黎明”和“纷纷扬扬的碎片”，都不能安慰的人。解释和记忆不能真正安慰死者，甚至不能安慰生者。生者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不在了。我们在向杀人者和灰烬般的人群以及冰冷的壁画要人；但双重的沉寂和黑洞的绝望，宣示着邪恶必胜的普世价值。

陈维健：遇罗克的《出生论》在文革年代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几乎是独一无二的。随着岁月的过去它没有成为历史，在红二代以其出生、血缘、裙带主导了中国的政商，成为权贵利益集团，老百姓沦落为“屁民”的今天而有了新的意义。他是一个勇士，又是一个先知，更是一个思想的先行者。

白志强：遇罗克的英勇献身是当代史的悲剧。而株连九族可以追溯至几千年中国历史。

此类株连竟然延续至今，这是中国历史及当代史的大悲。

需要有一个名词解释，九族特指如下：

1、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一家、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出嫁的女儿及外孙一家。

2、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一家。

3、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当九族之内有一人“犯上作乱”或者仅仅是“参与谋反”，那九族人全得灭绝。

此类酷刑和暴政造就了中国人的奴性及没当上奴隶的惶恐。

——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语。

先生只用两句话洞穿了中国历史。

那国际歌及国歌仍在耳边轰响……

遇罗克便是在轰响的二歌中倒在血泊中……

我们这些苟活下来的人们反对抗争的仍是这些？

是！是？是？！

任不寐：家是抵抗一切革命和罪恶最后的堡垒，家是对杀人说不最后的防线。正因为如此，抢劫者必须拆毁家庭。……血统论首先根植于两个历史背景。一方面，家庭伦理为政治伦理的根本，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生物学的原则基础之上；其中血统论，不过是等级社会最原始的分层策略。另一方面，“家天下”传统造成了社会封锁和不公正，历史积怨蓄势待发。而这两个历史积怨连同当下政治的需要，使很大规模入侵宇宙的中心，人为地在家中制造冲突。爱被逼迫，离家出走；全面专制主义成功将自己建造在每一个家庭的废墟之上。

任不寐：罪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成功废掉了反对的声音，把每一个遇罗克囚禁和活埋在沉重而肃杀的冬天里。……“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演着永恒的体育竞赛：罪对爱竞争，全面胜利。这场灾难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1919年圣经翻译的时候，翻遍经史子集，中西方家找不到与“神”、“罪”和“爱”对应的象形文字。人从根本上被废掉了保卫生命、尊严和荣耀的能力，没有对神的敬畏，没有对罪的忏悔，没有爱的勇气，这会使那恶者肆无忌惮和畅通无阻。

任不寐：遇罗克先生一直是我所敬仰的。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平庸或最邪恶的时代，生命仍然可以很灿烂。他是真正的殉道者。

真正的作品不在说服，而在见证。说服是对读者的仰望，见证是对遇罗克和他所仰望的理想的仰望。

郭宇宽： 我研究过遇罗克这个人，他和林昭，王佩英那种豁出命去干到底的不一样，他其实没想过做烈士，他就是一个辩论爱好者，听一些高音喇叭讲得狗屁不通的话，有些心智上的不适感。按耐不住讲了讲道理，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为了讲道理就给枪毙了。现在中国有这么年轻“童鞋”喜爱辩论，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我们大陆辩论界真正先驱的前辈。 **2016.3.5**

敬献给我们的英雄遇罗克

头颅高贵鸣不平，

仰天长歌向刀丛。

生不逢时逢死时，

少年豪气万古雄。

——郭冬成敬献

2016-03-05

王藏：废墟之上，坚强的呼吸还要继续，渗透苦楚的诗句定迎来彩虹的光照。

胡杰：“乾坤特重我头轻”——在罗克罹难 46 周年的纪念日，我的微信群不断有人在发送对他的悼念信息。在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他复活了。

2016.3.5

云之：读过遇罗克狱友对他的追忆，深感他与林昭等的不同，他没有殉教的狂热和执着，他一直平和理性，一直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获得新知。他到死都是充实的、神智清明的，爱他的人们当觉欣慰。

章和铮： 我拜读遇罗克的大作，是在文革时。我所就读的中学---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处于华东局，市委机关大院附近，人称上海高干子弟学校。被列为"市内部重案中学"。也是上海文革时期反动血统论的重灾区。发生过给"狗崽仔"同学上"老虎凳"，"灌辣椒水"，"跪钉板"灭绝人性，打死人的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老师，工友，学生。晚上，整条街黑洞洞，没有一个行人敢出门，只有成帮集队，身着军大衣，挥着军用皮带，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的"联动".....如有谁走过，被看不顺眼，一顿拳打脚踢，顷刻鼻青眼肿，变成了"牛鬼蛇神"，"流氓"，"坏分子"，"反革命"！

就在此时，遇罗克的杰作《出身论》问世！犹如一股春风，吹进玉门关。同学们相争传阅，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讨论，效仿，抗争！我们运用其中的论据，论据批判"血统论"的反动对联.....我们无数次欣赏、拜读遇罗克的论文，似醍醐灌顶。他的文笔是如此犀利、多才博学、又意志坚定。他人才难得，却生不逢时。他是一位敢对暴政强权说"不"的英雄豪杰，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大文豪，他是中国民主、自由进程中的先驱者！

到那云开雾散之日，遇罗克的名字，定与其他先烈一起载入华夏史册，永垂不朽！

章立凡： 鲁迅笔下的狂人，從千年禮教的煌煌典籍之中，“仁義道德”的

字縫之間，好不容易解讀出“吃人”二字。那場“光焰無際”思想照耀下的“大革命”，省卻了無數繁文縟節，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

人們可以相互原諒以往，但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章立凡： 迎來“文革”五十周年，歷史不斷閃回。從幾年前的重慶“紅歌會”到今年的央視春晚，“文革”式重口味持續襲來。

澤東和中共既是一黨專政體制的受益者，同時也背上了沉重的歷史債務，成為其自身長期歷史行為的受害者。他們創立了一個斯大林主義的“互害”體制，而“文革”就是這一体制的現世報。其歷史遺產包括：平均的貧窮、人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毀滅。

這個根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建立起來的體制，沒有永久的朋友，且永遠在尋找和製造敵人。1949年打敗了政治對手國民黨，通過土改消滅了地主，就開始整肅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資產階級再整民主黨派，消滅了黨外民主，黨內民主也保不住。

章立凡：毛澤東一輩子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自稱“其樂無窮”。文革期間他還有句名言：“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完全是獨夫口吻。為了干掉“身邊

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

章立凡：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 年的中国”、“40 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

章立凡：儒家千年教化，自“人之初，性本善”始，国人束发受书便知，不过知荀子另主“性恶”之说。推翻千年旧制度，教化万民十七载，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性恶”被发扬光大到空前绝后的“顶峰”。率兽食人者倡之，助纣为虐者从之，在“一张白纸”上，描画出狂野酷烈的历史画卷，足以独步古今。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场“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自从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就开始向人本主义回归，否定给活人贴标签的哲学。

章立凡：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刘绍坤：遇羅克先烈的《出生論》與他反抗極權暴政的思想永遠是大陸政治賤民們反抗共產暴政邪惡制度的投槍和匕首，是大陸政治賤民們爭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的思想利器！遇羅克先烈的思想和英魂將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无名： 遇罗克殉难四十六周年（三首）

一.

凶凶镰斧祸千门，血溅京城哭万村。

大义独擎诛血统，壮心无惧陷沉冤。

九州暗寂灯前泪，一缕孤忠劫外魂。

霜月阑干今醉拍，天涯常忆侠肝存。

二.

浩气腾为万丈虹，不堪华夏遍腥风。

万千英杰罹屠戮，百载江山陷赤红。

无限国仇谁砺剑，共知党祸必穷凶。

神州多少寒儒泪，梦斩妖邪气尚雄。

三.

悲哉赤祸几人呼，欲挽狂澜叹力孤。

恶势威威羞傍附，荆榛莽莽力芟除。

写忧只剩黄垆在，感旧惟存向笛濡。

民主自由花放日，秦皇岛上好提壶。

柳栋： 追念遇罗克那一批先行者，同时献给我们这些后行者——

墓碑

我的墓碑自己刻

不用墨 不用刀

只用血色与高傲

笑傲浊尘

独步乾坤

眸子里没有至尊

天地间笃行真道

不信吗？

亮出剑来

绝峰顶上一决雌雄

皱下眉头

已是死地难容！

道行天下的剑客

也有英雄倒地的日子

那又怎样？

青锋坠地

也会遗下铮铮作响的铭记

——生命

可以鲜血迸溢

——精魂

决不可跪着死去！

丁灏： 杂诗四章 （悼遇罗克）

（一）

血荐乾坤头不轻，拼将玉碎默雷鸣。

健儿含笑作豪鬼，千载龙泉夜有声。

（1）《出身论》正式出版后，罗克有诗赠我称“十年读典此剑成”又言献身之志曰：“鬼豪回首堪笑慰”

（二）

相期风雨未绸缪，谁信斯人真断头？

讯报春回寒欲尽，情余梦灭泪不流。

怜才笛咽古今赋，伤乱黍离班马忧。

细看长征修远路，前驱血印在神州。

（2）罗克于六七年十月与我诀别，余南归，得其赠诗曰：“未有余情贻少年”，“羌笛一梦两地声”。

(三)

遇生赴国忧，慷慨一奇男。

逆风奔骐驎，偷火沥心肝。

强项立天地，横眉斥权奸。

烈士贱头颅，岂薄细碎冤？

人生本易老，急书胆剑篇。

(3) 清龚自珍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四)

遗业艰难赖众英，网罗冲决贵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红落春前最有情。

破夜光华星烂璨，攻书马列志坚贞。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于 南京大学

杂诗四章 (悼遇罗克)

(一).

默

血荐乾坤未不轻，拼将玉碎~~中~~雷鸣。

健儿含笑作豪鬼，千载龙泉夜有声。

(二).

(1) 击射论正式出版后，罗克有诗赠我称“十年读典此剑成”，又言献身之志曰“鬼豪回首堪笑慰”。

相期风雨未绸缪，谁信斯人真断头？

仇报春回寒欲尽，情余梦灭淚不流。

(2) 罗克於廿七年十月与余诀别，余南归得其赠诗曰“未有余情赠少年”，急笛一梦天地声。

怜才笛咽~~中~~期赋，伤乱秦离班马忧。

细看长征修^{古今}远路，前驱血印在神州。

(三).

遇生卦国忧，慷慨一奇男。

丁灏手稿一

英年 長恨竟終天，
 歌聲動地朔風旋。
 萬里一曲燕台夢，
 金水橋頭絕繯弦。
 我憶薛郎聲嗚咽，
 四海為家日艱難。
 斷指痛誰摧心肝，
 何日不復還山客。
 詩里為誰不勝悲，
 而今莫道鶴鴒頰，
 故事多師。柳七
 拜。有牙分馳長永訣，
 別家成遠戍。
 孝終違孤灯踏坐空不寐，
 風雨蕭晨吟死雉。
 少時夢中失遊，情不能已，
 既而求眠，雖此心已之，
 然終二重自疑。

丁灝手稿二

逆風奔騁驪，偷火灑心肝。
 強項立天地，橫眉斥奴奸。
 烈士燄頭顱，豈能細碎寬？
 人生存易老，急書胆劍篇。
 四，
 遺業艱難賴公英，網羅沖決貴先行。
 心忧天下方无我，紅蕖春前最有情。
 破夜光華星爛熳，改本馬列志堅貞。
 死灰莫道飞不起，封建幽灵誓扫清。
 丁灝 於南京大學
 25 × 20 = 500 (注意节约,反对浪费) 南京大学教材稿紙

汪晶晶： 我是遇罗克的粉丝。中国的那一片土壤，自古没有宗教，谄媚小人多，殉道君子少。久而久之，中国人便成为自己并没意识到的某种异类。但遇罗克绝对是一个例外！遇罗克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中，是一点也不逊色地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坦坦荡荡的殉道者。

谢宝瑜：遇罗克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遇罗锦： 这块祭坛是历史的见证。以上的献辞者，大多是当代知名的作家、诗人、政论家、学者、记者、教授、报刊杂志的主编、出版人和社会研究人员，更有多少无名的普通人，在心里早已写出了深刻雋永的献辞，尚未来到这块园地。

每位献辞者在遇罗克不朽的传记中，都有其独特的一页、有自己生动的故事。他(她)们与遇罗克息息相关过——在生活中、经历中、事业中及个人

的精神向往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位献辞者便与遇罗克一起永生在这里。

遇罗克永垂不朽！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ianhuainian.blogspot.de/>

德国现象

政治家及党派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策略越来越少。

进口的各项产品越来越多，能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少。

大财团企业的分店越来越多，个体及集体企业越来越少。

关闭的大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国库的资金越来越少。

怀念好产品质量的人越来越多，坏产品垃圾堆积如山绝不减少。

物价涨得越来越多，新钞纸币丝毫不少。

失业者越来越多，社会福利逐年减少。

上大学的越来越多，毕业后有职业的越来越少。

找不到对口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创造发明者越来越少。

盗窃创造发明的特谍越来越多，识破特谍的能力日渐弱小。

灰云不散的天气越来越多，蓝天和阳光越来越少。

森林被砍伐的越来越多，鸟类和野生动物越来越少。

被污染的地下干净水源越来越多，能放心饮用的干净水源越来越少。

东欧和非洲的战民涌进西欧的越来越多，国库的资金来源越来越少。

恐怖爆炸偷窃刺杀强奸的事件越来越多，破案警察的信心越来越少。

不轻易上街的居民越来越多，各商店的营业额日益减少。

关闭的企业和商店越来越多，人们对前景的希望越来越小。

过一天算一天的居民越来越多，能助国家一臂之力的人越来越少。

相信异族会统治西欧的人越来越多，对前景不看好的人未能减少。

移民他国的德国人越来越多，真正能立足的国家越来越少。

每天的坏新闻越来越多，好新闻越来越少。

2016.9.25

痛悼黄嘴黑八哥

昨天的德国新闻说：

今年至少有一万只黄嘴黑八哥，因一种细菌而病死。

此文，可以在谷歌的翻译项目里将它变为中文。

链接是：

<https://www.welt.de/vermishtes/article158364200/Afrikanisches-Virus-toetet-Amseln-massenweise.html>

文章里的一小段：**Das Virus, das nach einem afrikanischen Fluss Usutu-Virus heißt, ist für Menschen ungefährlich. Für Vögel, vor allem Amseln, kann es aber tödlich sein. 2011 und 2012 kam es dann zu einem Massensterben bei deutschen Vögeln.**

这种病菌，是从非洲的河流里产生的。对于人类无危险（身体弱的人会有危险），自**2011**至**2012**在德国开始侵入黑鹇（黄嘴黑八哥）。

老童话猜测：

可能因昆虫从有病菌的河流里产生，而鸟类吃昆虫所以受感染。也或许，

又属于让西欧玩蛋的圣战之系列。要命的是：此病菌尤其是针对最爱唱歌的黄嘴黑八哥的，而恰恰这是德国最常见最多也最普通又最会唱歌的鸟。其他很多鸟都因森林的消失而绝种了，但最令人伤心的莫过于最爱唱歌的鸟也没了。

候鸟黄嘴黑八哥，学名“黑鸛”，德文“Amsel”，是德国最常见最可爱的鸟。

我在《小鸟的房子》一文里写过：

它们二月初就从南方飞到德国，十月份就飞回南方。在德国的期间是孵化小鸟的时期。能唱歌的是鸟爸爸，它们从清晨刚刚见到一丝阳光起就开始唱；一只只，飞到房子的尖顶上最有视野的地方唱，除了吃喝和帮助鸟妈抚育雏鸟之外，一天唱到晚，太阳都快落山了它还在唱，唱到再也见不到阳光为止才去睡觉。尤其那歌声是那么好听，是所有鸟类里首屈一指的。

尽管它在清晨把人人吵醒，但居民们绝无怨言，满心满意地喜爱它。

在国内，这种鸟得花大钱买，是养在笼子里的，而在德国是太普通太常见了。

如果居住在离树林很近的地方，二十年前的傍晚，每一座二三层高的房子的尖顶上都站立着一只黄嘴黑八哥，附近二十来只，互相比赛似地唱啊唱，那唱得最好听又唱到最后的，一定是被它们公认为王爷爷吧。

然而，一年又一年，它们的数目减少了。可是它们飞来和飞走的日期仍没变。

唯有今年初春，我们附近的房子只有一只飞来了，站在房尖上唱呵唱。只

有一只？ 是的， 数量是一年比一年锐减了！ 但五月份就不见它了， 附近哪儿都没有， 一只也没有了， 好奇怪呀！ 而不会唱歌的鸟妈竟然也一起消失了， 当然更不见孵出的幼鸟。

直到昨天见到这条新闻， 才知真相！

细菌？ 是人为的还是天然的呢？

文章说：自 1980 年以来， 西欧的鸟类已有 431000000 灭绝。

无论是什么原因， 当鸟类已经绝迹， 再也没有了歌声时， 人类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痛悼人人心爱的黄嘴黑八哥!!!

痛悼所有失去的鸟类!!!

2016.9.27

遇罗锦与读者冬成的通信

罗锦，你好！

我想让你知道 **that** 我今天在我们的市图书馆看到了你的大作 《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 **1946-1986**》。书陈列在书架上，开放阅览。我感到格外欣喜。你是著名作家。我们的城市名字是 **Umeå**. (英语拼写为 **Umea**.)
致礼！

冬成

2016. 10. 15

冬成：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早先，我用信件方式（比印刷品贵，但不打开包装），往国内给朋友们邮寄过约 **130** 本赠书。当时是“木头人儿”胡锦涛的时代。他们都收到了。后来丢了三本，才知此路不通了。再后来，用高邮费的“快递邮件”不检查，能收到；再再后来，连这也不行了。

在习上台之前，就越来越严了，连国内的作者，在海外出版的每一版的二十本赠书，作者也收不到了。李锐的女儿（住在美国）要带进她父亲的三十本回忆录，都被机场扣留。

我所有的书，都自愿不要版税更无稿费，宁愿多要几十本书，还自愿花钱买一箱书。

其实我也很傻，不善于动脑子。后来我才觉得：何必一本本地邮寄给私人呢？于是我就将剩余的书，去网上找到了很多海外大学的汉学系图书馆

的地址，把书一包包地邮寄给德语国家的图书馆了。极少的美国一家和瑞典一家，也包括纽约的法拉盛中国区的“皇后区图书馆”。

很多大学给我邮寄来赠书证明，我都保留着。

如果我不邮寄，根本不知道那些大学（几乎是全世界所有的大学）只是购买国内老共认可的各类中文书，因为价格比海外的便宜太多。但如同甘愿被洗脑。而特特们，线线们，早已占满了各个角落和部门了。而我的四本书（由于书籍剩下的种类不平均，有的图书馆是四本，有的三本，有的二本甚至一本）所幸都被他们接受了。我遗憾自己怎么没早想明白这样做？自己仅仅剩下标明“作者自存”的几本了。在去世之前，也应该把这几本都送出去才对。PIPI 看不懂中文，要它何用？

前年，还有共识网的编辑去香港旅游时，在“田园书屋”买了我的书，若买一二本，说只给自己看还能带进国内。

如今，香港能自由出版的正规出版社都没了（不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图书馆是不要的），连老板们都被关进了国内的监狱，哪怕入了外国国籍也照旧逮捕。

每想起这世界的变化，就从心底里感到悲哀。

实况都告诉你了，你的感想如何呢？

罗锦

2016.10.16

很感谢你了，罗锦！

感谢你 for that 你信任我，给我讲了很多故事。我理解 that 你的书被中共当局歧视，被封锁，that 你的写作是一个非营利甚或是赔本的事业。这就在我看来，你的写作事业更显得难能可贵。我也从你那里进一步确知，that 中共打压香港的自由出版业，打压得很厉害，that 外国的图书馆主要是买中共国内出版的图书，因而事实上很遗憾地误导了海外的中国读者。我很认同你的感受 that 感到很悲哀。

中共黑着呢。黑箱里究竟有多黑，唯有黑箱内的人最知道。人越深入到中共体制内，便看到越多的黑暗阴森，因而便越可怕。而通常在中共体制内越深入的人，便越是既得利益者，越是患得患失，越怕中共的残酷斗争，于是便越不敢揭露中共内部是何等地黑暗，越不敢反抗。而在体制外的人呢，特别是海外的民运分子，要想在案例的层面上准确揭露中共，揭露中共黑箱里是何等地利欲熏心、权欲熏心、心残忍狠毒、阴谋狡诈，那实在是很难的，很难做到准确无误的。因此，如果中国异议人士揭露中共，揭露时偏离了一些事实，那也是应该得到理解和原谅的。中共高层最知道自己的黑暗事实，但那是他们的最高机密。我们要揭露他的黑暗，但很难知道他们的最高机密。我们揭露得准确，他们会判我们泄密罪、刺探国家情报罪。我们揭露的不很准确，他们会判我们诽谤罪、造谣罪、煽动罪。中共有枪，中共有枪就有理。

今日中国人的人文教养，总体而言，是很低下的，是很堕落的，而且每况

愈下。当然，也有精英者，人文关怀天下，强烈不满政局。但精英们既是既得利益者，便充满顾忌。能勇敢抗争、舍己为天下而鸣不平者，极为稀少了，且被封锁得很死，一时难以成燎原之势。中共发誓，稳定压倒一切，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中。中共有枪，目前基本上能做到。

即使有个别萌芽顽强地破土而出了，也往往会被扼杀在幼苗中，很难长大。比如乌坎村，比如新公民运动，比如国际民间组织 NGO，比如港台书籍秘密进入中国黑市场，比如老兵集体上访，如此等等，算是破土而出了，但仍然还出不了中共暴政的手心。中共的心狠着呢，要多黑，有多黑；中共暴力强大着呢，要多强大，有多强大；中共的维稳的手段多着呢，层出不穷。暂时是这样。

毛邓是中共暴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今日的习近平暴政是高瞻远瞩、放眼世界的，正在接通毛邓、梦强人、梦强国、梦大东亚、梦全世界。而当今世界领袖和西方领袖们呢，如联合国者，如美国者，如德国者，则如你所见，基本上是目光短浅，绥靖政策，得过且过。令苦者不堪其苦，忧者不堪其忧。

在中共暴政下，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令兄遇罗克，高歌向刀丛，乃是我们的英雄纪念碑。1979年，他被平凡昭雪了。可是如果他活在今天，那么他注定会再一次下狱。被割头的风险也是有的。今天的暴君比他的前任更心狠手毒。当然了，唯有不懈的奋斗，才能抓住偶发的机遇。胡平说，

没有民主运动就没有民主转型。我们网上交流交流，发发中共的牢骚，也算是参与民运了，对民运做贡献了。

此致敬礼！

冬成

顺致维健：如果本信件有益于民运，那么可以发表之。谢谢！

“我们网上交流交流，发发中共的牢骚，也算是参与民运了，对民运做贡献了。”

冬成：

你这句话倒是真把我说乐了。真就如此而已。

哥哥如果文革时没死，如果他一直在国内，往少说还得死一次；往多说得多死三次。

2016. 10. 16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为何喜欢蔡英文

我喜欢“民进党”先于蔡英文，那时，蔡还没有现在的职务与名气。当时，“开放网”还是每月一本的纸质刊物。

我欢迎“民进党”的出现和壮大，是因为大陆中国的一党专制实在让老百姓受够了，那个大国虽也有“花瓶党”作为陪衬，无论有几个党派，根本连提都不值得一提，因为它们的发声从来不被中共采纳，甚至连发声者会啷铛入狱或无辜死去。而在大陆还没有可能出现第二大党的情况下，台湾的“民进党”却首先出现了。之后，大陆的第二大党虽然诞生了但仍不能成为气候，“民进党”却已获得成功，与“国民党”可以抗衡了。

为何我喜欢“民进党”，是因为德国有个第二大党 **SPD**，是广大人民拥护和热爱的党派，因为它更代表了为老百姓的实际利益去奋争。它与第一大党 **CDU**（以及 **CSU**）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深得广大中下层人民的信任与拥护。在后来德国大中小企业相继倒闭、失业大潮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它与 **CDU** 和 **CSU** 不止一次地联合执政。而德国所以能长年来社会情况稳定至今，与第二大党的出现及制定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无论穷富，如

果人民没有基本的安定生活，一个国家如何能够存在？ 所以， 我每每给海曼介绍“民进党”时，顺口就说：“就是台湾的 SPD”， 他立即就明白了。

但陈水扁的银铛入狱，确实令人失望。尽管一定有冤情在内，可是对钱财贪污的重要事实却又无法反驳。就在这种低迷的情况下，当时的蔡英文在哪儿？她在做什么呢？

于 1956 年出生于台湾的蔡英文，学业与人品一直优秀。自台湾的大学毕业之后，又去海外的著名大学多年深造，不仅积累着书本知识，更是积累着人的知识与社会的知识， 她从中比较、思考、总结和提升。她的目光远大以及沉着的心胸，她的坚定与忍耐，多么值得那些过于年轻的十几岁的“政治家”们学习啊！

正因为她书本的、社会的、人际关系的知识渊博并脚踏实地，正因为她从始至终的积累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台湾能有民主的社会制度，为了台湾人民生活得更好，所以她不在乎自己大器晚成；她知道自己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的。

当她成为法律学者与政治人物之后，先于“东吴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担任法学教授，并拥有美国与台湾的律师资格。

她在担任教职期间，受聘于“央行”与“经济部”担任关贸总协定以及世贸组织的谈判顾问。

“维基百科”写道：1990 年代在李登辉政府期间，她担任“智慧财产局”

委员和“国安会”经济咨询委员； 2000 年正式踏入政坛， 担任陈水扁政府时期第一任陆委会主任及政务委员；2004 年，她加入了台湾的“民主进步党”，并接受党内提名为“不分区立法委员”； 2006 年被延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至 2007 年卸任； 於 2008 年“民主進步黨”下野之際首次當選第 12 屆“民進黨”主席， 成為臺灣第一位女性的主要政黨領袖，並於 2010 年當選連任。2012 年首次代表“民進黨”參選中華民國第 13 屆總統選舉，成為台灣首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最終以 80 萬票之差敗給競選連任之馬英九。

有意思的是在“维基百科”最上面的二条声明：

本条目部分链接不符合格式手冊規範。跨語言链接及章節標題等處的链接可能需要清理。(2016 年 10 月 23 日)*

請協助改善此條目。參見 WP:LINKSTYLE、WP:MOSIW 以了解細節。突出显示跨语言链接可以便于检查。

*由於受到破坏，依據方針，本条目已獲半保護直至 2017 年 3 月 23 日 14 時 39 分。

請參閱页面保护方针及保护日志以获取更多信息。如果您不能修改此条目，您可以请求修改、在讨论页提出修改提议、申请解除保护、登录或创建账号。

是的，这就是自由的“维基百科”！我的体会实在太深了：我写的关于哥哥遇罗克的条目，下一分钟，就被每分每秒地盯住“维基百科”的特谍们删

改了。在国内一左再左的情况下，连我的条目也被按照他们的意思有了不少改动。总之，一般人是不可能每分每秒地盯在那里的，因为我们不挣那份“紧盯”工资。

而做为一国总统，都要在那里声明：“由於受到破坏，依據方針，本条目已獲半保護直至 2017 年 3 月 23 日 14 時 39 分。” 可见有多么无奈！

从“维基百科”上所介绍的蔡英文的求学与从政经历，在世界各国的总统经历中，都是鲜见的。她的坚定与信念，她于人生所积累的丰富知识，在全世界的政治家中也是很少有的。

正因对她的敬重与喜爱，正因深信她的杰出一定会使她成功，所以在 2012 年，我曾在脸上给她的“失败”留言：“这是骄傲的失败，胜利的失败，你一定会成功！”

因为很明显：别说她是女性，就是男性的话，如此的经历与信念，如此丰富的人生积累，如此踏实明确的前进方向，又有几人呢？她不成功，谁还能成功呢？

因此，她在 2014 年以歷屆最高票及第三度當選第 15 屆民進黨主席。2016 年二次代表民進黨參選中華民國第 14 屆總統選舉，以 308 萬票差距及 56.1% 得票率，大勝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成為台灣地區實施直接民選以來的第 4 位，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首位女性領導人，便是必然的，也是毫不奇怪的。

更难得的是：她还没结过婚，并未担任过地方首长，也不是出身于政治世家，尤其是：她是同时拥有客家和台湾原住民血缘的领导人。

中共是只喜欢马英九而不喜欢蔡英文的。但是台湾是台湾人民的，而非中共的。中共不仅不反思自己为何不招台湾人喜欢，反而只想用武力去吞并它。这就如同对国内一样：只知道逮捕反对它的人，只知道杀死有不同意见的人，却从来不反思自己。中共的开明人士不是没有，过去有，现在有，今后还有。但中共领导人是否真愿意听从他们的良好意见，改变自己不当的做法呢？

你希望人民归顺你吗？你就得为人民着想，能够像西方民主国家那样，订立出好的政策和制度，并切实地去做。但中共的各个当权者，如果只是一心想着自己怎么搂权搂钱，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不要说国内不能平静、沸反盈天，重要的是国内的种种乱象、败象、不公与不义，如何让台湾人和香港人喜欢并认同你？难道你能靠枪杆子逼迫别人喜欢你并认同你吗？

所以，蔡英文对中共的态度与回答，正是台湾 90%以上的老百姓的态度与回答。就算是中共动用武力，或许会占领那块国土，但你无法征服人心，今后的报复与破坏会比天大。如果你中共连国内都搞不好，还再给自己到处添仇添乱吗？相反，假如你中共能把自己那片国土搞好，言论自由了，人民满意地生活着，那么，不用你操心，台湾人、西藏人、新疆人、海外人，各种各样原本不想归顺你的人，都会自愿归顺你的。

正是这非常时期，蔡英文的巨大担当不仅令人钦佩，也是深受世人赞扬的！她对中共的态度与承担，假如没有深厚的学养、独到的思考、人际关系知识的积累，是绝对做不到的。

她已经顾不得去建造自己的小家庭，因为从她走向政治道路的第一天，就是把自己与台湾的命运融合在一起的。她不可能象马英九那样拱手把台湾献给谁，因为马始终不把自己看作台湾人，与蔡英文完全相反。

象她这样纯粹的人，不可能迷恋在金钱与地位上。她是要把台湾引向自由与幸福道路的开拓者。

我喜欢她，也祝福她！

2016.10.24，德国 Passau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高兴的是川普赢了！

在川普刚刚被提名为总统竞选人时，我就给一著名网站的主编写过信：

“大哥： 如果我在美国，一定会投那建筑商一票。因为，只有他毫无顾忌地实话实说。”

他没有回答，我也丝毫不介意他的不回答。因为，凡是搞政治的人，尤其是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对于“外国”的政治问题（就算已入了外国国籍），都是非常小心谨慎，轻易不公开表态的。

就算表态，往往也是指东说西地不谈最本质的东西。

这是为什么，我不想分析。我只想说说我为何高兴川普的胜利。

从我发表的小文章《血浴，巴黎的黑色星期五》、《这里整个乱了套》.....，写了有关战民涌进西欧之后的乱象已有几十篇，直到不久前，我不想再写了。

为什么不想再写了？因为希拉里接了沙地阿拉伯一张百万美元大支票，造的舆论那个热烈，好像明天的美国总统，铁定是她的了。

而她对美国人民的的许诺是：不仅禁枪，还希望象德国一样的 MSL 化，以及对美国继续不利的经济方针.....

尽管在推特上，有人展示了她为了造舆论的造假照片：那一个同样的人头，或同一顶帽子，在这张照片里出现了好几十处，都被提示者画了圈儿圈儿，以便让读者一目了然。以及一位穆斯林居民几次去不同的投票处，只投希拉里一人的票等等作假行为；直到 FBI 宣布要对她进行调查。

就在美国的热闹声声中，德国却是一片沉闷。

每天的偷盗、抢劫、强奸（受害者竟然不止一位是八九十岁的独身老太太），以及恐怖组织正在如何行动要搞新破坏的新闻，天天都有。

一位独身老太太，每天带着她的小狗在树林里散步，几十年来都平平安安，

如今，某天突然窜出二位异族青年，就那么三下五除二地把她轮奸了。因为树林里一向很寂静，很少人路过，附近又没住家户，茂密的矮树丛又多。就算她喊，就算不捂住她的嘴，也没人听得见。即便有人听见了，如今，也不会象以前那样奋勇地出面去救她，得先考虑好再说：万一自己也跟着倒霉呢？

教堂前，做完礼拜的人们都散了，一位老太太最后走出来，突然三位异族青年围上来，与她说着她半懂不懂的话，希望她给点钱。她掏出自己的钱包，给了他们九十欧元，一人三十。万没想到，三位青年接了钱之后，立即把她拖往没人的角落，很快地就把她轮奸了。

更不要说在任何安静无人的角落，强奸年轻的妇女或少女有多少起了。

且不论犯罪份子的道德与人品的肮脏低下，也不论无人保护老百姓的无奈现实，更不论为何一个安宁有序的国家竟然会如此的堕落荒唐；总之，人们更不敢轻易上街了，连远门也尽量少出。因为，在汽车公路游人最多的加油站和停车场，或是人多拥挤的地方，经验丰富的抢劫者和偷盗者们，早就每天准时地等候着各位的光临了。每一天，他们都能手到擒来地收入颇丰、得意非凡地回家享受这一天的金钱和实物所得。

由于案件太多，警察局前不久在网上公开声明：凡属于偷盗抢劫这类案件，警察局一律不再接案。因为：报案者既说不清作案者的长相、年龄和住址，又举不出旁证人。让警察如何破案？案件堆积如山，警察人数相应太少，根本不够用。那意思是：你为何不保护好自已的东西（如自行车）、首饰和钱呢？为何你家大门的锁，就那么不禁撬呢？

人们反问：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人人没枪。不能买枪。而做案份子，既有手枪、冲锋枪、能割断人头的小利刀，又有炸弹，还有无数人肉炸弹在等着去炸。连胡椒喷雾器都不值一提了。

人们该如何保护自己呢？？？

在电视里，德国政府公开同意 MSL 妇女蒙全身的黑袍只露两眼。并让一位如此穿戴的 MSL 妇女，与主持人对谈，说自己的这身衣袍，如何舒服，如何是 MSL 妇女的最爱，如何冬暖夏凉，如何街上的尘土可以不沾身，好处与优点一大堆，似乎德国妇女也应该每人一件立即穿上才科学健康。

某城市的“工作介绍中心”介绍一位 MSL 妇女，去一工作单位报道，该部门负责人一见她这身“只露两眼一身黑”的打扮吓了一跳，立即予以拒绝。

这位妇女次日便把这位负责人告上了法院，竟然赢了。

当居民们看多了这类“每日新闻”之后，只感到心灵焦虑的疲乏与无奈。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此的无助好欺，凶手们不是可以直接地用机枪扫射每家的屋门就行了吗？因为他们要住进来！因为你死了，他们就可以住进来，你家里的一切就可以归他们所有。政府也省得盖居民楼了。

连中共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都不用，太省事了！何况人家比你能生孩子，正是国家所需要的呢！你们这些老朽和异族还是早早死了为妙！

而德国的国土之外，土耳其政府对自由派的严厉打击甚至灭绝、与 IS 的互相勾结，沙地对 IS 的巨大财力支持、用百万巨额支票让西方的政治家们俯

首听尔.....一句话，他们越来越感到西欧的软肋无处不在。他们要联合起来占领西欧，再做一次百年前的美梦。

如果他们真能建立起幸福自由民主国家的话？

可是请看他们的历史，请看他们民族的暴怒文化，请看他们一次次又一次次地把自己的国家炸成的一片焦土，而却又从不反省自己的事实，谁能相信他们呢？难道只相信他们把自己国家炸成平地的能力？

一切令人失望与担心的事态都在发展着，而非停止着。

而恰是此时此刻，川普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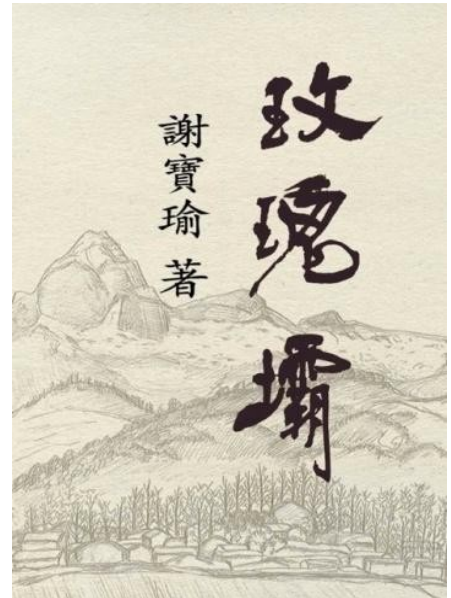
至于川普说到的能否都做到，谁也不能保证；但，如果连说都没说过，不就更没影儿了吗？

今天川普的举国胜利，只说明了一个问题：老百姓人人心里有数：“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再也没有比今天川普的胜利，更能说明这句话的了。

而远在德国的居民们，觉得心里似乎有了靠山。假如德国真地大乱起来，美国不会坐视不管的！

2016.11.9，川普胜选之日。

德国 Passau



一部感人至深的鸿篇巨著

——与《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对谈

前言：

这部文字别具一格的近千页的巨作，描写的是中共从 1950 至 1968 年间一波接一波地迫害无辜百姓的史实。它所描述的地点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山区“玫瑰坝”。那里居民不多，几乎都是庄稼人，皆对政治一窍不通；绝大多数居民甚至连县城也没有去过。他们人性朴实善良，又如一盘散沙，只相信观音菩萨和基本的善良勤俭的做人之道。然而，从 1950 年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无一例外地都降临在了这个小坝上。中共既然要让每一次的政治运动成功，就必然先要设定应该倒霉的所谓阶级敌人，就必然滥杀无辜；

至使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越变越糟，整个国家也越变越糟，由此产生了连篇起伏的故事……

（以下，遇罗锦简称“遇”，谢宝瑜简称“谢”。）

遇：首先，谢谢您接受我想和您对谈。

由于见到网上对您这部书很有好评，我去网上寻找有关书的消息，才见到您成立了一个“绿野出版社”。您能谈谈这个出版社吗？它的宗旨是什么？

谢：很高兴和您认识。我曾经看过您的《冬天的童话》，印象非常深。也读过您哥哥遇罗克的事迹，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绿野出版社”在加拿大注册，是个松散的“互助组”，没有编辑，没有发行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只是几位作者自己写书，自己编辑，自己找印刷厂印书，自己卖书，共同使用“绿野出版社”的名义。我们也出版电子书，是利用 Google Play 和 Apple iTunes 电子书店的便利，自己把电子书放到上面去出售。我的《玫瑰坝》电子版是在热心的读者帮助下放上去的。

“绿野出版社”有个 Mission Statement，也可以称为宗旨：远离政治审查，不为潮流左右，独立的精神，自由的写作，在这片广袤的绿野上，开出最美丽的华夏文学花朵。

遇：这几句宗旨，实在觉得了不起。“不删减作者的文字，自由地出版”，说进每位作者的心里去了。

谢：是啊。中国大陆有政治审查，作者不能自由地写作，很多作者即使本人很有才华，在这种大气候下也很难写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我们在海外写作，远离政治审查，可以自由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非常幸运。潮流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潮流，另一种是文学潮流。土改时写土改，公私合营时写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写人民公社，这是追逐政治潮流，是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规定写作。现在回过头来看，追逐政治潮流写出来的东西统统没有什么价值。不仅没有文学上的价值，连对中共来说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价值，因为时过境迁，中共的政策早已改变，这些作品也就没有什么用了。意识流时髦的时候使用意识流的手法，魔幻现实主义时髦的时候使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这是追逐文学潮流。这种写作方式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足，也不是自由的写作。缪斯女神看重的是“新意”，而不是模仿。当初英国作家笛福出版了一本《鲁滨逊漂流记》后，英国和欧洲大陆冒出来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模仿之作，各种各样的漂流记。今天这些模仿之作一部也没有保留下来。一部作品如果要有长久的意义，就必须要有新意，比如说写一个前人没有写过的题材，创造一个前人没有创造过的人物，或者使用一种前人没有使用过的表现手法。对于西方的作者来说，现在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西方的文学已经非常成熟，在西方社会文化环境里的各种各样的题材和人物现在几乎已经

发掘殆尽，新的表现手法也越来越难创造出来。我们用中文写作的人在这方面也很幸运。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里还有很多前人没有写过的题材现在仍然还没有人写。我们不用费那么大的力气，只要有一点独立的精神，只要找到一个别人没有写过的题材，使用对于这个题材来说是比较有表达力的手法，就可以写出新意来了。

遇：您说的很对，我也有同感，但很多作者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我花了几天时间，仔细读完了将近一千页的 61 万字的《玫瑰坝》。很感动我，难得的好书！有很多年我没读到过这样的好书了。结尾感动得让我流泪。今天我并不想和您多评论书里的人物。因为，书是好是坏，人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文字摆在那里，情节摆在那里，都会因读者的不同，感觉也不同。我和其他读者一样，更希望知道此书以外的事情：您个人在国内的经历，能谈谈吗？比如您的经历，学历，家庭，为何喜欢文学，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您个人或家庭是否受到过政治冲击？

谢：我于 1956 年生于重庆市牛角沱，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祖父祖母去了现在的四川省越西县。这是一个彝汉杂居的小县，当时属西康省，汉字简化前写为越嶲，位于现在的四川省西南部的偏远山区，属凉山彝族自治州。

《三国演义》里面写过诸葛亮深入不毛，七擒孟获。据说其中有一次就是在越西县境内擒获的。可以想象这个地方过去有多偏僻。我在越西县北城小学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怎么上课了。后来“复

课闹革命”的时候直接升入初中，只读了两年半就因为我父亲的问题让我离开了学校，所以初中只发了肄业证，没有发毕业证。当然小学也没有发毕业证。初中的这两年半里也没有好好地读书，时间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搞革命大批判，只有极少的时间真正用来上课。记得当时初中有两本教科书，一本叫做《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我们戏称为“公鸡”，其中有一半是毛主席语录，另一半讲一些数学和物理知识；另一本叫做《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我们戏称为“母鸡”，其中也有一半是毛主席语录，另一半讲一些化学和生物知识。印象最深的是，初中第一学期一开始，无论是政治，语文，“公鸡”，“母鸡”，还是英语，每堂课都是读毛主席语录（当然是用汉语读），整整读了半个学期。一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读得简直可以倒背如流。初中两年半，数学教了二元一次方程组，英语教了 Long live Chairman Mao! 还有 Hands up, or we will shoot! 1977 年恢复高考，我打算参加。那天我去拜访一个邻居，因为听说他的成绩很好，想去探一下水的深浅。去的时候该邻居正在和另一个人讨论一道数学题，他说用对数就可以解。我傻呵呵地问：“对数是个啥子东西啊？”他笑了，说：“你连对数是个啥子东西都不晓得，还要想参加高考？”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恶补了一下数学，还是参加了高考，当然只敢考文科，不敢考理工科。那一年四川的高考成绩没有公布，但是我上了重点大学的分数线，名字和其他少数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的幸运者一起贴在县城“钟鼓楼”（在大跃进的时候已经拆除，此时只是一个地名）的墙上。又是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我的政审没有过关，所以我没有能够上大学七七级。七八年我再次参加高考，这次四川省公布了高考成绩，

我获得了凉山州总分第一名。这么一来县里面有很多人同情我，为我说话，给县教育局那几个搞政审的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终于通过了我的政审，将我的材料递了上去。于是我就考上了四川大学七八级外文系英语专业。1982年大学毕业，因为我来自边远地区，必须回到边远地区工作，所以把我分回凉山州，在西昌市的一所中学当英语老师。我对这个分配很不满意。工作一年后我报考研究生，考回四川大学外文系，攻读英美近现代文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说起来我家在“解放前”是贫农，我本来应该是一个“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然而我父亲曾经参加过“志愿军”，去朝鲜打过仗。他在一次战斗中被炸弹炸成重伤。因为他是排级干部，所以得到了特别的关照，被送到了“后方野战医院”，也就是一个山谷里面，和其他伤病员一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他在这个“后方野战医院”躺了三天三夜，没有喝过一口水，没有吃过一口饭，更没有人来为他换药做手术。后来美军反击，“后方野战医院”里面的医生和护士扔下伤病员自己逃命去了。我父亲因为失血和饥渴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在美国军的野战医院里，成了美军的伤病员战俘。如果美军没有反攻，他在志愿军的“后方野战医院”里是必死无疑的。是美国佬救了他的命。可是我父亲仍然执迷不悟，革命得很。他离开医院去了战俘营后，伙同一帮“革命”的战俘搞了一个地下组织，同另一帮“反动”的战俘进行血腥的“斗争”。他们还闹事，国庆节那天在亲共战俘的战俘营里升起了五星红旗。美国佬没有客气，开枪镇压。我父亲是“护旗队”的队员，又挨了一枪，将腿打断。交换战俘的时候，我父亲是拄着拐杖回到三八线

这边来的。就这么一个“革命”得出奇的人在回国后却被定为叛徒，开除军籍团籍，遣送回重庆。我的全家都受到了我的这个叛徒父亲的牵连。我姑姑当时非常红，正要入党。因为我父亲的问题，她没有能够入党。我祖父也因为受到他的牵连，被发配到越西县去，美其名曰支援边远地区的建设。我在前面讲过，因为我父亲的问题，我不能够上高中，在七七年高考成绩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之后也不能上大学。

我父亲回到重庆后，因为工作无着，发了一下牢骚，在五七年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送去劳教。六四年劳教队解散，他回到重庆，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搬运站当搬运工。文革的时候凡是有斗争大会或者其它革命活动，他都是要陪斗挨打的。他当然也要参加黑五类的各种义务劳动和训话。不过，他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为大家都只是知道他是个坏人，却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坏人。据说有一次开斗争会，有个了解内情的革命造反派要在他的胸前上挂个“洋叛徒”的牌子。军管会的成员发现后厉声制止了。因为志愿军官兵都英勇无比，宁死不做战俘，如果让广大的革命群众知道有人曾经当过美军的战俘，党的脸上不大光彩。

我小的时候虽然也喜欢读文学作品，但是对自然科学更感兴趣。如果我能够顺利地读完中学，我在高考的时候一定会报考理工科。如果是那样，我现在很可能在搞科技方面的工作，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写小说。我来到加拿大后，在多伦多大学拿了一个 MBA 学位，后来又考会计师执照。当时一心想挣大钱，也没有想过要搞文学创作。拿到会计师执照后，我突然对赚大钱不敢兴趣了，觉得太辛苦，不值得。后来因为要打发时间，这才想到要写点什么。

遇：您和家人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书，实在太吸引人了。尤其您的父亲太典型了。所以您能创作出那位男主角冯东明。他那一心一意要跟党走，那革命出奇的劲头儿，既让人看了憋气，又觉得很合乎他的个性和追求；原来有您父亲这样的影子。那么，您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小说的？书里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有原型吗？在写此书之前，您写过或出版过其它的文学作品吗？

谢：在写此书之前我没有写过也没有出版过其它的文学作品。其实，我之所以会产生写小说的念头，是因为我读了一些“坏”小说。当时因为不想挣大钱了，我发现自己突然有了很多的时间。为了打发时间，我去多伦多市图书馆借了一些小说来看，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些中文小说写得实在是糟糕。于是我就想，要是我来写，我肯定写得比这些小说好。正是这些“坏”小说使得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只是略为想了一下，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就急匆匆地下了笔。当时也没有拟个大纲什么的。最初我想写一个革命干部和一个地主婆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这种爱情很特殊，估计没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经历的人难以理解，所以在写的过程中决定增加一点历史背景。也许是灵感突然降临，也许是自己心中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正等待着宣泄，一下笔，人物、场景和细节似乎就自己涌了出来。故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正急于表现自己。很多时候，我有一种被故事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被故事里面的一个人物或者场景惊醒，不写下来，就不能重新入睡。《玫瑰坝》是一本小说，其爱情故事是虚构的。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有原型，但

不是一对一的原型。书中的一个人物往往综合了现实中的好几个人，而现实中的一个人又可以“分身”而加入书中的好几个人物。我初中肄业后去了县农场当知识青年。后来我被县农业局“借”去充当“果树技术员”，搞果树病虫害防治和果树整形修剪之类的技术指导。在此期间，我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和很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普通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下去跑的时候或者是住在普通农民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公社的客房里。我们那里当时非常落后，很多地方没有电。天黑之后，大家无事可做，或者聊天，或者聚集在一起摆龙门阵。这本小说中的很多素材就是在那个时候无意间积累起来的。例如，一个地主被枪毙的时候不肯下跪的细节就是从一个去公社蹲点的公安局副局长的口中听来的。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细节也是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口里听来的，算是“道听途说”吧。

遇：您的生活经历如此丰富，正是您创作的源泉。一般作家都是如此：经历越波折，下笔越有神。其实，您在写作过程中的那种感觉，我也有过，其他作家一定也有过：突然想起的一句话，一个形容词，一段描写，无论是在做着什么，或是躺着正要睡觉，却必须立即写下来，否则就无法安心。那种感觉，其实是最幸福的了，那是真正地进入创作里了。正如母亲在孕育着孩子，每天都要给他（她）渗透一些新鲜血液。

您的大作，由于写透了每个人物的性格，所以，直到书的结尾时，素芬被残酷地炸死，冯东明失神的反复地自言自语：“素芬，我们一起逃吧，逃

出这整人害人的火坑。” 我的眼泪不由得流下来了。直到结尾时，男主角才说出这句他早就该说的话，格外令人心酸！

其实，陈素芬很早就有这预感：唯有离开中国才安全。但出身不好却积极靠拢党组织、几十年来决心只想跟党走冯东明，对她给予过多次驳斥。

直到文革时，素芬被惨烈地杀害，他才明白应该离开那个“整人害人害人坑人”的火坑。结尾刻骨铭心！

我想，素芬的修养与见解，正是从小耳濡目染，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道德的影响。与那些教条死板，只知道杀人骗人坑人、不通人性人情的共党政策，无丝毫共同之处。

谢： 是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中共把中国传统文化斥之为封建文化，把它妖魔化，给人的印象是黑暗无比，丑恶无比，没有一点好的东西。其实，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制度根本不是什么封建制度，也不是什么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这一点我在当知青的时候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之后就领悟到了，尽管这些历史书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编写的。您在德国，您一定知道西欧过去的封建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那种制度下，地主就是封建主，他不光占有土地，还占有那块土地上的劳动者。英语中这些劳动者叫作 serf，翻译为中文是农奴。在中国，1949年前只有西藏和其它个别少数民族地区才有类似的制度。这才是真正的封建制度。中

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封建制度在战国时期就结束了。在秦始皇之后中国实行的是另外一种制度。我姑且把它称之为皇权制度，或者是皇权/官僚制度。我们知道，1949年前中国农村的“地主”仅仅占有土地。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契约关系，与马克思笔下的封建关系完全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说，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有四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此后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这是所谓的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的、科学的历史规律。可是中国秦以后的这种制度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之外。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根本不是什么科学，而是瞎说。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削足适履，指鹿为马，硬把这个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而当时很多热血青年相信了这个所谓的科学，不惜为它抛头颅，洒热血，实在是可悲。

中国传统文化宣扬仁爱，宣扬恻隐之心。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宣扬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宣扬的是仇恨。我们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犯罪。”“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地残酷无情。”如此等等。这些东西毒害了好几代的中国人。中国社会现在有如此多的暴戾和残酷的事件，与中共的这些长期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种仇恨教育不仅危害社会，也是对统治者的严重的潜在威胁。统治者如果还有一点点理智，晚上应该睡不着觉。

遇： 您很会写小说。因为读您的书，脑海里有一种象在看电影的感觉：动作、表情、语言、气氛、心理、场景。我觉得这是写小说的最上乘的手法，不是每个作者都能做到的，而是天生具有的观察力所致。

谢： 谢谢谬赞。每个作者都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有读者阅读，希望读者喜欢自己的书。不过，最终的决定权不在作者的手上，而在读者的手上。读者是作者的裁判。每个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每个读者也有自己不同的口味。我希望我的这本小说能够得到多数读者的认可。

遇： 我深信读者会很喜欢您这部书的。因为它真实，细腻，生动，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是多年来少见的巨作。且描写的生活面，那独特的乡土语言和乡土生活以及很有特色的人物，也是在其他的作品里很难见到的， 所以引起海外的赞叹。我也相信它会在国内流传，有很多人会翻墙，能买到这部电子书。如果能出英文版，会是天大的好事，全世界的读者群会更广。有一天，说不定它会被拍成电影或是电视连续剧呢。

谢： 谢谢谬赞。借您的吉言。

遇： 还想跟您说件有意思的事：

前些天我闲了没事，去网上的谷歌寻找：“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在线读”，很意外的是：谷歌列出的那些条目，竟然一个“在线读”也按不出来。

1. “共识网”今年八月被封了。我去按那链接，根本按不出来了；
2. “晨钟书局”出版了它的介绍虽然还在（但不是此书局做的，而是香港一位记者多年前写的短文），然而，在哪里能购买此书？没有介绍；因为，“晨钟书局”已经没了，老板姚文田先生已被关在国内的监狱里了；
3. “禁书网”虽然有介绍，但只是此书的目录，仅仅是书的目录，并无阅读全书的可能，甚至连一页“在线阅读”也没有。

居然在谷歌的网上，找不到此书“在线阅读”的任何可能性，我确实很意外！中共只承认在国内出版的只有七万字的《冬天的童话》，而不承认在海外出版的 42 万字的《一个大童话》。但，谷歌是属于言论自由的海外的，这不是很奇怪吗？十几年以前，谷歌关于哥哥罗克的词条就达七万多条，如今是否消失了很多？我还没有去查。然后，我去看有关我的“维基百科”我写的那两句话，还没有被“紧盯者”消掉，即：“从 2016 年 8 月起，遇罗锦的三部书稿和随笔文章全部刊登在博讯文集。”可是，谁经常去拜访“维基百科”呢？国内人有多少人能够翻墙呢？

所以，我们希望能给自己的书孩子，找到一个象“绿野”那样的安全理想的家。

谢：谢谢您对绿野的期望。

遇：假如分析人物，这一点无法忽略：陈素芬嫁给了开明乡绅王秉文，每次说出的话句句朴素，却有见解有水平，又懂人情，她是会受到王的好影响的（尽管王在土改中被无辜杀害）。否则，怎么解释她的水平呢？陈素芬说过的很多对农民和其他人有好处的办法，都是王秉文那样做过的，包括王对全村人良好的人情关系，所以没有一个人恨他。无奈中共工作组的干部教条死板，从一开始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绝对不采纳好建议，哪怕不是素芬说的而是其他农民说的好办法，干部们也绝不采纳，他们只敢服从上边的文件和指示，而这正是中国几十年来直到如今的悲剧和专制作风。如今就更邪乎：阳奉阴违地应付上边，私下里只顾自己捞权捞钱了。

谢：我在乡下跑的那几年，经常和农民交谈，发现了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农民主要是依赖直觉和常识行事，他们的判断往往是正确的。干部就完全不同了。有些干部本来就是流氓，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对于这些干部我们就不多说了。另一些比较真诚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迷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迷信上级的指示，迷信一些所谓的“科学”措施。他们经常会干出一些蠢事坏事来。农民抵制过合作化，抵制过大食堂，抵制过深翻土地，抵制过密植，认为这些东西都有害无益。没有什么知识的农民一开始就认为人民公社不会成功，而知识分子干部却深信人民公社一定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里面就是这样说的，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肯定是对的。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实践最终证明了人民公社是一大灾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什么科学，而是一种伪科学。共产党的很多具体的“科学”措施也不科学。

例如越深越好地深翻土地就没有经过实验和验证，完全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点子，却打了一个科学的旗号，由干部们强制实行，也带来了减产。我写陈素芬和冯东明一个依赖直觉和常识，办事冷静，一个迷信理念和逻辑，行动狂热。就是想要探讨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遇：我还想知道，您最近在忙些什么？

谢：我正在把《玫瑰坝》翻译为英文。

遇：您本人有这基础，自己可以翻译成英文实在太好了。海外有很多好书，没人翻译成英文。私人翻译，要价很高，也不能保证水平的好坏。所以中文书难于走向世界。个别幸运的作者极为例外，连海外作家群的几千分之一也不到。这令人悲哀。

我忘不了，在已被封的“共识网”，曾经有一篇文章，是哀悼一位国内年轻的英文翻译家。那位中年华人翻译家，翻译了二十几本文学书，却因忧郁症而自杀：他辛苦翻译每一本书，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一本不厚的书至少得需要半年翻译时间，但他每本书，从出版社总共才得三千元人民币。这个价钱，与海外私人要价的“三万”“五万”美元，天地之差（且不包括出版事宜）。如果海外能有中介所，作者甘愿多付三千人民币的十倍，不也是好的吗。盼望英语好的人，能在这上面多动动脑筋，也给海外的无数作者带来福音。更盼望翻译家们能来到国外生活；我是真心如此祝愿。

其实，书印的是否精致，封面是否好看，都不重要，人们看的是文字，是内容；电子书就更如此了。很钦佩您敢想敢做的精神，很欣赏您直率诚实的回答。还想知道：您现在还在工作吗？您的家人也都好吗？

谢：我还在工作，在一家小公司里面当一个小会计。我的家人都很好，谢谢问候。



谢
宝
瑜
20
12
年

遇罗锦题照

能闻到海风的香味儿，

能听到春风的低鸣；

风与海吹动着你的柔发，

沧桑与奋斗的以往，

就象阳光，

照耀着你文学的前程。

写吧，

写吧，

自由地写吧！

遇：《玫瑰坝》电子版可以试读的 69 页，不知怎么传到国内去了。国内有朋友仅仅从允许试读的 69 页里，便感到了您的作品很不一般。或许他们会翻墙，否则是读不到这 69 页的。国内人能够买到您出版社的电子书吗？

谢：Google Play 和 Apple iTunes 和中国有关当局都未能达成协议，所以国内的读者都没法阅读到这两家电子书店的书。

遇：有的朋友问我如何与您联系出版事宜？我以为这和出版纸书一个道理：一是出版社有联系信箱，作者应该给您写信；二是作者应该主动发给您电子版书稿，如果您觉得书稿不错，您才会给作者回信，是这样吗？

谢：“绿野出版社”没有编辑力量，所以我们不出版任何书籍。我在前面说过，“绿野出版社”是一个松散的“互助组”，我们只是互相帮助。

遇：那么，如果作者可以自己做电子书的，就可以与 Google Play 和 Apple iTunes 直接联系吗？也就是说：Google Play 和 Apple iTunes 并不要求必须出版成纸书？只要把书稿做成电子版即可？如果自己做成了，是否还要通过您的出版社呢？

谢：不用通过任何出版社，甚至可以不用书号，作者自己就可以把他/她的书放到这些电子书店上去出售。最近 Google Play 发现有人冒充原作者，把别人的书放到 Google Play 电子书店上去出售，损害了原作者的利益。Google Play 现在暂时不接受新的用户，正在进行清查。打算在上面出售电子书的人只能等一等了。Apple iTunes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作者现在仍然可以把自己的书放到 Apple iTunes 上去。臧小林女士和我一起曾经写了一个东西，详细地介绍了怎样制作电子书的 epub 文件（pdf 文件的制作很简单，所以没有介绍），怎样申请帐号，怎样将电子书放到 Apple iTunes 电子书店上去（放 Google Play 很简单，所以也没有介绍），有兴趣出版电子书的人可以去绿野出版社的网页上看看。这是链接：

<http://rmeiguiba.wixsite.com/greenwildspress/how>

请点击阅读：怎样独立出版电子书，怎样制作 EPUB3 文件，怎样申请美国的 Tax ID，怎样申请书号 (ISBN)，怎样登记版权 (Copyright) 等条目。

遇：谢谢您生动详实的回答，很受启发。至于您说的在多伦多图书馆读过的中文小说都很糟糕，在我和冬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里，详细地写过这个原因：在海外，各大学以及市区的中文图书馆，都只买中共提供的便宜书，因为价格比海外出版的便宜太多，但等于甘愿被洗脑。这篇文章的链接就在“北京之春”，“开放网”和我的博讯文集里：

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400/1016201624842.htm>

开放网：<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3033#.WA0FwCRIMqQ>

博讯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201610/yuluojin/1_1.shtml

“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先生还做了编者按。

后记：

虽然，作者的文笔是温馨的、优美的、极富人情味儿的，尽管书里无数美好的画面，不止一次地渗入我的脑海，让我留恋不已；然而，我却做了好几天沉郁的梦，竟然无法从这沉郁中自拔。因为，作者不让我们忘记过去。他把从 1950 至 1968 年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象过筛子一样的仔细地过了一遍，以至又把我拉回到那片罪恶多端的土地，使我在梦中沉郁和哀伤。而在那广袤的封建罪恶的土地上，如今，无论怎样显得令人眼花缭乱，实质并无多大改变，反而花样和手法更多更阴了，甚至向世界进军的野心也更大了。而世界上也绝非一个类似中国的国家，它们给予全世界的侵害，

正像那每时每刻冒着浓浓黑烟的无数伸入云霄的大烟筒，已将全世界污染和毒化。

书里的时间，是写到 1968 年。那一年，我因“反动日记”问题，还在劳教中；但从后来读过的文章里，都说 1968 那年，全国性的杀人不眨眼。北京市郊区，用高压电一批批地电死黑几类及他们的子女和孙辈，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广西省在吃死人的心肝脏，甚至生殖器，说是对身体大补。我很庆幸自己的劳教三年以及北大荒的生活总共十年，否则，我准得惨死在文革中。

（全文完）

2016. 11. 20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400/1120201654400.htm>

博讯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yuluojin/>

博克中国：<http://13305185463.blogchina.com/513964068.html>

陈维健：《玫瑰坝》一部当代中国农村的诗史

我只想写下一生的想法

遇罗锦与彭小明文学通信

罗锦：

你好！好久没有跟你联系，身体好吗？经常看到你在《欧华导报》各网上写的东西。我的小说《贞洁的眼神》出版了，寄给你一本。人和书都回不了中国，把文学留在人世间总比沉默地消失要好一点。年纪大了，减少外出活动，我要把一生的想法写出来。

祝你和夫君身体都好，平安和合。

彭小明

2016.10.21 晚

亲爱的小明：

你好！

十分感谢并特别高兴地收到了你的书和书里的信。

咱们都这把年纪了。所以你这书，我是一定要好好拜读的。尤其你写的是章回小说，很少见也很新颖，我要仔细看的。咱们都好好活着，互祝长寿吧。

看完书后会给你写信。我还没有加入微信。我喜欢安静，有时间不如去看好书。《微信时代的纪念》一文开头，是美国那边传过来的消息，我正好用来写文章。

祝愿全家安乐！

罗锦

2016.10.25

小明：

你这书实在太吸引人了。初看，似乎味道并不浓，但越看是越觉得有看头。

《贞洁的眼神》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中国从建国以来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它没有从“黑几类”的角度去写，恰恰是从“红几类”的角度去写。因此，就更客观更有说服力也更新颖。不见有谁写这类题材，但你写得真实可信。女主角最后的复仇情怀，正是当今微信时代的普遍暴戾及充满怒火的情绪。是难得一见的好书！

我一定要与你合写一篇采访你的文章。我是这样想的：我在德国住了三十年了，从最初的《德国导报》就开始订阅，近年来是跃君赠阅，这三十年的过程，我竟然对你的个人情况并不了解。既然连我都不了解你的个人情况，又何况不是住在海外的华人呢？更别说国内的人了。所以，咱俩这篇访谈，重点不是谈书，重点应放在谈你个人：你的家庭，你的经历，你对书里内容的搜集等等。因为人们看书很容易，了解你却不容易。人们了解了你，自然就更想看你的书。你从来不写我那样的书，读者看了我的书，对我全都了解了，因我本人就是希望如此的。可你与我完全相反：不见你写自己。所以，你最好能谈谈你自己，让人们对你有所了解。再说，你再不谈自己，明天上帝突然招手，你即便想谈也没人听得见了。

至于象书里周南的《编后感》那样的好文章，他全说尽了，我们再重复，还有什么意思？与其谈国内的政治及将来的希望，我觉得远不如谈你自己更会让读者关切。要写的，是别人不知道却与书有关的事情，而非别人谈了千百遍的事情。

如果你同意，我就列出几个问题来，你回答。直到定稿为止。你觉得怎么样？

罗锦

2016.10.29

你的家庭、家人对你的影响？

我是中国大陆最苦的苦出身，跟你一样，出身于黑某类家庭。

我的父亲原在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合营前为“启明书局”）当编辑。五十年代翻译过苏联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1955年被逮捕，1960年大饥荒笼罩全国，平民尚且不得果腹，囚粮更被监狱干警克扣。

父亲在上海监狱死于饥饿引发的浮肿。平反是在28年以后。母亲原是民立女中的高三语文老师，后来辞职帮助父亲翻译，她翻译过立陶宛的民间故事集。父亲出事后就赋闲没再工作。

因为父亲在押三年一直没有判刑，我大哥在反右补课的时候讲了一个思想问题：“我是共青团员，坚决服从党的指示，父亲如果确是反革命，就应当判刑；我一定跟他划清界限，如果不是反革命，就应该释放。”

这样的言论在反右时期就是右派言论。不久大哥戴上右派帽子。我和母亲被扫地出门，下放农村。原本送往新疆或青海，后来我奶奶找到一个信封，说是有个远亲在湖北农村，或许可以过去投亲。于是我和母亲就从上海下放到了湖北大冶港湖乡陈家塆。我看到了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

大哥打成右派实在是很冤枉。解放军占领上海，他还不满十六岁，就背着父母在学校里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在为父亲抄写的翻译稿纸内夹了一张纸条：“我参加革命了，不要来找我……。”

他复员回家当了小学的音乐老师，想到的是为党整风，要积极向党表达自

己的意见。

二哥也参加过军，复员继续上高中，成绩是全区的标兵。全班同学和老师都认为像他这样全优的学生一定是未来研制人造卫星的人才（当时苏联人造卫星刚刚上天）。他自己也是满脑子北大清华，热核物理，将来要去列宁山（莫斯科大学在列宁山）留学。高考接到的通知竟是“成绩不合格，未予录取！”这个消息对于全家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从此他一生坎坷。

我也从此心里有了一小团乌云，成绩再好，也可能上不了大学。只有大姐比较幸运。父亲刚出事，她比哥哥面临高考都早，当时还没有推行阶级路线，所以考上了清华。我和母亲在文革时期，几乎全靠她的收入维持最低的生活。我比知青下乡足足早了十年。赶出上海的那一天，刚好也是父亲判刑的那一天。

我们到达农村的第一天，姑母见面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不写封信来？如果写信，我就叫你千万不要来！妈妈说为什么？“没吃的呀！”不久就是三年大饥荒来临了。这个丘陵地带的农村，还不算是饥荒最严重的地区。但是也饿死了很多人。我们的房东一家男人、女人和吃奶的女婴相继死去。我们租的房就跟他家隔着一堵墙，墙上有一个窗洞，没有玻璃，只贴着一张报纸。我记得那女人名叫艾子。她死了，停尸在家没人来抬，妈妈整夜不敢吹灯。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妈妈叹息说：“生与死，隔张纸！”艾子的儿子叫东子。他的父母都死了，靠外婆照应着，外婆不断地说，东子经常看见他爸妈的影子并排地站着出现。

不久外婆也死了。舅舅把东子接走了。跟我在村里一起玩的小朋友明子死了。周末妈妈常常告诉我，哪家的某人死了。

五十年代对家庭出身的歧视还不是公开的，高层没有公开宣布，基层的人群多少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善良观念，但是人事机构已经在高考前或招工前就做预审，考核只是过场罢了。可怜黑五类子女考生，跨进考场之前，淘汰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到了 1963 年以后阶级路线的调门越来越高，公开宣传的是“有成分（出身）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

但是从清华团委的熟人干部那里，我姐姐听说高层内部掌控的政策是，凡是“杀关管”的家属子女，不考虑入党（入团）。姐姐入团是在毕业前夕的最后一个月。等她到达工作单位，转入团关系的时候，就超过年龄该退团了。姐姐告诉我的时候，还是希望我靠拢组织，争取做一个经得起党团考验的青年。

按照党政高层的内部规定，我们这样家庭的子女，是一群没有前途没有明天的人。后来读到毛选五卷，毛认为地富子女就是当一个社队小会计也是靠不住的。

你是怎样度过这样的艰难时世的？

起先生产队食堂还提供玉米糊糊。基本可以吃饱。后来糊糊越来越稀，然后变成了菜叶米汤，最后只有菜汤没有粮。农民还有一点挖小蒜煮草根的能力，我母亲不能坐以待毙，她不得不一个人返回上海，跟我哥哥同住。

两个人吃一份口粮，也比农村挨饿好得多。

我读到高二时，也因患肝炎返回了上海。生活充满了艰苦和愁闷，但是仍有学习的快乐。那个时代大部分家庭都是艰苦的。我和母亲依靠北京的两位姨妈家庭的资助，他们是干部和教授，收入比较高。另外香港的小姨也偶尔给我们汇一点港币，文革开始后她在香港去世。

文革时期，除了姐姐寄来生活费，没有任何收入。我因肺结核不能下乡，也没工作。一直到三十岁，我的口袋里几乎没有任何零钱。住在沪西的棚户区，是猪圈改建的棚屋。苦虽苦，但是我上学的成绩总是很好。初中物理的答卷总是被老师拿来做标准答案。从小学到高二的作文，老师经常念出来给全班讲评。直到高三才改变了，因为这时候什么都要联系阶级斗争，家庭出身。

有一次学校课余无线电兴趣小组招生。我报了名，参加知识测试。交卷以后我注意观察，测试的成绩我最好，并联电路的总电阻计算（倒数之和的倒数）只有我一个人算对了。可是过了几天发榜，我竟没有录取。连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组都拒绝我参加，而且我还是成绩最好的。我的心又被无声地击痛了。现在想来，也不能太责备老师的举措。领导强调要执行阶级路线，看什么呢？阶级出身是明的，是红是黑，一目了然。表现好不好，没有具体标准。再说要看的是政治表现，考得再好，也只是学习成绩，不代表政治进步嘛！我隐隐的感到未来的天空充满了昏暗。但是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可以表达出来，说出来立刻就会被认为是对党的政策不满，那政治表现就更不好了。政治表现是什么，最容易的就看你入团不入团。可是出身太黑，杀关管，政策上没有余地，叫我怎么表现？

文革开始，高考取消了。对于我来说，几乎没什么感觉。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取消了又怎么样？反正前途都是一样的昏暗。所不同者，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了，同学和路人可以比以前更直白地骂你羞辱你，甚至直接动手打人。

你的爱好和志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我的爱好，可能受到家庭的影响，喜欢看书写作，喜欢唱歌和演戏。我还发现，越凡是经过艰苦磨难的人，都有一个强烈的欲望，就是想把艰苦磨难写下来，告诉后人。在文革的禁书传阅期中囫圇吞枣地读过一些中外名著，……苏联作家的现实主义描写远比毛时代的中国文学更尖锐更诚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有位邻居阿华是个非常英俊的帅哥，是厂里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却娶了一位爱读书爱艺术的媳妇名叫俞文蔚，（可惜他俩后来离异了）。大概她接触到我的母亲，母亲脱口就能背诵《红楼梦》的诗词歌赋、谜语和警幻判词，家务之余，说的是唐诗宋词……她十分惊异。后来有一天，她连续换乘几路电车赶来我家（从沪东到沪西）看望我们。问她有什么事情，她说没别的事，就是借到一本小说，借期富余，可以让你们共享。打开一看，竟是诺奖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我们答应一定如期乘车到她家奉还。此前我从未读过海明威的作品。他的率真大胆和畅快淋漓，令我如醉如痴。每当我握笔描写我的人物的时候，耳

畔就会响起海明威的那种直视生活，直言说事的口吻。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将来要写小说，就要像海明威这样热情、率真！我也感谢那位俞文蔚姐姐，在那个文化枯寂的岁月里，给我和妈妈带来如此的文学高蛋白营养补品。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在中学当化学代课老师的两年给了我机会，复习了数理化和历史地理，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哥哥的右派问题“改正”了。我又为父亲的平反奔走申诉。等到我拿到平反通知，好容易再让妈妈搬进公房，我办结婚，生下儿子的那天，我已经整整四十岁了。毕业后我分配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民间文学部任编辑。公检法管平反的干部看看我说：你接了你父母的班了。

毕业五年后，有亲戚在德国为我办留学，台湾的亲戚也寄来了五百美元以示支持。我决定到海外来看一看。1949年，我的父亲本来是要飞往台湾的。因为我母亲（和进步教授姨妈）的阻拦，撕毁了机票，留在上海以“迎接光明的社会主义前途”。孰料平添了一名反革命，一名右派，一个黑五类家庭，二姐已在21岁时自杀身死。临行之前，母亲轻轻地对我说，如果有机会，就不要回来了。

小说里的材料如此丰富，资料是如何积累的？你常年写日记吗？

小说记叙的是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所以记忆犹新。我觉得素材十分丰富，简直取之不尽，甚至常常忍痛割爱。出身不好的人不能有脾气。到什么地

方都不能得罪人。我和妈妈住在任何地方，总是给人留下印象：“出身不好，人品不错有点文才。”

小孩写作文，大人写申请，决心书、保证书我不知代笔写过多少。入团申请书，入党志愿书都是我的手笔，有一回小伙子干脆求我代他写一封情书。我练过一点隶书和魏碑，写过不少对联。计划生育、学大寨、毛选五卷，区文化馆组织我编节目，有说唱，表演唱，甚至编相声，不仅编词，有时还要作曲。发表在上海的报刊上，当然不得由我署名，改署区文化馆集体创作。妈妈还曾为此十分伤心。我十二岁就下乡，三十二岁才上大学，看尽炎凉世态。逮捕、抄家、批斗、劳改、枪毙都亲眼见过，下乡、饥荒、歧视、失恋，也一一体验过。同时我也必须说，我们也遇到过不少好人。好老师，好同事，好邻居，好民警。他们同情我妈妈，同情我，真诚地伸出援手，有时候真的减缓了我们的灾祸。例如，妈妈能够重回上海，取得户口，若不是那位民警尊敬妈妈是一位知识妇女，几乎是不可能办成的。现在只记得她姓李，呼为李同志。她也不拿办公事谋私利。几十年后不禁后悔，当初连一幅毛笔字也没有送她一张。七十年代打击“五一六”，各地大学生普遍烧毁日记，流风所及也影响到我和同龄人。从此绝不再写日记。很多老干部、老教师和大学生都是因为日记被查，定性为反革命。遇罗克的日记也给你和全家带来重大威胁。咱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写日记。

文革时你有哪些经历？

文革时我是高中生。忽然文革开始，宣布取消高考。批判和打击一部分教师，同时还准备打击一部分同学。我大约是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学生，但据说还可以挽救。罪名是阅读《一个人的遭遇》和《徐霞客游记》，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但是十六条规定不准斗学生，只是留下一句尾巴，确有问题的留待运动后期处理。

我没有乘火车串联，跟几位同学一起步行千里，到达北京。到达时，毛泽东已经不再接见红卫兵，我觉得正好，免得那些接待干部来问出身，决定让不让参加接见。就是在北京那几天，我看到了《中学文革报》，知道了北京有个遇罗克，写出了《出身论》的文章反驳血统论对联。我站在广场一角，反复阅读墙上被撕扯不全的文字。大致的内容都在。我佩服这位雄辩滔滔的青年。尤其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一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也曾想过，却没有像他这样精当概括的结论，实在是了不起！回到上海，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井冈山”。头头都是红五类同学，出身不好的只能充当笔杆子。拟草稿，刻腊版，写大字，都是我的事。

后来第二次串联我乘火车去了武汉重庆成都桂林长沙，看到了武斗血洗过的这些城市。上海码头积压货物，我们去那里劳动过几个月。然后分配工作。因肺结核病我被暂缓分配，转移到街道。从此变成了社会青年。我没工作，每天夹了一两本书，到附近的中山公园去看书，公园空气好，也有益于疗养。

我曾跟妈妈说笑话，高尔基送面包每天路过大学，就说那是“我的大学”。我每天在中山公园读书，那是我的“中山大学”。公园也不平静。清理阶级

队伍的高潮中，每天（！）清晨都有殡仪馆的灵柩车来拉走昨晚躲在树林中自杀者的尸体。不仅是中山公园，其余的大小公园都差不多。有位老同学的父亲就是在南翔的“古猗园”自杀的。

我在游泳池和体育场守门或守夜，后来被安排到街道里弄的加工组工作。收入非常低。我的活计是补套鞋、配钥匙。跟国营商店一样的劳动，因是集体所有制，所以工资每天才七八角钱。一个月廿六天，二十元多一点。读书好也有点好处。中学里化学老师奇缺，我告诉领导，我能教化学。于是在一所中学当代课老师。师生都很欢迎。我办化学壁报，排节目，学生成绩节节上升。两年以后我考上大学，教导主任摇头说：“小彭，你走了，我头疼啦！”……我出国的理想就是要把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写成文字。如果不出国，或许我在国内继续当编辑，熬到退休，也能评上职称，收入也不会太低。但是我觉得若没体尝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到底意难平！在国外，我也经历了很多波折。为“六四”的报道，跟使馆的华侨打手打了一场官司。他们不让我给报刊写稿赚钱，开除我中文学校的教职。并没有吓倒我们。太太支持我，我们开了餐厅，把孩子拉扯大了，还买下了房子。她支持我出书，一定要把小说和艰苦经历写出来。从现在的境遇来看，真有点苦尽甘来，我还是挺幸运的。我要趁身体健康之时，早早将文字铺排落笔，传之后世。我的父母那一代人，也有跌宕曲折的经历，我跟母亲相依多年，她有过一些回忆，把这些史实记录下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小明

2016.11.6

结束语

小明：

你的回答，太感动我了；真想不到你的人生经历如此丰富曲折，受过的不公与压迫有那么多！而你的不屈与努力向上，是很令人钦佩的！

既然从“红几类”角度的书你已经写过了，那么，你自己的经历，就太值得写一部书了。若能淋漓尽致地写出“黑几类”及所有与之有关的人的经历，会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你既有特殊的人生经历，又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你的生活面广，认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只要你没有顾忌地去写，深信你这部书会很成功的。如果太老了再写，感觉与灵思都不一样。我以为，为写它，放下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值得。

这次总算对你有所了解，相信很多读者也象我一样。小明，谢谢你的坦诚！我在《冬天的童话》里，只捡好听的写了。但唯有在《一个大童话》里，我才如实地写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思想的提升。那时父母早已升天了（哥哥更在前）。我觉得只有这样都写出来，才对得起事实，才对得起文学。我不喜欢写一个人，要好就全好，要坏就全坏那种写法。因为好坏，是由读者来判定的，而非作者。作者的任务，就是实实在在地写出来。比如像谢宝瑜的《玫瑰坝》，他就写得很客观。他把反面人物的心理，一波几折地都写透了。我与无数的读者，都盼望在有生之年，能读到你这部巨著！更盼望有一天，它会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写吧，尽情地、无所顾忌地写吧。祝愿你！

罗锦

2016.11.8

我们在「绿野」找到了家 ——与《松园旧事》作者汪晶晶对话

前言：

当我收到汪晶晶这珍贵的礼物时——从她住家的德国最北边的不莱梅市，邮寄到我所住家的德国最南边的小城 **Passau** 市，这属于《松园旧事》四本一套的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三柳湖畔》、《竹篮之恋》、《此情绵绵》和《逝者如斯》，令我惊讶的，是「绿野出版社」出版的书，完全不象《玫瑰坝》的作者谢宝瑜所说的那么简单：好像是草草了事、极为容易地印刷了就出

版了；而是与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书同样精致，外观与质量上，看不出与其他出版社的差别。

把包装纸打开后，这四本书，是用包装机将透明的塑料薄膜紧紧地包在一起的，立即给人以作者是深爱着自己的书孩子的感觉。

剪开塑料薄膜，一本本地仔细端详：无论是封面设计，还是封二、封三、封四，都与海外其他的出版社并无二致，就连定价也与海外的出版社几乎相同。

有关定价一事，住在瑞典有自己的出版社的陈迈平先生，曾给我来过信，详细地介绍过西欧国家的出版社在定价上，是必须严格地按照国家规定的，而不是出版人想定多少就能定价多少的。他若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

这么一来，在欧美各大学的经费都紧缩的情况下，各大学的图书馆都喜欢购买中共提供的各类便宜书（相比之下，书价便宜太多），无形中，也就等于自愿洗脑了。但海外唯一的好处，就是作家能够自由地写作。

打开封面，见到了汪晶晶的签名条。她没有象那种老习惯，作者在扉页上签字“留念”或者“雅正”等等，而是在一小纸条上印好的两行铅印字之间，亲笔签了名。上一行是“衷心感谢您的阅读与收藏”，下一行是“作者签名致意”，中间是她的亲笔签名；笔迹活泼自如又亲切，活像书里的女主角亦叶的性格。纸条用小胶条随便地粘在扉页上。这小小的举措，令我会心地微笑：作者实在太体贴人也太谦虚了：假如有一天，谁不想保留她的书了，也就不必为扉页上的签字为难了。“小事见大”，她这高见及做法，是出版社提醒的还是她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呢？由于我在收到她的四本书之前，已经买了她的电子书的前两本并在阅读中，书中女主角亦叶那细致入

微体贴别人的性格，以及她那极为重视亲情与友情、她的聪慧善良、自强不息，已让我深有体会；尽管她写的不是自传而是小说。

由于书里的故事很吸引人，因此看完书后，很想与作者有一次对谈，她回信同意了。

（以下，遇罗锦简称“遇”，汪晶晶简称“汪”。）

遇：晶晶，你好！谢谢你愿意与我对谈。首先，很想知道，你是怎样认识了「绿野出版社」，怎样在那里出版了你的纸书和电子书的？

汪：罗锦好！应该我谢谢你才对！谈正题吧！所有曾受惠于「绿野」的作者，确确实实应该从「绿野」说起。记得读完《玫瑰坝》之后，我有一段时间心情非常舒畅。我发现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之外，竟然还有其它人，也在做着与五斗米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傻事。这让我立即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了。我随后很快就认识了宝瑜，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出版了《玫瑰坝》的「绿野出版社」，竟然是他自己建的。我原本是学图书馆学的，这个专业和书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离开大学后，我原来就读的系，被发展成学院，学院下就有所谓出版学专业。除此之外，我还是一位相当成功的职业商人。但这两点都让我惭愧，因为我根本不敢相信，宝瑜在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还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从事着完完全全无偿的出版。假如没有宝瑜建的这家「绿野」，

《松园旧事》这四本书，170 万字，根本不可能出版。至少不可能在我退休之前出版。而我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份荣幸，能认识你。不管是在出版纸书，还是在出版电子书的时候，我都得到了宝瑜和其它朋友们许许多多的帮助，让我感动，也让我难忘。

遇：确实，宝瑜对我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在我和他的《对谈》一文里，无意中谈到了由于“共识网”被封，因国内的极左，我的书竟然在谷歌搜索的“在线阅读”中根本找不到。没想到，宝瑜竟然给我在「绿野出版社」的主页上，做了一个“遇罗锦的书”专页链接，既可以免费全文阅读又可以全书下载，还做了与书有关的照片集，都是在他每天必须上班的很少的业余时间，一点一点地做的。我象你一样地感动和难忘！如果我们说感谢他，他就浑身难受，咱们就别说了。认识这样一位朋友，实在难得！那好，我们接着谈：很想知道：你在出书中，个人的体会是什么？

汪：在出版《松园旧事》之前，我只在二十多年前，在德国的国家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的体会，可能比其它一些职业作家的体会相对简单。我的心情始终很舒畅，因为是自己给自己出版书，编辑这个原本相当强势的词汇，突然间消失了。没有任何人会强迫我去做一些改头换面，整容般的修改。当然有利必有弊，在有编辑存在的情况下，纯粹形式上的错误，比如错别字，时空环境衔接上的一些谬误，毕竟会少

一些。

遇：说的太对了。正像你说的：“没有任何人会强迫我去做一些改头换面，整容般的修改。”

确实，有的出版社强迫作者删减很多文字，往往考虑的是纸张的页数和成本。诚然，出版社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他们看的书多了，经验多了，立即能感觉出来写得是否太啰嗦，是否应该精炼。但从另一面说，文责自负，作者就是想这样写，就是不想删减，那么，哪一个出版社能给予这种自由呢？这破天荒的「绿野」，就能给予这种自由。它确实是个新生事物！

我们先谈第一部《三柳湖畔》吧。书的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入悬念中：1953年出生在中国W市的女主角亦叶，在德国的家里，突然接到几十年前从儿时起就喜欢、后来又相爱的情人方小慧的病危电话，她赶紧驱车直奔医院，由此，开始了倒叙整个的故事。

你书里所叙述的，是很少见到有谁描写的内容：在国内的大城市W，住在“松园”的那许多高级的医学界的知识份子，你描写了他们在国内几十年来的生活与经历。你能否说说，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个题材？

汪：我不是一个对文学特别执着的人，又因为从小就患有极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我在诸多方面都是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对《松园旧事》这书的写作，也一样。我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像党文化教导的那样，去刻意

地从事所谓“体验生活”。所幸我就在生活之中，从来没有离开过它。

我同时也既不愿意，也不可能去刻意地寻找读者感兴趣的，能吸引所谓眼球的奇闻轶事。所幸也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我并非以文为生。具体谈到写作，我的做法很简单，构思一个爱情故事，然后把我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想法加进去。那难以忘怀的“松园”，身为名医的我的父母，还有住在松园的那些人家，从小就相识和一起游戏的朋友们……而我自己在上大学之前，也在一家小医院中工作过七年。描述医学界这个圈子中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群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

遇：确实，读者能感觉到：假如作者没有实际生活的感受，是写不出那些生动的内容的。你自小就熟悉的“松园”，逼迫你不吐不快，这种感受，是完全能理解的。而在这之前，你写过书吗？包括没有出版的书稿？

汪：上大学的时候，大概 1978 到 1980 年，我经历过中国当代文学最繁荣昌盛的时期。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学姊，比你小一点，比我大一点，对我很好。当时很轰动的那篇《伤痕》，就是她发现之后，带着我去看的。她看得泪光闪闪，却发现我并不太激动。为此，她认为我天性过于理智，绝不适合文学创作。我没吱声，但内心并不这么认为。所谓文学，不就是写写诗歌，写写小说，写写文章一类的东西吗？怀着对自己的自信，我随后便写了一篇小说。小说名叫《风儿吹动我的船帆》，在我们班同学办的墙报上连

载。赢得很多赞扬。我的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那篇小说并没有写完，手稿早已荡然无存。那大概算是我在《松园旧事》之前唯一写过的半篇小说。

遇：倒是很想看看你初次发表的那篇小说，如今，可以把它发在网上再告诉朋友啊。就算是很多年前写的，也会觉得有意思。

那篇《伤痕》，我也不喜欢。太刻意作品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伤痕文学”这个名词，我从未喜欢过，甚至很讨厌，因为它不辩证。凡是只希望让人同情的人或事，全不真实；她（他）一定是有可气的或自私的或软弱的一面没有暴露出来。如果只是把可怜兮兮的东西故意去招引读者的同情和眼泪，而非描绘出一个让人敬佩的人如何克服困难给读者以鼓励，这种文学，不仅是害人的，寿命也绝对不会长久的。

当年，我也从来没把《一个冬天的童话》归属于这一类，也未见谁把这篇七万字的东西归属于我最反感的那一类里。或是，还没等到他们归类时，我就因为离婚，成为他们最无法接受的人物了。真幸运！

咱们接着谈吧：如果问我，在第一集《三柳湖畔》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段文字？我以为，是亦叶每一次去探望她失去自由的父亲时，无论她父亲是在牛棚还是因无辜受伤住在医院，或是因他父亲整天只有躺在病床上，太苦闷无聊，很想要一本工具书看看等等；每次亦叶要进入牛棚或医院病房之前，她先得在把门的入口处，向那些虎视眈眈的红卫兵，写申请书或是站在他们的面前请罪，比如，她有时是写了再念，有时是倒背如流：

尊敬的工军宣队领导：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教导我们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工具。为了敦促国民党的残渣余孽、青红帮的头目、历史反革命兼漏网大右派、美帝国主义细菌弹案主犯、双手沾满新四军、革命先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鲜血的刽子手、大特务……亦伯梅，更好地使用这一工具，交代自己的罪行和改造思想，特申请将以下书籍带入牛棚：

1. 《毛主席语录》英语版；
2. 《江青同志论京剧革命》英语版；
3. 革命文学家鲁迅先生著作《彷徨》英语版。

此致

敬礼

狗崽子亦叶敬上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种申请书，是让人哭笑不得的。所以那些绷着脸的看守们，竟无话可说，每次，只好让她进去见父亲。

然而我想知道的是：在一些老知识份子或是道德底线极强的人，宁肯去自杀，去跳湖，去加刑，如傅雷，老舍……以及不肯自杀却死不认罪的章乃器，林昭，遇罗克……还有很多在文革中就是不肯认罪的普通中学生，惨死在“联动”份子的皮鞭与折磨之下，实例多啦。他们做不到把自己骂得猪狗不如，他（她）们宁肯去死。

尽管亦叶当时还未成人，她深知不如此就见不到也无法照顾她的父亲。但她为何在那么小的年纪，就能够如此平静地去做很多连成年人也做不到的

事情呢？她是否觉得整个世界就是荒诞不经的，不如此演戏就见不到父亲，“那我就只说你们爱听的”，仅仅是这个想法吗？她是如何能够如此豁达，如此不在乎的？

汪：我很高兴你问到了这一段。《松园旧事》中我自己最满意，也最熟悉的人物，是亦叶的父亲亦伯梅。亦叶在诸多方面的幸运，来源于父亲亦伯梅的大智大慧。当然，严格地说起来，亦伯梅生存的哲学和技巧，并无助于社会，民族，国家和其他同时代人。他仅仅只是让自己的家庭能在一个绝对残暴的时代，得以相对安宁地生存而已。亦叶所有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平静、豁达、机智、务实、等等、等等，都与父亲有密切关系。我有一个好朋友，来自我的家乡，和我共同走过漫长而相似的生活之路，也是《松园旧事》最早的读者。在看完了那时还仅仅只是稿件、并未出版的“四卷雄文”之后，他给我打了两个多小时越洋电话。他赞扬我留下了真实细腻广阔的社会画面，却批评我在人物刻画上太仁慈。在和他聊的时候，我申辩了几句。我说，《松园旧事》的确在人物刻画上带有相当强烈的粉饰色彩。

全书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容貌上丑陋的人。几乎人人闭月羞花，个个沉鱼落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自己的分析是，我实在不忍心去写人性的丑恶。人世间的坏人丑人太多了，想知道坏人如何坏，丑人如何丑，四下看看就够了。何必专门花时间去写小说，读小说呢？

遇：或许，由于亦叶在很小的时候，就患有严重的气喘病，遭了不少罪，因此这类“政治罪”在她眼里，远没有她那气喘病的罪难对付？一笑。

其实，每个人对文学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以为，无论你写的是哪种类型的文学作品，文学的灵魂都应真实；尽管这“真实”是相对性的，且需要作者具有巨大的和无私的勇气。迈过这道门槛并不容易，除了文学修养之外，是要有准备着挨骂的精神的。一旦达到了这种忘我忘他的境界，有如鲤鱼跳过了龙门。真实，并不等于写一个人全好或全不好，而是好坏都写。其实好坏也是相对的，优点可能在某些读者眼里就是缺点，但在另一些读者眼里就是优点。但是，如何评判它是否真实呢？作者说了（想了）不算，绝大多数的读者说了（想了）才算。

可有的作者的写法是完全违背文学的：比如讨厌某个人，他（她）甚至可以在书里胡编。其实，凡是胡乱编造或是自吹自擂的描写，读者都是一眼会看穿的，人家不说是还没想和作者较真儿。想想看，作者才有两只眼睛，而读者却有千万只眼睛，作者怎么能抵得过千万只眼睛的检验呢？切忌的是：作者别把自己想得太聪明，忘记读者中的藏龙卧虎之人远在自己之上。这并不在于写的是传记还是小说。假名假地就成了小说，或是怕引起麻烦，故意说是“传记小说”。这与种类无关，而是与内容有关；无论是什么题材，谁都不爱看胡编滥造的东西。只要是书里有假的地方，读者绝对看得清。这只是我个人的阅读与写作体会，仅供和你交流而已。

还想知道：你书里的人物都有原型吗？

汪：人物原型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说没有，那显然是假话。但

如果我说有，又不免把读者引入歧途，去猜测我究竟是在写谁。我童年时代的朋友只看第一部和第二部；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只看第二部和第三部；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则跳过前三部，只看第四部。看完后，他们甚至对号入座，还希望我能证实他们的努力。也因此，请你原谅我只能语焉不详地回答这个问题：《松园旧事》是一部小说，不是纪实小说，更不是传记。作者能保证的是，在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虚构中，所有的背景细节都是真实的。假如一定要举出一个生活中的原型，我不清楚你是不是注意到第二部《竹篮之恋》和第三部《此情绵绵》中曾频繁出现的郑育。郑育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是我四十五年前亦师亦友的同事，名叫定正煜。我就是用他原名谐音起名郑育的。读者有兴趣可以看我写的《怀念胡风分子》，下面是链接：

<http://wang-jingjing.hxwk.org/2011/08/12/%e6%80%80%e5%bf%b5%e8%83%a1%e9%a3%8e%e5%88%86%e5%ad%90/>

遇：原来是这样。你爱胡风，我也爱胡风啊。凡是有良心的人，没有不爱胡风的；就算老毛怎样想把他批倒批臭，怎样监禁他，也改变不了人们对他敬佩的心情。

第二部《竹篮之恋》，是让人感到很亲切的一段生活。亦叶离开了插队的农村，意外地来到了竹篮镇，又意外地当了医生。这里是劳改犯期满后就业的单位，药房的郑育，分田，肖婆婆……很多无罪的人进了监狱，期满后却只好在这里就业，无法回到原单位。我也因“记反动日记”劳教过三年，也期满短期就业过，全国的这种情况都是一样的，被冤枉的人起码得占95%，而且尽是有学养有本事有专长的人。

唯有亦叶是很特殊的例子，后来她又去了“中草药药材厂”去劳动，她在那里一共当了七年的医生，认识了很多她喜欢的人.....

第三部《此情绵绵》，第四部《逝者如斯》，伴随着她的新生活，她对爱情的选择，她的第一次婚姻以及丈夫的意外失去.....她进入德国大学的新生活，以及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后来经商成为百万富翁，与自己毕生无法忘记的方小慧相遇.....

我想，还是让读者自己去看书吧。这么多年来，还没看过内容如此丰富曲折的故事！

高兴的是，你说你的老朋友们看了你的书之后，都很愿意对号入座。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汪： 想问你： 你最喜欢书里的哪一位？

遇： 最喜欢书里的哪一位？ 只能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叫叶亥生的，因为无论他是得志还是不得志，无论他是在什么地方生活，他的每句话都那么有水平，那么冷静理智。他的性格，真的有点儿象遇罗克。假如书里真有这位原型，请你代我向他致敬。 我以为象他的水平和他的生活经历，是能够写出一部生动感人的书的。这个年纪，也正是写书的时候了。

汪： 很高兴你注意到叶亥生，这也是《松园旧事》中一个我自己钟爱的人物。但他绝对没法和遇罗克相比，他洞察出革命年代中国社会各类人群生存环境的险恶，不轻信谎言，堪称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但他从来没打算

去启蒙他的同时代人，更没打算去抗争，这是他和你哥的差别。你哥是圣者，他只是凡人。类似的人物还有周全。我的笔下，出不了遇罗克，因为我真的没遇上过他那样的英雄。

遇： 如果哥哥听见你说他是圣人，他会很不高兴的，他永远是凡人。世界上没有圣人。如果说我喜欢这个人物，首先是因为你寥寥几笔，就把这个人物写活了，而且每个人物的性格你写的都不一样。我很佩服你的记忆力那么好： 书里，每个人物说的话都符合自己的性格和水平。 无论你怎么说叶亥生不打算去抗争，我仍是相信他会有所作为的； 好多事情是缺乏鼓励和信任，人的良心一旦被激发出来，就会做出想不到的努力。 否则，不是白活一生了吗？ 就象你，自己的书孩子诞生了，你才觉得自己没白活了，不是吗？ 尤其是：有这样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不删减作者文字的、自由出版的「绿野出版社」，是每一位作者的幸运，大门在向每一个作者敞开着！

好，咱们接着说你的书： 这四本书，描述了自 1950 年后，在中国的一个著名大城市 W，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着每个家庭与个人的。由于女主角亦叶体会过多种多样的生活，不仅是高知医学界阶层，还有工厂、农村、文艺界、劳改单位、大学、海外留学、经商创办公司……等等、等等，内容相当丰富！女主角聪慧有志气，由一个体弱单薄的人，最后变为自力更生的百万富翁。书里的人物，各行各业，至少描写了有几十位，个个人物栩栩如生。那么，你是怎样准备了如此多的素材的？完全是凭着记忆吗？ 或是写了大量的日记？ 你是否把自己一生想说的话都写出

来了？

汪：我没有刻意地为《松园旧事》去搜集素材。我前面讲过我的父母亲，这里再补充几句。我的父亲是 1991 年去世的，那是一个让我一直到今天回忆起来都十分难过的年份。我家乡的名医多高寿，活到望百高龄是常态。但我父亲只活了 78 岁。父亲和母亲有一个共同的大学同学，我叫他傅叔叔。傅叔叔比我父亲年轻三岁，按中国习惯，2015 年就百岁了。早几年和傅叔叔电话聊天时，我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脱贫”太晚，没能回报父亲。傅叔叔安慰我说，你爸爸那个身体，活了 78 岁，绝对是高寿。傅叔叔回忆，当年在后方，在重庆，成都，他就抢救过我父亲。父亲和我一样，都是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假如自己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和我一样，随时都会有死亡的危险。

再回到你的问题吧！我写《松园旧事》，最初源于一个和我母亲的约定。我和母亲相约，我们一起写一本书，母亲负责 1949 年前，我负责 1949 年之后。后来我无可奈何地发现，学习自然科学的母亲，根本没法学会虚构，她写的全是传记和史实。而历史却并不等于文学，生活中大部分细节是没法变成文学的。我决定自己写，想起什么写什么。这也是这四部书最后写得很啰嗦的缘故。

遇：其实，你母亲那样写也不坏呀，不虚构的传记和史实也属于文学里的一类呀。你愿意写成小说，是因为你的爱好；就象有人专爱写诗歌一样。还想知道，你在海外的生活，读者肯定也是关心的，能说说你的生活体会

吗？尤其是你与家人和朋友的亲情，一直保持得很密切吗？

汪：我在家乡武汉生活了二十八年，在德国生活了三十二年。但这段漫长的海外生活，在《松园旧事》中却并不重要。仅占其中大约八分之一的篇幅。我从出国一直到拿到博士学位，都是公费生。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出国的那些公费生，现在已经提前变成了活化石。类似的人物和生活道路，未来不会再有。这群人中，已有不少人在写。国内的体制对此并无禁忌，甚至有所鼓励。也因此，写这一段生活不是《松园旧事》的任务。我之所以还是写了一些，是为故事和人物的完整。我和国内的亲人朋友，现在因为有微信，所以在联系上确实谈得上密切。

遇：是呵，文学最爱的是悲剧。文学不爱和喜剧结婚。你还有新的写作计划吗？

汪：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曾批评我“无志之人常立志”，这说的是我从小就爱定计划。但回首往事，我基本上还是遵循着我的计划在生活。我原来为《松园旧事》订的是五年计划，我是 1997 年开始动笔的，2001 年完成，提前了一年。我母亲活着时害怕我会因为写文章而惹事，她深知我的秉性，更发现海外民主自由的土壤，已经把我惯坏了。所以再三叮嘱，严禁我公开地去写。母亲 2008 年去世之后，我自由了，便给自己又订了一个五年计划。我计划从 2009 年到 2014 年，在公共网站上写五年。我选的是一个小网站，名叫 CND（<http://my.cnd.org/>）。我所有的文章都在这个网站的文集中

(<http://wang-jingjing.hxwk.org/>)。为了让国内的亲友能看，我在新浪上也有博客，只不过要自己注意敏感字眼，比如涉及六四，要写成五月三十五日（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5133629328_0_1.html）。2014 年之后，我的计划完成了，偶尔还写，但不多。我的新五年计划是 2014 年夏天到 2019 年夏天调整，以便为退休做准备。2019 年之后，我会再订五年计划，我估计我还会写。

遇： 高兴你能有这些计划。盼望读到你的新作。尤其退休以后，相信你是闲不住的。

总之，女主角亦叶不仅重视情义，且是一位相当有独立见解又含而不露的人，由体弱变为健康，思维的快捷与突出的能力是少有的。

这么长的一部书，吐出了你心里所有想说的话，你也痛快了，没白活。祝福你！ 我们都在「绿野出版社」找到了家。更希望见到你的新作！也希望有更多的新作者！

汪：谢谢罗锦！ 我其实是你哥哥的粉丝。中国的那一片土壤，自古没有宗教，谄媚小人多，殉道君子少。久而久之，中国人便成为自己并没意识到的某种异类。但你哥哥绝对是一个例外！ 你哥哥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中，是一点也不逊色地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坦坦荡荡的殉道者。能认识你，我真的非常荣幸，离你哥哥近了一点。

遇： 深谢你的肺腑之言！ 你再说我就要哭啦。希望继续保持联系！



这是《松园旧事》在「绿野」出版时，刊登在封面上的作者照片，摄于德国家中，时年六十周岁。

后记：

这 170 万字的四部书，看得我手不释卷，每天看十几个小时，看得眼睛发胀却舍不得放下。在晶晶的笔下，写出了那么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被她写活了。尤其是故事中所贯穿的亲情与

信任，在那早已变得冷漠暴戾的土地上，尤为鲜见。书里那许多浓浓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皆由女主角的性格及家人的通达所点燃，那火苗不仅点燃了自己，也点燃了周围的人。以至，在别人眼里绝对高兴不起来或难于排解的事，在她与家人的心里不仅波浪不惊，反而对每一件事都平静地处之并迎刃而解。女主角纯真的率性及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难得的幽默感，贯穿着她整个人生。

谢宝瑜的《玫瑰坝》加上汪晶晶的四部书，写透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的几十年来的“政治扫荡”的苦难生活。两位作者为中国、为亿万华人、为全世界的子民，留下了珍贵的文学瑰宝。

感叹的是：这个国家的人民，无论属于哪一阶层，无论他（她）后来变得穷或富；无论他（她）是否离开了那块国土，无论是否人人羡慕的公派公费留学生，稀奇的是：人人都有一本苦经。比如书里厚道诚实的王讴龙，我心想，这人一定与苦无缘。没想到，他的苦经更为加倍地稀奇！时至今日，人人的苦经，不仅没减少，反而花样更多了。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在应该称为“中华人民共苦童话国”才确切。

在此，我为「绿野」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好书而高兴！

（全文完）

2016.12. 10 德国 Passau

「绿野出版社」主页：<http://rmeiguiba.wixsite.com/greenwildspress>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遇罗克的预言

——《全世界在装傻充楞》之二

电脑坏了。这是第二个电脑。第一个，由于没有经验，误打开了附件，中了毒，到了第七个年头时，声音嗡嗡地越来越响，只好放弃，买了第二个。

这第二个，和第一个一样，不是很贵的，也不很便宜，中档货，但还没过两年的保修期，才七个月，就突然出了故障，既退不出也进不去了。

送到买它的店里去修理。原以为不过十天就会修好，因为每个卖电器的商店（都是不小的著名连锁店的分店），都附有一个专门修理的小部门，皆是个体户依附在电器商店而生存。

店员检查了之后，回答道：“问题不小。得送到一个专门修理的地方。等修好了，会通知您。”

这才知道那依附于旁边的修理小店已不存在。

于是就等，去店里问过两次，还得等。

PIPI恰好看到一条新闻：如今坏电脑很多，先集中在德国的一个城市，够了数量，再送往波兰去修理，因为那里的人工便宜。就连德国洗染店，如洗熨衣服和地毯，也都送往波兰去洗熨了。

波兰？只知波兰很多人离开了家乡，去国外打工挣钱。没想到，由于波兰的房租便宜，工资便宜，老黄历已然不能看，如今等着“富国”来送货上门了！

而德国又得有多少人为此失业啊！

各国的经济学家们，甚至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都一再强调说：“重视内需，唯有重视内需，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就连我这不懂经济的人，也觉得经济学家们说得很有道理。因为经济学家们从来没说过：“小鳄鱼应该吃掉个体户，中鳄鱼再吃掉小鳄鱼，大鳄鱼再吃掉中鳄鱼；富的富可敌国，穷的穷得丁零当啷，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然而，经济学家们从来没说过的话，却在全世界发生着、越来越普遍地执行着；甚至，天经地义一般地受到各国政府的保护与支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这不太怪了吗？！

假如人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的话，不装傻充楞又能干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杀掉别人的乐趣，也还没想自杀的话？

没有电脑的最大好处，就是眼睛不感到涨了，腿和腰也不感到酸麻了；又有时间开始关心小鸟了，又给小鸟造起自己发明的深造法鸟屋了。

三月下旬，各种鸟们都急忙寻找自己能孵蛋的地方，既不能被雨水淋，又要安全隐蔽。我是这附近唯一最爱鸟的人，所以有几对中鸟和小鸟，扑打着翅膀从我面前飞掠过，意思是为什么不给它们都造个鸟屋？我没辙啊，很抱歉哪！如果我有院子，有几棵树的话，我肯定给几对大中小鸟夫妇们都造个满意的鸟屋！其实小鸟们也像人一样：假如你在阳台的横梁上左右各安装了一个鸟屋，两个鸟屋的洞都朝一个方向，那对强势夫妇一定不让另一对夫妇进入它们的房子，因为它们觉得这个地盘是属于它们的（哪怕是它们的儿女也不行）。如果不是好些年的亲身所见所感，真不知道小鸟们的心性呢。所以，即使想多挂几个鸟屋也不灵，白挂，因为另一对夫妇进不去。除非二鸟屋离得远些，鸟屋的进出口方向也不同才不会打架。鸟书里以及电视秘密录像机写着和放映着：当小鸟刚会飞出窝之后，第一天的傍晚想飞进窝（或鸟屋）过夜时，鸟妈是把住窝门口用嘴把儿女们啄出去，不让它们进屋的。无论是外面刮风下雨，湿冷或炎热，鸟爸妈都是如此地强迫儿女，让它们学习站在树枝上睡觉和过夜的。它们一代一代地就是如此生存的。

于是有空就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电脑的故障呢？

以前误打开附件，把那位“反共”的假名假性者当成好人，这错误是再也不会犯了，不仅不会犯，还告诫别人千万别打开生人发来的附件呢！海外的

华人大都知道：假如你想让别人看你的文章，那么，请用较大的字全文拷贝在信里发来，否则别人不仅会消除当作垃圾，反而会怀疑你这个生人是否是破坏电脑的特务。

然而，到底电脑为何这么快就出了故障？PIPI说：“你的信箱密码字数太多，你的符号都太神秘太不常用。你看我的信箱，就那么简简单单地八个字母，一直也没出问题呀。你再看脸书的创办人，他公开说，他的脸书密码就那么几个字：haha1,不是一直没问题吗？”

我回道：“哈，谁能比他呀？他有多少电脑高手给他修理呀！谷歌信箱的设置里，一直提示说不要超过18个字母，还公开教过如何使用不常用的字母作为密码呢。”

“那是以前呀，”PIPI道：“不久前我看过一篇新闻报道，说密码如果字数太多又用很不普通的字母的话，就会干扰电脑里的数字设置，电脑就会发生混乱。”

难道这是最新的消息？由于PIPI一说再说，我决定听取他的意见，趁着电脑还在修理过程中，先用他的电脑进入我的几个信箱，一一修改密码，把我那18个字母全部简化；等电脑修好了，也就省了很多事。

不做不知道，一做才知道：我已经两年多没改过密码了。过去修改密码时，不仅说不要超过18个字母，且还有四道提醒与自动评价：“弱，强，很强，极佳”，而如今可是大不一样了：不仅没有那四道提醒与评价，竟然刚写了四个普通的字母，就已自动出现声明“极佳”了！假如，我也写“haha2”或是“PiPi3”，一定也是“极佳”，就不用再多写了，哪怕你写三个字母“00K”！

才两年多，变化可真大呀。也就是说：出产方只希望你的电脑快点儿坏，他绝对不想用密码来保护你。

那么，到底为何电脑就中了毒呢？回想自己看了什么：无非是看了2016年的《金星秀全集》，我对这位金星女士，实在是很有好感：她敢于动大手术改变自己的性别，无论做什么，都敢于吃苦敢于创新，大胆创出自己的路；她多才多艺，敢说敢做，敢撕名人名事，不留情面，说的都是大实话。此外，我还看了什么呢？那就是：直到2017年上个月，我才看了1987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这都归于二弟罗勉的一句话：“再也没有比那位扮演林黛玉的演员，更像林黛玉的了！”要不是想起他这句话，我还没想去看呢！接着又看了这个摄制组拍摄和放映之后二十年的“拍摄花絮”，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体聚会，才知，小旭和她的第二任丈夫辛苦创业、成为百万富翁之后，竟然抛弃一切、双双出家；才知她得了乳腺癌后，不想动手术，宁愿死掉。仅仅看了这些，电脑就出了故障不转了？

这才琢磨出：正是这类大受人们欢迎的录像片，中共在此的放毒量也最大。假如不是有意识地放毒，新电脑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就坏了？

想想看，当一列列货车的坏电脑频频运往波兰时，中共的“阴谋破坏总部”可有多么高兴！他们最最希望的，就是人们一年中最好能买十个中国出产的电脑！也才明白：为何国人都喜欢用手机或那个“小板子”互相联系，因为简单又省事，又能互相解闷儿；否则买电脑得花大钱，一旦坏了，还得花钱修理。在这装傻充愣的时代，人们只想有个好心情，只想越简单越开心就好。

多年前，中共销售到西方的电热水杯（普遍到每家都有），俄国的总统普京公开说：“这电水杯下面有几个螺丝钉，其中有个小垫片是窃听器。”

他这话在德国的新闻里公开过，以他的总统身份，没人认为他在说谎；也只有他的身份，他所用的东西，都是要事先经过严格检验的。他的话证明：作为西方人的普京，对于中共毫无底线的做法，是嗤之以鼻的。

由于电脑都是中国制造的，“脸书”的发明人公开说：他的电脑上面的那个摄像圆孔，一直是用纸糊住的，以免把他和家人以及屋里的一切都摄进去，以免全家影像随时随地地会出现在中共的监查办公室里。但声音呢？你能防止中共那边听不见你的说话声、吵架声、笑声哭声、议论声和睡觉时的梦话吗？外加中共吸引人人当特务的便宜产品满天飞：纽扣、花瓶、墨镜、圆珠笔、钟表、画框、项链、手镯、提包上的按扣、贴墙听筒、洋娃娃的眼珠、漂亮的发夹……都在时时地随意地摄录着你的一切。你不听话？那好，就公开你的录像片，让人人看看你的丑相！

当你的热水杯和电脑都成了千万里之外监察你的绝佳工具时，当你每分每秒都受到东边大国的注意与监控时，请问：你还有什么人权？你还有什么自由？你还有什么不感到恐惧的？当全世界的人都受到这种监控时，结果是西方的政府们和人民全体麻木，似乎一切已无法改变，于是个个也就只好装傻充楞了。唯有个别人偏要作秀以自己是“人权领袖”为生为乐为资本的，是捂着自己的眼睛装看不见，就另当别论了。

为了搞坏更多的电脑，我读过这样的文章：中共专门雇用生活贫困的大学生们，学习搞坏国内外电脑的技术，按破坏件数发月工资，有的甚至每月挣到三千几百元人民币，对于个人生活，这实在是一笔很不错的收入。然而，对于那些本来单纯朴素的大学生们，心灵就不怕被污染和毒害吗？！

欧盟在成立不久时，我在《开放》杂志发表过《全世界在装傻充愣》，多年之后，此情况是越来越甚，伴随着亿万战民涌进西欧，普遍情绪是严重的消沉与悲哀。

事态怎样发展，绝对不令人乐观。

我不得不再一次写出哥哥的预言，他在1967年杀人疯狂的文革中，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里，他用四个小标题分析了他们：《物质上的特权阶层》、《精神上的特权阶层》、《丑恶的灵魂》、《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他在第三小节里最后写道：“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装腔作势地说什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算了吧！设想，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不正是你们这些西纠、东纠、海纠、联动这一伙人当政了吗？不正是今天没有暴露出自己是杀人凶手、但具备了那样心灵的人当政了吗？你们和你们的这些‘好同志’不是在不久以前，以当然左派的面孔担任了一切领导职务了吗？那么，二十年以后的今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不仅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世界的局面也要葬送在你们这群败类的手里！”

哥哥的话，多么具有先见之明！

我时时想起美国的一部幻想故事片，是由著名黑人影星施密特先生主演的

——那时，地球的人都死光了，整个地球，变成坏了的电器产品堆积如山一望无际的垃圾地。唯有一位黑人还没死，在各家的空屋子里找点儿吃的喝的勉强地活着。然而，那高如山望不到头的废旧电器里，电脑数字们，仍在邪门儿地自转着升华着演变着，突然它们活了，一个个坏了的电脑数字机器们，张牙舞爪地变成了钢铁怪物，大的要吃掉小的，中的要吃掉更小的，它们全体的愿望是吃掉这个唯一的活人.....

2017. 4. 4

电脑修好的第一天，德国，Passau.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天降大任 任不寐

我买电脑很晚，至今才八年多的时间。

当我第一次见到“任不寐”这名字时，感到名字起得实在太好，因为哥哥罗克就是很少睡觉的，任不寐的睡觉时间一定也很少；他俩都是感到时间不够用的人，都在天天和时间赛跑。

因这名字，去读他发表的文章。他写的刘晓波、杨佳，以及他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深透与犀利、独到与鲜明、通俗与大众化的语言，完全是他自己独有的风格；既不过激，又十分恳切有力。只要你看过一篇，就很想再读他的其他文章。当时我想：他一定也和哥哥一样：既读过万卷书、又有过丰富的实践；否则，他的文章，绝对不会如此地令人过目不忘。

由于我东忙西忙，当自己知道了他的经历时，是很久之后了。

2013年，香港“晨钟书局”的老板姚文田先生，在他去深圳探友、意外地被中共诱捕之前，他刚刚出版了此出版社的最后一本书《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

完全是出于敬仰，我请任不寐牧师写第一篇序言，又转登了“开放网”主编金钟先生发表在他出版的《遇罗克 中国人权先驱》一书的序言，作为此书的第二篇序言；他俩同意了。

当二篇序言都有了之后，我想在每篇的序言下面，用小体字注明作者的个人简历，没想到他俩谁也不配合，就是不写。可我的用意并非为他俩出名，

而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万一后代读者不知他俩是谁、是何经历，何必又让读者费心费力地去找呢？

无论我怎么说，他俩就是不配合。无奈，我只有自己去网上寻找。还好，我找到了任不寐的个人简历，但金钟的，费了老半天的劲也找不到。由于与他神交很久了，我只好凭自己的记忆去写。写了之后发给金钟看，他也不回答。但书出版之后，他又说写得不完全正确。

这样，我不仅从任不寐的很不完整的“博讯文集”里知道了一些他的经历，又因后来与他的神交，现在写出他如下的经历：

任不寐原名胡春林，是偏远的黑龙江省一个普通农村的孩子；为了上学，他每天步行去一个很远的学校，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往往返返，不知走了几万里路、走破了多少双鞋。他学习极为刻苦、优秀，由那么偏远的小村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到1986年，竟然万里挑一，考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无名的小穷村里，出了个金凤凰！

一入大学没两年，他就赶上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他担任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会的常委。后因人民大学早于89年5月13日离开学生绝食行列，他担任后勤补给工作。六四天安门屠杀惨案发生后，人民大学学生未被列为通缉名单，幸运地逃过被追捕命运；不过，六月三日，任不寐回到广场送“粮草”，亲眼目击军队扫射手无寸铁的学生，心灵深受冲击。尽管没有学生领袖柴玲、王丹、吾尔开希的高知名度，也没有被通缉亡命海外，但留在北京的任不寐，却不断地受到公安骚扰、有做不完的交代与政治学习；由于他坚决不承认政治错误并“狂妄地”对执政党保留起诉权力，结果他

被人民大学开除并取消其城市户口，在农村户口不得随意迁徙到城市的年代，无异于宣告任不寐将被赶回黑龙江老家，一辈子当农民。而香港人救助出逃的“黄雀行动”，甚至救错对象的事不是没有（多年后，海外有人写文章揭露被救助的个别人的事实），但当时，他学不会为个人的利益加码联系谁，更不会说谎，所以，尽管他在 89 六四竭尽全力地付出了一切，却成为无名英雄和一落千丈的草民。这或许是认识人性的第一课？

正值年少轻狂、热血澎湃的任不寐，不甘心困守黑龙江当乡下农夫。九十年代，海南岛成为沿海特别开放城市，他先跑到海南当码头工人，而后到广西做生意，最后回到北京搞文化出版，和一批著名学者，一起编辑新的学生教科书。

重返北京城的任不寐，展开了新的人生，他组织一些教育工作者及学者，从重新编写小学教科书开始，一路编到中学、高中及大学。民间版教科书迥异於官方大一统思想的观念。他的发起、投入的积极性和努力的付出，以及无言的不表白的实干精神，要几倍地高于其他编书的同事们。然而，当新的教科书出版之后，编委里却没有他的姓名——对人性的认识又一步地深入。

如何活下去？那之后，他号召志同道合之士架设“不寐之夜”网站，散播自由思想、关怀广大民众生活，发表文章、评论时政。由于以他为主笔的篇篇文章力透纸背、深刻又前卫，深深获得国内民众的喜爱和赞扬，点击量和反响非常高。正因如此，当局极为不快，至 2004 年 8 月获准移民加拿大为止，“不寐之夜”网站已被封杀过九百几十次之多！封了、再恢复；

又封了、再去恢复，就是这股子较劲儿、这股子坚持不懈、这股子完全忘了自我的硬劲儿，谁能比呢？！除了我熟悉的遇罗克之外，没有第二个人！！

是的，此时我在写着这篇文章，但我深知自己绝对做不到像哥哥、像他那样的坚强、豁达和能够散发出的力度。我只是深深钦佩这样的人而已，自己却做不到！

在上述这许多日子的患难艰苦与不懈坚持期间，任不寐开始接触基督信仰。在移民离开中国之前，他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请看任不寐：《我的见证》），开始了从自由作家到自由传道人的转型过程。根据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和很多基督徒“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的经历，他于2010年写了和出版了《灾变论》一书，在大陆中青年基督徒中被广为赞誉。如今，他身为加拿大蒙特利尔华人基督教会传道人，编著有《灾变论》、《新语文读本》、《大学精神案》、《路加福音注释》、《加拉太书注释》、《启示录释义》、《约翰福音概论》等。

他，不是背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假牧师。他，有时也针对时弊地发表一些现实的政论文章。更多信息可参考不寐之夜网站（若按不出，是又被封）：

<http://blog.ifeng.com/124738.html>

然而，正因他不是假牧师，总说真话，且真话里都是人与神互相交融的高度见解；更为温馨、透澈，更为自由地引导人们走向大爱；因此，以前破坏他网站的败类们，仍旧不能放过他。在海外，五毛们无数次地破坏过他的网站，作为自己的职业与反抗本能，以及热心的信众们的帮助，他又无数次地把网站修好。为了能让信众与读者，看到他的生活与事业之真实

文字，他并未因到了海外就平安了。然而，他早已超出了一般人，他感到乐在其中、见证在其中。由于我博客的“博客列表”里有他网站的链接，所以亲眼见他的网站如何被一次次地破坏。这又给他对人性的认识增加了一大课。

如今，他公开地断言：“中国是永远不可能民主化的。”

这话似乎吓人一跳。海外的民运领袖们、各个党派们、国内外的平头百姓们，甚至做为国内当局的中共领导们，以及学校对学生们、家长对孩子们，哪一位，不是把光明、美丽、自由、幸福、美好、平等、富裕的词汇无休止地灌输给每一个人？哪怕文革最惨烈之时，父母上吊自杀前，或是在监狱里被死刑之前，遗书里还句句地给儿女和朋友们灌输着这些美丽迷人的童话语言呢！

当我第一次见到任牧这话时，不仅不意外，相反，很钦佩他敢于说出这大实话。任牧不害怕犯忌。而谢宝瑜认为他太悲观，他认为：“每位作家的心血自由创作，都是在给那个专制大坝挖了个小孔，挖的人多了，大坝就会坍塌。”

任牧在给我的回信里说：“这是 28 年的结论。89 六四、甚至遇罗克都可能平反，但中国不可能走向自由。”

我却很相信他的预断，觉得很理解他这话。我给谢回信说：“他不是悲观，而是对人性的认识，是这种认识的积累与总结。”

比如，国内的晦气、火气、暴戾气、自私自利之风气；海外的两面人（特务、五毛、三毛、二毛们）少说有几十万吧，都潜伏在西方世界各个重要

的部门，浸透和腐蚀着自由的西方世界，这早已是人人知道的常识；为了个人私利，无数在西方政治庇护、获得了公民身份的华人，不说别的，仅仅为了国内的退休金，不惜按照国内的规定，去各个驻外国的中国大使馆，在统一印好的《悔过保证书》上签字画押，而出了大使馆的门，却继续装反共英雄；更甭提无数在监狱里被酷刑折磨和官方许诺的利益屈服之后，从监狱里出来、被培训过的特务了；就连目今在海外“爆料”的郭文贵，他也是一口一个声明坚决不反共，还大骂法轮功。其实，把特务名单全部亮出来，不就是最好的爆料吗？何必只爆那些在海外全部视为合法的私生子女和别墅问题呢？这些，都是人们对中国人的人性认识的最佳实例。

任牧在他的网站里写道：

【二十八年恍然：中国永无自由】

“中国会改变，只会变得更坏。六四会平反，但与民主无关。中国可以走向世界，但不能走向自由。这与制度、种族、文化无关，是人不对。龙的传人追求并只配专制（吃人说谎）。专制是中国的罪恶，也是上帝的公义，是过去也是未来。

“苏东可以天鹅绒，中国无以茉莉花。世界上只有中国永远不可能自由民主、宪政人权。这是 28 年最诚实的结论：中国永远不会走向政治自由，直到彻底灭亡。四个七过去了，但与其说彻底绝望，不如说彻底释放。不要投身政治改变中国，如果它改变，只会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显示出大红龙的本相。但是我们可以靠亚伯拉罕的祭坛改变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越来越好，越像神的儿子。晚清改革，辛亥建政，八九民运，权贵市场——

切条件都烂熟了，但中国没有自由。基督之外，在任何中国人身上完全找不到自由和信仰。最贫穷的中国仆伏在专制之下；最富裕的中国仆伏在专制之下；大陆中国人仆伏在专制之下；海外的中国人仆伏在专制之下。毛泽东、习近平、王岐山、薄熙来、潘石屹彻底的专制人格，郭文贵、刘晓波、法轮功 VOA 景教徒彻底的专制人格。权力吃人说谎，人民说谎吃人。

“我们经历过最贫穷的中国。我们也经历过最富裕的中国。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了。我们经历过大陆华人，也经历过海外华人。体制内和体制外，官僚和人民。说宪政改革，晚清和辛亥，几乎成功了。过去三十年，苏联东欧甚至阿拉伯也开始转型了。我们仍然没有自由。也许这真是一种命定。过去的我和那些继续自由正义的人们，不会接受我的结论。能否这样考虑：你们说的我都明白（资料、事实和逻辑以及道义）。但我说的，你们未必明白。我也不会失去对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尊敬和爱惜。请原谅我坚持这个看见：中国永远不会走向政治自由。但这不等于说追求自由是无意义的。只是这个意义不在地上，而在天上；而我愿意直接 ‘走天路’ ”。

我以为，任牧已经说得无比透彻。用他在视频里的一句话概括：“十四亿中国人，个个都像毛泽东，怎么自由啊？”

然而，无数个自己很像毛泽东的人，偏偏不肯承认他讲的是真话。

近日，“明镜电视台”的资深记者和主持人陈小平先生，采访了任不寐牧师，标题为：“我对郭文贵的理解”。我看后深为受教和感动！任牧诚恳、透澈和多角度的分析，他深厚的学养与目标如一的大爱之心，使我第一次上了一堂无比难忘的大课！

任牧的推文说：“对我而言，这是一场特别 ‘布道会’。只是劝勉每一位基督徒不要参与网络上的争吵和谩骂。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今天下午我来完成那本连环画。”

作为此文作者，希望更多的人去看看“明镜”这个视频。

我曾经对任牧说：“我不想加入任何教会，我只相信外星人，是外星人创造了地球和人类。我把自己的想法，都写进自传《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里了。”

他回答：“耶稣就是外星人。”

我幻想着有一天，去加拿大，走进他的教堂，亲自听他怎样布道。

只想切身感受那真实的气氛，因为他是我敬仰的牧师！

2017.6.28 写于德国 Passau

明镜视频链接：

<https://twitter.com/198920042014/status/879762392175046657>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附



文：

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 54 次封杀 “不寐之夜”网站，这世代的传奇，或神迹

平安。日落天黑。亲爱的弟兄姐妹，祈求那感动和安慰我的灵也感动和安慰你们。我们的世界有灿烂的星空和火把。表面是“他们又杀了她”，但实际上，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她凯旋发芽了，圆满地完成了在吾珥、迦南和埃及的福音使命。当然在感恩赞美之余，我比任何人更难过伤心：七年心血，面对蛮

不讲理的突然消失；我悲叹这个世界更是钉死基督的世界。然而在基督里这一切劳苦都不是徒然的。福音传开，文存安然。“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不寐之夜不仅是我们的传奇，也是一场神迹。

不寐之夜从 2000 年到 2017 年，正好 17 岁。这 17 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0-2010 年十年有 53 站，风雨如磐。有评论称之为“中国第一文化网站”。实际上从 2010-2017 年，不寐之夜更陪得这个评价：这 7 年不寐之夜更新为福音网站，我们所见证的真理无论对中国社会还是中国教会，都是“第一文化网站”。不寐之夜追踪施洗约翰在旷野呼告，传承彼得保罗活祭罗马街头。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但前面是上帝之子，祂在更前头，并且与我们同在。“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马太福音 5:14）。

不寐之夜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神迹。按常理，亚伯兰是无法在迦南寄居的，但我们的神是创造之主。不寐之夜是无法在中国教会和当代教会安身的，无论他们教会还是路德教区，都看我们如将残的炉火。但我们不仅存在，并且成长。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寐之夜将路德神学送入了吐谷浑王国。但按着圣经，这事是必然要有的：“11 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12 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哥林多后书 12:11-12）。

不寐之夜每周的见证也是神迹。有网友为我们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不寐之夜是有史以来每周贡献讲章文字最多的传道平台。仅仅按“讲章+问答”这个模式，几乎每周 3 万字，7 年下来，大约 1000 万字。很多人问我，这是如何

可能的。7 年下来，不寐之夜网站的访问量在接近 3000 万人次的时候被冻结，不寐之夜是访问量最大的中文福音网站。“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福音 7:38）。

不寐之夜的存在于凤凰网是一场神迹。我们在这里首先应该感谢编辑人员 7 年来苦苦的支撑。我们是看着不寐之夜长大的，从出生到花季。而越来越多的人向这里聚集，不寐之夜成了他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更有人称之为空中补给线，最美的神学院和虚拟教堂。但这一切温馨背后有网站那些未名的朋友们无声的支援。当评论被限制，但讨论被打断，当越来越频繁的休假式阻断，当访问量被冻结……凤凰在欲火、噩梦和越来越黑中挣扎坚持送我们到了这最后一站。凤凰如雪雁一样倒毙在旷野了，仰望着春天。我们没有怨言，唯有感恩，我们的亏欠转向祷告，求主纪念。有一种天使名叫凤凰。

不寐之夜的“殉道”也是一场神迹。她在应该告别的那一天，就是 2017 年 8 月 3 日那一天，与我洒泪而别。以后你们将会知道，我这样说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美好。7 年福音传开了，路德神学，或者我们回归路德神学并从那里启程继续返回圣经的见证，已经震动了 30 个行省和全世界的路德教区。7 年结束的时候，亚细亚的 7 间教会在地极在本地在产难中破土而出。她们应该独立成长。这是智慧、救赎、解放和自由在中国的真正开端。“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腓立比书 1:12）；“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提摩太后书 2:9）。

不寐之夜神迹般地穿越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王朝或三座丘坛。这

是远东的三代希律王。我们在三座丘坛及其猪群中医病赶鬼，这三座丘坛依次是：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中国噩梦。直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为了腐鼠一样的那点儿权力疯长成你看他那熊样或网络暴君那一天。尼禄焚城的时候，习王封建的时候，你们去告诉那狐狸，亚摩利人的罪孽即将满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在迦南，以色列众子在埃及 400 年——对那个世代的吾珥迦南埃及人而言，是传道，也是定罪。

朋友们，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当行的路甚远。不寐之夜继续存在，继续传道。只是“4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5 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 10:4-5）。爱情更不会结束。不寐之夜是一场爱情，神爱世人，也爱中国人，长阔高深。我们在祂里面相识相爱了。即使从未谋面，即使罕有相聚，但我们若努力前面的，必能天上见。我这样爱着中国和你们。不寐之夜阿，直到黎明。

任不寐，2017 年 8 月 4 日

任不寐牧师讲道视频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2MgB-upjmPWAP_p7hdk_MQ

金钟和女儿

【金鐘按：和老朋友聯絡，不時會互送生活照片。在這網絡時代，也免不了被貼上社交網站與眾「分享」——這是這張大約是 2005 年的照片的來歷。過去，不是常年和女兒一起，因此，每次相聚謀殺了不少菲林，印成一本本的影集。後來數碼相機問世，就不計其數，再也不去沖印，最後連相機也不用了。iPhone 萬歲。相片都儲存在手機裡.....時代的變遷，真是令人目眩神迷！那是我們的童年做夢也想不到的。羅錦說有感而題，囑我刊出，從君之雅。】



爸爸累了，
小女儿也睡着了，
父女俩
都甜逸地做着美梦。

爸爸在香港
独自创办着《开放》，
一年一次回到纽约，
与家人团聚。

女儿要爸爸抱着，
讲不完自己想说的话；
爸爸开心地听着、回答着，
渐渐，与女儿一起，
进入了遥远的梦乡。

经历了沧桑的以往，
迎来香港的阳光与海风；
过去的一切都抛掉了；
为了自由、幸福和理想，
在香港忘我地奋斗；

结识了女儿的母亲，
并肩走向人生。

单纯无暇的女儿
幻想正在驰骋，
她感到多么安然、牢靠，
因为爸爸的臂膀，
是那么宽厚有力。

女儿的妈妈偶然进屋，
见到这一景，
开心地乐了；
她赶忙悄悄地取出相机，
拍下这难得的动人画面。

这是永久的画面，
不是每个家庭都有的画面；
它是爱的定格，
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福气，
能躺在爸爸的怀中。

它，是在讲述着故事，

叙说着一个家庭、两个国家的故事；
它，是向往和召唤：
以往的艰辛、奋斗与苦乐，
都融化在
美好的亲情中.....

遇罗锦有感而题

2017.8.6

德国 Passau

黑风骤雹夜 与一位朋友的通信

（友人来信）

现在全世界似乎都在向左转。中国在向文革回归，美国正在进行“破四旧”，推倒内战时南方将领和士兵的塑像，甚至有人要求推倒大奴隶主华盛顿和杰佛逊的塑像。加拿大和西欧在左倾道路上跑得更远。看来大家过了几天和平的日子后觉得不自在了，又准备动乱了。三国演义上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改几个字，就是和平久必战乱，战乱久必和平。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2017.8.21

（回复）

三天没有心情去写什么，今天把想说的一起写给你。

8月18号晚上22点40分开始，德国南部的天气大变，整个天空如黑锅底一般，黑得望不到头。因我们住在三楼最高层，是这片地区的最高处，所以能从前后的大玻璃窗里看得很远。隆隆声越来越沉闷、越来越响。人人吓得刚刚把门窗关紧，风声便大作，呜呜轰轰刮得飞沙走石；天空竟然像有无数头野牛在吼叫，好不吓人！！海曼说他长这么大没见过这阵势，我说自己活了71岁，从未见过这吓人的吼声和要压在地上的黑锅底天空！话未落音，只见不小的冰雹像密雨般从天空当当地砸下：是那种哐哐哐地砸东西的巨大声响。万物都被砸在这密集的冰雹阵里！千万头野牛般吼叫的黑压压的天空，配上这一痛地砸、砸、砸！！！气温骤然冷得出奇！人人目瞪口呆！窗前的树林、窗后的杨树，被巨大的狂风吹得死去活来、树干几乎要折断！天空好像即刻要塌下来，难道世界末日降临？！

四十分钟的冰雹过去，我家阳台的两大盆花全被砸烂，一个大花盆被飓风摔倒在地上，阳台的一角已然积了一堆冰雹。

18 号是周五，无数人去度周末假或是在室外听音乐等等活动，冰雹与飓风的突然降临，无处躲避或正在路上的人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树林大大小小的鸟儿们，每天夜里都是站在树梢上睡觉的，每一棵树死去活来地巨大地摇晃，都会把鸟儿们摔在地上，再加上这好大一阵的冰雹，不都被砸死才怪！呜呼、呜呼！！

次日、又一日、直到今日，三天过去，没见到一只乌鸦、一只喜鹊、一只小鸟。

以往，每天寻找田野里食物的乌鸦，晚上足有一百五六十只，天天约在 19 点半钟，集体飞回对面的树林，站在树木的尖端上睡觉，每一只乌鸦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谁站错了，另一只就会把它轰走，直到各个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才安静地睡觉。更小的鸟儿们没有资格站得那么高，就站在比较下面的树梢上。喜鹊也是站在树枝上睡觉的。只有野鸽子喜欢找有房檐遮挡的地方睡觉。

三天过去了，今天下午，我才刚刚看到一只乌鸦、一只喜鹊、一只小鸟。它们是那么哀伤，站在高处，不声不响地看着周围。野鸽子也少了一半，那失去的一半，一定是没找到被飓风吹不动的房檐吧。

树林就在我家对面。“我们去看看树林里有多少死鸟？”我两三次地对 PIPi 说。

他立即回答：“就是这样不算很大的树林，一年多来，发生过多少起强奸、抢劫和杀人的事。我不去。就算你看见了很多地上的死鸟，又如何呢？不也

都死了吗？万一蹿出个坏蛋，你也没命了。甚至连报案都没法儿报：你既不知坏蛋的姓名、住址，连长相你也说不清。警察局早就不接这类说不清的案了。”

我哑然。是的，很多人都不进树林了。哪怕去食品超市，步行穿过树林要近得多，但宁肯绕远走，绝对不再进树林了。

然而，我只是每晚盼望着、盼望着看到那一百几十只乌鸦，从田野里觅食归来，它们快乐、满足地吃饱了，高兴地飞旋着、嘎嘎地叫着；各自站在自己的树梢上，那快乐的语言，证明它们属于大自然，证明它们是人类的朋友；而这些好朋友们骤然被飓风刮掉在地上、再被冰雹砸死，就这样悲惨地失去了！

我想哭，真地想哭；痛快地流泪吧，为我无辜的好友们！

那三天前的野牛般的天空吼叫，那一大阵冰雹，是外星人对地球人类的巨大失望；是警告、预言？但有用吗？有用吗？

这才回答你的信：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向左转？因为人们对当政者（政策）的失望；因为人们对鳄鱼经济的失望：大鳄吞中鳄、中鳄吞小鳄、小鳄吞百姓。仅仅因为网上购物，多少个人经营的实体商店被消灭！仅仅因为仿冒假货，多少亿万个体生产户被消灭！仅仅因为三层鳄鱼的扒皮，到达最下面每个人的工资少了多少？！退休金少了多少？给国家上税少了多少？？再加上无数涌进西欧的“外来户”，他们基本都属于穷人。穷人最盼望的是什么？它们并非异想天开地老想发财，它们最实际的想法就是能有工作、能有生活保障；而本来还算牢靠的工作与基本生活保障，如今因为穷人的大增特增而越来越少、

越来越不牢靠。所以，你必须从穷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并非如你所想都是因为人懒才不去工作，而是一碗粥，原来三个人分，现在十个人分。当你有一天也失业又找不到工作时，你才会更深地体会到这个问题。

是谁造成的这种局面？是老百姓还是政治家呢？

（补充昨天的回信）

今天是每周一次地去购买一周的食品。

海曼开着汽车，每次我们都会路过一大片麦田和玉米地。

PASSAU 市除了一所具有五百几十年之久的著名大学、除了是希特勒的出生地之外，一直就不是工业城，而是农民的一片片田地、果园和国家森林。

当路过那大片的玉米地时，惨象吓人：棵棵已灌浆的饱满的青玉米，整个被打落的一个不剩，甚至被飓风不知猛刮到何处去了，或是都被埋在泥土里了，地上连一个青苞米也看不见；叶子和杆就那么惨花花地立着。其他的矮棵农作物都看不出原来的模样，早已被激烈的冰雹打成了烂泥。

本市的新闻公开报道：“PASSAU 市这一次的经济损失（农作物与森林）至少达到一千万欧元。”

德国新闻也公开了多少人在冰雹中被砸死、砸伤。不仅是我省，还有临近的奥地利等地区都遭到同样的灾难。

但新闻一字未提鸟类死了多少？好像连人都顾不上了，还顾鸟儿吗？！

说到这儿，那就提提本市的步行区有多惨吧：二十年前我们刚来时，步行区非常地热闹，每年都有至少五十多万人来到本市观光、坐大游船开心和购物。而今呢，最热闹的几条步行街，每一条街 90% 的店面都是空的，绝

望到什么地步呢：每一个空店面，竟然都不在玻璃窗上张贴出租的告示与电话号码。因房主太知道没人来租，何必还公开电话号码受打扰呢！

而我在《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里写得很清楚：我们正是因为是在北边的大工业城 HAGEN 市，见到失业者多得令人头疼，小店铺都没钱赚，才决定搬家、来到这最东南的边境的。但就像一个巨人生了大病，从头到脚，不久各个城市全都病了。

新闻又说：飓风把很多树木刮得来回剧烈地摇晃，连根都松动了，所以最好不要进入森林和树林，因为树木随时会突然折断。开车在路上，见到了那些东倒西歪的树木。

是的，距离灾难已经过去了几十天，仍然只见一只乌鸦、一只喜鹊、一只小鸟。记录片里早就告诉人们：乌鸦是鸟类里最智慧的鸟。

今天这只乌鸦嘎嘎地大叫了几声，似乎希望有同伴回应；又像是不平与愤怒的抗议——抗议老天的无情与不公。

其实，在国家的赤字连连之下，无论是哪个党当政，都好不了。西欧国家好几次证明：当左党当政之后，由于富人把钱全部取走，银行都是空的，左党许的愿全都做不到，所以只能更卡老百姓的福利金，老百姓于是立即不满；反而不如原来的执政党还能勉强维持现状。

德国今年大选，我和海曼仍旧只想投第二大党 SPD 的票。一是觉得市长当的不错；二是不抱其他幻想。

2017.8.21-22

(来信)

SPD 好像是社会主义的党啊！

刚刚查了一下 **SPD** 是第一批收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 1863 年建立。我在感情上是不能接受这种政党的。 2017. 8. 23

(回信)

SPD 的历史很悠久，但它很得人心。

中国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与德国的真马克思主义大不一样，有本质的区别。

早就有国人有关的专家论述，德国的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在德国近代史上，SPD 好几次是一党执政的，但它不是左党。它不与左党合作。德国的是真社会主义，中国的是假社会主义。西欧的这一套福利制，都是和德国学的。当时工作很好找，还没和东德合并，外国人不多，所以几乎没有坑骗政府的行为。如今可就大不一样了。8. 23

(来信)

罗锦姐对德国很了解，当然以你为准。

我是对中国宣传的马列主义深恶痛绝，所以一听到马克思主义就反感。

(回信)

其实我不爱看政治理论书。

在德西的特利尔市，那座著名的红房子（三层小楼）是马克思出生、结婚直到去世的地方。

约在前几年，一位在国内专门研究政治的女作家，去了那个城市住了一年，见到了马的手稿原著，才惊讶地发现，国内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断章取义、改动了很多处，改的都是最本质、最重要之处，教给学生们的以及出版的书，都是假马克思主义。

这些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如今的选举权、生存权（福利制）、知情权等等权利。

她把自己一年来研究和发现的心得写成了书出版，发表在“共识网”上，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无数读者吃惊。

不久“共识网”被封，与该网站总是发表真实文章大有关系。

（来信）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也是杀气腾腾的啊！我当知青的时候认真读过中文版，来到加拿大后大致浏览过英文版，好像没有什么篡改。

（回信）

那位女作者（她是一位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德文很棒），说马克思的私人信件是很有人情味儿的。

直到今天，我也没去看过那红房子，那个著名的特利尔市。

想知道：温哥华所在的那个省，森林大火燃烧了好几天了，说无法扑灭，是吗？这样烧到哪一天为止呢？

难道居民们只能像逃难一样，集体住在别的地方？

我家对面也是树林，虽然不是森林，但如果有人放火燃烧的话，附近的居民也得远离居住，否则会被烟呛死。

我怀疑是否坏蛋故意浇了汽油放火，否则火势怎会这么旺？ 8.23

（来信）

温哥华在西海岸（太平洋沿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那里的森林很多，而且山很陡，交通不便。恐怕只能指望老天下雨灭火了。8.24

（回信）

正要给你写信，见到你的信，就一并回吧。

德国的全称是 BRD，《欧华导报》主编、钱跃君博士，这人很了不起，他并非学法律的，但他在德国苦读十年书、以及后来业余钻研法律，出版了一部法律文集《法庭内外 德国法律面面观》。他解释德国的名称是：“德国社会国”。我在德国三十一年，除了他，没见第二个人写过这类内容的书。

不是“社会主义”，没有”主义“二字。这“主义”二字只是过去的苏联和

中国的最爱词汇，因为苏、中对什么事物都喜欢绝对化、革命化。

由于我给钱主编赠送过我的书，他也把他这本书寄给了我一本（是大开本的厚书），里面不仅很清楚易懂地解释了德国的国名以及德国社会的性质，更多的是多种民案的诉讼与法律常识之实例，对人们的生活十分有帮助。且文笔很引人入胜，能把枯燥的事情，写得令人只想一口气看下去；既真实又有说服力，让不懂法律的人，能学到很多知识，是一部难得的优秀著作。

马克思至今是德国公认的伟大人物。他的著作、观点、他的人格都被中共按照自己的需求而篡改了。马克思伟大的观点是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为此他多次被捕入监狱。

西德和东德，每个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卡尔·马克思大街”；每一条街道的命名，都是要经过市政府的集体讨论和通过的。马克思的雕像很多，很多城市都有，尤其是在著名的大城市。他出生与去世的地方是西部的特利尔市，全市的古老容貌以及马克思博物馆里的手稿原件，保存得相当齐全与完好。中国对哪个伟人有这种纪念呢？德国人对第二大党的喜爱，在德国是很普遍的。如柏林与慕尼黑这样著名的文化艺术城市，常年来的市长都是 SPD 党派的。我们居住的 PASSAU 市也是。有一年慕尼黑市选举市长，突然 CDU 党派获胜，全市居民信不过，要求第二次选举，果然赢的仍是 SPD 党。

起初，当我有了选举权时，两届我都投的是第一大党 CDU 的票。但后来我觉得第二大党的观点与建议更符合民意，所以我就投 SPD 的票。

事实证明，第一大党是一个好大喜功、打肿脸充胖子、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国情的党：如非要建立欧盟、非要买亚洲的便宜货、非要东西德合并、非要把全世界的战乱国的老百姓全部地容纳进西欧，尤其进入德国的战乱国难民

最多。本市是进入口，现在每天仍在平均进入着一千多个非洲人。 种种的妄想妄为，都是第一大党的馊主意。

如果你真想知道有关德国和西欧的法律知识，可以给钱跃君博士去信，问他是否乐意与你交换你的书？

他的信箱：qian@[chinesen.de](mailto:qian@chinesen.de)

《欧华导报》有十几万读者、发行西欧十多个国家呢。

祝好！

罗锦

2017.8.24

（来信）

谢谢罗锦姐。

罗锦姐曾经给我介绍过钱跃君，并且给了我他的 email 地址。我和他交换过问候。我感谢了他，并且表示过愿意赠送他一册书。他说，最好给他一册电子版。所以我给他的是电子版。

马克思也许是个伟人，但是我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因为共产主义的源头是从他那里来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流派，这些流派都互相指着别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自己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比如当年苏共和中共就互相指责过。但是我认为苏共和中共都不是好东西，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

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等。里面当然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如批判富人的剥削，提倡分配平等。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马克思独有的，也不是他原创的。古代的很多哲人，如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等人也就说过这些话，连马克思本人都承认他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继承了这些思想的。甚至耶稣、默罕默德这两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认为马克思最混蛋的地方是按照经济收入的多寡，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并且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暴力革命。这就给了列宁、毛泽东之类的更大的坏蛋制造了整人害人杀人放火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才是他本人创立的。别的哲人都提倡爱，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是鼓吹恨。《红灯记》里面说仇恨入心要发芽，这个说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根源来自马克思。

当然，德国的社会党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里面的阶级斗争理论，所以他们只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共产党还是有区别的。 8.24

（回信）

我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没看过他的手稿和家信，所以我没法评论他。

你说他像个把人分成阶级的魔，可有人说他很人性化。

我宁愿觉得他像个人。至于他的女儿们为何自杀，他与海伦的私生子、也都属于人的事，恰好证明他不是神。

唯独他爱燕妮、老是穷，倒是真的。

2017.8.24

（来信）

他的私生活很可能很人性化，但是和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两回事。罗锦姐和我都见识过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带来的危害。罗克大哥曾经用马克思的理论来反对中共的暴政，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罗克大哥没法接触和了解马列主义系统之外的哲学和其他理论，只能从中共的武器库中寻找打击中共的武器。二是中共的暴政已经比马克思的理论走得更远，罗克大哥巧妙的利用了这个差距，用马克思的理论来批判毛泽东思想。这是罗克大哥的智慧。就像在文革后期，人们用周恩来来抵制毛泽东和四人帮，也是因为两者之间有裂痕。实际上周恩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和毛泽东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但是当时拥周反毛的效果非常好。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源头，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相信，如果罗克大哥还活着，他一定会吸收别的哲学家的精华，批判马克思主义，至少他一定会批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像罗克大哥那样的先贤是不会固步自封的。8.25

（回信）

你说的有道理。

哥哥罗克的大量读书笔记里，一定产生过很多疑问，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思

想，可惜的是，他都在文革时烧光了。

他认为最有价值、思想最成熟的那本日记，在“北京市国家档案馆”里，一般人也见不到；就连我们活着时，也未必能见到。

由于我不爱读政治书，所以无法与你争论。你读了那么多书，比我有发言权。

【当我把信发出去之后，自己回味：假如友人说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都因马克思的著作所引起”、因此苏联与中国的魔鬼政府杀害了无辜百姓无数，那么，一个始终把马克思视为伟大人物的德国（尤其是西德），怎么丝毫没受到他著作里的杀人理论的影响呢？完全相反，恰恰是由于信奉他的理论才国富民安呢？所以才把马克思一直视为伟人呢？是否马克思的著作一在西德出现，那些一定要杀无辜者的话就忽然间全部消失了呢？而在中国、苏联和以前的东德，恶魔们一到想杀人时，那些应该杀人的理论突然在马克思的书里就出现了呢？若如此，这不恰恰证明：是想杀人的魔王们，假借马克思的名义，不仅修改了他原著的内容，正是以此作为自己杀人的借口吗？所以，假如不去那个红房子去看马克思原著的话，假如读不懂德国 SPD（社民党）出版的《马克思全集》德文及英文版的原著的话，就会永远被骗。因为至今，那些魔鬼当政的国家政府们，并没有公开纠正过自己篡改马克思原著的罪恶；而一般老百姓也读不到、读不懂那么大部头的德文、英文版原著。】

（全文完）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你在我心里是位巨人

——给章立凡（增补稿）

前言：此文以前发表过，但近日，住在北京的老友章立凡因整理他的资料，发来几张我手里都没有的旧照片，因有感而发，又将此文补充了一半文字，将他发来的几张旧照都放入文中。“老弟弟”、“老姐姐”是立凡在一次信里的称呼，甚合我意。

老弟弟：

说起来，我们的再次联系，还得感谢“共识网”。

1986 年我出国前，记得你我仅见过三次面，通过两三封信，与范军去你家拍过几张照片，是吧？

我的记忆力远不如你，又不写日记，但愿没写错。

我出国三十一年了，近乎三十年我们没有联系。

恰好是在“共识网”，见到你和别人被记者采访，经我的请求，热心的编辑给你我搭了桥，得到了这“共识网”给你的信箱。

然而，开放的“共识网”已被封了。我时常怀念在那里工作的、思想先进又肯干的 80 后、90 后编辑们！

年头一久、杂事一多，很多小事淡忘了；我记不起是怎样和你认识的。经你来信提醒，这才想起，确实是那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倩，她是《冬天的童话》热心的读者、又很爱交际，在北京时来过我家。当时，拒不认错、被平反的右派份子、与我新婚后的吴范军，以他 25 年的工龄，刚刚分到了“北京钢铁学院”（即如今的“北京科技大学”）一栋 50 平米的二居室新楼房。我们离开了那一居室、25 平米的旧单元房，进入了新居。我用稿费买了几大件，把家里布置得焕然一新。

三十岁仍是单身的倩，特别能聊，她的话总讲不完、停不住地说、说、说，话里提到了你。这一提你，她的话就更多了，根本刹不住闸了，我就只好做听客。让我深深感到，她是非常、非常地爱你。她对你的高度评价，使我和范军对你很好奇。在她的牵线之下，你来到了我家。

初见令人一惊：怎么，相貌这般年轻？个子高高、五官不俗、皮肤细腻、白里透红；声音不粗不细、不紧不慢、有条有理、见解深刻、透着幽

默。一身齐整的呢子衣服，戴个呢子贝雷帽；奇绝的相貌与人品，怪不得倩对你如此地着迷！当时我心想：“追求他的年轻女士还不得有一连？！”

虽然出国前仅仅见过你两三面，但你给我的印象不仅特别年轻、谈吐不俗、且极有思想又很成熟。你那过于年轻的相貌，令谁也不相信你被关闭在死囚牢里，竟是九年！谁都知道：只有拒不认错、问题重大的“罪犯”，才被关在死囚牢里。

死囚牢外号是“活棺材”：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躺不能躺，分分秒秒都在活受罪呀！！里面多少人都被关疯了！哥哥罗克所经历过、体会过的，你也经历了、切身体会了，仅仅这一点你和哥哥的相同经历，以及相同的坚强不屈，便令我钦佩不已！

倩告诉过我：亏了当时正在落实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新政策，章伯母认识陈云老，苦苦地哀求他救救儿子，经陈云老的尽力，这才把你从监狱放出来。是否如实，我没与你核实过。

而这些经历，你却只字不提：你是一个不爱谈论自己的人——这一点，又极像哥哥的品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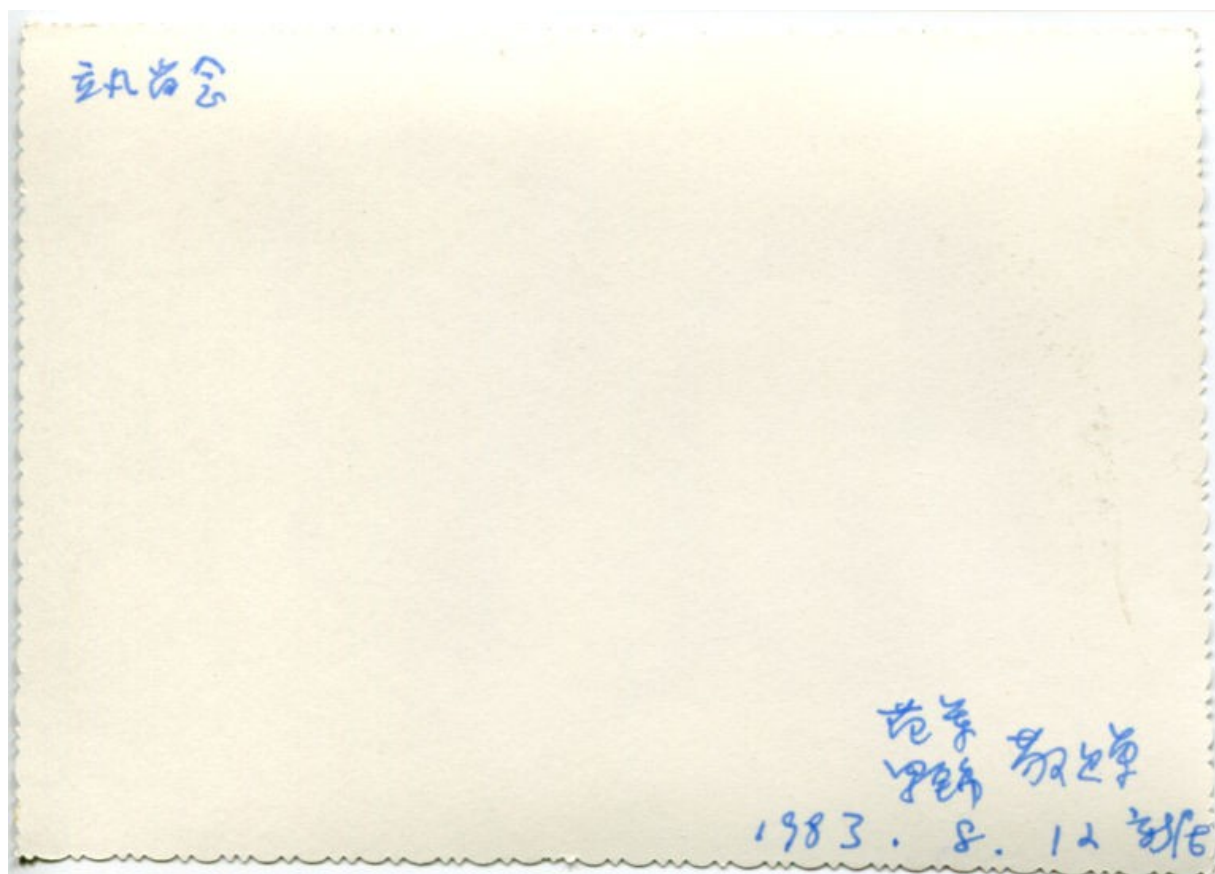
凡是坐过监狱的，都有这常识：若是不认罪，不仅当不了学习或劳动组长，更当不了狱霸。可惜，每当读到这类回忆录或书籍时，只见不止一位吹嘘自己在监狱里是组长或是狱霸，却绝对不谈自己认罪认得好才能如此。甚至有的吹到自己痛打狱警而不受罚、那狱警也不还手；真神了！其实，对于真不认罪的，只有往上升级，从也许只判三年五年能升到死刑，全国的监狱无一例外；哥哥罗克就是这样升为死刑的，而你竟也如此——尽管你半句不讲，我和范军也不愿触动那最深骇的往事。

出狱后，你通过了考试，进入了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成为独树一帜的近现代史研究人员，发表了令人钦服的篇篇佳作和著作。但为何后来离开了那里？我想，无论如何，你绝对是无辜的。

无怪乎介绍我们初识的倩，爱你爱得忘乎所以。我断定你出狱之后，追求你的女友不会少，可你不讲，你没有一丝一毫的沾沾自喜或自我炫耀；这一点，又像哥哥罗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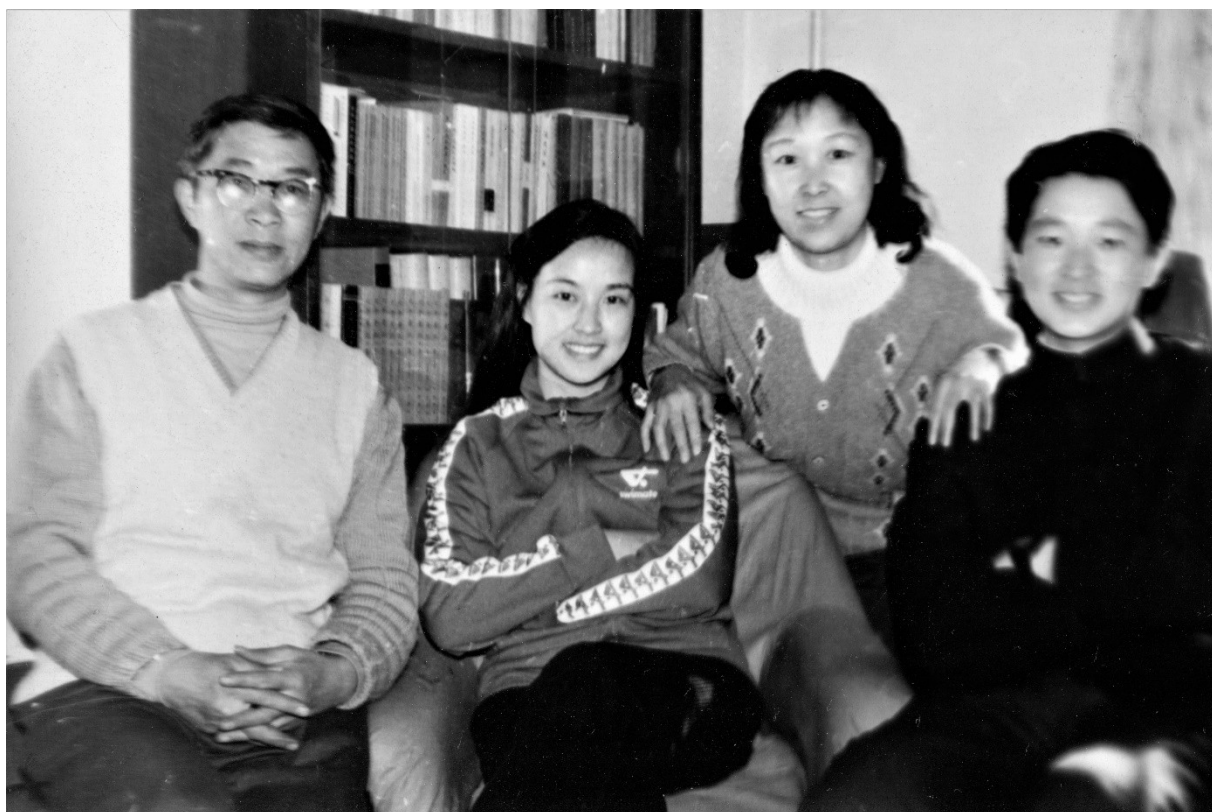
我和范军，1982 年的结婚照



1983 年 赠给立凡结婚照背面的题词



我和立凡，1983 年秋，在立凡家。



1983 年在立凡家（从左至右：吴范军、刘晓庆、遇罗锦、章立凡。）

之所以去你家吃过一次饭、拍了几张合影，是因那时我给你介绍一位当时正甯红的电影明星刘晓庆。有段时间，她多次来过我家。因我家与她当时所住的北影宿舍很近，“北影厂”工地四周的围墙还没有造，是一大片空地，所以，步行十几分钟便到她家了。

彼时，“疯富”大潮尚未降临到还没找到门路的人身上，所以她还没能富得流油，只是总觉得自己红得虽然发紫、却多红也不嫌够。她说希望有个对象以便结婚，我和范军立即想到了你，我俩对你的人品、外貌都赞不绝口。在她和你的同意之下，你和伯母预备了丰盛的午饭，我、范军和她，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你家赴宴。你特别给她买了她点名要吃的北京前门老

字号的烧鸡。她说她最爱吃的是鸡头和鸡脚；还说我们都不会吃、不懂吃鸡。直到多年之后（我已出国好久），见到网上的照片和文章，是她和朋友们在饭店里吃饭时，由于她醉心地啃着鸡头，碎尖的骨头卡在了她的食道管，不得不拉去医院立即抢救，从那以后，她是否对啃鸡头的“最爱”仍然不改呢？



1983 年秋，我和刘晓庆在章立凡家。



在立凡家。前右 1：章伯母，右 2：刘晓庆；后右 1：章立凡，右 2：遇罗锦。（吴范军拍摄）

虽然只去过你家一次、仅仅见过章伯母一面，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伯母性格温和恬静、不多言少道，她极为安静、细致、对别人体贴入微；这是我从她的一举一动和你家里的一切看出来的。

如：屋里朴素齐全的家具和摆设；你的卧室和书房；整个居室舒适、宁静、安逸的气氛；伯母对刘晓庆的不好奇、不惊讶、不多问，如同对待每一位朋友的平和态度； 以及在敞开着屋门的伯母的居室里，那些朴朴素素的家具与摆设；柜子上的一大玻璃罐自己泡制的鲜红的、汁液浓浓的小

山楂果（极会养生；对家人的身体健康自有研究、体贴入微）…… 我的眼睛看来看去、看不够，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对我说话，都在告诉我这位伟大的母亲的重要和她的性格。哪怕那一天，她的话极少，但她给人的好感却是那么多！

从伯母一生对你辛苦的抚养与影响中，从她治家的节俭与细密的心思中，我从她的一举一动、以及家里的每一物里，都能体会到伯母的性格：柔中有刚、隐忍宽厚、极有教养、大度体贴—— 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的母亲。

那一天是 **1983** 年的一个秋日，直到此时 **2017** 年 **10** 月，当我在电脑上敲打这些文字时，已经过了 **34** 年。 还是从郭文贵大闹海外、而你从一开始就在推特上幽默地讽刺他起，于是郭公开骂你是“私生子”（即你是父母没结婚而生的孩子），我才知道你的真实身世。我并非总去看推特，还是好友任不寐牧师问我：“这是真的吗？”

我回答任牧：“可能是真的。一是郭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掌握很多人的私事；二是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过去为何很反对章乃器伯父，除了因政治言论、千不敢与章站在同一立场说话、反而对章落井下石之外，千在他的文章里还认为，章伯父的女友太多，说他见一个爱一个，有时个别女友来到民盟哭闹。尽管章伯父的大智大慧、大坚强、大开放和独到的理论与思想、以及切实了解国情地去做实事，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是极其令人钦佩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标准，他就成了‘生活作风不好’的人。虽然，在千家驹老年、去世之前出版的回忆录里，他

对自己的错误已有所忏悔。然而，章伯父最爱的恰恰是这个未婚生的小儿子。他正式结婚所生的几个子女，在文革时都和他划清界限、不和他来往了。他的高工资降低到仅仅够自己生活之用，几次被迫搬家、被赶进一间小小的破陋居室里；唯有章伯母时常嘱咐立凡去看望孤独穷苦的他。这在立凡所著的回忆著作《往事未付红尘》、《君子之交如水》里都有详细的描写。而立凡一进监狱，章伯父立即垮了、精神上完全垮了：那是他最爱、最器重的小儿子啊！不久，他就孤独凄凉地去世了。”

我如此地回答了任牧。还补充了一句：“千家驹的最后一任太太，是导致我父母离婚、我爸爸到死一直爱着的那个人（假名“边虹”，《一个大童话》里有所描述），我爸爸是她的第一任丈夫，千家驹是她的第六任丈夫。她在千去世之后远离了北京，一直单身生活并信了佛。”

当我把这些话都写给了任牧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你的父母没有结过婚，才更由衷地钦佩章伯母的伟大！要知道，那是在什么时代呵：是结婚不自由、离婚也不自由的时代！是一来就说谁谁“生活作风败坏”的时代！而章伯母的一生，竟然如此地平静恬淡，可见她一直是怎样优秀地工作、小心翼翼又绝不害人、坚守着做人、做母亲的原则处事。她不再结婚、一心只想把你培养成一位“立于平凡、高于平凡”的人！尤其是读过你所著的那两部回忆录《往事未付红尘》、《君子之交如水》之后，读者才知道：章伯母在混乱、残酷的文革时期，是怎样不止一次地嘱咐少年的你，去看望孤独的父亲和在苦难中的朋友们。章伯母的人格，不得不让所有见过和

没见过她的人深深地钦佩她、怀念她！正因她一生积德、爱人如爱己、勤俭踏实地生活，所以老人家高寿到 **103** 岁升天。

话又回到那一天，当过后我问刘晓庆对你的印象如何时，她回答：“人是不错的，家庭也很有教养，但我若是与他结婚，我必须得保持有情人的状态，因为我的行业不能离了这个。”

我把她的话如实地在信里写给了你。你立即回信说：“对于我来说，不仅做不到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免谈。”

如今才知：那些来往信件与照片你竟然全部保留着！而我出国时，很多东西（包括照片、信件）都没有带出来，以为范军不久来德国时，都会带来的，结果是一场气、一场空！今见到你发来了这些宝贵的“文物”，泪水直流……

当时我钦佩你的当机立断，叹服你的极有原则性，更喜欢你那刚劲舒雅、不错一字的笔迹——那时尚未有电脑。若说开始对你了解，你那“免谈”的回信才是真正的第一步。同样，对于那位电影明星，我也才开始真正地了解了她，尽管我与她在这之前已有交往，却并不了解她真的品性。她在北影刚得到的新单元房，是强占了分给一位导演的房子，那整栋楼叫“导演楼”，因那位导演正好在外地拍片。可见刘有多么能耐和霸道。

她的一位同行业、高高大大的男友，当时，从黑龙江省抛妻舍子一直住在她家，她说“他不过是位普通朋友，从很远的省份来京，没地方住才住我家的。”直到三十多年之后，我才从国内公开的电视节目里，亲眼见

并亲耳听他说：那时他与刘秘密结婚已多年，而他一直得顺着她的心意，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她丈夫。他说：他与她结婚了那么多年，但她说离婚就趁他不在家时，把家中所有的家具与财物全部搬空，他手里仅仅有两张自己无意中拍的黑白小照片，这就是他与她秘密结婚了那么多年的所有的财物与纪念品。但他既然在电视里，对于她的无情无义、爱财如命并不在乎，仍旧公开说还在爱她，那么，祝福他就这样爱下去吧。

虽然我在电视前犯糊涂：既然那时她早已与他秘密结了婚，怎么还要去见你，还说要是结婚就得有情人才行呢？那么，她的情人到底有多少呢？婚姻对她来说是什么呢？

人和人怎么比啊！当有一天，事实摆在大家面前时，人的品格之高低，不是很清楚地展现给世人了吗？

我不能不钦服你对婚姻的态度。那位只有两张小照片的倒霉鬼丈夫，他所缺乏的正是没有原则性啊。

然而，本来你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得相当出色，胜过那些大学专科毕业又有文凭的人。却在全国的“疯富”大潮之后紧接着的“文凭风”，一些学业不怎么样却有政治后台和门路的，都想挤进有铁饭碗的国家事业单位，有的单位，甚至把制造假文凭、有后台的也滥竽充数地照顾进去了。“不拘一格降人才”刚有一丝影子，立即又破灭了。而不会向领导溜须拍马的你，却被硬生生地挤出了研究所的大门，自此，你自称“下岗学人”。

更因你特立独行的个性，将说真话视为己任，每被记者采访或在海内外发表文章时，不仅不会奉承新政领导人，依然指出国内所面临的问题或

可能发生的弊病，新政府虽然雷声很大， 抓捕了一连串的巨贪巨腐政客，但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制度的问题，你反倒越来越被官方的媒体远离了。

就连你温存贤惠的太太医生杨杰，也因你的倒霉而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所幸多年来，细心照顾你的母亲（伯母孙采萍），用自己的全部工资与退休金支撑着这个家。你也每月写稿有收入、不无小补。由于你了解国内实情，不仅叙述的真实可信，且分量轻重恰当，受到海外著名电台的重视，每每邀请你电话直播谈国事，可以说，是国内独一无二的海外媒体座上客。

《君子之交如水》—— 当好友、作家毛栗子从北京探亲回来，邮寄给我你亲赠并手书题词的这本书时，我立即被这书名与封面设计吸引住了：它是那么淡雅，书名一语中的、令人感到亲切。仿佛在提示人们：“君子之交如水”是最长远的、是最好的、也是最正确的。而我这个喜欢看世界文学名著、远离了中国历史的人，确实也该好好补补“近代史”这一课了。

说起来，里面的某些篇章，多年前我在海外零星读过一些。但按照此书的目录一篇篇地往下读时，并未因有的读过就不想再读， 给予我的真实与震撼感，仍不亚于初读时——这就是巨著的力量。

巨著与否，不在于页数的多少， 完全在于质量。

有的书很薄，但全世界都承认它是影响世人的名著；有的书很厚，上下好几册， 却没人承认它是好书。

书名令人心贴服：“君子之交如水”——做人处世的道理，全在其中，正象我和你及许多朋友的关系。书名看起来淡淡的，却一旦读起来，就再也放不下；受教与感动，绝非是时时涌起的热泪所能道明的。

在“风雨故人”这一栏，以“七君子的大结局”一文开始，配之章乃器伯父的文章与日记的手迹扫描照片，以及不少珍藏的私家老照片，更加深了真实的立体感。

伯父只有一个心眼：以超党派立场投身于救亡运动，痛恨当面背面的结党营私，提倡“有职业的人的政治运动”，而非以政治为职业，做一个直立的为国为民的思考者。

恰恰因他有如此深刻见解的先见之明，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

你详细地写明了“救国会”的始末：七君子的入狱、巨大的社会影响、出狱之后的各奔前程，灵魂人物章伯父的自动退出“救国会”。

章伯父为何自动退出呢？书里有不少关键之处，你只点到为止而不解释，那是应由读者去思考和判断的。

整本书，你不说谁好谁坏，只是客观地介绍、谈事实与经过。不因个人的喜恶去论断；哪怕那人是自己敬仰的父亲，哪怕是自己身受某些人之害的，你也绝对不多褒贬，没有文学上的爱恨情仇之感情语言，以一位真正史学家旁观者的角度，清醒地摆清事实与真相，因你深信读者比谁都明白。唯有这样的作者，他才不敢欺骗读者，他才相信读者中尽是藏龙卧虎之高入。

书里你写了很多过世的名人，你一个个地将他们在读者面前活生生地

演绎着自己的经历：“有罪的言者”章乃器与梁漱溟；“历史尘封的哲人”张申府先生；“乱世逸民”和“寂寞身前身后事”的康同璧母女；“康有为晚年的<天人之学>”的康老先辈；“文武二老”的舒、文二位先生；“‘二字天真君谥我’”的柳亚子先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家民营电影事业的起始至衰落，及有关的年轻有为的创始人：史东山、蔡楚生、阳翰笙、章乃器、蔡叔厚、任宗德、夏云瑚，及演员赵丹、白杨、金山……

民营电影的成立经过与败落，《八千里路云和月》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热烈的、巨大的反响，若没有你的详细记述，人们是无从知道真相的。中共官方的记录与有关电影业的书籍对此经过一字不谈，那些所有应该大书特书的人和事都被有意地屏蔽了；更由于拍了杰出、典范的影片《武训传》，民营电影公司因此走上绝路、血本无归。

不明真相的人们很自然地以为：在中国的土地上，压根儿也没有过民营电影公司，凡属于意识形态的尤其是电影业，都必须由中共全面领导；那两部影响巨大的杰出影片，也都是在中共领导下由官方的电影厂制作；民营电影公司的名字，一个字也不在银幕上。

你不仅阐述了与官方记载完全相反的真相，还在书里配上了极难得到的重要名人的老照片——在烧杀抢掠一空的文革之后，竟然还能存在这几张老照片，这本身就不知包含了多少勇气和凄凉的故事！你那些有血有肉、下笔千钧的文字与活生生的照片，将一个个逝者的音容笑貌跃立在读者面前，他（她）们的才情与不自私，他（她）们肯付出代价的高尚品德，

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亦为在那块封建至深的土地上，好人没有好结果而慨叹……

书的结尾，栏目尤为独出心裁：“半个世纪前的名人通讯录”，以及章乃器伯父在建国前发表的和文革时期写的几篇文章。

谁想过把“通讯录”放进书里呢？章伯父的通讯录对你来说，却能从中津津有味地“探赜索隐，串联起来寻找‘残余价值’。”

仔细读罢那十几页的“通讯录”之后，确实感到极有滋味儿：粮食部部长章伯父以及他所认识交往的朋友们，搬迁地址和房屋院落，皆是由好至坏、由大变小、由市中到远郊，几次地搬来迁去，三番五次地衰落沉浮。正有如亿万普通居民一样，自己的住房，都渐渐地越住越小、越住越坏、越住离市区越远了！这些变迁的地址，便是无声的语言、无声的抗议、无声的忍耐、无声的传记。

人尚未老，已然做古；本都是建国功臣，谁却念你一丝之好？用你时朝前，不用你时弃之如粪土。没有人身保障、没有法律保障、没有言论自由。章伯父亲自参与制订的中国宪法，完全成了一纸空谈。百般故事、万千语言，皆在这沉默不语、地址变迁的“通讯录”中！

也唯有心细如发、独立思考的你，能单独立出这一栏目，展现给世人，令人人去咀嚼其中的厚味儿吧。

而身体那么健康又会气功、善于保养自己的伯父，若不是因你这爱子的入狱，他能在八十岁出头就去世吗？他完全可以活到一百多岁啊。

伯父在 1967 年开始写回忆录，本来是可以写完的，却由于你的入狱，他的心碎了、肠断了。无论什么样的气功都救不了他了。

又一位伟人就这样硬生生地被逼死了——建国以来，一位最有头脑、最会实践、最能创新、最肯说实话、骨头最硬的知识份子！

老弟弟，若没有你这本书，真就不知那些著名的高尚人物都存在过，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或官方宣传里是没有的。哥哥罗克和你，都是最爱读课外书的人：人文历史、天文地理无所不读；哥哥对于这些高尚的人物不会陌生，而我和许多人却是头一次知道。

而那些在社科院有铁饭碗的研究人员们，谁又能象你这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地写出一切呢？！

他们敢写吗？敢研究吗？敢说实话吗？若敢，就保不住饭碗了。

他们敢反驳你么？在力透纸背的文字面前，在手迹、手稿的扫描照片和珍贵的私家照片面前，他们只有却步。

“却忆当时年少”——使我第一次了解你的成长过程。若不看此篇自传，相信你很难有时间和闲情向朋友们娓娓道来。所以，看作者的自传，是对作者最好的了解，也是听他倾诉自己的最佳渠道。

你比我小四岁，与小弟弟罗勉一样，属虎。

哥哥罗克大我四岁，高兴、意外的是：我们仨竟然是在同一小学。早时叫“北京市东四区一中心小学”；你的时代叫“北京市第一中心小学”；如今叫“府学胡同小学”。那时我家住在“东四牌楼”，为了省电车月票费，

小学六年来，我和哥哥天天步行半小时去学校，来回往返，每天走过十条东口和“铁狮子胡同”（张自忠路）。对那黄绿琉璃瓦、气宇轩昂、象小故宫似的高房大院，每次经过时都好奇：过去是谁住在这里的？

放学时，也时常故意穿过“汪芝麻胡同”、“钱粮胡同”、“马大人胡同”、“什锦花园胡同”、“九道弯”等不常走的大小胡同，满足了东看西看的好奇心才回家。

读了你这书，才知道“铁狮子胡同”那高房大院与十条东口外的“罗家大院”之关系。物去人飞，一切能忆旧的东西皆面目全非了。

中国和善于保存古迹的日本，因社会制度不同，对古迹的爱护与保存，实在是天壤之别、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你少年时的照片，面相很有几分象罗克。那时你的脸是甲字形、丹凤眼，眼稍有些微上吊；不仅面庞和眉眼鼻的型状象哥哥，连透出的气质也象。假如没有这些难得的老照片，很不容易想象出你少年时的相貌。

哥哥的年轻之态，以他 27 岁的生命，永远地停留在那里了，而我们却一天天地老去。

为此，我时时感到遗憾：为什么 99% 的中国人，年轻与年老的相貌变化如此之大？假如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是不应如此的。舒心健康的生活与环境，是不应使相貌的变化如此巨大的。你说是吗？

此书有两篇你描写了十条东口康同璧康老的那个大院落。

其实，我有位同班的小学同学也住在十条豁口那边。那时，我去她家找她时，每次经过那个你描写的不起眼的褐色小木门时，那小木门总是紧闭着的。我和那同学都不知道里面住的什么人。只在春夏时，那院子里盛开的粉红花树，繁茂粗壮的花枝伸出墙头好高，甚为惹眼。那一刻，谁能想到这院子里的许多故事呢？谁能想到会有一天，一位叫章立凡的人，对这里的人物、景致和时代的精心描述呢？谁能想到在这样好的院落里，几位不同凡响的人物的悲惨命运呢？而谁又能想到：一位经过这木门的小女孩的命运呢？

一切都太象童话了。

也只有童话国家才能产生奇异的童话。

我也几次问过你：为何不出国定居呢？不如来德国，一周内就会有象样的家。这里毕竟是福利制民主国家，我家永远是你俩的接待站。你完全可以一边体会西欧的生活，一边写你的书啊。

但你说：“短期旅行可以，但长期不行。我父亲留下的两屋子资料可怎么搬走呢？我光一篇篇地扫描、制作成照片就得好几年的时间。我在北京，不仅查资料方便，与朋友们见面也方便。”

我无语。不知说什么好。我想象着你忙到九十多岁时，那两屋子资料是否忙完了一半？是的，为何章伯父那么爱你、器重你，因为他深知：他留下的所有资料，你都会认真地去、把它们著述成书、留给后人的。正因此，你进了监狱，给他的打击太猛太重了，他突然失去了最爱、最器重、最可依托的人！

看看你所著的《君子之交如水》封二的简介吧：

“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份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合著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本书是作者近年部分作品的首次结集，发表前已做最新增订，并收录了其父章乃器的几篇回忆录。”

好样的，立凡，一本一本地写书出版吧，深信你的每一本书都为读者所珍爱！

老弟弟，你是我心里的巨人。

老姐姐

2015.8.4 初稿，

2017.10.5 增补稿。

刘无敌为何被害死灭口？

由于刘晓波宣扬“我没有敌人”，所以海外给他起了个绰号是“刘无敌”。至于反驳刘的矛盾理论和刘的怪诞说法，读者不如去看曹长青的网站，曹论述的透透的了。我没这本事阐述理论方面的内容，仅仅说说为何中共要把他灭口。

既然刘晓波讨好中共，公开宣扬“我没有敌人”，意即“我和你们（中共）可是朋友啊！”那么，为何中共还把他害死灭口了呢？

先声明：海外的、国内的，凡是写他为何被害死灭口的文章，我都没有去看、一篇也没看过。没去看，是因为没兴趣。而我写的，纯粹是我个人的看法；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把刘晓波害死灭口，在海外已成定论，没见谁有理有据地反驳过这个看法。当我第一次见到海外发布这个消息及刘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时，也立即就想到：“他是被害死了。”

我仅就自己所知所想的，曾经在私人信件中，写过我的看法，并说我不想公开；因为海外的网站、海外的很多团体、国际独立中文笔会，几乎一律地在把刘当作圣人捧着、高高地捧着，似乎没有一个圣人罩着大家，人人就活不了似的。

我还在信里对朋友说：明年我就 72 岁了，我可不想写文章，以免惹恼那么多吹捧他的人。假若他们心里的圣人没了，他们可怎么活呀？海外的世道已经够惨的了，天天坏新闻一箩筐，再把刘圣人给写没了，他们不得格外悲情地撞墙去呀？所以我给国内的刘水回信说：“最好你去写。把我假托为一个男性，就说是‘一个朋友的看法’。”

好几天之后，刘水回信说：“遇大姐，你好！大陆开十九大，封网严厉，十多天不能使用 gmail、Twitter，你的一些个人想法，公开为好。这是作为写作者的有价值的历史纪录，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研究历史素材。我直到今天才可以顺畅翻墙上外网。谢谢！刘水 2017.10.27”

是的，他的话令我反思：我在“北京之春”曾发表过《勇敢纯正的自由人刘水》（此文也在“绿野出版社”我的书页《文集》里），说我如何佩服刘水；怎么如今，自己年纪越大越有顾虑了呢？好吧，那就把我的看法全都写出来吧，也不怕那些把他当圣人的都炸窝。或许，正是因为写出来了，他们反倒舒服和安静了。

早在“茉莉花革命”时，国内的推特、脸书名人胡荻是最为讽刺刘晓波的一个，我也回回跟着转推、叫好，不久胡荻与很多人被捕；过后，问题不大的人很快都被释放了。多少年过去了，而到今天，胡荻还在乐此不疲地、坚守如一地在推特上反复地发出推文链接，都是反驳和揭露刘无敌的矛盾百出的言论证据。就胡荻这韧劲儿，也实在令人钦佩！

我心里早就想写一篇文：《中共为何要把刘害死、不让他活着出来？》

在国内成立第二大党的徐文立与刘晓波，二人都被关在北京的“感化监狱”里，徐后来在海外时，给我打过很长的电话，说了一些他与刘在感化监狱里的事情。

徐说：他的房间比刘的大且向阳（从房间的分配上，可看出监狱管教人员更喜欢哪一位，这是我住过“北京半步桥监狱”的深切体会）；但在经济上，刘每月有一千几百美元的固定收入，是美国的民主基金会的钱，是他每月的工资。在“感化监狱”里，除了不能自己做饭、不能走出大院之外，那里面就像个小城市，外头有什么，里头几乎都有：图书馆、健身房、电影院、食品店、烟酒店、洗澡间.....只要你付钱。刘的钱足够他花，过得舒舒服服。

而徐比他穷很多，只有他太太在外面那点辛苦的工资来支持他。（假如你是工资一般的管教人员，你心里更倾向哪一位？）

我认为：那里不仅是感化一个人的地方，也是观察、最后鉴定一个人的地方。

这时，人的性情与人品，是决定性的。

徐只是搞了党派，没有别的花哨东西。

而刘的花哨东西就太多了：什么今天中国应该是三百年殖民地了，什么明天有敌无敌了，什么后天“零八宪章”了，以及中共买下了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海外很多人都认为，中共就是为了害怕颁给魏京生；而按照刘自视甚高的性格，可能觉得本来自己就有资格获得此奖，甚至觉得这奖还太小了吧？

我认为，自刘晓波第一次入监狱就与中共妥协了，他是作为特务出狱的。陈小雅第二次写“八九六四”的书，写到最关键的一笔，说当时广场的大学生们本想撤走了，而此时的刘是在纽约（住在胡平家），刘突然接到电话（胡不知说的是什么），刘也不向胡平说明，就匆匆地便赶回北京，非要四君子绝食不可，结果一直把“89 六四”拖到大屠杀。“四君子”个个安然无恙，而被机枪射杀、被坦克压死者无数、血流成河。陈小雅不是我写的这么清楚，因她住在国内，只可能是点到即止。而我是与朋友在信里私聊，当然得把话写清楚。陈小雅只是点到“最坏的关键是四君子绝食”，没多谈。

而刘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海外很多人都心知肚明：明明是中共在瑞典花大钱买下了汽车制造厂等等几个大企业，才买下来的，就是为了害怕颁给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的魏京生，因当时意大利等国家都觉得深受中国的便宜及仿冒产品之害，所以给魏京生颁发了奖、以示鼓励；但刘的自视甚高的性格，使他不会这么想，刘一定是觉得自己太有资格得这奖了，或许，刘觉得这个奖并不是他最满意的奖项呢。在那感化监狱里，天天围着刘观察他、鉴定他的监狱管教员们，假如向刘暗示过这奖是为了不给魏京生才颁给他的，刘只会心里冷笑，绝对不服气的。因此他在感化监狱里开始写大部头的个人回忆录，以他的文学基础、以他花里胡哨的经历、以他的巧言善变，很可能，他是奔着“诺贝尔文学奖”才写它的。谁也不会忘记，当年，住在法国的高行健因《灵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刘晓波公开发表了文章，是如何地讽刺高和他的作品的。刘在文章里的那股子挖苦和酸劲儿，也是一绝，令读者难忘！

估计刘霞每次去探监时，刘都会让她带出手稿，以备万一。所以，刘霞至今无法自由，极可能与尚未交代清楚的事情有关。

我没见过刘，也与刘夫妇从未有过任何联系，我曾经问过一位住在海外、非常信任他、并与刘相识很久、很深的名人：“刘的性格是否喜欢出尔反尔？”他回答：“你说的很准，他一直就是这种状态。”

于是我立即想到廖亦武，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写过：他每次去北京都住在刘家，他很喜欢刘晓波夫妇。然而，在后来的一次，他刚从刘家出来就被捕了。我私下怀疑：假如刘第一次进监狱之后，就因为与当局屈服不久便被释放；那么，他不是完全有可能心里一高兴（或曰幸灾乐祸、或曰为了完成任务），立即背着廖，给公安当局打手机电话，让他们去捉拿廖吗？以刘从不反思自己的性格，或许只当对廖开了个小小玩笑而已。

对于作家，并不需要真见过此人才能了解他（她），作家的人品与性格，全在他自己的文字里；无论他写的是自传、小说、政论还是童话。

刘晓波在“感化监狱”里的不够坦荡、巧言善变、出尔反尔、尖酸刻薄与哗众取宠之性格，与徐文立的单一、厚道、简单朴素的性格相比，二人的性情天地之差，所以，中共放心地放徐去美国生活，而对刘，必须得把他害死灭口。

终于，把我想的全都写出来了，海外民运们、把刘当作圣人的很多人会炸窝吗？尽管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如我这么想，但两面三刀的、别有用心的不是大有人在吗？

还有件事得提：刘在获得诺奖前，台北的“允晨文化出版社”，由于网站时被电脑高手搞黑，每次都得花大钱去修理，但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如何敌不过魔手的破坏。于是有高人指点：“在网站的最上边挂出大红横幅：‘热烈欢呼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你这网站就安全了。”挂出后，效果果然如此！金钟的“开放网”也是挂了这样文字的大红横幅的。而袁红冰的大型文学网站“自由圣火”，偏不如此做，结果只得关闭。如果写相声题材，这内容很有意思：拥护刘，是为了保护海外网站（以及团体、个人）不受中共破坏和攻击，而刘圣人，又是中共必须让他去死被灭口的人。

这类童话只有出现在中国！

2017.10.27， 德国 Passau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博讯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201710/yuluojin/2_1.shtml

新年，给你写一封另类的信

说话就是 2018 年了。直到今天，我才突然想起：我应该给你、给朋友们写一封另类的信，因为它在我的脑海里，已经萦绕很久很久了。

那就是我对外星人的兴趣与看法。

在 1986 年 2 月没出中国之前，我丝毫不清楚有关外星人的任何消息与报道。出国之后，阅读到的有关外星人的消息也极其有限，又因我买电脑很晚，总觉得很难学、一定学不会，也不清楚电脑能给人们什么好处；更无其他渠道能知道外星人的事情。

然而在 2010 年 3 月，在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的自传小说《童话中的一地书》里，为何与台湾人“大齐”那么有趣地聊起了外星人呢？过了几年之后，又把此书加写了一万九千字，改名为《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最后的一个章节“哥哥找到了我”，是如实地写出了住在德国的一个夜晚，我和海曼如何见到了那么大的一个飞船，在蒙蒙的夜雾里，就在我俩的头上方罩住了我们，随着我们加快步伐往家里走和害怕地跑了起来，它如何改变着角度。

至今想起那一晚，仍栩栩如生地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切。

受到加拿大“绿野出版社”出版人谢宝瑜先生的厚爱，他主动给我做了专页“遇罗锦的书”，我的三本纸书的电子版《一个大童话》、《给外星人的 66

封信》、《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简、繁体)及在网上发表的个人《文集》，以及与书有关的照片集，都在“绿野出版社”最后的栏目里，免费供所有读者阅读和下载（这些链接在我博客主页的“博客列表”里）；自己这一切的幸运，我以为是和遥远的外星人分不开的——无论多么遥远，外星人一定知道我太爱他们，太相信他们，一定早已听到了我的心声。

人们一想起外星人，就是大脑袋、身材瘦小、特大的眼睛，鼻子和嘴极小的“怪物”。2010年我对“大齐”瞎侃时，对外星人的了解远没有现在多（尽管现在的了解仍是很少，因为美国高度保密至今）。而我对“大齐”随心所欲说出的那些话，莫如说是当时看到了地球人的种种弊病，而无意识地说出了自己心里自发的幻想。

直到我买了第二个电脑时，即去年，才读到了美国公开的有关外星人的一点信息。由于美国力主保密，而网上公开此信息的人，是蒙着面罩、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声音叙述的。此人以前在美国那个重要的基地工作过。假如有人死也不肯相信他的话，那也无妨，就把他的话当成小说来听吧。

可我却非常相信他所说的是真实的，且他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说出真相的。这和我多年前对大齐说的话，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地球上人类的弊病，那里都没有。

地球人穷的穷、富的富，三六九等，那里没有；地球人对血缘关系、教派、党派很重视、觉得很重要，那里没有；地球人斗来斗去、杀死好人无数、周而复始永无止境，那里没有；地球人把上帝（外星人）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的大自然破坏无遗，那里没有；地球人最重视的是钱、是统治、是家庭亲情，是浪费、压榨别人和自己享受，而那里没有.....

假如那位蒙面人说的是真的，那么，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在美国境内那个边远的重要基地，已经与外星人合作很久了。有不只一位外星人住在那基地里，尽管他们活得不太开心，或是很想回到自己的星球上。

蒙面的地球人叙述的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之后，美国与外星人合作，带足了食物和水，飞船飞行了近乎三个月，才飞到了他们的星球上。美国的宇航员有二十几位，男多女少比例几乎各半，都是身体健康经过严格检查、宇航知识、科学知识、语言知识、是百里挑一的，基本是中年和年轻人。带领他们前去的外星人，是住在美国那个基地很久的了。他已能了解很多地球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经过很长时间的双方联系，对方的星球人终于同意地球人去拜访。

没有外星人的带领与操作，便无法穿过宇宙中的黑洞、无法克服很多意外的情况，到达那里简直是不可能的。

那个星球几乎没有森林，树木极少；且那星球不会自转，一半永远是在黑暗与寒冷中，而外星人居住在明亮、温暖的那一半。在那里，没有地球上花里胡哨的建筑物。房屋都是极为朴素简单的泥草屋，家家屋里的炕、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那里的外星人人口不多。时间、气候等等与地球全都不一样。

地球人这才知道：他们有一种仪器，像看电影一样，能看到地球几千年来

的变化。

他们也有男女伴侣，母亲生出了孩子之后，必须把孩子送到一个地方，父母不许去看望，那里所有的儿童是集体抚养的，地球的宇航员们也不可以去参观。也就是说：孩子从出生到长大之后，与父母是无关的，休想有什

么“红二代”、“黑几代”的等级观念；更别想结党营私。

那里没有钱币，没有银行、没有商店。但有水和食物。食物是像纸片一样的、有营养的东西。外星人吃的很少。他们的眼睛很大、嘴很小。需要的水、食物等等，都是按需给与的。

他们没有党派、没有谁与谁远近的关系和观念；所有的人如同一家人。

只有一位说话有威信的头头，个头比别人高些，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

在这星球上，谁是自己的家人与否，没人想这事。因为孩子们从婴儿起就在一起长大（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祖祖父母也是这样长大的），他们从小受到的是高等的、科学的集体教育。集体，就是每个人的亲人。在集体的受教育与学习中，如果有人有了创造和发明，并得到了集体的肯定的话，则他（她）会得到荣誉与重视。

“这星球，从来没有过敌人吗？” 宇航员问。

“有过。” 那个子较高的头头回答：“很久以前，这里有过一些意念邪恶的人，都被用激光射死了。”

“你们害怕别的星球人来侵害你们吗？”

头头回答：“我们也必须防备。但现在还没有。”

“你们会去侵害和霸占别的星球吗？”

“我们不会。我们只是想创造出像地球一样美丽富饶的星球，就像我们的前辈创造出了地球一样。”

那个儿童集体居住和学习的地方，没有被允许地球人参观。

当时有一位外星人因年老去世了。地球的宇航员们也去参加了这个葬礼。

他们见到外星人的表情有些悲伤。但没有地球人的哭叫以及浪费财物的排

场。他们的葬礼就像他们的生活那样简单。按照地球的时间算法，他们平均能活到二百几十岁。

美国视频的蒙面人没有讲得太多。他最后说：二十几位宇航员，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有两对年轻男女自愿留了下来，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地球了。

蒙面人讲的，我基本都写在此文里了。

总之，在那个星球上，没有三六九等，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钱币和银行。

人人过得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可是人人之间没有仇恨，只有团结、互助、关怀、友爱和对宇宙的无限的探索、对美好的环境与事物的创造。

由于美国方面比以前解密了一些事实，人们才知道：被截获的飞船，里面无一根电线、无一颗钢钉。外星人解释：是飞船里的几个外星人，用头脑里的意识来控制飞行的——这是怎样高超的科技啊！

这时，你才懂得外星人为何从婴儿一出生起就必须离开父母，由集体抚养和教育的道理，他们之间必须有无比的信任、关爱、体贴和高等的意识，以及丰富的学识，才能由头脑里产生那种能控制飞船的电波。而这种本事与性格，是要被培训很久直到成功。

没有高超的人格，能有高超的科技吗？

2017.12.22 德国 Passau

纪念文革 怀念遇罗克 <http://jinianhuainian.blogspot.de/>



和我心爱的四个书孩子